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B·R·赫根汉 著



心理学史导论

第四版
(下册)

DANGDAIXINLIKEXUE
MINGZHUYICO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OMSON
LEARNING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教学设计原理
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
认知过程的评估——智力的PASS理论
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

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上、下)
实验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研究
组织行为学
人格科学
学习与认知发展
超越模块性——认知科学的发展观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
消费者行为学
认知发展
心理模块性
成人发展与老龄化
工程心理学与人的作业
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
责任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
心理学史导论

ISBN 7-5617-3512-X



9 787561 735121 >

定价：103.00元(上下两册)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心理学史

导论

第四版(下册)

W. D. 赫根汉 著

郭本禹 蔡飞 等译

姜飞月 高创婷

孙名之 郭本禹 审核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十二章

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的背景

337

心理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即使有,也很少是由于单个人的努力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单个人不重要,而是说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能使前人的研究达到顶点或综合前人的研究,而不是创立一种独立的观点。行为主义学派的创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虽然通常把行为主义学派的创立归功于华生,但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许多思想是在“流传中”的,因此创立这个词并不意指革新,充其量是对已有发展趋势的扩展而已。客观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坚持只研究那些可以被直接测量的事件)在行为主义开始创立之前,已在俄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有几位机能主义者所发表的观点非常接近于后来华生的观点。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看到的,构造主义学派主要依靠内省作为研究心理内容和过程的方法;机能主义学派既接受内省的方法,又接受对行为直接研究的方法。构造主义者追求一门纯科学,而不关心其实际应用;机能主义者更关注的是实际应用,而不是纯科学。给一些机能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不使用内省的方法,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人类。于是,他们开始逐渐趋向于后来称之为行为主义者的立场。卡特尔便是这些机能主义者中的一员,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了他。整整先于华生正式创立其行为主义九年,卡特尔(1904)就说了这样一番关于心理学的话:

我不相信心理学只应限于研究意识……相当普遍的观点认

为,离开了内省,便没有了心理学,这一观点已为现有的雄辩事实论据所驳倒。

在我看来,由我或在我的实验室里所做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正如在物理学或动物学中所做的那些工作一样,几乎与内省无关。心理过程的时间、知觉和运动的准确性、意识的范围、疲劳和练习[原文如此]、思维的运动伴随物、记忆、观念的联想、空间知觉、色觉、偏好、判断、个体差异、动物与儿童的行为,我所调查研究的这些或其他的课题,就被试一方而言,并不要求他们一点点的内省,或者就我自己一方而言,在实验过程中,也不接受一点点的内省……用类推的方法,看透低等动物、野人和孩子的意识,的确有困难,但通过研究他们的行为,却已经收到了很多的成效,并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成效。(pp. 179—184)

卡特尔的观点显然是在机能主义的框架之内,因为它强调对意识和行为两者的研究,并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但它还强调了许多重要的知识可以不使用内省而获得。

皮尔斯伯里(Pillsbury, W. B., 1911)提供了这种时代精神的另一个例子:

心理学被定义为“意识的科学”或“被主观对待的经验科学”,这些定义中的每一个都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的缺陷……从人的活动了解他的心理,心理学可以最恰当地定义为人类行为的科学[斜体是另加的]。 338

可以像对待任何物理现象那样来客观地对待人,可以只根据他所做的一切来看待他。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科学目的就是理解人的行为。(pp. 1—2)

除了心理学中这种客观研究行为的趋向,动物研究的成功也与行为主义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桑代克,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机能主义者,因为他并不完全反对使用内省来分析知识,而且在其著作中使用了一些心灵主义的术语,他发现了如何把从动物研究中获得的学习律应用到人类身上。像桑代克这样成功的动物研究者,在它们与那些坚决主张心理学应该专注于内省资料的著名的





心理学家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动物研究者和内省主义者之间的张力产生了一种氛围,使行为主义在其中呈现出革命特征。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华生是这些动物研究者中的一个。但是在考察华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俄国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先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却又在精神上与其类似。

俄国的客观心理学

伊凡·M·谢切诺夫



伊凡·M·谢切诺夫(Ivan M. Sechenov, 1829—1905)是俄国客观心理学的创立者。他最初学习的是工程学,后来转向生理学。他曾在柏林跟随J·缪勒、杜波依斯-雷蒙德、赫尔姆霍茨学习生理学。谢切诺夫试图根据联想主义和唯物主义来解释所有的心理现象,这体现出柏林生理学家的实证主义对他的影响。他强烈否定思维引起行为,而坚持认为外部刺激引起所有的行为:

因为通常认为两个动作的连续表示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一般把思维当作动作的原因。当外部影响,即感觉刺激,没有被注意到时——这经常发生——思维就更容易被看作是动作的起因。加之联想到思维极

为显著的主观性质,你就会认识到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告诉他这类事情时,他是多么地坚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最大的谬误:任何行为的最初原因都是外部的感觉刺激,因为没有它们,思维是不可想像的。(Sechenov, 1863/1965, pp. 88—89)

谢切诺夫并没有否定意识或意识的重要性,但他坚持认为意识没有什么神秘的,而且试图用外部事件引起的生理过程来解释它。

对谢切诺夫来说,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心理过程)都是反射的,它们都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此外,它们都能在大脑中导致某种生理过程。 339

抑制作用的重要性 在《脑的反射》一书(1863/1965)中,谢切诺夫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抑制。正是谢切诺夫发现了大脑中的抑制机制,才使得他断定心理学可以根据生理学来研究。事实上,在圣彼得堡的书刊审查员把这个书名改过来之前,《脑的反射》一书原名为《把生理基础引进心理过程的一种尝试》(Boakes, 1984)。1845年E·韦伯(著名的韦伯定律的发现者E·H·韦伯的哥哥)发现,如果刺激青蛙的迷走神经(联系大脑与各种内部器官的重要神经),它的心跳就会减慢。这是第一次观察到,加强神经肌肉系统某一部分的活动(刺激),会导致另一部分活动的降低。韦伯发现刺激迷走神经会抑制心率,他还观察到大脑皮质未受损的动物,其脊髓反射通常比切除大脑皮质的动物更迟钝一些。因此,他推测皮质的功能之一可能是抑制反射行为。

除了谢切诺夫,基本上没人注意到韦伯的观察和预见,他意识到这些观察和预见可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随意控制平常的不随意行为。例如,我们有时候可以抑制或延缓打喷嚏或咳嗽的冲动。谢切诺夫还在抑制作用中认识到,对平稳的、协调的运动的解释,不必使用像心灵或灵魂之类主观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换言之,他能够解释所谓的意志和目的行为,而仍然能够坚持客观性。

利用青蛙做被试,谢切诺夫发现,把盐晶体置入青蛙大脑中的某些部位,可以抑制蛙腿从酸性溶液中的反射性退缩。当用水把盐冲洗干净之后,反射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虽然谢切诺夫在青蛙大脑中所发现的抑制中心,与韦伯所推测的部位不同,但他仍然证实了刺激青蛙大脑中的某些部位可抑制其反射行为。谢切诺夫的观察解决了过去限制用反射来解释行为的问题:为什么在刺激强度和由它引发的反应强度之间常常存在反差呢?例如,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强度非常低的刺激,会引起一个非常剧烈的反应;而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却只引起了轻微的反应。他的回答是,有时候反应部分地、甚至





全部地受到了抑制,而有时候却没有受到抑制。除去了这个主要障碍之后,根据谢切诺夫的观点,现在可以把一切行为,包括人的行为,都解释为反射活动。谢切诺夫认为,人的发展就是逐渐形成对反射行为的抑制控制。这种控制使得沉思行为、不活动以及对厌恶经验的静静的忍耐成为可能。总之,谢切诺夫假定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使先前的经验能够影响当前的经验与行为。

因此,这对反射理论作出了一个新的且极为重要的补充,即认为反射不仅与当前的刺激有直接联系,而且也与以前留在神经系统中的刺激痕迹的作用总和有直接联系。(Yaroshevski, 1968, p. 91)

在《脑的反射》一书中,谢切诺夫试图根据反射的兴奋或抑制来解释所有的行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谢切诺夫所谓的反射仅指由先前的事件引起的全部的肌肉运动。因此,他否定了自发或非诱发行为的观点。

必须使用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 谢切诺夫坚定地认为,使用传统的内省分析法来理解心理现象,是不会有什结果的。对他(1935/1973)来说,研究心理学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理学的客观方法:

生理学要从大量虚构的心理(这些虚构的心理甚至现在还充斥着人们的大脑)中分离出心理事实出发,严格坚持归纳的原则,从详细研究较低级的心理生活开始,而不是一下子就冲进心理现象的最高级领域。这样,心理学的发展速度将会降低,但它会获得可靠性。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生理学不会出现在不能被精密实验证实的所谓颠扑不破的真理行列;这将在假设和实证知识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由此,心理学将失去它的辉煌而万能的理论;将在提供科学资料方面出现极大的空白;许多解释说明将被简单的“我们不知道”所代替。……然而,心理学也会有巨大的收获,因为它将以可证实的科学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以我们的意识所提供的靠不住的建议为基础。心理学的概括和结论将受到实际存在的类比的限制,不会再受到研究者的个

人偏好的影响,这些个人偏好经常会把心理学导向荒谬的先验论,因此,心理学的概括和结论将成为真正客观的科学假设。主观、武断和异想天开将让位于能够更直接或更间接地达到真理的方法。总之,心理学将成为一门实证科学。而且只有生理学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因为只有生理学才拥有对心理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秘诀。(pp. 350—351)

虽然谢切诺夫一生中从来没有从他的国家或同事那里得到很多支持,但他的确影响了下一代的生理学家。在他之后,抑制作用成为研究的中心,生理学的客观方法是研究心理现象的最好方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接受,而且最好把行为理解为反射的观点也受到了普遍赞同。

伊凡·彼得罗维茨·巴甫洛夫

伊凡·彼得罗维茨·巴甫洛夫(Ivan Petrovitch Pavlov, 1849—1936)于1849年9月27日出生在离莫斯科大约250英里的梁赞镇。他的父亲先是一位古典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后来成为一位牧师。他的两位叔叔也是牧师,但相当不守规矩:“他们两个经常因为日无法纪与嗜酒而受到教会当局的惩戒。”(Windholz, 1991, p. 52)他的大叔叔年纪不大时死于肺病,小叔叔作为牧师曾经受到大众的爱戴,但最后被免去圣职,因为“作为牧师,他嘲弄家庭、死亡和上帝,并且是一个爱搞恶作剧的人”(p. 52)。他经常由于恶作剧而受到愤怒的村民们的痛打。他曾搞过这样一个恶作剧:半夜里,他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一头小牛捆绑在村子里的警钟下面,然后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村民们听到狂乱的钟鸣后惊慌失措的反应。巴甫洛夫为他叔叔受到的痛打以及“当他喝醉酒后,被迫站在外面的凄风冷雨中”(p. 56)而感到难过。他的母亲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巴甫洛夫深深地记着她的爱,但“认为她把过分保护错误地当成了爱”(Windholz, 1991, p. 55)。

10岁时,巴甫洛夫大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后才入中学。在康复期,他跟随着他的教父——梁赞附近的一位修道院院长,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的教父不关心时务,但注意细节,这对巴甫洛夫产生了终





生的影响。后来,巴甫洛夫上了当地的基督教教会中学,然后进入梁赞神学院学习,希望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牧师。然而,1870年,他21岁时,改变了想法,进入圣彼得堡军医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巴甫洛夫到了离梁赞几百英里远的圣彼得堡,而当他到达这里时,谢切诺夫恰好离开了。在谢切诺夫的继任者——齐恩(Cyon, I.)的指导下,巴甫洛夫开始学习生理学。

1879年,巴甫洛夫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了学位,并继续留在学院攻读医学学位。作为一名医学学生,他非常引人注目,甚至在1883年获得自己的博士学位之前,就被指定担任一个小实验室的指导者,帮助几个学生获得他们的博士学位。在他获得医学学位之后,巴甫洛夫又到德国学习了两年生理学。在德国求学期间,他在莱比锡大学跟随路德维格(Ludwig, K.)学习。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看到,路德维格、赫尔姆霍茨、杜波依斯-雷蒙德和布吕克共同签署了一项 341
誓约:要放弃形而上学的思辨,献身于唯物主义科学。这一实证主义运动对巴甫洛夫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巴甫洛夫认为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因为事实能够因自身的价值而存在,但理论是很容易提出也很容易被抛弃的构想”(Windholz, 1990, p. 69)。回到俄国后,巴甫洛夫做过许多薪酬较低的工作,直到1890年,圣彼得堡军医学院任命他为生理学教授时,状况才有所改善。那时他已经41岁了,此后,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术领域度过。

如同在他之前的哈特莱和贝恩一样,谢切诺夫提出,应该使用生理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心理学。巴甫洛夫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与谢切诺夫不同的是,巴甫洛夫详细地说明了这样的研究可以如何进行。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巴甫洛夫受到了政府及大多数同事的高度尊重。1921年,列宁(Lenin, V.)授予他许多特殊的荣誉,并宣布他为革命英雄。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他的晚年。巴甫洛夫在对心理学产生兴趣之前,首先花了多年的时间从事消化系统的研究。

关于消化作用的研究 在圣彼得堡的前10年,巴甫洛夫一直从事他感兴趣的消化系统的研究。在那个时期,关于消化作用的知识,

大部分来自于通过手术暴露动物重要器官的研究。当对实验动物的器官进行观察时,实验动物常常已经死去;即使没死,至少也受到了手术的创伤。巴甫洛夫注意到,通过研究已死去的或受过创伤的动物,来了解正常的消化机能,几乎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因而他开始寻求更有效的实验方法。他听说有一个人的胃部受到了严重的枪伤,后来得以痊愈,但治疗时却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一个开着的洞,通过这个洞可以观察到他的内部器官。感恩戴德的病人允许医生观察他的内部过程,包括消化系统的内部过程。虽然这个特殊的病例缺乏科学控制,但它却给巴甫洛夫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使他用以研究消化作用的技术得以完善。巴甫洛夫凭借其高超的外科手术技巧,并利用最新的医用防腐技术,给一条狗装上了一个胃痿管,利用这条通道把狗的消化器官连接到体外。这种方法使得动物在其消化过程被研究之前,就可以从手术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巴甫洛夫进行了数百个实验,以测定通过痿管流出来的胃分泌液是怎样随着消化系统所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这种开创性研究使巴甫洛夫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

条件反射的发现 巴甫洛夫在研究消化作用期间,发现了条件

反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研究消化作用的方法包括了使用外科手术设备,使得狗的胃液能够流出体外,并收集起来。在研究狗对肉末这样的食物产生胃液分泌反应时,巴甫洛夫注意到,与食物相联系的物体或事件也能引起胃液分泌。比如,仅仅看到实验者或听到他的脚步声,狗就能产生胃液分泌反应。巴甫洛夫把这些反应称为“有条件的”

342





(conditional),因为它们依赖于另外一些东西,如食物。在早期对巴甫洛夫著作的翻译中,有条件的(conditional)被翻译成了条件的(conditioned),此后一直使用后面这一术语。有趣的是,根据历史记载,条件反射刚发现时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1899年,巴甫洛夫在对圣彼得堡的俄国医生协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到条件反射。这次面向地方团体的讲话没有受到广泛的注意。但他的研究却在1904年12月12日的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巴甫洛夫在这次大会演讲中,描述其有关消化过程的研究时,提到了条件反射现象。(Windholz,1983, p.394)

巴甫洛夫认识到,联想的接近律和频因律可以解释条件反射。他还认识到,研究他最初称之为“心理反射”的条件反射,可以让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像在他之前的谢切诺夫一样,巴甫洛夫对心理学中普遍使用的内省方法评价很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反对研究条件反射,因为它们明显具有主观性质。但是,在仔细阅读了谢切诺夫的著作之后,他断定,条件反射像自然反射一样,都可以根据神经回路和大脑生理学来解释。50岁时,巴甫洛夫开始研究条件反射,并且一直持续了30年。

巴甫洛夫的人格 与谢切诺夫一样,巴甫洛夫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完全献身于实验室工作。他不订杂志,不参加委员会活动,而且几乎不著书立说。他一生只写了两本书,还是以讲稿形式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消化腺的作用原理》(1897),只简单地提到了“心理分泌”;第二本书是《条件反射》(英译本,1927),只论述了条件反射。关于巴甫洛夫所做研究的信息,大部分是在他指导的博士生所做的论文中发现的。事实上,第一次关于条件反射的正式研究是在1897年,由巴甫洛夫的学生沃尔夫绍恩(Wolfsohn, S.)进行的。他的学生认为巴甫洛夫既严格又公正,因此非常喜欢他。巴甫洛夫鼓励女生和犹太学生在他的实验室里从事研究,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然而,有一件事是巴甫洛夫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心灵主义。如果他实验室里的研究者使用心灵主义的术语来论述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他会罚他们的款。范彻(Fancher, 1990)描述了巴甫洛夫是如

何管理实验室的：

他在进行研究时，从不忽视细节。尽管他在家中毫无怨言地过着俭朴的生活，但他却极力争取更好地装备其实验室，以及更好地喂养他的实验动物。他每天准时到达实验室，追求完善的实验技术，他也对其实验室工作人员寄以这样的期望。在俄国革命期间，他曾经惩罚过一个工作人员，因为他在通往实验室的路上，为了躲避枪弹和小规模的巷战而迟到了。(p. 279)

但在个人生活中，巴甫洛夫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范彻这样描述了实验室之外的巴甫洛夫：

在实验室之外，他是感情用事的、不现实的，而且是心不在焉的——经常让朋友感到惊讶和有趣。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与女孩子约会，把自己微薄收入的大部分滥花在给情人买奢侈品上，如糖果、鲜花和戏剧票。只有一次，他真的给情人买了一件很实用的礼物，那是在情人旅行前给她买的一双新旅行鞋。可是当他的情人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旅行箱里只有一只鞋子，还有巴甫洛夫写的一封信：“不要找你的另一只鞋子了，我把它当作对你的思念，放在书桌上了。”结婚以后，巴甫洛夫经常忘记领取他的工资，一旦他确实记住了，领取工资后他立刻就会全部借给靠不住的、不可能还钱的熟人。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带上了所有的钱，并卷成醒目的一叠，放在衣袋里，还从衣袋里露了出来；当他在交通拥挤时上了地铁后，可以想像得到，接下来，他被人抢了，接待他的美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募捐，赔还他的钱。 343 (p. 279)(巴甫洛夫在纽约的另一种写照，参见 Thomas, 1994)

在其婚姻生活的早期，巴甫洛夫和他的妻子生活极端贫困。可是，有一次，当他的几个同事设法筹集了一点钱，作为他几次演讲的报酬时(这笔可缓解他们困境的钱似乎唾手可得)，巴甫洛夫却用这笔钱又购买了一些实验用的动物。他的妻子忍受着这种处境，并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持续不断地全力支持巴甫洛夫。

支撑萨拉(巴甫洛夫的妻子)的是，她相信他的丈夫是个天才，他的工作极有价值。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些年，他们达成了





一个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共同遵守的契约。如果她能完全致力于他的幸福,不使他从科学工作中分散精力,那么他就会相应地调整其生活;她让他保证戒酒、不打牌,限制社交活动,如只在星期六晚上接受朋友的拜访,在星期天晚上娱乐休息,如去参加音乐会或去戏院看戏。(Boakes, 1984, p. 116)

偶尔,巴甫洛夫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经济头脑。例如,当他实验室里的动物产生了实验用不完的胃液时,他就会把它们卖给市民:

若干年来,在圣彼得堡附近,胃液作为一种治疗某些胃病的药物非常受欢迎。由于巴甫洛夫能够相对大量地提供胃液,而且由于使用了假饲法,能够提供相对纯正的胃液,所以出售胃液的收入相当可观,几乎是实验室收入的两倍,已经远远超过了俄国任何一个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实验室。(p. 119)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根据巴甫洛夫的观点,有机体按照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方式对环境作出反应。**无条件反射**是生来就有的,由**无条件刺激**(US)引起。比如,把食物放在一条饥饿的狗的嘴边,会增加它的唾液流量,食物就是无条件刺激,增加的唾液分泌就是**无条件反应**(UR)。这两者之间的联结由有机体的生物学特征决定。条件反射按照接近律和频因律原理由经验产生。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之前,像看到食物、喂食者和听到喂食者的脚步声这样的刺激,从生物学上来说,它们在感官中是中性的,不能自动地引起狗的特定反应。巴甫洛夫把这些生物学上的中性刺激叫做**条件刺激**(CS)。由于先前的中性刺激与无条件刺激(在本例中是食物)的接近,从而使其获得了能够引起某一小部分无条件反应(在本例中,是过量的唾液分泌)的能力。由先前的中性刺激(条件刺激)引起的某一小部分无条件反应就叫做**条件反应**(CR)。狗因为听到喂养者的脚步声,而过量地分泌唾液,这就是说明条件反应的例子。

通过这种条件作用过程,控制有机体行为的刺激,就逐渐地从几个无条件刺激增加到无数的其他刺激,这些刺激由于与无条件刺激的接近而与之联系起来。

兴奋与抑制 在这方面,巴甫洛夫受到了谢切诺夫的影响,认为

中枢神经系统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描述为兴奋或抑制。与谢切诺夫一样,巴甫洛夫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反射,即都是由先前的刺激引起的。如果没有抑制作用,无条件刺激和条件刺激将分别引起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但是,通过经验,有机体学会了对反射性行为加以抑制。当我们考虑到消退作用时,就会看到习得性抑制的例子。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不断地经历各种刺激,其中有些容易引发行行为,而另一些则容易抑制行为。这两个“基本过程”总是存在着,我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如何行动,都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巴甫洛夫把在任何特定时刻,表示大脑特性的兴奋和抑制的模式,称为**皮层镶嵌**。 344 它决定了有机体在任何特定时刻将如何对它的环境作出反应。

消退、自主恢复和去抑制 如果把条件刺激持续不断地呈现给有机体,而不再有无条件刺激跟随,那么条件反应就会逐渐减弱,最后消失。在消失的那一刻,我们就说发生了**消退**。如果在条件反应消退后,过了一段时间,再呈现条件刺激,它还会引起条件反应,这叫做**自主恢复**。比如,如果持续不断地在食物(US)呈现之后,接着呈现一个乐音(CS),最后当乐音单独呈现时,有机体也会过量地分泌唾液(CR)。如果乐音接着呈现,但不再有食物呈现,条件反应的数量就会逐渐减少,最后不再引起条件反应(消退)。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即使乐音和食物没有任何进一步配对出现,乐音又会引起条件反应(自主恢复)。

巴甫洛夫认为,自主恢复证明了消退过程并没有消除条件反应,只不过是抑制了它。也就是说,只呈现条件刺激,而不呈现无条件刺激,使得动物抑制了条件反应。**去抑制**进一步证明,最好把消退解释为一种抑制过程。当消退已经产生后,呈现给动物一个强烈的、不相关的刺激,使条件反应得以恢复,就说明了这种现象。其假设是,由强烈的刺激引起的恐惧替代了抑制过程,因此使得条件反应得以恢复。

实验性神经症 假如给狗呈现一个圆圈时总是有食物伴随,而给它呈现一个椭圆圈时没有食物伴随,根据巴甫洛夫的观点,圆圈将引起狗过量的唾液分泌,而椭圆圈将抑制其过量的唾液分泌。现在使圆圈越来越接近于椭圆圈,将会发生什么呢?根据巴甫洛夫的观





点,当圆圈和椭圆圈变得难以辨别时,兴奋和抑制倾向将会发生冲突,动物的行为将会失控。因为这种行为的失常是在实验中发生的,所以称之为**实验性神经症**。

几乎同样有趣的是,在实验中通过引起相互冲突的倾向,能够引起动物的异常行为,这种异常行为在不同的动物那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些狗对冲突的反应是变得高度激怒、狂烈地吠叫、用牙齿撕扯实验设备;其他狗对冲突的反应则是变得抑郁和胆怯。这些观察使得巴甫洛夫根据神经系统的不同类型,对动物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共有四种类型的动物:兴奋倾向非常强烈的;兴奋倾向中等强度的;抑制倾向非常强烈的;抑制倾向中等强度的。因此,动物(包括人类)如何对冲突作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所具有的神经系统的类型决定的。巴甫洛夫晚年推测,人的许多异常行为是由于大脑中抑制过程的崩溃引起的。

巴甫洛夫关于冲突的研究,以及他的神经系统类型学,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关于异常行为、冲突、挫折和攻击的研究。

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 在巴甫洛夫看来,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所获得的全部倾向,都建立在先天的、生物过程的基础上——也就是,以在动物种系发生史中所获得的无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反应为基础。条件作用使得这些先天的过程得以扩充。生物学上的中性刺激(CSs)由于不断地与有生物学意义的刺激(USs)发生联系,最后它们(CSs)就能够成为有生物学意义的事件出现的信号。很明显,这些信号应该有适应意义。假如动物得到提醒,知道有助于其生存或威胁其生存的某事件将要发生,它就会有时间采取适当的行为。

巴甫洛夫……高度评价了条件反应充当一种“信号”反应的能力,或者正如他多次表达的,充当一种“警戒性质”的反应。正是这种“警戒”性质解释了条件反射深刻的历史意义。它让动物能够适应不是发生在那个特定时刻的事件,而是在将来会因此发生的事件。(Anokhin, 1968, p. 140)

巴甫洛夫把能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信号事件的刺激(CSs),称为**第一信号系统**,或“现实的第一信号”。但是,人类还学会了对物理

事件的符号进行反应。比如,我们学会了对火这个词作出反应,就像我们看见火时作出的反应一样。巴甫洛夫把能表征现实的言语称为“信号的信号”,或**第二信号系统**。而语言是由环境和物理经验的符号组成。一旦这些符号得以确立,就能组织成抽象的概念,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抽象的符号代表着物理世界中的事件。

很明显,对于人类来说,言语提供的条件刺激就像其他任何刺激一样真实。同时,如果允许与动物那里可能存在的条件刺激进行既不定性也不定量的比较,那么言语所提供的刺激在丰富性和多面性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刺激。由于在成年人以前的全部生活中,言语与能够到达皮层的所有的内部和外部刺激联系起来,并且标志它们、取代它们,因此,它能够引起所有那些一般由实际刺激本身所决定的有机体的反应。(Pavlov, 1927/1960, p. 407)

巴甫洛夫对心理学的态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甫洛夫与谢切诺夫一样,对心理学的评价很低。还与谢切诺夫相似的是,巴甫洛夫也反对心理学,不是因为它研究意识,而是因为它使用内省方法来研究意识。在巴甫洛夫看来,

抛弃主观世界可能是愚蠢的。当然,它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行动、与他人交往、指导我们的所有生活。

以前,当我否定心理学的时候,我有点失控。当然,它有存在的权利,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主观世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现实。因此,重要的不是要否定主观世界,而是要使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来研究它。(Anokhi, 1968, p. 132)

虽然巴甫洛夫对大多数心理学家评价不高,但他的确对桑代克评价很高。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巴甫洛夫(1928)甚至认为桑代克是第一个系统地、客观地研究了动物学习过程的人:

在我们开始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几年之后,我获悉,在美国已经对动物进行了与我们多少有点相似的实验,而且实际上不是由生理学家,而是由心理学家进行的。随即,我更详细地研究了美国的书刊,现在我必须承认,沿着这条道路迈出第一步的荣誉应该属于桑代克。他的实验先于我们的实验两到三年,而且





应该把他的书看成是一部经典之作,这不仅因为它对艰巨的任务持有大胆的观点,而且还因其结果的准确性。(pp. 38—40)

巴甫洛夫和联想主义 巴甫洛夫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解释联想主义的生理机制,而几个世纪以来,联想主义一直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讨论的问题。他认为,通过指出联想主义的生理基础,把它放在一种客观的关系中,关于观念怎样变得相互联系思考就会最终结束。对巴甫洛夫来说,由条件作用形成的暂时联系正是哲学和心理学一直思考的中心——联想。

……把生理学家所谓的暂时联系与心理学家所称的联想区别开来,有什么根据吗?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彼此结合和同化。心理学家好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至少他们中有些人)已经阐明,条件反射的实验为联想心理学(即把联想作为心理活动的基础的心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55, p. 251)

巴甫洛夫于1936年2月27日死于肺炎,享年87岁。《美国心理学家》1997年9月号以整版篇幅探讨了巴甫洛夫的生平、研究和影响。 346

弗拉德米洛·别赫切列夫



弗拉德米洛·别赫切列夫 (Vladimir M. Bechterev, 1857—1927) 出生于1857年1月20日,16岁进入圣彼得堡军医学院。圣彼得堡军医学院是谢切诺夫曾经做过研究的地方,此时,巴甫洛夫正在那里做研究工作。1878年,别赫切列夫从圣彼得堡军医学院毕业(比巴甫洛夫提前一年),但继续在该校的精神和神经病学系学习,直到1881年在他24岁时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他在莱比锡跟随冯特学习,在柏林跟随杜波依斯-雷蒙德学习,在巴黎跟随沙可(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学习。1885年,别赫切列夫回到俄国,在喀山大学谋到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创建了俄国第一个心

理学实验室。1893年,他回到圣彼得堡军医学院,获得精神和神经病学教授职位。190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客观心理学》的重要论文,最后发展成三卷本的书,书名仍为《客观心理学》,在1907年和1912年(法译本,1913年)之间出版。像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一样,别赫切列夫赞成完全客观的心理学观,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别赫切列夫几乎完全集中于环境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上。

1907年,别赫切列夫和他的合作者离开军医学院,创建了精神神经病学学院,后来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别赫切列夫大脑研究院。

到1927年,别赫切列夫去世时,他的文章和著作总数已达到大约600篇(部),其内容广泛涉及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主题。

反射学 别赫切列夫晚年时,在其《人类反射学的基本原理:人格的客观研究导言》中总结了他的心理学观点。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17年,到1928年已出到第四版。根据**反射学**的观点,别赫切列夫认为,要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客观研究,以理解环境影响和外显行为之间的关系。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所谓的精神活动存在,它就必须在外显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只研究行为就可以避开“精神领域”。他的反射学研究了行为(如面部表情、手势和言语)与物理的、生物的以及社会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首先研究的是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美国的行为主义中也发现了别赫切列夫的许多观点。但是,应该记住,别赫切列夫早在1885年就开始写客观心理学了(Bechterev, 1928/1973)。这里,从别赫切列夫的《人类反射学的基本原理》(1928/1973)中摘取几段以举例说明他的思想:

为了采取……一种严格客观的关于人的立场,设想你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同的本性,比如说,你从另一颗行星来到我们这里……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复杂表现中观察人类生活,来自另一颗行星的这位来宾,具有不同的本性,也不了解人类的语言,为了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以及激发并指导人类活动的那些冲动,他会求助于主观分析吗?他会竭力地将另一颗行星世界的、人类不熟悉的经验强加给人





类吗？或这个生物将会从严格客观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人类生活及其各种表现，并尽力理解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比如，一般而言，就像我们研究微生物和低等动物的生活那样吗？我想答案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必须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开始：在人类个体的特定环境中，阐明他的行为、举动，以及其他所有的表现形式，与引起它们的过去和现在的外部刺激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能发现这些现象所遵循的规律，并确定人类与其物理的、生物的以及首先是社会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所有涉及到研究人及其高级活动的问题中，人类思维通常会寻求一条与之不同的路线——主观的倾向，并会把这种主观的立场延伸到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但这种立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遗传、教育和生活经验等条件的基础上，沿着不同的道路成长起来的，而由于这些条件又在人及其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了许多联系，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独立的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然而主观的立场却预先假定了他人与自身有相似之处——一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类推，至少在最高级的、因此也在更有价值的人类的表现中不存在的类推。

你会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在使用类推，不使用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另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正确的，但科学不会满足于此，因为采取主观解释的路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犯某些谬误。确实如此，我们借助于主观术语去评价另一个人，经常会说某某人这样想或那样想、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思考，等等。但我们必须记住，日常语言与自然现象的科学探究是不同的。例如，我们总是说太阳升起又落下、升到天顶、穿过天空等等，然而科学告诉我们，太阳没有运动，而是地球在绕着它旋转。因此，根据当前的科学观点，要研究以言语、面部的和其他的表情、活动和行为等形式，整合各种外部现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其他人，必定只有唯一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在自然科学中使

用,存在于对客体的严格客观的研究中,没有任何主观解释,也不采用意识。(pp. 33—66)

1928年,别赫切列夫注意到,美国有朝着客观心理学不断发展的趋势,他声称,他是这一趋势的发起者:

有关对动物行为进行客观研究的文献,已经发展得相当多,而且在美国,正在产生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方法。这种研究首先是在俄国土壤中,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诞生于军医学院和精神神经病学学院中我的实验室里。(Bechterev, 1928/1973, p. 214)

别赫切列夫对巴甫洛夫 是谁发现了条件反射?既不是别赫切列夫,也不是巴甫洛夫。别赫切列夫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说明,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的这些反射:“顺便说一下,这些‘心理’分泌早在18世纪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当用燕麦喂马时,在燕麦进入马口之前,它就开始分泌唾液。”(1928/1973, p. 403)

别赫切列夫和巴甫洛夫几乎同时开始研究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称之为条件反射,别赫切列夫称之为**联想反射**。别赫切列夫非常注意巴甫洛夫的研究,并且认为他的研究具有较多的缺陷。事实上,别赫切列夫在他1928年的书中,几乎每次提到巴甫洛夫,都会说一些否定的话。他批评巴甫洛夫“唾液法”的理由如下:

1. 从胃部收集胃分泌液的操作必不可少。
2. 巴甫洛夫的方法不能轻易地应用于人。
3. 使用酸味物质引发无条件反应,会导致动物可能产生影响实验效果的反应。
4. 如果把食物用作无条件刺激,动物最终会厌腻,因此不再以研究者所期望的方式反应。
5. 分泌反射是有机体所有行为中相对不太重要的部分。
6. 分泌反射是不可靠的,因此难以准确地测量。

别赫切列夫不研究分泌,而研究运动反射,并把他的理由陈述如下:

幸运的是,在所有的动物中,特别是在人类中,相关活动的研究尤其使我们感兴趣。与运动神经的活动相比,分泌活动所





起的作用要小得多,由于这一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操作的缺乏、正确记录的可能性、刺激不断重复的可能性……以及在实验中,由于频繁的刺激,而缺乏一些复杂的情况),鉴于上面提到的唾液法的缺陷,我们无条件地偏向于对联结——四肢与呼吸作用的运动反射——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这是一种在我的实验室里发展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动物和人都适用,它是用电刺激动物的前爪,同时用视觉的、听觉的、皮肤—肌肉的和其他的刺激,作用于人的手掌或手指,或脚拇指。就我所知,从它发表的那一天起,在科学文献中从没有发现任何反对意见。(p. 203)

别赫切列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有机体的外显行为,与巴甫洛夫对分泌的研究相比,他的研究与美国行为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华生发现的是巴甫洛夫,因此,巴甫洛夫这个名字在美国心理学界广为人知。这是历史的又一次嘲弄,要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家喻户晓的应该是别赫切列夫这个名字,而不是巴甫洛夫。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华生在使用条件作用的方法时,更紧密地追随别赫切列夫,而不是巴甫洛夫。

约翰·B·华生和行为主义

约翰·B·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1878—1958)于1878

年1月9日出生在南加利福尼亚靠近格林威尔城的一个农庄。宗教是其早期生活的主题:

华生的母亲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宗教徒”。她在里迪河(Reedy River)浸礼会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并成为“整个南加利福尼亚浸礼会的主要世俗组织者”之一。为了保持她传教的热情,埃玛(华生的母亲)以约翰·阿尔伯特·布鲁德斯的名字为最小的儿子起名为约翰·布鲁德斯·华生。约翰·阿尔伯特·布鲁德斯是“南方浸礼会神学院的创立牧师之一,这个



神学院坐落于格林威尔,一直到华生1878年1月出生前的几个月都还存在”。华生小时候就被迫向母亲许愿,将来成为一名牧师——正如他早期所表述的,他已“被内定”了。埃玛把她的家庭与教会紧密地联系起来,严格坚持原教旨主义反对喝酒、抽烟和跳舞的禁律。圣洁总是紧接着虔诚而来,而且她从来没有停止过让其家庭向上帝靠近。(Karrer, 1986, p. 111)

虽然他的母亲是极其虔诚的宗教徒,但他的父亲却不这样。他的父亲喝酒、发牢骚并追女人。这种不相容最终使他的父亲于1891年华生13岁时离家出走。华生和他父亲关系密切,父亲的离开深深地刺激了他。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捣乱者,并被逮捕两次,一次是因为打架,另一次是因为在格林威尔市中心开枪。后来,当华生出了名时,他的父亲想找他去做伴,但华生拒绝去看望他。

人们只能推测华生母亲强烈的宗教信念对其生活有影响,但华生终生害怕黑暗的起因似乎很明确:

保姆[埃玛,华生的母亲曾经雇用的]告诉他[华生],魔鬼潜伏在黑暗中,如果他晚上经常出去走动,魔鬼撒旦就可能把他从黑暗中抓走,送进地狱。埃玛似乎并没有制止保姆把这样的恐怖灌输给她幼小的儿子,很可能她也赞成保姆的这种做法。她认为,培养儿子对魔鬼的恐惧是唯一正确和深谋远虑的事。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施洗礼者,她认为撒旦总是在黑暗中潜行。所有这些留给华生的只是对黑暗的终生恐惧。他坦率地承认,他研究儿童是否生来就对黑暗具有本能的恐惧,是因为他永远无法使自己摆脱对黑暗的病态恐惧。他多次试图用他的行为主义原理来治疗自己,但从来没有真正那样做过。作为一个成年人,华生经常感到抑郁,当他抑郁的时候,有时必须开着灯睡觉。(Cohen, 1979, p. 7)

349

大学期间 尽管华生在求学中存在着懒惰和暴力的事实,但他15岁时,设法让伏尔曼大学接受了他。尽管不知道华生为什么会被接受,但科恩(1979)认为原因是他有说服才能。他的一生也证实了他实现理想的能力。华生上大学时继续住在家里,为了交学费,他在





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伏尔曼大学,对他最有影响的老师是穆尔(Moore, G. B.)。穆尔讲授生理学和心理学。华生所了解的心理学主要包括冯特和詹姆士的著作。在整个大学期间,华生和他的哥哥爱德华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的哥哥认为他是一个像他父亲一样堕落的人,是家族的耻辱。

在伏尔曼大学,华生做得很好,但不是特别好。他应该在 1898 年毕业,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使他的毕业推迟了一年:他最敬爱的老师——穆尔警告说,对于不按时交期末考试论文的学生,他不会让他及格。华生心不在焉,未能按时交论文,因而没有通过考试。

于是,华生做出他后来称之为“一个青春期的决定,[以]使得[穆尔]在某一天会把他挑出来做研究工作”。几年之后,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华生有了雪耻的机会。他回忆道,令他“感到奇怪和真正悲伤”的是,他以前的老师提出请求,希望做他的研究人员。在得到安排之前,穆尔的视力就开始衰退;几年后去世。(Buckley, 1989, p. 12)

但是,这段插曲以华生的受益而结束,因为在伏尔曼大学额外的那一年中,必须放弃穆尔的课程,这使他在 21 岁时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华生在格林威尔的一所单栋校舍的小学里教书,月薪 25 美元。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决定到别处继续学习。他分别向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当他听说普林斯顿大学要求申请者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阅读知识时,就决定求学于芝加哥大学。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最敬爱的老师——曾经使他不及格的穆尔已受聘于该校,他的回忆录引起了华生的兴趣。因此在 1900 年 9 月,华生动身前往芝加哥大学。

他只带着 50 美元到达了芝加哥大学,并且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为了生存,他在膳宿处租了一个房间,并在那里做服务员,以支付他的房租和伙食费。他还为心理学实验室看门,每周赚取 1 美元,为实验室照看白鼠,每周赚取 2 美元。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 在芝加哥大学,华生和 A·W·穆尔(不是伏尔曼大学的 G·B·穆尔)一起研究英国经验主义者。他尤其

喜爱休谟,因为休谟告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华生跟从杜威学习哲学,但他承认他不能理解杜威。虽然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机能主义者安吉尔,但激进的生理学家洛布(Loeb, J., 1859—1924)也影响了他。洛布因其向性说的研究而闻名,他证明了可以把低级有机体的行为解释为由刺激自动引起的。正如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是因为这就是它们的构造方式,因而,动物由于它们的生物构造,会以某种方式对某种刺激作出反应。根据洛布的观点,在这种趋向性行为中,不包含任何心理活动,只是刺激和有机体的生物构造问题。洛布把这种观点运用于植物、昆虫和低级动物。后来,华生又把这种观点运用于人。

在安吉尔和唐纳森(Donaldson, H., 一位神经病学家)的影响下,华生开始研究白鼠的学习过程。在1901年的时候,即使桑代克已做了一些有关动物的客观性研究,但人们对于动物的学习还了解得很少。除此之外,1901年,斯莫尔(Small, W. S.)发表了一篇关于白鼠的迷津学习能力的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如同罗曼尼斯(Romanes, G. J.)的著作,是拟人化的,因此,华生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什么信息。然而,到了1902年底,他对白鼠的了解超过了美国其他的任何人。大约也在这个时间,华生首次萌发了一种倾向于行为主义的想法:“如果你能够了解到白鼠没有内省的脑回,难道你不认为人也是这样的吗?”(Cohen, 1979, p. 33)

甚至早在1902年,华生就开始考虑行为主义,但他没有向他的指导老师与朋友安吉尔提及,因为他知道,安吉尔认为心理学应该包含对意识的研究。当他最终于1904年把他的想法告诉安吉尔时,安吉尔的反应是消极的,并告诉他应该坚持对动物的研究,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压制了他四年。

虽然华生在1902年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但他还是设法于1903年提交了博士论文,其题目为《动物的教育:白鼠的心理发展》,这表明了华生在那时还有一点心理主义的思想。论文通过后,华生在25岁时(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他需要350美元来发表他的论文,唐纳





森借给了他,华生花了20年的时间才还清了这笔债。

博士毕业后,芝加哥大学雇用他为助理教授,年薪600美元,讲授动物和人类心理学,对于后者的教学,他使用的是铁钦纳编写的实验手册。在这期间,他娶了他的学生伊基斯(Ickes, M.)。巴克利(1989)描述了华生和伊基斯之间产生关系的起因:

正如家族传奇文学所描述的,玛丽是华生所教的心理学入门课上的一个学生。她爱上了他的教授,在一次时间很长的考试中,她在考卷上写了一首爱情诗,而不是回答测验的问题。当测验结束,华生坚决要求收卷子时,玛丽的脸红了,她交上卷子,跑出教室。这次文学创作可能产生了她所预期的效果。(p. 49)

华生和伊基斯结了两次婚,一次是在1903年秘密地结婚,因为伊基斯的家庭强烈地反对她与华生的关系,另一次是在1904年公开地结婚。不管怎样,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玛丽(爱称波莉)和约翰。波莉是电视和电影女演员哈特莱(Hartley, M.)的母亲。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华生开始了与耶克斯(Yerkes, R., 1876—1956)的通信联系。耶克斯是另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时,就受鼓励去从事他感兴趣的比较心理学领域的研究。1902年,耶克斯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哈佛大学为他提供了比较心理学讲师的职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耶克斯研究了许多不同物种的本能和学习能力,其中包括老鼠、蟹、海龟、白鼠、蚯蚓、鸟、青蛙、猴子、猪和类人猿;但让他最出名的可能是,在佛罗里达的奥伦奇公园(Orange Park)里的耶克斯灵长目生物实验室中,由他管理进行的类人猿研究工作。在第十章中,我们了解到耶克斯还帮助编制了陆军甲种和乙种智力测验。尽管耶克斯从事动物研究,而且与华生的友谊较深,但他却从来没有接受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在行为主义形成时期,他仍旧保持着对铁钦纳的忠诚。

351

1906年,华生开始研究白鼠在学习解决复杂迷津时使用什么感觉信息。他与著名的机能主义者卡尔(Carr, H.)合作进行研究。华生使用了以前学习过迷津的六个月大的白鼠,开始有条不紊地把白鼠的感觉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去掉,希望了解白鼠使用哪一种感觉

系统能正确地通过迷津。他一个一个地排除白鼠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每一次手术操作完全痊愈后,白鼠都能够准确地通过迷津。接着,华生和卡尔采用一群首次用来做此种实验的白鼠,施以同样的操作,发现这些白鼠与具有全部感觉器官的白鼠学习走迷津一样好。于是华生推测,白鼠也许使用了它们的胡须帮助通过迷津,但是当剪去它们的胡须时,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破坏它们的味觉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后,华生和卡尔发现,白鼠是依靠动觉——来自肌肉的感觉,通过迷津的。如果把迷津变短或变长,在破坏白鼠的动觉后,它们就会变得慌乱,而且会犯许多错误。动觉重要性的发现在华生后来的理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07年,华生在一篇题为《动觉与机体觉:在白鼠走迷津中的作用》的论文中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1907年,卡内基学院为华生提供了研究燕鸥的迁徙本能的机会。为了进行研究,他对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附近的一个岛屿做了几次调查。他关于本能行为的许多研究是与拉施里(Lashley, K. S.)合作进行的,拉施里后来为神经生理心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第十九章)。有一年夏天,华生和拉施里一起去调查燕鸥是否具有回家的能力。拉施里把一些燕鸥带到莫比尔,把另一些燕鸥带到加尔维斯顿,然后把它们释放,结果令人兴奋。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燕鸥却从拉施里释放它们的地方找到了返回小岛的路,这之间的距离大约有1000英里远。华生和拉施里试图去解释它们是如何做到的,结果是徒劳无功;最后,两个人都转向了其他的问题。由于华生因其他的成就而闻名,所以人们经常忽视了他还是美国早期的习性学家之一。(习性学家是在动物的自然栖息地研究它们的行为,通常试图根据进化论来解释它们的行为。)华生早期的出版物(与拉施里合著)《鸟的返巢性及其相关的活动》(1915),与他后期的著作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更有趣的是,华生和拉施里还合作研究过现在所称的“运动心理学”。在华生的指导下,拉施里试图提高射箭运动员的成绩。在对其他运动的研究中,拉施里还发现分散练习比集中练习更能提高成绩





(Lashley, 1915)。

前往约翰·霍布金斯大学 到1907年为止,华生在动物心理学领域已经享誉全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他本来不想离开芝加哥大学,但年薪3000美元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于是,华生于1908年8月抵达巴尔的摩。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心理学只是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一部分,由鲍德温(Baldwin, J. M.)担任系主任。鲍德温曾经在1897年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还是心理学的主要杂志之一——《心理学评论》的编辑。华生的职务之一是讲授人类心理学,在教学中,他仍旧使用铁钦纳编写的实验手册。而且他还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建立实验室中所遇到的问题写信给铁钦纳。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交换了许多信件。两个人总是极其尊重对方。在华生最困难的时期(不久我们将会论述),铁钦纳是唯一一个帮助他的人。

1909年9月,华生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鲍德温在一家妓院被人发现,被迫立刻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辞职。华生成了《心理学评论》的编辑,最终得以使用该杂志来发表他的关于行为主义的观点。许多年来,华生一直在思考一种纯粹行为主义的观点,但当他试着把他的观点告诉那些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如安吉尔和耶克斯)时,他们却使他感到沮丧,因为他们都认为意识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908年,在耶鲁大学的学术讨论会上,华生首次公开阐明了他的行为主义观点。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他又一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又一次变得沉默起来。在那时,华生没有足够的信心独立地对已确立的心理学“开始作战”。他还要保持沉默以免冒犯他的朋友——铁钦纳。

但是,华生终于又获得了勇气。1913年,他决定再一次冒险尝试。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做一系列演讲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公开阐明了他关于心理学的观点。他以下面的阐述开始了他直到现在还非常有名的演讲——《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

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的实验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对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内省不是其

方法的主要部分,其资料的科学价值也不依赖于这些资料是否容易运用意识的术语来解释。行为主义者力图获得一个动物反应的整体图式,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分界线。人的行为虽然具有精细而复杂的性质,但也仅仅是行为主义者所研究的总的图式的一部分。(p. 158)

这篇演讲稿 1913 年发表在由华生担任编辑的《心理学评论》上,通常被作为行为主义正式创立的标志。

反应立刻滚滚而来。铁钦纳并没有被搅乱阵脚,因为他认为华生提出了一个行为的术语,与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并不冲突;但安吉尔、卡特尔和武德沃斯却批评华生过于极端。桑代克虽然对于华生心理学纲领的大部分持赞同的态度,但他所关切的是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具有限制性的正统观念”(Joncich, 1968, p. 418)。华生在他的哥伦比亚演讲之后,公开信奉行为主义,对心理学的其他任何分支都不能容忍。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的观点逐渐扩展,试图用来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也许因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所以没有立刻盛行起来。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他的观点(Samelson, 1981)。但华生还是于 1914 年当选为哲学与心理学南部协会的主席。就在同一年,他还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第 24 届主席——这些都是在 36 岁时发生的,距离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只有 11 年时间。

如果考虑到华生的专业活动在 1917 年到 1919 年之间,由于参军服兵役而中断,那么他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更引人注目。他在军队中,如同他在心理学领域中一样,仍然对传统的观念进行攻击,差点因为不服从而受到军事审判。在他的自传里,他把他的军队经历总结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无能、这样放肆、这样傲慢差劲的一群人。”(1936, p. 278)然而,他却获得了少校军衔,并光荣退伍。

丑闻 华生的影响上升很快,但下降得甚至更快。1920 年,他的妻子发现,他和与其一起研究婴儿行为的罗莎莉·雷纳(Rosalie Rayner)私通,因而起诉他,要求离婚。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把这个





丑闻看得过重:要求华生辞职,华生只好那样做了。这实际上标志着华生在心理学领域中职业生涯的结束。从那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心理学方面从事写作并演讲,而且修订了他早期的许多著作,但他的观点越来越面向普通大众,而不是心理学家。许多年来,他试图在心理学领域中再次获得一个学术职位,但那个丑闻使他未能如愿,没有哪个学院或大学肯收留他。于是,他的思想只能发表在一些通俗的杂志上,如《哈泼斯》、《新共和》、《麦科尔》和《世界主义者》,而不能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华生还出现在广播电台的许多谈话节目中。下面列出了他的一些文章和广播谈话的题目:《我们怎样思维》(1926)、《无意识的神话》(1927)、《关于人的改善》(1928)、《给我事实》(1928)、《为什么从现在起50年内男人不要结婚》(1929)、《成家之后——是什么?》(1929)、《女性与商业》(1930)、《关于儿童》(1935)。

353

华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为什么不自杀》,他把它投给《世界主义者》,但却被拒绝了,因为它太令人沮丧。

投身广告业 1921年,华生最终离婚,娶了罗莎莉;那时他42岁,罗莎莉21岁。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威廉(比利)出生于1921年,詹姆士出生于1924年。布鲁尔(Brewer, C. L., 1991)推测,两个孩子教名的组合,反映了华生对威廉·詹姆士的钦佩。华生在娶罗莎莉时,已经失业并穷困潦倒了。汤姆逊广告公司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份工作与他已经习惯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恩(1979)描述了华生的求职面试和这份工作本身:

如果华生在那时能够放声大笑,他一定会那样做的。1901年,里索(Resor)[面试华生的人]很平淡地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曾经为父亲卖过加热器,继而在辛辛那提管理一个12人的办事处。1916年,他伙同耶鲁大学的一些朋友买下公司创始人沃尔特·汤姆逊的全部产权,那时汤姆逊已使得公司取得了一点成就。华生,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与弗洛伊德、罗素和柏格森一样属于知识分子行列,现在竟向里索申请工作。而里索给他的只是一份临时工作。是怎样的一份工作呀!原来,里索必须在美国长统靴销售者联盟(the Boot Sellers

League of American)的年度大会上讲话,为了能在大会上做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报告,他希望就长统靴市场做一些迅速的调查。于是,他就给了华生这样一份工作:考察密西西比河两岸,从开罗到新奥尔良的长统靴市场。接受这份工作而不再感到羞辱,是对华生的一种考验。华生开始去学习它。到这种地步,他并没有感到痛苦。他一直相信,在对付他所谓的“生活中的小困境”方面,他能够适应。而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会认为这个小困境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在许多方面,它正在毁灭华生。华生希望继续从事他的儿童研究工作;他喜欢他的导师身份。但是人不得不应付生活,而且对他来说,应付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生活、逆境及一切。他把他自己投入了考察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橡胶长统靴市场。沉浸于此也是某种解脱。(p. 161)

里索向华生要推荐信,此时,不是别人正是铁钦纳帮助了他。

华生一直深深地感激铁钦纳,因为铁钦纳同意为他写推荐信。1922年,华生在给铁钦纳的信中说:“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我欠你的几乎超过我欠所有其他同事的总和。”华生的本性是率直的。(p. 172)

1921年,里索以年薪10000美元雇用了华生。到了1924年,华生被认为是广告业中的领导人物之一,并成为汤姆逊公司的副总裁。铁钦纳写信祝贺他,然而又担心提升会使他更没有时间从事心理学工作。到了1928年,华生的年薪超过50000美元,到了1930年,超过70000美元。记住这是在1930年——想像一下,现在与之等值的薪水该会是多少!华生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应用了当时还近乎陌生的市场调查的观念。例如,他发现粗心的吸烟者不能区分不同牌子的香烟。因为偏好必须建立在与各种品牌名称相联系的商品形象基础上,所以华生推断,巧妙地处理与品牌名称相联系的商品形象,可能会影响销售额。根据这个策略,华生提高了这些产品的销售额,如约翰逊婴儿香粉、Pebeco牙膏、Ponds冷霜、麦斯威尔咖啡和Odorono(一种早期的除臭剂)。1935年,华生离开汤姆逊公 354





司,成为艾斯蒂广告公司的副总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67岁时退休。

虽然华生在广告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他的最大爱好一直是心理学,他很遗憾余生不能追求他的专业目标,尤其是不能进行儿童研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华生没有被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免职,现在的心理学将会怎样,但一定会不同。

华生的客观心理学

当华生发现了俄国的客观心理学时,他从中获得了支持,但他却独立于俄国人形成了他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华生和俄国心理学家都完全否定了内省,反对根据心理主义对行为进行任何解释。也就是,他们都认为意识不能引起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伴随着某些由刺激引起的生理反应的现象——一种副现象。大多数俄国生理学家,如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比华生对说明行为产生的基础——生理学更感兴趣,尤其是大脑生理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华生对生理学越来越不感兴趣,而逐渐对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他把大脑称为一个“神秘的箱子”,只有当不知道行为的真正原因的时候,才用它来解释行为。换句话说,与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相比较而言,华生研究有机体(包括人)的方法更接近于别赫切列夫。事实上,别赫切列夫和华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和哲学上都非常接近。

华生在1913年关于行为主义的宣言中,并没有提到俄国人的研究,也几乎没有谈到人的行为。即使他在第一本主要论述动物行为的书(1914)中,也没有提到俄国生理学家。最后,1915年,他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就职演说(1916年,以《条件反射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发表)中,提出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可以用来解释人和动物的行为。但华生在他的研究中,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或使用巴甫洛夫的概念。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拥有他自己的刺激和反应的术语,以及有关学习过程的概念。

心理学的目的 华生在他的主要著作(《行为主义心理学》,1919)中,详尽地阐述了刺激—反应的心理学。在他1913年的论文

中,他已经把心理学的目的阐述为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1919年他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意思:

如果心理学的事实都在手边,那么行为主义者在看到个体产生了一个动作后,就能够断定是什么情境引起了他的行为(预测),如果有组织的社会规定个体或群体应该以一种明确的、具体的方式行动,行为主义者就能够布置出会引起这种行为的情境或刺激(控制)。换句话说,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涉及到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而不是对“意识”的分析。(pp. VII—IX)

他继续说,

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这样的论据和规律,即给予刺激,就能够预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或相反,给予反应,就能够详细说明有效刺激的性质。(p. 10)

但是,华生并没有像俄国生理学家那样,在狭隘的意义上使用刺激和反应这两个术语。对他来说,刺激可以是一般的外部情境或有机体的某一内部状态,反应是有机体所做出的一切活动——包括许多:

行为主义者总是放在面前的规则或量杆是:我能够根据“刺激和反应”来描述我所看到的行为吗?所谓刺激,我们意指一般环境中的任何客体,或由于动物的生理状况而在组织内发生的任何变化,如当我们阻止动物进行性交活动时,当我们阻止它饮食时,当我们阻止它筑巢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所谓反应,我们意指动物所做出的一切活动——如趋光或避光、遇到突如其来声音而惊跳,以及像建造摩天大楼、制订计划、孕育婴儿、著书立说等更为高级的有组织的活动。(Watson, J. B., 1924/1930, pp. 6—7)

355

因此,华生的观点被不公正地称为“抽搐主义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witchism),意指它关注的是由特定刺激引起的特定反应。

行为的类型及其研究方法 对华生来说,行为共有四种类型:外





显的习得行为,如说话、写字和打棒球;内隐的习得行为,如看见牙医的钻头,导致心跳加速;外显的非习得行为,如抓握、眨眼和打喷嚏;内隐的非习得行为,如内分泌和血液循环上的变化。在华生看来,个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思维,都属于这四种类型中的一种。

至于行为的研究,华生提出了四种研究方法:观察,或者是自然观察,或者是实验控制的观察;条件—反射法,是巴甫洛夫和别赫切列夫提出来的;测验,华生指的是行为样本的获得,不是“能力”或“人格”的测量;言语报告,华生把它们作为外显行为的其他类型。到现在为止,应该清楚的是,华生并没有把言语行为作为一种研究意识的手段。

语言和思维 华生的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是关于语言和思维的观点。为了与他的行为主义的观点一致,他不得不把语言和思维归为某种形式的行为,而不是别的什么:“说就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行为。外显的言语或对我们自己的言语(思维),如同棒球运动一样是一种客观的行为。”(1924/1930, p. 6)。

于是,对华生来说,言语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外显的行为。他主张思维是内隐的或无声的言语,以此来解决思维的问题。因为外显的言语由舌头和喉部的大的运动产生,所以他假定舌头和喉部微小的运动伴随着思维。华生(1924/1930)描述了从外显的言语到内隐的言语(思维)的发展:

当儿童独处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说话。三岁时,他甚至会出声地计划一天要做的事。当我把耳朵凑近育儿室门外的锁眼上时,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自言自语。不久,社会就会以保姆或父母的形式加以干涉。“不要出声说话——爸爸和妈妈从不自言自语。”于是,外显的言语减弱成低声细语,一个熟练的唇读者仍然能够看懂儿童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有些个体从来没有对社会做出这种让步,当他们独处的时候,就会大声地自言自语。还有更多的人,当他们独处的时候,甚至从来没有超出低声细语的阶段。观察人们在电车上阅读,通过锁眼窥视那些没有高度社会化的人坐在那儿思考,就会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不断

施加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人都达到了第三阶段。“不要对自己小声低语”和“你就不能不动嘴唇地阅读吗”等等,都是一些经常性的训令。不久,这个过程就被迫在嘴唇后面发生了。在这些墙的后面,你可以用你能想到的最难听的名词来称呼一个最大的恶霸,而不带一丝笑容。你可以告诉一个惹人厌烦的女人,其实她是多么地可怕,随后又面带笑容,对她进行口头恭维。(pp. 240—241)

虽然有一些实验支持华生的思维完全由无声的言语构成的论点(例如,参见 Jacobson, 1932),但这一论点却受到了普遍的反对。武德沃斯(1931)的反应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不妨用几句话告诉你,我个人为什么不接受等式——思维=言语的一些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难以找到所需要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确实“想到”的意思。我经常被难住,甚至是一句熟悉的话。另一个原因是你肯定不能把这个等式倒过来,说言语=思维。你可以背诵一段熟悉的文章,而不知道它的意义,同时还可以想一些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最后,思维肯定看上去既类似于理解,又类似于操作。它似乎在于发现论点,注意联系。华生用言语习惯替代了实际操作,没有说明思维怎样带你超越你以前的习惯。言语的组合“假如我把钢琴搬到那里”,为什么会导向其继续部分——“但是它将从窗户伸出去”,只是作为语言习惯的一个问题吗?在这个游戏中,肯定不只是言语问题,还有其他的東西,这些东西可能以某种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意义。(p. 72)

356

确定思维的性质,以及它与行为的关系,这个问题像心理学一样古老,与过去一样,它现在仍然是一个问题。华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人同样也没有解决。

本能在行为中的作用 在几年的时间里,华生对本能的想法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14年,本能在他的理论中有着突出的作用。但到了1919年,华生却采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本能存在于婴儿那里,但是,习得的习惯很快就取代了它们。到了1925年,他完全





抛弃了人类本能的观点,主张只有一些称作本能的简单反射,如打喷嚏、哭叫、排泄、爬行、吮吸和呼吸,而没有复杂的、天生的行为模式。1926年,华生说:

在人类反应的这个相对简单的目录中,找不出哪一种对应于当代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的“本能”。于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本能——在心理学中我们不再需要这个术语。现在我们已经习惯称之为“本能”的一切主要是训练的结果——属于人类的习得行为。(p. 1)

对华生来说,是经验而不是遗传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改变了经验,你就改变了人格。因此,华生(1926)的观点最后以激进的环境论而告终。

我完全有信心通过精心的抚养,使那些健康的、没有缺陷的、但出身于一个长久的骗子、凶手、窃贼和娼妓血统的婴儿最终有一个好的结果。谁有与此相反的任何证据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孩子生于有道德的家庭,其双亲稳定,但由于不幸的事件,或其他的环境因素,变成了任性的人、窃贼或变成了娼妓。有上万个邪恶者的子女在长大之后,也成了邪恶者,这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环境中不能以其他方式成长。但是,假若有一个被领养的、出身不好的儿童,行为变坏,就可以用来作为道德堕落和犯罪倾向是遗传的证据。(p. 9)

最后,华生(1926)发表了一段心理学史中最著名(或臭名昭著)的宣言:

今晚,我想更进一步说明:“给我一打健全的、没有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自己的特殊世界里抚养,我可以保证,从他们中任意挑出一个——不管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以及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为我所能选择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特殊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首领,甚至是乞丐和小偷。”我承认我正在超出我的事实,但与此相对的倡导者早已超过了我的事实,并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几千年。请注意,做这个实验时,请允许我指定他们的抚养方式,以及他们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类型。(p. 10)

然而华生的确考虑到了能影响人格特征的身体结构上的遗传差异。

因此,让我们赶快承认——是的,在体型上,在身体结构上,存在着遗传上的差异。一些人生来就具有细长的手指、纤细的喉咙结构;一些人天生就具有高大的职业拳击手的体格;还有一些人的皮肤和眼睛具有柔和的色彩。这些差异是在体质上的差异,是由父母传给孩子的……但是不要让这些不容置疑的遗传事实,使你就像一些生物学家那样走入歧途。这些身体结构的纯粹存在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机能的事情……我们即将形成的遗传结构有一千多种不同的形式——同样的身体结构提醒你——它们的形成取决于孩子被抚养的方式。(p. 4)

关于身体结构与经验怎样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特定的行为模式,华生给出了下面的例子:

行为主义者不会说:“他遗传了他父亲的优秀剑客的才能或天赋。”他会说:“这孩子肯定具有他父亲的细长身材、眼睛类型。他的体格极像他父亲。他也有剑手的体格。”并且他会继续说:“他父亲非常喜欢他,在他一岁的时候,就把一把微小的剑放在他的手里,而且在他们散步的过程中,向他讲述剑的挥舞、进攻和防守,以及决斗的规则,等等。”某种身体结构,加上早期的训练——倾向——说明了成年人的行为。(p. 2)

情绪 华生认为,恐惧、愤怒和爱的情绪与身体结构、基本的反射一道,被人类遗传下来。在婴儿那里,恐惧是由大的声响和失去支持(如跌落)引起的;愤怒是由限制他的运动自由引起的;爱是由抚摸或拍打他引起的。通过学习,这些情绪逐渐能够由那些不是最初引起它们的刺激引起。此外,成年人所有的情绪,如憎恨、骄傲、嫉妒和羞怯,都是从恐惧、愤怒和爱中派生出来的。

华生认为,每一种基本的情绪都有一种由适当的刺激引起的内脏和内分泌反应的特征模式。除此之外,每一种基本的情绪都有一种与它相联系的外显的反应模式。就恐惧来说,会产生屏住呼吸、用手抓握、闭眼和哭叫的外显反应;就愤怒来说,会产生身体僵直、挥击





和打击的外显反应；就爱来说，会产生微笑、发出咯咯声、轻轻说话和手臂伸展的外显反应。在华生看来，情绪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引发情绪的刺激、内部反应和外部反应。情感和感觉不太重要。

华生的阿尔伯特实验 为了说明怎样能够把引发情绪的刺激转移到那些不是最初引发情绪的刺激上，华生和雷纳在 1920 年对一个 11 个月大的、名叫阿尔伯特的婴儿进行了实验。他们给他看一只白鼠，他表现得并不怕它。事实上，他还伸出手，试图去触摸它。当阿尔伯特伸手触摸它时，实验者用小锤子敲击婴儿身后的一根钢棒。响亮的、突如其来的声音使得他惊跳起来，向前跌倒。再一次把白鼠呈现给他，正当他触摸时，再一次敲击在他身后的钢棒，阿尔伯特再一次惊跳起来，这一次他开始哭叫。为了不过多地惊扰他，进一步的测验推迟了一星期。一星期后，当白鼠又一次出现在阿尔伯特的面前时，他对它的热情减少，并试图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华生和雷纳又另外五次让白鼠靠近阿尔伯特，并敲击钢棒；起初受到白鼠吸引的阿尔伯特，现在开始害怕它：

白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叫，几乎立刻就向左急转，跌向他的左边，支撑起四肢，开始快速地爬离，以至于在他到达桌子的边沿之前，很难抓住他。（Watson & Rayner, 1920, p. 5）

五天之后，华生和雷纳发现，阿尔伯特对白鼠的恐惧还像测验结束时那样强烈，而且，这种恐惧已经泛化到了其他带有毛皮的对象，如兔子、狗、皮外衣，以及圣诞老人的面具。华生通过实验明确地说明了，经验怎样改变了导致情绪反应的刺激。他认为，成年人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通过阿尔伯特实验中起作用的机制——也就是接近——发展而来的。

358

虽然华生和雷纳知道阿尔伯特的恐惧的起因，但他们（1920）推测了精神分析法的使用者可能会怎样解释阿尔伯特在以后生活中的恐惧：

从现在起 20 年后，除非精神分析法的使用者改变了他们的假说，否则，当他们分析阿尔伯特对海豹皮外衣的恐惧时——假设他在那时达到了分析的地步——可能会强求他详述一个梦，

根据这个梦,他们的分析将会指出,阿尔伯特在三岁时,企图去玩他母亲的阴毛,因此而受到了严厉的责骂……假如分析者已让阿尔伯特做好了充分准备,去接受这样已发现的、解释其回避倾向的梦,假如分析者具有让人接受这个梦的权威和人格,那么阿尔伯特就可能完全相信这个梦是对其恐惧原因的真实揭露。(p. 14)

虽然华生通常对精神分析感到不满,但他的批评却为精神分析观念的推广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在努力对精神分析的观念进行科学的评价方面,他还是一位先驱者(Rilling, 2000)。还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华生正确地评价了这个事实,即弗洛伊德帮助揭开了关于性问题的神秘面纱。

华生和雷纳发现,阿尔伯特对白鼠的恐惧,在他受训之后的一个月还仍然存在。于是,他们打算去消除他的恐惧,但在他们能够这样做之前,阿尔伯特搬离了他所生活的医院。于是,就由琼斯(Jones, M. C., 1896—1987)在华生的指导下来证明可以怎样系统地消除儿童的恐惧。华生认为他早期关于阿尔伯特的研究,表明了儿童会怎样产生恐惧,而且他坚定地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那种类型的研究,相反,他会寻找已经形成了某种恐惧的儿童,并尽力去消除他的恐惧。研究者发现了这样的儿童——一个三岁大的、名叫彼得的男孩,他极其害怕白鼠、兔子、皮外衣、青蛙、鱼和机械玩具。

彼得和兔子 华生和琼斯首先尝试着让彼得观看其他儿童大胆地与他所害怕的对象玩耍,这使得他有了一定的进步。(这种方法叫做示范,班杜拉和他的同事现在正在使用。)就在这一时期,彼得患猩红热而病倒,不得不去医院。病愈后,他和他的保姆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受到了一条狗的攻击,彼得所有的恐惧又恢复而且加重了。华生和琼斯决定对他试用逆条件作用。彼得在一个40英尺长的房间里吃午饭。一天,当他正在吃午饭时,研究者把一只装在金属笼子里的兔子,放在离他足够远的地方,使他不会受到干扰。研究者在地板上放兔子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以后,他们逐渐地把兔子一点点地





向彼得移近,直到有一天,当他吃饭时,兔子坐到了他的旁边。最后,彼得能够用一只手吃饭,用另一只手与兔子玩耍。这个结果得以泛化,彼得大部分的其他恐惧也被消除或减弱了。这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行为疗法的最初例子。1924年,琼斯发表了有关彼得的研究结果,1974年,她围绕着这个研究,发表了更多的详细的内容。 359

儿童的抚养 作为一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和演讲家,华生论述了许多主题,但他特别喜爱的、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主题是儿童。在被逐出心理学界之后,他无法继续他的实验室研究,于是,他决定在妻子雷纳的帮助下,通过写作《婴儿和儿童的心理护理》(1928),献给“抚养幸福儿童的、初为人母的女性”,与公众分享他的关于儿童的思想。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在几个月内就卖掉了100000册),而且在许多方面,华生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斯波克*博士。华生和雷纳(1928)对抚养儿童的建议是把儿童看作小大人:

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当他们道晚安时,如果你必须吻他们,就吻他们的前额一次。早晨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在解决困难的任务时干得特别的好,就拍拍他们的脑袋。试验一下,在一周的时间内,完全客观地、同时要友好地对待你的孩子,你将发现这会是多么的安心、适意。你将会为你曾经使用的自作多情的、感情用事的方式而感到十分的羞愧。(pp. 81—82)

华生和雷纳继续说:“如果孩子跌倒、绊了一跤,或得了一些其他疾病,当我听到一位母亲说,‘保护你的小心脏’时,我通常不得不走过一两个街区,以发泄我强烈的不满。”(1928, p. 82)最后,华生和雷纳(1928)给出了以下的告诫:

最后,当你很想去宠爱你的孩子时,难道你不愿意记住,母爱就是一种危险的手段吗?这种手段可能会让你的孩子遭受到一种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可能使他的幼年期不幸福,

*斯波克是美国儿科学家,著有《婴幼儿保健常识》。——译者注

使他的青春期成为一场噩梦;还有,这种手段有破坏你成年子女的职业前景和婚姻幸福的可能性。(p. 87)

有人怀疑他们这本有关儿童抚养的书,反映的是华生的观点,而不是雷纳的观点。1930年,在一篇题为《我是一个行为主义者的后裔的母亲》的文章中,雷纳写道:

在有些方面,我屈从于行为主义科学中的贤人哲士,但在其他的方面,我反对……我内心希望儿童在情感方面,当他们长大后,会软弱一点,会因为生活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和喜剧性的事件而流泪,会因为浪漫的事件而悸动……我喜欢愉快、欢乐,能够傻笑,但行为主义者却认为傻笑是适应不良的征兆。(Boakes, 1984, p. 227)

1935年,雷纳在35岁时突然死于肺炎。华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几乎从社交生活中消失了”(Buckley, 1989, p. 180)。

雷纳去世之后的这段时间,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很艰难的。她给予家庭的情感支持正在消失。詹姆士记得他的父亲是充满智慧的、富有魅力的、深沉的,但却缺乏情感反应。他说他的父亲“不能表达与妥善处理他自己的任何情感,我认为,他无意识的决定剥夺了我和哥哥的情感基础”(Hannush, 1987, p. 138)。尽管要与抑郁作斗争,但詹姆士还是在工业心理学领域中获得了一个学位,并成了一名成功的公司主管。

对长了比利来说,情况甚至更为严重。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与他父亲之间有一种蔑视的关系。在他大学毕业后,他们之间的疏远恶化了。比利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华生把这当作“给了他一耳光”。最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个令人不自在的和约,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却一直没有完全解决。最终,比利过上了他自己的生(Buckley, 1989, p. 181)。不管怎样,作出他们之间的因果推论必须谨慎。甚至詹姆士(华生)也特别提到,不是由行为主义者抚养的许多人也经历了抑郁(Hannush, 1987, p. 139)。

性教育 华生还大量地谈论了性教育,极力主张给予孩子真实的、客观的性知识;而且他经常表达出对弗洛伊德的谢意,因为弗洛





伊德破除了性的神话和神秘。华生有关儿童抚养的著作不是受到别人而是受到了罗素的评论。虽然罗素认为华生对环境的强调是极端的,还有华生在禁止与孩子拥抱和亲吻方面,走得有点远,但他还是大加赞扬了这本书。但是,华生的开明见解并没有给大多数心理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华生要求在性教育中要诚实,这好像令罗素十分钦佩。华生还复兴了柏拉图的论点,即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不了解可能是最好的。而这必定会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罗素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罗素最后评论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实际上没有人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作出像华生那样重大的贡献。这确实是高度的赞扬,而且是来自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高度赞扬!但结果可以预见的是,这并没有打动大多数的心理学家,他们抗议华生贬低了他自己,同时也贬低了他们的科学,这只能令人哀叹。(Cohen, 1979, p. 218)

行为主义与愉快的生活 与机能主义者和后来大多数的其他行为主义者一道,华生坚定地认为,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有用的,而且他经常把他的行为主义运用到他自己和他的孩子身上。虽然行为主义可能也有一些缺点,但华生(1924/1930)认为,它比传统的信念更可能有助于创造美好的生活:

我认为行为主义的确为更健康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它应该成为这样一门科学:为男人和女人理解他们自己行为的首要原则做好准备;应该使男人和女人渴望重新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为他们渴望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我希望我能有时间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更充分地向你描述一下把每个健全的孩子都培养成为那种具有丰满和完美个性的人;只要我们能够让他合适地塑造自身,并提供给他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不受几千年前传奇的民间传说事件束缚的世界;一个不被耻辱的政治历史牵制的世界;一个摆脱了荒谬可笑的、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却又像拉紧的钢圈一样束缚着个体的风俗和传统的世界。(p. 248)

学习 虽然华生对桑代克早期的动物研究印象极深,但他认为,桑代克的效果律是不必要的心理主义。毕竟,除了是一种感觉或一种意识状态外,什么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事态”呢?对华生来说,条件作用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及时地产生事件之间的联结;也就是说,它能够引起接近。强化概念的使用是不必要的。华生没有依据桑代克的效果律,而是根据古老的接近律和频因律来解释学习。换句话说,与其说华生对学习的解释类似于桑代克对学习的解释,不如说类似于巴甫洛夫和别赫切列夫对学习的解释。

华生指出,在学习情境中,尝试总是以动物做出正确的反应而告终。这就意味着正确的反应比不正确的反应倾向于更频繁地发生,而且一个反应越经常地发生,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频因律)。它还意味着有机体在学习情境中所做出的最后一个反应,也就是当它再一次进入那个情境时,倾向于做出的反应;华生称其为近因律。在经典的条件作用情境中,条件刺激(CS)和无条件刺激(US)产生联系(引起同一类型的反应),完全是因为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接近律)。在华生看来,学习产生于刺激与反应的机械安排;他的解释中没有任何类型的“效果”。

心身问题 到华生开始系统地阐述他的理论时为止,关于心身之间的关系共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笛卡儿式的交互作用论的观点,有时候,W·詹姆士也接受这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心理能够影响身体,而且身体也能够影响心理。也就是说,心理和身体之间相互影响。第二种观点是心身平行论,根据这种观点,心理和身体活动是平行的,在它们之间没有相互影响。第三种观点是副现象论,即心理活动是身体活动的副产品,但它并不能引起行为。也就是说,身体活动引起了心理活动,但心理活动却不能引起身体活动。在华生所处的那个时期,可能最被普遍持有的心身观就是副现象论。第四种观点,称为物质一元论(唯物论),指的是完全否定了心理活动(意识)的存在。在华生的早期著作中,他(1913)接受了把意识作为一种副现象的观点:

要在心理学中留下一个纯心理学的领域,以使用耶克斯的





术语吗？我承认我不知道。我最赞成的心理学方案，实际上导向了对意识（今天的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术语意义上的意识）的忽视。我实际上已否定了这个面向实验研究的心灵学领域。目前，我不希望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形而上学。如果你同意行为主义者有像其他自然科学家那样地使用意识的权利——也就是，不使意识成为一种特殊的观察对象——你就满足了我的论旨的要求了。（p. 174）

后来，华生在与麦独孤的争论中（不久就会论述到），转向了物质一元论者的立场。他说，意识“从来没有被看到、触摸到、嗅到、闻到，或被搬动过。它是一个简单的假设，正如古老的灵魂观念一样不可证实”（Watson & McDougall, 1929, p. 14）。华生通过简单地否定心理的存在，“解决”了心身问题。他认为机能主义代表着一种缺乏自信力的、半心半意的想成为科学的企图。以任何形式接受意识研究的心理学取向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认识到（华生）强烈地、彻底地否定了意识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心理过程、意识、灵魂和幽灵都处在暂时的碎片状态中，都完全不适合于科学应用。”（Heidbreder, 1933, p. 235）

华生的影响

正如萨姆尔逊（Samelson, F., 1981）所指出的，尽管华生的行为主义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才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但它最终的确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华生的心理学观点有两个持久的影响。第一，他改变了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使其从对意识状态的描述与解释，转向了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第二，他使得外显行为成为心理学几乎唯一的主题。在这些问题上，华生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认为，现在的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是行为主义者：

行为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被这样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以至于它们完全成了通常的实验心理学的一部分。当代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把他们的论据局限于可观察到的行为；试图尽可能精确地详细说明刺激和反应；对于抵制实证检验的理论，他们都持怀疑态度，并拒绝把未经证实的主观臆断看成是科学的论据。在

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行为主义者。(Baars, 1986, pp. VIII-IX)

但是,行为主义者有不同的类型。那些像华生一样的心理学家,或者否定心理活动的存在,或者声称即使这样的活动存在也可以或应该忽视掉,他们代表着**激进的行为主义**。更一般地说,激进的行为主义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根据不可观察的内部事件来解释行为。环境事件和外显行为就是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因此,只有它们才应该成为对行为进行科学分析的题材。但在华生之后,几乎没有心理学家持有这样一种极端的立场。相反,许多心理学家虽然赞同心理学的主要主题应该是外显的行为,但却并不否认不能被直接观察的认知或生理活动在他们分析行为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行为是用来指明一般认为是发生在有机体内的认知或生理活动的。这些心理学家代表着**方法论行为主义**,是行为主义的第二种类型。方法论行为主义者认为,以认知或生理活动作为出发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坚持认为,这样的活动应该通过研究它们在外显行为中的表现加以证实。在当代心理学中,尽管方法论行为主义比激进的行为主义更受欢迎,但激进的行为主义仍然非常有活力。

362

尽管华生可能会很高兴地看到,他是如此之大地影响了当代心理学;但他将会很失望地看到,他要在心理学中去掉意识这个概念的企图显然失败了。现在,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心理学家正在研究为华生所忽视的、痛恨的或否定的认知过程。

1957年,美国心理学会因华生对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授予他一枚声望很高的金质奖章。华生因其心理学受到官方的承认而高兴,但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不能亲自出席颁奖仪式,由他的儿子比利代为出席。1958年9月25日,华生在纽约去世,享年80岁。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伯格曼(Bergmann, G.)说,在弗洛伊德之后,华生是“本世纪前半叶心理学思想史中最重要的人物”(1956, p. 265)。

虽然华生的观点后来极为流行,但总是有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反对他。麦独孤就是其中一个最顽强的对手。





威廉·麦独孤：另一种行为主义的代表



威廉·麦独孤 (William McDougall, 1871—1938) 1871年5月

22日出生在英国的兰开斯特,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家化学工厂。麦独孤是在英国与德国的私立学校接受的教育。在他只有15岁时,就进入了曼彻斯特大学。四年之后,他开始在剑桥大学接受医学训练。最后,1897年,当他26岁时,从伦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远东之旅后,麦独孤来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跟随缪勒(Müller, G. E., 1850—1934)学习实验心理学。然而,读了W·詹姆士的著作后,麦独孤才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詹姆士的一个追随者。从德国回来以后,在伦敦的一所附属于大学的学院讲授实验心理学。在此期间,他帮助创立了英国心理学会,并帮助创办了《英国心理学》杂志。1904年,

麦独孤前往牛津大学,并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他在医疗队担任陆军少校,并负责治疗有心理问题的士兵。大战后,他接受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对他进行的精神分析。

1920年,麦独孤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心理学系的主任。詹姆士、闵斯特伯格都曾先后担任过这个职位。虽然麦独孤实际接替的是闵斯特伯格的职位,但他却认为自己接替的是詹姆士,并把自己的《心理学大纲》(1923)这本著作献给了他。麦独孤在哈佛大学一直呆到他1926年辞职。辞职后的第二年,他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在那里一直呆到他1938年去世。麦独孤在其一生中,总共出版了24本著作,发表了160多篇文章。

到达美国后已经8年时,麦独孤仍旧感到不自在和被误解。他的学生、同事以及媒介往往都不喜欢他。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在

美国心理学日益增长的反本能的基本趋势下,他却在努力发展一种强调本能的心理学。其他能够解释其处境的因素包括: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普遍存在反英情绪;他企图去检验那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抛弃的拉马克的习得特性理论;他愿意持有生机论的信念,即行为最终是由非物质的力或能量引起的;他愿意探究超出科学可知范围的现象,如心理传心术和千里眼,以及他具有好争辩的人格。(Jones, R. A., 1987, 论述了麦独孤在美国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与新闻界有关的情况。)

麦独孤对心理学的界定

虽然麦独孤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华生争论,但他却属于首先把心理学重新定义为行为科学的那些人之一。比如,他在1905年说过,“把心理学定义为生物行为的实证科学可能最恰当、最全面”(p. 1)。在他的成功之作《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中,他详尽阐述了这一点:

心理学家必须停止满足于意识科学这一贫乏而狭隘的学科概念,必须大胆地宣称心理学在各个方面和功能模式上都是一门心理的实证科学,或正如我常说的,是行动或行为的实证科学。心理学不能把对意识流的内省描述作为它的全部任务,而只能把它作为其工作的开始部分。那种内省描述,那种“纯心理学”,永远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永远不能上升到一种解释性科学的水平,而且它本身永远不会对社会科学有任何大的价值。它们所需要的基础是一门比较和生理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主要依靠客观的方法,依靠在所有可能的健康和疾病的条件下,对人和各种动物行为的观察……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更广阔的心理概念正开始盛行起来。(p. 15)

因此,与华生第一次公开阐明他的行为主义大约同一时间,麦独孤也正在怀疑内省的价值,并提倡对人类和动物的行为进行客观的研究。但与华生不同的是,麦独孤并不否定心理活动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观察这些事件对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它们进行客观的研究。根据前面我们对激进行为主义和方法论行为主义的划分,麦独





孤是一个方法论行为主义者。

目的性行为

麦独孤所研究的行为类型,与俄国人、更多地与华生所研究的反射性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他(1923)研究的是目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反射性行为:

1. 目的性行为是自发的。也就是,与反射性行为不同,它不需要由一个已知的刺激引起。
2. 在缺乏环境刺激的情况下,它也能够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
3. 它是变化的。虽然目的性行为的目标是保持不变的,但用来达到那个目标的行为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遇到一个障碍,就可以采取另一条道路,以达到目标。
4. 目标达到,目的性行为终止。
5. 随着练习,目的性行为会变得更有效。也就是,行为的无效方面会逐渐被消除。尝试一错误行为是目的性行为,不是反射性行为。

364

麦独孤把行为看成是目标定向的,是由一些本能的动机,而不是由环境事件引起的。他认为,忽视行为的目的性质的任何行为主义者,都没有看到行为的最重要的方面。麦独孤把他的观点称为**策动心理学**。

本能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麦独孤认为目的性行为不是由环境而是由本能的能量引起的。关于本能的信念形成了其理论的核心,他(1908)把本能定义为:

一种遗传的或先天的心理物理倾向,决定有此倾向者去感知和注意某一类客体,在感知这样的客体时体验着某种特殊性质的情绪激动,以及做出有关它的某种特殊形式的动作,或至少体验着做这种动作的冲动。(p. 29)

根据麦独孤的观点,所有的有机体,包括人,生来就具有许多以

某些方式为行为提供动机的本能。每一种本能都具有三种成分：

1. 知觉。当一种本能在积极活动时,个体将会注意那些与本能的满足相联系的刺激。比如,一个饥饿的人将会注意环境中与食物有关的事件。
2. 行为。当一种本能在积极活动时,个体将倾向于做那些能够使得本能得以满足的事情。也就是,个体将进行目标定向的或目的性的行为,直到获得了满足。
3. 情绪。当一种本能在积极活动时,个体将以一种适当的情绪,对那些与本能的满足或阻碍满足有关的环境事件作出反应。比如,当一个人饥饿时,他将会以积极的情绪(如幸福感)对食物或与食物有关的事件(如食物的味道)作出反应,而且会以消极的情绪(如悲伤)对那些阻碍本能满足的事件(如没有钱)作出反应。

虽然麦独孤把本能看成是最终的动机,但他认为,本能如果起作用,也很少是作为单个倾向起作用的。相反,单个的环境事件或单个的思想却往往容易引起几种本能倾向。例如,一个人的配偶可以同时引起他(她)的父母性、交配和自负本能。本能的其他构形(configurations)可以由一个人的国家、自我或工作观念引起。当两个或多个本能都与同一客体或观念相联系时,就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情操。根据麦独孤的观点,情操,或本能倾向的构形控制着人类大部分的社会行为。另外,麦独孤赞同弗洛伊德的论点,即人类大部分行为,不管多么复杂,最终都是本能的。

麦独孤(1908)清楚地意识到,根据本能解释行为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危险——有为每一种行为都假定一种本能,然后声称行为已被解释的倾向:

轻率地假定大量、多种人的本能,是一种容易做到的、不费力地解决心理学问题的方法,也是一种错误,其严重性和低劣性一点也不亚于与其相对的忽视所有本能的错误。(p. 88)

与此类似的是,“把动物的行为归因为本能……是一个明显的、用言语的力量掩盖我们的无知和自欺欺人的例子”(1912, p. 138)。





麦独孤关于本能的列表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地变化,下面这个表是他在《心理学大纲》(1923, p. 324)中列出来的。

本能的名称	与本能活动相应的情绪名称
逃跑本能	恐惧
搏击本能	愤怒
厌恶本能	厌恶情绪
父母性本能 (保护性)	爱和柔情
恳求(求助)	苦恼、无助感
交配	情欲
好奇本能	神秘感、奇异感、陌生感
屈服本能	隶属感、自卑感、虔诚感、谦卑感;消极的 自我感觉
自负本能	安乐感、优越感、支配感、自豪感;积极的 自我感觉
合群本能	孤独感、孤立感、怀旧感
猎食	食欲或食癖
贪得	所有感
建造	创造感、制造感、生产感
笑	娱乐、无忧无虑、放松

365

关于行为主义的争论

在这个论题中,我们发现,世界上两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采取了相对立的立场。麦独孤宣称,本能是动物全部行为,包括人类全部行为在内的激发因素。与此相反,华生却宣称,在人类水平上,根本不存在本能,心理学本身应该去掉本能这个术语。华生和麦独孤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涉及到他们关于学习过程的观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华生抛弃了强化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宣称可以根据接近、频因和近因的联想原理来解释学习。对麦独孤来说,思维和行为的习惯为本能服务;也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某一本能,所以它

们得以形成。麦独孤认为,以需要减少的形式进行强化,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时机适合于麦独孤和华生之间进行一场争论,而且他们确实进行了一场争论。1924年2月5日,他们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心理学俱乐部正面相遇,展开了辩论,当时共有300多人参加。1929年,华生和麦独孤以《行为主义的争论》为题,发表了争论的记录汇编。本书篇幅只允许从他们冗长的争论中摘取一个小小的例子。华生说:

任何采用意识的人,或者是把它作为一种副现象,或者是把它作为插入身体内物理、化学变化中的一种积极活动的力,突然,他这样做,是因为唯灵论的和生机论的知识所致。行为主义者在他科学试管中是找不到意识的。他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意识流的证据,甚至连詹姆斯所描述的那个如此令人信服的意识流也没有找到。但他确实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不断扩大的行为流。(Watson & McDougall, 1929, p. 26)

麦独孤的争论风格可以在其争论开始时的开场白中看出:

我首先承认,在这场争论中,我在开始时就胜于华生博士。我认为这个优势大得不公平;所有具有常识的人都会从开始时就必定站在我这一边,或至少当他们一明白了争论点,就会站到我这一边来。

另一方面,华生博士也可以声明有某些优势……第一,有相当多的人对无论什么,只要是异乎寻常的、似是而非的、荒谬的和令人不能容忍的……只要是非正统的、与已被接受的原则相对立的,都感兴趣。所有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站在华生博士那一边。

第二,华生博士的观点吸引了许多人……因为这些观点是如此之大地简化了心理学的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它们一笔勾销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就这些棘手的问题,两千多年来,伟大的仁人智士们一直在为之奋斗,还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它们采取了冒昧的、简单的权宜之计,请求学生对所面对的问题置之不理、完





全地避开它们,并且要忘记它们的存在。这样,它们就做到了简化心理学的学生面对的问题。

现在,虽然我对华生博士感到抱歉,但我意欲完全直率地对待他的观点。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将不得不进行某种克制,以免伤害了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华生博士有感情,跟我们其他的人一样。但我有权以最无情的方式粗暴地伤害他的感情;因为华生博士曾经使我们确信(而且它正是其独特学说的精髓),他对感情确实毫不在乎,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感情。(Watson & McDougall, 1929, pp. 40—44)

接着,麦独孤对华生无法解释令人非常愉悦的体验,如音乐欣赏,作出了反应: 366

我进入这个娱乐厅,看见戏台上有一人用马尾毛在刮着提琴的肠线;一千多个人以凝神的姿势静静地坐着,不久突然爆发出狂热的掌声。行为主义者将怎样解释这些奇怪的事情:怎样解释由提琴的肠线所发出的颤动,使得上千人都进入了完全的沉默和沉寂?另外,怎样解释刺激的停止好像又成为最激烈活动的刺激?常识和心理学同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听众在愉快地听音乐,用呼喊和拍手来表达他们对演奏者的感激与钦佩。但是,行为主义者却不懂任何的愉快和痛苦、钦佩和感激。他把所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实体”都扫入了垃圾堆,并且偏要寻求一些其他的解释。我们就让他寻求去吧。这种寻求将使得他在未来的世纪中没有危害地忙碌着。(Watson & McDougall, 1929, pp. 62—63)

麦独孤还对这样的事实不满:华生就像在出售其香烟和除臭剂那样的产品一样,在出售其行为主义品牌。

华生博士知道,如果你希望卖掉你的货物,你就必须竭力地、彻底地、频繁地宣称,它们是市场上最好的货物,你必须忽视所有的批评,必须回避说明所有的争论与对理性的呼吁……在纯粹的商业领域,公众易受这些方法造成的影响,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以同样的方法胜利地闯入知识领域时,就难以

同样自鸣得意地对待各种现象。(Watson & McDougall, 1929, p. 95)

当然,华生声称,要接受麦独孤的心理学,就是要否定心理学在过去大约 25 年中出现的进展。

辩论之后,投票显示麦独孤险胜。他认为,如果听众中的女性不是几乎一致地投票赞成华生,那他胜利的幅度将会更大一些。

华盛顿争论之后,按照地区收取听众的投票,投票显示,有稍稍超过半数的人反对华生。但是,当考虑到有相当多的大学女生几乎一致地投票赞成华生博士及其行为主义的好笑事实时,就可以把投票看作是一种来自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人集会的势不可挡的裁决,这种裁决代表着有理智的、诚实的、反对他的公众意见。(Watson & McDougall, 1929, p. 95)

当然,麦独孤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把主观经验从心理学领域去掉是愚蠢之举的人。纳尔森(1996)注意到,虽然激进的行为主义成为许多玩笑的对象,但它依然存在着:

比如,第一个行为主义者对第二个刚做完爱的行为主义者说:“这对你是美妙的,但于我又怎样呢?”尽管似乎正在失去某些重要东西,但忽视参与者对自己认知进行内省的方法,却渗入了人类学习领域几乎 50 年! (p. 103)

华生和麦独孤的观点都没有完整地幸存下来。但是,现在心理学学生更可能知道的是华生,而不是麦独孤。事实是否还会这样,只有时间知道。

概 要

在华生正式创立行为主义学派的前几年,许多具有非常接近行为主义的知识的美国心理学家坚决主张,应该把心理学定义为行为的科学。此外,受到谢切诺夫影响的几个俄国人,提倡一种完全客观的、没有形而上学思辩的心理学。正是谢切诺夫对大脑中抑制过程的发现使得他认为所有的行为,包括人类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反射来





解释。巴甫洛夫在其消化作用的研究中,发现了“心理反射”(条件反射),但因为它们明显的主观性质,而反对对它们进行研究。在谢切诺夫的影响下,他最终相信,可以使用生理学的客观方法来研究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把所有的行为,不管是习得的,还是天生的,都看成是反射的。无条件刺激(USs)和无条件反应(URs)之间的先天性联系,不久就会得到条件刺激(CSs)和条件反应(CRs)之间的习得性联系的补充。巴甫洛夫认为,某些刺激在大脑中引起兴奋,其他的刺激在大脑中引起抑制。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在大脑皮层上,兴奋点和抑制点的模式叫做皮层镶嵌,它决定着有机体的行为。如果先前与无条件刺激相联系的条件刺激,现在单独呈现,就会出现反应的消退。自主恢复和去抑制的存在,表明消退是由抑制引起的。如果引起兴奋的刺激与引起抑制的刺激越来越相似,就会造成实验性神经症。有机体所具有的神经系统的类型决定着它对实验性神经症的易感性。在巴甫洛夫看来,条件刺激作为信号,预示着会发生有生物学意义的事件;他把这种刺激叫做第一信号系统。例如,看见火,预示着除非采取适当的行为,否则会有产生痛苦经验的可能性。语言使得符号(言语)能够提供如条件刺激一样的功能,例如词语火能够引起防御性行为。巴甫洛夫把用符号表示物理事件的言语,叫做第二信号系统。他认为,他关于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的研究,为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的联想主义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解释。

别赫切列夫是一位反射学家,他也在寻求一种完全客观的心理学。与研究内部反射,如唾液分泌的巴甫洛夫不同的是,别赫切列夫研究外显的行为。他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比巴甫洛夫的研究方法优越,因为他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任何操作,能够顺利地应用于人类,能够把客体多余的反应减至最少,外显的行为很容易测量以及唾液分泌不是难题。后来,美国行为主义者所研究的反射行为的类型更类似于别赫切列夫的研究,而不是巴甫洛夫的研究。

有几个因素使得华生形成了他的行为主义观点。第一,在芝加哥大学,以及在别处,许多机能主义者都没有使用内省法,而在对行

为进行直接的研究。第二,洛布指出,低级有机体和植物的一些行为是向性的(自动对环境条件作出反应)。第三,使行为与各种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的有关动物研究变得非常普及。事实上,华生在建立他的行为主义学派之前,就是一个全国公认的白鼠研究专家。早在1902年,华生就开始系统地阐述他的行为主义观点。1904年,他把他的观点告诉了安吉尔,安吉尔的反应是消极的。1908年,华生在耶鲁大学的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开阐明他的行为主义观点,反应还是消极的。191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个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演讲。同年,这篇演讲稿在《心理学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行为主义学派的正式开始。1920年的丑闻,基本上结束了华生作为一个专业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尽管此后他还在通俗杂志上发表文章,做广播谈话节目,并且还修订了他的一些早期著作。

华生在俄国客观心理学中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支持,并最终使得条件作用成为他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的基础。对华生来说,心理学的目的是通过确定行为如何与环境事件发生联系,从而达到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华生甚至把思维也看成是一种行为,是由舌头和喉部的微弱运动构成。在华生建立理论的早期,本能在他对人的行为的解释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后来,华生说,人类具有本能,但习得的行为很快就替代了本能的行为。最后,他的本能观是,它们对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但他确实说过,一个人的身体结构是遗传的,身体结构和环境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许多人格特征。还有,恐惧、愤怒和爱的情绪是遗传的,而且,经验极大地发展了引发这些情绪的刺激。关于阿尔伯特的实验证明了先前中性的刺激能够逐渐引起恐惧。后来,华生与琼斯一起证明了恐惧如何能够从一种刺激中分离出来。

华生和雷纳建议父母不要溺爱孩子,而要把他们作为小大人来对待,而且华生极力主张给予孩子公开的、诚实的和客观的性教育。他只接受两种学习原理:接近和频因。也就是,两个或多个事件越频繁地在一起发生,那些事件之间的联结就会变得越牢固。关于心身





问题,华生最后的观点是物质一元论者的观点。华生对心理学有两个主要的影响:(1)使心理学的目的从对意识的描述和解释,转变为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2)使心理学的主题由意识转变为外显的行为。那些像华生一样,反对把内部事件(如意识)作为行为的原因的心理学家,被称为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接受内部事件(如意识)为行为的可能原因,但坚决主张,任何说明有关行为不可观察的原因的理论,都应该通过外显行为的研究来证实,这样的心理学家被称为方法论行为主义者。

甚至在华生那个时期,他的行为主义也不是唯一的一种行为主义。他最难对付的对手是麦独孤,后者同意华生的心理学应该是行为科学的观点,但认为目的性行为也应该被强调。因为其观点的重点在于目标定向性行为,所以他的观点被称为策动心理学。虽然麦独孤把心理学定义为行为的科学,但他却并不否认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通过它们对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其进行研究。换句话说,麦独孤是一个方法论行为主义者。华生断定,本能在人的行为中不起什么作用,而麦独孤却使得本能成为其理论的基础。对麦独孤来说,一种本能就是一种先天的倾向,在它活动时,就会导致人去注意某一类事件;去体验感知那些事件时的情绪激动;去以一种与那些事件有关的、能够满足本能需要的方式行动。当本能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整个事件链也就终止了。因此,就麦独孤而言,本能和目的性行为是并进的。他认为,人类习得习惯的原因是由于它们能够使得本能的需要得到满足。还有,他认为本能如果激发行为的话,也很少是孤立地激发行为。相反,物体、事件和观念倾向于同时引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体验到一种情操。在华生和麦独孤之间展开的著名的争论中,麦独孤险胜。

讨 论 题

1. 举例说明行为主义在华生系统阐述之前,已经在美国广泛“传播”。

2. 总结谢切诺夫的思维不能引起行为的论点。
3. 抑制的概念在谢切诺夫解释行为中有什么重要性?
4. 根据谢切诺夫的观点,应该怎样研究心理现象?
5.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以及他最初为什么反对对它进行研究?
6. 所谓皮层镶嵌,巴甫洛夫指的是什么?他认为镶嵌与行为之间具有怎样的因果关系?
7. 是什么观察结果使得巴甫洛夫断定消退是由抑制引起的?
8. 在巴甫洛夫对动物的研究中,是如何引起动物的实验性神经症的?他如何解释动物对实验性神经症的易感性差异的?
9. 区别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然后解释说明那些系统怎样促进动物对环境的适应。
10. 巴甫洛夫如何看待他的研究与哲学上的联想主义之间的关系?
11. 概述别赫切列夫的反射学。为什么别赫切列夫认为他是第一个行为主义者? 369
12. 别赫切列夫研究条件反射的方法与巴甫洛夫的方法有何不同?根据别赫切列夫的观点,他的方法在哪些方面比巴甫洛夫的方法优越?
13. 描述华生走向行为主义的主要经历。
14. 根据华生的观点,心理学的目的是什么?它与心理学的传统目的有何不同?
15. 总结华生对思维的解释。
16. 关于本能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华生最后的观点是什么?
17. 运用结构的观念,解释为什么华生认为遗传能够影响人格。
18. 总结华生有关情绪的观点。他认为什么情绪是遗传的?情绪怎样与各种刺激或事件联系起来?华生进行了什么样的研究来证实他的观点?
19. 描述华生和琼斯用来消除彼得对兔子的恐惧情绪的程序。
20. 总结华生和雷纳就儿童的抚养所提出的建议。
21. 华生是如何解释学习的?





22. 华生关于身心问题最后的观点是什么?
23. 区别激进的行为主义和方法论的行为主义。
24. 概述麦独孤的策动心理学。为什么可以把他的心理学方法称为行为主义的? 他研究的是什么样的行为类型? 他假设的行为原因又是什么?
25. 对麦独孤来说,目的性行为的特征是什么?
26. 对麦独孤来说,本能的三个成分是什么?
27. 根据麦独孤的观点,情操是什么?
28. 在华生与麦独孤的著名争论中,他们之间分歧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争论持续到今天,你会投票给谁? 为什么?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Learning(学习)

Behaviorism(行为主义)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Buckley, K. W. (1989). *Mechanical man: John Broadus Wats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behavior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Harris, B. (1979). Whatever happened to little Alber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 151—160.

Jones, R. A. (1987). Psychology, history, and the press: The case of William McDougall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931—940.

O'Donnell, J. M. (1985). *The origins of behaviorism*:

American psychology, 1870—192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amelson, F. (1981). Struggle for scientific authority: The reception of Watson's behaviorism, 1913—192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7, 399—425.

术 语

联想反射(association reflex) 别赫切列夫的术语,是针对巴甫洛夫所谓的条件反射而言的。

弗拉德米洛·别赫切列夫(Bechterev, Vladimir M, 1857—1927) 如同巴甫洛夫一样,把人类所有的行为都看成是反射的。但是,他研究的是骨骼反射,不是巴甫洛夫所研究的内分泌反射。

行为主义(behaviorism) 心理学的一个学派,由华生创立,坚决主张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行为,心理学的目的应该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

行为疗法(behavior therapy) 学习原理在治疗行为或情绪问题中的运用。

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 一种习得的反射。

条件反应(conditioned response, CR) 由条件刺激(CS)引起的一种反应。

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 CS) 一种先前在生物学上是中性的刺激,经由经验,逐渐能够引起某一种反应(CR)。

皮层镶嵌(cortical mosaic) 根据巴甫洛夫的观点,在任何特定的时刻,表示皮层特性的兴奋点和抑制点的模式。

去抑制(disinhibition) 对抑制过程的抑制。例如,当条件反应消退之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又会使它出现。

兴奋(excitation) 根据巴甫洛夫的观点,是指导致某种外显行为的大脑活动。

实验性神经症(experimental neurosis) 巴甫洛夫通过使兴奋





倾向和抑制倾向发生冲突,从而使他的一些实验动物产生的神经症行为。

消退(extinction) 当呈现条件刺激(CS)不再有无条件刺激(US)伴随时,条件反应(CR)所发生的消除或减弱。

第一信号系统(first-signal system) 指已成为有生物学意义的事件发生的信号(CSs)的那些客体或事件,如一个声音标志着可能会得到食物。

策动心理学(hormic psychology) 麦独孤的心理学观点的名称,因为它强调目的性或目标定向性行为。

抑制作用(inhibition) 由刺激引起的活动的减弱或停止,如消退使得一个条件刺激去抑制一个条件反应。正是谢切诺夫发现的大脑中的抑制机制,使得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大脑生理学来解释。

近因律(law of recency) 华生通过观察发现,通常是“正确”的反应终止了学习尝试,当有机体再次进入那种学习情境时,就会重复那个最后或最近的反应。

威廉·麦独孤(McDougall, William, 1871—1938) 从事一种与华生的行为主义有很大差异的行为主义研究。他的行为主义强调目的性的或本能的行为。(另见**策动心理学**)

方法论行为主义(methodological behaviorism) 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接受了外显行为应该成为心理学主题的观点,但又愿意推测行为的内部原因,如各种心理和生理状态。

伊凡·彼得罗维茨·巴甫洛夫(Pavlov, Ivan Petrovitch, 1849—1936) 与谢切诺夫一样有创立一门完全客观的心理学的目标。他的研究集中于控制行为的条件和无条件刺激,以及由它们引起的生理过程。对巴甫洛夫来说,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反射的。

激进的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 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主张只有可直接观察的事件,如刺激和反应,才能成为心理学的主题。能够而且应该避免根据不可观察的心理活动来解释行为。

激进的环境论(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环境经验引起即使

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人类行为的信念。

反射学(reflexology) 别赫切列夫用来描述他对人类进行研究时所用方法的术语。因为他强调对环境事件和外显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所以可以认为,他即便不是最早的行为主义者,也是最早的行为主义者之一。

伊凡·M·谢切诺夫(Sechenov, Ivan M, 1829—1905) 俄国客观心理学之父。他试图根据刺激和生理机制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而不求助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思辩。

第二信号系统(second-signal system) 标志着有生物学意义的事件发生的物体或事件的符号。看见火并离开它,就是说明第一信号系统的例子,但一听到词语火,就作出逃开的反应,则是说明第二信号系统的例子。

情操(sentiment) 根据麦独孤的观点,同一个物体、事件或观念引起两个或多个本能的倾向。

自主恢复(spontaneous recovery) 消退发生之后,间隔一段时间,条件反应又重新出现。

向性说(tropism) 洛布发现的植物和动物的自动定向反应。

无条件反射(unconditioned reflex) 一种非习得的反射。

无条件反应(unconditioned response, UR) 由与之自然联系的无条件刺激(US)引起的先天性反应。

无条件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 US) 引起无条件反应(UR)的刺激。

约翰·B·华生(Watson, John Broadus, 1878—1958) 行为主义的创立者,确立了心理学的目的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在其最终的观点中,他否定了心理活动的存在,断定本能在人的行为中不起什么作用。关于心身问题,华生最后成了一个物质一元论者,认为思维不过是内隐的肌肉运动。





第十三章

新行为主义

实证主义

371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孔德坚持认为,只有采用激进的经验主义的方式(不要与詹姆士所提出的相混淆),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要避免形而上学的思辨,因为它涉及的是不可观察的实体。在心理学中,关于人所有可以确切了解的是他们怎样行动,因此,使用内省来理解“心理”怎样活动的任何企图,在孔德看来,都是愚蠢的。虽然不能客观地研究心理,但可以客观地研究心理的产物,因为它们表现在行为之中。在孔德看来,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能够而且应该加以科学地研究;他杜撰了社会学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研究。

在孔德之后的几年,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 E·马赫提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实证主义。在他的《感觉的分析》(1886/1914)中,马赫赞同英国经验主义者,如贝克莱和休谟,认为所有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我们的感觉。因此,感觉成为一切科学,包括物理学与心理学的基本对象。对马赫来说,内省就一切科学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唯一一种能够分析感觉的方法。不过,人们不必推测感觉之外还存在着什么,也不要试图确定它们的终极意义。如果这样做了,就会进入被放弃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对感觉的细致分析,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确定它们是怎样相互联系的。了解哪些感觉倾向于相互配合从而产生预测,进一步预测可以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因此,就马赫而言,对于感觉的系统研究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实用主义原因。对孔

德和马赫两人来说,科学定律是总结经验的描述。两人首先寻求避开形而上学的思辨,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激进的经验主义者。请记住,经验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经验;孔德强调经验可以被共同持有,而马赫则强调个人经验。他们都赞成一种严密的发现事实的方法,避免将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理论化。两人仿效培根,都认为理论化最有可能把错误引进科学。因此,避免错误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理论化。

华生和俄国的生理学家均是实证主义者(尽管巴甫洛夫的大脑生理学的确进行过相当多的思辨)。他们都强调客观事实,避免或减少理论思辨。华生提出的关于心理学预测和控制行为的目标,与实证主义哲学非常一致。但是,按照实证主义哲学,他的体系又缺乏他自己也认为是重要的预测能力。他的研究经常产生一些自身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事实。

逻辑实证主义

到了 20 世纪早期,孔德和马赫的目标,即科学只涉及可直接观察到的,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正在发现这样一些理论概念,如引力、磁力、原子、力、电子和质量,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372 但是这些实在没有一个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为科学寻找一种运用理论的方法,而又不会遇到形而上学思辨所固有的危险。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分为两大部分:经验的和理论的。换句话说,它使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了起来。科学的**观察术语**指的是经验事件,它的**理论术语**试图解释观察到的经验事件。通过接受理论作为科学的一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降低经验观察的重要性。事实上,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最终的权威还是经验观察,只有理论有助于解释所观察到的经验事件时,它们才被认为是有用的。

逻辑实证主义这个名称是用来称呼 1924 年左右维也纳一个哲学家团体(“维也纳小组”)所发展起来的科学观。这些哲学家采用孔





德和马赫陈旧的实证主义,并使之与形式逻辑紧密结合。对他们来说,只有抽象的理论术语在逻辑上能够与经验观察联系起来,这样的理论术语才被允许使用。艾耶尔(Ayer, A., 1910—1989)在他有影响的著作《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1952)中,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概述如下:

我们用来检验事实的明确陈述的真实性之标准是可证实性标准。我们说一个句子对任何特定的人是真实有效的,当且仅当他知道怎样去证实这个命题所意欲表达的——也就是,如果当他知道什么样的观察会指导着他,在某些条件下接受这个命题是真的,或拒绝它是假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所探究、所观察的东西将引导着我们,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如果发现不了什么,就我们而言,必须断定所思考的这个句子没有表达一个真实的问题,尽管它的语法现象可能会非常强烈地暗示它确实在表达一个真实的问题。(p. 35)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逻辑实证主义对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得形式更为复杂的行为主义得以出现,因为它在不牺牲客观性的前提下,允许理论化,结果是心理学进入了科赫(Koch, 1959)所谓的“理论的时代”(大约从1930年到1950年)。费格尔(Feigl, H.)作为维也纳小组中的一员,不但给逻辑实证主义命名,而且还最大程度地使它引起美国心理学家的注意。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史蒂文斯(Stevens, S. S., 1935a, b)首先指出,如果心理学按照逻辑实证主义(他把逻辑实证主义称为“科学的科学”)的要求进行研究,最终能够成为与物理学平起平坐的一门科学。这样,心理学就有必要遵循我们下文将要阐述的操作主义原则。

操作主义

1927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布里奇曼(Bridgman, P. W., 1892—1961)出版了他的《现代物理学的逻辑》。在这本著作中,他详

尽地阐述了马赫的命题(参见第五章),即物理学中每一个抽象的概念都应该根据测量它所用的方法来定义。他把这种定义称为**操作性定义**。因此,诸如力和能量的概念,应根据在测量力和能量过程中所遵循的操作或程序来定义。换句话说,操作定义使理论术语与可观察的现象联系起来。使用这种方法,对理论术语的定义就不可能存在意义模糊的问题。这种所有抽象的科学术语都应该根据操作进行定义的主张称为**操作主义**。布里奇曼的观点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大约同一时期所宣称的主张非常一致。

操作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几乎立即受到了心理学的欢迎。可以使用操作性定义把诸如内驱力、学习、焦虑和智力的理论术语,转化成经验事件,从而去掉它们的形而上学内涵。很明显,这种方法与心理学对行为的重新强调一致。例如,可以把学习操作性地定义为,在一个T形迷津中,连续正确地做出了 x 次转弯,可以把焦虑和智力操作性地定义为适当的测验分数。这种定义完全根据可公开观察的行为;没有任何额外的“心理主义的”意义。不久,大多数心理学家开始很快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除非一个概念能够进行操作性定义,否则,它在科学上是无意义的。

373

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并不讨厌理论。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表明,在不牺牲客观性的前提下,科学如何做到理论化。一旦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它们就能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诸如 $F=MA$ (力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和 $E=mc^2$ (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这样的陈述。但是,不管多么复杂,科学理论的任务就是对经验事件作出陈述。由于科学理论是根据其预测的准确性来评价的,所以也可以把科学理论视为是自我修正的。如果实验证实了某一理论的推论,那么这个理论就得到了力量;如果发现它的推论是不正确的,那么就会减弱它的力量。在后一种情况下,理论将不得不修改或放弃。不管理论如何复杂,其最终的作用是对经验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实验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物理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所有的科学都被视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原则,作出同样的假设,并且都试图解释经验的观察,为什么它们就不应该使用同样的术语呢?有人提议创立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所有的术语都将根据可公开观察的物理客体或事件来定义。推进各门科学(包括心理学)的统一并使用共同语言的做法被称为物理主义。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参照物理事件,这一建议对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关于语言的这种主张可能有点天真,但它对心理学却充满了深远的意义。事实上,用来阐明物理主义的例子,使得这科学说好像是在直接反对心理学——至少反对由哲学家所兜售的那种心理学……所有意欲论述心理状态的句子都能转译成物理学语言的句子。因此,用两种明显不同的语言来描述物理学和心理学是不必要的……心理学必须是操作性的或行为主义的,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言语方式。(Stevens, 1951, pp. 39—40)

“科学的统一”运动与物理主义是齐头并进的:

我们怎样从物理主义走到科学的统一的论题,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个句子都能够转译成物理学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是一种囊括一切的语言——一种科学的通用语言。而且,如果所有不同科学的深奥行话,根据需要能够还原为单一的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科学都具有一种基本的逻辑统一性。(p. 40)

物理学是被提出作为这种“统一的科学”模式的科学。

新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新行为主义**。“主张新行为主义是借助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与借助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再结合的产物,只是一种简单的笨拙模仿。”(Toulmin & Leary, 1985, p. 603)逻辑实证主义使得许多形式的行为主义成为可能:“在资料收集上的客观主义是一回事;赞同客观主义的特定模式和‘客观’资料的理论意义,是另一回事。”(p. 603)因此,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行为主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并且都主张科学的准则。

尽管这些新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差异,但他们都倾向认为:

1. 如果要使用理论,则必须以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方式使用。
2. 所有的理论术语都必须操作性地进行界定。
3. 应该使用非人类的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这基于两个原因:(a) 动物被试比人类被试更易于控制其相关变量,(b) 动物的认 374
知和学习过程与人类的这些过程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可以把从非人类的动物那里获得的知识类化到人类身上。
4. 学习过程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机体正是通过这种主要的机制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的。

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遵循这种新的方法。大约从 1930 年到 1950 年这个时期,精神分析(参见第十六章)在美国心理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格式塔心理学(参见第十四章)也是如此,接受这些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没必要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要求。但是,除了这些和其他几个例外,新行为主义在这个时期一统天下。

托尔曼是最早借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发展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之一,下面我们就转向他的新行为主义观点。





埃德华·蔡斯·托尔曼

埃德华·蔡斯·托尔曼 (Edward Chace Tolman, 1886—1959)



1886年4月14日生在马萨诸塞州牛顿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第一批毕业生之一,还是其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受到他的在贵格会宗教中长大的妻子的鼓励,对社会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两个儿子——埃德华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在MIT分别获得实验化学和理论化学学士学位。理查德在从MIT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之后,成长为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埃德华在从哈佛大学哲学家佩里(Perry, R. B., 1876—1957)和心理学家耶克斯那里学习了暑期学校的课程之后,其兴趣开始转向哲学和心理学,但对他影

响最大的是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那时,心理学由铁钦纳和詹姆士统治着,而且心理学仍旧被界定为对意识经验的研究,这个事实令托尔曼(1922)感到烦恼:

把心理学界定为对私人意识内容的考察与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逻辑难题。因为怎么可能仅仅根据私人的和不可交流的界定,来建立一门科学呢? (p. 44)

托尔曼的困惑在他选学的耶克斯课程中暂时告一段落,而当时所采用的教材是J·B·华生的《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1914):

对于内省的困惑,也许是我从耶克斯的课程进入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原因,后者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救。如果是行为的客观测量而不是内省作为心理学的真正方法,那么,我不必再烦恼。(Tolman, 1952, p. 326)

1911年,托尔曼决定在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生学习;入学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心理学。经过一年的学习,托

尔曼决定到德国度过一个夏季,以提高他的德语水平。在那里,他跟随年轻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Koffka, K.,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讨论他)学习。虽然在那时,格式塔心理学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却极大地影响了其后来的理论。一回到哈佛大学,托尔曼就开始在闵斯特伯格的指导下研究无意义材料的学习,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倒摄抑制的研究(Tolman, 1917)。

1915年,托尔曼从哈佛大学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之后,接受了西北大学的任命。虽然他已成为一个有魄力的研究者,但他承认,他是一名“敏于事而讷于言”的教师,害怕讲课。另外,大约在那个时期,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托尔曼撰写文章,表达其和平主义。1918年,托尔曼因为“缺乏教学成就”而被解雇,不过,更有可能是他的和平主义导致其被解雇。他从西北大学来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此后一直呆在那里,几乎没有中断其以后的专业研究。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托尔曼是在一个贵格会教徒家庭中长大的,和平主义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他写了一本标题为《导向战争的驱力》(1942)的小书,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人类的驱力导致了战争。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阐明了写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在和平主义传统中长大的人,我强烈地反对战争。对我来说,战争是愚蠢的、破坏的、不必要的和极端恐怖的。我就是在这个参照系内写这本书的。总之,我被驱使着去论述战争的心理,以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因为我强烈地希望消灭它。(p. xi)

然而,当这本书出版时,美国已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忍甚至战胜了托尔曼强烈的和平主义,在征得他哥哥理查德的同意之后,他在战略勤务局服务了两年(1944—1945)。

战后,托尔曼的社会良知又一次受到考验。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加州大学开始要求它的全体教员签署一份忠诚誓约,托尔曼领导一批教员,宁愿辞职也不愿签署誓约。他们认为,这种要求侵犯了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和学术自由。托尔曼在加州大学的职务被暂停,他便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任教了一段时





间。最后,法庭支持托尔曼,加州大学又恢复了他的教席。1959年托尔曼退休,在其去世前不久,加州大学评议员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象征性地承认了他的主张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托尔曼是一个和蔼的、羞怯的、诚实的、被其学生和同事爱慕与钦佩的人。虽然他一直乐于进行理智的辩论,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过他自己或他的工作。托尔曼(1959)在他的晚年,对其理论贡献进行了反省:

[我的理论]很可能经不起任何科学方法的最终标准的检验。但我不太在乎。我喜欢用已证明合乎我的方式来思考心理学。因为所有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仍旧是极大不确定的和未知的领域,任何一个科学家,尤其是任何心理学家能够做到的,最好将之看作是追随他自己的一线光明和爱好,而不管它们可能是多么的不恰当。事实上,我想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唯一肯定的准则就是从中获得乐趣。而且我已经从中得到了乐趣。(p. 159)

托尔曼于1959年11月19日在伯克利去世。

目的行为主义

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学习存在两种主要的解释:华生根据接近和频因的联想原则的解释与桑代克的强调效果律的解释。托尔曼(1952)说明了他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两种解释:

正是华生否定了效果律,强调频因和近因是动物学习的主要决定因素,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方面,我们站在华生一边。但我们又使自己——或至少我又使自己保持一种中间的立场。一方面,我支持华生不赞成效果律,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赞成他过分简化的刺激和反应概念……在桑代克看来,动物学习 376 不是因为它通过确定的系列反应,达到一个想要达到的目标,而仅仅是因为,比方说,如同从一支水枪中,向它射出一种完全不相关的“愉快”或“不愉快”,在其到达特定的目标箱或目标之后,就进入了自己设定的困境。(p. 329)

托尔曼(也许不太确切)将华生的心理学称为“抽搐主义”,因为他认为这种心理学集中于对特定刺激的孤立的反应。华生主张,甚至最复杂的人类行为也可以根据 S-R 反射加以解释。而托尔曼却把这种反射称为分子行为。没有采纳这些“抽搐”作为他的对象,托尔曼决定研究目的性行为。虽然他的方法在几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华生的方法,但他仍旧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并完全反对内省和形而上学的解释。换句话说,托尔曼赞同华生的观点,行为应该成为心理学的对象,但又认为华生关注于错误的行为类型。这里的问题是托尔曼怎么能够既使用心理主义的术语,如目的,但又仍旧是一个行为主义者。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托尔曼从他的两位教授——霍尔特(Holt, E. B.)和佩里那里学习到,在不牺牲科学的客观性的前提下,能够研究行为的目的方面。这是通过在行为自身中看到目的,而不是从行为中推论出目的来研究的。托尔曼接受了这种观点,并认为它指出了他的目的观与麦独孤的目的观之间的主要区别:“[麦独孤]和我们之间出现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是一个‘心理主义者’,仅仅是从行为的这些方面推断目的;而我们是行为主义者,认为目的等同于行为的这些方面。”(1925, p. 37)托尔曼后来改变了他的主张,使用目的和认知这样的术语作为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与心理主义的传统更一致。但是,他从来不认为使用诸如目的和认知这样的概念,背离了行为主义的原则。(关于托尔曼使用心理主义的术语,以及这种使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如何变化的论述,参见 L. D. Smith, 1982。)

托尔曼将目的性行为称为**整体行为**,这是为了使它与分子行为形成对照。由于他选择研究整体行为,所以通常把他的观点称为**目的的行为主义**。在他的主要著作《动物和人类的目的性行为》(1932)中,托尔曼给出了他所谓的**目的性(整体)行为**的例子:

一只老鼠在迷津中奔跑;一只猫从迷箱里出来;一个男人驾车回家用餐;一个孩子躲开陌生人;一个女人洗洗涮涮或打电话与人聊天;一个学生做智力测验试卷;一位心理学家背诵一份无意义音节表;我的朋友和我互相交流思想与感情——这些都是





行为(就整体行为而言)。但必须指出,在谈论以上任何一种行为时,我们从未提及它涉及到哪些确切的肌肉、腺体、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说来也难为情,关于这些生理过程,我们知之甚少。但是,这些反应多少各有一些可以辨认的特性。(p.8)

托尔曼的白鼠研究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以及在西北大学做讲师时,托尔曼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动物的研究。当他到了加州大学,加州大学要求他开设一门新课,他盲目轻信地想起他跟耶克斯所上的课程,于是选择讲授比较心理学。正是讲授这一门课程,激起了他以白鼠作为实验对象的兴趣。托尔曼将使用白鼠作为实验对象视为一种途径,以防止用人作为实验对象时产生间接内省的可能性。托尔曼对白鼠到了如此喜爱的地步,以至于把他的《目的性行为》也题献给了它们,他在1945年指出:

白鼠生活在笼子里;在人已经为它们设计了一个实验的前夜,它们不会闹饮作乐;它们不会在战争中彼此杀戮;它们也不会发明毁灭的机器,即使它们发明了,也不会如此不适当地控制这些机器;它们既不进行阶级斗争,也没有种族冲突;它们避开政治、经济和讨论心理学的文章。它们是了不起的、单纯的并且讨人喜欢。(p.166)

关于通过研究白鼠能够获得什么,托尔曼(1938)说道:

377

我认为,实质上在一个迷津中的一个选择点上,通过对白鼠行为的决定因素的持续实验与理论分析,能够研究心理学中任何重要的东西(也许除了诸如确立起我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保留诸如涉及社会与言语问题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赞同赫尔教授,也赞同桑代克教授。(p.34)

中介变量的运用

托尔曼没有一贯地仅用心理主义的概念对行为进行描述。1925年以前,他既用目的和认知来描述行为,同时又把它们作为行为的决

定因素。史密斯(Smith, L. D., 1982)注意到了托尔曼的摇摆不定:

在《目的性行为》单独的一节中,托尔曼一方面把目的和认知描述成为行为中所“固有的”、“内部的”、“直接的”、被观察者“发现的”,另一方面又把它们描述成是由观察者“虚构的”或“推断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原因”。(p.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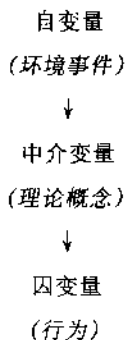
后来,托尔曼(1928)似乎认为目的存在于有机体内,与有机体的行为有因果联系:

我们的学说……是行为(除了最简单的反射例子之外)不受简单的一对一的刺激—反应联结的控制,而或多或少地受在机体内部形成的复杂适应模式的定向所控制。这些适应定向只使那些行为持续下去,并使其逐渐娴熟,直至有机体达到(或离开)特定目标为止,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定向或适应便构成目的。(p. 526)

托尔曼逐渐认识到认知过程的确存在,并对决定行为有影响(正如麦独孤所认为的)。1938年,他决定了他将如何进行下去:“在将来的工作中,我试图这样前进,想像如果我是一只白鼠,我会怎样行动。”(p. 24)显然,托尔曼在那时开始接受心理主义,然而他仍旧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对他来说,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是把认知事件作为**中介变量**——也就是介于环境事件和行为之间的变量。托尔曼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用心良苦地把他的所有中介变量都与可观察的行为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把他的所有理论术语都进行了操作定义。托尔曼关于目的和认知的最后观点是,把它们作为能够用来描述、预测和解释行为的理论结构。

通过引入并使用中介变量,托尔曼把抽象的科学理论带进了心理学。环境事件影响行为是明显的,问题在于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影响行为。可以仍旧完全是描述的,并简单地指明有机体在特定情境下做了些什么,但这样对托尔曼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是托尔曼思路的一个简单图解:





因此,对托尔曼来说,环境经验引起内部的、不可观察的事件,内部的、不可观察的事件反过来引起行为。为了充分地说明行为的原因,就不得不既要了解环境事件,又要了解由它们引发的内部(中介)事件。托尔曼所假设的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在性质上是认知的或心理的。因此,他是一个方法论行为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使得托尔曼成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心理主义者的是,他坚持把他的中介变量,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心理的变量都进行操作定义——也就是,系统地与可观察的事件联系起来。

假设、期待、信念和认知地图 虽然托尔曼使用了几个中介变量,但我们只论述那些与认知地图的形成有关的中介变量。每个人都知道白鼠能够学会解决一个迷津;问题在于它是怎样学会的。托尔曼对此的解释是心理主义的。举一个例子,当把一只动物首次放在一个 T 形迷津的起点,这种经验对它来说是全新的,因此,动物不可能运用来自先前经验的知识。当它穿过迷津,碰到选择点时,有时会向右转,有时会向左转。假设实验者这样安排,向左转,用食物加以强化。在某一时刻,动物就会系统地得出一个论证不充分的**假设**,也就是向一条路转会得到食物,向另一条路转得不到食物。在假设形成的早期阶段,动物会在选择点前停住,好像在“考虑”选择对象。托尔曼把这种明显的考虑称为**替代性尝试—错误**,因为不是以一种尝试—错误的方式外显地行动,动物好像在进行内心的尝试—错误。如果早期的假设“若我向左转,将会找到食物”得到证实,那么,动物就会产生一种**期待**:“当我向左转,将会找到食物”。如果期待总是被

证实,动物就会产生一种信念:“在这种情形下,我每次向左转,都会找到食物”。通过这个过程,动物就会形成一个关于这种情形的**认知地图**:意识到在某一情形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例如,如果我离开起点,会发现选择点;如果我在选择点向左转,会找到食物;如果我向右转,就找不到食物,等等。

对托尔曼来说,假设、期待、信念和后来的认知地图介于经验和行为之间。这些中介变量不只是对有机体的行为进行描述,还对有机体的行为进行解释。但托尔曼谨慎地通过实验检验了他的理论假设。他的研究方案是最具有创造性的心理学家所曾经设计过的方案之一(详细情况参见 Hergenhahn & Olson, 2001)。

托尔曼的强化观

托尔曼抛弃了华生与桑代克对于学习的解释。他并不认为学习是一个根据近因和频因的自动过程,也不是由强化(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态)形成的。他认为,有或没有强化,以及有或没有动机,学习都在不断地发生。托尔曼所使用的证实是最接近于强化这个概念的术语。通过对假设、期待或信念的**证实**,认知地图便得以产生或保持。动物在环境中学习到某事件会产生另一事件;如果它这样那样做,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结果;或者如果它看到一个刺激(S_1),第二个刺激(S_2)就会随之而来。因为托尔曼强调对刺激之间关系的学习,所以通常把他的观点称为 S—S 理论,而不是 S—R 理论。

学习与操作

根据托尔曼的理论,有机体随着对环境的观察,不断地学习。但有机体是否会运用它所学到的东西——如果它会运用,又是怎样运用的——则是由它的动机状态决定的。例如,一只饱食生厌的白鼠,即使它以前学会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食物,也可能会不离开迷津的起点,或可能随便地徘徊通过迷津。因此,对托尔曼来说,动机影响操作,但不影响学习。他把**操作**定义为从学习到行为的转化。在托尔曼的理论中,动机的重要性是由于受武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的影响。





潜伏学习 在他的一个著名的潜伏学习实验中,托尔曼戏剧性地证实了学习与操作之间的区别。他和亨泽克(Honzik, 1930)使用三组白鼠作为实验被试,进行了一个实验。第1组实验被试,在它们每次正确地通过迷津时,都给予食物加以强化。第2组实验被试,徘徊通过迷津,但即使它们到达终点,也不加以强化。第3组实验被试,如第2组实验被试一样处理,直到第11天,当它们到达终点时,才给以强化。所有这些实验被试,放到迷津中之前,都被剥夺了食物。托尔曼的假设是,所有的实验被试在徘徊通过迷津时,都学习了怎样通过迷津。如果他的假设是正确的,第3组实验被试从第12天起,其表现应该和第1组的实验被试一样。这是因为,在第11天之前,第3组实验被试已经习得了怎样到达终点,第11天在那里发现了食物,这给了它们一个按照这个知识行动的诱因。正如图表 13.1 所显示的,实验支持托尔曼的假设。学习似乎保持着潜伏状态,直到有机体具有一个理由去运用它。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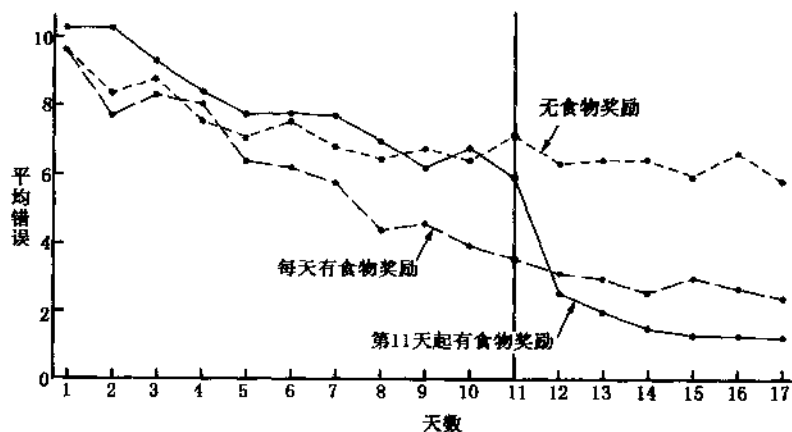


图 13.1 托尔曼和亨泽克(1930)关于潜伏学习的实验结果。

潜伏消退 托尔曼根据变化的预期,既解释了反应倾向的获得,又解释了它的消退。在消退的过程中,强化不再跟随着目标反应,相应地更改了动物的预期。许多潜伏消退的实验(例如, Moltz, 1957; Seward & Levy, 1949)都支持托尔曼对消退的解释。在典型的潜

伏消退实验中,第一组动物经历正常的消退,也就是依靠一系列非强化的反应逐渐导致消退。第二组动物,在消退试验开始之前,被多次强迫性地放到无强化物的终点。这些实验一致地发现第二组动物,其行为消失得比第一组动物更快。托尔曼对此的解释是第二组动物“已经发现”强化的缺失,从而影响了它们的预期和行为。

托尔曼的影响

史密斯(Smith, L. D., 1982)将托尔曼的重要作用总结如下:

在采用和改写目标与认知这两个概念方面……在一个认知心理学的传统几乎被经典行为主义的势力覆盖的时期,托尔曼促进了它的保存与形成。他能够这样做,是通过证实这些概念与一种更复杂的行为主义相一致,这种行为主义显然不是华生的行为主义。(p. 160)

一旦托尔曼开始假设中介变量,他的理论就变得极其复杂。他假设了几个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这两类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是无限的。托尔曼对这个实际困难表示遗憾。史密斯认为,托尔曼的理论 380 是在发展出一项技术来评价它之前提出来的:

托尔曼对确定中介变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巨大的实际困难表示绝望。……我认为正是这类困难,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心理学家认识到计算机程序非常适合于表达在认知加工模式中的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变得易于处理。如果说托尔曼的理论创新在他那个时代受到可使用技术的限制,那么,现在看起来不再受到这种限制。(p. 464)

显然,托尔曼将有机体视为能动的信息加工者,这种观点与当代认知心理学非常一致。在第十八章,我们将会看到托尔曼的理论与信息加工心理学、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另外,虽然受篇幅所限,我们不能详细论述,但托尔曼却是最近盛行的行为遗传学领域的一位先驱(Innis, 1992)。他最先发表了一篇关于白鼠迷津学习能力选择性喂养的研究论文(1924)。正是托尔曼的学生特赖恩(Tryon, R. C.)的名字最经常与选择性喂养联系在一起,





因为他追踪研究了走迷津灵敏与迟钝的白鼠。

1937年,托尔曼当选美国心理学会第45届主席,1957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嘉奖词如下:

就创造性地并不懈地追求心理学多方面资料的理论整合,而不只是它们较受限制的与可修正的方面的整合而言;就在不丧失客观性与规律性的前提下,推动了理论从心理学的机械与边缘,进入心理学的核心而言;就通过主张把有目的的整体行为作为分析单位,从而把[人]还给心理学而言,他的目的—认知学习理论给出了最明确的阐释。(American psychologist, 1958, p. 155)

克拉克·伦纳德·赫尔

克拉克·伦纳德·赫尔 (Clark Leonard Hull, 1884—1952)



1884年5月24日生于纽约州的阿克隆附近。他的父亲未受过教育;他的母亲性格温和,15岁时结婚。他的母亲教他的父亲读书。赫尔在一所只有一间房子的乡村小学接受教育,并且经常被家庭农场必不可少的杂务所打断。17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在一所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教书,但一年后,他又弃职求学,在科学与数学方面表现优秀。在求学中,由于食物污染,得了伤寒;虽然他的几个同学都死于伤寒蔓延,他却幸存下来,但他认为他的记忆受到了损害。

康复之后,赫尔来到密歇根州的阿尔玛学院学习采矿工程学。后来,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采矿公司获得一份工作,职责是估量金属矿里的锰含量。仅仅工作了两个月,又得了脊髓灰质炎,这使得他半身不遂,那一年他24岁。开始他只有依靠双拐才能行走,后来他的余生都得依靠一根手杖来行走。于是,他不得不考虑比采矿稍微轻松一点的职业。赫尔最初考虑成为一名唯一神教派(Unitarian)的牧师。他被唯一神教派吸引,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无神的

宗教”，但想到要“参加没完没了的女士们的茶会”，又使得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真正希望的是，在一个成功能够来得相对较快并允许他拼凑仪器的领域工作：

[我想]在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并与哲学相关的领域工作：这个领域是全新的，足以迅速发展的，使得年轻人的工作不必等到他的前辈人去世就能得到承认，并且，它能够提供一个利用自动仪器进行设计和研究的机会。心理学似乎符合这些独特的要求。(Hull, 1952a, p. 145)

虽然赫尔确定了心理学作为他的职业目标，但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追求它。于是成为他儿时求学的那所学校(已发展到拥有两个教室)的校长。在业余时间，他就阅读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为他所选择的职业作准备。两年后，他积攒了足够的钱，作为一名三年级学生进入密歇根大学。在密歇根大学所学的各门课程中，他最喜欢的是实验心理学，还有一门逻辑学，他为逻辑学课程设计和制造了一台模拟演绎推理的机器。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他的资金又被用完。于是，他接受了在肯塔基州的一所教育学院的一个职位。在这段时间，尽管还没有进入研究生院，但他开始计划他的关于概念形成的博士论文。赫尔向康奈尔大学与耶鲁大学(他最终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申请研究生学习，遭到了两校的拒绝。然而，威斯康辛大学接受了他。赫尔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他的关于概念学习的论文(1920)。虽然，他认为他的研究代表了实验心理学中的一个突破，但实质上却被忽视了。希尔加德(Hilgard, 1987)追忆了赫尔的博士论文的经历：

赫尔奋力去完成他的论文，经历了他的小女儿在他精心摆开晾干的图表上涂上墨水，使得他不得不全部重做一遍的痛苦。他为他的论文感到自豪，因为它通过对概念学习的研究，把实验心理学推进到了思维过程的领域。……当年复一年没有人注意或引论它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的失望。最后，他准备去接受它已经“流产了”(他自己的话)这个事实。(p. 200)

1918年，赫尔从威斯康辛大学获得他的博士学位，并且作为一





名教员留在那里,一直到1929年。

可能是对自己关于概念学习的论文研究没有人接受感到失望,赫尔转向了其他的研究领域。例如,他接受了一项资助,研究关于用烟斗吸烟对心理和运动操作的影响。接下来,他被要求讲授一门心理测验和测量方面的课程。他注意到职业指导的存在基础是不客观的,于是努力去改善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了他的《能力倾向测验》(1928)这本书的诞生。作为在此领域内研究的一部分,赫尔发明了一台能够自动计算测验分数组间相关的机器。这台通过在一条纸带上打孔编制程序的机器,现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研究所(Hilgard, 1987)。在威斯康辛大学期间,除了对概念学习和能力倾向测验的贡献,赫尔还对易受暗示性与催眠感兴趣。在大约十年多的时间里,赫尔和他的学生发表了32篇关于这些论题的文章。这项研究以赫尔发表了他的《催眠与受暗示性:一种实验研究》(1933)而达到顶峰。

1929年,赫尔接受耶鲁大学(拒绝他的研究生学业申请的学校之一)的教授职位。在耶鲁大学,他进行了两件他感兴趣的事情:制造能够学习和思维(与他的计算相关的机器一样)的机器,以及研究学习的过程。这两项爱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赫尔将人视为学习与思维的机器。毫不奇怪的是,赫尔的偶像之一是牛顿,他将宇宙视为一架能够用精确的数学术语来描述的巨型机器。赫尔只不过是把牛顿的模型运用到有机体身上而已。他的另一个偶像是巴甫洛夫,巴甫洛夫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927年,给赫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赫尔还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人类的条件反射;前往耶鲁大学之后,他仍然继续他的研究。但在耶鲁,他的实验被试是白鼠,不是人类。

382

1936年,当赫尔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第44届主席的时候,他的诸多贡献最终得到承认。在他的主席就职演说中,他阐述了他将创立一门根据机械的、合法的原则来解释“目的”行为的理论心理学的目标。在创立他的理论心理学过程中,赫尔运用逻辑实证主义(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下,新的知识是从已知的知识演

绎而来的。在他的自传中,赫尔指出:“几何学研究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向我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思维本身能够从以前掌握的原理中产生并真正地证明新的关系。”(1952a, p. 144)赫尔和托尔曼都没有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而提出他们的理论,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两个都独立于逻辑实证主义而得出他们关于理论心理学的结论;但当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这种科学哲学时,他们只是把它的术语吸收到他们的体系中。换句话说,托尔曼和赫尔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念。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

与托尔曼不同,赫尔认为心理主义的概念是不必要的,不论它们被视为真正的实体,还是仅为了理论上的便利。与华生一样,赫尔认为,心理学对于意识的先见是起源于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尽管赫尔对“心理机器”的兴趣现在已经是次要的,但他的确曾向美国心理学会的听众宣传过这样一种机器,并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如果能够制造一台执行适应行为的机器,那么就会支持他的信念,即有机体的适应行为能够根据机械的原理来解释。

因为赫尔和托尔曼都愿意推测行为的内部原因,所以他们都是方法论的行为主义者,并且,二者最终都在他们的理论化中运用了逻辑实证主义。但从哲学上来说,赫尔是一个机械论者和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托尔曼就其认为心理事件决定行为而言,则是一个二元论者。赫尔的机械行为主义的支持者与托尔曼的目的行为主义的支持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一直在互相论战。这场持续的论战是心理学史上最多产的时期之一。

在 1929 年到 1950 年之间,赫尔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 21 篇理论文章,并于 1940 年(与霍夫兰、罗斯、霍尔、珀金斯和菲奇合作)出版了《机械学习的数学—演绎理论》。这本书力图表明,怎样根据条件作用的原理来解释机械学习。1943 年,赫尔出版了《行为的原理》一书,成为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他的《一种行为体系》(1952b)一书,把他在《行为的原理》中所发现的原理扩展到了更复杂的现象中。1948 年,当他正在准备《一种行为体系》的手稿时,





突发严重的心脏病,这使他本来已经羸弱的身体状况加剧恶化。这几乎耗尽了它能够聚集的全部力量,但他还是于去世之前的四个月完成了这本书(赫尔 1952 年 5 月 10 日因第二次心脏病去世)。去世之前,赫尔对他已经正在计划的第三本著作将永远不能完成深表遗憾。他认为,他的第三本著作将会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将会把他的体系延伸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中。

赫尔的假设—演绎理论

赫尔从托尔曼那里借来使用中介变量的方法,但他使用中介变量要比托尔曼广泛得多。赫尔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试图运用一种综合的、科学的理论来研究学习,并创立一种高度复杂的**假设—演绎理论**的心理学家,他希望这种理论将是一种自我修正的理论。赫尔首先回顾了对学习已做过的研究;然后,他用通用的陈述或假设的形式概括了那些研究。从这些假设中,他推论出能够产生可检验性命题的公理。赫尔(1943)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体系应该是自我修正的:

383

辅之以相当准确的推测,经验观察成为科学的基本原理或假设的主要来源。这种系统的陈述,当它与相关的前提条件作各种各样的结合时,就会产生推论或公理,它们当中,有一些可能会与前提条件的经验性结果一致,而有一些则可能不一致。如果产生逻辑推论的基本命题,完全与被观察到的经验性结果相一致,那么这些基本命题就应该被保留,而那些不能与之一致的基本命题就应该被放弃或被修正。随着这种尝试—错误过程的筛选不断地进行,逐渐会产生一系列限定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共同意义越来越有可能与相关的观察一致。从那些保留下来的假设中所得出的推论,虽然永远不会是绝对可靠的,但最后确实会变得高度可靠。这实际上是大部分物理科学的基本原理的现状。(p. 382)

鉴于华生认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结来解释,赫尔断定必须考虑许多中介的内部条件。托尔曼也得出了同

样的结论。但是,对托尔曼来说,认知事件介于环境经验和行为之间;对赫尔来说,中介事件主要是生理性的。

赫尔在对其理论的最后阐述中(1952b),列举了 17 条假设和 133 条公理,但我们在这里,只回顾他的几个较为重要的概念。

强化 与华生和托尔曼不同,赫尔是一个强化理论家。对他来说,一种生物性需要在有机体内产生内驱力,这种内驱力的降低就构成了强化。因此,赫尔持有驱力—降低的强化理论。对他来说,内驱力是介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重要事件之一。

习惯强度 如果在某一情境中所做出的某一反应,导致内驱力降低,那么就可以说习惯强度(${}_sH_R$)增加。赫尔把习惯强度——一种中介变量,操作性地定义为环境情境(S)和反应(R)之间结对强化的数量。对他来说,习惯强度的增加形成了学习。

反应势能 内驱力不仅是强化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还是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动力。赫尔把一种习得性反应发生的可能性称为反应势能(${}_sE_R$),它是当前内驱力的数量(D)和以前在此情境中所发生的反应被强化的次数的函数。赫尔将这一关系表述如下:

$${}_sE_R = {}_sH_R \times D$$

如果不论 ${}_sH_R$ 还是 D 为零,那么习得性反应发生的可能性也是零。

赫尔还假设了其他几个中介变量,其中有些会增加 ${}_sE_R$,有些则会减少它。习得性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净效应(the net effect),赫尔对每一个中介变量都精心地进行了操作性定义。(关于对赫尔理论的更详细论述,参见 Bower & Hilgard, 1981; Hergenhahn & Olson, 2001。)

赫尔理论的总结 赫尔的理论可以视为对武德沃斯的 S—O—R 概念的详尽阐述。通过使用操作定义,赫尔试图表明许多内部事件是怎样相互作用以引起外显行为的。他的理论遵循达尔文的传统,因为它将强化与那些有助于有机体生存的事件联系了起来。他的理论反映出达尔文、武德沃斯、华生与逻辑实证主义对他的影响。





赫尔的影响

《行为的原理》(1943)出版之后的十年间,在十分有影响的《实验心理学杂志》和《比较与生理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所有实验研究中,有40%涉及到赫尔理论的某些方面。当仅仅考虑学习和动机领域时,这个数字增加到70%(Spence, 1952)。然而,赫尔的影响超越了384这些领域,在1949年到1952年间,《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有105处提到赫尔的《行为的原理》,相比之下,第二本最被经常引用的著作,只有25处被提到(Ruja, 1956)。

1945年,赫尔被实验心理学家协会授予久负盛名的沃伦奖章,其题词如下:

授予克拉克·伦纳德·赫尔:因为他精心地发展了一种系统的行为理论。这种理论激发了许多研究,而且被以一种精确的和量化的形式加以发展,以便可以进行能够被经验检验的预测。因此,这种理论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最终证实其自身和最终可能反证其自身的种子。这是迄今为止心理学史上的真正独一无二的成就。(Kendler, 1987, p. 305)

在赫尔于1952年去世之后,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斯彭斯(Spence, K. W., 1907—1967)成为其理论的主要代言人(参见Spence, 1956, 1960)。他对赫尔的理论所做的扩展与修正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该理论被认为是赫尔-斯彭斯理论。他的成功使得赫尔的理论流传于世,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后期,斯彭斯是在一些实验心理学杂志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心理学家,而赫尔却处于第八位(Myers, 1970)。

虽然赫尔理论最终赢得了与托尔曼理论的论战,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极端盛行——在斯彭斯的影响下,甚至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但现在一般认为它只有历史的价值了。赫尔试图创立一种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能够用它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并且他的研究方案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所有要求(例如,他把他的所有理论概念都进行了操作性定义)。然而,虽然他的理论在科学方面

是可敬的,但它却是相对无效的。来自其理论的可检验性推论,越来越被批评为在解释实验室外的行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心理学家需要操作性地定义他们的概念,并需要把他们的实验结果与某种理论(如赫尔的理论)联系起来,他们开始为这些要求所限制。他们认识到,客观的探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而由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形式已经是穷途末路。在许多方面,赫尔的方法最终和铁钦纳的一样,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埃德温·雷·古斯里

埃德温·雷·古斯里(Edwin Ray Guthrie)1886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镇,在家里的五个孩子当中,他排行老大。他的父亲在镇上经营着一家钢琴店,同时兼卖自行车和家具,他的母亲在结婚之前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据古斯里的儿子波特的说法,古斯里很早就显示出学术天赋:

在八年级的时候,他就和他的一个朋友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现》。埃德温在学习其他课程的同时,还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并用希腊语阅读色诺芬尼的著作。(Prenzel-Guthrie, 1996, p. 138)

古斯里1907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和ΦBK联谊会(Phi Be-

ta Kappa*)的金钥匙奖。毕业之后,在林肯镇的一所高中教数学,同时攻读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古斯里又开始攻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在获得他的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中学教数学。1914



* 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译者注



年,他接受了一个在华盛顿大学担任哲学教员的职位。1919年,成为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员,并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943年接受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1951年,古斯里获得荣誉教授的身份,但他继续执教,并参与大学的事务,直到1956年退休。

古斯里的主要著作《学习心理学》于1935年出版,并于1952年再版。他的著作是非专业性的、幽默的,充满了许多朴实的轶事。他坚信,任何科学理论,包括他自己的,都应该以这样一种大学本科生都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他还非常强调其观念的实际应用。虽然他具有一种实验的观点和倾向,但他和霍顿(Horton, G. P.)一起只进行过一次与其理论有关的实验(不久就会论述到)。古斯里显然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他又和其他行为主义者(如华生、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进行争论,说他们的理论在用词方面是奢侈的,并太过于主观。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古斯里认为,所有的学习现象都能只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条联想律——接近律来加以解释。

385

主要的理论概念

唯一的学习律 古斯里唯一的学习律是接近律,他将其阐述如下:“伴随某一活动的刺激的一次联合,在其重新出现时,倾向于引起那个活动。注意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证实的信号’、强化或令人愉快的效果。”(1952, p. 23)换句话说,古斯里认为,你在某一情境中最后做了什么,那么,如果这一情境重新出现,你将倾向于去做什么。因此,古斯里接受华生的近因律。

古斯里(1959)在他去世之前最后出版的著作中,把他的接近律修正如下:“注意到什么成为做什么的信号。”(p. 186)古斯里认识到,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有机体总会面临着如此多的刺激,以至于它不可能与所有的刺激都形成联结。更确切地说,有机体仅会有选择性地对当前一小部分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且,就是这一小部分的刺激与有机体所做出的反应产生联结。

一次尝试学习 在古斯里之前的学习理论家都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接近律和频因律,例如,巴甫洛夫、华生、托尔曼、赫尔和我们在

这一章的后面将会看到的斯金纳,他们在理论上认为,联想强度随着与学习环境呈现的增加而增加。当然,在对联想强度为什么增加的解释上,他们是不一致的,但他们都同意呈现的次数是必要的条件。古斯里学习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拒绝频因律,认为“一种刺激模式在它与某一反应首次匹配之际,就获得了它的全部联想强度”(1942, p. 30)。换句话说,与他之前的学习理论家不同,古斯里提出了一次尝试学习的假设。因为古斯里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已经注意到一次经验就可能导致学习。亚里士多德说:

存在某些活动,人们只经历过一次,就会对它们比对那些经历过多次的活动产生更深的习惯印象,这是事实。因此,哪怕只看到某些东西一次,我们记住它们超过记住那些可能经常看到的東西。(Barnes, 1984, vol. 1, p. 717)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学习是例外的,而且学习受到作为法则的频因律的控制。

为什么练习会提高操作 如果学习在一次尝试中就会发生,那么为什么练习会提高操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斯里区分了活动(acts)和动作(movements)。动作是对特定刺激形式的特定反应。经过一次呈现之后,就会以足够的强度习得这种联结。活动则是对变化的刺激形式的反应。例如,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如某些灯光和温度条件,以及特定的身体姿势),在一部特定的打字机上,打一个字母“a”,就是动作。但是,在变化的条件下打一个字母“a”,就是活动。正是因为学习活动中学习在变化的条件下的特定反应,所以练习会提高操作。 386

正如活动是由许多动作组成的一样,许多活动组成了一种技能(skill)。因此,技能,如打字、打高尔夫球或驾车,是由许多活动组成的,相应地,也是由成千上万的动作组成的。例如,打高尔夫球这种技能,包括发球、击球、将球打出沙土障碍等动作。这再一次说明,是活动和技能需要学习如此之多的 S—R 联结,因此,它们的操作会随着练习而提高。

强化的性质 根据桑代克的观点,猫从迷箱中逃跑会变得越来越





越熟练,这是因为它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会体验到一种“使之满意的事件状态”(强化)。古斯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根据近因原则来解释“强化”的效果。他指出,当迷箱中的猫做出一种使它得以逃脱的反应(例如,移动插门)时,迷箱中的整个刺激形式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在插门被移动之前,有一组刺激,在它被移动之后,则会出现另一组刺激。在古斯里看来,移动插门是猫在强化前的条件下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当它再一次被放进迷箱时,将会做出的反应。对古斯里来说,“强化”改变了刺激的条件,因此阻止了非学习(unlearning)。换句话说,“强化”保持了在此之前的联结。

古斯里曾进行的唯一一次系统研究是与霍顿一起做的,在一本标题为《迷箱中的猫》的小书中,对此作了概述(Guthrie & Horton, 1946)。古斯里和霍顿观察了被放在一种类似于桑代克所使用的装置中的猫所做出的约 800 次逃跑反应。与桑代克一样,他们注意到,每一只猫都学会了移动插门以逃出装置,但他们还注意到,每一只猫都是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学会移动插门的。例如,一只猫会用背顶击插门,另一只猫会用头去推插门,还有一只猫会用爪子去移动插门。每一只猫当它再次被放到那种装置里时,就会重复这种刻板的行为。这当然支持了古斯里的主张,即在某一情境中,无论动物最后做什么,当这一情境再次出现时,其最后的行为将会被重复(近因律)。移动插门改变了刺激的条件,因此,使得逃跑前的条件与动物对这些条件的独特反应两者之间的联结得以保存下来。古斯里的主张,即“强化”只不过是阻止非学习的机械安排,得到了证实。

遗忘 根据古斯里的理论,不仅学习会发生在一次尝试中,而且遗忘也是这样。当旧的 S—R 联结被新的 S—R 联结取代时,遗忘就发生了。因此,对古斯里来说,所有的遗忘都包含着新的学习。只要一个原有的 S—R 联结以某种方式被干扰,遗忘就会发生。古斯里解释道:

在七年级末退学的孩子,在他的余生将会回忆起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中的许多细节。继续求学的孩子,这些关于教室或学校生活的联结将被其他的事情覆盖了,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

七年纪所经历的姓名和事件可能已经相当模糊了。

当我们以某种方式保留业已确立的线索时,我们会完全意识到这些线索可能不明确地保持了它们与某一反应的联结。一位大学教员的妻子最近去了一趟挪威,那是她父母的故乡。自从她祖母在她五岁时去世之后,她再也没有说过挪威话,并认为自己已经忘记了这种语言。但在她呆在挪威期间,她为自己能够参与交谈而感到惊讶。她幼年时代的语言和气氛使她在美国的家中不可能想起的言词和用语复活了。但她的谈话在她的亲属中引起了许多乐趣,因为她用挪威的一种随口的“婴儿语言”讲话。如果她在美国的家庭继续使用挪威语,那么这种“婴儿语言”就会被忘记,因为其他的用语会破坏它与语言的联结。 387

遗忘不是刺激—反应的联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的一种被动的消退,而是需要主动地忘记以前所学的东西,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学习做别的什么。(1942, pp. 29—30)

习惯的消除

习惯是与许多刺激发生联结的活动。引发活动的刺激越多,习惯就越牢固。例如,抽烟可能是一种非常牢固的习惯,因为抽烟的活动与如此之多的刺激发生了联结。古斯里认为,有一条消除不良习惯的一般法则:观察引发不良活动的刺激,然后在这些刺激出现时,进行另一种活动。一旦这样做了,那些刺激就会引起新的、良好的活动,而不是过去的、不良的活动。

惩罚 对于古斯里来说,惩罚的效果不是由它所引起的痛苦决定,而是由它在诱发不良行为的刺激出现时,引起有机体去做什么决定的。如果惩罚在这些刺激出现时,引起一种与不良行为不一致的行为,它就是有效的。反之,则是无效的。例如,试图阻止一条狗追逐汽车,当它正在追逐时,打它的鼻子可能是有效的。而打它的臀部则可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加强其追逐的倾向。在这两种情形中,可以假定其中的疼痛程度是一样的。





内驱力与意图

对古斯里来说,内驱力提供**维持性刺激**,使有机体处于活跃中,直至达到目标。**维持性刺激**可能是内部的(如饥饿),或者是外部的(如噪音)。当有机体进行了一个动作,终止维持性刺激,这个动作就与该维持性刺激发生了联结。也就是,由于近因原则,当那些刺激再次出现时,所进行的最后一个动作倾向于再次进行。这样的动作称为意图,因为它们好像是以消除维持性刺激(内驱力)为目标。但事实上,古斯里把“意图”行为解释为任何其他的行为——即根据接近律来解释。

1945年,古斯里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他的母校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58年,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因他对心理科学的杰出贡献,而授予他金质奖章。此后不久,华盛顿大学将它新建的心理学大楼命名为“埃德温·雷·古斯里会堂”。古斯里于1959年4月因心脏病去世。

古斯里理论的系统化

古斯里经常用过于笼统而不能加以实验检验的术语来提出他的理论。沃克斯(Voeks, V. W., 1921—1989)努力使古斯里的理论在科学上更加严谨。当古斯里在华盛顿大学势头正健时,沃克斯在那里学习。1943年,她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她的文学学士学位之后,来到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她受到了赫尔的影响。1947年,她从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前往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在那里一直呆到1971年退休。

沃克斯对古斯里理论(1950)的系统化包括四条基本假设、八个界定和八条定理(可检验的推论)。沃克斯检验了她的许多推论,发现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古斯里的理论(例如, Voeks, 1954)。

埃斯蒂斯(Estes, W. K., b. 1919)也尝试着系统化古斯里的理论。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埃斯蒂斯对惩罚的效果进行了重要的研究(1944)。但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发展了**刺激取样理论**(SST; 388

例如 1950, 1960, 1919)。SST 的基础是古斯里的接近律, 包括一次尝试学习。埃斯蒂斯的 SST 表明, 古斯里的理论虽然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非常复杂。SST 有效地解决了这种复杂性, 并开展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案。近年来, 埃斯蒂斯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 以使其更一致于认知心理学(例如, 参见 Estes, 1994)。虽然其理论经过各种修正, 但古斯里的接近律却一直处于埃斯蒂斯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关于埃斯蒂斯的 SST 的一般观点, 及其这些年来的修改, 参见赫根汉和奥尔森 2001 年的著作。

伯哈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由于托尔曼和赫尔复杂的理论体系开始失去它们盛行的势头, 古斯里的理论尽管保存下来, 却主要是通过埃斯蒂斯努力创造一种相对深奥的数学学习模型, 而另外一种形式的行为主义逐渐开始显示出它的优势。由斯金纳开创的这种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它是反理论的。但它与逻辑实证主义又是一致的, 因为它坚持其所有的基本术语都必须进行操作性定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 与其说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点与逻辑实证主义一致, 不如说它更一致于实证主义。二战后,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点基本上取代了其他所有的观点。

伯哈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 1904 年 3 月

20 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萨斯奎汉纳的一个温暖、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有一个弟弟, 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比他的知名度更高, 但在 16 岁时突然去世。斯金纳在严格的道德规范下长大, 只被体罚过一次:

我从来没有受到我父亲的体罚, 只有一次受到我母亲的体





罚。她用肥皂水洗我的嘴，因为我说了个脏字。但我父亲从来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提醒我，要是我产生一个可耻的念头，惩罚就会等着我。他曾经带我参观乡下的监狱。在暑假，带我去听配有彩色幻灯片的描述新新监狱*（Sing Sing）生活的演讲。结果，我很害怕警察，并买了许多他们的年度舞会的入场券。（Skinner, 1967, pp. 390—391）

斯金纳上中学时，擅长文学，拙于科学。他通过为一个爵士乐队和一个管乐团演奏挣钱。后来，他去汉密尔顿学院学习英语专业，该校是纽约克林顿的一个小规模的文科学校。斯金纳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害怕体育运动，并感觉受到诸如每日礼拜的“摆布”。四年级时，斯金纳视自己为学校的“公开反抗”者。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决定捉弄一下他们的英语作文教授，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斯金纳和他的朋友出了一张海报，上面写道：“著名的 389 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将于 10 月 9 日星期五，在汉密尔顿学院附属教堂发表题为‘作为一门专业的电影’的演讲。”（Skinner, 1967, p. 393）还说卓别林的访问是由他们不喜欢的那位英语教授主办的。这份海报贴遍了全镇，斯金纳的朋友还把这条消息电告了在尤蒂卡的各家报纸。截至中午，这场恶作剧就完全失控了。警察必须设置路障控制人群。第二天，那位被直接捉弄的英语教授写了一篇社论，严厉斥责了整个事件。斯金纳认为，那是那位教授所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对斯金纳来说，关于卓别林的恶作剧仅仅是其四年级顽劣的开始：

如同一个虚假的手势，这场恶作剧只是一个开端。通过学生出版物，我们开始攻击学校的全体教员和当地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我发表了一篇模仿滑稽作品，内容是关于公共演讲课教授在课堂结束时，以结结巴巴的方式评价每个学生的表现。我还写了一篇攻击 ΦBK 联谊会的社论。在毕业典礼那一天……我在墙上贴满了关于学校全体教员的辛辣的讽刺画……

* 新新监狱，美国纽约州州立监狱。——译者注

而且我们[斯金纳和他的朋友]把毕业典礼搞得一团糟,在休息的时间,校长严厉地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安定下来,将得不到学位。(Skinner, 1967, p. 393)

斯金纳从汉密尔顿学院毕业,获得英文文学学士学位和Phi Kappa联谊会金钥匙奖,但没有上过一门心理学的课程。他离开大学,满怀热情想成为一名作家。著名诗人弗罗斯特(Frost, R.)曾赞赏性地评论了他的三篇短篇小说,这部分地鼓励了他的这份热情。斯金纳最初尝试写作是在他父母家的阁楼上,“结果是损失惨重的,白白地浪费了时间。我漫无目的地阅读……收听刚刚发明的收音机,给当地一家报纸的幽默栏目投稿,但几乎没有写过别的什么,并且考虑看精神病医生”(Skinner, 1967, p. 394)。接下来,斯金纳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尝试写作,然后在巴黎呆了一个夏天。这些尝试也失败了。到那时,斯金纳(1967)对大多数的文学追求产生了一种厌恶:“作为一个作家,我失败了,因为我没有重要的东西要写,但我不能接受这种解释。肯定是文学出了问题。”(p. 395)

既然不能通过文学描述人类的行为,斯金纳决定科学地描述它。在格林威治村时,斯金纳曾经阅读过巴甫洛夫和华生的著作,它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他一从欧洲回来,就注册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研究生课程。他感觉到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

我会六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吃早饭,然后去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一天当中,只有15分钟没有列入时间表,晚上学习到九点整,然后上床睡觉。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看过电影或戏剧,很少去参加音乐会,几乎没有什么约会,除了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书,其他方面的书概不涉猎。(p. 398)

在斯金纳漫长的一生中,这种高度的自律性代表了他的工作习惯。

斯金纳在两年的时间内(1930)获得了他的硕士学位,在三年的

* 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部分,是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译者注





时间内(1931)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接着做了五年的博士后。1936年,斯金纳在明尼苏达大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一直在那里呆到1945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斯金纳出版了他的《有机体的行为》(1938),这使得他成为国内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1945年,斯金纳前往印第安纳大学,担任心理学系主任,在那里一直呆到1948年回到哈佛大学。到他于1990年去世,他一直隶属于哈佛大学。1974年,他成为哈佛大学荣誉教授。

……他多年如一日地步行两英里从他的家到他在威廉·詹姆斯会堂的办公室去回信,接见来自全世界访问他的人,有时去做实验和指导研究生。(Fowler, 1990, p. 1203)

斯金纳除了在1967年写的那份简短的自传,他还在三本更详尽的著作中,描述了其生活的详情:《我生活中的特别事件》(1976);《行为主义者的塑造》(1979);《结果的理由》(1983)。

斯金纳的实证主义

390

在第四章,我们论述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思想家培根。培根坚定地有志于战胜过去的错误,从而得到摆脱了迷信与偏见的知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极其紧密地联系从经验中可观察的东西,避免对其进行推理。培根主张科学应当是描述的、归纳的,而不应当是理论的、演绎的。遵循培根的建议,科学家首先应该收集经验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推论出知识(而不是首先发展抽象的理论,然后从这些理论中演绎出事实)。他的主要论点是,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科学家的偏见、错误的观念、习惯和信念(多半是错误的信念)可能会显示自身,而且,恰恰是这些东西阻止了探究客观的知识。培根给斯金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提及培根对其生活和工作的影响(Smith, L. D., 1992)。培根可以被认为开创了后来由孔德和马赫所信奉的实证主义的传统。正如他对待培根一样,斯金纳经常承认他从马赫那里获益匪浅(例如,Skinner, 1931/1972, 1979)。对马赫来说,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科学使其自身去掉形而上学的概念是重要的,对他来说,这些概念指向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事件(因果

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概念)。马赫连同其他的实证主义者都只对事实和事实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兴趣。根据马赫的理解,科学家通过进行一种机能分析,来确定事实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表明如果X出现,Y也倾向于出现。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联系就会进入危险的、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的领域。科学的工作就是去描述经验的联系,而不是去解释它们。斯金纳显然追随马赫的实证主义。通过采用马赫的关于科学的机能方法,斯金纳(1931/1972)避开了在人类行为中确定因果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于解释和因果关系,可以采取一种较低调的观点,这好像首先是由马赫提出来的,现在已是科学思维的共同特征,在这里……机能的观念取代了因果关系的概念。(pp. 448—449)

就其理论而言,斯金纳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当我们评论他对理论的态度时,将再一次考察他的实证主义。

行为的机能分析

和华生一样,斯金纳否定存在一个意识事件的独立领域。他认为,我们所谓的心理事件只不过是给予特定身体过程的言语符号:“[我的]观点可以阐述如下:感知或内省观察到的不是某一意识、心理或精神生活的非物质世界,而是观察者自己的身体。”(Skinner, 1974, p. 17)但是,斯金纳又说,即使心理事件存在,研究它们也将一无所获。他认为,假如环境事件引起意识事件,意识事件反过来又引起行为,只通过对环境和行为事件进行一种简单的机能分析,没有什么会丢失,而且会获得许多。这种分析回避了与研究心理事件相联系的许多问题。斯金纳指出,当人们使用诸如思维、选择和意图这样的术语,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时,我们了解他们正在进行反应的那些内部生理事件,那么,所谓的心理事件总有一天会得到解释。因此,斯金纳是一个物理一元论者(唯物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非物质实体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由于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当人们使用心理主义的专门术语时,他们正在进行反应的那些内部事件,所以我们





只须满足于忽略这些术语就可以了。斯金纳(1974)说:

行为的科学或其哲学需要改变感知或内省观察,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承认,身体状态是被感知或观察到的,但更应该强调与它们相联系的环境条件,应该坚持是环境条件而不是感觉使得我们能够对行为作出解释。(p. 245)

斯金纳还说:“一门完全独立的主观经验科学与行为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就如同人们所探究的火的科学与燃烧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一样。”(pp. 220—221)而且“用关于自我的科学观点作为行为的一个真正的发起者或发动者是没有用的”(p. 225)。因此,和华生一样,斯金纳是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因为他拒绝承认心理事件在人类行为中的任何因果作用。对斯金纳来说,所谓的心理事件只不过是已经给它们贴上心理主义标签的神经生理事件。 391

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斯金纳一直在攻击认知心理学。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对认知科学的日益盛行深表遗憾。

操作性行为

华生模仿俄国生理学家创立了他的心理学,斯金纳则模仿桑代克创立了他的心理学。华生和巴甫洛夫都试图把行为和环境刺激联系起来。也就是,他们都有志于反射性行为。斯金纳则把这种行为称为**应答性行为**,因为它是由一个已知的刺激引起的。由于巴甫洛夫和华生都研究环境刺激(S)和反应(R)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努力代表了**S—R 心理学**。而桑代克则研究受其结果控制的行为。例如,让动物逃出迷箱的工具性行为,当该动物再一次被放进迷箱时,倾向于重复出现。使用桑代克的实验装置,反应是产生某些结果的工具,因此,他研究的这种学习类型称为**工具性条件作用**。桑代克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受其结果控制的行为的起因。桑代克所谓的工具性行为,斯金纳称之为**操作性行为**,因为它以产生结果的方式作用于环境。与由已知的刺激引起的应答性行为不同,操作性行为完全是由有机体发出的。不是说操作性行为是无原因的行为,而是不知道它的原因——知道也不重要。操作性行为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是受其

结果控制的,而不是由已知的刺激引起的。斯金纳专注于操作性行为,这是他的行为主义类型非常不同于华生的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斯金纳和桑代克都研究受其结果控制的行为,但他们两个在怎样研究这种行为上是不同的。桑代克是用动物做出逃跑反应所用的时间,作为连续、强化尝试的函数。他发现,随着被强化的逃跑次数的增加,动物逃跑所花的时间逐渐减少。他的因变量是逃跑反应的潜伏性。斯金纳的方法是,让动物在一个实验的空间(称为斯金纳箱)自由地反应,并注意强化对反应率的影响。例如,一个按压插门反应在被强化之前,一分钟可能只发生2或3次,当它受到强化时,一分钟可能会发生30或40次。因此,反应率便是斯金纳的因变量。

尽管华生和斯金纳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属于激进的行为主义,因为他们都认为,根据有机体的外部事件完全可以解释行为。对华生来说,环境事件要么引起习得反应,要么引起非习得反应;对斯金纳来说,环境通过强化依随选择行为。对他们两人而言,在有机体内部发生了什么,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托尔曼和赫尔的理论代表方法论的行为主义,因为他们假设在经验和行为之间应该存在大量的事件。

强化的本质

如果一种操作性反应导致强化,它的反应率就会增加。因此,有机体做出的那些导致强化的反应,在其下一次进入那种情境时,最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操作性行为受其结果控制这句话的意思。在斯金纳看来,只有通过强化对行为的影响,才能对其加以识别。仅仅因为某物在一系列情境下是某一有机体的一个强化物,并不意味着它也会是另一个有机体或同一有机体在不同情境下的一个强化物:

在日常生活场所与实验室中,在与周围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真正了解的是怎样强化某一特定事件。我们通常以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被同一事件强化的程度开始。这种做





法通常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人们仍旧普遍认为，除了强化物对某一特定有机体的影响之外，它们还能够被加以识别。但是，正如在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具有强化作用的刺激其唯一确定的特征就是它强化了什么。（Skinner, 1953, p. 71）

因此，对斯金纳来说，没有什么驱力降低、事件的满意状态或强化的其他机制这些说法。强化物就是当它依随地作用于某一反应时，能够改变其反应率的任何事物。对斯金纳来说，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必要说了。他接受桑代克的效果律，但不接受“事件的满意状态”这句话所意指的心理主义。

环境的重要性

环境对华生和俄国生理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激发行为；环境对斯金纳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它选择行为。环境提供的强化依随决定着加强哪些行为，不加强哪些行为。改变强化依随，就会改变行为：

环境显然是重要的，但它的作用却是模糊的。它不推动或拖动，而是选择，而且这种功能难以发现和分析。系统阐述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仅仅发生在 100 多年以前，而关于环境在塑造和维持个体行为中的选择作用才刚刚开始得以承认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逐渐了解，曾经被认为是心理状态、情感和特质的作用，开始被追溯到易于接近的环境条件，因此，可以产生一门行为技术学。然而，除非这种观点取代传统的被牢固树立的前科学观点，否则它仍然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Skinner, 1971, p. 25）

因此，斯金纳在对行为的分析中运用了达尔文的观点。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有机体最初会做出大量的各种反应。在这些反应中，只有少数将会起作用（强化）。这些有效的反应保存下来，并成为当那种情境再次出现时有机体所发出的所有反应的一部分。

斯金纳认为，行为由强化依随控制的事实，为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希望。如果需要理解的是“心理”或“自我”，而不是环境如

何选择行为,那我们就会处于真正的麻烦之中。

幸运的是,被抨击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正是环境必须改变。作为推动促进研究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解决环境的主要问题最可行的方法。这并不是沙文主义,因为这些重大的问题现在是全球性的。在行为主义的观点看来,目前人类能够掌握他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必须去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Skinner, 1974, p. 251)

行为的主动控制

和桑代克一样,斯金纳(1971)发现,强化和惩罚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强化加强行为,但惩罚却没有削弱行为:

一个因玩性游戏而受到严厉惩罚的儿童,未必不再继续玩下去;一个因为暴力攻击而被关押的成年人未必不再继续进行暴力攻击。在取消惩罚依随之后,被惩罚的行为有可能重新出现。(p. 62)

如果惩罚作为行为的矫正者是无效的,那么,为什么它还如此广泛地运用呢?斯金纳(1953)说,因为对惩罚者来说,它是在强化:

毫无疑问,严厉的惩罚在减弱以某一特定方式行动的倾向方面,具有一种直接的作用。这种结果无疑应对它的广泛运用负责。我们“本能地”攻击任何其行为使我们不愉快的人——可能不是以身体的攻击,而是用批评、不赞成、责备或嘲笑。不管这样做是否有一种遗传的倾向,但强化方法的直接效果足以说明它的通用性。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惩罚实际上并不能从人的全部行为中消除某种行为,它的暂时作用是以降低群体的总体效能和幸福这一巨大代价的付出而获得的。(p. 190) 393

在惩罚的使用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由于惩罚的使用所带来的消极副产品,其中包括减少恐惧、经常引起攻击、证明使他人遭受痛苦是正当的、经常使一种不良反应取代另一种不良反应,如一个孩子因做错事被打屁股而哭叫。

那么,如何对待不良行为呢?斯金纳的回答是忽略它:





[对于惩罚来说]最有效的选择过程可能就是消除。这需要花费时间,但总比使反应被遗忘要快得多。相对来说,这种方法似乎消除了令人厌恶的副产品。我们推荐它,例如,我们建议父母对孩子所做出的令人不快的行为“不予注意”。如果孩子的行为变得强烈,仅仅是因为父母的反对强化了它,如果不再有这种强化,行为就将会消失。(p. 192)

由于惩罚的相对无效,并且产生许多与其运用相联系的消极副产品,斯金纳一直极力鼓励应该积极地通过强化依从而不是消极地通过惩罚来矫正行为。

斯金纳对理论的态度

因为斯金纳的观点是非理论的,所以它与托尔曼和赫尔的行为主义观点形成对照,在某和较小的程度上,也与古斯里的观点形成对照。斯金纳接受操作主义,但却拒绝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他满足于操纵环境事件(如强化依随),并注意这些操纵对行为的影响,认为这种机能性分析就是所需的一切。因为这个原因,斯金纳的方法有时候被称为“描述行为主义”。斯金纳认为,没有理由从“皮肤底下”去寻求解释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寻求行为的生理解释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外显行为的神经生理基础,它都在发生。我们已经回顾了斯金纳对行为的心理主义解释的态度。斯金纳不关心在“皮肤底下”的生理方面或心理方面正在发生着什么,所以通常把他的方法称为“空洞有机体”的方法。斯金纳当然知道,有机体并不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但他认为,忽略介于环境与其选择的行为之间的事件,并没有失去什么。

除了反对行为的生理和心理主义解释,斯金纳(1950)还反对像托尔曼和赫尔一样的理论化:

针对理论所设计的研究也可能是浪费的。产生于研究的理论,并不能证明它的价值,除非研究本身是有价值的。理论产生大量无用的实验,而且它们还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技术。大部分理论最终被推翻,与之相联系的大部分研究也被抛弃。如果创

造性的研究真的需要一种理论——当然经常声称是这样的,那么这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这正是主张没有理论指导的研究将会是无目的的、无组织的。从逻辑学家而不是经验科学那里得到暗示的心理学教科书,认为思维必定包括假设、推理、实验检验和证明等阶段,就是支持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是大多数科学家实际上的研究方法。为其他理由而设计的有意义的实验,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可以被检验,因为这些研究将会更直接地产生一门科学通常所积累的那种资料。(pp. 194--195)

在描述他的非理论方法方面,斯金纳(1956)说,如果他尝试某种事物,而且如果它似乎正在导向有用的某种事物,他会坚持下去。如果 394
如果他正在做的似乎正在走向死胡同,他会放弃它并尝试别的事物。

有人认为斯金纳的《学习的理论是必要的吗?》(1950)一文,标志着心理学中科赫(1959)所谓的“理论时代”之终结。

斯金纳原理的应用

与华生一样,斯金纳和他的追随者探究运用他们的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在斯金纳原理的所有运用中,其一般规则总是相同的:改变强化依随,就会改变行为。这条原则已经被用来教鸽子玩游戏,如玩乒乓球和篮球,而且通过运用斯金纳原理所训练的许多动物已经在美国各地的旅游景点进行表演。在防御任务方面,还可以训练鸽子,当导弹射向敌军目标时,引导导弹发射(Skinner, 1960)。1948年,斯金纳写了一本题目为《瓦尔登第二》的乌托邦小说。在这本小说中,他用实例说明了怎样能够运用他的原理来设计一个示范的社会。在《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这本著作中,斯金纳提出的文化设计尽管是可能的,却已被完全抛弃了。

在教育领域,斯金纳发展了称为程序性学习的教学技术(1954, 1958)。进行程序性学习时,将学习材料按小步骤呈现给学生;然后依据学习材料,对他们进行测验,对他们回答的精确性给予及时的反馈,并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进度完成整个学习材料。1953年,斯金纳参观了他女儿的课堂,认为老师违背了所有已知的与学习有关的知





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批评美国的教育。斯金纳(1984)认为,我们教育体制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运用操作的原理加以解决。他对美国教育实践的主要批评是,运用惩罚的威胁强迫学生学习和行动,而不是运用精心安排的强化依随去鼓励学习。他说,这种令人厌恶的控制导致学生对教育产生消极的态度。

1983年,斯金纳和沃恩(Vaughan, M. E.)合写了《怡养天年:充实地度过晚年》,在书中,他们谈到了这样的论题,如饮食、退休、锻炼、健忘、感觉迟钝和死亡恐惧。有趣的是,虽然斯金纳劝告老年人要避免疲劳,但他和沃恩写这本书只用了三个月。

斯金纳和他的追随者运用行为矫正的原理帮助有各种问题的人,从精神病到抽烟、酗酒、药物依赖、智力障碍、少年犯罪、言语障碍、羞怯、恐惧、过度肥胖和性障碍等。斯金纳的行为疗法假设,人们用和他们习得正常行为同样的方式习得异常行为。因此,“治疗”就是移开维持不良行为的强化物,并安排强化依随以加强良好的行为。

许多机构,如精神病医院,还运用斯金纳原理创造了**代币奖惩法**。参与者以良好的方式行动时,就会被给以代币物加以强化,这些代币物可以兑换成这样的项目,如糖果、香烟、咖啡或独自享用收音机或电视机等。代币奖惩法被批评为是不自然的或不合人情的,但是,马斯特斯、伯里希、霍龙和里默(Masters, Burish, Hollon & Rimm, 1987)认为,恰恰是那些没有实行代币奖惩法的机构是不合人情的和相对低效的:

代币奖惩法并非真的是不合人情的。实际上,任何具有一套货币体制的国民经济,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代币奖惩法:任何货币都由代币物或象征“强化物”组成,这些代币物或象征“强化物”可以用来兑换构成一个更直接形式的强化项目。个体在社会中工作,赚取代币物(金钱),用来购买住房、食物、娱乐等等,大多数机构经常提供这种非依随的生活享受,从而可以停止鼓励许多在自然环境中是合理的、有效的适应性行为。(p. 222)

总之,运用斯金纳原理治疗行为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参见 395

Ayllon & Azrin, 1968; Craighead, Kazdin & Mahoney, 1976; Kazdin, 1989; Kazdin & Wilson, 1978; Leitenberg, 1976; Masters et al., 1987; Rimm & Masters, 1974; Ulrich, Stachnik & Mabry, 1966)。

对斯金纳的礼赞

1990年8月10日,美国心理学会将首次颁发的心理学终生贡献奖授予斯金纳,嘉奖词如下:

美国心理学会全体成员非常荣幸地表彰您终生对心理学和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几乎没有人能对这门学科产生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具有创造力、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您在心理学领域领导了一场突破性的运动,挑战了我们对行为的观点,激发了该领域的许多进展。您对强化依从的深刻分析,明晰地阐述了它对进化论和言语行为的意义,您对行为主义哲学的洞察力,您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革新,还有您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广泛实际应用,在当代心理学家中是空前未有的。

作为心理学领域的一位先驱,您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您的研究对于其他被您的思想所激励、并被激发以新的方式思考心理学问题的科学家和实践者来说,是一种催化剂。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领袖,您提高了心理学的地位,并把它的思想氛围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您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公众对心理学的意识及心理学对社会的影响。

由于对人类的状况超乎寻常的敏感性,加上严格的标准和一种广阔的视野,您为您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心理学、教育、行为医学、智力落后、脑损伤以及无数其他领域中的创新性应用,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位世界公民,您为诸如伦理学、自由、尊严、管理以及和平等独特的人类事业,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经常引起争论的并总是对之抱有同情心的洞察。您已经从根本上并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对人类学习能力的看法。

因为这么多持久的贡献,美国心理学会的全体成员非常自豪地向您献上这一嘉奖。(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p. 1205)

嘉奖之后八天,也就是8月18日,斯金纳死于白血病,享年86岁。作为对他进一步的颂扬,《美国心理学家》1992年11月号专门介绍了他的观点及其影响。

行为主义的今天

本章论述的所有新行为主义者的研究,在当代心理学中仍然具有影响。托尔曼的行为主义,连同他对目的性行为和心理结构的强调,可以被视为当前认知心理学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赫尔为提倡一种客观的行为主义方法做了许多工作,但他当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理论的一些深奥的特征。不过,他试图提出一种综合的行为理论,这一目标却让位给提出用来解释特定现象的理論的目标(参见,例如, Amsel, 1992; Rashotte & Amsel, 1999)。古斯里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埃斯蒂斯提出的一种学习和记忆的数学模式而得以保存下来。

斯金纳的影响仍然巨大。1974年,他写了《关于行为主义》一书,试图纠正关于行为主义的20个错误概念。在这本书中,斯金纳认为许多错误概念可以追溯到华生的早期著作——例如,华生对反射行为的依赖和他对遗传禀赋重要性的否定。斯金纳的观点纠正了这两个“错误”。他还指出,他并不否定所谓的心理过程,但认为它们最终将被解释为我们附加在某些身体过程上的言语符号。作为当前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盛行的证据,他的追随者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美国心理学会分会(第25分会,行为的实验分析分会),而且拥有两份他们自己的刊物——《应用行为分析杂志》和《行为的实验分析杂志》,以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科恩、R·戴维斯和S·F·戴维斯(Korn, J. H., Davis, R. & Davis, S. F., 1991)为斯金纳在当代心理学中的声望提供了进一步

的证据。心理学史家和心理学研究生项目负责人曾被要求列出,在所有时期最重要的十位心理学家和十位最重要的当代心理学家。在“所有时期的”列表中,心理学史家把冯特排在第一位,把斯金纳排在第八位。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则把斯金纳排在第一位,把冯特排在第六位。在“当代的”列表中,心理学史家和研究生项目负责人都把斯金纳排在第一位。

尽管当前新行为主义仍具有影响力,但当代心理学正在对行为主义所包含的几个主题提出挑战。可以把这些主题概述如下:

1. 大部分行为是习得的,因此,遗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是最小的。
2. 语言行为没有任何特殊性,只不过是学习原理控制的另一种行为方式。
3. 支配人类和动物学习的原理是相同的,因此,研究动物可以使我们了解人类的学习。
4. 作为行为的原因,心理事件可以被忽略或者降低到最小程度。(托尔曼的理论在这个主题中是一个例外。)
5. 动物能够做出的所有反应,通过运用学习原理,都可以得到改变。
6. 同样的原理支配着儿童和成年人的学习。

那些自称为进化论的心理学家正在为动物的许多行为,包括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说法提供证据(例如,参见 Barash, 1979; E. O. Wilson, 1978)。几位研究者已经对这种论点,即可以把语言完全理解为习得的行为,提出了挑战;相反,他们认为,在语言的发展中,遗传的影响是强人的(例如,参见 Chomsky, 1957, 1959, 1972; G. A. Miller, 1965)。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人类和非人类的学习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如果通过研究非人类的动物的学习,而对于人类的学习能够得到一点什么,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参见 Melton, 1964; Rogers, 1969)。当今认知心理学的主导兴趣是与除了托尔曼以外的所有行为主义背道而驰的。当前的研究表明,动物所做出的某些反应比其他的反应更容易改变,而且动物的遗传构造决





定着某种反应的可改变性(参见 Seligman, 1970)。研究人员还发现,同样的学习原理不能运用到所有的动物身上(参见 Bitterman, 1965),不同的原理支配着成年人与儿童的学习(参见 Hebb, 1959; Piaget, 1966, 1970)。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正在使行为主义原则被抛弃或修正。

新行为主义者的影响逐渐式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坚持所有的理论术语都应该进行操作性定义。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放弃了严格的操作主义,因为它过于局限;操作主义排除了过于笼统而不能操作性定义的科学概念,但这些科学概念在提出新的研究途径和探究方法方面却仍然是有用的:

如果有人要批评行为主义,那将不会是因为行为主义试图去达到什么,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行为主义发现有必要去否定的东西。从根本上,它否定理论化,因为所有的理论都必须被限定于可观察的刺激与反应。它否定所有的——如果没有了它们,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常识结构:意识经验、思维、知识、想像、感觉,等等。事实上,它是在通过法令(fiat)拒绝常识,而不是像其他科学所做的那样,检验与超越它。(Baars, 1986, pp. 82—83)

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理论建构的建议,最终也声名扫地。逻辑实证主义最终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也许是,发现它实际上并不能精确地描述科学是怎样被实践的,甚至连科学的最有效的实践者也是如此。有些人如库恩(参见第一章)已经指出,科学家的行为既被公理、假设、理论或逻辑所决定,同样也被信念、偏见和情绪所决定。 397

但是,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的一项主要的遗产仍然具有心理学的特性。心理学家现在普遍赞同,心理学的对象是外显的行为。今天,认知心理学非常盛行,但即使研究认知事件的心理学家也是使用行为来标识这些事件的。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大部分实验心理学家仍是行为主义者。

概 要

培根、孔德和马赫等实证主义者坚持只有那些可直接观察到的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应该主动避开所有关于抽象实体的思辨。华生和俄国生理学家都是实证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活动持有一种更为自由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允许对不可观察的实体进行推论,只要那些实体能够通过操作性定义与可观察的事件直接联系。操作性定义是根据测量那些抽象概念的方法来定义抽象概念。所有的科学概念都应该进行操作性定义,这种信念被称为操作主义。物理主义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所有的科学都应该持有共同的假设、原则和方法,并应该仿效物理学。坚持心理学的对象是外显行为的行为主义,与接受理论并坚持操作性定义的逻辑实证主义一旦结合,新行为主义便产生了。通过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许多新行为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做到理论化,并仍旧保持客观化。

托尔曼独立于逻辑实证主义但又与其一致,将中介变量引入心理学。他不研究反射或分子行为,而研究目的性行为或整体行为;因此,他的心理学观点被称为目的行为主义。在他的研究中,托尔曼为了避免内省的可能性,甚至只使用白鼠作为实验对象。托尔曼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从在某一环境中形成关于什么导致什么的假设,到形成预期,最后到形成信念。一系列的信念构成了一个认知地图,它是托尔曼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在他的理论中,证实取代了强化这个概念,并且在学习与操作之间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托尔曼对当代心理学的一般影响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普遍盛行中看到。当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方法与托尔曼的理论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

赫尔比托尔曼甚至更为广泛地使用中介变量,他发展了一种开放的、自我修正的、假设—演绎的学习理论。如果实验支持理论的推论,那么这种理论就获得了证实;如果实验不支持理论的推论,那么





这些推论所根据的这种理论的每个成分就要被修正或放弃。赫尔使强化等同于驱力降低,他把习惯强度界定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结对强化的数量。他把反应势能视为习惯强度的数量与当前内驱力的数量之函数。赫尔的理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影响极大,同时由于他的门徒,如斯彭斯的努力,其理论的影响延伸至 20 世纪 60 年代。在当代心理学中仍然可以发现其理论某些独特的方面,但不是其创立理论大厦的综合方法;目前心理学家在较为有限的领域内寻求理论。

古斯里创立了一种极其简约的学习理论。他根据接近律来解释所有的学习,接近律阐明了当一种刺激模式与一种反应一起出现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联结。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结仅仅在一次呈现之后,就会以充分的强度发生。通过假定一次尝试学习,古斯里抛弃了频因律。为了解释练习为什么会提高操作,古斯里在活动、动作和技能之间作了区分。动作是对特定刺激模式的特定反应。在一次尝试中,习得的正是动作与刺激模式之间的联结。活动是与许多刺激模式发生联结的动作。此外,一种技能由许多活动组成。练习提高操作,正是因为活动由许多动作组成,以及技能由许多活动组成。古斯里认为,“强化”是一种阻止非学习的机械安排。当一种 S—R 联结被另一种 S—R 联结取代时,遗忘就发生了。与学习一样,遗忘也是发生在一次尝试中。在先前引发不良反应的刺激出现时,通过引起一个良好的反应,可以消除不良的习惯。与消除不良习惯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惩罚要生效,必须在先前引发不良行为的刺激出现时,引起与不良行为不一致的行为。其他人所谓的内驱力,古斯里称之为维持性刺激。维持性刺激,或者是内部的,或者是外部的,它使有机体处于活动之中,直到这种刺激终止。正是与维持性刺激相联系的行为,才具有意向。埃斯蒂斯试图使古斯里的理论系统化,从而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理论。

398

斯金纳在他的心理学方法中,接受实证主义而非逻辑实证主义。但他仍旧可以被归为一个新行为主义者,因为虽然他回避理论,但他的确接受操作主义。斯金纳区分了由已知的刺激引起的应答性行为

与由有机体发出的操作性行为。他几乎全部关注于操作性行为。对斯金纳来说,强化是改变反应率或反应可能性的任何事物。对于行为的理解,我们既无需知道强化,也无需理解生理学。在马赫的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斯金纳极力主张研究行为与环境之间的机能性关系,因为这样一种分析是相关性的,避免了在人类行为中确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同时排除了假定行为的不可观察的认知或生理的决定因素的必要性。华生和斯金纳均是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因为他们都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而不顾所谓的心理事件和生理状态。托尔曼、赫尔和古斯里是方法论的行为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愿意建立关于行为的内部原因的理论(例如认知地图和生理内驱力)。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把他们自己标识为斯金纳理论的信徒,并活跃于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领域。根据斯金纳的心理学,得到强化的行为会加强(更有可能),但被惩罚的行为却未必会减弱。因此,最好安排强化依随,使良好的行为被强化,使不良的行为不被强化。不管考虑哪一种行为,但规则却总是一样的:改变强化依随,就会改变行为。

与许多早期行为主义者的信念相反,有关下列观点的证据正在日益增多:遗传倾向是行为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语言现象如此复杂,以至于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习得的行为;人类的学习,在本质上,不同于非人类的学习;有机体能够做出的某些反应比其他的反应更容易通过学习加以改变;心理事件影响行为,因此,它们的影响不可忽略;不同的学习原理适用于不同种类的动物;而且支配儿童学习的原理不同于支配成年人学习的原理。这些研究结果正在导致行为主义假设的修正,或转向其他的观点。

讨 论 题

1. 比较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
2. 什么是操作定义? 举例说明。
3. 什么是物理主义?





4. 什么是新行为主义?
5. 是什么使托尔曼相信他能够研究目的性行为,并仍旧是一个客观的行为主义者?
6. 说明托尔曼怎样以一种与逻辑实证主义一致的方式使用中介变量。
7. 根据托尔曼的观点,在某一情境中,某一事件引起另一事件的早期假设怎样发展成为认知地图?
8. 托尔曼怎样解释替代性尝试—错误?
9. 在托尔曼的理论中,强化对学习的发生是必要的吗?在他的理论中,什么术语与其他人所谓的强化有某些相似?
10. 就其强化影响操作而不影响学习这个论点而言,托尔曼提供了什么证据?他又是怎样解释消退的?
11. 托尔曼的理论对当代心理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12. 为什么赫尔的理论被称为假设—演绎理论?为什么赫尔认为他的理论是自我修正的?
13. 根据赫尔的理论,界定下面的术语:强化、习惯强度和反应势能。
14. 古斯里唯一的学习律是什么?
15. 古斯里接受或拒绝接受频因律吗?请给予解释。
16. 如果在一次尝试中,学习会以充分的强度发生,怎样解释操作(作为练习的函数)的提高?
17. 根据古斯里的理论,“强化”的功能是什么?古斯里和霍顿观察到了什么来证明他们的“强化观”?
18. 概述古斯里对遗忘的解释。
19. 根据古斯里的观点,惩罚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效的?
20. 在古斯里的理论中,维持性刺激的作用是什么?例如,怎样运用这些刺激来解释其他理论者所谓的内驱力和意向?
21. 斯金纳提出的对环境事件和行为事件之间关系的机能性分析,与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更一致?
22. 概述斯金纳反对认知心理学的论点。

23. 斯金纳怎样区别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
24. 操作性行为受其结果控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25. 区别激进的行为主义与方法论的行为主义。
26. 对斯金纳来说,什么构成了强化物?
27. 斯金纳是怎样运用达尔文的概念来分析行为的?
28. 斯金纳为什么主张,应该通过积极的强化依从而不是惩罚来控制行为?
29. 概述斯金纳反对在心理学中使用理论的论点。
30. 阐明斯金纳在行为矫正中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举例说明怎样能够把这种规则运用到对行为失调的治疗当中。
31. 新行为主义在当代心理学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32. 当前什么研究成果正在引起行为主义观点的弱化或被修改?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rmacoll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Logical positivism(逻辑实证主义)

Skinner, B. F. (斯金纳)

Radical behaviorism(激进行为主义)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Bjork, D. W. (1997). *B. F. Skinner: A lif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ull, C. L. (1952a). Clark L. Hull. In E. G. Boring, H. S. Langfeld, H. Werner, & R. M. Yerkes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4, pp. 143—162).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Nye, R. D. (1992). *The legacy of B. F. Skinner: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controvers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Skinner, B.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Skinner, B. F.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Knopf.

Skinner, B. F. (1974). *About behaviorism*. New York: Knopf.

Skinner, B. F. (1990). Can psychology be a science of mind?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1206—1210.

Tolman, E. C. (1952). Edward C. Tolman. In E. G. Bor-ing, H. S. Langfeld, H. Werner, & R. M. Yerkes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4, pp. 323—339).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Wiener, D. N. (1996). *B. F. Skinner: Benign anarchist*.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术 语

400

行为疗法(behavior therapy) 运用学习原理治疗情绪或行为障碍。

信念(belief) 托尔曼认为是对经验被连续证实的预期。

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根据托尔曼的观点,是对环境的心理表征。

证实(confirmation) 托尔曼认为,是对假设、预期或信念的验证。

描述行为主义(descriptive behaviorism) 属于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但它只是描述环境事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去解释这些关系。斯金纳的心理学取向代表了描述行为主义。

驱力降低(drive reduction) 赫尔提出的强化机制。对他来说,凡是降低内驱力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强化作用。

预期(expectancy) 托尔曼认为是可以被实验证实的假设。

机能性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 斯金纳的研究方法,指的是对行为事件和环境事件之间的系统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集中于强化依随和反应率或反应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埃德温·雷·古斯里(Guthrie, Edwin Ray, 1886—1959) 接受接近律,但不接受频因律。对他来说,一种刺激模式与一种反应,只发生过一次联结之后,学习就会以充分的强度发生(也参见接近律)。

习惯强度(habit strength, sH_R) 赫尔的刺激与反应之间联结的强度。这种强度取决于这两者之间结对强化的次数。

克拉克·伦纳德·赫尔(Hull, Clark Leonard, 1884—1952)

系统阐述了一种复杂的假设—演绎理论,试图解释所有的学习现象。

假设(hypothesis) 托尔曼认为,是在学习的早期阶段所产生的预期。

假设—演绎理论(hypothetico-deductive theory) 从经验联系中推论或预测出来的一组公设。如果经验的联系与预测的一样,理论就获得证实;如果与预测的不一样,理论就失去了力量,必须被修正或放弃。

工具性条件作用(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桑代克所研究的条件作用类型,指的是有机体学习做出一种有助于引起强化的反应。

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 认为是在环境事件和行为事件之间发生的事件。虽然中介变量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却认为它们与行为具有因果联系。赫尔的习惯强度和托尔曼的认知地图都是中介变量的例子。

潜伏消退(latent extinction) 曾经经历过不再含有强化的目标箱的动物,比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动物,会明显更快地消退其以前习得的对那个目标箱的反应。





潜伏学习(latent learning) 根据托尔曼的观点,是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转化为行为的学习。

接近律(law of contiguity) 古斯里唯一的学习定律,是指当某一刺激模式同某一反应一起被经历时,两者就会形成联结。1959年,古斯里把接近律修正为“注意到什么成为做什么的信号”。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 一种科学哲学。根据这种科学哲学,理论概念只有通过操作定义并与可观察的世界相联系,才是可以接受的。

维持性刺激(maintaining stimuli) 根据古斯里的观点,是指使有机体保持活动直至达到目标的内部或外部刺激。

整体行为(molar behavior) 参见**目的性行为**

分子行为(molecular behavior) 小的行为环节,例如,被分离出来以供研究的一个反射或一个习惯。

新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m) 赞成老行为主义主张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外显的行为,但不赞成必须回避对抽象实体的理论思辨。如果使用的理论术语能够根据操作来定义,并且能够产生对外显行为的可检验性预测,这种思辨就是可以接受的。

观察术语(observational terms) 根据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是指涉及到经验事件的术语。

一次尝试学习(one-trial learning) 古斯里的观点,即一种刺激模式与一种反应之间的联结,仅仅在其两者经过一次结对之后,就会以充分的强度产生。

操作性行为(operant behavior) 有机体发出的行为,不是由已知的刺激引发的行为。

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 把抽象概念与用来测量它的方法相联系的定义。

操作主义(operationism) 所有抽象的科学概念都应该进行操作性定义的信念。

操作(performance) 从学习向行为的转化。

物理主义(physicalism) 产生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信念,认 401

为所有的科学都应该持有共同的假设、原则和方法,以及都应该仿效物理学。

实证主义(positivism) 认为科学都应该只研究那些可以直接经历的物体或事件的信念。也就是,应该避免所有关于抽象实体的思辨。

目的性行为(purposive behavior) 指向某一目标,目标达到就终止的行为。

目的行为主义(purposive behaviorism) 托尔曼所研究的行为主义类型,强调整体行为而不是分子行为。

反应势能(reaction potential, sE_R) 赫尔认为,是指在特定情境中,引起某一习得反应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内驱力的量与当前习惯强度的一个函数。

强化(reinforcement) 对赫尔来说,是驱力降低;对斯金纳来说,是提高反应率或反应可能性的任何事物;对托尔曼来说,是对假设、预期或信念的验证;对古斯里来说,是阻止非学习的机械安排。

应答性行为(respondent behavior) 由已知的刺激引发的行为。

伯哈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Skinner, Burrhus Frederic, 1904—1990) 一个行为主义者,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环境事件,如强化依随与行为之间的机能性关系。他的研究取向代表着实证主义。(也参见**实证主义**)

S—R 心理学(S—R psychology) 心理学的一种,坚持环境刺激引起如果不是全部的也是大部分的行为。俄国的生理学家和華生均是 S—R 心理学家。

理论术语(theoretical terms)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是那些用来解释经验观察的术语。

代币奖惩法(token economies) 公共机构内的一种安排,使用有价值的代币物作为强化物,加强良好的行为。

埃德华·蔡斯·托尔曼(Tolman, Edward Chace, 1886—1959)





创立了行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种行为主义使用心理结构,并强调目的性行为。尽管他使用了许多中介变量,但其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却是认知地图。

替代性尝试—错误(vicarious trial and error) 根据托尔曼的观点,是指在某一学习情境中,对行为选择的有意识的考虑。

第十四章

格式塔心理学

402

大约与行为主义者在美国反对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的同时，一群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也在反对以寻找意识的元素为特征的冯特的实验纲领。行为主义者主要抨击对意识的研究及其相关的内省法，而德国的持异议者主要抨击冯特的**元素主义**。德国的反对者认为，将意识还原为元素，并且不歪曲意识经验的真正意义，这是不可能的。对他们来说，用内省法研究意识经验是心理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冯特和美国的构造主义者所研究的意识经验是人为的。这些年轻的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所经验的不是事物孤立的片断，而是事物有意义的、完整无缺的形态。我们没有看到绿色的、蓝色的和红色的斑点；我们看到的是人、车辆、树木和云朵。内省法应该关注这些有意义的、完整无缺的意识经验。由于德语中表示“构型”(configuration)、“形式”(form)或“整体”(whole)的词是**格式塔**(Gestalt)，因此这种新的心理学被称为**格式塔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家反对心理学中任何形式的元素主义，不管是冯特和构造主义者所实行的元素主义，还是行为主义者在研究刺激—反应(S—R)的联结时所实行的元素主义。将意识或行为还原成基本元素的企图被称为心理学的**分子方法**，诸如(作为实验主义者的)冯特、铁钦纳、巴甫洛夫和华生之类的心理学家就采用此类方法。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应该采用**整体的方法**。研究意识时采用**整体的方法**就意味着要关注现象学的经验(就像出现在朴素的观察者心里的、没有作进一步分析的心理经验)。现象这一术语意指“显现之物”或“被给予之物”，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家所采用的方法——**现象学**，是





指对意识中自然显现之物的研究。在研究行为时,采用整体的或现象学的方法,意味着关注指向目标的(目的性的)行为。在上一章,我们注意到,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下,托尔曼决定研究这类行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格式塔心理学家试图表明,在心理学的每一个方面,关注整体都要比关注部分(原子、元素)更有利。元素论者或原子论者通过寻找构成复杂现象的较为简单的成分来研究那些现象。与元素论者或原子论者相反,采用整体方法研究行为或心理现象的人被称为**整体论者**(Holists)。格式塔心理学家显然是整体论者。

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

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认为,意识经验是感觉刺激与心灵官能的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心灵将某些感觉经验并不具有的东西加在意识经验之上。如果心灵的官能这一短语为脑的特征所取代的话,那么,康德和格式塔心理学家就有颇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不可能将意识经验还原成感觉刺激,对他们来说,意识经验不同于构成它的元素。因此,寻求感觉事件和意识经验之间的一一对应注定要失败。对康德和格式塔心理学家来说,知觉和感觉有一个重大区别。这一区别的出现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康德)或我们的脑(格式塔心理学家)改变了感觉经验。与没有改变的情况相比,经验更加结构化、组织化,更富有意义。因此,我们所知觉的世界,与我们所感觉的世界永远不可能相同。对感觉信息的这种修饰,来自于心灵(康德)或脑(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本性,因此它独立于经验之外。

403

厄恩斯特·马赫

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是位物理学家,

他假设(1886/1914)有两类感觉独立于构成它们的特定元素: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例如,不论实际所呈现的圆是大、是小、是红、是蓝、是明亮还是晦暗,人都经验到圆形。因此,对“圆”(circularity)的经验就是一个空间形式的感觉的例子。这同样适用于任何几何形状。与此相似,一段旋律无论用什么键、什么速度来演奏,都被认为是同一旋律。因此,旋律是时间形式的感觉的一个例子。马赫在阐述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各种感觉要素能引起相同的感受;因此,至少有些知觉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感觉元素群之外。

克里斯恩·冯·厄棱费尔

克里斯恩·冯·厄棱费尔(Christian von Ehrenfels, 1859—1932)在维也纳师从布伦塔诺,并于1890年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形质》(*Über 'Gestaltqualitäten' / On Gestalt Qualities*)的论文。关于这篇论文,巴里·史密斯(1994)指出:“几乎所有后来与格式塔观念有关的理论问题和概念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论述……至少顺便提到过。”(pp. 246—247)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惠特海默在1898年到1901年间选修过厄棱费尔的几门课程,无疑受到厄棱费尔的影响。厄棱费尔详细阐述了马赫的空间和时间形式的观念,认为形质(*Gestaltqualitäten / form qualities*)包含于我们的知觉中,而不包含于孤立的感觉之中。无论以何种模式来排列点,我们识别的是模式,而不是单个点。与此相似,注意单个音符不会听到旋律;只有听到数个音符时才会听到旋律。对马赫和厄棱费尔来说,形式是某种从感觉元素之中出现的东西。他们的立场同J·S·穆勒许多年前所采取的相似。穆勒提出了“心理化学说”,认为在多种感觉相融合时,就会出现某种与其构成部分完全不同的感觉。

和穆勒一样,马赫和厄棱费尔认为感觉元素经常结合起来并引起形式的经验。不过,对马赫、厄棱费尔和穆勒来说,在形成整体知觉或形式知觉时,元素仍然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格





式塔心理学家将这种关系完全倒转过来,认为整体决定部分,而不是相反。

威廉·詹姆士

由于厌恶心理学中的元素主义,威廉·詹姆士也可以被视作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他认为,冯特对意识元素的寻求依赖的是一种人为的、被歪曲了的心理生活观。詹姆士提出了意识流的观念,认为心灵并不是由孤立的心理元素构成的。他认为,意识流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必须避免任何分解意识流作更细分析的尝试。格式塔心理学家赞同詹姆士的反元素主义立场,但认为他走了极端。他们认为,心灵确实能够分离开来研究,但冯特和构造主义者作了错误的选择,将心理元素作为其研究对象。对格式塔心理学家来说,正确的选择是研究心理格式塔。 404

意动心理学

在第九章,我们了解到弗朗兹·布伦塔诺和卡尔·斯顿夫赞同关注知觉、感觉或问题解决这些意动(acts)的内省类型。他们反对使用内省来寻找心理元素,并将更为自由的内省用于心理现象。因此,“意动”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都是现象学家。由于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位创立者(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都曾先后师从过卡尔·斯顿夫,意动心理学影响格式塔心理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苛勒甚至将他的一本书题献给斯顿夫(1920)。

物理学的进展

由于根据伽利略-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一元素主义观点难于理解磁场的性质,有些物理学家转而研究力场,在力场中所有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力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力场的其余部分)苛勒精通物理学,甚至跟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学习过一段时间。实际上,确切地说,格式塔心理学代表着心理学以场论而不是牛顿物理学为榜样的一种尝试。我

们马上就要对这种尝试作进一步阐述。

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

1910年,马克斯·惠特海默离开维也纳,前往莱茵兰度假。在途中的火车上,他突然有了一个发起格式塔心理学的想法。这一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觉以某种方式被构造出来,而感觉刺激却不遵循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觉不同于构成知觉的感觉。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想法,惠特海默在法兰克福下了车,买了一个玩具频闪仪(一种使静止的画面闪烁使其好像移动的装置),并开始旅馆的房间里做实验。显然,惠特海默在没有运动的地方觉察到了运动。为了更细致地研究这一现象,他来到法兰克福大学,那里他可以用速示器(速示器能在设定的毫秒内断断续续地闪光)。使两条光线相继闪现,惠特海默发现,如果闪现间隔长的话(200毫秒或更长),观察者就会看到两条断断续续地相继闪现的光线——这是实际情况。如果闪光之间的间隔非常短的话(30毫秒或更短),两条光线似乎是同时出现的。但如果闪光的间隔约在60毫秒左右时,似乎是一条光线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惠特海默将这种看似真实的运动称为 **phi 现象**,其1912年的《运动知觉的实验研究》一文描述了这一现象,此文常被当作格式塔学派的正式开端。

惠特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研究助理是两个新近的柏林的博士研究生:库特·考夫卡和沃尔夫冈·苛勒,两个人都在惠特海默的知觉实验中充当被试。考夫卡和苛勒同格式塔心理学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常同惠特海默一起被视为这一学派的共同创立者。

马克斯·惠特海默

马克斯·惠特海默(Max Wertheimer, 1880—1943)1880年4月15日生于布拉格,读完大学预科(大致相当于高中)后,他18岁,





同时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法律。在布拉格大学期间,惠特海默的兴趣从法律转向哲学。在此期间,他听了厄棱费尔的课。在柏林大学,他听了斯顿夫的课,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惠特海默去了符茨堡大学。

405

1904年,在屈尔佩的指导下,他在符茨堡大学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是有关测谎的。在屈尔佩和其他人就“无意象思维”是否存在、内省应该关注什么而同冯特进行争论时,惠特海默就在符茨堡,这无疑对他的思想有影响。

1904年至1910年间,惠特海默在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拥有学术职位。1910年至1916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1916年至1929年,在柏林大学;1929年至1933年,又在法兰克福大学。由于纳粹运动在德国引起了混乱,惠特海默决定到别的地方继续其职业生涯,那时他53岁。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都为他提供了职位;但在1933年,他接受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职位,和妻子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瓦伦丁、迈克尔和丽丝)乘船来到了纽约。惠特海默只懂德语,他最早的课就是用德语上的。不过,仅仅5个月之后,他就开始用英语上课并发表文章。他的第二语言也为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它有时妨碍他准确地表达自己。迈克尔·惠特海默和金(1994)举了一个例子:“他……在数学术语方面有些问题;他的学生偶尔会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他所提及的钝‘天使’和锐‘天使’与天国的生命无关,而是指三角形的角。”*(pp. 5—6)

惠特海默兴趣广泛,到美国之后,他(用英语)撰写了论述真理(1934)、伦理学(1935)、民主(1937)和自由(1940)的文章。惠特海默

* 英文中 angels(天使)与 angles(角)易混淆。——译者注

打算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之作序。虽然这一集子从来没有用英语出版,但最终在汉斯-祖尔根·沃尔特(Hans-Jürgen Walter)的编辑之下用德文出版(1991)。惠特海默只写了一本书——《创造性思维》,但在此书出版之前,他于1943年10月12日在纽约新罗谢尔的家中因冠状动脉栓塞突然去世。《创造性思维》在1945年其去世之后出版。1988年10月,德国心理学会将其最高荣誉——威廉·冯特奖章授予惠特海默。

库特·考夫卡

库特·考夫卡(Kurt Koffka, 1886—1941) 1886年3月18日生



于柏林,1908年,在卡尔·斯顿夫的指导下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考夫卡先在符茨堡和法兰克福作助教,之后在位于德国中部的基赞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在这所大学他一直呆到1924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期间,考夫卡开始了同惠特海默和苛勒的长期交往。1924年,他来到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作访问教授,后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斯密斯学院接受了一个职位,一直到去世。

406

1922年,考夫卡用英语写了一篇论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此文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冠以《知觉:格式塔学说引论》之名。大多

数美国心理学家错误地认为格式塔心理学家只对知觉感兴趣,这篇文章要为此负一定责任。实际情况是,除了知觉以外,格式塔心理学家还对许多哲学问题以及学习和思维感兴趣。他们在早期之所以专注于知觉,是因为冯特一直专注于知觉,而冯特是他们的主要批评对象。

1921年,考夫卡发表了一本论儿童心理学的重要著作,后以《心灵的成长:儿童心理学导论》之名翻译成英文(1924)。1935年,考夫卡出版了《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此书意在全面、系统地阐述格式塔理





论。后一本书题献给苛勒和惠特海默,以感激他们的友谊和启发。

沃尔夫冈·苛勒



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 1887—1967) 1887年1月

21日生于爱沙尼亚的里弗,1909年,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和考夫卡一样,苛勒也是在斯顿夫的指导下工作。同年,苛勒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一年后,他在那里同惠特海默和考夫卡一起参与了将发起格式塔运动的研究。1913年,普鲁士科学院邀请苛勒去位于加那利群岛的特纳里夫岛上的类人猿基地研究黑猩猩,这一邀请暂时打断了他同惠特海默和考夫卡的合作。在苛勒到达特纳里夫岛之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特纳里夫岛上逗留

的时间延长到了7年。在类人猿基地期间,苛勒集中研究了黑猩猩学习的实质。他在《人猿的智慧》(1917/1925)一书中总结了他的观察。

心理学家罗纳德·利(1990)认为,苛勒在特纳里夫岛上所做的不只是观察黑猩猩。首先,加那利群岛不太可能是个建立类人猿研究基地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黑猩猩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统治的非洲喀麦隆或德国的大动物园应是更为合理的场所。利推测,苛勒之所以去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帮助德国军队观察英国船只的活动。苛勒用小心隐藏的电台向德国军官报告附近是否有英国舰船。如果英国舰船不在附近,德国船只就能够安全地通过附近的油船补给燃料。这些活动为87岁的曼纽尔所证实,他是苛勒所研究的动物的饲养人、管理者和训练师;苛勒的两个孩子也证明了这一点。利还提供了来自德国和英国海军档案的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一战期间在加那利群岛有活跃的谍报组织。此外,英国的文件表明,苛勒被强烈地怀疑是这一组织的成员。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苛勒的家被西班牙当局搜查过几次。如果这些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这表明苛

勒那时还是忠诚的德国公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纳粹上台之后,这一忠诚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

一回到德国,苛勒就接受了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职位(1921—1922),1922年,他继斯顿夫之后任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主任。这是一个有名望的职位,它使得格式塔心理学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苛勒的主任职位两次为去美国的行程所打断:他是克拉克大学的访问教授(1925—1926)、哈佛大学威廉·詹姆士讲座的讲师(1934—1935)和芝加哥大学的访问教授(1935)。他的《格式塔心理学》(1929/1970)是用英语写的,是特意美国心理学家写的。

和詹姆士一样,苛勒对费希纳十分不满。他指出,如果不理解所测的是什么就进行测量,那么心理物理学就是其后果之一。

显然,[费希纳]确信测量本身能成为一门心理学之外的科学……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成千上万的心理物理学定量实验几乎都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确切了解在测量什么。没有人研究过整个程序赖以建立的心理过程。(Köhler, 1929/1970, p. 44)

苛勒认为,在广泛地接受操作主义(见第十三章)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家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以根据智力测验成绩来下智力的操作定义为例子。他认为,在这里,测量是精确的(和费希纳工作中的测量一样),但所测的是什么,这一点则是模糊的。下面这段引文指出了苛勒(1929/1970)对使用智商测验的批评同比纳(见第十章)的批评之间的相似之处。

此类测验似乎真的测得了某些技能的先天总体能力。因为,总的看来,测验分数与学校和以后生活中的成绩呈现出合乎要求的相关。不过,这一成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这些测验并没有表明什么具体的过程实际分担了测验成绩。得分仅仅是容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数字而已。比方说,某一特定的得分可能意指:“智力”等级3,连同“准确性”等级1以及“抱负”等级4和“疲劳敏感性”等级3。但它也有可能意味着:“智力”等级6,“准确性”等级2和“疲劳敏感性”等级4——如此等等。因此,某些





成分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可能会产生同一精确的智力商数。显然,即使是对实用而言,这也很要紧。例如,应该根据共同确定整个智商的具体因素的性质和强度来对待某个儿童。当然,这一批评并不新鲜,但鉴于这些测验在我们的学校中所获得的影响,有必要重复这一批评。我们仍然很容易因我们的测验感到满足,因为作为数量化的程序,它们看起来很科学、令人满意。(p. 45)

回到德国,纳粹不断地骚扰高级学习研究所和教授们,苛勒对祖国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苛勒强烈地抗议,并在1933年4月28日发表了最后一篇公开批评纳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下面一段节录中,苛勒,一个非犹太人,对纳粹从大学和其他职位上大规模地开除犹太人提出批评:

在我们进行交谈时,我的一位朋友伸手去拿《诗篇》并朗读道:“主是我的指导者,我不应该要……”他朗读《诗篇》第90篇,并说道:“很难想像(哪)一个德国人能(比这)更为强烈地打动人类的心灵并因此抚慰受难者。所有这些话我们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得到的。”

另一位朋友提醒我,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比犹太人斯宾诺莎更勇敢地澄清自己的世界观而斗争的了,歌德也仰慕斯宾诺莎的智慧。像歌德那样,我的朋友毫不犹豫地表示敬重。如果犹太人没有人类的高贵,莱辛就不会写《智者内森》了……没有人能够想到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的伟大著作而不深情地赞美他。赫兹具有犹太人血统。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当代德国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是弗兰克,许多人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弗兰克是犹太人,一位非常宽容的人。几天前,他还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还是德国的光荣和国际科学界羡慕的对象。”[也许开除弗兰克]表明所有这些人不参加[这个政党]的最深层的原因:他们感受到道德的欺诈。他们认为,只有人的品质才能决定人的价值,智力成就、性格和对德国文化的显著贡献使他们流芳于世,而不论是否是犹太人。(Henle, 1978, p. 940)

纳粹的威胁终于令人无法忍受,1935年,苛勒移居美国。在哈佛作了为期一年的讲座之后,他接受了斯瓦斯摩尔学院的一个职位,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958年退休。在斯瓦斯摩尔学院期间,他将其在威廉·詹姆士讲座所作的演讲以《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1938/1966)和《心理学中的动力学》(1940)出版,在这两本书中,他论述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和格式塔心理学之间的关系。退休之后,苛勒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在达特茅斯学院继续写作和研究。他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欧洲大学演讲。1967年6月11日,苛勒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恩菲尔德去世。他的最后一本书《格式塔心理学的任务》(1969)在其去世之后出版。

格式塔心理学在美国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考夫卡在斯密斯学院(一个本科机构),苛勒在斯瓦斯摩尔学院(一个本科机构),而惠特海默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这一学院尚未授予高级学位),格式塔心理学在美国的成功就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同样,当格式塔心理学试图取得进展时,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占优势的主旋律。苛勒描述了他到达美国之后不久的经历:

1925年,首次来到这个国家不久,我就有过一次奇怪的经历。一次,我和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交谈——他当然是一个行为主义者。我说,对我来说,麦独孤的策动心理学似乎与某些我难于接受的哲学观点有关;不过,这个学生坚持认为,通过简单的观察就可以得出,人做这做那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他的话可能是正确的。但他本人是否有时不为买邮票而去邮局呢?他现在是否非得为下周四举行的考试作准备呢?回答很迅速,这个学生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一点儿也没有牢固的科学信念。(Henle, 1986, p. 120)

苛勒获得过许多荣誉,包括美国哲学会会员、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许多名誉学位、柏林大学荣誉公民[这一荣誉以前只授予过两个美国人——约翰·F·肯尼迪和保罗·欣德斯密斯(Paul Hindersmith)]、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 (1956)、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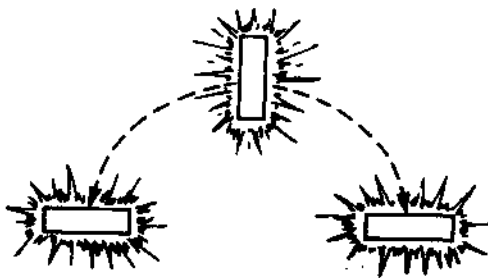




同型论和完形趋向律

惠特海默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仅仅两个刺激是如何引起运动知觉的。这种不真实的运动并不是惠特海默发现的;它为人所知已有数年了。事实上,在惠特海默发现 phi 现象前 25 年,动画就已经发明了。不同的是惠特海默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马赫、厄梭费尔和 J·S·穆勒都认识到整体有时不同于部分之和,但他们都认为整体(格式塔)是以某种方式从部分的特征中出现的。那就是,在部分(元素)得到注意之后,它们以某种方式融合并引起整体经验。例如,注意原色会使白色的感觉出现,注意数个音符会使旋律感出现。这种观点仍然依赖某种形式的元素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联想假设。例如,冯特对不真实运动的解释是,眼睛的注视随视觉刺激的每一次相继呈现而变化,这使得控制眼睛的肌肉产生与经验真实运动时一样的感觉。因此,由于过去有关这类感觉的经验(联想),人们就会体验到看起来是运动的东西。由于伴随看似运动的运动感并不包含在引起它的感觉之中,冯特认为这一经验是创造性综合的体现。与此相似,赫尔姆霍茨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无意识推理。冯特和赫尔姆霍茨都强调学习在如 phi 现象之类的经验中的作用。

然而,惠特海默通过巧妙的演示证明了以学习为基础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惠特海默再次使用了速示器,表明 phi 现象能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出现。三条光线以下图所示的方式布置:



中间的光线闪现之后,另外两条光线马上同时闪现。惠特海默将这一次序重复了几遍。中间的光线好像同时落向左边和右边,由于眼睛不可能同时向两个方向移动,以来自眼睛的感觉为基础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场论的应用

如果心理现象不能用感觉过程、推理或融合来解释,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解释呢?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回答是,脑包含先于感觉刺激而存在的结构化的电化学力场。感觉材料一进入这样的场,立即更改这个场的结构,同时为这个场所更改。我们的意识经验来自于感觉材料与脑内这一力场的相互作用。这种情况同金属微粒放置在磁场里的情况相似。磁场的性质将对微粒的分布产生强烈影响,但微粒的特性也会影响这一分布。例如,较大的、为数众多的微粒在这磁场内的分布,与较小的、数量较少的微粒的分布有所不同。至于认知经验,要点在于,脑活动场改造感觉材料,给这些材料以不同于原来的特性。根据这一分析,整体(脑内的电化学力场)先于部分(个别感觉)而存在,是整体给部分以同一性或意义。 410

心物同型论

为了更充分地描述脑的活动场和意识经验之间的关系,格式塔心理学家采用了**心物同型论**这一概念。苛勒将心物同型论界定如下:“在空间中经验到的次序,在结构上总是同潜在的脑过程分布的功能次序完全相同。”(1929/1970, p. 61)在别处,苛勒说道:“在其所有结构特性上,心理事实同脑内潜在过程彼此相似。”(1969, p. 66)

格式塔的同型论观念,强调脑内的力场改变进来的感觉材料,强调我们在意识中经验到的是已经改变了的材料。*isomorphism*(同型论)这一单词,来源于希腊语的 *iso*(相似的)和 *morphic*(形状)。脑活动模式和意识经验模式在结构上是相同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并没有说电化学的脑活动模式同知觉活动模式是一样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知觉场总是由潜在的脑活动模式引起的。他们相信,虽然





知觉活动的模式同脑活动模式可能有些相似之处,但两者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且肯定不会是相同的。这种关系就像美国地图和实际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虽然两者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

与恒常性假说的对立

根据同型论这一概念,格式塔心理学家反对**恒常性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某些环境刺激和某些感觉之间存在着——对应。这种对应并不意味着感觉必然精确地反映实际所呈现的东西。尽管认识到心理经验和引起心理经验的物理事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心理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冯特和构造主义者都接受恒常性假说。确实,恒常性假说声称,个别物理事件引起个别感觉。除非一条或更多的联想律对其发生作用,或者就冯特而言,除非它们得到有意的重新排列,否则这些感觉仍然是孤立的。这一假设为大多数英国和法国的经验主义者所接受,也是铁钦纳的构造主义的基础。构造主义者遵循经验主义传统,认为心理事件是对具体环境事件的消极反映。

格式塔心理学家完全不同意恒常性假说所蕴含的有关脑的功能作用的概念。通过抛弃恒常性假说,格式塔心理学家就抛弃了作为构造主义、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基础的经验主义哲学。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作为替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在分析脑的功能作用时采用了场论。在任何物理系统中,能量都是以合乎规律的方式分布的,而脑就是一个物理系统。苛勒曾说过:“根据几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当物理系统达到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时,这一系统内的物质或过程的分布倾向于变得规则、简单,且时常是对称的。”(1969, pp. 64—65)迈克尔·惠特海默(1987)阐述了这一观点: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在得到释放时,物理力并不会产生混乱,只会产生它们自己的由其内部决定的组织。与此相似,神经系统并不是以电子管、沟槽、电线或配电盘的机器似的联结为特征的,相反,脑和几乎所有其他物理系统一样,展示出物理力动态的自我分布。(p. 137)

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是把脑看作感觉信息的被动接收机和记录器,而是把脑看作动态的、改变感觉信息的力的构型。他们认为,进来的感觉信息同脑内的力场相互作用,引起心理活动场;和脑内潜在的物理场一样,这些心理场是有组织的构型。心理构型的性质,取决于进来的刺激和脑内力场性质的总和。出现在脑活动场内的任何构型都会被经验为知觉(心物同型论)。

分析: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是有组织的脑活动支配我们的知觉,而不是进入脑活动的刺激。因此,整体比部分更重要,从而颠覆了心理学最古老的一种传统。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分析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而不是像传统那样*自下而上*地进行。换言之,分析是从整体到部分进行的,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进行的。如同迈克尔·惠特海默(1987)所解释的那样:

这一构想包含着一个彻底的重新定向:部分的性质是由整体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分析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不应该‘*自下而上地*’进行。不应该从元素开始并试图由元素合成整体,而应该研究整体,以理解其自然的部分是什么。某一整体的部分并不是中性的、惰性的,而是在结构上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某一整体的部分彼此间不是无关紧要的,肥皂泡这一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某一部分的变化导致整个构型内部的戏剧性变化。这一取向被应用于理解思维、学习、问题解决、知觉和哲学中的各种现象;在受到来自外部的激烈批评和来自内部的门外汉的同样激烈的抨击的同时,这一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传播。(p. 136)

完形趋向律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与产生肥皂泡和磁场之类构型相同的力也产生脑内的构型。存在于所有物理系统中的能量构型,都产生于由相互作用着的力所构成的总体的场。在这一环境中的物理力总是





以尽可能简单的、对称的方式分布。因此,根据心物同型论这一原理,心理经验也一定是简单的、对称的。格式塔心理学家用完形趋向律概括脑内力场和认知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形趋向律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Prägnanz* 这一德文词在英语中并没有确切的对应词,essence(本质)一词与其相近。*Prägnanz* 是指某种经验的本质或终极意义。感觉信息可能是片断的、不完整的,但当感觉信息同脑内力场进行相互作用时,所引起的认知经验是完整的、有组织的。完形趋向律说明,由于脑活动场总是在占优势的环境中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分布——正如其他物理力场一样,心理组织将总是与环境所容许的一样好。完形趋向律断言,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如果有脑活动模式,所有认知经验都倾向于尽可能地有组织,尽可能地对称、简单、规则。这就是“和环境所容许的一样好”的含义。

人们很容易将格式塔心理学列入先天论的范畴,但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同意这样做。苛勒指出:“当我们提到神经系统内基本的……动力……过程时,从来没有提到过基因、遗传得来的和与生俱来的之类的概念。”(1969, p. 89)苛勒认为,控制脑活动的并不是由遗传控制的程序,而是控制所有物理系统的不变的动力。

亨利(Henle)(1986)认为,是心理学以格式塔心理学家为榜样、并不再试图根据先天论—经验论这一二分法来解释任何事物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冲破先天论—经验论这一二分法是如此之难。是我们不能根据三分法来进行思考吗?如果是,我们仍然会误解格式塔心理学,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解释就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主题。(p. 123)

知觉恒常性

412

知觉恒常性(不要同恒常性假说相混淆)是指我们对物体的反应方式:虽然感官所接受的信息有可能变化较大,我们却把它们当作同样的事物看待。

一个在大街上靠近我们的人,似乎不会因简单的光学原因而像应有的那样大。平放在斜面上的圆看起来不会像一个椭圆,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圆,即使它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可能是一个非常平坦的椭圆。有阴影横越其上的白色物体仍然是白色的,在强烈光线中的黑纸仍然是黑色的,虽然前者所反射的光线可能要比后者少得多。显然,这三种现象有一些共同之处。尽管随着那个恒常物体的距离、方向或照度的改变,对眼睛的刺激发生变化,但物理对象就其本身而言总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似乎经验到的东西,更和实际不变的物理对象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要优先于它同变化的刺激之间的一致性。于是有了大小恒常性、形状恒常性和明度恒常性这样的术语。(Köhler, 1929/1970, pp. 78—79)

经验论者将知觉恒常性解释为学习的结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和在不同的照度水平下看物体,物体所提供的感觉是不同的,但凭借经验,我们学会矫正这些差异,并对物体作出反应,就好像它们是相同的。武德沃斯(1931)根据经验论者的观点,描述了如果没有学习的作用,我们的知觉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能将所学的一切搁置片刻,并察看如眼睛所呈现的一样的视野,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色彩斑驳的马赛克般的点,没有意义,没有物体,没有形状或模式。这就是传统的联想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pp. 105—106)

格式塔心理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例如,苛勒断言,恒常性是持续的脑活动的直接反映,而不是感觉加学习的结果。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个物体是相同的,是由于那个物体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一致。由于这种关系是相同的,脑活动场也是相同的,因此心理经验(知觉)是相同的。所以,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解释只不过是心物同型论观念的拓展。布鲁诺(1972)以明度恒常性为例,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观点:

[苛勒]认为,明度恒常性是由于某种真实的恒常性的存在,那就是环境中的某种现存的格式塔。这一格式塔是物理的——





作为一种模式真正在那里。它是图形的明度与背景的明度之间的比率。就阳光和阴影而言,这一比率仍是恒定的。我们假定,对于阳光下的比基尼,曝光表的读数是10(任意单位)。对于阳光下的草地,曝光表的读数是5。图形与背景的比率是 $10/5$ 或2。假使现在穿比基尼的姑娘在阴凉处,对于比基尼,曝光表的读数是4。在阴凉处的草地产生的读数是2。图形和背景的比率是 $4/2$ 或2——同以前的比率相同。比率是一个常数。人类的神经系统直接对这一不变的比率作出反应。环境中不变的比率在神经系统中引起某种兴奋模式。只要这一比率不变,兴奋模式的特性也不会变。因此,苛勒将亮度恒常性解释为一种直接知觉到的格式塔,而不是得自于学习或感觉的联结。

苛勒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其他知觉恒常性,包括颜色恒常性、形状恒常性、大小恒常性。(p.151)

知觉格式塔

历经数年,格式塔心理学家分离出100多种整理视觉信息的构型(格式塔)。在此,我们仅浏览其中几个。

图形—背景关系

丹麦心理学家艾德加·鲁宾(Edgar Rubin, 1886—1951)认为,最基本的知觉样式就是将知觉场分为两个部分:图形和背景。413 图形是清晰的、统一的,是注意的对象;背景是扩散的,由没有注意到的一切组成。这种区分产生了所称的**图形—背景关系**。因此,什么是图形,什么是背景,随注意的转移而变化。图14.1说明了这一点。在注意两个侧影时,就看不到花瓶,反之亦然。与此相似,在注意黑色的十字形时,就看不到白色的十字形,反之亦然。格式塔心理学家将图形—背景关系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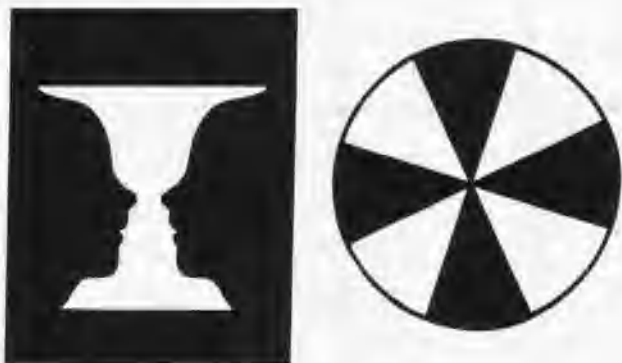


图 14.1 在每一个图示中,哪一个图形,哪一个是背景?(改编自 Rubin, 1915/1921)

知觉组织的格式塔原理

除了描述图形—背景知觉之外,格式塔心理学家还论述了将知觉元素组织成构型所依据的原理。例如,彼此具有连续性的刺激会被体验成一个知觉单元。为了阐述这一原理,惠特海默使用了内在连续性(intrinsic togetherness)、迫近的必然性(imminent necessity)和良好的延续性(good continuation)这样的术语。图 14.2a 提供了一个连续性原则的例子。注意,所出现的模式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点(元素)中找到。更确切地说,由于某些点似乎趋向于同一方向,人就会将这些点作为一个构型(格式塔)。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一图形是由两条曲线构成。

当刺激靠在一起时,它们倾向于作为一个知觉单元被聚集一起。这就是为人所知的接近性原则。在图 14.2b 中,这些 X 倾向于被看成两个一组,而不是个别的 X。线条也是如此。

根据包含性原则,在有一个以上的图形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包含刺激数量最多的图形。例如,一个小图形镶嵌在一个较大的图形中,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较大的图形,而不是较小的图形。伪装就是这一原理的一种应用。例如,漆上水色的船只和漆上作战地域颜色的坦克混在背景之中,不太容易被侦测到。在图 14.2c 中,符号





$\sqrt{16}$ 是难于看到的,因为它的许多成分是更大的复杂刺激的一部分。苛勒认为,包含性原则提供了反对知觉的经验主义解释的证据。他认为,大多数人对 $\sqrt{16}$ 这一符号的经验显然要多于图 14.2c。然而,较强的倾向是知觉到更具包含性的图形。苛勒(1969)也用下面这个图形表明了相同的观点:

414



苛勒说,如果知觉是由过去经验(学习)决定的,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在这个图形中知觉到熟悉的单词“men”及其镜像。然而,大多数人在这个图形中知觉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图形,有点像一排水平排列的心形。

某些方面相似的物体倾向于构成知觉单元。这就是为人所知的相似性原则。例如一对双胞胎在人群中引人注目,再如穿着不同制服的小队就像运动场中只有两个团队一样。在图 14.2d 中,有共同之处的刺激作为一个知觉单元凸显出来。

(a) 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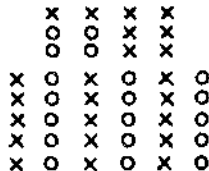
(b) 接近性



(c) 包含性



(d) 相似性



(e) 闭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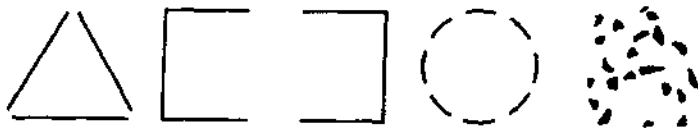


图 14.2 (a)连续性原则、(b)接近性原则、(c)包含性原则(Köhler, 1969)、(d)相似性原则和(e)闭合性原则的例子。(Sartain et al., 1973; 使用获得 Prentice-Hall, Inc. 的许可)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格式塔心理学家相信心物同型论,根据心物同型论,我们的意识经验同脑活动模式直接相关,而脑活动根据完形趋向律将自己组织成模式。因此,脑活动模式很可能要比进入其中的刺激组织得更好。闭合原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闭合原则,在物理世界中不完整的图形被知觉为完整的图形。如图 14.2e 所示,即使图形上有缺口——因此并不真正是圆形、三角形和长方形——它们仍然被经验为圆形、三角形和长方形。这是因为脑将刺激转变成后来在认知上经验到的有组织的构型。同理,在图 14.2e 中,我们看到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 415

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

脑作用于感觉信息,并将其整理成构型,因此我们所意识到的、我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据以采取行动的,更多地是脑的产物,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产物。考夫卡运用这一事实,对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就是物质环境,而行为环境(behavioral environment)则是我们对地理环境的主观解释。考夫卡(1935/1963)用一个古老的德国传说来阐明这两种环境之间的重要差别:

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暴风雪中,有一人骑马来到一家旅店,深自庆幸经过几个小时的奔驰,骑过狂风呼啸、冰天雪地的平原,居然能找到一个暂时安身之所。旅店主人前来开门,吃惊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并问他从哪里来。那人遥指他来的方向。旅店主人用惊奇的语调说:“你知道你已骑过康斯坦斯湖了吗?”那人听他一问,立即惊毙在他的脚下。

那么,陌生人的行为到底是在什么环境中发生的呢?在康斯坦斯湖?那是当然,因为他确实骑过了康斯坦斯湖。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实情,因为冰冻的湖泊、没有平常稳固的地面,都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行为。对地理学家来说,这一行为发生在这一特殊的场所是有趣的;但对研究行为的心理学家来说,这并不有





趣,因为这一行为就像这个人骑马越过的是荒原一样。但心理学家了解得更多:由于此人在得知自己“实际”做了什么之后惊恐而死,心理学家必须作出推测,如果这个陌生人事前知道,骑马这一行为就会与实际所发生的大不一样。因此,心理学家不得不认为:环境一词存在着第二种意义,根据这一事实,我们的骑马人根本没有骑马越过湖泊,而是穿过一个普通的雪原。他的行为是骑马穿过平原,而不是越过湖泊。

适用于越过康斯坦斯湖的那个骑马人的东西,也适用于一切行为。老鼠是在实验者所建造的迷津里奔跑吗?根据“在……里”(in)这个词的含义,既是又不是。因此,我们要区分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吗?当我们意指地理环境时,可以说是;当我们意指行为环境时,就可以说不是。(pp. 27—28)

换言之,我们的主观实在要比物质环境更多地支配我们的行为。

对学习的格式塔解释

认知的尝试—错误

正如我们所知,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依照完形趋向律,脑活动有趋于平衡的倾向。除非以某种方式被打破,否则这一倾向会自然延续。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问题一旦出现,就会打破这种趋于平衡的倾向。遇到问题,某种失调状态就会存在,直到问题得到解决。由于失调状态是不自然的,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它引起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具有动机性质,使有机体处于活跃状态。典型的情况是,有机体通过知觉熟悉环境,并在认知上尝试一种又一种可能的办法,直至找到解决办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认知的尝试—错误,来反对行为的尝试—错误。他们认为有机体逐渐领会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顿悟学习

在一战期间的1913至1917年,苛勒在特纳里夫岛上就学习做

了大量研究。在一个经典实验中,苛勒用黑猩猩作为被试。他将黑猩猩想要的东西——例如一支香蕉——悬挂在黑猩猩刚好够不着的空中。然后,他将箱子和棍子之类的物体放在黑猩猩所处的环境中,它可以用此获取香蕉。黑猩猩通过将两个或更多的箱子在香蕉下面叠起来,或者使用棍子来得到香蕉。在其中一种情况下,为了够得着香蕉,黑猩猩必须将两根棍子接起来。下面的照片描绘了苛勒的黑猩猩解决问题的一些活动。

417

在研究学习时,苛勒还采用了所谓迂回问题,在迂回问题中,动物能看到目标,但却不能直接到达目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动物必须学会走一条通向目标的迂回路线。图 14.3 展示了一个典型的迂回问题。苛勒发现,虽然小鸡面对此类问题有很大的困难,但黑猩猩能轻易解决这类问题。

416



a 一只名叫基加的黑猩猩在使用一根竿子获得食物(p. 72a)。(所有照片都来自于苛勒著《人猿的智慧》(1917/1925),伦敦: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b 萨勒坦将两根棍子接起来以获取食物(p. 128a)。





c 一只名叫格兰地的黑猩猩在萨勒坦的注视下用一叠箱子来获取食物(p. 138a)。



d 基加在用一根竿子打下他的目标(p. 14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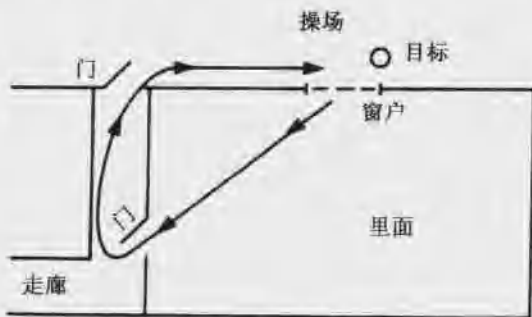


图 14.3 苛勒用于研究学习过程的一个典型的迂回问题(Köhler, 1917/1925), 使用得到许可。

苛勒注意到,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的一段时间,动物似乎在权衡情境——也就是检验各种假设。(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指的认知的或替代的尝试—错误)接着,到了某一时刻,动物获得对解决办法的顿悟,并根据这一顿悟采取行动。就格式塔心理学家而言,某一问题只可能存在于两个阶段:要么没有得到解决,要么得到了解决;不存在

中间阶段。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桑代克等人之所以发现学习似乎是渐进的(学习是逐渐发生的),是由于动物没有得到获得顿悟所必需的所有要素。但如果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必需的那些事物一起呈现给有机体,顿悟学习通常就会发生。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顿悟学习要比通过机械记忆或行为试误获得的学习称心合意得多。赫根汉和奥尔森(Hergenhahn and Olson, 2001)概括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就顿悟学习所得出的结论:

通常认为,顿悟学习有四个特征:(1)从没有解决到解决的过渡是突然的、完全的;(2)以由顿悟获得的解决办法为基础的表现通常是流畅的,没有错误;(3)由顿悟获得的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4)由顿悟所获得的原理很容易应用于其他问题。(p. 259)

转换

为了进一步研究学习的本质,苛勒用小鸡作被试。在一个实验中,他在地上放了一张白色的纸和一张灰色的纸,并都覆以谷子。如果小鸡在白纸上啄谷子,就用嘘声把它吓走;但如果它在灰纸上啄谷子,就让它吃。尝试多次之后,小鸡学会了只在灰纸上啄谷子。问题是,小鸡学会了什么呢?桑代克、赫尔和斯金纳会说强化增强了在灰纸上啄食的反应。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苛勒继续进行这一实验的第二阶段:他用一张黑色的纸代替白色的纸。现在,选择是在灰纸和黑纸之间进行的,而小鸡因灰纸得到过强化。关于这一选择,大多数强化理论家会预测小鸡会继续接近灰色的纸。但是,绝大多数小鸡靠近黑色的纸。苛勒的解释是,小鸡并没有习得刺激—反应的联结或某一特殊反应,而是习得了一种关系。在这一个案中,动物学会了接近两张纸中较暗的那一张。在这一实验的第二阶段,如果苛勒呈现一张比小鸡曾在其上得到强化的纸更浅的灰色纸,小鸡会继续靠近以前曾得到过食物的纸,因为它是两张纸中较暗的一张。

418

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有机体习得的是原理或关系,而不是对特殊情境的特殊反应。一旦有机体学会某一原理,就会将其应





用于相似的情境。这就是所说的**转换**(transposition)——格式塔心理学家对训练迁移的解释。转换这一观念同桑代克的迁移的相同要素说相对立,根据相同要素说,两个情境之间的相似之处(共同要素)决定它们之间的迁移量。

行为主义者对迁移的解释 格式塔理论对迁移的解释并非没有受到挑战。赫尔心理学的主要代言人肯尼思·斯彭斯(Kenneth Spence)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替代性解释。赫根汉和奥尔森(2001)概括了斯彭斯的解释:

斯彭斯认为,假使某只动物因接近一个盖子为160平方厘米的盒子而受到强化,接近盖子为100平方厘米的盒子则没有受到强化。不久,这只动物就会学会专门接近那只较大的盒子。在实验的第二阶段,这只动物要在盖子为160平方厘米的盒子和盖子为256平方厘米的盒子之间进行选择。即使动物在第一阶段因为选择另一只盒子(160平方厘米的)而专门得到强化,而这一阶段动物通常会选择较大的盒子(256平方厘米的)。这一发现似乎支持关系学习观。

斯彭斯对迁移的行为主义解释是以泛化为基础的……斯彭斯认为,接近积极刺激(160平方厘米)的倾向泛化到其他相关的刺激之上。其次,他认为,接近积极刺激的倾向(以及这一倾向的泛化)要强于回避消极刺激的倾向(以及这一倾向的泛化)。发生什么行为取决于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的代数和。

[为了领会斯彭斯解释的其余部分,请参阅图14.4。]

只要两个刺激之间有一个选择,动物就会选择引起最大净接近倾向*的刺激。在斯彭斯实验的第一阶段,动物选择的是盖子为160平方厘米的盒子,而不是100平方厘米的盒子,因为对前者而言,净积极倾向是51.7,对后者而言,是29.7。在第二阶段,256平方厘米的盒子得到了选择,160平方厘米的盒子却

* 净接近倾向是指实验中动物接近刺激的积极倾向(正)和回避刺激的消极倾向(负)的代数和。——译者注

没有,因为对前者而言,净积极倾向是 72.1,而对后者而言,仍然是 51.7。(pp. 262—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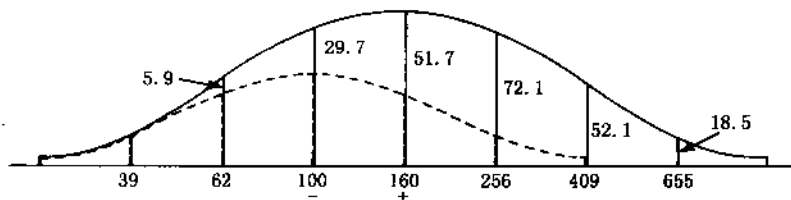


图 14.4 根据斯彭斯的观点,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代数决定辨别问题的两个刺激中哪一个被接近(Spence, 1942)。

斯彭斯的解释有利于预测不会出现迁移的条件。作为现今仍有效的一个问题,格式塔和行为主义的解释都不能解释所有迁移现象, 419 因此,人们仍在寻找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解释。

创造性思维

惠特海默关注格式塔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前已述及,其《创造性思维》一书是在他去世以后的 1945 年出版的。此书后得到修订和扩展,并在 1959 年再版,担任编辑工作的是惠特海默的儿子迈克尔。惠特海默得出的有关创造性思维的结论,是以个人经验、实验和对公认的诸如爱因斯坦这样的杰出问题解决者的访谈为基础的。

那些奇妙的日子开始于 1916 年,我十分幸运地能够几小时又几小时地单独和爱因斯坦坐在他的书房里,聆听他讲述其在相对论中达到高峰的、戏剧性的发展。(Max Wertheimer, 1945/1959, p. 213)

惠特海默将基于格式塔原理的学习同外部强化和联想律所支配的机械记忆进行了对比。前者是以理解问题的性质为基础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问题的存在引起认知失衡,直到问题得到解决。问题的解决恢复了认知平衡,认知平衡的恢复就是学习者需要的全部强化。由于学习和问题解决令学习者本人感到满意,因此,它们受制于内在(内部)强化,而非受制于外在(外部)强化。惠特海默认为,





我们之所以有学习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是因为学习和问题解决本身令我们感到满意,而不是因为别人或别的事物为此强化我们。由于格式塔原理所支配的学习是以理解问题的结构为基础的,因此,它易于记忆,并易于被泛化到其他相关的情境中去。

惠特海默认为,在运用心理联想、死记硬背、训练和外部强化时,的确出现了一些学习,但这样的学习通常是琐碎无聊的。他列举出的此类学习有:把某个朋友的名字同他或她的电话号码联想在一起、学会正确地预料一张无意义音节表、狗学会因某种声音而分泌唾液。惠特海默认为,不幸的是,这类学习正是大多数学校所强调的。

在惠特海默的分析中,强调逻辑的教学并不比机械记忆的效果好多少。据称,逻辑能保证人得出正确结论。惠特海默认为,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的教学假设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且每个人都应以那种方式思考。但和机械记忆一样,学习和运用逻辑规则会扼杀创造性思维,因为两者都不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的,那就是问题解决牵涉到整个人,并且,对每个人来说,问题都是独特的。

根据惠特海默的观点,理解牵涉到学习者的许多方面,诸如他们的情绪、态度、知觉以及他们的智力。在顿悟某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学生不必——事实上,不应该——合乎逻辑。相反,学生应该在认知上整理或重新整理这一问题的成分,直至想出以理解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为止。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Hergenhahn & Olson, 2001, p. 264)

惠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一书充满了赏心悦目的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例子。一个例子谈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童年经历,高斯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高斯的老师要求全班同学从1加到10,一得到和就立即报告。其他学生才刚刚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时,高斯就举起了手,并正确地报告是和是55。老师问高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答案,高斯说,

如果我将1和2相加,其和加上3,结果同4相加,以此类推,就会花很长时间;并且,想提高速度,就容易出错。但你知道,1加10等于11,2加9还是——一定是——11! 依次计算! 420

有 5 个这样的对子;5 乘以 11 等于 55。(Wertheimer, 1945/1959, p. 109)

高斯的解答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灵活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基于标准的、机械的规则。与此相似,迈克尔·惠特海默(1980)描述了卡托纳在 1949 年做的一个独创性实验。卡托纳向被试呈现下列 15 个数字,并要求他们用 15 秒时间学习这些数字:

1 4 9 1 6 2 5 3 6 4 9 6 4 8 1

根据仅有的指示,大多数人试图在规定时间内记住尽可能多的数字。确实,卡托纳发现,大多数被试只能正确地再现为数不多的几个数字;一周之后测试,大多数被试一个也记不得了。

卡托纳要求另一组被试寻找贯穿这些数字的模式或主题。这组被试中有些人认识到这 15 个数字表示数字 1 到 9 的平方。被试发现了一条能应用于这一问题的原理,无论实验期间,还是一周之后,他们都能正确地再现所有数字。事实上,这些人一生都能正确地再现这串数字。高斯的经历和卡托纳的实验都支持了惠特海默的这一观点:以格式塔原理为基础的学习和问题解决,同机械记忆和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问题解决相比,有诸多优势。

记 忆

虽然格式塔心理学家在解释学习和知觉时,强调脑内能量有将自己组织成简单、对称的模式倾向,但他们并没有否认经验的重要性。他们坚持,知觉的组织倾向和认知平衡倾向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脑是个物理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在任何条件下,都以尽可能简单、简洁的构型来分配其活动。但脑所组织的東西是由感觉经验提供的,这就为格式塔理论提供了一个经验成分。在格式塔心理学家对记忆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经验成分。在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个创立者中,考夫卡对记忆论述最多。





记忆过程、痕迹和系统

考夫卡认为,我们所经验的每个物理事件,都会引起脑内的特殊活动。他把由特定的环境事件所引起的脑活动称为**记忆过程**。当环境事件终止时,它所引起的脑活动也会终止。不过,记忆过程的遗迹——**记忆痕迹**——仍在脑中。记忆痕迹一旦形成,其后所有相关经验,都会有记忆过程和记忆痕迹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我们第一次看见猫时,这一经验会产生一个独特的脑活动模式;这就是记忆过程。在这一经验终止以后,脑会记录其影响;这就是记忆痕迹。在我们下次看见猫时,所引起的记忆过程会同业已存在着的、来自于第一次经验的痕迹相互作用。意识经验既是当前记忆过程的结果,又是先前相关经验痕迹的结果。此外,痕迹“在使过程同原先产生痕迹的过程相似的方向上对过程施加影响。”(Koffka, 1935/1963, p. 553)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靠一般术语而不是具体特征意识到并记住事物。我们看到并记住的不是猫、小丑和大象这样的事物,而是“猫”(catness)、“小丑”(clownness)或“象”(elephantness)。这是由于数种经验的痕迹记录了这些经验的共同之处——例如,猫之为猫的东西。经验越多,痕迹就越牢固,在我们的知觉和记忆中就越具有影响力。个别痕迹对**痕迹系统**让步,痕迹系统是许多相关经验的统一。换言之,痕迹系统会记录我们的所有经验,比如说,对猫的所有经验。痕迹和痕迹系统同不间断的脑活动(记忆过程)相互作用,使得我们的知觉和记忆要比没有这种相互作用时更为流畅、组织得更好。例如,我们把不规则的经验回忆成规则的,把不完整的经验回忆成完整的,把陌生的经验回忆成熟悉的。痕迹系统支配着我们对特定事物和一般性范畴的记忆。例如,对自己的狗、猫或母亲的记忆,倾向于记忆中某种经验的混合物,这种经验有相当长的时间,并曾出现在不同的情境中。 421

同格式塔理论所阐述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记忆也受完形趋向律的支配。那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经验的精华。脑的运作方式是,

要使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简单、对称。

勒温的场论

库特·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1890年9月9日生于德

国的莫吉尔诺(Mogilno),在斯顿夫的指导下,勒温在1914年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服了几年兵役,并因此获得了德国铁十字勋章,之后又回到了柏林大学,在那里,他担任过好几个职位,直到1932年和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一起工作。虽然通常不把勒温当作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但他是一个早期追随者,他的大多数工作可以当作格式塔原理的扩展或是在动机、人格和团体动力这些主题上的运用。



1932年,勒温在斯坦福大学作访问讲师;1933年到1935年,他是康奈尔大学的访问讲师。1935年,他以儿童心理学教授的身份成为爱荷华大学儿童福利站的成员,1944年,他创

办并主持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虽然勒温在开始团体动力学研究三年之后就去世了,但这一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当代心理学中仍然很明显。(参见Patnoe 1988年的著述,其中有一些对著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访谈,这些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直接或间接受到勒温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的科学观念

勒温(1935)区分了亚里士多德的和伽利略的自然观;前者强调内在本质和范畴,后者强调外部的因果关系和各种力的动态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可以根据本质将自然界事物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同一范畴内事物的共同之处,便是该范畴事物的本质。除非受到外部





力量的妨害,范畴的所有成员都有显示其本质的固有倾向。例如,所有的大象都会显示出“象”(elephantness)的本质,除非受到意外环境的妨害。在这由不同范畴构成的世界里,内在力量驱使成员发展成其本质所规定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将个别差异看成是扭曲,这种扭曲是由妨害物体或有机体的自然发展倾向的外部力量引起的。他强调的是类别成员所具有的共性,而不是它们的差异。

根据勒温的观点,伽利略将科学的焦点,从内部的因果关系变为更综合的因果关系概念,从而彻底改革了科学。对伽利略而言,物体或有机体的行为,取决于此时此刻所有对其发生作用的力。例如,某一物体下落与否——如果下落,有多快——取决于其总体环境,而不是重物下落、轻物上升这一固有倾向。对伽利略而言,因果关系不是源于内在本质,而是源于物理力;因此,他排除了以其本质为特征的不同范畴这一观念,排除了与范畴自身有关的内部驱力。对伽利略来说,自然力的相互作用引起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偶然因素。如果认识到起作用的动态的力,所谓独特的事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勒温而言(1935),大多心理学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心理学家仍在寻找行为的内部决定因素,诸如本能;仍试图把人放进不同的范畴,如正常与异常。勒温还认为,阶段理论——例如,认为平均两岁的儿童以某些方式行动、而平均三岁的儿童以其他方式行动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式思维的扩展。任何试图对人进行分类的理论——例如,将人描绘成内向者或外向者的理论——同样被当作亚里士多德式思维的例子。勒温认为,当伽利略的因果关系观念得到运用时,所有这些不同范畴都会消失,并为某种普遍的因果关系概念(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此时此刻所出现的所有影响力的函数这一观点)所取代。

在心理学中,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向伽利略的观点转变,意味着不再强调本能、类型,甚至平均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暗指存在不同范畴),而是强调在任何特定时刻对个体起作用的复杂的、动态的力。勒温认为,这些动态的力——而不是任何范畴的内部本质——解释了人类行为。

生活空间

也许,生活空间这一概念是勒温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是由某一特定时刻对其发生作用的所有影响构成的。这些影响被称为**心理事实**,是由对内部事件(诸如饥饿、疼痛、疲劳)、外部事件(餐馆、休息室、其他人、表示停止的符号和发怒的狗)以及对先前经验的回忆(知道某个特定的人是高兴或不高兴,或知道某人的母亲倾向于同意某些要求而拒绝其他要求)的意识构成的。某人、某事要成为心理事实,唯一的要求就是它此时此刻要在人的意识中。只有当前有人回忆起它时,先前的经验才是心理事实。勒温用**同时性原则**概括了他有关心理事实的观点。同时性原则说明,只有那些当前呈现在生活空间中的事实,才能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同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人相反,勒温认为,婴儿期或儿童期的经验只有反映在一个人当前的意识中,才能影响成人的行为。

一个人的生活空间,不仅反映真实的个人事件、物质事件和社会事件,还反映想像的事件。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人讨厌自己,那么,不论这一看法真实与否,都会影响他(她)同那个人的交往。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某些事,就不会尝试去做这些事,而不管我们真正能力如何。对勒温来说,支配行为的是主观实在,而不是物理现实。有人可能身在教室,心却在即将到来的社交约会。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注意教室里所发生的事。再者,勒温认为,一个人在任何特定时刻的思想和行为,是受心理事实(真实的或想像的)这一总体决定的,这一总体构成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423

根据勒温的观点,如果某种需要出现,带有与这一需要的满足相关的事实的生活空间,就会得到明确表达。例如,如果一个人感到饥饿,同获得食物和摄取食物有关的心理事实就会支配他的生活空间。有些事实促进这一需要的满足(如有钱、能得到食物),而有些事实抑制这一需要的满足(有其他紧急的事、饮食限制)。时常同时有两种或更多的需要存在,生活空间的明确表达会变得相当复杂。所以,生活空间是动态的,它不但反映变化着的需要,而且反映占优势的环境





经验,如听到门铃响或一个人的呼救声。

动机

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家一样,勒温认为,人们追求认知上的平衡。我们知道苛勒是如何运用这一假设来解释学习的。勒温用同样的假设来解释动机。根据勒温的观点,生物需要和心理需要都会在生活空间中引起张力,降低张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需要。心理需要被勒温称为**准需要**,它包括想要一辆汽车、想去听音乐会、想到医学院读书这样的意向。在勒温的指导下做博士研究期间,布卢玛·蔡加尼克(Zeigarnik, B., 1927)检验了勒温的关于动机的张力系统假设。根据这一假设,需要引起张力,张力一直持续到需要得到满足为止。在咖啡屋里喝咖啡、吃点心时,同学生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这是勒温的习惯。显然,勒温提出张力系统假设,是由于他在这样的非正式讨论期间的一次经历。正如马罗(Marrow, 1969)所描述的那样:

在一个这样的场合,有人要结账,而侍者恰好知道每个人点了什么。虽然他没有记书面账单,但在结账时,他给每个人一张精确的账单。约半个小时后,勒温要侍者过来,要他再开账单。侍者愤怒了。“我不再知道你们订什么,”他说,“你们付过账了。”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表明在我们点点心时,侍者的心里就建立起一个张力系统,账单一付,张力系统就消失了。(p.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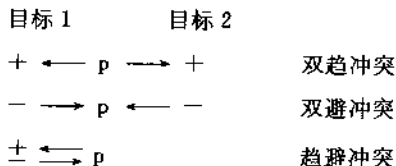
在正式检验勒温的假设时,蔡加尼克(1927)假设,让被试完成一个任务,会产生一个张力系统,任务的完成会解除张力。蔡加尼克总共给 138 名被试 22 个任务。允许被试完成其中的一些任务,而不允许完成其他任务。蔡加尼克后来测试被试对这些任务的回忆,她发现,被试所记住的未完成的任务要远超过所记住的已完成任务。她的解释是,由于与未完成的任务相关的张力没有得到降低,因此这些任务仍然是意向,就其本身而言,这些任务仍是个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未完成的任务比已完成的任务记忆效果更好的现象被称为**蔡加尼克效应**。按照伦纳德·祖斯(个人通讯,1995 年 10 月 11 日)的说法,蔡

加尼克的名字仅同蔡加尼克效应联在一起是令人遗憾的。蔡加尼克实质上是苏联临床心理学之“母”，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更为重要。

在蔡加尼克从事其研究一年之后，也同勒温一起工作的玛丽亚·奥维斯亚凯纳(Maria Ovsiankina, 1928)发现，个体更愿意继续未完成任务，而不是已完成的任务。她对此的解释同蔡加尼克效应的解释一样。

冲突

虽然柏拉图(见第二章)、圣·保罗(见第三章)、斯宾诺莎(见第六章)都讨论过人类的倾向经常相互冲突这一事实，弗洛伊德(见第十六章)甚至以此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石，但第一个用实验方法研究冲突的是勒温(例如见勒温, 1935)。勒温集中研究了三类冲突。当一个人同时为两个目标所吸引时，就会产生**双趋冲突**，例如需要从菜单上两道吸引人的菜中进行选择，或者在被录取之后，在两所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大学之间进行选择。当一个人同时为两个没有吸引力的目标拒斥时，就会产生**双避冲突**，例如，一个人必须找一份工作或没有足够的钱；或为考试而学习或得一个差成绩。**趋避冲突**通常最难解决，因为它只包含一个目标，人们对这一目标的感情是混合的，例如去吃带T形骨的腰部嫩牛排是诱人的主意，但这道菜是菜单上最昂贵的；又如结婚是吸引人的，但结婚又意味着放弃很多独立性。勒温所研究的冲突类型可以图示如下(p表示一个人)：



勒温之后，尼尔·米勒(Neal Miller)做了另一个关于冲突的重要研究，他在学习理论的背景中准确界定和评估了许多精神分析的概念。他的努力得到了高度评价，他对冲突的研究就是这一工作的组成部分(例如见 Dollard & Miller, 1950; Miller, 1944, 1959, 1964)。





团体动力学

晚年,勒温将格式塔原理扩展到团体行为。根据勒温的观点,正如脑一样,团体也可以被当作是物理系统。在这两种情况下,个别元素的行为都取决于既存能量场的构型。因此,一个团体的构型或性质会强烈地影响其成员的行为。在每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勒温所称的动态的相互依赖。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研究导致现在所称的交朋友小组、敏感训练和领导训练班。

伦丁(Lundin, 1991)描述了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中的一个研究:

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已导致了几种研究方法。二战期间,勒温做了许多试图改变团体决策的实验。那时,有些食品,如肉,是定量供应的。结果,就鼓励家庭主妇去购买更容易得到的食品,如脑、肝、肾、心以及其他一般不被当作食品的动物器官。他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就这些食品的优点、营养价值以及如何烹调成可口的菜肴等等作讲座。第二种方法是团体讨论。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呈现的材料是相同的。在团体讨论中,正反双方的成员参与品尝和烹调这些食品。在后续研究中,讲座组只有3%的人采纳了这一建议,而讨论组有32%的人通过尝试原来不喜欢的食品而改变了饮食习惯。勒温断定,在讨论组有更多的力量能用于改变行为。(pp. 261 -262)

在另一研究中,勒温、李皮特和怀特(1939)研究了各种不同领导类型对团体表现的影响。将男孩子进行匹配,并将他们放到民主团体、独裁团体和散漫一放任团体中。在民主团体中,领导鼓励团体进行讨论,并和孩子们一起进行决策;在独裁团体中,领导作出所有决定,并告诉孩子们做什么;在散漫一放任团体中,没有作出任何团体决策,孩子能做他们想做的一切。研究者发现,民主团体很有成效,也很友好;独裁团体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散漫一放任团体是没有成效的。勒温等人断定,团体领导影响作为团体特征的格式塔,进而影响团体成员的效率和态度。

1947年2月11日,勒温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去世,这时,他正

处于职业生涯和个人声望的顶峰。他年仅 57 岁,到美国才 12 年。 425

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和心理学中的许多学派一样,格式塔心理学也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些核心术语和概念含糊不清,因而难于用实验来确定。批评者认为,甚至是格式塔这一术语,也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完形趋向律、顿悟、认知平衡与失衡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料,行为主义者攻击格式塔心理学家对意识的关注,声称这种关注是倒退到曾使心理学出现许多问题的形而上学立场。在同苛勒讨论了格式塔心理学之后,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卡尔·拉施里说道:“是出色的工作——但你心中不是为宗教留有余地吗?”(Henle, 1971b, p. 117)。不过,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格式塔理论对现代心理学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有明显的影响。苏卡尔(Sokal, 1984)就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说过下面一段话:

(格式塔心理学)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心理学,对抵制极端的行为主义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格式塔心理学作为一个思想派别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其特性——很少有考夫卡、苛勒、惠特海默或勒温的学生自称是格式塔心理学家——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彻底击败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努力改变这一主流的方向,这一主流采用了他们的许多观点。几乎没有其他外来的科学流派获得过这样的成功。(p. 1263)

在名为《重新发现格式塔心理学》的深思熟虑的章节中,亨利(1985)论述了格式塔心理学和当代认知心理学之间存在的几个重要关系。在第十八章,我们将对格式塔心理学对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作更多的论述。

概 要

格式塔心理学家因元素主义而抨击构造主义和行为主义,强调





若对认知构型和行为构型进行分割,就会破坏它们的意义。格式塔(Gestalt)是个德文单词,表示“整体”、“全体”或“构型”。格式塔心理学的前身包括:康德的观点,认为心灵的官能组织感觉经验;马赫的观点,认为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的感觉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感觉元素;厄棱费尔观察后得出的观点,虽然形质来自于感觉经验,却不同于那种感觉经验;J·S·穆勒的心理化学观;詹姆士的意识观,意识就像永远流动的溪流,分割成元素,则失去原有的意义;意动心理学,它强调知觉、感觉和问题解决等意识活动,而不是思想的元素;以及物理学中场论的出现。

1912年,惠特海默论述 phi 现象的文章发表,这通常标志着格式塔心理学学派的创立。phi 现象表明,意识经验并不能还原成感觉经验。考夫卡和苛勒在惠特海默早期的知觉实验中和惠特海默一起工作,通常被当作格式塔心理学的共同创立者。惠特海默推测,脑内的力和任何物理系统中的力一样(对称地和均衡地)分布,这些力场同感觉信息的相互作用决定意识经验。脑内力场决定意识这一观点被称为心物同型论。脑活动总是以最简单、最对称、最有序的方式分布这一观点被称为完形趋向律。知觉恒常性这一术语是指,即使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经验物体或事件,我们对它们的反应就好像它们是一样的。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最基本的知觉是对图形和背景关系的知觉。使知觉元素被组织成构型的知觉原理包括连续性原则、接近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包含性原则、闭合性原则。根据连续性原则,遵循某一模式的刺激被看作是一个知觉单元;根据接近性原则,靠在一起的刺激构成一个知觉单元;根据相似性原则,相似的刺激形成一个知觉单元;根据包含性原则,较大的知觉构型遮蔽较小的知觉构型;根据闭合性原则,不完整的物理对象在心理上被经验为是完整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区分了地理(自然)环境和行为(主观)环境。他们认为行为环境决定行为。 426

格式塔心理学家把学习看成是一种知觉现象。对他们来说,某一问题的存在引起心理失衡或张力,一直持续到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只要有张力,在努力寻找问题解决方法时,人就会进行认知的试误。在获得问题解决方法的顿悟之前,问题仍处在未解决状态。顿悟学习是突然的、完全的;它使流畅无误的表现成为可能。同样,由顿悟获得的信息能长时间保持,并容易迁移到相似的问题上。将在一个问题解决情境中习得的某一原理运用到其他相似的情境中被称作转换。

创造性思维需要的是对原理的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事实或应用形式逻辑。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对创造性思维的强化来自于个人的满足,而不是来自于外部事件本身。他们认为,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记忆受完形趋向律的支配。经验激发被称为记忆过程的脑活动,只要经验延续,记忆过程就会延续。在记忆过程终止以后,记忆过程的痕迹继续存在,这种记忆痕迹会影响以后对相似物体或事件的记忆。最后,形成记录某种类型的记忆所共有的特征的痕迹系统。在记忆痕迹——在较大的程度上,痕迹系统——形成之后,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记忆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经验,还取决于记忆痕迹,取决于相似经验的痕迹系统。

勒温是一位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他认为,心理学不应该将人分成类型或强调内在本质。确切地说,他认为,心理学应该努力理解激发人类行为的动力场。他认为,这种重点的转移会使心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模式转变成伽利略的科学模式。按照勒温的观点,在某一特定时刻影响着个人的任何事物都是心理事实,而在这一时刻存在的心理事实的总体构成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勒温认为,生物需要和心理需要都能产生张力,直到需要得到满足为止。蔡加尼克效应,或者说对未完成任务的记忆要比对已完成任务的记忆更为长久这一倾向,证实了勒温的动机理论。勒温注意到,当一个人同时想要两个令人向往的事物时,同时想要回避两个不受欢迎的事物时,或同时既想要又不想要同一个事物时,意向经常发生冲突。根据其团体动力学研究,勒温证明了不同类型的团体结构会产生不同格式塔,进而影响团体成员的绩效。

在将心理学家的注意力从无意义的行为和意识的小片断指向行





为和意识的整体方面,格式塔心理学发挥了主要作用。和机能主义一样,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基本特征已经为现代心理学所吸收,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学派的特色。

讨 论 题

1. 概述格式塔心理学家同冯特的实验方案、构造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的分歧。
2. 区别心理学的分子方法和整体方法。
3. 叙述康德、马赫、厄棱费尔、詹姆士及意动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之间的异同。
4. 解释格式塔理论以场论为榜样、而经验主义—联结主义心理学以牛顿物理学为榜样这一观点的含义。 427
5. 什么是 phi 现象? 它在格式塔心理学学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6. 格式塔分析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这一观点的含义是什么?
7. 比较格式塔的心物同型论观念和恒常性假说。
8. 什么是完形趋向律? 叙述这一定律对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性。
9. 什么是知觉恒常性? 举例说明。格式塔心理学家是怎样解释知觉恒常性的。
10. 简要界定下列概念:图形—背景关系、连续性原则、接近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包含性原则和闭合性原则。
11. 区分主观实在和客观实在。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哪一个在决定行为中更重要? 举例说明。
12. 格式塔心理学家是怎样解释学习的? 答案中要概述顿悟学习的特征。
13. 什么是转换? 概述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14. 对惠特海默来说,什么代表最好的问题解决类型? 将这类问题

解决同机械记忆和逻辑的问题解决相比较。

15. 概述对记忆的格式塔解释。回答中要包括记忆过程、记忆痕迹和痕迹系统的定义。记忆是由完形趋向律所决定的,此说的含义是什么?
16. 对勒温来说,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为基础的心理学的怎样不同于以伽利略的自然观为基础的心理学的?各举一例。
17. 勒温用生活空间意指什么?答案要包括心理事实的定义。
18. 概述勒温的动机理论。在你的答案中,要区分需要和准需要。
19. 什么是蔡加尼克效应?叙述用于证明这一效应的研究。
20. 描述勒温所研究的三类冲突,并举例说明。
21. 概述勒温对团体动力学的研究。
22. 概述格式塔心理学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a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psychophysical(心理物理的)

perceptual organization(知觉的组织)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Gold, M. (Ed.)(1999). *The complete social scientist: A Kurt Lewin read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enle, M. (Ed.)(1971b). *The selected papers of Wolfgang Köhler*. New York: Liveright.

Henle, M. (1978). One man against the Nazis—Wolfgang Köhl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939—994.





Henle, M. (1986). *1879 and all that: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öhler, W. (1966). *The place of value in a world of facts*. New York: Liverigh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Lewin, K. (1997).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riginal works published in 1948 and 1951 respectively.)

Sokal, M. M. (1984). The Gestalt psychologists in behaviorist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1240—1263.

术 语

意动心理学(act psychology) 这种心理学强调研究如知觉和判断等完整无缺的心理活动,而不是将意识分割成元素。

双趋冲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 根据勒温的观点,当一个人同时为两个目标吸引时所出现的那种冲突。

趋避冲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 根据勒温的观点,当一个人既为一个目标吸引,又为这个目标拒斥时所出现的那种冲突。

双避冲突(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 根据勒温的观点,当一个人同时为两个目标拒斥时所出现的那种冲突。 428

行为环境(behavioral environment) 根据考夫卡的观点,是指主观实在。

恒常性假说(constancy hypothesis) 恒常性假说认为,不管环境怎样,相同的刺激总是导致相同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刺激和感受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格式塔心理学家据理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某一刺激所引起的感受与脑内存在的活动模式有关,也与刺激条件有关。

克里斯蒂安·冯·厄棱费尔(Ehrenfels, Christian Von, 1859—1932) 认为心理形式来自于各种感觉经验,这些形式不同于

构成它们的感受元素。

元素主义(elementism) 认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或行为过程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的,或得自于简单的元素,并认为理解这些过程的最佳方法是首先找到构成这些过程的元素。

外在强化(extrinsic reinforcement) 来自于自我之外的强化。

场论(field theory) 研究能量在物理系统内怎样分布的物理学分支。在有些系统(如太阳系)中,能量能自由地分布。在另外一些系统(如电路)中,能量必须通过电线、电容器、电阻器等等。但在任何一种系统中,能量总是以在那个环境中尽可能简单、对称的方式来分布。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脑是一种物理系统,它的活动能用场论来理解。

图形—背景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 最基本的知觉类型,在图形—背景关系中,知觉场被分为图形(受到注意的部分)和背景,背景为图形提供情境。

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根据考夫卡的观点,地理环境就是物理现实。

格式塔(gestalt) 德语单词,意指“构型”、“模式”或“整体”。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心理学流派之一,强调研究行为和认知经验的整体的、完整无缺的部分。

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 勒温将格式塔原理扩展到团体行为的研究,形成团体动力学。

整体论者(holists) 整体论者认为,应该就其本身来研究复杂的心理过程或行为过程,而不应该为分析而将其分割成元素成分。(也见现象学)

顿悟学习(insightful learning) 在一段时间的认知试误之后知觉到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学习。

内在强化(intrinsic reinforcement) 来自于问题得到解决或学会某种东西的自我满足感。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这种满足感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解决某个问题或学会某种东西恢复了一个大的认知平衡。





威廉·詹姆斯(James, William, 1842—1910) 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一样,他反对将意识分割成元素。对他来说,意识应该被当作具有某一目的的整体。

伊曼努尔·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 他认为,经验是由感觉信息和思维范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库特·考夫卡(Koffka, Kurt, 1886—1941) 与惠特海默一起进行早期的知觉实验,被当作格式塔心理学学派的共同创立者。

沃尔夫冈·苛勒(Köhler, Wolfgang, 1887—1967) 与惠特海默一起进行早期的知觉实验,被当作格式塔心理学学派的共同创立者。

完形趋向律(law of prägnanz) 由于脑中出现的动力场的趋势,心理事件倾向于被组织得简单、有规则。根据完形趋向律,认知经验总是反映一个人经验的实质,而不是其混乱、片断的方面。

库特·勒温(Lewin, Kurt, 1890—1947) 早期格式塔心理学家,他试图根据对人发生作用的影响力的总体、而不是内在本质的表现来解释人类行为。格式塔原理在动机和团体动力学这类主题中的应用主要归功于勒温。

生活空间(life space) 根据勒温的观点,生活空间是在任何特定时刻存在于一个人的意识之中的全部心理事实。(也见心理事实)

恩斯特·马赫(Mach, Ernst, 1838—1916) 认为即使受到大范围感觉事件的刺激,有些心理经验仍是一样的。对几何形状(空间形式)和旋律(时间形式)的经验就是例子。

记忆过程(memory process) 由经验环境事件所引起的脑活动。

记忆痕迹(memory trace) 经验终止以后,在脑中余留的经验 429 的痕迹。

整体方法(molar approach) 这一方法试图关注完整无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现象,而不以任何方式分割这些现象。

分子方法(molecular approach) 为了作详细的研究,这一方法试图将复杂的现象还原成小的单元。这就是元素主义的方法。

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y) 即使我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经验物体,做出的反应却好像物体是一样的。

现象学(phenomenology) 对完整无缺的、有意义的心理现象的研究。

phi 现象(phi phenomenon) 一种错觉,人们看见一条光线从某个位置向另一位置移动。phi 现象是由闪烁着的两条以一定速率明灭的光线引起的。

闭合原则(principle of closure) 将不完整的物体知觉成完整的倾向。

同时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emporaneity) 勒温认为,只有当前的事实才能影响当前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的经验只有在当前为人所意识到时才具有影响。

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 将遵循某一可预测模式的刺激经验为一个知觉单元的倾向。

包含性原则(principle of inclusiveness) 当较小的图形镶嵌在较大的图形中时,人们知觉到较大图形的倾向。

接近性原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 将实际接近的刺激归在一起的知觉倾向。

相似性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 将实际彼此相似的刺激知觉为一个单元的倾向。

创造性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 根据惠特海默的观点,人们处于这种思维状态时,会仔细考虑原理,而不是孤立的事实;这种思维旨在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记忆某些问题解决的策略或逻辑规则。

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facts) 根据勒温的观点,心理事实是指一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所意识到的那些事物。

心物同型论(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是脑所产生的活动模式——而不是感觉经验本身——引起心理经验。这一观点就是心物同型论。

准需要(quasi needs) 根据勒温的观点,准需要是指心理需要,





而不是生物需要。

痕迹系统(trace system) 是有关个别物体或各类物体的记忆的持久特征或基本特征的联合。

转换(transposition) 将在某一学习情境中或问题解决情境中习得的原理运用于其他相似的情境。

马克斯·惠特海默(Wertheimer, Max, 1880—1943) 以其1912年关于phi现象的论文创立了格式塔心理学学派。

蔡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 对未完成任务的记忆要比对已完成任务的记忆更为长久的倾向。

第十五章

心理疾病的早期诊断、 解释和治疗

什么是心理疾病

我们今天谈论的心理疾病现象至少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就已存在,然而用于描述它的术语却是千差万别。今天,除了心理疾病这一术语之外,我们还使用诸如心理病理、变态行为之类的术语。在更早些时候,像疯狂、精神错乱、躁狂和精神病等术语都曾被使用过。不过,尽管这些概念历经变化,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指示同一类行为。正如 W·B·马厄和 B·A·马厄(1985)所解释的:

古老的概念和取代它们的新颖术语一样,指代几乎完全相同的事物。例如,“疯狂”(mad)是一个古老的英语词汇,指情绪上的精神错乱,而它又是来自一个更古老的词根,意思是残废、受伤;“精神病”(insanity)来自词根“sanus”,其意为逃避伤害或疾病,因而“精神病的”(insane)就指受伤害的或不健康的;“精神错乱”(lunacy)指许多心理病理状态的周期性特点,因而它最初很可能是用来区别各种周期性的疯癫和那些慢性的、持续的疯癫;“躁狂”(mania)则指情绪过度或行为超出理性控制。(p. 251)

当考察那些带有心理疾病特点的思维和行为时,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变得明朗起来。我们将遵循 W·B·马厄和 B·A·马厄(1985)的观点来加以描述。





伤害行为

正常的个体都拥有强烈的生存动机,因而与此动机相反的行为,如自残或自杀就被视为异常。然而,不能否认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个体伤害自己被视为是可取的。比如在日本,切腹自杀被看作是一种挽回失去的个人或家庭荣誉的方式。再比如,意大利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它容许对他人的伤害,比如阉割一个富有音乐天赋的儿童,是为了使他日后能够作为一个被阉割的男歌手开辟其歌剧生涯;而在战争中,则鼓励人们奋勇杀敌。不过从总体上看,那些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历来都被看作是异常的。

非现实的思维与知觉

在历史上的某时某地,如果一个人的信念或知觉与那些所谓的正常状况大相径庭,那么这些信念与知觉往往被视为心理疾病的征兆。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我们说那些信念不能被社会其他成员所接受的人患有妄想。例如,如果一个人相信他(她)能够变成某种动物,比如狼或猫,这就是妄想。同样,如果某些人的知觉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成员的知觉不一致,他们也被认为不正常。今天,我们称此类知觉为幻觉。举例来说,一个人看到了丰收的庄稼而其他人却只看到了灰尘或垃圾。无论是虚幻的信念(妄想)还是虚幻的知觉(幻觉),在传统上都被认为是代表着与现实的不真实的联系,因而是异常的。

不适当的情绪

431

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应该哭的时候,某一个人却笑个不停,或者反之,当其他人认为应该笑时他(她)却哭起来,那么这个人通常会被打上心理疾病的烙印。同样地,在人们认为情绪表现应该适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反应相当极端,表现出过度的恐惧、悲哀和快乐,那么此人通常被怀疑患有心理障碍。不适当的或过度的情绪反应历来都被作为确定某人患有心理疾病的标准。

意外行为

某人信念或情绪的突然转变,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心理病理的征兆。例如,某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哀,或者在短期内由一个信念转向另一个信念,这样的人至少被看作是情绪不稳定。如果这种情绪或信念上的迅速改变不断发生,那么此人通常带有心理疾病。

上述心理疾病的标准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就是,它们按照社会中普通人的行为和思维过程来判断异常。当然,这种普通人的特点将随着其所处文化的习俗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是用一般人的信念和行为作为确定心理疾病的参考框架。

不管对与否,把社会中普通成员的经验作为确定心理疾病的参考框架,这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就意味着有两类人易被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一类是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遵守文化规范的人,另一类则是不愿遵守文化规范的人。(关于将不守常规者贴上心理疾病标签的倾向,更多内容请参见 Szasz, 1974; Vatz & Weinberg, 1983)

心理疾病的早期解释

历史上,人们对于心理疾病所提出的解释从总体上可分为三类: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超自然的。

生物学解释

从总体上说,对于异常行为的生物学解释构成了**心理疾病的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假设,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身体的某些部分,尤其是脑的功能障碍所导致。躯体异常而引起心理疾病是可以直接遗传的,比如人们假定有“天生的傻瓜”,或者假定,某种经验可以激发遗传性的心理疾病。持有医学模式观的人总是主张体质因素以某种方式成为心理疾病的可能致病原因。

还有许多能够干扰机体正常机能的事件也被包括在心理疾病的





生物学解释中。此类事件包括：受外伤，肿瘤和躯体障碍，中毒，空气、水或食物被污染，疾病，身体过度紧张，以及由诸如不当饮食引起的生理失调。

心理学解释

心理疾病的心理学模式认为心理事件是导致异常行为的原因。因而这种观点强调心理经验的作用，如忧愁、焦虑、恐惧、失望、挫折感、内疚感或者冲突等。人们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由它带来的心理压力通常可解释心理疾病的发生。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心理学解释受重视的程度也不同。现在，心理疾病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解释常常是同时并存的。而且更为经常地是，人们相信心理事件影响生物事件，反之亦然。然而，在最近一段时期，那些接受医学模式的人和接受心理学模式的人的观点产生了冲突。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着重探讨这一冲突。 432

超自然解释

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不是由显而易见的外物引起的大多数疾病——如跌伤，被动物或敌人袭击，或者是暴饮暴食——人们常将它归咎于某种神秘的力量侵入了人体。那时的人们还不能将心理的和躯体的失调区别开，而相信它们都是由某种人类的或超人类的存在加害于人们引起的。对于所有疾病的超自然解释一直很流行，直到古希腊的医生如阿尔克美恩和希波克拉底等人出现为止。古希腊对于疾病的自然主义研究影响深远，直到公元 400 年古罗马帝国灭亡才告一段落。从那时起一直到 18 世纪，对于疾病的各种超自然解释又蔓延开来。

尽管在整个中世纪**心理疾病的超自然模式**非常流行，但是说它是唯一的模式也是不恰当的。

尽管鬼神论(demonology)的观点盛行于中世纪宗教的、世俗的甚至于医学的推论之中，但是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理论 with 观察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传记、

医学、传说和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显而易见。心理病理行为的解释并不仅仅局限于恶魔占据肉体；它们体现着来自常识的、传统医学和哲学的、民间传说的以及宗教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在中世纪对于心理疾病的描述中存在着一种最为典型的现象，即各种蕴含着自然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和超自然的因果关系的阐述相互交织在一起。你很难评价哪一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你也很难肯定哪一种被准确地使用，哪一种却是被隐喻性地使用着。（Maher, W. B. & Maher, B. A., 1985, p. 283）

中世纪，心理疾病的生物学、心理学和超自然的解释几乎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贯穿整个历史中唯一改变的只是一种解释如何超越了其他的解释。

心理疾病的早期治疗

心理治疗是帮助心理障碍患者的尝试。正如在前面提到的，共同的主题标志出了被认为是异常的行为。共同的主题也同样贯穿于各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之中。

无论其形式、费用或设置是什么，心理治疗的所有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服务，即一个人，一个帮助者服务于另一个遭受痛苦的人，其目标就是改善后者的健康状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形式的心理治疗，它们都包含着一些共同的因素，即患者、助人者和系统化了的用以提供帮助的仪式。当个体向心理治疗师咨询、寻求帮助的时候，尽管抱有许多特定的目的，但其基本的理由总是希望在如下三个方面获得帮助：（1）消除、修正或控制焦虑、抑郁、疏离以及其他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2）改变不期望存在的行为模式，如胆怯、过度攻击性、酗酒、不协调的性关系等；（3）通过更加有效的个人活动或者通过追求新的教育、职业、娱乐或其他更能体现个人潜能的目标，以促进更加积极的个人成长和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

（Matarazzo, 1985, p. 219）





从理想的角度而言,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都强调“患者”的需要,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并非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应该也是事实。而且,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要么接受治疗,要么被限制行动,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患者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了一系列心理疾病治疗措施,每一种治疗措施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病理的症状和(或)假定的病理原因相联系。人们发明的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其理想目标都是有效地治愈疾病,然而,当病症按常规或不按常规发展时,它们通常仅仅是缓和了症状。尽管治疗措施都源于一定的因果关系理论,然而,有时人们为了使治疗方法合理化而会编造因果关系理论。治疗方法由不同的人发展起来,如医生、牧师、精神病学的和心理学的专家,有兴趣的外行人,吹牛者以及庸医等;相应地,治疗方法也就五花八门。从总体而言,所采取的治疗措施都是为了满足病人的需要,为了满足病人的家庭、朋友或所属群体的需要而去为病人做点什么,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由病人的状况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病人所采取的措施并不主要是为了治疗。病人可能被置于监护人的监管之下,以保护病人免遭其自我疏忽或虐待,或避免因其低下的判断力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也是为了使他能获得出自一定责任的休息和自由,为了有效的改善其状况而使之有合理的饮食;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免受病人的暴力侵袭以及由病人带来的问题、难堪或不便——或者为了上述所有的目的。(W. B. Maher & B. A. Maher, 1985, p. 266) 433

无论如何,如果在治疗心理疾病时已作了真正的努力,那么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关于病因的信念所决定的。如果相信心理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那么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因素就会得到重视。如果相信超自然的或生物的因素导致心理疾病,自然采取与之相应的治疗过程。

心理学方法

当诸如恐惧、焦虑、挫折感、内疚感或冲突等心理因素被视为心理疾病的致病原因时,治疗就会针对这些因素而进行。在历史上,那些强调引起心理疾病的心理因素的治疗方法包括:让个体进行观察(如观看戏剧)或者为了宣泄(净化情绪混乱的大脑)而亲自再现创伤体验;让人们倾听轻松的音乐;为患者提供来自权威人物或相关人士的支持、保证和爱;分析患者的梦、想法及其动机;试图教给“痛苦的承受者”新的和更为有效的技巧,以使他更好地处理个人或人际问题。如今,后一种方法的典型例证当属行为治疗。

18世纪的人们所信仰的自然法则,是介于心理学与超自然解释之间的一种关于心理疾病的解释。一般来说,自然法则就是相信你所得到的也就是你在生活中应该得到的:

18世纪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观点深受“自然法则”概念的影响。根据这一观点,那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带有某种自然的后果,如饮酒、赌博、卖淫等行为自然地就会导致疯狂、疾病和贫困。酗酒引起的精神错乱和由梅毒引起的局部麻痹晚期症状,都被视为由其行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和自然的后果。另一方面,财富、健康与成功都源自勤劳、节制之类的良好习惯;这些回报不被看作是对于良好行为的“奖赏”,而被看作是这类行为的自然结果。(Maher, B. A. & Maher, W. B., 1985, p. 303)

心理治疗的含义已经很清楚。为了减轻痛苦,病人必须改变他(她)的行为方式,而帮助病人做到这一点正是治疗师的工作。

超自然方法

如果相信疾病由邪恶力量侵入身体而引起,那么治疗就应该专注于赶走这些力量。在试图将这些入侵的力量从受害者的躯体中诱骗出来的过程中,早期的行医者可能使用了祈祷、供奉、求拜和恐吓等方法,而且有时还使用了驱魔术、巫术仪式和咒语等。





弗雷泽(Frazer, J., 1854—1941)爵士在其著作《金枝》(1890/1963)中讨论了**交感巫术**,对于早期的人类而言,这种巫术对于解释和治疗疾病都是非常重要的。弗雷泽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感巫术: 434
顺势巫术和**触染巫术**。**顺势巫术**基于相似原则,举例来说,就是相信对某人的模型或影像所做的事情将影响到这个人。**触染巫术**基于接近原则,它包含的信念就是,曾经接触过某人或成为某人一部分的东西,将继续对此人有影响。比如,假如拥有某人的一件衣服,那么试图控制这个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将提高。因此,如果两个事物相似或者一度发生过联系,则它们被认为将通过交感而相互影响。运用这些原则,行医者有时会模仿病人的症状进而表现出恢复的样子。弗雷泽(1890/1963)指出,对于那些使用的人们来说,这些有魔力的技巧似乎非常有效:

原始人举行某种仪式来祈风求雨,或者诅咒敌人死去,或迟或早,所祈祷的事情总会发生,而这就意味着祈祷发生作用了;原始人可能借此将事件的发生视为仪式的直接结果,而且它也是证明仪式有效的最可能的证据。同样,在早晨遵守的习俗帮助太阳升起,春天遵守的惯例将大地从冬眠中唤醒,而这些习俗似乎常常被认为是成功的,至少是在气候圈内;因为在这些领域内,太阳每天从东方冉冉升起,金光四射,年复一年,和煦的大地总是用绿色的斗篷将自己装扮一新。(p. 68)

原始人把大部分疾病都看作是由恶魔的力量引起或者是幽灵进入了人体。实际上这种疾病观只是原始人的世界观的延伸:

风是毁灭性的;因此他(原始人)假定这是一个愤怒的人吹着风来攻击他。雨是由精灵带来的奖赏或惩罚。疾病是由看不见的超人带给他的苦难或者是他的敌人施行魔法的结果。他把自己主观经验中所熟知的人类动机赋予自然事物,因而使他周围的一切都具有了灵性。如此一来,试图将他用以影响人类的方法来影响自然事物也就符合逻辑了;这些方法包括咒语、祈祷、威胁、屈服、供奉、惩罚和赎罪。(Alexander & Selesnick, 1966, p. 9)

给病人放血或者将他的头盖骨去掉一块,也是为了使邪恶的灵魂逃离人体而广泛使用的技术。研究者找到了石器时代的证据(约50万年以前),那时的人们是用尖利的石头在头盖骨上凿开一个洞,这一手术被后人称为开颅术。下面的照片就是做过开颅术的两个头盖骨。尽管开颅术的目的是让邪恶的灵魂逃走,但是它在放血或切掉肿块时消除了压力,从而改善了病人的状况。

生物学方法

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特别精通于治疗外伤和处理骨折(Sigerist, 1951)。即使对于病因不明的疾病,古埃及人也使用诸如蒸汽浴、按摩和草药调理这样的“自然”疗法。然而,即便是这些自然方法有用(假如真的有用的话),他们仍然相信这些效果是由于治疗对邪恶的灵魂起了作用。他们明显强调了神秘力量和魔法。即使是在古希腊,在希波克拉底之前的医生也相信,是一位神灵将心理疾病降临到不虔诚的人身上。圣经保留了这一信念,直到今天,它仍然与人们如何治疗心理疾病患者关系密切。

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是最早将医学和病理学从其魔法—宗教背景中解放出来的先驱之一。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已经了解到,古希腊从泰勒士时代起就存在一种倾向,即用自然主义的解释取代神秘主义的解释。希波克拉底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身体的活动。除了相信躯体健康与身体中四种体液的平衡有关之外(见第二章),希波克拉底还暗示大脑是心理健康与否的根源。

人们应该明白,我们所有的愉快、欢乐、笑声与笑话,以及我们所有的悲哀、痛苦、忧愁与眼泪都来自大脑,而且只来自大脑。尤其是我们通过大脑去思索、去看、去听,并且通过大脑来区分美与丑、善与恶、愉快与不愉快……正是同一个东西使我们疯癫与发狂,以恐惧和害怕来刺激我们,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带给我们失眠、不合时宜的错误、无目的的焦虑、心不在焉和违背习惯的行为。我们遭受的这一切都来自大脑,当它不再健康,变得异常的热、冷、潮湿或干燥时,或者遭受某种别的他所不习惯的反





常情感时。(Jones, W. H. S., 1923, Vol. 2, p. 175)



施行过开颅术的史前时期的头盖骨(费城卡特西大学的宾西法尼亚博物馆供稿)

正是大脑的条件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理正常与否。只有当大脑过度地热、冷、干燥或潮湿时才出现异常,因而治疗就应该包括提供经验以使大脑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希波克拉底学派坚持认为,所有疾病都具有自然的原因,他声称疾病痊愈是自然的力量而非医生的功劳,进而他描述了沐浴、呼吸新鲜空气和合理的饮食等治疗方法。除此之外,希波克拉底学派还确认了几种心理疾病,例如,歇斯底里*,这一心理疾病将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歇斯底里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它包括瘫痪、感觉丧失、视觉和听觉障碍。希波克拉底学派接受了此前的古希腊和古埃及人的主张,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特有的疾病。在古希腊人的语言中歇斯底里是“子宫”的意思,人们相信歇斯底里的症状是由于子宫游走于身体的不同部位而引起的。尽管后来证明这是错误的,但是对于歇斯底里的这一看法却代表着心理疾病的生物学观点。

对于病人的自然主义的和人道的治疗一直持续到盖伦(约公元130—200)的时代,盖伦继承希波克拉底的方法并将其扩展到医学领域。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盖伦还将希波克拉底的气质理论发展

* hysteria 意为歇斯底里或癔症,本文中统一译为歇斯底里。——译者注

为一种早期的人格理论。然而,当古罗马帝国在公元 400 年左右灭亡时,对于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道的和理性的治疗也从根本上崩溃了。

返回到超自然的方法

436

当罗马人掌握政权时,尽管他们比希腊人更看重法律、技术和军队,但他们也吸收了希腊人的许多长处,这就是强调知识和理性的重要性。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完全彻底的非理性思想的回归,其思想倒退回古希腊自然主义者之前的时代:

罗马安全体系的崩溃使得人们返回到信仰魔法、神秘主义以及鬼神论,而人们仅在 7 个世纪以前借助于古希腊的圣贤才得以从那些思想中解放出来……中世纪的病理学几乎无法与前科学的鬼神论区别开来,而心理治疗也类似于驱魔术……在中世纪驱魔术中,基督教神学和史前时期的鬼神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统一。(Alexander & Selesnick, 1966, pp. 50, 52)

尽管 W·B·马厄和 B·A·马厄(1985)认为中世纪的治疗实践是兼收并蓄的,但其重心仍然是驱魔。然而,即使是有此重心,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出现了几家治疗老弱病残及穷苦人的医院。亦有证据表明,很多心理疾病患者和躯体疾病患者得到的治疗是一样的(Allderidge, 1979)。不过,中世纪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解释依然倾向于超自然的方式,对它的治疗也只不过是某种形式的驱魔术。然而,尽管中世纪人们执迷于魔鬼与驱魔的观点,但是迫害巫师在中世纪并不常见。迫害巫师现象主要发生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Kirsch, 1978)。

迫害巫师 自人类历史之初,魔术、巫术和魔法等就已出现。在 14 世纪中叶之前,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将这类活动视为异教的残留,人们并不鼓励这类活动,因而常施以相对轻微的处罚和惩罚。在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将巫师(那些与魔鬼结合的人)和巫术(由巫师操纵的邪恶行为)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在东欧。然而,教会最终开始关注巫师及其邪恶行径,于是开始了对他们大规模





的有组织的迫害。这导致了持续约 3 个世纪的控制欧洲的恐怖统治。根据祖斯和琼斯(1989)的观点,欧洲对巫师的迫害从 1450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750 年,大约在 1600 年这种迫害达到顶峰。

1484 年 12 月 9 日,英诺森教皇八世颁布了一条教皇训令(官方文件),从法令上许可了对巫师的有组织的迫害。在这一训令中,教皇授予克雷默(Kramer, H.)和斯普伦格(Sprenger, J.)以检察官的职权在德国北部行使权力,他们两位都是多明我会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为了指导他们的工作,克雷默和斯普伦格出版《巫锤》(1487/1971)一书。1484 年的教皇训令作为本书的序言,从而赋予它极大的权威性。而本书还包括一封由科隆大学神学系全体教师签名支持的书信,这同样为此书增添了权威性。实际上,《巫锤》一书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正式指南。在萨默斯(Summers, M.)为《巫锤》所写的导论中,他这样说:“《巫锤》躺在每一个审判官的长椅上,也躺在每一个法官的桌子上。它成了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不仅天主教的立法机关默认了它,新教的立法机关也同样如此。”(1971, p. viii)《巫锤》一书被译为其他几种语言,到 1669 年为止,已经再版 30 次——而这是发生在印刷相当困难和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显然,《巫锤》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和最富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巫锤》一书的第一部分试图证明魔鬼及其寄主巫师的存在。书中还暗示,假若作者的讨论不能让读者信服,那么他或她要么是巫术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异教徒。书的第二部分描写巫师与魔鬼的契约如何制定和执行,巫术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那些被巫术缠身的人如何才能被治愈等。总之,所有的异常,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以及那些不明原因的异常(在当时几乎占大多数),都被相信有着超自然的根源;也就是说,它们被假定是由巫术引起的。这类异常包括:感觉或运动能力的丧失,性功能障碍(包括阳痿、不孕、贪欲、卖淫),幻觉,幻象,失语,幻影,酗酒,忧伤(抑郁),梦游症。建议对着魔者施行的治疗包括驱魔、忏悔、祈祷、反复诵读圣经、朝拜圣地、参加教堂仪式。

437

《巫锤》一书的许多部分都在谈论性问题。它详细描述了女巫

(当时占多数)如何与梦魔(男性魔鬼)结合,以及男巫师如何与女妖(女性魔鬼)交媾。书中还集中讨论了巫师如何干扰人类的生殖活动。作者还饶有兴致地讨论了女巫如何能够剥夺男性的阴茎或者使之丧失性功能。书中总的信念就是,罪恶之人比起那些无罪之人更容易被巫术缠身,异常的行为总的来说就是罪恶的象征。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性放纵,是它招致魔鬼附体或巫术的影响。因为根据作者的观点,女性比男性的肉欲更加强烈,因而她们更有可能成为女巫或者魔者。由此可见,《巫锤》一书顽固地苛责女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巫锤》的最后一部分描写了巫师如何被迫接受忏悔、审判和惩罚。假如在安排的忏悔中审问和轻微的处罚不起作用,那么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如使用烧红的烙铁或沸腾的热水(p. 233)。最终,大多数被判犯有行巫罪的人都承认曾经效忠于魔鬼,承认曾经吃过新生儿,曾经参加半夜举行的拜鬼仪式,曾与魔鬼性交。忏悔之后,一些被宣告有罪者自杀,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罪恶(p. 224)。当然,认罪进一步强化了迫害巫师所依据的信念。罗素(Russell, 1980)总结说“(那些被判有罪之人)只有 10% 至死不承认自己有罪”。(pp. 79—80)大多数被判有罪的巫师被烧死,而其他的则被绞死或砍头。

克拉克(1997)估计,在 1450 年至 1750 年这 300 年间欧洲有超过 200000 人被指控行施巫术,而其中的 100000 人被处死。在这些被处死的人中大约 80% 到 85% 是妇女。然而,人们还应该注意,要精确统计那些因卷入巫术而被处死者的人数,即便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有数据表明,这些通常给出的数字被夸大了(Trevor-Roper, 1967)。例如,哈瑞斯(Harris, 1974)认为被处死者大约有 500 000 人。无论如何,仅在 1692 年就有 20 人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被宣判为巫师并被处死,而最后一个被指控有罪的巫师被依法处死,是在 1782 年瑞士的格拉罗斯(Trevor-Roper, 1967)。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人们对巫师和巫术的关注清楚地证明,人们的心理病理观念是如何随着时代精神而改变的。今天,迫害巫师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心理疾病的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如此众多的其他先驱,当时迫害巫师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同时占星术和看手相以及巫术也极其流行。还有,那些心理疾病患者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正如我们已了解的,那些心理疾病患者通常被指控为着魔,他们要么流浪街头,要么被关进“疯人院”,其中之一就是伦敦伯利恒(Bethlehem)的圣·玛丽医院。它建于1547年。伯利恒以疯人院著称,一方面因为伯利恒的地方方言如此,另一方面则因为它是具有代表性的疯人院。被关在疯人院中的人戴着锁链,遭受鞭笞,提供的饭食仅够活命,还要被放血,被带出去示众。

心理疾病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

即使在16世纪,巫师遭受迫害和审判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只有少数有胆量的人指出,“巫师”并非被恶魔、幽灵或魔鬼附体。“巫师”表现出的行为是由情绪的或身体的异常引起的。例如,瑞士的医生帕拉斯苏(Paracelsus, P., 1493—1541)指出,普通人使用的草药调理常可用于治疗失常。作为一名炼金术士,帕拉斯苏推测是这些草药的化学成分在治疗中发挥了效力,他完全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些研究,以决定哪种物质能够治疗特定的疾病。尽管帕拉斯苏反对鬼神论,但他仍然相信存在一种“宇宙精神”充斥于自然万物之中。当人们与这种精神协调一致时,其身体健康;反之,则不健康。帕拉斯苏相信,诸如化学物质、磁体以及天体的组合等都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影响人的健康。和这些奇怪的言论一样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倾向于对心理障碍的自然主义解释而不是超自然主义的解释。帕拉斯苏的一句著名格言是“把巫术从医学中赶出去”(Webster, 1982, p. 80)。帕拉斯苏公开抨击宗教裁判所以巫师为名残害妇女,他说,“罗马教会的迷信思想远远超过所有这些妇女”(Ehrenwald, 1991, p. 195)。如果用“心理学”代替“精神”,帕拉斯苏的下面这段话完全可以在现代的话语中得到回应:“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两类疾病:身体的和精神的……身体疾病应该用物质的药物治疗。

精神疾病则需要精神上的调整”(Ehrenwald, 1991, pp. 195—196)。

根据亚历山大和塞莱斯尼克(1966)的观点,帕拉斯苏是公开谴责给人们贴上巫师标签的第二位医生,第一个是阿格里帕。阿格里帕(Agrippa, C.)不仅谴责迫害巫师,而且他还从严酷的巫师审判中拯救了许多人。1563年,帕拉斯苏的学生韦耶(Weyer, J., 1515—1588)出版《恶魔的诤骗》,在书中他宣称那些被贴上巫师或着魔者标签的人实际上是一些心理异常者。韦耶的《恶魔的诤骗》是一部写作严谨、论据充分的著作,一部优秀的文稿,它一步步地驳斥了《巫锤》。他指出焚烧巫师就是“不敬神”,他谴责了那些神学家、法官,以及那些容忍这一切的医生。韦耶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反对迫害巫师的斗士闻名,就此一点,足以使他被视为怪人、疯子甚至是巫师。

把“巫师”看作是实际上的心理疾病患者的观点得到了斯科特(Scot, R., 1538—1599)和瑞士精神病学家普拉特(Plater, F., 1536—1614)等人的支持。前者完成《巫术的发现》一书,后者在其《医学实践》一书中概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心理疾病,包括恐怖、愚钝、躁狂、精神错乱、幻觉、抽搐、酗酒、疑心病、睡眠障碍和不寻常的梦。这些人的言论最终起了作用。比如,在1682年,法国路易十四大帝免除了巫师的死刑。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心理疾病有自然的原因而非超自然的影响,但这种疾病仍然不被人理解,而且心理疾病患者得到的治疗也极为贫乏——如果他们算是得到了治疗的话。放血疗法依然是治疗所有疾病包括心理障碍的最为流行的方法,人们还发明了一些方法以诱导出病人所受过的打击。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将病人绑在椅子上迅速旋转;另一种方法是往被锁住的病人身上浇几桶凉水。医生们常常报寻说,接受这类治疗的病人的情况戏剧性地得到了改善。心理疾病患者的这些凄惨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

菲利普·皮尼尔

菲利普·皮尼尔(Philippe Pinel, 1745—1826)出身于一个医生家庭,1773年获得图卢兹人学的医学学位。在行医之初,他深为同事们的贪婪和麻木不仁而不安,于是他移居巴黎,在那里专心致志地





为那个城市中的穷人治病。后来皮尼尔的一个好友患上了心理疾病而他却无能为力,这使他对心理疾病产生兴趣。他阅读已有的有关心理疾病的文献并咨询了所谓的专家,然而他发现除了达奎林(Dacquain, J., 1733—1815)的研究之外,关于心理疾病的其他信息基本上都没用。达奎林认为心理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治疗。皮尼尔和达奎林成为密友,为此,达奎林将他的《疯狂的哲学》(1793)一书的第二版献给了皮尼尔。

439



皮尼尔解除精神病人的锁链

皮尼尔开始撰写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给予心理疾病患者以人道的治疗。1793年,皮尼尔接受任命担任比斯特精神病院(Bicêtre Asylum)的院长,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大精神病院,自1660年开始收容病人。在视察过医院中的设施之后,皮尼尔发现大部分的病人都被锁链拴着,而且还有士兵在高墙上巡逻把守。皮尼尔请求允许他除掉囚犯们的锁链,尽管那些权威人士认为皮尼尔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但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皮尼尔开始谨慎地行动了。自1793年起,他开始除去少部分病人的锁链并仔细地观察其结果。

第一个被除掉锁链的是一个被认为有暴力倾向的英国士兵,他

曾经用锁链砸破一个士兵的头颅。解除束缚之后证明他并不存在暴力行为,相反,他能够帮助皮尼尔照料其他的病人。两年之后这个士兵从比斯特精神病院出院。皮尼尔逐渐给更多的病人除掉锁链,改善他们的配给,停止放血疗法,禁止所有残忍的治疗,如快速旋转椅子上的病人。在他的《论精神错乱》一书中,皮尼尔是这样讨论放血疗法的:“精神病人的血液有时是如此浪费地流淌,而且如此不加辨别地使用此法,这不禁让人怀疑到底是病人还是他的医生最配得上疯子这个称号。”(1801/1962, p. 251)

在心理疾病的治疗方面,皮尼尔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改革。他将病人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鼓励专业化的治疗,提倡将浴疗和开些温和的泻药净身作为躯体疗法,有效地反驳了任何形式的惩罚和驱魔术。此外,皮尼尔还首次开始保存病历和病人的统计数据,其中包括对于治愈率的详细记录。 440

在皮尼尔的领导下,比斯特医院中病人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病人的治愈率和出院人数却大幅度上升。他的成功使他于1795年被任命为拉萨尔帕特里埃尔(La 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的院长,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座精神病院,收容了8000名患有精神病的妇女。运用他在比斯特医院的工作程序,皮尼尔取得了同样惊人的成绩。当他于1826年因肺炎去世时,人们为他举行了英雄般的隆重葬礼,参加者不仅包括当时欧洲最知名的人士,而且还有数以千计的平民,包括他以前在比斯特和拉萨尔帕特里埃尔精神病院的病人。

部分由于皮尼尔的成就,部分由于时代精神,欧洲各地及美国的人们开始呼吁给予心理疾病患者以人道的治疗。图克(Tuke, W., 1732—1822)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也是一位退体的富裕的茶商和咖啡商人,没有受过任何的医学训练。当他偶然参观一座精神病人收容所时,他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震惊。此后,他将其30年的余生全部用于改善心理疾病患者的境况,并于1792年建立了约克郡收容所。这座收容所的布置不像一座监狱而更像一个农场,里面的病人得到较好的食物和医疗,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尊重和娱乐,同时还能受到宗教指导。图克活了90岁,有幸看到了他创办的心理疾病患者收容





所成为世界范围内同类机构的典范。图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经营这座收容所。他的曾孙 D·H·图克(1827—1895)成为这个家庭中第一个接受医学训练的人,他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1788年,意大利医生温琴佐·基亚鲁吉(Vincenzo Chiarugi, 1759—1820)担任博尼法乔精神病院的院长,这是在佛罗伦萨新建的一座精神病院。他甚至在皮尼尔之前就提出解除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身体限制和严酷的治疗。他还为其病人提供工作和娱乐活动,并且开始详细记录病历。基亚鲁吉在处理心理疾病方面的一些建议同样得到现代人的一种特殊回应:

把精神病人当作人来尊重这是最崇高的道德责任和医学义务。对于那些精神病医生来说尤其需要赢得病人的信心和信任。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机智灵活并能理解病人,竭力将病人引向真理,以温和的方式一点儿一点儿地将理智灌输给病人……医生和护士必须富有权威同时又态度和蔼,但同时还必须是愉快的并且能够适应病人受损的心灵……总之,最好是能够遵从病人的意愿,并且尽可能根据医学和实践的要求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舒适条件。(Mora, 1959, p. 431)

有趣的是,尽管皮尼尔和基亚鲁吉都坚决主张给予精神病人以人道主义的治疗,然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受到不同的精神疾病观念的指导。皮尼尔的工作主要受精神疾病的心理学模式的指导,而基亚鲁吉的工作却是受到医学模式的指导(Gerard, 1997)。

本杰明·拉什

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 1745—1813)与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是好朋友,他曾在乔治·华盛顿手下任陆军军医总长。作为参加大陆会议的一员,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拉什具有许多坚定的信念:他主张废除奴隶制;反对死刑、当众处罚和不人道地对待犯人;他拥护妇女教育;呼吁重视学校课程中的实践内容。

作为美国精神病学之父,拉什于1812年完成《心理疾病的医学探究和观察》一书,在书中他悲叹精神疾病患者的待遇简直就像囚犯或“饱受折磨的牲畜”。他强烈要求解除病人的锁链,永远废除体罚。他认为病人应该享受到新鲜的空气和阳光,并且有权在其住处愉快地散步。拉什呼吁再也不要为了不人道的好奇和娱乐而把病人带出去展览。尽管拉什具有上述启蒙性的观点,但他仍然拥护放血疗法和使用旋转与静止的椅子。他认为放血可以减轻血管的充血感,旋转的椅子可以减轻病人头部的肿胀,而用皮带将病人的胳膊、腿捆绑在所谓的静椅上可以平定病人的情绪。

441

多萝西·林德·迪克斯



在美国,多萝西·林德·迪克斯(Dorothea Lynde Dix, 1802—1887)也开展了一项改善精神疾病条件的运动。由于不幸的家庭环境,迪克斯10岁时就被迫离开家庭,14岁开始她的学校教师的生涯。后来,由于疾病缠身她不得不放弃专职教师职位,改在波士顿监狱担任女犯的教员。这使迪克斯清楚地认识到许多被当作罪犯监禁的妇女实际上患有精神疾病,这种认识促使迪克斯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力图改善精神病人困境的大规模运动,她从一个州走到另一个州,每到一处她都要指出他们受到的不人道的对待。三年内迪克斯访问了18个州,并且在大部分州引发了机构改革。当1841年迪克斯开始这项运动时,美国

的精神病院只能接收所需治疗人数的15%;而到18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0%。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迪克斯的努力。

内战期间,迪克斯担任医院的护士长;战后,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她游历了欧洲。在欧洲期间,她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和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并说服他们相信这些病人需要更好的生





活设施和治疗条件。

读者若想详细了解迪克斯的生平和事业可阅读瓦伊尼(Viney, 1996)的著作。

由于皮尼尔、图克、基亚鲁吉、拉什和迪克斯等人的努力,较之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精神病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然而,这些改进只停留在改善病人的物质环境和生活待遇上。心理疾病本身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亚历山大和塞莱斯尼克(1966)推测,即使在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病人就是魔鬼附体,病人仍然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应该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精神疾病本质的无知,其次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畏惧,最后是人们心目中存在一种精神疾病不可治的观念。而克雷佩林、威特默和早期的催眠术士则戏剧性地改善了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我们将在下面探讨这些人的工作。

埃米尔·克雷佩林

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曾跟随冯特

学习,效仿冯特及其同事给感觉分类的做法,尝试给心理障碍进行分类。

1883年,克雷佩林发表了一套心理障碍的分类表,这套分类系统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被全世界采用且持续至今。克雷佩林对心理疾病分类的基础

442

包括疾病的原因、与脑和神经系统的关联、症状以及它们的治疗。由克雷佩林列出的一些心理疾病范畴如躁狂和抑郁,早在2300年前就由希波克拉底首次提及。克雷佩林列出的其他疾病有早发性痴呆,其特征是从现实世界的退缩、过度的白日梦和不适当的情绪反应;偏执狂的特征是夸大或迫害妄想;躁狂抑郁的特征是强烈的情



感爆发和消极的抑郁状态之间的循环;而神经症则是相对轻微的心理和情绪障碍。克雷佩林认为大多数重要的心理疾病如早发性痴呆都是无法治愈的,因为它们是由体质的因素引起的。而瑞士精神病学家 E·布洛伊尔(1857—1939)却发现,早发性痴呆可以得到成功的治疗,他将这种疾病改称为精神分裂症,其字面的含义是“人格的分裂”。

这些被现代的临床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广泛引为指导资料的心理疾病范畴,被美国精神病学会收入《心理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1994)之中。这部手册通常简称为 DSM,是克雷佩林早期研究的直接延续。尽管克雷佩林的分类使得原本混乱一团的临床观察变得井然有序,然而现在也有许多人认为他的研究阻碍了治疗的进步。人们无法将他们所面临的疾病恰如其分地归属于克雷佩林所创立的范畴,而且这些疾病的原因也并非总像克雷佩林所假定的那样具有先天的生理原因。但不管怎样,克雷佩林开辟了一条使心理疾病范畴标准化的道路,从而使得有关它们的交流更加精确。

读者若需进一步了解与心理疾病分类相关的诸多问题的综述,可参见萨德勒、威金斯和施瓦茨等人 1994 年的著作。

莱特纳·威特默

和克雷佩林一样,莱特纳·威特默(Lightner Witmer, 1867—



1956)师从冯特取得博士学位。威特默 1867 年 6 月 28 日生于宾西法尼亚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888 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任教于费城的拉格比文法学校(Rugby Academy),教授历史和英语。在执教期间,威特默还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法





律和政治学。在听过卡特尔的课之后,他辞去了任职两年的中学教师工作,进入研究生院。卡特尔建议他研究反应时的个别差异。他自己也打算跟随卡特尔学习以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当卡特尔移职哥伦比亚后,威特默却跑到莱比锡深造去了。碰巧他与铁钦纳同时在此接受心理学的训练。

1892年秋季,威特默从欧洲返回宾西法尼亚大学,作为一个冯特传统的实验心理学家在那里担任教职,授课的同时还指导研究。威特默在这所大学整整工作了45年。巧合的是,美国心理学会(APA)也于1892年成立,威特默和詹姆士、霍尔、卡特尔等人一道成为特许会员(顺便提一句,威特默还是最后去世的一位特许会员)。1894年,这所大学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开设了一些特殊的课程,威特默参与其中。一位教师向他描述了一个学生在学习拼写时遇到的问题,这件事强化了威特默正在形成中的信念,即心理学应该提供一些实用的信息。这位学生是一个14岁的男孩,他的问题在今天可能会被诊断为诵读困难。威特默决定帮助这个学生,由此他开始了临床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不久,威特默开设了一门特殊的课程,专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患有“心理残疾、愚昧或犯了罪的心理障碍患者”。(McReynolds, 1987, p. 851) 443

1896年,威特默发表一篇题为《心理学的实际运用》的文章,在1897年于波士顿举行的APA大会上,威特默提交了一篇相同主题的论文,并首次使用心理学临床(psychological clinic)这一术语。就在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建立17年之后,威特默于1896年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诊所。1907年威特默创办《心理学的临床》杂志,它对促进和界定临床心理学专业起了重要作用。这份杂志一直办到1935年。对于威特默和其他的相关人士来说,一门新兴的专业正清楚地显现出来,它需要有自己的名字。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威特默将它命名为**临床心理学**,并且这样描述这门新专业:

尽管临床心理学显然与医学相联系,然而它与社会学和教育学同样关系密切……由于心理学家的兴趣指向其他地方,使得一大堆科学研究资料无法应用,那些不断地接触真实现象的

人们却因缺乏必要的训练,而无法进行具有科学价值的实验和观察……因而临床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临床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学家的阵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期望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们为心理学的这一分支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人中没有哪个得到过必要的训练而恰好适合这类研究。就此而言,心理学家也不合格,除非他从普通的心理学教学以外的渠道获得了这项训练……“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学的临床”这些术语无疑会使人们感到,似乎是将毫无关系的两个学科的术语奇怪地合并到一起……我从医学中借用“临床”一词,是因为我发现它最适合表达我在这项研究中所要使用的方法的特色……无论个体的心灵状态在哪里,临床心理学必然包括的方法都是由观察和实验决定的,而教育学的策略是用来引起变化,即引起这类个体心灵的发展。无论研究对象是儿童还是成人,检查和治疗都可以实施,而他们的结果将使用临床方法的术语来表达。(McRenolds, 1987, p. 852)

为了照管和治疗智力迟钝和精神受困扰的儿童,威特默于1908年创办了一所寄宿制学校。这是他创办的同类学校中最早的一所。同年,威特默开始发表文章,强烈批评在他看来是非科学的或者甚至是欺诈性的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他特别批评了詹姆士,因为詹姆士对超自然现象感兴趣。

444

麦克雷诺兹认为,威特默应该被视为临床心理学之“父”或创建者,但麦克雷诺兹也认识到其他人主张应由弗洛伊德、比纳或罗杰斯享此殊荣。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麦克雷诺兹(1987)列举了威特默的下述事实:

威特默在临床心理学形成中的作用多少与冯特在实验心理学的创立中的角色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形中,他们每个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且有意识地界定一种新领域,同时培育着它的早期发展,但是其他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只是承担起了深化和开拓新方向的责任。说威特默是这门新学科的创立者,主要基于他的下述六项开创性的成就:





1. 他第一个明确地表明这一观点,即新兴的科学心理学能够成为新的助人职业的基础。
2. 他创建并发展了第一个专业来实践自己的观念——“心理学临床”专业,它由心理学家领导,其职员亦主要是心理学家。
3. 他建议用临床心理学这一术语命名这一新专业,并为它规划了最初的发展任务。
4. 他从概念上阐述、组织并实现了他界定的训练临床心理学家的最初计划。
5. 通过创办《心理学的临床》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之职,其特殊的目的是使之成为这一新兴行业的传播媒介,在此过程中,他进一步定义和宣传了这一新领域,并吸收年轻人来从事研究。
6. 通过从事他所设想的临床心理学家的专业活动,他自己成为早期研究者的典范。(pp. 855—856)

尽管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威特默临床心理学方面的贡献上,然而其成就不尽如此,在学校心理学和特殊教育(例如,参见 Fagen, 1992, 1996; McReynolds, 1996, 1997)方面,他也有重要的贡献。不过,仅就临床心理学而言,威特默在如下三个方面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a)提出:在严格的实验意义上,科学心理学如果加以适当的运用,能够用来助人;(b)这种助人的活动最好由特殊的专业(临床心理学)机构来提供,这种特殊专业既不同于医学也独立于教育;(c)认为临床心理学应该以研究为导向,同时又应该与基础心理学密切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威特默接受的是实验心理学家的训练,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这一信念,即临床医生应该接受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这种训练类型可以培养出哲学博士。这种临床医生作为科学家—实践者的传统直到最近才受到挑战。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认为,以博士课程计划为特色的密集的科学训练对于临床心理学家并无必要,因而设立心理学博士学位(PsyD),授予那些在其训练中强调专业应用而非方法论研究的人们。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当前流

行的关于临床医生应该是哲学博士还是心理学博士的问题,但是就威特默的观点来看,临床医生应该是科学家——将其知识用来帮助心理困扰者的科学家。

心理疾病的心理学模式与医学模式的冲突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人们将其原则应用于包括人类的一切事物。当把自然科学的原则应用于人类时,机械论、决定论和实证论专注于追寻人类所有行为(包括异常行为)的自然根源。2000年过去了,目前的状况似乎又回到了希波克拉底时代,人们再次强调脑是智慧和情感的中心。 445

对心理学来说,这种向自然主义的回归有利有弊。利在于它反对神秘主义和迷信思想,人们不再使用恶魔、幽灵或邪恶力量等来解释心理疾病了;弊在于它阻碍了人们对于心理疾病中潜在的心理因素的探讨,因为它暗示着对这些因素的探讨就等于回到了鬼神论。直到19世纪中期,主流的信念仍然是所有疾病包括心理疾病的成因都是生理的或脑化学的异常。这一信念限制了人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心理疾病的心理学病因,例如,冲突、挫折、情感障碍或其他的认知因素。在心理疾病的机体或医学模式下,对心理疾病的心理学解释令人怀疑。因为这一模式总的倾向就是所有的异常都具有机体的根源,像为机体疾病分类一样,为“心理”疾病分类是有同样意义的,而这正是克雷佩林试图做的工作。

在那些遵循医学模式和心理学模式的人们之间,争论依然存在,前者试图根据生理学或化学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后者则强调心理变量如冲突、挫折、焦虑、恐惧和潜意识动机的重要性。这种争论体现在最近关于酗酒的不同解释中。那些接受医学模式的人宣称酗酒是一种疾病,它或者是由遗传导致(可能仅仅是由于一种易感体质),或者由一种生物化学的失衡、一种新陈代谢的异常而引起,或者导源于某种其他的生理状况。那些接受心理学模式的人更倾向于在其解释中强调酒精中毒者的生活环境——酒精中毒者大概试图





逃避那种引起压力、挫折、冲突或焦虑的环境。

有些人认为,除非一种疾病确实具有神经生理学的基础,否则根本不能称其为疾病。也就是说,很可能是脑的疾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行为异常,但是这样以来,“心理”疾病就不存在了,只剩下真正的躯体疾病或功能障碍。精神病学家萨斯(Szasz, T.)在其名著《心理疾病的神话》(1974)中辩论说,那些历来被贴上心理疾病标签的疾病,实际上仅反映出生活中的问题或不适应,而不是真正的疾病。因此,根据萨斯的观点,心理疾病的诊断所反映的只是社会、政治或道德判断的问题。当然,生活中的问题非常真实,而且也能够足以严重到要求专业化的帮助。按照萨斯的看法,如果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将其帮助的对象视为咨客而不是病人,将其目标定位于帮助人们了解自己、他人和生活的话,那么它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专业。如果它们将目标定位于帮助病人解除心理疾病,那么它们是无效的,或者就是“伪科学”。

萨斯说,心理疾病就是一种真正的疾病的信念已经伤害了许多

人,远远超出它所帮助的人数。他说,首先,将生活中的问题贴上疾病或生病的标签,暗示着一个人不能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他们会转向超出其控制的环境。此外,萨斯和其他人还观察到,诊断某人患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可能会鼓励他或她按照诊断结果来思考问题或采取特殊行动:

446



由心理健康的专家所赠与的这类标签,对于病人的影响和对于其亲友的影响是一样的,诊断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影响着他们,这是不足为奇的。最终,病人自己接受这一诊断和诊断所具有的含义和预期,并且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行为举止。(Rosenhan, 1973, p. 254)

尽管大多数接受心理学模式的人愿意使用心理疾病这样的术语,但萨斯却不然,他宁愿将这类异常称为生活中的问题或适应问题。法伯(Farber, 1993)描述了七个人在被诊断

为“心理疾病”而非萨斯所谓的“生活问题”之后的痛苦经历。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在赫尔姆霍茨的实证主义的傳統下接受了医学训练,最初他试图从医学模式的角度来解释人格。然而他失败了,不久他被迫转向心理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早期催眠师们的工作才使得弗洛伊德改变了他的思想,下面我们将来探讨这些人的研究。

催眠方法的运用

弗朗茨·安东·麦斯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转向更好地理解心理疾病而抛弃鬼神论的道路上,还应该算上弗朗茨·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的一份功劳。麦斯麦的研究终究是不科学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动物磁力理论相对于流行的迷信思想却是一种进步。麦斯麦于1766年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行星的影响》,他坚持认为行星通过一种叫动物引力的力量影响人类。考虑到牛顿的万有引力,这种论点似乎并不牵强附会。

约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麦斯麦遇到了一位耶稣教的牧师迈克斯米兰·黑尔,他告诉麦斯麦他运用磁力成功完成的一项治疗。但

这并不是第一次运用磁力来治疗心理异常;许多年前,帕拉斯苏和其他人就曾用过同样的技术。不久,麦斯麦本人在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失效后用磁力“治愈”了他的一位病人。接着他试着用磁力治疗其他的病人,并获得了同样的成功。需要指出的是,磁力治疗中总是要准确地告诉病人将会发生什么。





随着磁力疗法的成功,麦斯麦获得了必要的依据来挑战 18 世纪末期最有名的驱魔师之一奥地利神父加斯纳(Gassner, J. V., 1727—1779),后者曾宣称,通过“驱魔”来治疗病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麦斯麦宣称,加斯纳的“治疗”来自对“动物引力”的重组,而不是真正地驱赶了妖魔。在随后的白热化的辩论中,麦斯麦获胜,而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形式的驱魔术遭到重创。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人们通常将这一结果视为心理疾病治疗上的一个进步,因为麦斯麦的“治疗”是自然的(尽管有些荒谬),而加斯纳的治疗却是超自然的。

最初,麦斯麦假定每个人的身体中都包含一个磁力场。在健康的人身上,磁力场均衡地遍布全身,而在不健康的人身上,磁力场的分布就是不均衡的,它引起了身体的症状。通过运用磁铁就可以重新分布磁力场并使病人恢复健康。

不久,麦斯麦总结说,磁铁不再是必需的了,因为他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有了磁力。

钢铁不再是能够吸收和释放磁力的唯一物质。相反,像纸张、面包、羊毛、丝绸、皮革、石头、玻璃、水、各种不同的金属、木头、狗、人,等等,凡是我接触过的每件东西都会变得具有磁力,它们就和磁铁本身一样对病人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我把瓶子装上磁性物质,就像人们发电一样。(Goldsmith, 1934, p. 64)

最后,麦斯麦发现他可以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物品,他只需用手接触病人的身体就足以使对方受到他的磁力的影响。麦斯麦总结说,尽管每个人的身体中都存在一个磁力场,但是有些人的磁力场要比其他人强得多。这些人是天生的治疗师,而他当然就是其中之一。

磁力疗法流行起来之后,神父黑尔宣称他是第一个使用者。争论四起,当时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在这次论战中,麦斯麦(可能有些不公平)获胜,成为被公认的第一个使用**动物磁力论**这一术语的人。

1777 年麦斯麦同意治疗一位名叫弗劳林·帕拉迪斯(Fraulein Paradies)的 17 岁的女病人,她是一位钢琴师,3 岁时失明。麦斯麦宣称他的治疗已经让她复明,但是只有与他单独在一起时这个女病

人才能看得见。医学界谴责麦斯麦是江湖术士,他只好被迫离开维也纳。麦斯麦流亡到巴黎,在那里,他几乎立刻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他是如此有名望,以至于不得不放弃个人治疗而改用小组的方式来治疗病人,这同样疗效显著。具体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病人进入一个铺着厚厚的地毯、灯光暗淡、四周布满镜子的房间。房间里响着轻柔的音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橘子花的芳香。屋子中间是一个装满“磁化”水的铁桶,称为 baquet,baquet 的四周伸出一根根铁管,病人用手握住这些铁管。麦斯麦身披淡紫色的斗篷,手持一根黄色手杖,步入房间。这种完全仪式化的设计是为了让病人出现“危象”(crisis)。在危象期,病人一般会尖叫,出冷汗,或剧烈地痉挛。麦斯麦注意到,当一个病人体验到危象后,其他的病人也会很快出现。这样一来,群体治疗不仅提高了麦斯麦的收入(尽管对穷人不收费),而且也提高了治疗效果。由于这种后来所谓的**传染效果**,许多单个治疗无法接受暗示的病人,在看到其他病人的反应之后却很容易受暗示而做出同样的反应。就像驱魔术和信仰疗法等确实存在一定疗效一样,麦斯麦的许多病人也报告说他们的疾病得到了治愈。在所有这些病例中,去除的症状可能是歇斯底里——也就是具有心理根源的疾病。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歇斯底里涉及许多症状,如失明、瘫痪、抽搐。驱魔师、信仰治疗师以及麦斯麦可能都是下述事实的获益者:病人经历过激烈的情感爆发之后,其症状(尤其是歇斯底里的症状)将趋于平静。至今,麦斯麦式的治疗仍充满这种仪式。

麦斯麦名声鹊起,求诊者数以千计,然而同时对他的批评也越发严厉。法国的神职人员谴责他与魔鬼勾结,医学界则批评他是庸医。为了回应医学界的批评,麦斯麦提议随机挑出 20 位病人,10 个分给他治疗,10 个给法国医学院,然后对比治疗结果。麦斯麦的有趣提议却被拒绝。1781 年,女王玛丽·安托瓦尼特(Marie Antoinette),麦斯麦众多有名望的朋友之一,许诺只要麦斯麦说出他成功的秘密,就送给他一座别墅和终生的津贴。麦斯麦拒绝了这一提议。

单单流行并不能令麦斯麦满足。他迫切需要的是得到医学界的认可,因为后者把他视为庸医。1784 年,和谐学会(一个致力于促进

448





动物磁力说的团体)说服法国国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客观地研究动物磁力说的效果。这是一个真正高水平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著名的化学家安东尼·拉瓦锡耶和发明了“人道地”处死死刑犯的方法的约瑟夫·格里罗廷。委员会做了几个实验来检验麦斯麦的声明。其中一个告诉一位女病人,她正在被躲在门后的麦斯麦式的医生通磁,女病人很快进入危象状态,尽管门后实际上并没有人。在另一个实验中,为一位病人准备了五杯水,告诉她其中一杯被通磁。她挑中一杯喝了下去,这实际上是一杯白开水,但总之她还是体验到了危象。

令麦斯麦极度沮丧的是,1784年8月,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结说,根本不存在动物磁力这种东西,那些假想用它来治疗而取得的积极效果应该是一种想像。委员会给麦斯麦贴上了神秘主义者和狂热者的标签。尽管许多人,其中不乏著名人士,极力劝说麦斯麦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然而委员会的结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他,麦斯麦终于销声匿迹了。

马奎斯·德·帕伊斯格

尽管委员会的报告让麦斯麦沉默了,但和谐学会的其他成员却继续使用并修正麦斯麦的技术。马奎斯·德·帕伊斯格(Marquis de Puységur, 1751—1825)就是其中之一,他发现通磁并不需要麦斯麦术所必需的危象状态。只需要让病人进入一种平静的、睡眠般的恍惚状态,帕伊斯格就可以展示许多现象。尽管病人似乎是睡着了,但他(她)仍然能够对帕伊斯格的声音做出反应并按其指令行动。当帕伊斯格指导被通磁的病人谈论一个话题,表演各种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根据想像中的音乐跳舞时,病人一一做到而且在醒来后对此毫无记忆。由于睡眠样的恍惚取代了危象,帕伊斯格将这种状态重新命名为人为梦游症。他发现,用这种人工催眠的方法所取得的治疗效果并不亚于麦斯麦的危象法的疗效。

利用这种新方法,帕伊斯格有了许多新发现。事实上,他发现了大多数我们今天所知的催眠现象。他了解到,当处于梦游状态时,个体是高度受暗示的。如果告诉他们某事是真实的,他们就会把它当

作真的来做。瘫痪和各种感觉如痛觉,都可以仅通过暗示将它从躯体上去除。当告诉病人他们身体的某一部分被麻醉,他们就能忍受一般的痛苦刺激而没有任何痛苦不安的迹象,如火烧或者针刺。再如,可以通过指令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如笑或哭。人们还观察到,病人记不住恍惚状态中发生的一切,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催眠后的遗忘**。人们也可以观察到现在所谓的**催眠后的暗示**。也就是说,当病人处于恍惚状态时告诉他做某种动作,如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抓自己的鼻子。结果当病人被叫醒后他会按照催眠中的指令行事,却显然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

约翰·埃利奥特逊、詹姆斯·埃斯戴尔和詹姆斯·布雷德

由于对病人通磁后可以通过暗示让他(她)忘掉痛苦,一些医生开始把通磁术视为一种可能的外科麻醉剂。约翰·埃利奥特逊 (John Elliotson, 1791—1868)建议将麦斯麦术用于外科手术中,但医学组织却禁止使用,尽管当时还没有其他的麻醉药品。1842年, W·S·沃德做了一个腿部截肢手术,手术中病人被通磁,然而某些医生却谴责这个病人是冒牌货。其他的医生则说病人在手术中应该忍受痛苦,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康复(Fancher, 1990)。詹姆斯·埃斯戴尔(James Esdaile, 1808—1859)是驻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他给印度的囚犯做了250多例无痛手术,但是他的手术结果却被忽视了,因为他的手术对象都是印度本地人,这与英国人没有多大关系。大约在这段时间,麻醉气被发现,因而将通磁术当作麻醉剂来使用的兴趣几乎完全消失。比起通磁术或人为梦游症等这些神秘的力量来说,使用麻醉气更适合于当时的医生所接受的训练。

449

詹姆斯·布雷德(James Braid, 1795—1860)是苏格兰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原本对通磁术持怀疑态度,但是在检查过一位被通磁的病人之后,他相信其中的许多效果都是真实的。布雷德进一步系统地检验了一些现象,并于1843年完成著作《神经性睡眠的理论基础》。布雷德用长时间的专注和随之而来的身体疲惫等术语来解释通磁术,强调其结果是由病人的受暗示性所决定,而不是磁性物质拥





有的什么力量。布雷德将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更名为神经—催眠学。后来被简称为催眠术(hypnosis; hypnos 是希腊语“睡眠”的意思)。和前人一样,布雷德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使先前人们所知的通磁术、麦斯麦术或人为梦游症被医学界所接受。

南锡学派

由于相信催眠的价值,奥古斯特·安布罗斯·李厄保(Auguste Ambroise Liébeault, 1823—1904)试图将其用于他的医疗实践中,却没有病人愿意接受。最后,他只好为那些愿意接受催眠的人提供免费治疗。只有几个病人同意催眠,但结果异常成功,以至于免费病人增多到使他的行医都受到威胁。不久,李厄保用催眠术治疗所有的病人,并且无论病人付多少费用他都接受。围绕着他的研究,一个“学派”很快形成,而且由于他是在南锡城外的一个法国乡村行医,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南锡学派。

南锡学派吸引了众多的医生,希波吕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 1840—1919)就是其中之一,他成为南锡学派重要的代言人。伯恩海姆争论说,所有的人都有受暗示性,但是有些人的受暗示性比其他人的强一些,而高暗示性的比低暗示性的人更容易接受催眠。而且,伯恩海姆还发现,只要高暗示性的病人相信什么能改变他(她)的症状,它通常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沙可提出对催眠和歇斯底里的解释

当让内-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于1862年担任拉萨尔帕特里埃尔精神病院(皮尼尔曾经在此任职并在这里将病人的锁链解除)的院长后,很快将它变成一个研究中心。尽管沙可有些浮夸,但他却被公认为欧洲最优秀的医生之一。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全面描述沙可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所取得的一系列著名成就,在此我们只简单作一概括:沙可仔细观察了病人的症状,在考虑其死因时,他将那些症状与脑和脊髓的异常联系了起来;他和同事确定了与小儿麻痹症和多种硬化症相关的脊髓的特征;他描述

了一种运动神经疾病,至今仍被称为沙可病;他帮助明确了与许多行为和生理机能相联系的脑的结构;他把测量体温作为医院的一项常规规定下来。由于这些和其他的诸多成就,拉萨尔帕特里埃尔成为世界各地的医生们的圣地;它也成为“神经学家们的麦加”(Jones, E., 1953, p. 207)。450
那些来参加沙可的演讲和示范的人中有比纳、詹姆士等人,弗洛伊德就在1885年的10月13日到1886年的2月28日这段时间跟随沙可学习。

沙可的兴趣很快转移到歇斯底里上去,这种疾病被大多数医生认为是诈病,因为他们找不到引起症状的机体原因。沙可拒绝接受流行的诈病论,而认为歇斯底里病人正遭受着一种真正的疾病。然而他仍然停留在医学模式内,他总结说,歇斯底里是由遗传性的神经退化引起的,这种退化是渐进性的和不可逆转的。由于歇斯底里和催眠具有相同的症状(如瘫痪和麻木),沙可认为,可催眠性就预示着歇斯底里的存在。沙可相信,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能接受催眠,这使他与南锡学派的成员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前者认为,可催眠性是心理病理的迹象,而后者则相信它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种争论日益激烈,持续了多年。在晚年,沙可承认他的受暗示性理论是错误的,而南锡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



沙可示范各种不同的催眠现象





在努力解释歇斯底里和催眠现象的过程中,有些实证倾向的沙可却变得喜欢思辩了。他注意到他的几位歇斯底里病人在症状出现以前曾遭受过创伤性经历(如意外事故)。通常,意外事故并没有严重到引起神经性的损伤,但是沙可推测,意外事故可能引发某种观念,它反过来使症状与歇斯底里联系起来。在最具戏剧性的症状中,与歇斯底里相联系的是身体不同部分的瘫痪和痛觉过敏。尤其是,沙可假定创伤使得某些观念脱离意识,并且独立于理性思想的束缚。通过这种方式,创伤引起的观念“将摆脱任何影响,将逐渐强大,最后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瘫痪来客观地实现自身”(Webster, 1995, p. 67)。与沙可先前所接受的实证主义医学不同,现在他推测,歇斯底里症状(如瘫痪)具有心理的而不是机体的原因。沙可这样提及他在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瘫痪:“那些明显的瘫痪仅依赖于一种观念,瘫痪是由想像引起的。”(Webster, 1995, p. 68)

451

根据沙可的看法,从创伤到病原性观念(产生生理症状的观念)再到症状本身等一系列事件,只可能在那些先天具有歇斯底里倾向的个体身上发生。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沙可相信,只有那些有歇斯底里倾向的人才能被催眠。在催眠中,催眠师的暗示导致了类似于创伤经历的“自我的消失”(annihilation of the ego)。这样一来,沙可对于歇斯底里和催眠现象的解释把生物学(遗传而来的歇斯底里的潜质)和心理学(由创伤或暗示引起的病原学观念)联系了起来。沙可破天荒地把他自己的猜测当作事实来接受了:“沙可刚刚对他的两个重要科学问题(歇斯底里和催眠)构想出完全是推测性的解决方法,就把它当成了既成的科学事实”(Webster, 1995, p. 67)。

巧合的是,当弗洛伊德跟随沙可学习的时候,沙可正在阐述他的上述理论。弗洛伊德全盘接受了这一理论,然后返回维也纳。他相信观念可以居留心灵的潜意识部分,在那里它们能够引起躯体的症状: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回来时不像一个学生在报告他的求学之旅,却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宗教转变的狂热信徒。他所接受的新的信仰……是……身体

的疾病可以有一个纯粹是心理的根源这种观念。(Webster, 1995, p. 100)

(对于沙可的歇斯底里理论及其对弗洛伊德的影响, Libbrecht 和 Quackelbeen 1995 年的著作、Webster 1995 年的著作中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讨论。)

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 1859—1947)是沙可的学生,他同意其导师的观点,认为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其人格的某些特征可以分离或“分裂出去”,而这些分离出去的人格特征却能够在歇斯底里症状或催眠现象中表现出来。和沙可一样,让内也推测,上述两种情况可能都是由于分离出去的人格特征的“下意识的”影响。他还注意到,病人分离出去的人格特征通常由创伤性的或不愉快的记忆所组成,因此治疗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些记忆并让病人意识到它们。催眠就被用来发现这些分离出去的记忆,而且当它们被带回意识之后,病人的歇斯底里症状常常会得到缓解。(关于让内的研究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 Ellenberger, 1970。)

正如沙可的研究领先于弗洛伊德一样,我们看到让内也领先于弗洛伊德的研究。甚至描写他们方法的名称也有些类似;让内称他的方法为心理学的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而弗洛伊德称自己的方法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让内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此相似,以至于在他们两人之间就谁的观点更为重要展开了争论。弗洛伊德批评让内的那些治疗观点过于表面化;而让内则坚持弗洛伊德所称的精神分析根源于他和沙可的研究(Watson, R. I., 1978)。

读者必须注意到,本章关于催眠的讨论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当代心理学中关于催眠的本质仍存在争议。(Kirsch 和 Lynn 1995 年的著作中综述了关于催眠的当前问题和争论。)

概 要

贯穿整个历史,尽管心理疾病被赋予各不相同的名字,但所有这些名字指的似乎都是相似的行为或思维过程类型——即对自己或他





人有害的行为,不真实的思想 and 观念,不合时宜的情绪和意外行为。对于心理疾病的早期解释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生物学解释(医学模式)、心理学解释(心理学模式)和超自然的解释(超自然的模式)。如何治疗心理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假定的病因。然而,所有的心理治疗形式中都包含一个患者和一个助人者,以及某些仪式化的形式。如果假定的是心理学模式,那么治疗措施中就包括这类事情,如梦的分析、鼓励和支持,或者教给患者更有效的处理问题的技巧。如果假定的是超自然的模式,那么治疗将由驱魔术、咒语或者神秘的仪式组成。如果假定的是生物学的模式,治疗的形式将采用适当的锻炼、合理的饮食、按摩、放血、通便和药物等。希波克拉底就是最早接受疾病(躯体的和心理的)的生物学模式的人。在他看来,健康是源自体内四种体液的平衡,而生病则是由它们的失衡引起的。他认为心理疾病主要是由大脑的异常状况导致的。为了恢复健康,无论是躯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一些自然的调理方法,如矿泉水浴、新鲜的空气以及合理的饮食。希波克拉底还界定了一些心理疾病,其中包括歇斯底里。

直到罗马帝国衰落,对于躯体和心理疾病的治疗都是以自然主义的医学和病理学为特色的,此后出现了向鬼神论和魔法的倒退。在整个中世纪,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那些心理疾病患者被认为是邪恶的灵魂附体,因而遭受残酷的折磨。但是,即便是在心理疾病患者的这一黑暗的历史时期,有些人还是拒绝相信异常的行为是魔鬼、幽灵或恶魔附体的观点。帕拉斯苏、阿格里帕、韦耶、斯科特和普拉特等人都有力地证明,异常的行为具有自然的原因,因而心理疾病患者应该受到人道的对待。然而,即使在心理疾病的超自然方法沉寂之时,病人在贝思利赫姆这样的“疯人院”中仍然遭受虐待。直到18世纪末,由于皮尼尔、图克、基亚鲁吉、拉什、迪克斯等人的努力,才使得心理疾病患者的生活条件得到巨大的改善。通过这些先驱者的努力,许多病人被解除了锁链,获得更好的食物,享受到了娱乐、新鲜空气、阳光和医学的治疗,同时也得到了尊重。

1883年,克雷佩林总结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心理疾病的种类:他

试图说明各类疾病的根源及其治疗方法。美国心理学会的特许会员之一莱特纳·威特默,是一位接受过冯特传统实验心理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但是他对运用心理学原理来助人越来越有兴趣。威特默提出了临床心理学这一术语,于1896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心理学诊所(随后又建立了其他几个),开发了最早用于培训临床心理学家的课程,创办了第一份服务于心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杂志。到19世纪中期,关于疾病(躯体的和心理的)的医学模式又和罗马帝国衰落之前一样流行起来。医学模式的流行抑制了对于心理疾病的心理学病因的探讨,因为它让人们感到这种探讨是对鬼神论的回归。尽管对于心理疾病的心理学解释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在那些接受医学模式和接受心理学模式的人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冲突。萨斯就争论说,心理疾病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它没有器质性的基础。在他看来,所谓的心理疾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生活中的问题,而个体应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而不是把它们归因于某些身体疾病或心理疾病。

在向着心理疾病的客观的心理学解释的转变中,麦斯麦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麦斯麦相信,躯体和心理疾病是由于身体内的动物磁力分布不均衡引起的。他还相信某些人的磁力场要比其他人更强一些,这些人就和他本人一样,是天生的治疗师。麦斯麦争论道,他自身特别强大的磁力能够使病人的磁力场得到重新分布,从而治疗他们的疾病。由于后来所谓的传染效应,麦斯麦的病人在小组治疗中比单个治疗时更容易被“治愈”。 453

帕伊斯格发现,让病人处于似睡状态即他所谓的人为梦游症状态,具有和麦斯麦的危象相同的效果。帕伊斯格把这种似睡状态解释为暗示的结果。他还发现了催眠后暗示和催眠后遗忘现象。由于“通磁的”病人对痛苦不敏感,因此医生们把它用作麻醉剂。然而,对这一技术争议颇多,因此当发现乙醚之类的麻醉气体后,医生们便放弃使用催眠了。布雷德对催眠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试图将它解释为一种生物学现象,通过努力,布雷德为催眠术在医学团体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南锡学派的成员,如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均相信所





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具有受暗示性,因此都可以被催眠。沙可却不同,他相信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具有可催眠性。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医生不同的是,沙可把歇斯底里当作一种真正的疾病而不是想像出来的疾病加以治疗。沙可提出了创伤经验的理论,他认为,创伤经验可以引起脱离意识进而脱离理性思维的观念。观念经过这样的分离,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引起与歇斯底里相关的躯体症状。在歇斯底里病人身上,催眠也可以引起观念分离,因此,根据沙可的观点,催眠现象和歇斯底里症状有许多共同之处。沙可关于潜意识观念能够引起躯体症状的猜想,在弗洛伊德随后的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沙可一样,让内相信人格的某些特征,如创伤性记忆,能够与人格的其他方面相分离,而这种分离既可以解释歇斯底里现象也可以解释催眠现象。让内发现,通常当病人意识到并处理这种分离性记忆时,其歇斯底里症状就会得到改善。

讨 论 题

1. 什么是心理疾病? 答案中应包括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使用的界定心理疾病的标准。
2. 概述心理疾病的医学、心理学和超自然模式,并举例说明。
3. 若存在各种心理治疗,那么其共同之处是什么?
4. 分别描述以心理疾病的心理学模式、超自然模式和生物学模式为基础的治疗方法。
5. 请举例说明什么是顺势巫术和触染巫术。
6. 希波克拉底是如何定义健康与疾病的? 为了帮助其病人恢复健康,他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7. 欧洲的迫害巫师运动何时达到顶峰?《巫锤》一书的出版如何促进了迫害巫师的运动? 有哪些迹象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巫师或者被施以魔法? 为什么假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巫师或被魔法缠身?
8. 帕拉斯苏、阿格里帕、韦耶、斯科特、普拉特等人以什么样的方法

改善了心理疾病患者的境遇？

9. 皮尼尔、拉什和迪克斯等人在心理疾病的治疗历史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10. 为什么说克雷佩林对于心理障碍的分类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坏事？
11. 为什么说威特默是临床心理学的创始人？阐述其理由。
12. 请描述在心理疾病的病因方面，医学模式和心理学模式之间的冲突，并请举例说明。
13. 萨斯为什么说心理疾病是一种神话？为什么他感到给某人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可能对之造成伤害？
14. 根据麦斯麦的看法，是什么引起了心理的和躯体的疾病？麦斯麦使用何种程序治疗这类疾病？麦斯麦的命运如何？ 454
15. 麦斯麦术在哪些方面可以看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
16. 普伊斯特格在研究人为梦游症时观察到了什么重要现象？
17. 请描述南锡学派的成员和沙可及其同事之间关于催眠问题的论战。谁最终赢得了这场论战？
18. 阐述沙可用来解释歇斯底里和催眠现象的理论。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Mental Illness(心理疾病)

Hysteria(歇斯底里)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hrnwald, J. (ED.) (1991) *The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Kramer, H., & Sprenger, J. (1971).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M. Summers,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487)

Maher, B. A., & Maher, W. B. (1985). Psychopathology: II.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modern times. In G. A. Kimble & K. Schlesinger (Eds.),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2, pp. 295—329). Hillsdale, NJ: Erlbaum.

Maher, W. B., & Maher, B. A. (1985). Psychopathology: I.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 A. Kimble & K. Schlesinger (Eds.),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2, pp. 251—294). Hillsdale, NJ: Erlbaum.

McReynolds, P. (1987). *Lightner Witmer: Little-known found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49—858.

McReynolds, P. (1997). *Lightner Witmer: His life and tim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occatagliata, G. (1986). *A history of ancient psychiat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Szasz, T. S. (1974).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personal conduct*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术 语

动物磁力论(animal magnetism) 麦斯麦和其他人所相信的一种力量,它在健康的人身上是均匀分布的,而在不健康的人身上,它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人为梦游症(artificial somnambulism) 帕伊斯格在其病人身上发现的一种类似睡眠的恍惚状态。后来它被称为催眠性恍惚。

希波吕特·伯恩海姆(Bernheim, Hippolyte, 1840—1919) 催眠术南锡学派的代表,认为高度受暗示的病人相信某种东西会使其状态得以改善,那东西就会确实有效。

让内-马丁·沙可(Charcot, Jean-Martin, 1825—1893) 与他同时代的医生不同,他认为歇斯底里是一种真正的心理障碍。他从理论上概括出,具有歇斯底里的遗传性易感体质的人,一旦创伤性经历或催眠性暗示引起一种或一组观念脱离意识,就会真正地爆发歇斯底里。这类摆脱理性控制的分离出来的观念变得足够强大时,就会引发与歇斯底里相关的症状——如瘫痪。

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 由威特默创立,其目的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来诊断和治疗心理疾病患者。

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 是指人们在团体中比单个人时更易受暗示影响的倾向。

触染巫术(contagious magic) 是交感巫术的一种。它指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一个人曾经拥有的物品上,或与他接近的物品上所做的的事情,将会影响到这个人。

多萝西·林德·迪克斯(Dix, Dorothea Lynde, 1802—1887) 唤起了美国几个州(和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改革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条件,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治疗机会,以及在治疗中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方式。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公元前 460—前 377) 认为所有的心理和躯体疾病都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因而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应该包括休息、适当的饮食和锻炼。

顺势巫术(homeopathic magic) 是交感巫术的一种。它包含 455 这样一种信念,对于一个和某人相像的人做的事情将会影响到这个人。

皮埃尔·让内(Janet, Pierre, 1859—1947) 和沙可的理论观点一致,他认为像创伤性记忆这样的人格成分能够从其他的人格成分中分离出去,而且这些分离出去的成分将会引起歇斯底里和催眠现象中的症状。





埃米尔·克雷佩林(Kraepelin, Emil, 1856—1926) 1883年发表心理疾病的分类系统。直到今天,许多临床医生仍然使用这一分类系统来诊断心理疾病。如今,类似的分类系统是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1994)。

奥古斯特·李厄保(Liébeault, Auguste Ambroise, 1823—1904) 催眠术南锡学派的创立者。

心理疾病的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这种模式假设心理疾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如大脑创伤、神经传输系统受损或者生物化学的异常。

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 指一个人的情绪、思维和行为从根本上偏离了历史上特定时期和地域所公认的正常状态。

弗朗茨·安东·麦斯麦(Mesmer, Franz Anton, 1734—1815) 他相信自己的体内存在强大的磁力,运用这种磁力来重新分布病人的磁力场就可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南锡学派(nancy school) 由一群医生组成的团体,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受暗示性,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催眠。

自然法则(natural law) 18世纪流行的一种信念,认为不良的或罪恶的行为会导致消极的后果,如心理或躯体疾病,或者贫困,而善良的行为则会引发积极的后果,如健康或富足。

菲利普·皮尼尔(Pinel, Philippe, 1745—1826) 是具有现代精神病学思想的学者之一,他将心理疾病患者视为病人而非罪犯、野兽或被魔鬼附体。在他管理的精神病院中,他命令解除病人的锁链,并且要求在不平和的气氛中温和地对待病人。皮尼尔还在心理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创新。

催眠后的遗忘(posthypnotic amnesia) 人们易于遗忘催眠状态下发生的事情的倾向。

催眠后的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 当人们在催眠状态下接受某种指示后,他(她)醒来之后会按照这一指示做出某种动作。

心理疾病的心理学模式(psycholog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这种模式假定心理疾病是由如下一些心理因素导致的,如冲突、焦

虑、错误的信念、挫折感或创伤性经历。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即所有旨在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的努力。在整个心理治疗的历史中,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它包括一个患者、一个助人者和一些仪式化的活动。

马奎斯·德·帕伊斯格(Puységur, Marquis de, 1751—1825) 发现让病人处于一种睡眠样的恍惚状态,也可以减轻病人的症状,这和麦斯麦的危象的方法一样有效。他还发现了一些基本的催眠现象。

本杰明·拉什(Rush, Benjamin, 1745—1813) 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精神病学家。拉什主张以人性化的方式来对待心理疾病患者,但是他仍然坚持某些早期的治疗方法,如放血疗法和使用转椅。

心理疾病的超自然模式(supernatur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这种模式假定心理疾病是由于邪恶的灵魂实体侵入人体或受到上帝的意志控制而导致的。

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 这种巫术隐含的信念是,对于一个与某人相似或接近的事物施加影响,就会影响到此人。(也可参见**顺势巫术**和**触染巫术**)

开颅术(trephination) 是原始人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即通过在颅骨上开凿出一个洞而让入侵的邪恶灵魂逃走。

莱特纳·威特默(Witmer, Lightner, 1867—1956) 临床心理学的创始人。





第十六章

精神分析及其早期分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它首先是一门关于意识经验的科学, 456
而后是一门行为的科学。心理学各派别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冯特、铁钦纳和詹姆士——认识到了潜意识过程却没有重视它。方法论的行为主义者如托尔曼和麦独孤,提出了意识的认知结构,但也忽视了潜意识过程。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如华生和斯金纳,甚至拒绝将意识纳入其心理学体系。如此一来,研究潜意识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尽管格式塔心理学是心理主义的,但它却只关注现象学的意识经验。

那么,强调潜意识心理的心理学是如何出现的呢?它不是来自学院或实验心理学。实际上,它根本不像已有的心理学那样,出自经验主义的和联想主义的传统,而是来自临床实践。那些建立潜意识心理学的人们并不关心实验设计或科学哲学;他们也不想去认证联想主义者的宣言。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去理解心理疾病的病因,并利用这种理解去帮助心理疾病患者。

因为强调作为心理疾病病因的潜意识过程(后来被看作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原因)的重要性,这群人不仅从当时的心理学界脱离出去,同时也脱离了医学圈。医学领域曾经受到机械实证主义哲学的强大影响,根据这种哲学观,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自然事件引起的。例如,医生用大脑创伤或生物化学的不平衡来解释异常的行为。即便他们使用了心理疾病这样的术语,它也只是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疾病都具有身体上的原因。

有一小部分医生强调心理疾病的心理学原因,这使得他们既脱离

了医学圈,也不得不游离于学院心理学之外。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战斗,然而他们却坚持了下来;最终,这些人使得医学界、学院心理学以及公众都相信,在理解人们的行为原因时必须考虑潜意识过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是这一反叛群体的领袖,但是,在我们讨论弗洛伊德的研究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几位先驱者的研究。

精神分析产生的先驱

我们在上一章了解到,催眠现象及沙可对于歇斯底里的解释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存在。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在弗洛伊德系统地阐明其学说之前,精神分析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已存在。其中有些成分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就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其他的成分则是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医学院校的学生在接受赫尔姆霍茨传统医学训练时获得的。下面我们将简述弗洛伊德所受到的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随后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阐述之中。

457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表明,依据单子的数量,意识水平可以划分为由清楚的知觉(统觉)到我们意识不到的经验(微觉)。歌德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作者之一,因而精神分析的主要信念与歌德关于人类存在的描述当然是一致的,即人类的存在是由对立的情绪和倾向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组成的。赫尔巴特提出意识阈的观点,认为意识阈之上的观念是可以意识到的,而在其下的观念则不被意识到。因为只有那些彼此相容的观念才能呈现于意识之中,因此他假定了一种心灵的冲突模型。如果两个不相容的观念同时出现在意识之中,那么其中之一就会被迫进入意识阈之下的潜意识之中。赫尔巴特使用压抑这一术语,来表示那种使不相容的观念进入潜意识的抑制力量。就潜意识学说而言,波林这样说:“莱布尼茨预先揭示了整个潜意识学说,而这一学说实际上是从赫尔巴特开始的。”(1950, p. 257)叔本华相信,人类更多地是由非理性的欲望而不是理性所控制。由于本





能决定行为,所以人类不断地在一种需要状态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来回摆动。叔本华说,我们可以通过将自身融入音乐、诗歌和艺术而获得某种放松或摆脱内在的非理性力量,这一观点恰好预示了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当然,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而抵制这些非理性的力量,尤其是性驱力。叔本华也提到了把不合意的观念压入潜意识,并且提到当一个人试图认识被压抑的观念时将会遇到阻抗。尽管弗洛伊德相信是叔本华首次发现了升华、压抑和阻抗过程,但他同时也宣称自己独立地发现了这些类似的过程。

尼采(及在他之后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陷入一种非理性(酒神狄奥尼索斯)和理性(太阳神阿波罗)倾向之间的永恒冲突之中。根据尼采的观点,每个人都会将这些倾向融入自己的人格,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即使这样做违背传统道德。费希纳和赫尔巴特一样,在其著作中使用了阈限这一概念。然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费希纳把心理比作冰山,意识仅仅是冰山顶上很小的一部分(约占 $1/10$),而潜意识心灵则占据了其他的大部分(约占 $9/10$)。除了借用关于心灵的冰山比喻之外,弗洛伊德还像费希纳一样,试图将新近发现的能量守恒原理用于生命有机体。弗洛伊德说:“我一直乐意接受费希纳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Jones, E., 1953, p. 374)达尔文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观点强化了弗洛伊德的主张,即人类和其他非人类的动物一样,都是由本能而非理性决定的。弗洛伊德认为,正是我们的性冲动和攻击性本能之类的强有力的动物性本能驱动人格的形成,而且也正是这些本能至少部分地受到了文明的阻碍。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的进化论观点融合了达尔文和拉马克的原理。

赫尔姆霍茨代表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的实证化方向,因而他不能容忍在研究生命有机体及人类时使用玄学思辨。他的方法被医学和生理学的大多数领域普遍使用,最初对弗洛伊德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然而不久,弗洛伊德便放弃了赫尔姆霍茨的唯物主义,并且由医学(生物学)模式转向了高度思辨的心理学模式来努力解释人类的行为。赫尔姆霍茨的能量守恒概念同样对弗洛伊德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赫尔姆霍茨证明了一个有机体就是一个能量系统,可完全根据物理原则对它加以解释。他证明,从机体发出的能量依赖于摄入能量的多少,并不存在剩余的生命力量。弗洛伊德接受赫尔姆霍茨的能量守恒观并将它用于解释人类的心灵。他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资利用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这些能量可以任意分配。有限的心理能量在心灵中的分配方式可以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和思想。布伦塔诺是弗洛伊德二十几岁时在维也纳大学时的老师。他教导说,动机是决定思维活动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且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区分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布伦塔诺的影响,弗洛伊德几乎决定放弃医学而去探讨哲学(这是布伦塔诺的主要兴趣);但是布吕克这位实证生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更胜于布伦塔诺,因而使弗洛伊德留在了医学领域。

卡尔·爱德华·冯·哈特曼(Karl 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写了一部名为《无意识的哲学》(1869)的著作,这部著作在他的有生之年再版了11次。弗洛伊德学医之时,以及后来他创立自己的理论之时,无意识的观念已在欧洲相当流行,无疑,凡是接受过适当教育的人都应该熟悉这一概念。哈特曼深受叔本华哲学和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存在三种无意识:在整个宇宙中控制所有自然现象的无意识过程;指导机体活动的生理的无意识;以及作为所有行为的根源的心理的无意识。尽管哈特曼的观点似乎带有很多神秘色彩,但是,它在许多方面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共同之处,尤其是其心理无意识观点。(若想了解哈特曼如何影响了弗洛伊德,请参阅 Capps, 1970)

我们看到,那种拥有强有力的潜意识成分的积极的、能动的心灵观,是弗洛伊德的哲学信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其他方面——如婴儿性欲、强调心理疾病的心理学原因、心理性欲发展阶段、甚至是梦的分析——都不是弗洛伊德首创。弗洛伊德所做的只是将所有这些因素整合为一种综合的人格理论:“使弗洛伊德享有盛誉的许多观点恰是当时的流行知识,而他的作用就是整合这些观点并赋予它们一种独创的形式。”(Ellenberger, 1970, p. 54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1856年3



月6日或5月6日出生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弗莱堡(现属捷克共和国的 Příbor)。他的父亲雅克布是一个羊毛商,有10个孩子。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犹太教的拉比*。弗洛伊德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基本上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持否定态度。雅克布17岁结婚,他的第一任妻子萨莉·坎纳(Sally Kan-ner)为他生育了两个孩子(伊曼纽尔和费利浦);他的第二任妻子显然没有生育;他的第三任妻子爱米莉·纳塔内尔松(Amalie Nathansohn)为他生育了8个孩子(西格蒙德是这8个孩子中的长子)。1968年人们检查弗莱堡的城志时发现,雅克布·弗洛伊德的第二位妻子名叫瑞贝卡,关于她的其他事情则一无

所知。更早期的城志还反映出弗洛伊德的出生日应该是3月6日,而不是像他的家庭所宣布并历来被报导的5月6日。弗洛伊德的正式的传记作者琼斯认为,这一差异所反映出的只能是一种笔误,而其他的人则认为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巴尔玛丽(Balmary, 1979)推测说,弗洛伊德的双亲将其出生日报告为5月6日而取代3月6日,实际上是想掩盖这样一件事实,即他的母亲在与雅克布结婚时就已经怀上西格蒙德了。巴尔玛丽相信,这双重“家庭秘密”(即这样两件事实,弗洛伊德的母亲是雅克布的第三任妻子而非其家庭所报告的第三任妻子,此外是爱米莉结婚时就已经怀孕了)对于弗洛伊德的早期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影响着他的理论创立。无论如

* 拉比是犹太教中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译者注

何,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 40 岁,并且已经做了祖父,而他的母亲却只有 20 岁。在这重要矛盾中年幼的弗洛伊德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一事实,即他有一个与他母亲同龄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一个比他还大的侄子。然而,西格蒙德是后来的这一家庭中的长子,而且显然也是爱米莉最宠爱的孩子。弗洛伊德与母亲之间存在一种亲密、强烈且良好的亲情,这常使他感到,他的成功与其年轻的母亲对他不容置疑的爱有关。由于其母亲相信他与众不同,他本人也逐渐相信了这一点;因此他认为,他随后取得的诸多成就是缘于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弗洛伊德的父亲活了 81 岁,而她的母亲却活了 95 岁,直到 1930 年才去世,仅比弗洛伊德早去世 8 年。

459

当雅克布的生意失败之后,弗洛伊德全家最初迁居莱比锡,然后,在西格蒙德 4 岁时,他们全家定居维也纳。西格蒙德自幼聪颖;为了他的学习,他是这个大家庭中唯一一个拥有一盏煤油灯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孩子。他的母亲常常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进餐,而为了不干扰其学习,他妹妹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西格蒙德 8 岁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一生中都在羡慕莎士比亚的表达才能和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力。弗洛伊德还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拉丁文、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成人之后他成了公认的德国散文诗大家。他 9 岁入中学,而且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7 岁时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

直至中学毕业时的最后一年,弗洛伊德还一直被法律或政治职业吸引着,甚至想去参军。然而,当聆听了一次关于歌德论自然的论文演讲,并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他对科学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当时是 1873 年秋季,他 17 岁。弗洛伊德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部分地还因为当时在反犹太主义的维也纳,医学和法律是犹太人唯一可以选择的职业。弗洛伊德于 1873 年进入医学院,用了 8 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学习计划;这是因为他兴趣广泛,因而常常偏离医学研究。例如,布伦塔诺就曾激起他对哲学的兴趣;弗洛伊德甚至将 J·S·穆勒的著作译成德语。

据弗洛伊德自己的描述,在他学医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是布吕克,布吕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赫尔姆霍茨、杜比-雷蒙等人一起,共同奠定了生理学领域中的唯物—实证运动。(参见第八章)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弗洛伊德研究了雄性鳗的生殖系统,随后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解剖和神经科学的文章。1881年弗洛伊德获得医学学位,继续留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尽管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是从事生理学研究,但是他意识到在这一领域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即使找到薪水也不高,因而总的来说是不适合犹太人从事的工作。1882年他与玛莎·伯尔内斯订婚之后,弗洛伊德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环境的限制及布吕克的建议使弗洛伊德决定改变职业计划而去从事医学实践。为此,弗洛伊德转到维也纳综合医院跟随当时著名的脑解剖学家西奥多·迈纳特(Theodor Meynert, 1833—1893)学习,并很快成为诊断不同类型脑创伤的公认的专家。弗洛伊德认为迈纳特是他所认识的最为优秀的人物。

460

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除了决定改行之外,弗洛伊德也正在成为出色的神经解剖学家,而且他与布洛伊尔建立了友谊(随后我们将会看到,后者向弗洛伊德介绍的许多现象,使弗洛伊德在以后的50年中倾注了其全部精力),他还得到了一次去巴黎跟随沙可学习的机会。所有这些事件都将对弗洛伊德创立自己的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此期间他也遇到过一次重大挫折:弗洛伊德被卷入了“神秘物质”可卡因事件中。

可卡因插曲

当弗洛伊德了解到可卡因曾被成功地用于增强士兵的体力和耐力时,他于1884年春季开始了可卡因实验。然而,当他从一位药剂师朋友那里得知,1克可卡因要花1.27美元而不是他以为的13美分时,他差一点儿要放弃这方面的兴趣(Jones, E., 1953)。不过,最终弗洛伊德还是坚持了下来,他先自己服用,发现可卡因能够解除他的抑郁情绪、治疗他的消化不良、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显然不存在什么副作用。此后,他除了自己经常服用之外,还送给他的妹妹、朋友、同事和父母服用,他也送给了未婚妻玛莎·伯尔内斯一些,“使她

变得强壮,面色红润”(Jones, E., 1953, p. 81)。可卡因还令弗洛伊德的病人的症状得到改善,这使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他开始狂热地维护可卡因的声誉,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发表了6篇文章来描述其价值。卡尔·苛勒(Carl Koller, 1857—1944)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年轻的同事,他从弗洛伊德那里了解到,可卡因可以作为麻醉剂来使用。苛勒的兴趣在于眼科学,他根据弗洛伊德的观察结果,将可卡因用于眼科手术中。几个月之后,苛勒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此前无法进行的眼科手术,现在通过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可以方便地施行。这篇文章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使苛勒一夜成名。弗洛伊德深深懊悔自己错过了这项学术成就。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效果之外,弗洛伊德关于可卡因的其他想法很快都被证明是错误的。1884年,弗洛伊德将可卡因送给他的朋友兼同事厄恩斯特·冯·弗莱彻-马克西欧(Ernst von Fleisch-Marxow, 1846—1891)使用,弗莱彻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但是对吗啡成瘾。弗洛伊德的目的是想帮助弗莱彻摆脱吗啡,因为他相信可卡因是无害的。不幸的是,弗莱彻死于可卡因成瘾。不久,世界各地关于可卡因成瘾的报道陆续出现,这一药物在医学领域内的使用受到重创。弗洛伊德则因为不加区别地倡导使用可卡因而受到严厉的指责,这种药物现在被视为“人类的第三大灾难之根源”(其他两种分别是吗啡和酒精)。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热衷深深地损害了他的医学声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次可卡因插曲,才使得医学界怀疑弗洛伊德后来的思想。

弗洛伊德的烟瘾 尽管弗洛伊德幸运地避免了可卡因成瘾,但是却对尼古丁成瘾,他平均每天抽20支烟。他38岁时查出患有心律不齐;他的医生建议他戒烟,但他没有照办。作为医生,他深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因此他几次尝试戒烟,但都没有成功。1923年,当弗洛伊德67岁时,他的上腭和颌部出现癌变。前后经过33次手术,最终他还不得不带上一副笨拙的辅助仪器(弗洛伊德称之为“怪物”)来代替手术中颌部被摘除的部分。此后的16年中弗洛伊德几乎每天都得忍受口腔的疼痛,然而他仍然没有戒掉烟瘾。





精神分析发展的早期重要事件

461

布洛伊尔和安娜 O. 病例

就在弗洛伊德获得医学学位之前,他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 1842—1925),他也是布吕克的一名弟子。布洛伊尔较弗洛伊德年长 14 岁,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医生和学者。布洛伊尔在研究呼吸反射方面作出过一项重要的发现,他还是最早发现半规管影响平衡的学者之一。布洛伊尔曾借钱给弗洛伊德,1886 年 4 月弗洛伊德结婚后两家交往频繁。(有趣的是,布洛伊尔还是布伦塔诺的家庭医生)

正是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了解到关于安娜 O. (有人称之为安娜 O. 小姐)的治疗,才从根本上开始了精神分析的创建历程。由于布洛伊尔于 1880 年就开始对安娜 O. 进行治疗,而当时弗洛伊德还只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所以弗洛伊德(1910/1949)将精神分析始创人的荣誉归于布洛伊尔。

假如说创建精神分析是一项功绩的话,它并不是我的功劳。我当时只是一名学生,忙于通过我的期末考试,而当时维也纳的另一名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首次运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一位患歇斯底里的女孩(1880—1882)。(p. 1)

安娜 O. 是一个聪明、有魅力的 21 岁女性,她的歇斯底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在不同的时间她表现为不同的症状,如胳膊或腿的瘫痪、视觉和言语障碍、恶心、记忆丧失、心理定向障碍。布洛伊尔对这位年轻的妇女施行了催眠,并要求她回忆首次体验到特殊症状时的情景。例如,她的一种症状是持续地斜视。通过催眠布洛伊尔发现,安娜 O. 的父亲在临危之际要求她守夜。她深爱着父亲,因而为他的不幸而痛哭流涕,这样,每当虚弱的父亲问她时间时,她不得不斜着眼睛去看钟表。

布洛伊尔发现,每种症状都有某些创伤性的经历,而每当他追寻

到一种症状的根源时,这一症状就会暂时或永久性地消失。通过这种方式,安娜 O. 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除了。似乎当某种情感性的潜在观念不能直接表达时,转而以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这类**致病性观念**被意识到之后其能量便消散了,由它们引起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由于症状的解除依赖于情感的放松,而后者又是在致病性观念的表达之后出现的,布洛伊尔称这种方法为**宣泄疗法**。亚里士多德曾使用 catharsis(来自希腊语 Katharsis,意思是净化)来描写观众看戏时体验到的放松情绪和净化感。安娜 O. 把这种方法叫做“谈话疗法”或“扫烟囱”。布洛伊尔发现,当安娜 O. 处于催眠状态或情绪相当放松时,宣泄才会发生。 462

布洛伊尔对安娜 O. 的治疗始于 1880 年 12 月,终止于 1882 年 6 月。在此期间,两人基本上平均每天有几个小时的共处时间。治疗开始不久,安娜 O. 对布洛伊尔形成了一种后来所谓的**移情**过程,她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父亲。安娜对父亲的所有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在统统指向了布洛伊尔。布洛伊尔也对安娜产生一种情感体验,即后来所谓的**反移情**。由于对此病例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情感,致使布洛伊尔的婚姻和其他专业活动都受到不利影响,于是布洛伊尔决定终止对安娜 O. 的治疗。安娜 O. 对于布洛伊尔终止治疗的反应,弗洛伊德曾作过各种描述,这些描述最终演变成一个故事并被当作事实广泛接受。根据弗洛伊德的描述,布洛伊尔在宣布终止治疗后的当天去看安娜 O., 发现她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幻觉)的怀孕感,而且正处于歇斯底里的临产阵痛中。经过询问,布洛伊尔了解到这是安娜 O. 想像出来的他的孩子。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琼斯(1953)描写了弗洛伊德对随后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尽管深感震撼,他(布洛伊尔)还是设法通过催眠让她平静了下来,然后他带着一身冷汗逃离了这所房子。第二天他就与妻子去了威尼斯共度人生的第二次蜜月,也就是这次旅行使她们有了要一个女儿的想法。(p. 225)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布洛伊尔对安娜 O. 这一病人深感不安,因而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治疗其他的歇斯底里病人。尽管弗洛伊德的





描述很有趣,然而赫希姆勒(Hirschmüller, 1989)修正了这一历史记录:布洛伊尔并没有突然终止对安娜 O. 的治疗,而是在咨询过她的母亲之后进行了仔细的筹划;安娜 O. 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怀孕症状,因而布洛伊尔也就没有必要对她催眠,也不会带着一身“冷汗”离开;布洛伊尔夫妇实际上是去了格蒙登度假,而不是去威尼斯;他们的女儿生于 1882 年 3 月 11 日,远远先于布洛伊尔夫妇的“第二次蜜月”;最后,赫希姆勒还指出,布洛伊尔继续治疗歇斯底里病人,尽管他的确可能放弃了宣泄法。

安娜 O. 的命运 安娜 O. 的故事向来以揭示这样的事实而告终:她的真实姓名是贝尔塔·佩珀海姆(Bertha Pappenheim, 1859—1936),布洛伊尔对她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因为她后来成为德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工作者。然而,埃伦伯格(1972)却发现,在布洛伊尔结束治疗之后,安娜 O. 还接受过其他的教育指导。有的文章还表明,她于 1882 年进了一所疗养院,仍然遭受布洛伊尔所治疗的那些症状的折磨。有记录显示,安娜 O. 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吗啡,因而当她出院之后仍然接受吗啡注射。关于她从疗养院出院到 80 年代末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这段时间她的生活如何,人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佩珀海姆最终成为一名欧洲女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位剧作家和儿童文学作者;她为贫穷的、违法和放荡的女孩创办了几所学校和俱乐部;她还是一个反对白奴和堕胎的很有号召力的演说家。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于 1922 年所作的一次声明中明显可见:“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还有公正可言,就应该是女性在那里制定法律,男性去生孩子。”(Jones, E., 1953, p. 224)有趣的是,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对于精神分析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因而她不允许她关心的任何女孩去接受精神分析。

当佩珀海姆于 1936 年去世时,从欧洲各地发来吊唁电函,其中包括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马丁·布伯。1954 年,德国政府发行了一枚纪念她的邮票,并将其中一部分所得用于奖励那些“人道的助人者”。至于安娜 O. 的成就有多少可以归功于她的早期经历和布洛伊尔对她的治疗,至今仍有争议(例如,参见 Kimble, 2000; Rosenbaum

& Muroff, 1984)。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出版《歇斯底里研究》(1895/1955)时首次描述安娜 O. 病例,因此人们通常将 1895 年视为精神分析学派正式创立的时间。

弗洛伊德访问沙可

我们在上一章已了解到,弗洛伊德从 1885 年 10 月直到 1886 年 2 月,一直跟随著名的沙可学习。在此之前,他仍然是一位唯物实证主义的生理学家,尽管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了解到他对安娜 O. 病例的治疗。但他仍然是一位唯物实证主义的生理学家;他仅仅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对所有的心理障碍(包括歇斯底里)作出解释。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医生一样,弗洛伊德把对疾病的心理学解释视为非科学的。我们已经了解到,沙可假定歇斯底里是一种由分离的观念引起的真正的疾病。由于沙可严肃地对待这一疾病,并对它作出了带有部分心理学意味的解释,使得沙可远离了同行。而且,沙可坚持歇斯底里也可以发生在男性身上。这一主张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自古希腊时代起人们就一直认为,歇斯底里是由子宫失调引起的。

弗洛伊德声称,他曾听沙可这样谈论歇斯底里疾病:“在这类病例中总是某种性问题——总是如此,总是如此,总是如此。”(Boring, 1950, p. 709)这一言论对精神分析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沙可否认说过这种话,但弗洛伊德却声称,沙可曾向他表示,性因素与歇斯底里之间有联系。弗洛伊德从沙可那里习得的最后箴言就是,假若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威望,他就可以和已有的医学圈相抗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洛伊德的确与医学圈对立了起来,然而,由于他没有沙可那样的威望,因而也付出了代价。沙可给弗洛伊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后来他为自己的长子取名为让-马丁(Jones, E., 1953)。

弗洛伊德返回维也纳之后,于 1886 年 10 月 15 日向维也纳医生协会提交了一篇题为《论男性歇斯底里》的论文,在文中他描述并支持了沙可关于歇斯底里的观点。这篇论文反应平平,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因为它太过激进了。不过,沙洛威(Sulloway, 1979)却认





为弗洛伊德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反应平平,其原因主要是,沙可认为歇斯底里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疾病,这种歇斯底里观早为医学界所熟知。而且,医生们还认为,沙可以一种过于肯定、不加批判的方式提出其观点;实际上,沙可的观点和技术仍有许多不确定之处,因此无法让人确信。沙洛威认为,弗洛伊德对其论歇斯底里论文反应平平的解释被其追随者流传下来,这是为了加强弗洛伊德作为一位对抗医学权威的勇敢的 innovator 的形象。

1886年4月,弗洛伊德作为一名神经科医师在维也纳开私人诊所,并于同年的9月13日与订婚4年的玛莎·伯尔内斯结婚。他们共生育6个子女——3男3女。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最小的安娜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她也是在其父亲去世之后弗洛伊德运动的领导者。弗洛伊德很快发现,仅仅靠治疗神经疾病的那点儿收入无法满足家庭的开支,于是他决定收治歇斯底里病人,这一重大决定使他成为维也纳为数不多的治疗此类疾病的医生之一。最初,他尝试使用传统的治疗神经疾病的方法(包括浴疗、按摩、电疗和其他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歇斯底里,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此时,他从布洛伊尔那里了解到的宣泄法和从沙可那里学习的催眠术却起作用了。当弗洛伊德用催眠术治疗歇斯底里时,他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病人他不能催眠;他常常在催眠状态下消除了病人的某个症状之后不久,这一症状或其他的症状又再次出现;有些病人拒绝相信在催眠状态下揭示出来的东西,从而妨碍了对已恢复的记忆进行合理讨论和理解。为了提高其催眠技术,弗洛伊德于1889年访问了南锡学派的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从他们那里,弗洛伊德了解到催眠后暗示现象,观察到在催眠状态下把某种观念灌输给某人,这种观念将影响此人的行为,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它。某人没有意识到的潜在观念能够在其行为中发挥重要的影响——这一观察使弗洛伊德更加坚定地相信从沙可那里所学到的,并使其成为精神分析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还从李厄保和伯恩海姆那里了解到,尽管病人倾向于忘掉催眠状态中的体验(即催眠后遗忘现象),但如果极力鼓励病人去回忆,这类记忆是能够恢复的。这一观察对于精

神分析的产生也将是非常重要的。

自由联想的诞生

弗洛伊德一返回诊所行医时就发现,催眠仍然不是那么有效,于是他开始寻求替代的方法。这时,他回忆起他在南锡学派学习时,看到催眠师将手放在病人的前额上,然后说“现在你能回忆起来”,这样,病人就能够回忆起催眠中发生的事情。带着这种想法,弗洛伊德开始尝试让病人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但是不加催眠。他要求病人回忆第一次体验到的某种特殊症状,此时病人会回忆起各种各样的经历,但常常是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停下来。换言之,当他们接近某种创伤经历的记忆时,就表现出了**阻抗**。每到此时,弗洛伊德就将手搭在病人的前额上,说另外的信息就要出现了,在许多病例中这样做都有效。弗洛伊德发现这一**压力技术**和催眠一样有效,不久弗洛伊德发现,他甚至不用接触到病人;只是简单地鼓励病人自由地讲出浮现在他们脑海里的东西,也同样能达到类似催眠的效果。这样,**自由联想方法**诞生了。

运用自由联想,一些重要的现象如阻抗、移情和反移情依然出现,然而它最大的好处是病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运用自由联想往往更难接近最初的创伤经验,不过一旦触及,病人就可以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帮助病人克服阻抗并理智地考虑早期的创伤经验。这正是为何弗洛伊德宣称真正的精神分析恰恰始于催眠术被抛弃之时(Heidbreder, 1933)。弗洛伊德喜欢把自由联想的使用比作考古学家挖掘一座被埋葬的城市。考古学家只能从不多的考古碎片中来确定一座古城的结构和面貌。同样,自由联想所瞥见的仅仅是潜意识的片断,而精神分析学家则必须从这些片断中确定一个人的潜意识心灵的结构和性质。

在治疗中,弗洛伊德让病人躺在沙发上,而他坐在病人的后面,病人是看不到他的。对于这种安排弗洛伊德给出了两条理由:(1)它可以增强自由联想。比如,他这样做可以避免其面部表情和姿势干扰病人的思维活动。(2)他不能忍受一天中有八九个小时都被别人盯





着(Storr, 1989, p. 96)。

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在其治疗中偶尔会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当他的病人被催眠时,他给自己的朋友弗利斯(Fliess, W.)写过一封信(Masson, 1985, p. 21)。后来,他坦承当他的病人自由联想时他会打个盹(p. 303)。

歇斯底里研究

在《歇斯底里研究》(1895/1955)中,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就已经提出了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信条。他们注意到,歇斯底里是由创伤性经验引起的,这类经验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因而只能以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把症状视为从来未被病人意识到的、潜在的创伤经验的象征性表达,因为这类经验是创伤性的,因此它受到压抑。也就是说,由于想到它就会引起焦虑,因而它被主动地压抑于潜意识之中。那么,遇到阻抗则表明治疗师的治疗有效。压抑常常源自冲突,即那种既想接近又想避开某种被认为是错误的事物。

一种基本观点就是,受压抑的经验或冲突不会消失。反之,它们 465 对一个人的人格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处理被压抑的内容,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使它们进入意识从而得到理性的思考。对弗洛伊德而言,使受压抑内容进入意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即自由联想。通过仔细地分析自由联想的内容、病人的姿势和移情,分析师可以确定被压抑经验的性质,进而帮助病人意识到它,并加以处理。由此可见,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潜意识动机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分别为这本书写了结语,弗洛伊德在结语中强调了性在潜意识动机中的作用。当时,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有着正常性生活的人就不会患神经症。布洛伊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任何创伤性的记忆(不仅仅是性方面的)都可能被压抑而引起神经症症状。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13年间只售出 626 本,每位作者分得 170 美元(Watson, R. I., 1978)。

科学心理学计划

1895年,也就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出版《歇斯底里研究》的那一年,弗洛伊德完成《对科学心理学的计划》一书。此书的目的是以一种纯粹的神经物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换言之,弗洛伊德打算把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原理(他本人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训练)用来研究人类的心灵。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研究并不满意,因而在他有生之年这本书并没有出版(其德文版1950出版,英文版于1954年出版)。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物理学(医学)模型失败之后,弗洛伊德转向了心理学模型,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然而,萨金和弗莱明(Sirkin & Fleming, 1982)指出,尽管弗洛伊德的《计划》一书没有成功,但它所包含的许多概念都将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现。(弗洛伊德的《计划》一书为何流产,帕里斯对此作了有趣的分析,见Parisi, 1987)。

性诱惑理论

1896年4月21日,弗洛伊德向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协会递交了一篇题为《歇斯底里的病因学》的论文。论文阐明,弗洛伊德的所有歇斯底里病人无一例外地都在童年期受到过性攻击的伤害。弗洛伊德总结认为,这类攻击是所有歇斯底里的基础。他有力地阐明了这一结论:

我们无论以什么样的病例和什么样的症状为出发点,最终绝对都会归结到性经验领域。因此,在这里我们似乎首次为歇斯底里症状找到了它的病因学前提。(Masson, 1984, p. 259)

弗洛伊德接着说:“在所有的18例病例中(男性6例,女性12例,其中包括纯粹的歇斯底里症和与强迫症相关的歇斯底里症),我开始……了解童年期的性经验。”(Masson, 1984, p. 268)

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Richard von Krafft Ebing, 1840—1902)是著名的医生和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他是弗洛





伊德的论文宣读时的大会主席。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密友弗利斯的信中描述了人们是如何回应其论文的：

我在精神病学会所作的关于歇斯底里病因学的演讲，受到了那群笨蛋们的冷漠对待，大会主席克拉夫特-艾宾也作出了奇怪的评论：这听起来像一个科学式的神话故事。这篇论文是在一个人向他们证明“尼罗河之源”这个千古之谜的解决之后宣读的，让他们都下地狱去吧。（Masson, 1984, p. 9）

弗洛伊德于1897年的9月21日放弃了他的性诱惑理论，其原因尚不清楚。弗洛伊德的结论是，在大多数病例中，性诱惑并没有真正发生，实际上是病人想像出了这一遭遇。弗洛伊德肯定，这种想像出来的创伤对于病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因此这种创伤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最初的信念并没有动摇：神经症的基础就是被压抑的性观念，不管这种观念是基于真实事件还是想像出来的经验。

埃玛·埃克斯坦病例 马森(1984)总结道，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理论，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临床或理论上的原因。马森本人就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和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前馆长，他的结论主要来自新发现的或者新译出的弗洛伊德与弗利斯之间的通信(Masson, 1985)。马森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决定放弃性诱惑理论，与他和弗利斯的关系以及二人对于埃玛·埃克斯坦(Emma Eckstein, 1865—1924)的合作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弗洛伊德常常有一种将某人理想化的强烈需要。当他是一个孩子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包括汉尼拔、拿破仑、克伦威尔；成年之后，他心目中的英雄变成了沙可和布洛伊尔。当他与布洛伊尔的友谊破裂之后，他的下一位英雄就成了弗利斯。对弗利斯的理想化令弗洛伊德周围的朋友深为费解，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弗利斯远不如弗洛伊德聪明。弗利斯有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所有性异常都有器质性的根源，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与鼻子有关。弗利斯观察到，非人类的动物的性行为与某种气味相联系，而人类的鼻子这一器官具有某些性器官的特性。他说(1902)：“手淫的妇女通常都月经不调(即痛经)。通过施以鼻部的手术可以

最终治愈这类疾病。”(引自 Masson, 1984, p. 57)埃玛·埃克斯坦是弗洛伊德早期分析治疗的一个病人,这位 27 岁的女性患有胃痛和月经失调,而且显然她常常手淫。当弗洛伊德把这一病例描述给弗利斯之后,弗利斯把她的月经失调和痛经症状归咎于她的手淫,而她的手淫又源于其鼻子的状况。弗利斯建议给她做鼻部外科手术,弗洛伊德同意了。手术大约是在 1895 年初做的,手术结果异常悲惨。埃玛出血不止,几乎死去。在经历出血、肿胀和异常痛苦的 14 天之后,找来了另一位医生,发现弗利斯不慎将一块半米长的医用纱布遗漏在了埃玛的鼻子里。于是不得不再做几次手术以阻止不断出血,并使用吗啡来减轻埃玛的剧痛。当埃玛最终从这场痛苦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之后,她那年轻的面庞已经变形了。

由于这场事故,其他的医生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些怀疑弗利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能力。这使弗洛伊德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因为他已把弗利斯理想化了。弗洛伊德如此尊敬的医生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糟糕手术呢?渐渐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呈现在了弗洛伊德眼前:原来,埃玛手术之后不断出血,这并不是弗利斯的错,而是埃玛自己的问题!弗洛伊德总结说,埃玛出血是由于她抱有的某种想像,而不是由于弗利斯手术拙劣。弗利斯不应该受谴责;应受谴责的是埃玛的幻想。不过,弗洛伊德肯定也想到了运用鼻部手术治疗他所谓的歇斯底里症状的不可行性,而把埃玛的痛苦归咎于她自己,可以开脱弗利斯和弗洛伊德本人的罪责:

弗洛伊德已开始向弗利斯和他本人表明,埃玛的问题是由她自己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外界因素(在这一病例中指两个过分热心的医生)。对于躯体疾病进行心理学解释,这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强有力的工具,它被用来为他自己值得怀疑的行为和他密友更为值得怀疑的行为加以开脱。弗洛伊德已经开始把他自己的内疚解脱了。(Masson, 1984, p. 68)

所有这些与弗洛伊德的性诱惑理论以及他随后放弃这一理论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必须认识到,弗洛伊德于 1896 年发表有关性诱惑理论的论文,而对埃玛的歇斯底里的治疗在此之前就进行了。弗





洛伊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歇斯底里是由儿童时期的性诱惑所引起的,埃玛病例实际上就是他的 18 例歇斯底里病例之一。可以设想(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说明为何使用“设想”一词),埃玛曾告诉弗洛伊德这类的性诱惑,而弗洛伊德则相信了她。在埃玛身上发生了某种真实的而且是创伤性的事件,而这一事件曾经引起她的问题。现在,作为弗洛伊德的病人,另一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由弗利斯所做的糟糕手术),而这一事件正在引起她的问题。弗洛伊德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埃玛的经验(过去和现在的)及其后果的真实性,要么否认那些经验的真实性,并将她的问题归因于想像中的事件。后者意味着将放弃性诱惑理论,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选择的。他总结说,埃玛手术后出血与弗利斯留在她伤口中的纱布没有关系;它是由幻想引起的歇斯底里性出血。同样,儿童期性诱惑的描述可能是由埃玛及弗洛伊德的其他病人所提供的,它只是“愿望的满足”。根据马森的看法,弗利斯的糟糕手术,以及弗洛伊德不愿接受其真实性,是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理论的主要原因。

467

尽管弗洛伊德后来宣称,从真实的性诱感到想像的性诱惑,这一理论上的转变标志着精神分析的真正开端,然而马森(1984)却认为,如果弗洛伊德没有修正他的理论,那么精神分析行业在今天的境况可能更好一些:

通过将重心由悲伤、不幸和残酷的真实世界转向一个内部舞台,演员们在这个舞台上为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看不见的观众表演虚构的戏剧,由此,弗洛伊德开创了一个脱离真实世界的潮流。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当今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不景气的根源。(p. 144)

马森总结说,弗洛伊德的重大失误就是这一信念的转变,即由相信性诱惑是真实的转向相信它是虚幻的。在本章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几个弗洛伊德主义的学者和研究者认为弗洛伊德犯了更为根本的错误。他们认为,弗洛伊德归于其病人的性诱惑记忆,是他虚构出来的,因此,无论假定这些记忆是来自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事件都不重要。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

由于治疗过程中包含许多复杂因素,因而弗洛伊德很快便认识到,要想成为有效的分析师他必须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后来,弗洛伊德(1927)坚决主张,一个人要想成为合格的分析师,他可以不是一个医生,但是,他自己必须首先被分析。而且除了被分析之外,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他至少还需2年的督导实践。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为他作分析,因此弗洛伊德自己承担了这项工作。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的动机来自几个方面,各种不安全感诸如对火车旅行的强烈恐惧是其一,另一主要动机则来自他对于父亲去世的反应。他的父亲于1896年秋季去世,尽管他的父亲早已病体垂危,去世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弗洛伊德却发现父亲的过世强烈地震撼着他。有几个月的时间,弗洛伊德体验到严重的抑郁而无法工作。他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他决定得把自己当作病人了。

梦的分析

显然,弗洛伊德不能对自己使用自由联想,因此他需要另一种自我分析的工具。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看待歇斯底里症状的方法来看待梦的内容。即,无论是梦还是歇斯底里症状,都可以看作是被压抑的创伤性观念的象征性表达。若能恰当地分析梦或歇斯底里症状的象征意义,人们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梦的分析成为挖掘潜意识心灵的第二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自由联想),它也是适宜于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的有效方法。对于梦的解释,弗洛伊德这样说:“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光明大道。”(1900/1953, p. 608)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以《梦的解析》的出版达到顶峰,这是他本人及其他人所公认的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回顾一下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歇斯底里研究》和《梦的解析》在最初出版时都不畅销,后者在6年中仅售出600册。然而,本书的价值最终还是被人们认识到了,在弗洛伊德的有生之年它





就再版了7次。

和歇斯底里的躯体症状一样,梦境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在睡眠中,一个人的防御松懈了,但是没有消失,因此被压抑的经验只能以伪装的形式进入意识。由此,梦境与梦的真实意义之间便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梦所表现出来的是其**显性内容**,而梦的真实意义是其**隐性内容**。弗洛伊德总结认为,每个梦都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即,梦是愿望的象征性表达,这种愿望是梦者无法在毫不焦虑的状态下直接表达或满足的。在睡眠中,以象征的形式表达的愿望经过充分的伪装,以使梦者的睡眠能够继续,因为愿望的直接表达将引起过度的焦虑并干扰睡眠。

468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的解释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只有精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人才能胜任。人们还必须了解**梦的工作**,它对于实际在梦中表达的愿望加以伪装。梦的工作包括**凝缩**和**移置**,前者是指梦的某一因素象征着清醒状态下的几件事情,比如,一只家养的狗象征着整个家庭。后者是指,梦者所梦到的是与引起焦虑的事物或事件相似的东西,比如,梦中以洞穴代替阴道。

弗洛伊德相信,尽管大多数重要的梦的象征符号来自个人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一般的梦的象征符号,它在每个人的梦中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旅行象征着死亡;降落象征着屈服于性诱惑;箱子、花园、门或者阳台象征阴道;而大炮、蛇、树、箭、教堂的尖顶和烟囱则象征阴茎。

自从弗洛伊德利用梦的解释来分析自我之后,这一程序就成为精神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梦与创造性 1914年弗洛伊德这样说到梦:“我不认为有什么外在影响使我对梦产生兴趣,或者激发我对它们抱着有用的期望。”(p. 18)他还这样说,在他之前,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提出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价值,那将是“绝对有失体面的”,这样的医生将被“逐出”医学界。所有这些话都是弗洛伊德的谬论。运用梦的解释来诊断躯体的和心理的障碍,至少可以回溯到希波克拉底时代。罗兹玛丽·桑德(Sand, R., 1992)表明,在弗洛伊德之前,欧洲的一些

最著名的医生已经相信梦的解释的科学价值。其中包括沙可、让内、克拉夫特-艾宾。这些人都指出,通常关于病人的重要信息都只能通过梦的解释来确定。例如,克拉夫特-艾宾观察到,某些同性恋者会梦到异性恋的关系,因而他总结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同性恋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的。克拉夫特-艾宾相信,对于这些人来说,异性恋倾向是潜意识的而且只能通过梦的分析加以揭示。克拉夫特-艾宾撰写了如何运用梦来探索潜意识心灵的著作,弗洛伊德收藏了此书的4个版本。桑德(1992)讨论了沙可、让内和克拉夫特-艾宾对于梦的解释的运用,所有这些都奠定了弗洛伊德的成就。

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并没有导致重大的理论突破,但它却使弗洛伊德在自我分析之前所持有的许多理论观点更加明确了: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并没有]像弗洛伊德的学习者普遍宣称的那样,它是有助于他发现自发的婴儿性欲潜在世界的神奇工具。显然,弗洛伊德在最终进行自我分析时,已经从他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找到了性活动的证据。

那么,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真正科学价值是什么呢?自我分析最终令他以自己的经验确证了正常的儿童是如此广泛地存在着创伤性的和自发的性活动。同时,自我分析也使他有效地拓宽了对于这类早期性经验中各种心理相关物的理解。他还能够回忆起当自己的小弟弟(只活了8个月)出生时他产生的那种嫉妒和仇恨之情。他也认识到了在儿童时代自己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嫉妒,这使他相信此类情感是这个生活阶段的普遍伴随物……弗洛伊德甚至还回忆起,在他两岁时,当他看到母亲的裸体时,“那种指向母亲的力比多被激起”。(Sulloway, 1979, p. 209)

这样,通过对自己梦的分析,弗洛伊德坚定了这一信念,即年轻的男子都有一种热爱母亲而仇恨父亲的倾向。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这是根据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来命名的,在这部戏剧中,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





娶了自己的母亲。

由于男孩与他们的母亲经常存在身体的接触(母亲给他们洗澡、抚摸、喂奶以及拥抱他们),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他们对于母亲存在性欲望是很自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性欲的这一术语的。实际上,将弗洛伊德的用语译为“愉快的”要比“性欲的”更恰当一些。对弗洛伊德而言,任何令人愉快的事物都可以粗略地归于他所谓的具有“性欲的”的东西。海德布雷德(1933)对于弗洛伊德关于性一词的使用作了很好的总结:

弗洛伊德在很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性”一词。他的这一术语,不仅包含特殊的性兴趣和性活动,而且包括全部爱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全部愉悦的生活。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列举的具有性意义的活动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然而下列事实基本上可表明其范围和种类:它既包括散步、吸烟和洗澡等简单的日常活动,也包括像艺术创造、宗教仪式、社会和政治制度,甚至是文明自身的发展等复杂的活动。(p. 389)

然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当弗洛伊德谈及性欲时,似乎就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性欲。当男孩玩弄自己的性器官时,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并因而变成了母亲的爱人:

他希望以他从观察和直觉中体悟到的性生活的方式从身体上占有母亲,因而他竭力以他引以自豪的男性器官来引诱她。总之,他早期觉醒的男性意识促使他去取代父亲的位置,因此,无论如何,父亲就成为男孩嫉妒的对象,他希望拥有父亲般的体力和他身上的那种权威。现在,父亲成为妨碍他的敌人,因而他希望消灭他。(Freud, 1940/1969, p. 46)

现在,男孩开始与同样想往母亲的父亲竞争,不过,事实情况(父亲比他更有力量)却令男孩不得不压抑对母亲的爱意和对父亲的敌意。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被压抑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它们继续在梦、症状或者不寻常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例如,弗洛伊德现在已很清楚他对于父亲去世的过度反应了,它至少部分是由他的罪恶感引起的,因为他感到自己希望父亲死去。

弗洛伊德相信俄狄浦斯冲突在男孩中是非常普遍的,俄狄浦斯冲突在成年生活中的残余可以解释许多正常和异常的行为。它所能解释的一项“正常”行为是,男性常常与和其母亲相似的女性结婚。(在本章稍后的“心理性欲的发展阶段”部分,我们将讨论在这一生活阶段女孩身上发生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弗洛伊德就获得了必要的工具,来解释他曾假定在如此众多的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性诱惑幻想。现在,他认为这类幻想代表着占有异性父母并消灭同性父母这一被压抑的欲望。弗洛伊德总结说,这类欲望就和压抑它们的需要那样自然和普遍,于是,婴儿性欲成为他关于潜意识动机的基本理论的重要成分。

根据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提供的精神分析运动史,认为儿童具有性欲并宣称这类欲望是自然的,这些主张与弗洛伊德时代的维多利亚道德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这使弗洛伊德更加远离了医学圈。这样的论点似乎是另一个谬论。实际上,克拉夫特-艾宾、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 1862—1939)和海威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 1859—1939)等人都提出过与弗洛伊德相似的婴儿性欲观,而且当弗洛伊德形成他的理论时,性学正在流行。(参见 Sulloway, 1979)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在《梦的解析》之后,弗洛伊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1901/1960b),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大量的失误倒错。失误倒错是指生活中相当微小的错误,如口误(弗洛伊德用 slips 表示)、忘事、丢东西、小事故和笔误等。在弗洛伊德看来,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因此,对他来说,寻找所有的“正常的”和“异常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而且,他还相信,由于行为的原因通常都是潜意识的,因此人们很少能够知道自己为何如此。他指出,失误倒错通常是被潜意识驱动的。

在我们认为毫无意义或纯粹偶然的普通事故中,弗洛伊德也从不放过为其理论寻找证据。口误和笔误、忘记人名和忘记





约会、丢了礼物、东西放错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是愿望和动机的作用。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丢了结婚戒指的妇女实际上是希望从来不曾拥有它。医生忘掉对手的名字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个名字抹去。报纸上将“克朗王子”(Crown Prince)印刷成“小丑王子”(Clown Prince)，在修正声明中又说成是“小丑王子”，因此这一印刷错误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本意。即使是普通人的质朴常识也有值得怀疑之处，因为遗忘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绝不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承认，他未能赴约是因为把它忘了。这类事件通常都是被决定的。它们甚至是被过度决定的。同一个灾难是由几条因果线索汇聚而成的，其中包括心理的和身体上的决定因素。例如，言语错误可能部分是由于肌肉协调困难，字母转换障碍，或者由于词的相似性，等等。但是，这类条件不能构成全部的解释。它们不能解释为何只出现这种特殊的语误而不是其他的——为什么只在发出这种组合语音时出错而不是其他。比如，一个年轻的商人，在与竞争者会面时竭力表现得优雅，但是，当他说“是的，他很能干 (efficient)”时，实际上却说成了“是的，他过于能干 (officious)”^{*}。显然，他在两个易混的词上出了错，但是他的话实际上也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欲望及其间接的实现是所有正常和异常行为的基础，哪怕我们认为偶然的事件也是由动机决定的。(Heidbreder, 1933, pp. 391-392)

在前面我们引述的这段话中，海德布莱德在讨论遗忘和语误时使用了过度决定这一术语。过度决定是弗洛伊德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总之，它是指行为和心理活动通常不只存在一种原因。例如，一个梦可能同时部分地满足了几种需要，就好比一种歇斯底里症状也能满足几种需要。再比如，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言语错误可能由这样一些因素引起(决定)：肌肉协调困难，字母转换的倾向性，或者是某种潜意识动机。如果一种现象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 能干英文为 efficient, 过于能干为 officious, 两者发音很相似。——译者注

原因所决定,可以说它是被过度决定的。

幽默 弗洛伊德(1905/1960a)表明,人们常常用玩笑来表达不能接受的性或攻击性的倾向。和梦一样,玩笑代表着愿望的满足。因此,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玩笑为那些淫秽的、攻击或敌意的、讽刺的、批评的、怀疑的或者是亵渎神灵的内容提供了为社会所认可的表达工具。这样看来,玩笑为那些被压抑的和引起焦虑的观念提供了发泄的途径,因此人们无疑会发现,那些最幽默的事情也是最让他们烦恼之事。弗洛伊德说,最让我们发笑的也正是最让我们焦虑的事情。然而,若想达到效果,玩笑必须和梦一样,将真实的性的或攻击性的动机伪装起来,否则它们将引起更大的焦虑。弗洛伊德相信,玩笑失败常常是因为它要表达的动机过于显眼,同样,梦魇就是一个失败之梦,它让梦者清醒过来,因为要表达的动机过于强烈而使梦的工作无法进行伪装。 471

总之,在探索潜意识心灵的内容时,弗洛伊德使用了自由联想、梦的分析、语误、遗忘、“事故”、姿势和举止、幽默以及人们所说或所做之事。

弗洛伊德的美国之行

随着弗洛伊德的声望渐长,他开始吸收门徒。从1902年开始,弗洛伊德与其追随者组成的小群体于每周三的晚上定期在他诊所的候诊室里举行讨论会。这群人被称为心理学星期三讨论会,并于1908年发展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描述,在他的美国之行之前,精神分析仍然没有流行起来。1909年,弗洛伊德受霍尔的邀请,携同弟子荣格(后面将介绍)和费伦兹(Ferenczi, S.)一起访问克拉克大学。在船上,弗洛伊德看到一个船舱侍者正在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使他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很有名了(Jones, E., 1955)。那时,弗洛伊德53岁。

经过几天的参观游览之后,弗洛伊德举行了五个系列讲座。每个讲座在开讲之前只准备半个小时,这种准备包括散步以及和费伦





兹的讨论。弗洛伊德曾在德国做过这五个讲座,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笔记。讲座结束之后,弗洛伊德被克拉克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在授予仪式的发言中,弗洛伊德说:“这是我的努力第一次得到官方的认可。”(Jones, E., 1955, p. 57)尽管他的演讲也遭到一些批评,但总体上是深受欢迎。詹姆士在病体垂危时听完讲座后对琼斯说:“心理学的未来将属于你们。”(Jones, E., 1955, p. 57)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和同事,也是他后来的传记作者。弗洛伊德的这五个讲座扩展成为他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1915—1917/1966)。

弗洛伊德对克拉克大学之行深感荣幸,因为这使精神分析得到了国际的公认,但是他却是带着对美国的糟糕印象返回德国的。他对琼斯这样说:“美国是一个错误;它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仍然是一个错误。”(Jones, E., 1955, p. 66)黑尔(1971)总结了弗洛伊德对于美国的喜欢与不喜欢之处:

当时,美国之行让弗洛伊德怀着一线希望,即精神分析可能在美国具有美好的未来。他与几个美国人保持长期的友谊。然而他所看到的一切——伍斯特、阿迪朗达克山、科尼岛和他第一次看到的充满野性追逐的电影,这些让他感到迷惑,甚至产生一些不信任感,他感到有趣却并不觉得愉快。他为尼亚加拉瀑布而惊叹——它宏伟壮观,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迷恋豪猪和大都会博物馆中陈列的希腊古物。然而,美国人的烹调令他的胃不舒服;美国人的自由和不拘礼仪伤害了他的尊严。他了解到人们对于宗教心理治疗的普遍狂热,他还觉察到人们对于他得之不易的发现所表现出的一种令人沮丧的、潜在的、门外汉式的狂热。(Vol. 1, p. 4)

(若要详细了解弗洛伊德的美国之行,以及他与霍尔关于这次旅行的通信复印件,和一些有趣的照片,可参见 Rosenzweig 1992 的著作。)

美国之行之后,弗洛伊德本人及精神分析的声望逐渐扩大。1910年,国际分析师训练委员会成立,以便对精神分析学家进行标

准化训练。然而,弗洛伊德并不是事事如意。1911年,弗洛伊德早期的一个弟子阿德勒与他关系破裂,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紧接着发生的是荣格的背叛。弗洛伊德深为忧虑,担心这类背叛会危害精神分析学说。于是,1912年他成立了一个由他的忠实弟子组成的委员会,以保证精神分析理论的纯洁性。这一内圈由这些人组成:亚伯拉罕(Abraham, K.)、费伦兹、琼斯、兰克(Rank, O.)和萨克斯(Sachs, H.)。最终,即使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开始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基本内容概述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内容已经是尽人皆知,因此,在这里我们只作简要概述。

伊底、自我和超我

472

在理论形成的初期,弗洛伊德区分了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意识是由那些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觉察到的东西构成的。前意识是由一些我们没有觉察到但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东西所构成。构成潜意识的则是这样一些记忆:它们被主动地从意识中压抑下去,因此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觉察到。后期,弗洛伊德总结并扩展了这一观点,形成他的伊底、自我和超我的概念。

伊底 伊底(来自德语 das es,意思是“它”)是人格的驱动力量。它包含所有的本能(用“驱力”或“动力”来翻译弗洛伊德的这个词可能更恰当一些),如饥、渴和性。伊底完全是潜意识的,受快乐原则支配。当需要产生时,伊底试图立即满足这一需要。与本能有关的集合能量被称为力比多(libido,来自拉丁文 lust*),力比多能量可以说明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每一种本能都有一个根源,它是某种类型的躯体需要;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对象,即能够满足需要的任何东西;一种推动力,即一种驱动力,其力量是由需要的强度所决定的。



* lust 可译作欲望、渴望、淫欲。——译者注



伊底只有两种满足需要的手段。其一是反射行为,当某种不适产生时,它会自动引发。打喷嚏、从痛苦的刺激中退缩就是典型的反射行为。第二种手段就是愿望的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伊底想像出某种对象的意象来满足目前的需要。但是,既然伊底从未直接接触过环境,那么这些意象自何而来呢?

弗洛伊德把伊底视为真正的心理实在。由此,他认为伊底是最初的主观实在,是个体经验外部世界之前就已存在的内在世界。本能和反射活动都是天生的,由紧张状态引起的意象也是天生的。这就意味着,一个饥饿的婴儿能够产生食物的意象而无需去学习食物与饥饿之间的联结。弗洛伊德相信,在一代代的个体中,以极高的频率和强度不断重复的经验是伊底中的永恒沉淀物。(C. S. Hall, 1954, pp. 26—27)

由此可见,当弗洛伊德试图解释伊底何以能够想像出外部世界中满足需要的事物的意象时,他接受了拉马克的习得性特征理论。

由于伊底的活动是独立于个人的经验的,由于这些活动为整个人格提供了基础,所以弗洛伊德将他们称为初级过程。初级过程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是由个人的需要状态直接决定的,在需要的产生和满足之间它们不能忍受延迟满足,而且它们完全处于潜意识的水平上。此外,初级过程充其量也只能实现暂时性的满足,因此,如果人要生存,他需要人格中的另一面。

自我 自我(来自德语 das ich,意思是“我”)既能意识到伊底的需要,也能认识到物质世界的要求,因此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二者的关系。换言之,自我的工作就是使伊底的愿望(意象)与其外部物质世界中的对应物相对称。为此,可以说自我是服务于伊底的。自我还受到现实原则的支配,因为它所提供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以想像的方式满足需要。

当自我从周围环境中找到满足需要的对象时,它便将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这一对象之上,从而在需要和对象之间引起能量的贯注(来自希腊语 kathexo,意思是“占有”)。贯注是将心理能量投入到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或过程。自我的现实性活动被称为次级过程,

它们与伊底的非现实性的初级过程相对应。

如果人格中只有伊底和自我两个成分,那么人类与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分别了。然而,由于人格中第三种成分的存在,就使事情变得相当复杂了。 473

超我 尽管新生儿完全是由伊底控制的,但是婴儿可能很快就懂得,需要不是立即就能满足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有些事情是“错”的。例如,男孩必须抑制对于母亲的性欲望和对于父亲的攻击倾向。教给孩子们这些可做与不可做之事,通常就是儿童社会化的内容。

当儿童将这些可做与不可做的观念内化之后,他就发展出了一种**超我**(来自德语 das überich,意思是“我之上”),它是人格的道德力量。充分发展的超我存在两个部分。一是良心,它由儿童受惩罚的经验内化而来。现在,参与或者哪怕只是想到参与他曾经为之不断受惩罚的活动,儿童就会产生罪恶感。另一部分是**自我理想**,它的构成成分是内化而来的儿童受到奖赏的经验。参与或者哪怕是想到参与那些曾为之不断受到奖赏的活动,就会使儿童产生自我良好的感觉。尽管弗洛伊德相信超我和伊底一样,具有古老的雏形,但是他仍然强调在个人成长中奖惩经验的重要性。一旦超我形成,儿童的行为和思想就会受到内化价值观的控制,它们通常是父母的价值观,这样儿童就社会化了。

这样一来,自我的工作变得比以前复杂多了。自我不仅要找到对象或事件来满足伊底的需要,而且这些对象或事件还必须得到超我的认可。在某些情况下,一种被伊底接受的贯注可能会引起自我的罪恶感,因此需要力比多能量去抑制这种贯注。在努力抑制一种需要与其对象发生联系时,力比多能量的转移被称为**反贯注**。在这类情况下,超我抑制这种联系以避免出现罪恶感,而自我抑制它以延迟需要的满足,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对象或事件。反贯注导致了移置,即从引起罪恶感或焦虑的对象移置到不能引发焦虑或罪恶的东西上面。



生本能与死本能 弗洛伊德(1920/1955)区分了生本能和死本



能。生本能总体上是指爱洛斯(*eros*, 指古希腊的爱神), 与其相联系的能量即力比多。早期, 弗洛伊德将力比多等同于性能量, 但由于不断出现的反证, 甚至遭到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同事们的严厉批评, 他最终扩展了力比多概念, 使它包括与所有的生本能相关的能量, 如性、饥饿和渴等所具有的能量。弗洛伊德后来的观点是, 当需要产生时, 就会消耗力比多能量来满足它, 从而延长生命。当所有的需要都被满足之后, 人就处于一种最小的紧张状态。生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去追求这种完全满足的无需要状态。

在上述的讨论之上若再往前进一步, 将会怎样呢? 躯体存在一种状况, 它代表绝对的平静状态或者是无紧张状态, 那就是死亡。弗洛伊德说, 生命始于无机物, 而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去追求回到这种状态, 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会永远摆脱为不断满足生物需要而进行的斗争。在此, 我们可以看到叔本华的影响, 他说, 我们吃的每顿饭、吸入的每口气, 都只是在延缓死亡, 而死亡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引用叔本华的话, 弗洛伊德这样说: “一切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1920/1955b, p. 38) 因此, 除了生本能之外, 还存在着死本能, 可称之为萨纳托斯(*thanatos*, 指古希腊的死神)。生本能追求延续生命, 而死本能则要终止生命。于是, 在伊底、自我和超我之间所发生的所有冲突之上, 弗洛伊德又添上了生与死的斗争。当直接指向自身时, 死本能表现为自杀或受虐狂; 当指向外部时, 它表现为仇恨、谋杀、残忍和普遍的攻击。因此,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 攻击性是人类本性中的自然成分。

无疑, 自我被看作人格的执行者。不仅因为它要应对真实的外部环境中的问题, 而且它还必须以超我认可的方式来满足伊底的需要。自我的另一项任务是, 当一个人确实在做违背其内在价值观的行为时, 它尽量减小由此引起的焦虑。在与这类焦虑的斗争中, 自我使用了自我防御机制。对此, 我们下面就来讨论。

474

焦虑和自我防御机制

焦虑 焦虑是危险逼近时产生的警告, 弗洛伊德将它分为三类。

客观性焦虑、神经症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当个人的生存面临客观性的威胁时,产生客观性焦虑。比如,当身体遭到另一个人或动物的袭击时,引发客观性焦虑。当自我感到将被伊底征服时,它产生神经症性焦虑。换言之,当伊底的需要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自我感到无法控制它们时,或者非理性的伊底就要在个人的言行中表现出来时,神经症性焦虑产生。当个体已经或者即将违背内在价值观时,便产生道德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可类似于羞愧或罪疚感。当我们的行为违背超我中内化的价值观时,我们体验到的就是自我惩罚。

任何形式的焦虑都是令人不舒服的,因此,体验到焦虑的个体总要设法降低或消除焦虑,正如人们总是试图减少饥饿、口渴或痛苦一样。自我的工作就是应对焦虑。为了降低客观性焦虑,自我必须有效地应对物质环境。为了应对神经症性和道德性焦虑,自我必须使用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相信,所有的自我防御机制有两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扭曲现实,而且它们都在潜意识水平上操作,即一个人意识不到他正在使用防御机制。

自我防御机制 压抑是基本的防御机制,因为所有其他防御机制都涉及到压抑。受压抑的观念只有经过充分的伪装从而不引起焦虑时,才能进入意识。被修正的压抑观念可以在梦、幽默、躯体症状、自由联想及失误倒错中表现出来。移置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几乎随处可见,因此它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机制。一般而言,移置是用另一个对象或目标取代引起焦虑的对象或目标。当移置表现为用非性欲的目标取代性欲的目标时,这一过程被称为**升华**。弗洛伊德认为升华是文明的基础。因为我们通常不能直接表达性的欲求,而只能被迫以间接的方式,通过诗歌、艺术、宗教、足球、棒球、政治、教育以及其他体现文明特征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弗洛伊德把文明视为一种妥协。为了文明的存在,人类必须抑制其基本欲求的直接满足。他相信,人类创造文明来保护自身,但人类正是被他们自身创造出来的文明所挫败的动物。弗洛伊德说:“本能的升华是文化进步中特别显著的特征;正是由于升华,才使得更高级的物质活动、科学、艺术或意识形态在文明化的生活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1930/1961B, p. 49)





处理引起焦虑的观念的另一种方法,是将那种观念加到自身之外的另一个人或物之上。这一过程被称为投射。一个人将失败的原因、不想要的欲求和秘密的欲望看成是“在外部的那里”而不是在自身,因为把它们看成是自身的一部分将引起焦虑。同样,当一个人因为没有实践内在的价值观而感到受挫和焦虑时,他能够通过认同这一过程象征性地借用他人的成功。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衣着、举止和谈吐上模仿一个成功的人士,那个成功者的某些地方就成了这个人自己的。合理化是指,对于一项失败或缺点不是找出它的真正原因,而是给予它理性的、逻辑的但却是错误的理由。有时,当人们想做某事但又怕由此引起焦虑时,他们会去做与其实愿望正好相反的事情。这一过程被称为反向形成。通过这一防御机制,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可能就变成了唐璜*类型的人,仇恨孩子的母亲可能会表现为溺爱,那些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的人会变成超级爱国者,或者,那些具有强烈的性欲求的人成为一名关心当年轻入的淫秽、乱交和罪孽的传道士。 475

心理性欲发展的阶段

尽管弗洛伊德认为整个躯体都是性快感的源泉,但是他又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性快感集中于躯体的不同部位。在任一阶段,性快感集中于躯体的那一部位被称为动欲区。根据动欲区的名称可以命名相应的发展阶段。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儿童在每一阶段所具有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成年后的人格。为此,弗洛伊德相信,成年人格的基础早在儿童五岁时就已经奠定了。

口唇阶段 口唇阶段贯穿于生命的第一年,动欲区是口部。快感主要来自唇、舌等部位和吮吸、咀嚼、吞咽等动作。如果口唇需要没有满足或过度满足,都会在这一发展水平上引起固着,这个儿童成年后会表现出口唇性格。固着若发生在口唇阶段早期,会导致口唇-

* 唐璜,指西班牙传奇中的一个浪荡子,屡见于西方诗歌、戏剧中。也泛指勾引女人的人。——译者注

吞并型性格。这样的人往往是一个好听众,同时也表现为过度的饮食、酗酒、接吻或吸烟;他还倾向于依赖和上当受骗。固着若发生在口唇阶段的晚期,那时牙齿已经开始出现,它会导致口唇-施虐型性格。这样的人喜欢冷嘲热讽,而且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攻击性。

肛门阶段 肛门阶段大约出现于生命的第二年,动欲区是身体的肛门-臀部区域。这一阶段的固着会引起一种肛门性格。在肛门阶段的初期,快感主要来自排便之类的活动,这时的固着会导致在成年期出现肛门-排出型性格。这样的人倾向于慷慨、散乱或浪费。在肛门阶段的后期,即在大小便训练之后,快感来自能够控制大便。这时发生固着将会使人成长为一种肛门-滞留型性格。这样的人成年后倾向于收藏、吝啬、秩序而且可能是完美主义者。

性器阶段 性器阶段的年龄为3—5岁,动欲区位于躯体的生殖器区域。由于弗洛伊德相信阴蒂是一个小阴茎,因此性器阶段分别描述了男孩和女孩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男孩和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由于母亲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对于母亲都产生一种强烈的、积极的甚至带有性欲的情感。这些情感在男孩身上保留下来,而在女孩身上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男孩对于母亲怀有强烈的欲望,而对于父亲却极端仇视,因为他和自己争夺母亲的爱。由于指向母亲的快感的根源是他的阴茎,同时也由于他意识到父亲比自己更为强大,男孩开始体验到阉割焦虑,这使他只好压抑自己的性的和攻击性的倾向。在弗洛伊德看来,男孩不一定要公然受到阉割的威胁才产生阉割焦虑。可能男孩本以为女孩有阴茎,却有机会观察到女孩没有。此外,阉割焦虑还可能来自对于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真正阉割的多种来源的记忆:

问题并不在于阉割是否真正发生过;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且儿童相信它是存在的。对此,儿童这样认为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在性器阶段当他开始早期的手淫时,人们是如此经常地以割掉他的阴茎来威胁他,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必然经常以多种方式在他身上加以强化。(Freud,





1933/1964a, p. 86)

无论如何,男孩是通过认同父亲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一认同同时完成了两件事:他象征性地变成了父亲,(通过认同)儿童至少可以与父亲分享母亲;它解除了父亲的威胁,从而降低了儿童的阉割焦虑。 476

女孩的情况与男孩截然不同。和男孩一样,女孩最初也对母亲抱有强烈的吸引力和依赖感。然而不久她发现,她缺少阴茎,并因此而抱怨母亲。现在她对母亲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情感。大约在同时,她了解到她的父亲拥有有用的器官,因而她想与之共享。这就引起了指向父亲的性诱惑,但是事实上父亲拥有某种她不具备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使她产生阴茎嫉妒。由此以来,女孩对父亲产生了矛盾的情感,若以健康的方式解决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女孩必须压抑她对母亲的敌意和她对父亲的性吸引。此后,女孩“变成了”母亲并分享着父亲。

在此阶段出现的压抑和强烈的认同需要导致超我的充分发展。当一个儿童认同了他的同性父母,实际上儿童便内投了父母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一旦这些道德标准被内投,它们便控制了儿童的一生。因此,超我最终的彻底形成是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相伴随的。

弗洛伊德认为在性器期男孩和女孩的经验并不对称,其主要原因在于下述事实,即男孩的经验中存在一个关键因素:阉割焦虑。由于女孩已经被阉割(象征性地),所以她从来没有要去认同潜在的阉割者的强烈动机。由于这类认同导致超我的发展,所以弗洛伊德作出了富有争议的结论,即男性的超我(道德)比女性更为强大。

显然,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高深莫测。他曾经对自己的好朋友普林塞斯·玛丽·波拿巴这样评价说:“虽然我研究女性的心灵 30 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回答而且我也不能回答的最大问题是:‘女性到底在想什么’。”(Jones, E., 1955, p. 421)在尝试过几种方法研究女性心理学之后,弗洛伊德最终承认自己失败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言论是这样的:

关于女性特点,我所能对你们讲的是:它肯定是不彻底的,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听起来总是有些不太友好……如果对于女

性特点你们想了解更多,请你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去获取,或者去求教于诗人,或者等待科学给你们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1933/1966,p. 599)

弗洛伊德的女性观自然受到了批评。然而,弗洛伊德还常为他没有说过的话遭受抨击。为了更为客观地评价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思想,扬-布鲁哈尔(Young-Bruehl, 1990)收集了弗洛伊德所有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并以编年的顺序加以排列,因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其一生中他的女性观的变化。

潜伏阶段 潜伏阶段是从6岁起一直到青春期。由于性器期需要被强烈地压抑,性活动在随后的潜伏期几乎从意识中消失。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现许多替代性的活动,如学校的功课和同龄人的活动,还出现对世界的强烈的好奇心。

生殖阶段 生殖阶段从青春期开始并贯穿一生。随着青春期的开始,性的欲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彻底地被压抑,因此它们开始表现出来。现在注意的焦点集中到异性成员身上。如果前面各阶段一切正常,那么这一阶段最终将以约会和结婚达到高潮。

在心理性欲发展阶段中,一个人体验到的不满足或过度满足,以及体验到的固着,将决定他成年后的人格。如果此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存在适应问题,精神分析学家会从这些早期经验中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儿童期的经验是神经症或正常人格的构成要素。实际上,精神分析学家相信“儿童是成人之父” 477 (Freud, 1940/1969, p. 64)。

弗洛伊德的人性观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人类的本性问题上,弗洛伊德是相当悲观的。对于“爱邻犹爱己”这条圣经戒律,弗洛伊德(1930/1961b)的反应如下:

假如一项法令的实行毫无可取之处,那么,如此严肃的颁布又有什么意义呢?……总的来说,这个陌生人不仅不值得我爱,





而且老实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他抱有更多的敌意甚至仇恨。他对我似乎没有丝毫爱的迹象,而且毫不在乎我。如果对他有好处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我,甚至从不扪心自问,他从中获得的好处与对我造成的伤害相比,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实际上,他甚至根本无需获得好处;只要能满足他的点滴愿望,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嘲笑我、侮辱我、诽谤我、向我显示他的威力;他越是觉得自己安全,我就越孤立无助,就越能肯定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我。……实际上,如果这条庄严的训戒这样说我的话:“爱你的邻居就像他爱你一样”,我就不会反对了……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真理就是,人类并不是期望得到爱情的友好的生物,如果人受到攻击,他会竭尽全力来自我防卫,这是人们竭力要否定的。相反,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即他们的强有力的攻击性是其天赋本能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个潜在的帮助的人或性对象,而且是这样一个诱惑物,诱使他们对他进行攻击,无报偿地剥削他的劳动,对他进行性骚扰,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使他痛苦,折磨他甚至杀害他。人对人是狼。(pp. 65—69)

尽管弗洛伊德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但是他相信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过上更富有理性的生活(1917/1955a),为此,人们必须首先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

你意识中的信息并不完全,而且常常是不可靠的……即使你健康正常,谁又能告诉你那些在你头脑中激起的念头?而你却对之一无所知或被其误导。你的举止就像一个专制的君主,只满足于从他的最高长官那里获得信息,却从不深入到人民中去听听他们的呼声。把眼睛转向内部吧,深入你的内心深处,首先去了解你自己!(p. 143)

宗教 《幻想的未来》(1927/1961a)是弗洛伊德关于宗教问题的主要论述,在这部著作中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悲观态度。在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克服这些情绪,人类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式的人物来保护自己,上帝就是

一个父亲的象征。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一实践过程产生的问题就是,它使人类在一种幼稚的、非理性的水平上活动。宗教信条抑制了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现实的生活方式:

[宗教的]所有事务都是如此明显地幼稚,如此远离现实,以至于对于任何对人性抱友好态度的人来说,一想到大多数凡人将永远无法超越这种生活观,就会感到悲哀。(Freud, 1930/1961b, p. 22)

对弗洛伊德来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掌握驱动我们行为的被压抑的力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过上理性的生活。弗洛伊德说:“没有神经症的人将不需要用麻醉剂去消除它。”(1927/1961a, p. 49)对他来说,宗教就是麻醉剂。就像弗洛伊德在与癌症进行十六年搏斗中拒绝使用镇静剂一样,他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该抛弃宗教幻想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幻想来直面现实。

弗洛伊德希望,宗教幻想最终将被指导人们生活的科学原理所取代。科学原理尽管并不总是讨人喜欢或让人感到舒服,但它们是理性的:

对科学的轻视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即科学试图说明我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依赖性,然而宗教却是一种幻觉,其力量源自于我们乐于满足本能的愿望冲动。(Freud, 1933/1966, pp. 638—639) 478

在其他地方,弗洛伊德还说道:“我们的科学不是幻觉。然而,设想科学不能给予我们的,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这是种幻觉。”(1927/1961a, p. 56)

弗洛伊德的命运

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尽管遭受癌症的折磨,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然而,当纳粹分子于1936年侵占奥地利之后,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变得日益危险。在德国,精神分析已经被贴上“犹太哲学”的标签,他的著作也成为禁书。而在维也纳,纳粹捣毁了





弗洛伊德的私人图书馆,而且公开地焚烧从维也纳的公共图书馆里搜来的他的所有著作。对此,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我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啊。若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在今天,他们烧掉我的书就已经满足了。”(Jones, E., 1957, p. 182)弗洛伊德尽可能地坚持着,而最终他不得不决定离开维也纳。然而,在离开前,他被迫签署一份文件,以表明他尊重和认可纳粹带给他的一切遭遇;在文件上,弗洛伊德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当然是讽刺性的):“我忠心地希望盖世太保受到所有人的欢迎”(Clark, 1980, p. 511)。当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时,他不得不将他的4个妹妹留在那里,而直到去世时,他也不知道她们不久便都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Jones, E., 1957)。

在女儿安娜的陪伴之下,弗洛伊德首先旅居巴黎,在那里,他受到了好友玛丽·波拿巴女王和她的一个儿子的接待。不久之后,他们到达伦敦,并定居伦敦北部的汗普斯特德的玛尔斯菲尔德花园20号。在伦敦,弗洛伊德受到热烈欢迎,尽管受疼痛煎熬,他仍继续写作、接待病人,偶尔还参加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会议。1938年6月

28日,伦敦皇家学会的三个秘书把“学会圣典”带到弗洛伊德的家里请他签名;在这些签名者中,有牛顿和达尔文。弗洛伊德非常高兴。正是在伦敦,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1964b),而同年他去世,享年83岁。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12年后于1951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0岁。

弗洛伊德曾与他的医生马克斯·舒尔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到毫无希望时,舒尔要帮助他离开人世。盖伊(1988)这样描写弗洛伊德最后的日子:

当舒尔目睹弗洛伊德饱含尊严,毫不自怜地面对死亡时,他热泪盈眶。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像弗洛伊德这样离开人世。在9月21



日,舒尔为弗洛伊德注射了3厘克*吗啡——通常镇静用的剂量是2厘克,弗洛伊德陷入沉沉的睡眠之中。当他开始有些不安定时,舒尔又为他注射了一针,而在第二天,即9月22日为他注射了最后一针。弗洛伊德再也没有醒来。1939年9月23日凌晨3点,弗洛伊德安详地离开人世。(p. 651)

弗洛伊德的遗体被火葬,他的骨灰存放在一个希腊花瓶中。

479

对弗洛伊德传说的修正

我们已经考察了弗洛伊德传说的两种最新的修正:在怀疑的氛围中,弗洛伊德修正了他的性诱惑理论和许多其他的观点;弗洛伊德的许多观点并不像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令人鼓舞和具有创新性(如他的婴儿性欲论、梦的分析和男性歇斯底里观等)。根据艾伦伯格(Ellenberger, 1970)的看法,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有目的地试图把弗洛伊德塑造成一个孤独的英雄人物,由于他是犹太人而受到歧视,而且由于其观点是如此新颖而使得已有的医学团体不能接受它们。艾伦伯格(1970)认为,弗洛伊德的传说包含两大成分:

第一个主题是顽强的英雄与一群敌人的斗争,他遭受着“极无礼的富人的暗箭中伤”,最终取得胜利。这一传说过分夸大了反犹太主义的作用和程度,也夸大了学术界的敌意和受到指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偏见。弗洛伊德传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抹杀精神分析赖以发展的科学与文化背景中最伟大的部分,因而,传说赋予其主角的成就以绝对的独创性,并把其先驱、同事、门徒、对手及同时代的人的成就归于主角名下。(p. 547)

根据艾伦伯格的观点,事实是与上述传说中的两种成分是相对立的。首先,和当时许多著名的医生所遭受的反犹太主义的迫害相比,弗洛伊德所受的迫害是轻微的。其次,弗洛伊德的大多数观点并非像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创新性。针对精神分析学



* 1厘克=1/100克——译者注



家歪曲其历史的倾向,沙洛威(1992)这样写道:“就精神分析学家不断地删改和歪曲其历史而言,他们恰似在做一件重构其病人的案例史的事情。”(p. 159)在后面的一段话中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弗洛伊德学者支持沙洛威的结论。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对于批评缺乏肚量,因而常常指责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抵制、不理解和顽固。然而,沙洛威(1979)指出,关于精神分析的大多数批评都是有根据的:

除了在弗洛伊德赢得大批追随者之前已经出现的批评之外,现在对于精神分析的普遍反对可总结如下:(1)精神分析学家总是以这样的陈述来断言,“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从而将求证的重任摆给了他人;(2)弗洛伊德的门徒拒绝倾听那些与其观点相左的意见;(3)他们从来不发表有关其方法的成功率的统计数据;(4)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那些使用精神分析方法的人才资格质疑弗洛伊德;(5)他们把批评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阻抗”;(6)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忽略前人的所有工作,进而作出他们自己的无法让人证实的宣言,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原创性;(7)他们不断地将其理论介绍给广大的外行听众,好像他们的理论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反对者看起来是那么的目光短浅和无知;(8)所谓的野蛮分析者或者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都是些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分析其病人的医生;(9)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已经形成一个宗派,它带有一个宗派所具有的所有典型的特征,包括一种狂热的信仰、特殊的行话、一种道德优越感以及极其不能容忍的异端的偏好。在他们的同时代的背景下,这类批评显然更具理性,而且比那些传统的精神分析史学家所愿意承认的批评更有价值。(p. 460)

被压抑记忆的真实性

关于弗洛伊德的性诱惑理论,他认为他自己的错误在于把病人告诉他的性诱惑的故事信以为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杰弗瑞·马森不以为然。在马森看来,弗洛伊德的错误恰恰在于拒绝相信性 480

诱惑故事的真实性而将它们当作一种幻想。然而,倘若弗洛伊德的病人根本没有讲述性诱惑的故事,将会怎样呢?假若性诱惑故事纯粹是弗洛伊德代其病人杜撰的又将会怎样呢?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的病因学》以及另外两篇他在同一年写的有关性诱惑理论的文章,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病人中根本没有人报告任何性诱惑的故事。现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弗洛伊德带着一种很强烈的信念进入治疗程序,即歇斯底里都有其性的根源,而在治疗期间他又篡改事件,使其信念得到证实:“对所有证据的思考……都指向这样一种结论,即弗洛伊德早期的病人,从总体上说并没有描述过婴儿性诱惑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弗洛伊德强加给他们的分析性的重构。”(Esterson, 1993, pp. 28—29; 另参见 Esterson, 1998)

弗洛伊德注意到,在病人的疾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之前,医生不必让病人知道其病情的性质。同样,精神分析学家假定,他们的病人对其症状的根源是不知情的。正是分析师必须来界定他们的病情,确定病情的起因和治疗,进而将这类事情告知病人。弗洛伊德假定,不管病人意识到与否,性诱惑的确在歇斯底里的病史中出现过,因为疾病需要它!在《歇斯底里研究》(1895)一书中,弗洛伊德这样说:

如果我们能够猜想出事物相互联系的方式,并且在我们能够真正揭示它之前就告知病人,那将是有用的……我们不必害怕……告诉病人我们认为他们下一步将思考什么。这不会有伤害。(引自 Webster, 1995, p. 163)

在《歇斯底里的病因学》(1896)一文中,弗洛伊德思考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析师通过暗示能够鼓励病人产生某些观念,或者说病人可能会捏造性诱惑的故事:

医生把这类情景强加给其温顺的病人,宣称这是他们的记忆,或者说病人告诉了医生一些他们故意捏造或想像的事情,而医生却信以为真,难道这不是很可能的吗?(引自 Masson, 1984, p. 264)

弗洛伊德拒绝这些观念,因为:

首先,病人在讲述这些婴儿期经历时的行为举止,无论从哪





个方面都与这样的假设不符,即这类情景根本不是令人感到沮丧而且极不情愿回忆的现象。在病人来接受分析之前,他们对这些情景一无所知。通常如果我们警告他们这类情景会再次浮现时,他们感到愤怒。只有最强烈的治疗动机才能诱使他们去重述这类事件。当他们唤醒这些婴儿期的经验进入意识时,他们遭受着最激烈的情感折磨,对此他们感到羞耻并竭力加以掩盖;而且即使是他们以如此让人信服的方式再次经历过这些情景之后,他们依然不愿相信它们,要强调的事实是,和回忆其他被遗忘的材料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想回忆这类情景的情绪。(斜体是添加的)

这后一部分行为似乎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证据。为什么病人如此强调他们的不信任,倘若他们想否认的是(无论出自何种动机)他们自己杜撰的东西,又将会怎样呢?(斜体是添加的)

一种观点是医生把这类回忆强加给了他的病人,或者是通过暗示影响病人去想像和再造,这种观点也不是好反驳的。然而,我认为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我从未能够将我所期望发现的情景强加给我的病人,而病人在此种情景中的所有情绪都很适当。也许其他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更成功。(引自 Masson, 1984, pp. 264—265)。

如此一来,即使当弗洛伊德向其病人暗示一些关于性诱惑的故事时,这些故事也往往遭到很大的阻抗和否认,而弗洛伊德却把这些阻抗当作证明其存在的证据。弗洛伊德技术的这种暗示性为其大多数同时代人所熟知。法国心理学家兼心理治疗师皮埃尔·让内这样说(1925):“精神分析学家在开始工作时常常是为了去发现一种创伤性的记忆,同时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创伤性记忆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由于其方法带有这种性质,他们必然能够发现他们要找的东西。”(p. 65)189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伦帕德·洛温菲尔德报告了一例病人,介绍了弗洛伊德诊治过的一位病人来找他就医时所发生的情况: 481

碰巧,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的一个病人来找我看

病。那个病人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分析过程中明显揭露出来的那些婴儿期的性的场景,纯粹是幻想,而且从未在他身上发生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位通常极具批判性的研究者,却依然对其病人坚持说,这些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画面是真实事件的回忆。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弗洛伊德竟然认为这一假设将在每一例歇斯底里病人身上得到证实。(引自 Israëls & Schatzman, 1993, p. 44)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弗洛伊德在其性诱惑理论的创建时期,他也绝对没有牵涉到父母。在他的性诱惑理论中被牵连到的有育婴女佣、女家庭教师、家里的仆人、成年的陌生人、教师、监护人等,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妹妹稍微年长些的哥哥实施了诱惑。就在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理论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宣称,性诱惑故事是病人为了掩盖对婴儿期真实的性经验如手淫等的回忆而杜撰出来的。直到后来弗洛伊德发展出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之后,他才开始将性诱惑幻想归因于婴儿指向其异性父母的乱伦欲望。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1952)一书中,弗洛伊德回忆了围绕着从他最初接受到后来拒绝性诱惑理论这个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这段回忆与他在1896年的描述相差甚远:

在当时我所使用的技术程序的压力之下,我的大多数病人都再现了童年时代被某个年长者性诱惑的情景。对于女性病人来说,诱惑者通常被指证为她的父亲……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相信是我把性诱惑幻想强加给了我的病人,是我“暗示”了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对俄狄浦斯情结困惑不已,后来它具有了如此压倒一切的重要性。(pp. 36—37)

埃斯特逊(1993)注意到,弗洛伊德的临床方法允许他证明他当时抱有的任何理论观点。当谈及弗洛伊德的性诱惑理论及随后它又被放弃时,埃斯特逊说:“难以避免的结论是,自我欺骗和不诚实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尽管很难区别哪个是自我欺骗,哪个是不诚实。”(p. 31)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当谈及弗洛伊德时给予如下的忠告:“他的头脑中充满呆滞的思维,





而他本人及其论题的魔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很可能上当受骗……因此,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引自 Schatzman, 1992, p. 36)

显然,就弗洛伊德的临床方法而言,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正当的,即被压抑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基本的问题是,当精神分析学家揭示被压抑的记忆时,他们所发现的是病人的真实经历还是相信了病人想像中的虚构之事。对韦伯斯特(1995)来说,答案是明确的:“没有证据证明,弗洛伊德的病人中,没有性虐待记忆的病人曾经遭受过性虐待。”(p. 517)

对于弗洛伊德发展出性诱惑理论以及随后的放弃这一事件的评价并不都是否定的。另外一些更为肯定的评价和对于批评的反击,可参见格里夫斯和赫尔南德斯(Gleaves & Hernandez, 1999)的描述。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深入探讨与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记忆有关的其他问题,也无法去讨论弗洛伊德的其他理论观点。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阅如下资料:Cioffi, 1974, 1998; Crews, 1995; Esterson, 1993, 1998; Gelfand & Kerr, 1992; Israëls & Schatzman, 1993; Powell & Boer, 1994; Schatzman, 1992; Webster, 1995; Wilcocks, 1994。

有关压抑记忆的当前观点 最近,关于存在压抑良久的儿童期性虐待记忆的报告巨增。尽管可以肯定有许多研究者接受压抑的记忆这一观点(Erdelyi, 1985; Frawley, 1990; Rieker & Carmen, 1986; Schuker, 1979; M. Williams, 1987),但是,仍有许多学者并不接受它。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在她的一篇题为《压抑记忆的真实性》(1993)的文章中指出,儿童期性虐待是如此不幸地普遍,并且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她又的确质疑了这种压抑以及随后对此类经验的记忆的恢复。从她自己的研究出发,同时在综述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之后,洛夫特斯总结说,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关于被压抑记忆的报告都是虚假的。如果她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个体宣称他们有此类记忆呢?一种可能就是,虚构此类记忆可以满足个人的某种需要:

人为杜撰一种受虐待的记忆,其内在的驱动力可能是作为这样一种途径而出现的,即它为那些也许更为乏味而难以忍受的痛苦
的童年期经历提供了一道屏障。创造这样一种相对来说善恶分明的虐待性的幻想,也许为那些模糊的经验和情绪提供了一种人们所需要的逻辑解释。这一虚构记忆的核心材料既可来自熟人
之口,也可从文学、电影和电视中的描述中获得。(p. 525)



根据洛夫特斯的看法,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的材料暗示甚至鼓励人们相信被压抑的记忆。这类书籍中的“圣经”是《治愈的勇气》(Bass & Davis, 1988)。1995年,此书仅在美国就销售了750 000册(Webster, 1995, p. 523)。此书认为,那些具有低自尊、自杀或自我毁灭思想的人,那些抑郁或性功能障碍者可能是儿童期性虐待的牺牲品,即使他们并没有此类回忆。洛夫特斯就此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3):“那些自己并没有任何性虐待记忆的读者也难以逃避此种信息,这就是说,即使他们没有这种性虐待的记忆,这种事也很可能发生过。”(p. 525)其他的“清单”暗示,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或者害怕接受新经验,或者不能回忆儿童期的某些片断,或者

具有某种坏事临头的恐惧情绪,或者受到权威人士的威胁,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儿童期性虐待的牺牲品(Loftus & Ketcham, 1994)。学校中的表现如不及格、兴趣减弱、注意力无法集中等,也都被看作是性虐待的证据(Davies & Frawley, 1994)。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几乎每个人都可被怀疑为童年期性虐待的牺牲品。正如洛夫特斯(1994)所言:“如果每件事都被看作是过去儿童期性虐待的迹象,那就等于什么也不是。”(p. 444)

据洛夫特斯看来,那么多个体来接受治疗时没有性虐待记忆,离开时却有此类记忆,这一事实不免让人怀疑,治疗中到底发生了什





么。洛夫特斯(1993)列举了许多例子证明治疗师是如何将性虐待的记忆暗示给他们的病人的,最终她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治疗师在提问题时,往往诱导出一些行为和经验,它们被认为是受过童年期创伤的人的典型特征,那么,治疗师有没有可能正在创造一种社会现实?

不管治疗师有着多么美好的治疗意图,那些众多弥漫着暗示性的例证不得不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即有些治疗师可能仅仅是暗示给其病人虚幻的记忆,而不是去解开遥远的真实记忆……那些被认为出现于病人潜意识中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出现于治疗师的意识之中。(p. 530) 483

像洛夫特斯这样的研究者,他们并不否认许多人在儿童期具有创伤性经验,或者说他们也不否认治疗师能够帮助这些人处理或克服对这类经验的回忆。他们所质疑的是被假想的压抑和用来恢复“被压抑记忆”的那套程序:

许多人多年来忍受着他们曾遭受性虐待这一阴暗秘密的折磨,只有在支持性的和共情的治疗氛围中,他们才有勇气讨论这一童年期创伤。我们并不怀疑那些记忆。我们只是怀疑那些通常被视为“被压抑的”记忆——那些本不存在直到某人去找寻它才存在的记忆。(Loftus & Ketcham, 1994, p. 141)

洛夫特斯认为,围绕压抑领域的许多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回答,人们必须以客观的方式对其加以讨论:

治疗师的解释是病人的问题的原因而不是其问题的结果。这可能吗?……那些不能回忆其童年受过虐待的人是正在压抑其记忆,这一定是真的吗?那些梦到或想像到受过虐待的人实际上是在接触其真实的记忆,这也一定是真的吗?(p. 534)

洛夫特斯(1993)警告说,除非上述问题有了答案,否则“热情的信念对于开放的头脑来说就是一种有害物质”(p. 534)。同样鲍威尔和博尔(1994)建议,除非在信度、效度和记忆恢复的治疗效果方面有了另外的证据,否则应该谨慎使用上述概念。这一警告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据“恢复的记忆”而被错误地指控为施虐者的生活,常常几

乎被毁掉(例证请参见 Pendergrast, 1995)。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评价

批评

像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样一种广泛的、涉及人类存在的诸多方面的理论,受到严厉的批评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一般批评可总结如下:

1. 资料收集的方法。弗洛伊德把他自己对病人的观察作为资料的来源。没有严格控制的实验。一方面,他的病人不能代表一般的人群,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的需要和期望也可能影响到他的观察。
2. 术语的界定。弗洛伊德的理论流行之时正是操作性定义占据心理学的主流,而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即使不是大多数)过于模糊而难以测量。例如,人们怎样才能使心理能、阉割焦虑、阴茎嫉妒或者俄狄浦斯情结定量化?人们如何断定对于梦的隐性象征的解释哪一个是正确的?科学要求测量,而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难以测量的。
3. 教条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洛伊德把他自己视为精神分析运动的开创者和领袖,他不能容忍与自己相矛盾的观点。如果他的团体中有人持反对意见,弗洛伊德就会将他驱逐出去。
4. 对性的过分强调。弗洛伊德早期的合作者最终离他而去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弗洛伊德过于重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动机作用。像弗洛伊德那样把性动力看作是无处不在的思想过于极端而且毫无必要。其他精神分析取向的理论家发展出的人格理论表明,用性动力以外的因素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即使不是更好。
5. 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是弗洛伊德,任何受自我实现预言影





响的理论家都会受到批评。关键在于，弗洛伊德可能已经发现了他正在找寻的东西，仅仅因为他正在寻找它。例如，自由联想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它至少是部分地受到分析者的评论和姿势的指导。而且，一旦病人“受过训练”，他就可能开始向分析师讲一些恰恰是分析师想听的话语。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梦的解释。

6. 精神分析冗长、昂贵，效果却不大。由于精神分析治疗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因此对于大多数病人并不适合。只有那些富裕的病人才敢奢望。而且，由于病人必须能够表达他们的内部经验并能够理解分析师对这些经验的解释，因此只有那些相当聪明且轻微的神症病人才能从精神分析中获益。精神分析对于精神病患者是无效的。
7. 缺乏证伪性。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卡尔·波普尔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科学的，因为它违反了证伪原则。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一种理论若想成为科学，它必须具体阐明能够驳倒这个理论的观察。除非具体阐明这种观察，否则此理论就是非科学的。波普尔宣称，由于弗洛伊德理论能够说明人类的一切行为，因而人类行为中没有与此理论所预言的东西相对立的内容。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童年期的某些经验会使一个人成年后对异性关系过于敏感。然而，我们发现，一个具有那种经验的成人寻求而且显然喜欢这种异性关系。弗洛伊德学说只需说这个人表现出的是反向形成。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此理论都是得到支持的。一个相关的批评是，精神分析学家热衷于事后断言而不是预言。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在事件发生之后作出解释而不是预测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容易。

贡献

尽管存在许多批评，但是许多人都相信，弗洛伊德实际上对于心理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下面是他主要的贡献：

1. 拓宽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了研究潜意识动机、婴儿性欲、梦和焦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第一个综合性的人格理论,而且自他之后的人格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他的人格理论或人格理论中某一方面的回应。
2. 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创立了一种处理古老的心理障碍的新方法。许多人仍然相信精神分析是理解和治疗神经症的最佳方法。
3. 对于异常行为的理解。弗洛伊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了解异常行为的方法,而且也使我们加深了对正常行为的理解。梦、遗忘、失误、配偶的选择、幽默和自我防御机制的运用,使每个人的生活各具特色,而弗洛伊德对它们的分析又使得它们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再那么神秘。
4. 心理学向其他领域的普及。精神分析理论向人们展示了心理学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宗教、体育、政治、艺术、文学和哲学等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因而可以说,弗洛伊德开拓了心理学与人类存在有关的几乎所有领域的联系。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很大,但其理论中的大多数都无法经受严格的科学检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大部分都是无法检验的。既然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又为何常常被誉为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呢?答案似乎是,科学的方法论并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比如,构造主义是高度科学化的,它要求严格控制的、系统的实验来检验其假设。然而,构造主义衰退了,而精神分析却常青。

将精神分析心理学与构造主义对照起来作一番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构造主义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方法为工具,拒绝处理那些不适用这一方法的材料,它对精确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令人钦佩,这种精确性和准确性是科学对质朴的好奇心施加的规范。精神分析似乎具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但在当前它缺乏以非常严谨的测验去检验其丰富的猜想的手段,显然有时也没有这种意向。然而,精神分析在准确性方面的缺失,却使它赢得了生命





力、观点的包容性,以及它的问题与日常生活观点的密切联系。(Heidbreder, 1933, pp. 410—411)

罗宾逊(1985)同样说道:

精神分析的描述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但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更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是某种传说。它的“好”与不好,依赖的是它与读者自身的经验和思想之间的交流。对于这类描述,我们只能询问它们是否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它们仅仅是无数可能的描述中的一种,所有这些描述可能都同样有意义(或同样没有意义)。(p. 123)

在评价理论的方法中,我们必须加入直觉。处在其他事物中,一种具有个人意义的理论,或许比那种在科学的王国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理论更长久。

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是弗洛伊德6个孩子

中最小的,她生于1895年12月3日,同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建立。据扬-布鲁哈尔说,“安娜认为,她和精神分析学是一对从一出生就争着引起他们父亲注意的双胞胎”(1988, p. 15)。当安娜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开始对父亲描述自己的梦,而其中的几个梦被写进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1953)。在她十三四岁时,就被允许坐在图书室一角的楼梯上,参加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星期三讨论会。17岁时,她已阅读了



一些父亲的书,并常与他讨论精神分析用语的含义。

尽管安娜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小学教师,但她对精神分析更感兴趣。而弗洛伊德本人也违背了自己禁止分析者对自己的朋友或家人

进行精神分析的禁令,从1918年开始对安娜进行精神分析。这个分析直到1922年才结束,而且在1925年又做过一年。1922年,安娜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儿童幻想(也许就是她自己)的论文,两周后,她被批准成为一名正式的精神分析师。

1923年,弗洛伊德被发现患有癌症(此时安娜27岁),这使得他们父女的关系更为亲密。对安娜来说,母亲(玛莎)从来就没有父亲重要,随着父亲健康状况的恶化,她成功地战胜了母亲,成为父亲的主要护理人。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弗洛伊德能与安娜就精神分析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而这是他与妻子间从来都做不到的,因为他妻子把精神分析的观点看成一种色情作品(Gay, 1988, p. 61)。20年代早期,他们父女就更加密不可分。安娜成为她父亲与世界各地精神分析学会联系的使者:她递送他的论文,代他写日常信件,并与他的好友及医生马克斯·舒尔一起,满足他个人及医疗的需要。当父亲死后,安娜继承了他的图书室、珍贵的古董及其思想。安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思想,而且还使之进入新的领域,如儿童分析(1928)、教育、儿童的抚养(1935)。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也对精神分析文化作出了几项原创性的贡献。

486

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因关于儿童分析观点的分歧

安娜·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儿童分析的观点开始形成之后,不久便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1882—1960)所提出的观点产生了分歧。克莱因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曾接受过弗洛伊德学派内部的两位重要成员费伦兹和亚伯拉罕的分析。在成为正式的分析师之后不久,克莱因就把精神分析的理念扩展并应用到儿童身上,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她因强调前俄狄浦斯期的发展而背离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此外,她不重视生物内驱力(如性快感),却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克莱因看来,母子关系尤为重要。这种关系的最早阶段集中在母亲的乳房上,婴儿要么把乳房看成是好的(令人满足的),要么是坏的(令人受挫折的)。“好”乳房满足了生的本能,刺激了爱与创造力的产生;“坏”乳房满足死本能,刺激了仇恨与破坏性的出现。克莱因认为,由婴儿对于母亲乳房的体





验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相互作用所激起的情绪,为我们评价随后的所有经验提供了一种原型。她还认为,好与坏和对与错的概念是在口唇期形成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学派(包括安娜)所假定的在“性器期”。克莱因的理论证明,超我在生命的早期就已形成,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关于克莱因理论中死本能的重要性,盖伊(1988)这样评价:“如果有人概念的所有意义上严格使用了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梅兰妮·克莱因。”(p. 468)克莱因还认为,通过分析儿童的游戏活动来取代儿童的自由联想,可使分析开始得更早一些,而这是传统精神分析师不能相信的。克莱因的信念是,儿童自由的、不经引导的游戏能够揭示其潜意识的冲突,这使得两岁的儿童就可以被分析。

对于克莱因关于儿童分析的大多数观点,安娜均持反对意见,她依然强调性器期和生殖期的重要性,在治疗中仍然是分析儿童的幻想和梦,而不是去分析儿童的游戏活动。尽管克莱因的观点对儿童分析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流传开来的却是安娜的观点。(关于克莱因与安娜间争论的详细情况,参见 Donaldson, 1996; King & Steiner, 1991; Viner, 1996。)

自我心理学 在分析儿童和分析成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安娜在进行儿童分析时更强调自我的重要性。成人治疗和儿童分析的主要差异就在于,儿童不能像成人那样回忆早期的创伤性经历。相反,他们所展现出的是正在发生的成长经历。儿童反映出的这些问题阻碍了他们的正常成长。安娜不再把童年期的问题看成是和成人一样的伊底、自我和超我之间冲突的反映,反而认为,儿童的问题反映了由儿童期向青少年期和成年期过渡中的脆弱之处。安娜(1965)用发展线索这一术语来描述儿童由依赖外部控制到能够控制内外现实这一逐步的转变过程。**发展线索**是儿童适应生活要求的努力,不管这种要求是情境性的、人际的,还是个人的。它们描述正常的发展过程,因此可被用来作为界定顺应不良的参考框架。根据安娜(1965)的观点,每条发展线索都包含几种成分,下面仅将每条发展线索的主要特征列出:

1. 从依赖到情绪上的自我信赖
2. 从吮吸动作到正常的饮食
3. 从大小便不能自控到自控
4. 从对自己的身体管理不闻不问到负起责任
5. 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建立友谊关系
6. 从游戏到工作

尽管安娜认为她的发展线索补充了她父亲提出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论,但是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在她的理论中,自我的功能是相对独立于伊底与超我之间的冲突的。

在《自我及其防御机制》(德语版,1936;英语版,1937)这部有影响的力作中,安娜也强调了自主的自我机能。在本书中,她详细描述了那些曾由她的父亲和其他人所描述过的自我防御机制,并且使每种防御机制和特定的焦虑类型(客观的、神经症的、道德的)联系了起来。然而,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包括她父亲)都认为自我防御机制阻碍着对潜意识的理解,而安娜却认为,自我防御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安娜表明了这些防御机制通常是如何被用来调节社会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的。当理解了正常的需要之后,异常的需要自然更容易界定了。在传统的自我防御机制的类型之上,安娜又加了两种:**利他性放弃和对攻击者的认同**。利他性放弃是指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抱负和生活,感同身受地认同另一个人的苦与乐。而后者指一个人采用他所恐惧之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安娜认为正是后一种机制解释了超我的发展:“还有什么能比攻击者的认同机制更能解释超我的发展呢?”(Young-Bruehl, 1988, p. 212)这个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质会对绑匪产生感情。

显然,安娜克服了与她的“双胞胎兄弟”精神分析之间的冲突:

当时安娜 30 岁,是一位开业的精神分析师,同时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讲授她的专长——儿童分析。此时,她和她的“双胞胎兄弟”再也不用竞争了,他们已融为一体。1936 年,在弗洛伊德 80 岁生日的那一天,安娜把自己的新作《自我及其防御机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这标志着他们生活的重新构造:





此时,她成为精神分析的继承人,精神分析之母;那个负责为精神分析学构思其精神和未来的人物过时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虚弱的老人,面临着家乡即将被纳粹占领的危险,为了保护女儿,在流亡途中他把女儿称为“安娜·安提岗”(Young-Bruehl, 1988, p. 15)。

为什么是安提岗(Antigone)?因为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库洛诺斯》中,正是孝顺勇敢的安提岗手牵着患病瞎眼的父亲,为他引路。安娜对她父亲来说是一个勇敢忠诚的伙伴:“正是安娜·弗洛伊德坚定地成为她受伤父亲的秘书、密友、代表、同事及护士。她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对抗死亡的盟友。”(Gay, 1988, p. 442)

1950年,安娜被授予克拉克大学的名誉学位,她父亲也曾在1909年时被授予过。这是安娜的第一个大学学位。接着,她又被授予其他几个大学的名誉学位,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在献身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分析近60年之后,安娜在1982年3月1日中风,并于10月9日去世。

由安娜开创的自我研究,由于其自身的缘故,被其他人继承并发展为众所周知的自我心理学。比如,海因茨·哈特曼撰写了《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一书,在书中他介绍了“无冲突的自我领域”这一概念。他说,问题常常可以用一种开放的、适应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无需涉及婴儿早期经验的残余。艾里克·艾里克森(1902—1994)在他的著名论著《童年与社会》中,描述了自我是如何通过贯穿一生的心理社会(psychosocial;不是心理性欲)发展的8个阶段而获得力量的。顺便提一下,正是安娜为艾里克森作过自我分析,使他取得分析

488

精神分析的早期分裂

卡尔·荣格

卡尔·荣格(Carl Jung, 1875—1961)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



瑞士的一个叫凯斯威尔的乡村。1895至1901年间,荣格在巴塞尔学习医学,接着在艾根·布洛伊尔(他首创“精神分裂症”这一术语)手下做实习医生。1902至1903年间的冬季,荣格跟随让内学习。在布洛伊尔的推荐下,荣格对精神病人进行了高尔顿词语联想实验研究,希望由此发现潜意识过程的本质。这项研究非常成功,并且为荣格带来了最初的声誉。然而,荣格阅读了《梦的解析》一书后,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了解。他尝试着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于实践,发现这些

理论是有效的。他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并最终在弗洛伊德维也纳的家中会面了。他们的这次会晤持续了13个小时,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1909年,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到克拉克大学作一系列演讲,荣格也跟随着弗洛伊德来到了美国,并作了自己的演讲(有关他的词语联想实验的研究)。这时,荣格开始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驱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渐趋尖锐,以至于到了1912年,两人终止了通信,1914年他们完全终止了联系——尽管之前弗洛伊德已经提名荣格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首任主席。两人之间友谊的破裂对荣格的困扰尤其大,他称自己陷入了“黑暗时期”。在这段持续三年的时间里,他极端地沮丧以至于无法阅读学术书籍。在这段时间,他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创建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并明显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此后,荣格一直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理论,直到1961年6月去世。

力比多 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最难以达成一致的就是力比多的性质问题。在他还与荣格保持友谊时,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定义为性能量,他认为力比多是一种人格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样,对弗洛伊德而言,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是性本能推动的。荣格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力比多能量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量,可以贯穿于个体心理的终生发展。对荣格而言,力比多的能量可以广泛地运





用于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而不仅仅是性本能驱使了这些行为,并且,它可以同时用来满足生物的以及哲学的或精神上的需要。实际上,当一个人比较熟练地满足前一种需要时,那么他就能够使用较多的力比多能量来满足后两种需要。总之,性驱力对荣格的重要性远不及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

自我 荣格关于自我的定义与弗洛伊德相似:自我是一种机制,我们通过它与物理世界相互作用。它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一切,与思维、问题解决、记忆和注意有关。

个人潜意识 荣格的个人潜意识结合了弗洛伊德有关前意识和潜意识的概念,它由被压抑了的或仅仅是遗忘了的经验组成,其原材料来自于个体生活中由于某一原因而不被意识到的生活经验。这些 489
原材料有些很容易被检索到,有些则不能。

集体潜意识和原型 集体潜意识是荣格理论中最神秘也最具争议的一个概念,它也是最重要的概念。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中最深刻、最有力量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人类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根据荣格的理论,它是“若干年前人类祖先的经验沉积物,每个世纪仅有微小的变动和差异,它是史前世界的回声”(1982, p. 162)。集体潜意识记载了人类在若干年前的普遍经历。这些普遍经历作为对某类经验的情绪反应倾向被记录并被继承下来。荣格指出,每一种遗传倾向作为一种原型被保存在集体潜意识里。

这样,对荣格来说,个体出生时的大脑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包含了一种以拉马克式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结构。也就是说,前几代的经验传给了新生代。原型可以被看作是与个体的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物种形象(generic image)。它们记载的不仅仅是知觉经验,还有与这些知觉经验密切相关的典型情感体验。实际上,荣格认为原型中的情感组成部分是原型的最重要特征。当一种经验与一种原型“联系起来”,或者被“认定为”一种原型时,所诱发的情绪其实就是经过了漫长时期人们对这类经验的典型的情绪反应。例如,每一个婴儿出生时都已有了关于母亲的一般概念,这是前几代积累的经验所致,并且,婴儿会试图将一般母亲意象的品质投射

到自己真正的母亲身上。这种原型影响的不仅是孩子如何看待母亲,还有孩子如何对母亲产生情绪反应。这样,对荣格而言,原型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种知觉与情绪经验的一般框架。他们使人们以特定的方式看待事物,产生特定的情绪反应,继而产生特定类型的行为。

尽管荣格指出了大量原型,但他详尽阐释的只有如下几个:人格面具,它使人们只向公众展示人格中的特定部分,它恰似一个面具,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被隐藏其后。阿妮玛是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气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使男性与女性相互作用。阿妮姆斯是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气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女性与男性相互作用。阴影,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原型,它是一种不道德的和具有侵犯性的倾向。我们将人格中的这个部分象征性地投射到外部世界,这便是罪恶、魔鬼、怪物和幽灵。自我,促使人们整合人格的各个组成部分。它表明人们需要一个完整统和的整体性人格。生活最初的目标就是发现并理解人格的各个部分,然后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荣格把这个统一体称作自我实现。

态度 荣格描述了人们对待世界的两种主要指向或态度。一种他称之为**内倾性**,另一种是**外倾性**。荣格认为,尽管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两种态度,但他通常会更多地呈现出其中一种。内倾的人趋向于安静、爱幻想,他们对事物比与人打交道更感兴趣。外倾性的人爱动、好交际。尽管大多数人要么内倾要么外倾,但荣格认为,成熟健康的成人人格能平衡地展现这两种态度。

因果关系、目的论和同步性 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也是一个决定论者。他们都认为,能在一个人的过去经验中找到人格的决定因素。然而,荣格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了解他的早期经验——包括记录在集体潜意识里的经验——以及一个人对未来的目标。这样,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的是,荣格接受了**目的论**。对荣格来说, 490 人们既受过去的推动也被未来牵引。

荣格认为人格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同步性**,或者说有意义的巧合。同步性是指两件或更多的带有各自独立因果关系的事件以一





种有意义的方式同时出现。普罗高夫(1973)给出以下的例子:

一个人……做了一个或多个梦,这些梦最后与一个外在事件发生巧合。当人们祈祷获得某些特殊的恩惠、实现特殊的愿望,或者当强烈地渴望它们时,最后,它们居然莫名其妙地实现了。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或者相信某种特别的象征,当他在这样的信念下沉思或祈祷时,生理上的康复或某种“奇迹”就会发生。(p. 122)

普罗高夫(1973, pp. 170—171)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亚伯拉罕·林肯生活中的同步性经历。童年时,林肯就梦想做世上有意义的工作。与这些梦想冲突的是他面对的现实环境,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有利于他的智力发展。林肯觉得自己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后来,来了一个陌生人希望以一美元卖给他一只装满破烂的铁桶。陌生人告诉林肯,桶中的东西根本不值钱,但是他迫切需要一美元。出于善良的本性,林肯给他一美元买下了那只桶。不久之后,林肯发现桶里有一套几乎完整的威廉姆斯·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这些书为林肯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和智力环境,使他最终能够成为一名律师并开始其政治生涯。

梦 梦对荣格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他对梦的解释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弗洛伊德认为那些被压抑的创伤性经历会在梦中显现,因为人在睡眠时防御机制减弱了。在清醒状态下,这些经验被有效地限制在潜意识中,因为一旦被意识到将引起极度的焦虑。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集体潜意识,但是个体识别并表现各种原型的能力是不同的。我们已经知道,荣格也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识别、表达和整合人格各个组成部分的先天倾向,而且在此过程中达成自我实现。对大部分个体来说,人格中的某些部分仍然不能被识别并且也未得到充分发展。对荣格而言,梦是表达人格中未充分发展部分的一种途径。例如,如果一个人未能充分地表达心理阴影,他(她)就会做噩梦,梦中出现各种可怕的怪物。因而,梦可用来判断心理的哪一部分被充分地表达了,哪部分却没有。

中年的重要性 对荣格而言,人生的目的是达到自我实现,它

包括和谐地调节人格的所有方面。在个体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人格的不同方面如何表现出来称为**个性**。识别并表达我们内在的各种力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些力量往往相互冲突。理智与不理智、感觉与思维、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内倾与外倾以及意识过程与潜意识过程都相互冲突。试图了解这些冲突力量几乎占据了整个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往往要到四十岁左右,才会发生重要的转折。一旦个人意识到他的人格中有许多相冲突的力量,那么他就达到自我整合与协调的阶段了。只有当所有这些冲突的力量都得到均衡的表达时,自我实现才能达成。一个健康、整合的个体,其人格的每一系统都得到区分、发展和表现。尽管荣格相信每个人都有达到自我实现的先天倾向,但他认为人们很少能达到那样的境界。

局限与贡献 荣格的理论因为表现出神秘学说、唯灵论、神秘主义和宗教倾向而遭到批评。许多人认为荣格的理论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因为他使用了那些出现在艺术、宗教中的符号以及人们的幻想来发展并证明自己的理论。原型概念是荣格理论的核心,被批评为过于隐晦和无法证实。有些人则指责荣格的理论总体上是含糊的、无法理解的、前后不一致的,并且在某些地方还是相互矛盾的。最后,荣格还因为使用了拉马克的习得性特征的遗传论而遭到指责。

491

尽管有这么多责难,荣格的理论在心理学界依然流行(参见 DeAngelis, 1994)。荣格在世界各地都有富有影响的追随者,一些重要的城市还设有荣格研究所,来阐释和传播他的思想。荣格的内外倾概念激发了许多相关研究,并且成为当前几大流行的人格测验之一。例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和迈尔斯-比雷格斯类型指数测验。另外,荣格对内外倾的定义成为汉斯·J·艾森克(Hans J. Eysenck, 1916—1997)颇具影响力的人格理论的重要成分(例子请参见 Eysenck & Eysenck, 1985)。最后,是荣格首先将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实现概念引入了现代心理学。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1870年2月17日出生在维也纳郊区, 在他自己的记忆中, 童年时代是令人痛苦的。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一直觉得自己矮小丑陋。而且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的哥哥, 或许所有这些记忆影响了阿德勒创建的人格理论的风格。

和荣格一样, 阿德勒也是通过阅读《梦的解析》一书而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他写了一篇论文支持弗洛伊德, 之后被邀请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并于1910年成为该学会的主席。然而,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开始出现。到1911年, 这些分歧日

趋明显, 从而导致阿德勒辞去学会主席的职务。在与弗洛伊德交往9年之后, 他们的友谊破裂了, 从此两人再未见面。弗洛伊德谴责阿德勒通过将精神分析降为外行人的常识水平而使自己出名。关于阿德勒, 弗洛伊德曾说“我让一个侏儒变得伟大”(Wittels, 1924, p. 255)。历史证明弗洛伊德与阿德勒从来就没有多少共同点, 阿德勒加入弗洛伊德学派也许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琼斯(1955)概括了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

性的因素, 特别是儿童期性因素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男孩渴望与母亲亲昵的所谓乱伦欲望, 被解释为男性希望征服女性而伪装成的一种性欲。压抑、婴儿性欲, 甚至潜意识概念本身也被抛弃了。(p. 131)

1926年, 阿德勒访问美国并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 阿德勒在美国定居, 部分原因是由于欧洲纳粹的迫害。1937年5月28日, 阿德勒在赶往苏格兰阿伯丁市演讲的途中去世。下面这段话, 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对阿德勒的成见之深, 这是弗洛伊德对一个为阿德勒之

死感到难过的人说的：

我不明白你为何为阿德勒感到痛惜。对一个从维也纳郊区走出来的犹太男孩来说，死在阿伯丁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经历，也证明他已经出人头地了。对于他为反对精神分析而作的努力，这个世界的确给予他丰厚的奖赏。(Jones, E., 1957, p. 208)

菲巴特(Fiebert, 1997)提供了阿德勒与弗洛伊德最初在学术关系上的一些细节，如阿德勒与弗洛伊德争执的根源，以及在阿德勒“被逐出”精神分析学派之后两人的关系。

器官自卑感及其补偿 与弗洛伊德一样，阿德勒也受过唯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医学训练。因而，每一种疾病，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都被假定具有生理的根源。阿德勒(1907/1917)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人们的一些器官比另一些“低级”，就特别容易生病。比如，有的人天生弱视，另一些人天生心脏衰弱，还有一些四肢有残疾，等等。由于环境施加给这些身体残疾部分的负荷，所以个体必须发展这些正常机能受到限制的虚弱器官。

一种调节的方法是**补偿**。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发展身体其他部位器官的力量来弥补先天的缺陷。比如，一个盲人可能发展出特别敏感的听觉。另一种调节方法是**过度补偿**，即一种由弱而强的转变。典型的例子是爱德华·罗斯福，一个身体虚弱的孩子后来却成长为一个强健的喜欢野外活动的人。另一个典型是狄摩西尼，他原本口吃，后来却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阿德勒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是一名内科医生。他的观察显然与当时的唯物—实证主义医学一致。

自卑感 1910年，阿德勒注意到心理自卑感和生理自卑感一样，会导致补偿和过度补偿，由此他进入了心理学殿堂。阿德勒指出，人一生下来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因而天生就有一种**自卑感**或虚弱感。这种自卑感首先推动儿童然后是成人去获得力量战胜这种感觉。在他早期的理论中，阿德勒强调力量的获得是克服自卑感的一个途径。后期，他认为人们通过追求完美或优越来战胜自卑感。





尽管自卑感有好的一面,它能驱动人的成长,但更多的时候却起着破坏作用。有些人陷入自卑感中无能为力,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超越。这样的人被称为具有**自卑情结**。因此自卑感既可以是一种积极成长的促进因素,也可以是一种摧残力量,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

世界观、虚构目标与生活风格 汉斯·法兴格的“虚构”哲学影响了阿德勒的理论。我们在第九章看到,法兴格主要论述了自然科学、数学、宗教、哲学和法学中的虚构如何造就了这个复杂的社会生活。阿德勒将法兴格的虚构概念运用到了个体的生活中。与法兴格一样,阿德勒相信生活本无意义,因此无论什么意义的生活都必然是个人自己设计的。

一个人的世界观产生于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根据这些经验的性质,儿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比如,他把世界看成充满危险而罪恶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安全而充满爱的地方。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最初的意义虚构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形成。一旦世界观形成,儿童就会考虑如何像自己理解到的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儿童根据阿德勒不时提到过的“虚构终结主义”、“指导性自我理想”或“指导性虚构”开始计划自己的未来。这些都是合理假定的儿童世界观的未来目标。如果世界观是积极的,那么儿童对世界的态度是欣然接受的,比如想成为一名医生、教师、艺术家或科学家;如果世界观是消极的,那么儿童就会对外界产生攻击,甚至过一种邪恶和破坏性的生活。 493

世界观引发指导性虚构(未来目标),而指导性虚构形成**生活风格**。生活风格主要包含为了追求目标而进行的日常活动。然而,生活风格也决定一个人关注生活的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关注,决定他如何解决问题,决定他注意什么和忽略什么。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要使生活风格真正起作用,它必须包含众多的**社会兴趣**。即它的部分目标必须包括服务于社会,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而工作。阿德勒将缺乏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称为**错误的生活风格**。由于神经症患者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错误的生活

风格,所以心理治疗师的主要任务便是将这种错误的生活风格改变为一种包含健康的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

创造性自我 阿德勒认为,人并不是环境或生物遗传性的受害者,这一观点使他从根本上脱离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尽管环境和遗传为人格提供了基本材料,但一个人可以按任一种方式自由地组合这些成分。例如,自卑感是促进还是阻碍一个人的成长,就取决于他的选择。而且,尽管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一个人可以任意地赋予它意义,并把它视为“好像”是真的一样来行动。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概念使他与存在主义观一致起来,后者认为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根据他的创造性自我概念,阿德勒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基础,即被压抑的早期创伤性经验的记忆。阿德勒说:“我们并不会受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打击,其实我们只理解适合自己目标的经历。”(1937/1958 p. 14)一旦个体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最终目标和生活风格,就可以用它们来解释所有的生活经历。这些产物为人格提供了基本的组成部分,并决定了有些经验可以被理解而有些却不能。对阿德勒来说,能被人格同化的经验是可理解的,不能被同化的则不可理解。对他而言,弗洛伊德与其他人所谓的潜意识是根本不可理解的。

所以,尽管阿德勒是弗洛伊德内圈的早期成员,但他形成的理论却几乎与弗洛伊德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阿德勒更强调意识心灵,强调社会的而非性的驱力,强调自由意志。阿德勒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出现在高尔顿·奥尔波特、乔治·凯利、卡尔·罗杰斯以及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的理论中。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主义主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重点探讨。

凯伦·霍妮

凯伦·霍妮 (Karen Horney, 1885—1952) 1885年9月16日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亲是一位挪威远洋轮船船





长,她的母亲比父亲小 18 岁,来自于一个典型的荷兰裔德国家庭。霍妮的父亲笃信宗教,认为女人比不上男人而且女人是世界的罪恶之源。凯伦对父亲的感情是冲突的,她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常常贬低

她的长相与天赋。但她喜欢他带着自己出海,至少有三次远航度假,这开启了霍妮的冒险精神。凯伦的家庭成员包括她父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四个孩子以及她的哥哥本迪特。她的一家称父亲为“扔圣经的人”(Rubins, 1978, p. 11),因为在他花很长时间读完圣经后,他会突然发脾气并将圣经掷向他的妻子。这种行为使得凯伦对宗教及权威人物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态度。12 岁时她因为生病而萌发了当医生的愿望。她的决定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父亲的反对。

1906 年,21 岁的凯伦考入德国弗莱贝格医学院。1909 年 10 月,她与律师奥斯卡·霍妮结婚,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后来接受过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1913 年,霍妮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柏林大学的医学学位,之后,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陆续得到当时著名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亚伯拉罕和萨克斯的指导(这两人都是弗洛伊德内圈的成员)。1918 年,在 33 岁时,她成为一名开业的分析师;从 1918 至 1932 年,她都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且坚持私人开业。

494

1923 年,霍妮的婚姻出现裂痕,几乎同时,她的哥哥死于肺炎。这些以及其他几件事令霍妮非常抑郁,这是她一生中多次体验过的抑郁中的一次,在一次家庭度假中她差一点自杀。她的婚姻状况越来越糟,1926 年她带着三个女儿搬进了公寓。然而直到 1936 年,霍妮才正式协议离婚,所有手续直到 1939 年才全部完成(这正是弗洛伊德去世的那一年)。

1932 年,霍妮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弗伦茨·亚历山大的邀请,赴美任该所副所长。两年后移居纽约,在纽约精神分

析研究所负责培训分析师,另外还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学派的正统观点之间出现了重要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些分歧,学生的学术论文经常被她否决,最后被辞去教师职务。1941年,她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辞职。不久,她创办了自己的机构,命名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她继续发展自己的理论直到1952年去世。

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歧 霍妮认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驱力、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对伊底、自我和超我的划分可能适用于弗洛伊德所处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对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却毫无作用。她发现,她的病人面临的问题与失业、无钱付房租、无钱购买食品或无钱支付家庭医疗保健费等问题有关。她极少发现潜意识里的性冲突是问题的根源。霍妮指出,一个人的社会经历决定着他是否会出现心理问题,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内在冲突。霍妮认为,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社会中的交往,因而这也正是治疗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基本敌意与基本焦虑 霍妮(1937)研究指出,心理问题是由混乱的人际关系引起的,在这些关系中,尤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她认为,儿童有两种基本需要:远离痛苦、危险和恐惧的安全需要,生理满足的需要。这样就存在两种可能:父母能关爱周到地满足孩子的需要,或者,他们对孩子漠不关心甚至憎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儿童会顺利、健康地成长;如果是后者,儿童将体验到所谓的**基本罪恶**,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

495

一个体验到基本罪恶感的儿童就会对父母产生**基本敌意**。由于亲子关系对孩子是如此重要,因而感受到的敌意会使他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即世界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然而,因为孩子没有能力反抗父母或世界,所以他们的**基本敌意**被压抑了。此时,就会产生**基本焦虑**。基本焦虑就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有一种泛化了的孤独、无助的情感体验(Horney, 1937, p. 89),这也是神经症产生的前提条件。

基本焦虑的调节机制 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感到孤单和无助并





体验着基本焦虑的人,必须寻找到应对这种情绪和这个世界的方法。霍妮(1945)阐述了三种主要的调节模式,适用于神经症患者以及为基本焦虑所困扰的人们。

第一种模式是接近人的,即顺从型。这种类型的人似乎在说“如果我顺从,就不会受到伤害了”(p. 97)。

总之这类人希望被人喜欢、需要、追求和爱;希望感到自己被接受、受欢迎、受赞赏、受欣赏;希望被他人需要。希望自己对于他人尤其是一个特定的人是重要的;希望自己得到帮助、保护、关心和指引。(p. 51)

第二种模式是对抗人的,即敌对型。这种类型的人认为“如果我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1937, p. 98)。

这类人看待所有情境和关系的出发点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它们是与金钱、声望、社会关系还是与观念有关。这种人本身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相信所有人都这样行事,因而他们一心想超群出众。(1945, p. 65)

第三种是回避人的,即退缩型。这类人似乎在说“如果我离群索居,就什么也不能伤害我”(1937, p. 99)。

这类人的重要特征是,需要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无论是关爱还是争斗、合作还是竞争。这类人好比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圈,禁止任何人侵入。(1945, p. 75)

霍妮认为心理健康者能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这三种模式,但是神经症患者只能运用其中的一种,并且试图以此来应对生活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女性心理学 霍妮极力反对弗洛伊德“生理结构决定命运”的观点,即人的主要人格特征是由遗传决定的。对她而言,人格特征更多地是由文化而不是生理决定的。早在1923年,霍妮就开始撰写有关文化如何影响女性人格发展的文章。直到1937年,她一直未停止写这类文章。这些文章都被收录在她的《女性心理学》一书中(1923—1937/1967)。

霍妮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即女性面对男性会感到自卑,但是他认为这与“阴茎嫉妒”无关。对霍妮而言,妇女面对男性确实会感到自卑,但她们体验到的是文化上的自卑而非生理上的。当女性希望表现男子气概时,她们实际寻求的是文化上的平等,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男性化的产物,要在文化中获得权力的一个途径就是变得有男子气概,“我们的整个文明史是一个男性掌权的文明史。国家、法律、道德、宗教以及科学都是男性创造的”(Horney, 1923—1937/1967, p. 55):

想成为男性的愿望……也许是对我们的文化中被归为男性的那些品质或特权渴望的表现,如力量、勇气、独立、成功、性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力(1939, p. 108)。 496

当霍妮开始治疗男性患者时,她发现即便存在嫉妒,那也是男性对女性生理结构的嫉妒,而不是女性对男性生理结构的嫉妒:

生物学观点认为,女性天生具备母性或做母亲的能力,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心理优势。这清楚地表现在男性潜意识中男孩对母亲的嫉妒……当一个人像我一样,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对女性的精神分析之后来分析男性时,就会惊讶于这种强烈的嫉妒:男性对于怀孕、分娩、做母亲,甚至于哺乳和吮吸动作的嫉妒。(1923—1937/1967, pp. 60—6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洛伊德曾痴迷于女性问题,最终却放弃试着去理解她们。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精神分析对男性的理解似乎始终比对女性的理解深刻。对霍妮来说,这并不奇怪:

原因很明显,精神分析是一个男性的天才人物创造的,几乎所有发展了这一学说的人都是男性。所以一切都是正常合理的,即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男性化的心理学,并且对男性成长的理解更多于女性。(p. 54)

霍妮认同弗洛伊德重视儿童早期经验和潜意识动机,但她不同意弗洛伊德对生理作用的强调,她更强调的是文化的作用。就治疗过程而言,霍妮也使用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认为移情和阻抗提供了重要信息。对于人们改变自己人格的能力,霍妮比弗洛伊德更乐观,





而且她相信,人们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这与弗洛伊德不同。霍妮的《自我分析》一书(1942/1968)是心理学中第一本有关心理自助的书籍,当然也是有争议的一本书。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弗洛伊德主张所有分析师必须自己接受过分析才有资格治疗病人。

霍妮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强烈影响,她接受其中的许多观点。但是,她几乎全盘否定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的结论。在当时,反对弗洛伊德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必须认识到,在那个时代从弗洛伊德的教义中分离出来并非易事。实际上,这样做的人都好像违背了宗教教义一般而被驱逐。霍妮被驱逐正是因为她敢于驳斥大师……当霍妮还是小孩子时就从她父亲那儿学会了如何摧毁盲目的宗教教条,这也许正是她决定不让弗洛伊德的理论畅通无阻的原因吧。(Hergenhahn & Olson, 1999, p. 152)

弗洛伊德的理论第一次试图全面解释人格,也是首次试图理解并治疗心理疾病患者。继他之后,有关人格的所有理论以及所有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有他的一份贡献。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影响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我们这里介绍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概 要

尽管不是全部,但几乎绝大多数后来代表精神分析的观点,都是弗洛伊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所继承遗产的一部分。因而他的历史性的成就在于吸收并整合了不同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人格理论。尽管弗洛伊德所受的是实证主义生理学传统的训练,并且最初他试图把歇斯底里归于一种生理学问题。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使他尝试对歇斯底里作出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了解到,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 O. 处于完全放松或催眠状态时,要求她回忆她的某种症状第一次出现时的情景,这种方法至少可以使她的症状暂时消失。这种疗法被称为宣泄法。弗洛伊德还从

布洛伊尔治疗安娜 O. 的过程中发现,有时病人会把治疗师当作生活中的某个相关人物,并对他作出反应,他把这种过程称作移情。有时治疗师还会在情感上与病人产生纠葛,弗洛伊德称之为反移情。《歇斯底里研究》(1895/1955)一书,由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它通常被视为精神分析学派正式创建的标志。弗洛伊德在跟随沙可学习时了解到,歇斯底里是男女两性都可能发生的一种真正的疾病(而非诈病),由于受到创伤,从意识中分离出去的观念,会在那些先天具有歇斯底里遗传倾向的人身上引发躯体症状,而且歇斯底里症状可能具有性的原因。

在他访问沙可的前一年,弗洛伊德开始用可卡因做实验。一开始,他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有魔力的物质”,可以用来医治各种疾病。然而不久,他就认识到可卡因容易上瘾,有许多消极作用。由于他接触并热情地支持使用这种药物,弗洛伊德的医学生涯自然受到牵连。尽管后来,弗洛伊德避免了可卡因成瘾,但他又依赖上了尼古丁。人们普遍认为,是他每天抽 20 支烟的长期习惯导致了他晚年患上口腔癌和下唇癌。

在弗洛伊德开始治疗歇斯底里患者不久,他使用了催眠法。但是他发现有些病人无法被催眠,而那些被催眠的患者,也仅仅是减轻了他们的症状而已。他还发现,病人通常拒绝承认自己在催眠状态下所揭示出来的想法,因此无法与病人理智地讨论以前被压抑的事件。在尝试了其他治疗方法后,弗洛伊德最终确定了自由联想法,他鼓励患者将进入脑中的任何事物都说出来,不必压抑任何想法。通过分析病人的症状以及仔细审查他的自由联想,弗洛伊德希望发现导致病人异常的被压抑的记忆。因为这些病态的想法会导致焦虑,病人会阻止它们进入意识。弗洛伊德最初认为,歇斯底里是由童年期的性诱惑引起的,但是后来他得出结论,认为他所发现的那些性诱惑通常是病人的幻想而已。弗洛伊德决定放弃性诱惑理论,这一决定是有争议的,因为有证据表明,他的决定是基于可疑的个人动机而不是基于科学的依据。

在他作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梦与躯体症状和自由





联想意义,隐含着有关心理问题来源的线索。他区分了梦的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显性内容是梦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隐性内容是梦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弗洛伊德相信,隐梦代表着愿望的满足,而病人若在意识状态中持有这种愿望则会引起焦虑。梦的工作伪装梦的真实意义。梦的工作包括凝缩和移置,凝缩即一个人的多个生活事件以一种象征形式出现;移置,即在梦中,那些真正激起焦虑的人、事、物被与焦虑相联系的象征性东西所取代。在他的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验证了他的几个理论观点,如俄狄浦斯情结。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成人的心灵中包括伊底、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伊底是完全无意识的,它要求得到立刻的满足;也就是说,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伊底包含了所有的本能以及与本能有关的能量。为了满足需要,伊底只接受最原始的本能冲动与愿望满足的支配。自我的任务是从现实环境中找到满足需要的真正东西,因此它遵循现实原则。自我的现实原则是第二位的,它是为了与伊底非理性的原始过程相区别。超我是心灵的第三部分,它由良心、自我理想以及内化而来的儿童期受奖惩的经验所构成。

自我的任务是寻找一种既能满足需要又不违反超我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当找到了这样的途径时,自我就会对它投注能量,这个过程称为贯注。如果一种满足需要的有效方法违背了个体的价值观,能量将被用来阻止它的运用,这个过程称为反贯注。当反贯注发生时,个体会将引发焦虑的事物或事件替换为不会导致焦虑的事物。弗洛伊德区分了生本能与死本能。弗洛伊德用死本能概念来解释自杀、受虐狂、谋杀以及攻击行为。

498

弗洛伊德还区分了焦虑的种类:客观性焦虑,指对现实环境事件的恐惧;神经症性焦虑,指个体将被伊底完全控制时而产生的情绪体验;道德性焦虑,指违背一种或多种内在价值观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自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减轻或消除焦虑。为此,自我使用自我防御机制,它是在潜意识水平上并以歪曲现实的方式运作的。所有的防御机制都以压抑为基础,即将引起冲突的想法压抑在潜意识之中。其他的自我防御机制还有移置、升华、投射、认同、合理化和反

向形成。

在心理性欲发展阶段中,动欲区或者说与巨大的快乐相关的某个身体部位,是不断变化着的。弗洛伊德以不同的动欲区来命名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口唇期,口唇需要的未满足或过度满足都会导致固着;这会导致个体进一步发展成口唇—吞并型性格或口唇—施虐型性格。肛门期的固着会导致成人后的肛门—排出型性格或肛门—滞留型性格。在性器期,产生男性与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两性的心理有质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俄狄浦斯经历。在试图理解女性心理的努力中,他遇到了种种困难,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潜伏期被他描述为性欲望的压抑和升华时期。在性器期,个体出现前几个阶段中的经历所塑造的人格特征。

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大量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他认为,遗忘、丢三落四、意外之事、口误往往是受潜意识驱动的。他还认为,幽默可以提供被压抑经历的信息,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引起焦虑的事件拿来开玩笑。弗洛伊德相信,尽管我们都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本能,但人类能够通过理性思维来理解并驾驭本能冲动。然而,要达到能够用理智把握潜意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因此,弗洛伊德对于理智可以战胜动物本性并不乐观。他对宗教很反感,认为那是一种幻想,只能使人们停留在一种幼稚的思维水平。他希望人们能欣然接受科学原理,使自己更客观地来看待自身和世界。

最近几年,有人试图修正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某些错误看法:如历史学家艾伦伯格和沙洛威指出,弗洛伊德并不像他自己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勇敢无畏、具有革新精神的英雄。而且现在看来,他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反犹太盛行时受到残酷迫害,他在医学界也没有受到过分的歧视,他的思想也并非像他及其追随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有创造性。当今几个学者和研究者还指出,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性创伤是心理疾病原因的论断只是一种假设,他把这种假设引入了治疗情境。然后,他操纵着事件并使其假设得到证实。有证据显示,弗洛伊德早期的病人没有一个人自





愿讲述性的故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弗洛伊德暗示给他们的。其他一些人如洛夫斯特,怀疑所谓的被压抑的记忆是否真的存在,并认为对它的探究可能弊大于利。弗洛伊德还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受到指责,诸如擅自使用病人的资料来发展并证实其理论,使用含糊不清的术语,以至很难甚至无法加以测量,对批评的不接受态度,过分强调性驱力以及发明了一种时间长、费用多却无法适用于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方法。另外,弗洛伊德的理论违反了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弗洛伊德的贡献之一是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一种新的心理疗法和一套可用来解释人多数正常行为与异常行为的理论,而且这套理论几乎与人类存在的各个领域都能扯上关系。

499

安娜·弗洛伊德在她父亲死后成为精神分析学的代言人。她也将精神分析用于儿童,这引起了她与梅兰妮·克莱因的冲突,梅兰妮持有明显不同的儿童分析观。在安娜的儿童分析中,她关注于发展线索的问题,发展线索描述了儿童如何处理环境、个人以及人际之间的问题。她对儿童的理解强调自我的功能,而忽视力比多的功能。她对自我心理学的兴趣可以从她对自我防御机制的阐述中进一步得到证明。针对已有的防御机制,她又增加了两种:利他性放弃和对攻击者的认同。

荣格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最终因为反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驱力而与之决裂。荣格将力比多看作一个能量系统,而不仅仅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能量,它贯穿于人的一生并促进人的成长。荣格区分了两种潜意识:个体潜意识,即由未意识到的个体生活经验组成;集体潜意识,即代表人类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中遗留下来的共同经验。根据荣格的理解,集体潜意识包含原型,或者说是倾向,它对生活中的特定经验作出情绪反应。其中论述较详尽的原型是: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阴影和自我。荣格将态度区分为内倾和外倾。他强调中年期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性,因为在达到自我实现之前,心灵中的许多冲突的力量必须得到调解。要达到这种理解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往往贯穿于整个童年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荣格

相信,人类的行为是由过去和现在所推动的(因果关系),由未来所牵引的(目的论)。他还认为,同步性或有意义的巧合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荣格指出,梦使得一个人的人格中未被充分表达的部分得以表现出来。因而,梦的解析也可以用来判断人格的哪些方面已充分发展,哪些还没有。

跟荣格一样,阿德勒也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最后与之分道扬镳。阿德勒的理论明显不同于弗洛伊德和荣格。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阿德勒注意到,一个遭受生理残疾的人能够通过增强其他能力来弥补这种缺陷,或者通过过度补偿而将这种不足变成一种力量。后来,他发现,所有的人在其生命伊始都会因为婴儿期的无助感而感到自卑。阿德勒认为,大部分人都会形成一种可以使自己增加力量或达到完美从而战胜自卑感的生活风格。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自卑感征服而产生自卑情结。受法兴格的“虚构”哲学的影响,阿德勒认为,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个体自己创造出来的。从早期经历中,孩子形成一种世界观。由世界观获得指导性虚构或未来目标,进而形成达到这种目标的生活风格。根据阿德勒的理解,健康的生活风格包含了诸多重要的社会兴趣,而错误的生活风格则不然。创造性自我给予人们把握自己命运的力量。

霍妮接受的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正统训练,但最终也创建了自己的理论。她认为,心理问题更多地源自于社会状况和人际关系,而非弗洛伊德坚持的性冲突。在人际关系中,亲子关系最为重要。霍妮认为有两种亲子关系类型:一种是持续不断地、充满爱意地满足孩子的生理与安全的需要;另一种则是阻碍这些需要得到满足。霍妮将后一种关系看作一种基本罪恶,在她看来,正是后一种关系孕育了神经症。基本罪恶导致孩子感受到对父母和世界的基本敌意,但是这种敌意被压抑,因为孩子是无助的。当基本敌意受到压抑时,它会转化为一种基本焦虑,这是一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感到孤独无助的情绪体验。一个体验着基本焦虑的儿童,通常使用三种主要的调节模式之一以达到接受现实:接近人的模式,强调爱;对抗人的模式,强调敌意;回避人的模式,强调退缩。正常人根据不同的需要相应地





使用这三种调节技术,而神经症患者试图只用一种方式对付所有的生活事件。

霍妮反对弗洛伊德所说的生理结构即命运的观点,而认为是文化决定了人格上的两性差异。她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常感到自卑,因为她们是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在她的分析实践中,霍妮发现,男性对女性的生物特征更加嫉羨而不是相反。霍妮指出,精神分析看起来更加欣赏和赞美男性,因为它是由男性创造的。尽管在她的精神分析实践中,霍妮使用了大量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念和方法,但是她对于人格改变的前景比弗洛伊德更乐观。同时,与弗洛伊德不同,她相信许多人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心理问题,为此她还写了一本指导性的书,用来帮助那些正在努力改变的人们。

讨 论 题

1. 请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组成部分是弗洛伊德所继承的哲学和科学遗产的一部分。
2. 描述弗洛伊德职业生涯中的可卡因插曲。
3. 简要界定病理遗传性观念、宣泄、移情和反移情。
4. 弗洛伊德访问沙可对于精神分析的发展有何意义?
5. 弗洛伊德从南锡学派的李厄保和伯恩海姆那里掌握的哪些催眠知识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
6. 讨论精神分析中阻抗的重要性。
7. 弗洛伊德说过,真正的精神分析始于放弃催眠之时,此话的含义是什么?
8. 何谓弗洛伊德的性诱惑理论? 弗洛伊德总结了她的性诱惑理论的哪些错误? 关于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理论一事,马森得出了哪些结论? 请描述围绕弗洛伊德性诱惑理论所展开的争论。
9. 说明梦的分析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要意义。他为何首次使用这一技术? 梦的显性内容与隐性内容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何谓梦的工作?

10. 何谓俄狄浦斯情结,它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何重要意义?
11. 什么是失误倒错?弗洛伊德主张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都受潜意识驱动,请证明失误倒错对于弗洛伊德的这一主张有何意义?
12. 行为或心理动作被过度决定的含义是什么?
13. 举例说明伊底、自我和超我的相互作用。
14. 举例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接受了拉马克的进化论观点,即习得性特征的遗传。
15. 弗洛伊德为何感到有必要证明死本能的存在?这种本能解释了什么样的行为?
16. 解释客观性焦虑、神经症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并请举例说明。
17.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防御机制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说压抑是最基本的自我防御机制?弗洛伊德说文明建立于升华之上,请说明此话的含义。
18. 为什么弗洛伊德把男性和女性在性器期的经历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男性和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哪些重要的方面有差异?弗洛伊德曾试图理解女性,其结局如何?
19. 弗洛伊德具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和宗教观?他对人类的希望是什么?
20. 艾伦伯格、埃斯特逊和沙洛威等人最近揭示并修正了有关弗洛伊德主义的哪些重要神话?
21. 有人指出,弗洛伊德发现的被压抑的记忆实际上是他逐步灌输给病人的,请简述此观点的证据。
22. 请说明,埃斯特逊及其他人为什么说精神分析学家常常能在其病人身上发现儿童期性诱惑的压抑记忆,是因为分析师的信念要求发现它们。同时请解释,根据这一讨论,为什么说这类记忆不管被假定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事件都无关紧要?
23. 为什么洛夫特斯等研究者质疑被压抑记忆的存在?请说明为什么这些研究者认为探寻被压抑的记忆是弊大于利?
24. 简要概述弗洛伊德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25. 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她是自我心理学的先驱？
26. 请界定下述荣格理论中的术语：集体潜意识、原型、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阴影、自我。
27. 请界定下述阿德勒理论中的术语：补偿、过度补偿、自卑感、自卑情结、世界观、指导性虚构、生活风格、社会兴趣、错误的生活风格、创造性自我。
28. 概括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格理论的主要区别。
29. 法兴格的“虚构”哲学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30. 请界定下述霍妮理论中的术语：基本罪恶、基本敌意、基本焦虑。
31. 根据霍妮的观点，神经症患者在与人交往中所使用的三种主要调节模式是什么？
32. 根据霍妮的观点，为什么女性有时相对于男性感到自卑？
33. 霍妮同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生理结构决定命运的观点吗？请解释。
34. 在解释心理问题的起源时，霍妮与弗洛伊德是怎样产生分歧的？他们是在人格改变的预见性上存在分歧，还是在看待人类解决自身心理问题的能力上有分歧？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Freud(弗洛伊德)

Repressed memory(被压抑的记忆)

Inferiority complex(自卑情结)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Cioffi, F. (1998). *Freud and the question of pseudoscience*. La Salle, IL: Open Court.

Esterson, A. (1993). *Seductive mira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of Sigmund Freu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Gay, P. (1988).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Hannah, B. (1976). *Jung, his life and work: A biographical memoir*. New York: Putnam.

Horney, K. (1967). *Feminine psychology*.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s published 1923—1937)

Loftus, E. (1993).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518—537.

Rubins, J. L. (1978). *Karen Horney: Gentle rebel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Dial.

Stern, P. J. (1976). *C. G. Jung: The haunted prophet*. New York: Dell.

Salloway, F. J. (1979).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 legend*. New York: Basic Books.

Webster, R. (1995). *Why Freud was wrong: Sin,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Young-Bruehl, E. (1988). *Anna Freud: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术 语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后来脱离弗洛伊德主义的阵营,创建自己的人格理





论。其理论强调意识活动,以及个体为了克服自卑感和追求完美而形成的世界观、指导性虚构、生活风格等。

利他性放弃(altruistic surrender) 由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指个体通过替代性地过着另一个人的生活而摆脱个人的焦虑。

生理结构决定命运(anatomy is destiny) 弗洛伊德学派的主张,即大多数人格特点都是由一个人的性别决定的。

反贯注(anticathexis) 指为了阻止个体需要与引起焦虑观念的事物产生联系而消耗心理能量。

焦虑(anxiety) 对即将发生的危险的恐惧情绪。弗洛伊德区分了三种焦虑类型:客观性焦虑,由身体的危险引起;神经症性焦虑,由于害怕无法控制伊底的冲动而引起;道德性焦虑,由于违背一个或多个已内化为超我的价值观而导致。

原型(archetype) 根据荣格的观点,它是对某种特定经验作出情绪反应的遗传倾向。 502

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 根据霍妮的观点,当儿童压抑基本敌意时,他(她)在敌意的世界中体验到孤独感和无助感。(另见**基本敌意**)

基本罪恶(basic evil) 根据霍妮的观点,父母使儿童的基本需要遭受挫折以及由此损害其安全感的所有行为。

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 根据霍妮的观点,当儿童感受到基本罪恶时所体验到的愤怒情绪。(另见**基本罪恶**)

约瑟夫·布洛伊尔(Breuer, Joseph, 1842—1925) 弗洛伊德的合作伙伴,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布洛伊尔发现,当病人处于深度放松或催眠状态下而使其创伤性事件的记忆被唤醒时,就会出现情感能量的发泄(宣泄),由压抑记忆引起的症状也会减轻。

宣泄疗法(cathartic method) 通过使产生疾病的观念进入意识并得到表达而使歇斯底里症状减轻。

贯注(cathexis) 将心理能量投注于认为能满足个人需要的事物。

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荣格用语,指潜意识心灵中反映着人类自古以来的普遍经验的部分。对荣格而言,集体潜意识是人格中最有力的成分。

补偿(compensation)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通过增强其他部分的力量来弥补虚弱的部分。

凝缩(condensation) 梦的工作的一种形式,即把几个人、事、物浓缩到一种梦的象征之中。

冲突(conflict)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于同一个人、事、物同时存在既想接近又想逃避的倾向。

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治疗师在情感上与病人产生纠葛的过程。

创造性自我(creative self)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这是人格的一种构成成分,它为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死本能(death instinct) 以死亡为目标的本能。(有时称之为死的愿望)

发展线索(developmental lines) 由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它描述了代表着由儿童期到少年期直至青年期的转折的重要调适过程。

移置(displacement) 一种防御机制,通过移置将引起焦虑的事物用另一种不引起焦虑的目标取代。同时,它还是梦的工作的一种形式,使梦者梦见与引起焦虑的事物象征性地相联系的事物,而不是直接梦见引起焦虑的事物本身。

梦的分析(dream analysis) 弗洛伊德用来研究潜意识心理内容的主要工具。弗洛伊德认为,梦所包含的象征和歇斯底里症状一样,也能够传递被压抑记忆的信息。对荣格而言,梦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心灵中被抑制的部分得到表达。因此,梦的分析可以表明心理中的哪一部分发展不充分。

梦的工作(dream work) 歪曲梦的意义的一种机制,由此使梦境更易被梦者忍受。(另见凝缩和移置)

自我(ego)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是人格的成分之一,负





责使外部事物既能满足伊底的需要,又不违背超我的价值观。根据荣格的说法,它是心灵中负责问题解决、记忆和注意的方面。

自我防御机制(ego defense mechanisms) 自我运用的策略,它歪曲引起焦虑事物的现实特征,从而使之更容易被接受。

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 强调自我的自主功能,弱化伊底、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

外倾性(extroversion) 根据荣格的观点,它是指向生活的一种态度,以爱交际和愿意冒险为特征。

自卑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人类试图借助于权力和优越来摆脱的那些情感。

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 弗洛伊德用来研究潜意识内容的主要工具。借助于自由联想,病人被鼓励自由地表达出现于其脑海中的一切。

安娜·弗洛伊德(Anna, 1895—1982) 自弗洛伊德去世后,她成为精神分析学的正式代言人。除了保留传统精神分析的内容之外,她还拓展了新的领域,如儿童心理学、教育、儿童的抚养等。通过阐明自我的自主性功能,她推动了自我心理学的发展。(另见自我心理学) 50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这一心理学流派强调人类具有的动物性冲动与渴望生活于文明社会中的冲突。

凯伦·霍妮(Korney, Karen, 1885—1952) 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正统训练,但最后脱离弗洛伊德学派并创建了自己的心理障碍理论,她的理论强调文化而非生物性(如性的)因素的重要性。

伊底(id)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它是强有力的、完全处于潜意识水平的人格成分,包括所有的本能,因而是整个人格的驱动力量。

对攻击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由安娜·弗洛伊德阐明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通过采取所害怕之人的价值观而减轻由他带来的恐惧。

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 当人完全被自卑感占据,而不

是受到自卑的驱动走向成功时所体验到的情感。

本能(instincts)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能是人格背后的驱动力量。每种本能都有一种源泉,它可以是某种类型的身体匮乏;某种摆脱匮乏的目标;某个能够摆脱匮乏的客体;某种刺激,这种刺激就是一种动力,其力量是由缺失的强度决定的。(另见**生本能**和**死本能**)

内倾性(introversion) 荣格使用的术语,它是指向生活的一种态度,其特征是喜独处、爱反省。

卡尔·荣格(Jung, Carl, 1875—1961) 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最终由于不满弗洛伊德过于强调性驱力而与之绝交。荣格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强调集体潜意识和自我实现。

梅兰妮·克莱因(Klein, Melanie, 1882—1960) 早期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其理论强调母子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超我的形成是在口唇发展阶段。由于采用游戏疗法,克莱因相信,儿童分析可以提前至两岁的幼儿。克莱因的儿童心理学观点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冲突。

梦的隐性内容(latent content of a dream) 梦实际要表达的内容。

力比多(libido) 对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与生本能相关的所有能量。对荣格而言,它是为个体的成长提供能量的创造性的生命力。

生本能(life instincts) 以维持生命为目标的本能。

生活风格(lifestyle)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来实现其生活目标的生活方式,它来自一个人的世界观。

梦的显性内容(manifest content of a dream) 梦的表面内容。

错误的生活风格(mistaken lifestyle)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这是缺少充分的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

对抗人的(moving against people) 霍妮提出的神经症调适模式,通过获得超凡的权力来适应敌意的世界。

回避人的(moving away from people) 霍妮提出的神经症调适模式,使自己与外界的人与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来适应敌意的世界。





接近人的(moving toward people) 霍妮提出的神经症调适模式,通过顺从来适应敌意的世界。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它通常在心理性欲发展的性器期表现出来,儿童的性欲望指向异性父母,而敌视同性父母。

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 阿德勒的观点,是将虚弱转化为力量的过程。

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 弗洛伊德观察发现,行为和心理现象通常由两个或多个原因所引起。

失误倒错(parapraxes) 日常生活中相对小的失误,如忘事、口误、笔误、小事故等。弗洛伊德认为,这类失误常常是由潜意识驱动的。

致病性观念(pathogenic ideas) 引起生理障碍的观念。

个人潜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 荣格的术语,指一个人当前意识不到的个人生活经验。

压抑(repression) 将创伤性记忆保持在潜意识心灵中,因为人们在意识中想到它们会引起过度的焦虑。

阻抗(resistance) 对病人而言,抑制回忆创伤性经验的倾向。 504

性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 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是由性攻击引起的:当病人年幼时,与他熟悉的人或其亲人对其实施了性的攻击。后来弗洛伊德总结认为,大多数这类性攻击事件都是病人想像中的而不是真实的。

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 健康生活风格的特征,即关心他人和社会。

《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 由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1895年出版,它通常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建立。

超我(superego)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指导个体行为的、内化而来的价值观。

同步性(synchronicity) 荣格的观点,指一个人的生活中原本无联系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同时出现。

目的论 (teleology) 这一学说阐明,人类的行为至少有一些是有目的的,即指向未来目标的实现。

移情 (transference) 这一过程是指,病人把治疗师当作自己生活中的某个相关的人物来对待。

潜意识动机 (unconscious motivation) 我们未意识到的行为的原因。

愿望的满足 (wish fulfillment) 在努力满足躯体需要的过程中,个体以意象的形式设想出能满足需要的物体或事件。





第十七章

人本主义(第三势力)心理学

心理、身体和精神

人性通常被分为三种主要成分：心理(理智)，身体(生物构造)和精神(情感构成)。近来，不同的哲学派别及心理学派别更倾向于强调其中的一种成分，而以牺牲其他成分为代价。哲学或心理学派别的流行主要是由时代精神决定的。在美国历史上，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个喧嚣的时代。美国渐渐卷入不受欢迎的越南战争，反战运动迭起；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约翰·费德罗·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相继被暗杀；许多大城市发生激烈的种族抗议活动。“嬉皮士”公开反对父母及其国家的价值观；他们像古代的怀疑主义者找不到值得信任的东西，又像古代的犬儒主义者逃避社会，回归简单、原始的生活。这个自由和博爱的新时代显然不是一个理性哲学(强调心理)或经验哲学(强调身体)流行的时代。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共存，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然而，到了 20 世纪中叶，构造主义作为一个派别已经消失，机能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被吸收进其他的观点从而失去其作为派别的特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 60 年代早期，只有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仍被认为是具有影响力的、完整的思想派别。在上述那个喧嚣的时代，行为主义及精神分析所提供的人的知识，被许多人看作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或者两者兼有。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心理学观，一种既不强调心灵也不强调身体，

而是强调人的精神的心理学。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一群由马斯洛领导的心理学家开始了一场被称为**第三势力心理学**的运动。这些心理学家宣称,心理学的另外两大势力(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忽视了人的许多重要特性。他们说,行为主义把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人的研究中,把人当成了机器人、低等动物或计算机;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人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对精神分析的主要批评是,它主要研究情绪障碍患者,并发展一些使异常个体成为正常人的技术。第三势力心理学家认为,以往所忽略的是这样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能促使健康的个体变得更健康——即实现他们的全部潜能。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新的人的范型,这个范型强调人的独特性及其积极的一面,而非其消极的方面。这正是第三势力心理学家试图提供的范型。

尽管第三势力心理学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流行,但在 80 年代已开始衰落,并且继续衰落下去。然而,就像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那样,第三势力心理学在当代仍具有影响力。第三势力心理学与大多数其他派别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它不采用决定论解释人的行为。相反,它认为人自由地选择自身的存在方式。第三势力心理学没有把刺激、内驱力状态、遗传或早期经验作为引起行为的原因,他们宣称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实在**。因为这些心理学家不承认决定论,所以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也无意为此辩解。他们认为,现代形式的科学不适于用来研究、解释或理解人性。现在需要的是一门新的科学,人的科学。人的科学不会像物理科学研究客观物体那样来研究人。相反,它把人当作有意识的、能选择的、有价值、有感情的以及独特的宇宙存在来研究。传统科学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必须被抛弃。

506

第三势力心理学的渊源

和现代心理学中的大多数事物一样,第三势力心理学也不是新生事物。它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而这两种哲





学又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浪漫主义者(如卢梭)坚称人不只是经验主义者和感觉主义者所说的机器,也不只是理性主义者所说的逻辑的、理性的存在。浪漫主义者对于把理性、宗教信条、科学及社会规则作为人类行为的向导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唯一有效地指引人的行为的是他的真实情感。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卢梭)相信人天生善良合群,如果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将变得快乐、完美、具有社会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拥有自由,人们将会做那些最有利于他们自身及他人的事情。如果人们表现出自我毁灭或反社会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们的自然冲动被社会力量干扰所致。人永远不可能是坏的,但社会系统却可能而且常常是坏的。也是在第七章里,我们看到存在主义者(如克尔凯戈尔和尼采)强调人类存在中意义的重要性及人类选择这种意义的能力;这也是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立的。克尔凯戈尔认为主观性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念指引他的生活并决定他存在的性质。真理不是外在于人的、等待着被逻辑的和理性的思维过程所发现的东西;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内部,而且实际上是由每个人创造的。在尼采看来,上帝已经死了,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他认为人们的生活之路只有两条:要么把传统道德作为生活的向导,因而参与到群体之中去;要么践行自己的信念、价值和生活,达成他们自己的真理与道德并因而成为超人。显然尼采鼓励人们走第二条路。

第三势力心理学融合了浪漫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人们通常称之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因此,第三势力心理学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后者成了首选名称。不过,在用这个名称时,务必注意不要把“**人本主义的**”(humanistic)同“**人类**”(human)、“**人道的**”(humane)、或“**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等术语相混淆。

频繁混淆“**人类**”、“**人道的**”及“**人道主义的**”等术语,显示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人本主义态度的意义。一个合格的人本主义者仅关心人类是不够的。娱乐、工作、建设、旅行、组织都是人类的活动,然而这不能使他们成为人本主义者。同样,如果人们出于慈善或仁慈的目的从事这些活动,他们能被提到一个

人道的或人道主义的高度,这也许是很重要的道德品质,但仍然不能使他们成为人本主义者。对于符合人本主义的行为或观点来说,它必须运用并关注某个有关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承认了个人作为人,其地位不可以还原到更低级的水平;也承认了个人的独特价值,是一个有自主判断与行动之潜在能力的存在。人道的观点与人本主义观点之间的不同,可在这样一个相关的例子中表现出来:行为控制依靠的几乎完全是正强化。这种方法是人道的(或人道主义的),因为它持慷慨、同情的态度;但它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纯粹由外部力量所进行的系统行为矫正,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与人的概念——作为一个有自我意图及预先活动,而不纯粹是反应性的存在——是不相容的。

507

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的是人的特殊性,是那些使人与所有其他物种相区别的特性。它不同于其他的心理学,因为它不仅仅把人看作一个被经验和文化改造的生物有机体,而且把人看成是一个能够反思自身存在并赋予其意义和方向的象征性实体。(Kinget, 1975, p. v)

尽管存在主义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仍有很大的区别。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运用现象学方法,下面,我们先讨论现象学,然后再分别阐述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并对两者加以比较。

现象学

纵观全书,我们已经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现象学的方法论。现象学的最一般形式是指这样的方法,它关注产生的认知经验,但并不试图把这些经验还原为它的构成要素。因而人们不用成为现象学家也能研究意识,就像冯特和铁钦纳曾经试图把意识经验分解为其基本元素。然而,在作了这个区分之后,现象学就能采取许多形式了。歌德和马赫的现象学关注复杂的感觉,包括视觉后像和错觉。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1838—1917)及其同事的现象学关





注心理意动,如判断、回忆、期望、怀疑、恐惧、希望或喜爱。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在布伦塔诺的那种现象学中,意向性这一概念是极其重要的。布伦塔诺认为每个心理活动都涉及它自身之外的事物——例如,“我看见一颗树”、“我喜欢我妈妈”或“那是一块好吃的馅饼”。心理活动的内容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像的,但布伦塔诺认为心理活动总是指向某一事物。在第十四章中我们看到布伦塔诺的现象学是如何影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下面,我们将了解布伦塔诺的现象学是如何通过影响胡塞尔来推动现代存在主义的发展的。

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目标是应用布伦塔诺的现象学来为哲学和科学研究创造一种客观的、严谨的依据。和布伦塔诺一样,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能够在外部物理世界和内部主观世界间架起一座客观的桥梁。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先入之见。也就是说,胡塞尔相信对出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的准确报告,而不相信依据某些信念、理论或模式应该存在的东西的报告。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了解到的,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能够超越意向性的分析。意向性研究确定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研究对物理科学是重要的。但是除了对意向性的分析外,胡塞尔提出了一种现象学,它专门研究心理的运作,而且后者是独立于物理世界的。胡塞尔把第二种现象学称为**纯粹现象学**,其目的是要发现意识经验的本质。关注意向性的现象学涉及指向外界的人,而纯粹现象学涉及指向内部的人。后者的目标是将我们与环境中的事物或事件间相互作用时所用的所有心理活动与过程准确地记录下来。胡塞尔认为这样一种记录必须先于任何充分发展的哲学、科学或心理学,因为正是这些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基础。

不久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扩展成现代的存在主义。胡塞尔主要对认识论及心理现象的本质感兴趣,而存在主义者则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感兴趣。在哲学中,**本体论**研究存在或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者关心两个本体论的问题:(1)人性的本质是什么?(2)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因而存在主义者要么用现象学研究人类共同的重要经验,要么研究个体在其生活中的经验——如恐惧、害怕、自

由、爱、恨、责任、内疚、惊奇、希望与失望。

胡塞尔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转变为存在心理学。下面我们就来了解海德格尔。

存在心理学

尽管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他曾经劝告人们去了解自身,并说“不经过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是传统上人们把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的著作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开端。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F.)也被认为是早期存在主义思想家。这些人都探索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并试图恢复人类情感,选择及个性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曾被康德和黑格尔等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轻视,也被那些以牛顿观念为基础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和法国感觉主义者所轻视。

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生于1889年9

月26日,曾做过胡塞尔的学生和助手,他的名著《存在与时间》(1927)就献给了胡塞尔。通常人们把海德格尔的工作视为连接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桥梁。即使不是大部分,但仍有很多出现在当代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著作中的术语和概念都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的著作。和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是一个现象学家;但与胡塞尔不同





的是,海德格尔用现象学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1933年海德格尔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他的名为“新德意志帝国的大学地位”的就职演说中,他极力支持纳粹党。尽管海德格尔在纳粹上台几个月后就辞去了校长一职,但他从未强烈反对过他们(Langan, 1961, p. 4)。事实上,法莱斯(Farias, 1989)确信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并卷入到纳粹政府活动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具有如此不当的政治倾向的人竟然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

在世 海德格尔用**在世**(Dasein)说明个人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在世字面上的意思是“在”(sein)“那儿”(Da)。海德格尔常常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并用连字符号强调个人与世界的相互关联。对这种关系的一种更为有力的表述方式是:没有世界,人将不存在;而没有人,世界也将不存在。人的心灵照亮物理世界并将其带入存在之中。 509

但是海德格尔的在世概念复杂得多。“在”指存在,存在是个动态过程。人的存在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事物的存在。在存在的过程中,人可以选择、评估、接受、拒绝和拓展。人不是静止的,他们总是变得与原来不一样。存在就是变得不同,存在就是改变。一个特定的人如何选择存在,只是个人的事;但对所有人而言,存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世(Dasein)一词中的Da指的是在时空中存在发生的场所;但不论它在何时何地发生,存在(to be)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独特的人的现象。与宇宙中任何其他事物不同的是,人选择他们自己存在的本质。

本真与非本真 对海德格尔来说,人们能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存在是有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专心处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一天我肯定会死”。带着这种认识,人就能忙碌起来并运用他的自由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存在,一个允许个体不断成长或生成的存在。

然而,因为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就引起了焦虑,所以人们常常拒绝认识这一事实,从而抑制了对他们自己及其可能性的充分了解。海德格尔认为这导致了一种非本真生活。本真生活处于兴奋感甚至

紧迫感之中,因为人意识到他的存在是有限的。运用他所能支配的时间,一个人必然会探索生活的可能性并实现所有可能性。非本真生活没有类似的紧迫感,因为人们不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人假装自己不会死亡,这种假装是非本真的。另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模式是按照社会要求过一种传统的、习惯化的生活,强调现在的活动而不考虑将来。非本真的人放弃他的自由,让他人为他作出生活的选择。总之,本真个体的言行真切地反映他们内心的情感,而非本真个体则不然。

内疚与焦虑 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不运用个人自由,我们就会体验到**内疚**。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充分运用其自由去选择,他们至少会体验到一些焦虑。能减轻所有人内疚感的方法是尝试本真地生活——也就是说,去认识他们自己选择存在的能力并据此生活。

因为承认未来某刻我们将会死亡这一事实会引起**焦虑**,所以接受它是需要**勇气**的。海德格尔认为,选择个人的存在而不是遵从社会、文化或他人的要求也需要勇气。通常,通过接受存在的各种状态并作出个人选择而过上本真生活,意味着一个人必定要体验焦虑。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是本真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焦虑的一个原因是本真的人总在尝试生活,总在冒险,总在成长。进入未知世界会引起与本真生活相联系的部分焦虑。

在生活中运用自由引起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人要对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自由的个体不会因为他的变化而责怪上帝、父母、环境、遗传或其他任何东西。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自由与责任感是紧密相关的。

被抛 然而,海德格尔的确限制了个人自由。他说我们被扔进 Da 或那儿——那是我们特定生活的一部分,由不受我们控制的环境所决定。比如,这种被抛决定我们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有无吸引力, 510 富裕或贫穷,出生于美国还是俄国,我们出生的历史时期等等。被抛决定了我们行使我们自由的条件。海德格尔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但是行使自由的条件是各异的。被抛为人的存在提供背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也被称为实际性(facticity),指标志着个人存在的事实。





路德维希·宾斯汪格



路德维希·宾斯汪格 (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 于

1907 年获得苏黎士大学医学学位,而后跟随布洛伊尔和荣格学习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宾斯汪格是瑞士第一批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他与弗洛伊德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宾斯汪格把现象学应用到精神病学中,后来他成为一名存在主义分析学家。宾斯汪格的目标是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因为采纳了海德格尔的在世观点,宾斯汪格把他的心理治疗方法称为**在世分析**(Daseinanalysis;存在分析)。

像大多数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一样,宾斯汪格强调此时此地,而对于过去或未来,只有当它们现在表现出来时才予以重视。宾斯汪格认为,要了解和帮助一个人,我们必须去了解

他此刻对于自己生活的看法。而且治疗师必须试着去了解一个特定人物的焦虑、恐惧、价值观、思维过程、社会关系及个人意义,而不是那些一般化的概念。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个人的、主观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不能被一般化的。

存在方式 宾斯汪格讨论了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个体通过其意识活动赋予这些方式以意义。它们是**周围世界**,事物和事件的世界;**共同世界**,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自我世界**,一个人私人的、内部的、主观的经验。为了全面了解一个人,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所有三种存在方式。

宾斯汪格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世界设计**(world-design)。一般而言,世界设计(世界观)指的是个体怎样看待和接受世界。世界设计可以是开放的,或是封闭的;可以是扩张性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或者具有许多其他的特性。不管怎样,正是因为

有了世界设计,我们才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因而世界设计影响了我们的各个方面。如果世界设计不当,带来了过多的焦虑、恐惧或内疚,那么治疗师就应该帮助患者看到还有别的方式来接受世界、他人和自己。

存在背景 宾斯汪格同意海德格尔关于被抛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观点。宾斯汪格认为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存在背景**,存在背景就是人们运用个人自由时所处的情境。然而,不管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何,他总渴望超越它——也就是说,不想被它牺牲或控制。每个人都在寻找**超越世界的存在**(being-beyond-the-world)。宾斯汪格的超越世界的存在不是死后或别的任何超自然的东西,而是人们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去试着变换环境的方式。 511

生活意义的重要性 人们可能被抛入不良环境中,如贫穷、乱伦、强奸或战争,但是他们不必因此而垮掉。大多数存在主义者接受尼采的宣言:“那个没有扼杀我的东西使我更加强壮。”这种力量甚至来自于在不良经历中所找到的意义,并从这个意义中成长。弗兰克尔(1905—1997)在其名著《人对意义的追寻》(1946/1984)中描述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经历}。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那些找到生活意义及生活目标的犯人,即使在那么可怕的环境中仍能活下来:

我们,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仍然能记得那些人,他们走过小屋安慰别人,把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送给别人。可能他们只占少数,但他们充分证明了,人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剥夺,但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被剥夺的,那就是仅剩的人类自由——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p. 86)
弗兰克尔(1964/1984)说:“苦难终结于人们找到生活意义的那一刻。”(p. 135)

另一方面,有些犯人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

对未来(他的未来)失去信心的犯人是注定要死亡的。在他对未来失去信心时,他也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不重视自己的健康,精神及肉体变得衰弱。通常这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突然发生的,而它的症状在集中营犯人身上很常见。我们都害怕这一时刻——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这种担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担心我





们的朋友。通常危机以犯人早上拒绝穿衣、梳洗或出去放风为开端。对此,恳求、殴打和威胁都是无效的。他只是几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如果危机是由一种疾病引起的话,他就会拒绝去医务室,拒绝去做任何能帮助自己的事。他彻底放弃了。他一直躺在那儿,躺在自己的粪便上。没有什么能再干扰到他。(Frankl, 1946/1984, p. 95)

经过选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所体验到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对不同的人而言,物理环境可能是一样的,然而人们如何接受、解释、评价、用符号表示与回应这些环境却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通过运用自由,我们成长为人;因为运用自由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所以成长过程不会结束。本真生活的特征是生成;而生成的特色则是焦虑。毫无变化或保持静止是非本真生活特征——正如内疚一样——因为这个人没有试着去充分展现他的人类潜能。

罗洛·梅



罗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在其著作《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中的一个新维度》(1958,与安吉尔和埃伦伯格合编)及《存在心理学》(1961)中,向美国心理学界介绍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当时宾斯汪格的著作刚被译成英文,所以罗洛·梅主要负责把欧洲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引入美国心理学。

梅于1909年4月21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艾达镇。他的父母都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在这个家里没有多少知识的激励。当他的姐姐患上精神病时,他的父亲将之归咎于受教育太多。梅与父母的关系都不好,特别不喜欢母亲(Rabinowitz, Good & Cozad, 1989)。他于1930年在欧柏林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38

年在联合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在联合神学院就读期间,他结识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Tillich, P.),并成为终生好友。1973年梅把自己写的《保罗斯:友谊的回忆》作为礼物献给蒂利希,后者于1965年去世。在获得神学学位后,梅在新泽西的蒙特克莱尔当了两年多的牧师。40年代,梅进入威廉·阿伦森·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学院学习精神分析,1946年成为一名开业的心理治疗师。而后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但在拿到学位之前他感染了肺结核,差点死去。在患病期间,梅学习了克尔凯戈尔和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理论;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提交了名为《焦虑的意义》的博士论文。1949年梅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而这篇论文经修改后成为他的著作《焦虑的意义》(1950)。梅的其他著作包括:《咨询的艺术:怎样给予和获得心理健康》(1939),《创造性生命的春天:人性与神的研究》(1940),《对自我的追寻》(1953),《心理学与人类困境》(1967),《爱与意志》(1969),《力量与纯真:追寻暴力的起源》(1972),《创造的勇气》(1975),《自由与命运》(1981),《存在的发现:存在心理学著作》(1983),《呼唤神话》(1991)。1994年10月22日,梅因多种疾病去世。

和其他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一样,梅受到克尔凯戈尔的强烈影响,后者不同意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观点,即只有当个人的生活与全部事物相联系时,它才有意义。克尔凯戈尔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具有自我决定意义的独立的实体。他认为主观性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念可以规定他的现实性。

人的困境 梅(1967)指出人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经验的客体。客体意味着我们是物理的存在,因此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作为客体,我们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其他物理客体没什么两样。在传统的科学方法中,人被当作客体来研究——假设人的行为的原因与物体的行为原因是一致的。然而,除了是客体外,我们还是主体。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拥有经验,我们还按照自己的经验去解释、评价并作出选择。我们给予自己的经验以意义。这种人性的两重性被梅称为**人的困境**,它让人在这世上变得独特。在梅看来,困境不是指





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指人存在的矛盾性。

正常焦虑与神经质焦虑 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梅认为,人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自由。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自由不会产生平静的生活。与自由相伴的是责任感和不确定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焦虑。健康(本真)的人运用自由去完全拥抱生活并充分挖掘他的潜能。运用自由意味着超越过去的自我,忽视别人强加于他行为上的期望(角色),因而他常常表现得与传统或习俗格格不入。所有这些都引起焦虑,但它是正常、健康的焦虑,因为它有助于个人成长(生成)。**神经质焦虑**无助于个人成长,因为它来自于对自由的恐惧。体验着神经质焦虑的人,其个人自由被剥夺或消除了。这种人遵从传统、宗教教条、他人的期望,或遵循任何减少他作个人选择的东西。克尔凯戈尔把这种神经症的处境称为**封闭(shut-upness)**。这种神经症患者同自我及他人隔绝;他逐渐远离真实的自我。每当人们把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来接受,却拒绝个人获得的价值观时,**自我异化**就发生了。自我异化不仅导致内疚,还导致冷漠与绝望。弗洛姆的经典著作《逃避自由》(1941)讨论了人类对自由的恐惧以及人们逃避自由的诸多方法。

克尔凯戈尔、梅及大多数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要么运用自由意志,经历正常焦虑,要么不运用自由意志,感到内疚。显然,成为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焦虑与内疚的冲突是人类存在的永恒主题:“每个人都争取获得扩大的自我意识、成熟、自由和责任感,而他又仍然希望是一个孩子,可以紧紧依附于父母或代理父母(parental substitutes)的保护,这两种需要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May, 1953, p. 193)

神话的重要性 梅认为,神话是传达生活意义的主要媒介:“神话是一种在无意义的世界中让人获得意义的方法。神话是给予我们的存在以意义的叙事模式。”(1991, p. 15)经过漫长而卓越的心理分析师生涯,梅对于患者得出如下结论:“作为一位开业的心理治疗师,考察过所有患者,我发现当今的治疗几乎都涉及个体寻求神话的问题。”(p. 9)在他对神话的分析中,梅显示出与荣格非常相似的观点:“个体神话通常是经典神话中心主题的变异……神话是人类意识的

原型,[因此]哪里有意志,哪里就有神话。”(pp. 33, 37)

与尼采、弗洛伊德和荣格一样,梅认为人既是善的也是恶的,善恶间的张力是创造力的主要源泉。在梅看来,恶魔是伟大的文学、戏剧和艺术的源头,恶魔是许多神话的中心。例如,神话描绘了善恶间的冲突,或者是上帝与撒旦间的斗争。梅(1969)把恶魔定义如下:

(恶魔)是有力量控制整个人的任何自然机能,如性与爱、生气与愤怒、对权力的渴望。恶或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毁灭性的,通常它两者兼具……恶魔驱策每个存在去肯定它、坚持它、保存它并增加它。当恶魔占据了整个人格,而不顾及自我的整合性,或不顾及其他人独特性和欲望以及他们对整合性的需要时,就会变得邪恶。然后,它就会表现为过度的攻击性、敌视和残忍——这些我们自己的东西正是最令我们感到震惊的东西,也是我们尽一切可能要压抑的东西,也是我们往往将之投射给其他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反面却给了我们创造性。生命的全部就是在这个恶魔的两极之间的流动。(p. 123)

梅不满于那些把人完全描绘成善或恶的说法。在他看来,我们可能两者兼有,而人类存在的戏剧性更在于此。

梅认为神话具备四个主要功能:它们提供认同感、团体感,支持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并提供一种对待创造之奥妙的方法。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对神话的渴望就是对团体的渴望……成为团体的一员就是要分享它的神话”(1991, p. 45)。因此梅认为最好的神话就是那些鼓励人们加强亲属关系的神话。而在美国盛行很久的粗犷个人的神话却鼓励人们分开生活,这导致了孤独与暴力。生存本身就是用使人们密切的神话去取代使人们分离的神话。如:

我们在沉睡了几个世纪后苏醒过来。在一种新的、无可辩驳的意义上,我们发现自己人类的神话之中。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新世界的团体中:我们不可能在保留整体的情况下而毁灭部分。在如此的美好光明中,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最终是一家人。(p. 302)

人的科学 与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不同的是,梅不反对科学地





研究人。他反对的是用物理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他说这些方法忽视了人特有的属性。因而梅(1967)提出创造一门专门用来研究人的新科学:

我们所建议的人的科学的纲要,将把人看成是符号制作者、理智的人、与历史有关的哺乳动物,他们能加入团体,拥有自由的潜能,其行为合乎道德。追求这种科学和追求实验与自然科学一样,需要严密的思维及专心的训练,但它会把科学事业放在一个更广阔背景下。也许它将有可能会再一次科学地研究人,并把人看作一个整体。(p. 199)

施奈德(1998)详细阐述了梅对人的科学的展望,并讨论了它与当代心理学的关联。

乔治·凯利

乔治·凯利(George Kelly, 1905—1967)1905年4月出生于堪萨斯珀斯附近的一个农场。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的母亲曾一度是小学教师。凯利出生之时,他的父亲已辞去牧师一职转而务农。1909年凯利四岁时,父亲把四轮马车改装为有篷大马车,然后乘用它带着全家来到科罗拉多。他在那里得到了一块免费提供给开拓者的土地。由于在他们的土地上找不到足够的水,他们一家又回到了堪萨斯。在堪萨斯,凯利所受的教育就是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接受父母的教导。从家庭的开拓过程中,凯利养成了一种伴随终生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判断一个想法或装置的主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用。



凯利13岁时被送到威奇托,在那里的四年中他曾先后就读于四所不同的高中。高中毕业后,他在威奇托的友谊大学学习了三年,然后又进入了密苏里州帕克威尔的帕克学院,

并于1926年获得物理与数学学士学位。凯利对他的第一堂心理学课毫无印象。因为他的一些课堂讨论里,没有等到有趣的话题。终于有一天,老师把 $S \rightarrow R$ 写在黑板上,当时凯利(1969)认为他将听到一些有趣的事;他回忆起他的失望:

尽管我一心一意地听了好几学期的课,但之后我最大程度所能理解的就是:你不得不用“S”来说明“R”,而“R”放在那里就是为了能够证明“S”能说明一些东西。我从来找出那个箭头所代表的意思——至今仍然没有——我早就放弃试着去理解它了。(p. 47)

凯利后来去了堪萨斯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主修教育心理学,副修劳资关系。在就读堪萨斯大学期间,凯利决定攻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是弗洛伊德与 $S \rightarrow R$ 心理学一样,没有给他留下印象:“我不记得我试着读过的任何一本弗洛伊德的书,但我确实记得越来越多的怀疑感,那是任何人都能写的废话,更不用说将它们出版了。”(p. 47) 515

1929年对凯利而言是忙碌的一年:他有三份教书的工作,一份在名为明尼阿波尼斯的一个劳工学院,一份在美国银行家协会所办的演讲班,还有一份是专为那些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讲授如何成为美国人。1928年的冬天,他去了爱阿华州的谢尔登任教于一所专科学校。凯利的工作包括教授戏剧,这个经历可能影响了他后来所创立的理论。凯利就是在此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在同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格莱迪斯·汤普森。一年半后凯利回到了明尼苏达,在明尼苏达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而后他回到威奇托做了一段时间的航空工程师。1929年他得到了一份能让他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一年的交换奖学金。在苏格兰,凯利在著名的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汤姆森(Thomson, G.)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时他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他的学位论文是关于预测教学成功的。

1930年凯利回国后,进入爱阿华州立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课程,并于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是关于影响言语及阅读障碍的共同因素。大萧条期间凯利在海斯堡的堪萨斯州立学院开





始他的学术生涯。这是一个令许多人困惑的时代;凯利非常想帮助他们,但他所接受的生理心理学的训练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他决定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缺乏临床心理学的训练以及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凯利在处理情感问题时有很大的自由,他的观察最终令他建立了独特的人格理论。

到海斯堡后不久,凯利建立了一些服务于公共学校系统的流动诊所。这些诊所让凯利接触到了师生经历的广泛的情感问题。不久,凯利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由于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特定治疗方式的训练,他开始尝试了一些方法。他发现,任何引起他的患者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他们自己或自身问题的事情都能改善患者的状况。提出的解释是否“合乎逻辑”或“正确”,似乎同它的效果没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虚构一些“见解”。我为患者精心提供荒谬的解释。而其中一些解释我没有用弗洛伊德学派的方法——当然,最初提出的解释是有点谨慎的,然后,当我看到发生的事时,便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解释。我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个解释能说明患者所理解的关键事实,而且这个标准隐含着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接近未来。(Kelly, 1969, p. 52)

这段陈述体现了凯利观点的基础:一个人有无心理问题主要与他如何看待事物有关。 516

二战初期,凯利加入了海军,并被安排负责一个当地的民用飞行员训练计划。战后,他去马里兰大学任教一年。1946年他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及临床心理学主任。在俄亥俄州的19年间,凯利提炼出了他的人格理论及心理治疗方法。1955年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两卷本的《个人建构心理学》。

1960年凯利及其妻子得到了人类生态学基金会的资助,这能让他们环游世界,讨论凯利的理论同国际问题的关系。1965年凯利接受了布兰迪斯大学的一个职位,在那里同马斯洛短暂地共事过。凯利于1967年3月6日去世,享年62岁。他的荣誉包括任美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分会主席及咨询心理学分会主席。他也曾领导过美国职业心理学督察协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Pro-

fessional Psychology),这是个旨在提高职业心理学质量的组织。

建构选择论 凯利认为科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不确定性;由于他认为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所以他说人人都像科学家。但科学家建立试图用来预测未来事件的理论,而非科学家则建立用来预测未来事件的**建构体系**。如果科学理论或个人的建构体系有效的话,它就能预测未来,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科学理论和建构体系都在经验上被检验。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检验并修改它们,直到它们预测未来事件或经验的能力令人满意为止。在凯利看来,构念就是一个言语标签。例如:

与人初次见面时,我可能用“友好的”这个构念来推想他。如果这个人接下来的行为与“友好的”这个构念相符,那么用这个构念预测他的行为是有用的。如果这个新认识的人表现出不友好的行为,那么就要用别的构念推想他,或者用友好—不友好构念中的另一端推想他。构念是用来预测未来的,所以它们必须符合现实,这一点很重要。这到一个与现实紧密符合的构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尝试错误的问题。(Hergenhahn & Olson, 1999, p. 436)

凯利的**建构选择论**的概念,使他明确地与存在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凯利认为人在与世界交互作用时,是自由地选择所用的构念的。这意味着人能用几乎无穷无尽的方法来看待和解释事件,因为推断事件是个人之事。人既没有必要成为过去的牺牲品,也没有必要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所有的人都能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自由地看待事情:

我们所持的立场是,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时总有一些可供选择的**其他构念**。人没有必要把自己陷入困境;人没有必要完全陷于环境包围;人没有必要成为他过去的牺牲品。(Kelly, 1955, p. 15)

凯利认为,使人们变得相似的不是共同的经验,而是他们如何解释事实。如果两个人在对待世界时使用差不多相同的个人构念,那么不管他们的经历是多么相同或不同,他们仍是相似的。凯利还认为,为了真正地**了解他人**,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如何解释事情的。换句话说,我们必





须知道他的期望,然后我们才能按照这些期望选择我们的行为。如果这个过程是相互的,那么最深层次的社会交互作用就发生了。

凯利与法兴格 尽管凯利的思想本质上是存在主义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直接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或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然而,他熟知法兴格的虚构哲学。尽管法兴格的哲学与凯利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见 Hermans, Kempen & van Loon, 1992),但两者都强调**命题思想**,或者说对理论进行试验,看它们走向哪里。517
关于法兴格,凯利(1964)说到:

上个世纪末,一位德国哲学家法兴格开始提出一套他所称的“虚构哲学”的哲学体系。在他提出的这个思想体系中,上帝和现实被更多地描绘成[命题]。这并不是说上帝或现实比人的意识领域里的其他东西更不确定,而只是说,人所面临的事情可能更多地以假定的方式被看待。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法兴格的立场对心理学具有特别的价值。至少,它让我们追寻这个主题——它可能正是法兴格建议我们走的路。(p. 139)

下面的陈述很好地概括了凯利对命题思想重要性的确信,并例证了他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密切关系:“不管本质可能是什么,也不管探索真理的结果如何,我们现在面临的事件服从于我们的才智所设计出的大量构念。”(1970, p. 1)

固定角色治疗 凯利的治疗方法反映了他这样的信念,即心理问题就是**知觉问题**,而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以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凯利常常在治疗开始时要求患者写一份**自我性格描述**,而这份描述向凯利提供了一些关于患者如何看待他自己、世界以及他人的信息。接着,凯利会创造一个角色,要求患者扮演两周。这个角色的性格与那个患者的自我性格描述显著不同。患者成了演员,而治疗师成了配角。凯利把这种治疗患者的方法称为**固定角色治疗**。他希望这个程序能帮助患者发现看待其生活的其他可能的方式:

我所说的是,与其说他是他以为的那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他冒险成为的那个人。为了实现这个飞跃,他要做的不仅是揭示自我,他还必须冒险经历一些混乱。然后,一旦他确实看到一种

不同的生活,他就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克服这种因威胁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瞬间,因为正是在这一片刻他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感到疑惑——他是过去的他还是将要成为的他。(Kelly, 1964, p. 147)

作为配角,治疗师必须帮助患者处理这一危险时刻,然后提供能证实患者新的构念系统的经验。凯利认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已经失去了假装(make-believe)的能力,而治疗师必须帮助患者恢复这种能力。

60年代有许多关于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讨论,而凯利的建议则恰恰相反。

近来人们在大量谈论着成为自己。成为自己被认为是有利于健康的。然而,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别人呢?这对我而言是令人费解的。我猜想这意味着一个人不应该努力成为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沉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我更要说,如果我们决定成为我们所不是的某种类型,将过得更好。当然,我不能肯定我们将过得更好——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生活将更有趣。(p. 147)

战后,凯利成为临床心理学中的一大势力,但他的学说在美国的影响力却变小了。然而,在英国,凯利的学说变得极为流行,即使在其逝世后也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弟子巴尼斯特(Bannister, D.)的努力。大多数由英国心理协会批准的临床计划仍需要凯利的理论(Jankowicz, 1987, p. 483)。在美国,凯利的理论再次流行,特别是在工业—组织心理学领域(Jankowicz, 1987)。凯利的理论还用于其他领域,它们包括:友谊的形成、发展心理学、知觉、政治科学和环境心理学(Adams-Webber, 1979; Mancuso & Adams-Webber, 1982);抑郁与自杀(Neimeyer, 1984; Parker, 1981);强迫观念与行为障碍(Rigdon & Epting, 1983);药物与酒精的滥用(Dawes, 1985; Rivers & Landfield, 1985);儿童期的障碍(Agnew, 1985);对死亡及身体疾病的恐惧(Robinson & Wood, 1984; Viney, 1983, 1984);冲突中的夫妻(Neimeyer & Hudson, 1984);及其他的关系障碍(Leitner, 1984; Neimeyer & Neimeyer, 1985)。





纳迈和杰克逊(1997)就凯利的生活、其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当代心理学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份简短、但信息丰富的概述。

人本主义心理学

亚伯拉罕·马斯洛



有些人提出阿德勒应该被认为是第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因为他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应具有极大的社会兴趣,而他的创造性自我概念强调,成为怎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阿德勒的理论确实与后来那些被称为人本主义的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使人本主义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的正式分支。

1908年4月1日,马斯洛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父母是俄裔犹太移民。马斯洛回忆父亲喜欢威士忌、女人和打架(Wilson, C., 1972, p. 131)。马斯洛

不喜欢他父亲,但最终与他和解。然而,他没有与母亲和解,终其一生恨着他的母亲:

[马斯洛]成年后对她的恨都没有减轻,从未与她达成哪怕是最小的和解。他甚至拒绝出席她的葬礼。他描述罗斯·马斯洛是个冷酷、无知、充满仇恨的人,她是如此的毫无爱心以至于几乎逼疯她的孩子们。在所有马斯洛提及母亲的话里没有一句表现出温情或爱,一些话是在她有生之年就公开说的。(Hoffman, 1988, p. 7)

有趣的是,正是对母亲的恨激发了马斯洛去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去世前不久,马斯洛在其私人日记里作了如下评论:

我总是在想我的空想主义、道德压力、人文主义、对仁慈、爱、友谊的强调及其他观念来自哪里。我确切地知道,这是没有母爱的直接后果。但推动我的生活哲学及所有研究和理论的整个力量,都植根于对她所代表的一切东西的憎恨和反感。(Lowry, 1979, p. 958)

他与父母的关系冷淡,而且又是社区里唯一的犹太男孩,所以马斯洛非常孤独、非常害羞,他只能逃避到书本和学习中。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于是他进入了纽约的城市学院。就读城市学院期间,他曾努力满足父亲的期望,为成为律师而进入法学院。然而,由于不适合法学院的学习,一天晚上,他走出了教室,却永远地把书本留在了那里。在城市学院成绩平庸,他便转入康奈尔大学向铁钦纳学习心理学的基础知识。然而,铁钦纳的心理学方法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康奈尔大学只呆了一个学期,他就转回城市学院;部分原因是为了距离他深爱的大表妹伯莎·古德曼(Goodman, B.)近些。1928年,当他20岁、她19岁时,他们结婚了。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在婚前,马斯洛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伯莎去那儿与他相聚。根据马斯洛自己的记录,他的生活是直到他和伯莎搬到威斯康星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19

现在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斯洛最初沉迷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并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人类问题及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当他与伯莎有第一个小孩时,他从沉迷中醒来:

我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它使得我曾沉迷过的行为主义看起来如此愚蠢,以至于我不能再忍受下去。那真是晴天霹雳,从而使万物平静……我震惊于这种神秘及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面对所有这些事,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及脆弱。我要说的是,任何有过一个孩子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位行为主义者。(Hall, 1968, p. 55)

他先后于1930年、1931年和193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生,马斯洛成为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哈洛(Harlow, H.)的第一个博士生。马斯洛的博





士论文是关于猴子群落支配性的建立。他注意到支配性更多地与内部信任而不是与身体力量有关,这个观察可能影响了他后来建立的理论。在此期间,马斯洛也注意群落中的性行为与支配及顺从有关,因而他怀疑人类的性行为是否也是这样,这是他不久之后将要探索的一种可能性。在拿到博士学位后,马斯洛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而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桑代克的研究助手。此外,他开始了人类性行为的研究,采访男女大学生的性行为。但不久他放弃采访男性,因为他们往往在其性行为上撒谎(Hoffman, 1988)。在著名的金赛研究前数年,马斯洛就为我们对人类性行为的了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他在这个研究中所发展出的面谈技巧,为他后来研究心理健康个体的性格作好了准备。

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一年半后,马斯洛去了布鲁克林学院,并直到1951年才离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斯洛住在纽约,这使他有接触许多著名的欧洲心理学家,他们是为了逃避纳粹的恐怖政治而来到美国的。这些人包括弗洛姆、惠特海默、霍妮和阿德勒。马斯洛常常去参加星期五晚上阿德勒在家中举办的研讨会。同时,马斯洛也结识了著名的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Benedict, R.)。马斯洛非常渴望了解本尼迪克特和惠特海默,他认为他们是真正优秀的人。而正是这种关注使马斯洛发展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1951年,马斯洛接受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职位,正是在这儿,马斯洛成为第三势力心理学的领袖。1968年由于对学术生活兴趣减弱及身体状况欠佳,马斯洛接受了Saga管理公司提供的研究员职位。霍夫曼(1988)描述了这个职位的待遇:

劳夫林[Saga公司的主席兼董事长]愉快地告知马斯洛,已为他准备了职位。他准备为马斯洛提供一个两到四年的承诺,条件如下:一份丰厚的薪水,一辆新车,一个专为马斯洛设计的、附带全套秘书服务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位于斯坦福大学郊区、Saga公司吸引人的校园式总部。马斯洛需要做什么来回报呢?他什么也不需要。做。(p. 316)

马斯洛接受了职位,并且就像广告所说的那样,如愿地自由思考、写作。他很享受这种自由。然而,1970年6月8日,马斯洛在慢跑时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享年62岁。

主要由丁马斯洛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于1961年创办; 520
1962年美国入本主义心理学会建立,布根塔尔(Bugental, J. F. T.)任
第一届主席;1971年美国心理学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建立。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信条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人本主义范
式下的共同的信条如下:

1. 研究非人类的动物对研究人没有什么价值。
2. 主观实在是人类行为的主要指引。
3. 研究个体比研究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更有意义。
4. 主要精力应用于发现那些能拓展并丰富人类经验的事。
5. 研究应该寻找那些能帮助解决人的问题的信息。
6. 心理学的目标应该是完整地阐述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这个阐述包括语言的重要性、评价过程、人的所有情感及人们寻求并获得生活意义的方式。

彪勒(Bühler, C. R., 1893—1974)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的创
始会员,并在1965—1966年间担任主席。彪勒(1971)出版了一篇有
影响力的关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形势报告,详细说明了上述几个信
条,并展示了这些主题与创造力、教育及心理治疗的关系。

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那种心理学应该全部合乎科学的观点,而
是把人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试图把人还原为习惯、认知结构、
或刺激—反应联结的做法都会导致对人性的曲解。马斯洛(1966)认
为,心理学家常常用科学的方法使他们同人性中诗意的、浪漫的及精
神的方面相隔绝:

简要地说,我认为科学及一切科学的事物可能且常被用来当
作一种工具,以服务于扭曲的、狭隘的、拘谨的、禁欲的、不带感情
的、不圣洁的、非神圣的世界观。这种非神圣化被用来抵御丰富
的情感,特别是用来抵御谦逊、尊敬、掌握、好奇及敬畏。(p. 139)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断然反对以预测及控制人的行为为目标,而





这是许多具有科学倾向的心理学家所接受的：

如果说,人本主义的科学除了对人之奥妙完全沉醉并享受其中之外还有别的目标,那就是把人从外部控制中解放出来,并使他更少受到观察者的预测(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力、更由内部决定),即使他更会受到自己预测的影响。(p.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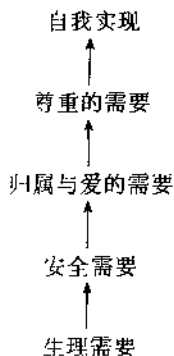
此外,人不只是物体,因此物理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人的研究没有关系。同样地,精神分析关注对有心理障碍个体的研究,创造出一种“残缺的”心理学:“越来越明显的是,研究残缺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不健康的标本只会产生出一种残缺心理学及残缺哲学。”(Maslow, 1970, p. 180)马斯洛认为,杰出人物的生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没有心理障碍。为便于理解,必须直接研究杰出人物:

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身体健康。任何值得注意的动机理论要论及的人,应当是最健康强壮的,而且能防御精神残缺。(Maslow, 1954/1987, p. 14)

马斯洛的意思不是说心理学应该停止科学化或停止研究并停止试图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而是说这些努力只说明了部分问题。除此以外,心理学还需要去试着了解那些正在充分挖掘潜能的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人是怎样思考的,是什么激励了他们。因而, 521
 马斯洛花了大部分精力去试着了解杰出人物。

需要层次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按层次排列的。越是低级的需要,就越基本,越与动物的需要相似。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需要是分层次的,因此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级的需要,他就要开始涉及较高级的需要。当一个人的生理需要(如饥饿、渴和性)被满足后,他就要开始涉及安全需要(抵御自然、疼痛及意外的危险);当安全需要被合理满足后,他就开始涉及归属和爱的需要(爱及被爱的需要,与有关的人分享生活的需要);当归属和爱的需要被满足后,他就会考虑尊重需要(为人类的幸福作出公认的贡献);如果尊重需要被满足,他就要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可用下图表示:



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就是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潜能：

就动机状况而言，健康人已充分满足了他们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及自尊的基本需要，因此他们主要受到自我实现需要的驱动。自我实现就是不断实现潜能、能力和天赋；就是使命（或召唤、命运、天命、天职）的完成；就是更充分地认识、承认一个人的内在天性；就是个人内部不断趋于统一、整合或协同的过程。（1968，p. 25）

作曲家必须作曲，画家必须画画，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无法安静。他们能够成为什么，就必须成为什么。他们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种需要我们可称为自我实现。（Maslow, 1954/1987, p. 22）

自我实现这一概念至少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亚里士多德所指的自我实现是物种表现，是特性或本质的固有倾向。例如：一粒橡树籽有长成橡树，表现出橡树特性的固有倾向。荣格把自我实现概念再次引入现代心理学。荣格与后来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实现有着明显不同。在荣格、马斯洛和罗杰斯（后面我们将提到）看来，自我实现指的是个体潜能的实现，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物种潜能的实现。

因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潜能是不可能的，所以马斯洛把那些层次性需要已得到充分满足的人看作自我实现的人（下面简短列出了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征）。

越是高级的需要，力量也就越微弱。也就是说，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有一段长期的进化历史，因而力量是很强大的；而较高级的爱、





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比较“新”，并且为人类所特有，因此它们没有一个坚实的生物基础。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满足很容易被干扰。一个人要求满足的需要层次越高，这种情况就越容易发生。所以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尽管这种需要是内在的——是很容易被干扰的。就自我实现，马斯洛说：“这种内在本性不像动物的本能那样强大、不可抗拒、清楚明白。它是微弱的，脆弱的，微妙的，易被习惯、文化压力及错误态度压倒。”(1968, p. 4)

522

然而，尽管所有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内驱力(作为人发挥他的全部潜能)，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发生如此罕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要求非常真实地认识自己，而大多数人害怕这种认识：

我们对自我认识的害怕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知识，对自我的认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形象……尽管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感到好奇——他们也害怕知识。知识与个人越接近，他们就越害怕。(p. 16)

与害怕自我认识有关的术语是**约拿情结**，马斯洛(1971)把它定义为“对自身优点的恐惧……对自己命运的逃避……对自己天才的回避”(p. 34)。马斯洛认为，人们常常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成功，这种害怕，与对自我认识的害怕一样，会妨碍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斯洛认为心理学强调研究低等动物及心理障碍者的时间太久了。为纠正这种情况，他研究了许多他所认为的自我实现者。在这些人中有爱因斯坦、施韦策(Schweitzer, A.)、弗洛伊德、亚当斯(Addams, J.)、詹姆士(James, W.)和林肯。马斯洛总结出自我实现者具有如下特征：

1. 他们能准确、全面地洞察现实。
2. 他们对自己及他人表现出极大的接纳。
3. 他们表现出自发性和自然性。
4. 他们有独处的需要。
5. 他们独立于环境与文化。
6. 他们以持续新奇的眼光欣赏事物。
7. 他们经常经历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马斯洛(1954/1987)把

高峰体验描述为：

感到视界被无限地打开；既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同时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感到巨大的狂喜、惊奇与敬畏；感到失去了时间与空间；最后，相信发生了某种极为重大和有价值的事，使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在这种经验中得到了改造和加强，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p. 137）

8. 他们关心全人类，而不只限于朋友、亲属和熟人。
9. 他们往往只有少数几个朋友。
10. 他们有强烈的道德感但并不一定接受传统的道德标准。
11. 他们具有良好的、善意的幽默感。
12. 他们富有创造力。

尽管马斯洛(1954/1987)认为自我实现者都是杰出人物，但他也指出他们并不是毫无缺点的。

自我实现者有许多人类的小缺点。他们也有憨直、挥霍或轻率的行为习惯；他们会无聊、固执、易怒。在他们身上也决不是没有一点浅薄的虚荣、骄傲，偏袒自己的成果、家庭、朋友和子女。他们常常大发脾气。

他们有时也会表现出令人吃惊和难以想像的冷酷无情。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同一般的强者，这使他们有可能在需要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冷酷无情。一个男人发现长期信任的好友不忠诚，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并断然终止这份友情。一个女人嫁给了她不爱的人，当她决定离婚时，处理得非常果断，近似无情。一些人能从亲近的人死亡的悲痛中迅速恢复过来，似乎到了无情的程度。（p. 146）

523

缺失性动机，存在性动机与知觉 如果一个人在除自我实现之外的任何一个需要水平上发挥机能，都可以说是受缺失性动机所驱动。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寻找特定的东西来满足他特定的需要，他的知觉受需要的指引。乔拿德(Jourard, S. M.)这样描述**需要指引的知觉**(也叫**缺失性知觉**或**D知觉**)：“需要指引的知觉是高度集中的探照灯，把光投到这儿或那儿，以寻找能满足需要的物体，忽视任何





与需要无关的东西。”(1974, p. 68) **缺失性动机(D 动机)**产生了需要指引的知觉。

与大多数心理学家不同,马斯洛所关注的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那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达到自我实现的人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不是受**缺失性动机**激励,而是受**存在性动机(B 动机)**的激励。**存在性动机**包括接受生活中更高的价值,如美、真理和正义。受存在性动机激励的人也能够给予存在性的爱。不像缺乏性的爱,存在性的爱是不具占有性、不会满足的。与缺乏性知觉不同,**存在性知觉(B 知觉)**不在环境中寻找特定的事物。因而,用 B 知觉同世界交流的人比用 D 知觉同世界交流的人更容易接受更为广泛的经验。

超个人心理学 在晚年,马斯洛开始思考一种新的超越个人经验的心理学。这种**超个人心理学**构成了第四势力,它关注的是人性的神秘、迷醉或精神的方面。马斯洛在其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1968)的序中,描述了他的第四势力心理学观点:

我认为人本主义的、第三势力的心理学是过渡性的,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第四种心理学的准备阶段,后者是超个人的、超人类的、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中心的、超出人性、同一性、自我实现……这些新发展可能很好地为许多淡泊绝望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确实、有用而行之有效的手段,以满足他们“受挫的理想主义”。这些心理学有希望发展为生活哲学、宗教代替物、价值体系和生活计划,这些都是人们一直缺失的。没有超越,不能超越个人,我们就会变得病态、狂暴和虚无,要不然就会变得失去希望和冷漠。在某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和非教会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某种“比我们更大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pp. iii-iv)

马斯洛在世时见过萨蒂奇(Sutich, A. J., 1910—1976),后者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的创始编辑,还在 1969 年创办了《超个人心理学杂志》。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作为该杂志的首篇文章发表。超个人心理学与非西方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有许多共

同点。例如,都把沉思作为一种与更高级的意识状态相联系的方式。于是,许多对神秘学和通灵学感兴趣的人被吸引进入人本主义心理学,特别是超个人心理学。也许因为这些论题通常被放在科学领域之外,所以美国心理学会强烈反对成立超个人心理学分会的申请。

马斯洛获得了许多荣誉,这包括当选为 1967—1968 年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70 年去世时,马斯洛的思想不仅对心理学有影响,还对其他领域,如医学、市场营销、神学、教育学和护理学产生了影响。

卡尔·罗杰斯



卡尔·罗杰斯 (Carl Rogers, 1902—1987) 1902 年 1 月 8 日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芝加哥近郊),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四。他与母亲的关系比与父亲的关系更亲近,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土木工程师,常常不在家。在富裕的橡树园,罗杰斯与海明威(Heimingway, E.)以及著名建筑师赖特(Wright, F. L.)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罗杰斯认为他的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彼此非常虔诚。家庭外的友谊是

524

不被支持的:
我想,对家庭以外的人的态度可大致地概括为这样:别人以我们家所不认同的令人怀疑的方式行动。他们中的许多人玩牌、看电影、抽烟、喝酒,或忙于别的事情——一些下流的事。所以对待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容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与

他们保持任何亲密的联系,过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Rogers, 1973, p. 3)

无疑,罗杰斯在学校里很孤独,他和马斯洛一样,到书本中寻求慰藉,阅读任何他能拿到的书,包括百科全书和字典。罗杰斯 12 岁时,全家搬到一个农场,在芝加哥以西 25 英里的地方。搬家是为了





给家庭提供一个更有益、更虔诚的气氛。他的父亲一直认为农场应该科学地经营,因而罗杰斯对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所有他能读的关于农业实验的书籍。罗杰斯终生都保持着这种对科学的兴趣,尽管他从事的是心理学中比较主观的领域。罗杰斯高中毕业时打算做农民,所以在1919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时选择了农学。刚进大学时,罗杰斯积极参与教会活动。1922年他被选中参加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这六个月的旅行中,罗杰斯首次接触了来自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罗杰斯写信给父母,申明他要脱离他们保守的宗教,而随即他感染了溃疡,入院治疗了几个星期。

回到威斯康星大学后,罗杰斯从农业转向历史专业。1924年他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他娶了青梅竹马的恋人埃利奥特(Elliott, H.),并与她有了两个孩子。婚后不久,罗杰斯就与妻子搬到了纽约,并进入联合神学院学习,同时还选修了相邻的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课程。在神学院呆了两年后,罗杰斯开始怀疑宗教方法是否是帮助人们的最为有效的方法。这促使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了全日制的学生。他于1928年获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儿童人格适应的测验。

获得博士学位后,罗杰斯去了位于纽约罗彻斯特的社会儿童研究中心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工作,他曾在那里作为会员攻读博士学位。罗杰斯在这里有一些经历,这使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心理治疗方法。例如,受过传统心理治疗训练的治疗师占了主流,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对问题原因的“洞察”,然后与患者分享这个洞察。最初,罗杰斯遵循这个程序:在一个案例中,他将儿子的违法行为归结为母亲抛弃儿子。但这位母亲却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罗杰斯(1961)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最后我放弃了。我告诉她,尽管我们都尽了力,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她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们握手,结束了面谈。她走到门口,然后她转过身来问我:“在这儿你为成人咨询吗?”当我给予肯定的答复时,她说:“那么,我想要帮助。”她坐到刚才的

椅子上,开始倾诉她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她与丈夫间糟糕的关系、她的失败感及困惑感。所有她说的都不同于她之前所给的贫乏的“个案史”。那时,真正的治疗才开始。

这次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帮助我体会了一个事实(后来才全面认识)。这就是,来访者知道哪里受到伤害、应走向何方、什么问题是关键及什么经验被深深地遗忘了。我开始意识到,在治疗过程中我将更好地依靠来访者指引方向,除非我需要证明自己聪明和博学。(pp. 11~12)

当罗杰斯任职于儿童研究中心时,他写了第一部著作《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1939)。这本书的出版使俄亥俄州立大学向他提供了一个学术职位。虽然罗杰斯不愿离开临床环境,但当俄亥俄州立大学同意聘他为正教授时,他决定在 38 岁开始自己在学术界的新生涯。在俄亥俄,罗杰斯在其至今仍然很有名的著作《咨询与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新概念》(1942)中,传达了他自己关于治疗过程的想法。人们广泛认为这本书描述了第一个替代精神分析的主要的方法。罗杰斯的心理治疗方法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需要诊断、寻找障碍的原因并把障碍归为一个名称。他也拒绝像精神分析师那样,称有障碍的个体为“病人”,在罗杰斯看来,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是“来访者”。吉德林(Gendlin, 1988)说,罗杰斯提出的替代精神分析的方法不亚于“一场反对巨大权威的战争”。(p. 127)

为了对付这场战争,1944 年罗杰斯离开了俄亥俄州,去纽约任联合服务组织(the United Services Organization)咨询服务主任。一年后,罗杰斯出任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咨询主任。在芝加哥的 12 年里,罗杰斯写了《来访者中心疗法:它的当前实践、含义和理论》(1951),它被认为是罗杰斯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标志着罗杰斯心理学方法的改变。最初,他的方法是非指导性的,认为在一个积极的治疗气氛中,来访者将会自动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当罗杰斯认识到,治疗师必须积极尝试理解并接受来访者的主观现实才能取得进度,治疗就变成了以来访者为中心。也正是在芝加哥大学,罗杰斯和他的同事首次客观地测量了心理治疗的效果。





为了测量治疗的效果,罗杰斯使用了一种 Q 技术(也叫 Q 分类技术),它是由接受英国训练的研究者斯蒂芬森(Stephenson, W., 1953)创造的。罗杰斯的这一技术要求来访者描述他们此刻的自我(真实自我)和他们想要成为的自我(理想自我)。以这种技术测量两个自我就能测定两者的相关度。通常,当治疗开始时,两者间的相关是很低的,但如果治疗有效,它就会变得很大。也就是说,真实自我越来越接近理想自我。用这种技术,在治疗时或治疗后的任何时候治疗师都能测定其治疗程序的效果(例子参见 Rogers, 1954; Rogers & Dymond, 1955)。

1957 年罗杰斯回到威斯康星大学,接受了心理学教授和精神病学教授的职位,并为解决这两派的分歧做了很多事。1963 年罗杰斯进入位于加州拉霍亚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WBSI)。在 WBSI, 罗杰斯对交朋友小组和敏感性训练越来越感兴趣,对个体治疗的兴趣则减弱了。晚年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1968 年,罗杰斯和他的 75 个同事辞职离开了 WBSI,在拉霍亚成立了人类研究中心。罗杰斯在这儿继续从事交朋友小组的工作,但他的兴趣已扩展到教育及国际政治领域。1985 年他组织了维也纳和平计划,把 13 个国家的领导人召集到一起。1986 年,他主持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和平研讨会。而后,罗杰斯继续从事这些工作和其他的事情,直到 1987 年 2 月 4 日死于髋部外科手术后的心脏病突发。

罗杰斯获得过许多荣誉。他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 1946—1947 年度的主席。1956 年他同 K·S·斯彭斯、W·苛勒一起获得第一届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这使他感动地流下眼泪,因为他以为与他同行的心理学家认为他的工作是不科学的:“当我被叫到获奖的时候,我的喉咙哽咽了,眼泪流了下来。”(Rogers, 1974, p. 117) 1972 年罗杰斯获得美国心理学会的杰出专业贡献奖,这使他成为美国心理学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两项奖(杰出科学贡献奖和杰出专业贡献奖)的人。

罗杰斯的人格理论 在其他人的竭力要求下,罗杰斯发展了一套人格理论来说明他在治疗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其理论基础在他就

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演讲(Rogers, 1947)中首次被提出,后来在他的《来访者中心疗法》(1951)书中加以拓展。对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陈述出现在名为《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的理论在来访者中心框架中的发展》一章中(Rogers, 1959)。

与马斯洛一样,罗杰斯假定人有一种朝向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如果人们把这个实现倾向作为生活的参考框架,他们将很有可能过上美好生活并最终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能。这样的人是按照**机体评价过程**生活的。运用这个过程,人接近并保持符合实现倾向的经历,终止并避免不符合实现倾向的经历。这样的人受他自己真实的情感所驱使,过着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本真生活——也就是说,其生活受个人真实的内心情感所驱使,而不是受别人强加的道德、信仰、传统、价值或习俗所驱使。在这里我们看到罗杰斯重申了卢梭的观点,即把个人情感作为首要的活动指导。在下面的引文中(Rogers, 1961),我们看到卢梭的浪漫主义哲学(见第七章)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哲学之间高度的相似: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认识并研究的一件基本的事情是:当感到某件事似乎有价值或值得一做,那它就值得做。换句话说,我认识到我对一种情况的全部机体感觉比我的理智更令人信赖。

别人认为我正在走的职业生活的方向是愚蠢的,对这个方向我也有许多怀疑。但我从未后悔自己转到“感到正确”的方向上,尽管那时我常常感到孤独和愚蠢……体验对我来说是最高权威的……无论是《圣经》,还是先知,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研究,无论是上帝的启示,还是人的发现,都没有我自己的体验重要。(pp. 22-24)

不幸的是,罗杰斯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按照他们最内在的情感(机体评价过程)生活。因为我们童年的**积极关怀的需要**,问题产生了。积极关怀指的是儿童生活中接受来自相关之人的温暖、同情和接纳等等。如果无保留地给予儿童积极关怀,问题就不会产生。但通常,情况却不是这样。父母(或其他有关的人)只在儿童按某种方式表现或思考时,才给予积极关怀。**这建立了有价值的条件**。不久,





儿童就发现,为了得到爱,他们必须在生活中按与其有关之人的价值 527
观来行动和思考。当儿童逐渐内化那些价值观时,那些价值观就取代了作为生活向导的机体评价过程。只要人们按照别人的价值观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实情感生活,体验就会被修改,而本应符合机体评价过程的经验就会被否定:

为拥有父母的爱,儿童把那些他不曾真正经历过的价值观作为他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觉。然后,他拒绝注意与这些融合物相抵触的机体经验。因此,他的自我概念包含了虚假的部分,这些成分不以他的经验为基础。(罗杰斯,1966,p.192)

罗杰斯认为,只有一个方法能避免强加给人的有价值的条件,那就是给予他们无条件积极关怀。在无条件积极关怀中,人是因为他们真实的情况而受到喜爱和尊敬的,因此不需要去否定或扭曲某些体验。只有经历过无条件积极关怀的人才能成为机能完善者:

如果个体只经历无条件积极关怀,那么有价值的条件就不会发展,自我关怀将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怀需要与自我关怀需要不会与机体评价不一致。个体将会继续心理上的调整,达到功能完善。(Rogers,1959,p.224)

当有价值的条件取代机体评价过程作为生活的向导时,人就变得不一致了。罗杰斯所说的失调者在本质上同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非本真的人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不再忠实于他自己的情感。罗杰斯把失调看成是心理障碍的原因,因此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克服有价值的条件,再次按照机体评价过程生活。罗杰斯(1959)把这个目的描述如下: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人的基本疏离。他对自己,对他自己天然的机体评价系统经验不诚实。为了维持别人的积极关注,他歪曲一些他所经历过的价值,用别人对这些价值的评价来知觉他们。这甚至已经不是一个意识选择了,而是一个自然的——悲剧的——幼年发展。心理成熟的发展道路,治疗的方法,就是消除这个人的功能疏离,消除有价值的条件,达到一个与经验一致的自我,并作为一个行为的调整者恢复一致的机体

评价过程。(pp. 226—227)

当人们按照他们的机体评价过程生活时,他们的心理功能是和諧的。心理功能和谐者与自我实现者的生活方式有许多相同之处。

罗杰斯十分重视这样一个事实:除治疗者和来访者的关系外,其他关系也能促进个人成长。罗杰斯(1980)阐述了促进个人成长的关系的条件,那些条件是哪类关系的特点:

为了达到促进成长的气氛,必须有三种条件。这些条件适用于我们所说的治疗者和来访者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领导与团体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及管理者与职员的关系。事实上,这些条件适用于任何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人的发展是其目的。第一个要素被称为真诚、真实或一致。创造改变的气氛的第二个重要态度是接纳、关心或重视——我们称之为“无条件积极关注”。第三个促进关系的条件是同理心。这种敏感的、积极的倾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我们思考我们听到的事,但我们很少全身心地去看。然而,这种非常特别的倾听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改变力量。(pp. 115—116)

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已被应用到许多领域,如:宗教、医学、法律的执行、民族与文化关系、政治、国际冲突、组织发展(Levant & Schlien, 1984);教育(Rogers, 1969, 1983);婚姻(Rogers, 1972);个人权力(Rogers, 1977)和未来(Rogers, 1980)。

在第二十章里我们将对罗杰斯对于职业心理学的贡献作更多的阐述。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比较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许多共同点使他们常常被概括为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或被简单的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下面就是他们的共同点。

1. 人有自由意志,所以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2. 研究人的最恰当的方法是研究完整的主观经验的现象学。





3. 要理解人,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任何形式的元素论都是对人性的歪曲。
4. 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任何对于动物的认识都不能用来认识人。
5.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因此对一个人的认识不能用来认识其他人。
6. 享乐主义不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人不是趋乐避苦的,人追寻的是以个人成长为特征的、有意义的生活。
7. 本真生活比非本真生活好。
8. 因为人有诸如自由意志这类独特属性,所以不能用传统的科学方法来对人进行有效的研究。也许人能被客观地研究,但这需要创建一门新的、独一无二的人文科学。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人性的假设。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根本上是善的,因此如果把他们置于一个健康的环境,他们将自然而然地与别人和谐生活。因为在人本主义者看来,生命最主要的动机是实现倾向,它是内在的,并持续地驱使人做那些有利于自我实现的行为。另一方面,存在主义者把人性看成既善又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来就有的唯一属性就是:选择我们存在性质的自由。这就是萨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这句名言的含义。萨特(Sartre, 1905—1980)和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在出生时是没有本质的。作为一个独特的人,我们自由地选择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成为自己的选择:“人除了做他自己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首要原则”(Sartre, 1957, p. 15)。我们能运用我们的自由创造任何我们所希望的生活,无论它是好还是坏。存在主义者认为生命的主要动机是通过有效的选择创造意义。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意义就不值得生活,但如果有了意义;人就能忍受任何情况。弗兰克尔引用尼采的话:“知道了为什么而活的人,无论怎么活他都能忍受”(1946/1984, p. 12)。弗兰克尔认为人只有一种驱动力,那就是他所谓的“意义的意志”(will to meaning)。(1946/1984, p. 121)

通常,人本主义者对人性的观点使他们对人及其未来抱乐观的态度。他们说,如果社会能与我们的本性相符,人们就能和谐生活。存在主义者比较悲观。因为他们认为,人并没有内置的指导系统,人只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不幸而责备上帝、父母、遗传或环境,而只能责备我们自己。这个责任常常让自由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福祉。人们并不常常运用他们的自由,而是按照别人的价值进行选择。弗洛姆(1900—1980)在其著作中 529 说,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时常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逃避它,他们使自己隶属于其他人或事来减少或去除他们的选择。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与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存在主义者认为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是非常重要的。在实现丰富充实的生活之前,人必须专心处理这一事实,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不会太多地去研究死亡对人的存在的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区别的更多阐述参见德卡瓦胡(DeCarvalho, 1990)的著作。

· 评 价

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作为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抗议而开始的。行为主义过于关注人与动物的相似性。抗议者认为行为主义关注不重要的行为,忽视或极度轻视人独特的心理与情感过程。精神分析关注变态个体,强调无意识或性驱力,忽视那些主要动机为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健康个体。一般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批评科学心理学,因为它模仿物理科学的模式,采用决定论,试图从事件的类型中去寻找法则。科学心理学也把个体的独特性(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很重要)看作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们只关注普遍的规律,而且由于科学与有效的测量是息息相关的,因而科学心理学在研究中排除了许多重要的人的属性,仅仅因为它们很难测量。被他们排除的有这样一些过程,如意志、评价和寻找意义;被他们排除的也有这样一些情感,如爱、内疚、绝望、幸福和希望。





批评

人本主义心理学本身也受到批评,这丝毫不让人奇怪。下面提出的每一条都是它的弱点。

1. 人本主义心理学把行为主义等同于华生和斯金纳的研究。他们两人都强调环境事件是人的行为的起因,否认心理事件的重要性。然而,其他行为主义者在对行为的分析中还强调了心理事件和目的,如麦独孤和托尔曼。
2. 人本主义心理学忽视科学的累积性,认为科学心理学不关注人的高级属性。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研究这些属性。在写诗前必须先学会语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批评的科学心理学为未来研究更复杂的人类特性提供了基础。
3.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对人的描述就像数个世纪以来在诗歌、文学或宗教中的更令人称赞的人。它展现出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希望,但并不被较客观的心理学所累积的事实所支持。我们不应该只因为我们不喜欢事实而忽视事实。
4. 一般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批评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科学心理学,但这三种心理学已为改善人的状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换句话说,它们所做的事正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
5. 如果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把传统的科学方法论作为评价人性假设的手段,那应该以什么方法取而代之呢?如果仅仅用直觉或推理,这个事业就不应被称为心理学,而应更确切地称之为哲学甚至是宗教。研究人的人本主义方法常常被看 530 成是倒退回过去的前科学心理学。
6.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反对动物研究,舍弃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对人的认识来源。不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人的行为,这充其量不过是倒退。
7.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用的许多术语和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他们公然反对清晰的定义及证实。即便是人本主义心

理学的定义,也是混乱的。M·惠特海默(1978)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许多人本主义心理学著作以及美国心理学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的纲领中查阅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定义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很难挑剔这样一些目标,如本真、实现每个人天生的潜能、建立真诚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完全认识我们最内在的情感及拓展我们的意识,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转述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如果你问两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什么,你至少可能得到三种互相矛盾的定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明确定义甚至不能让一小部分自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人满意。(pp. 739, 743)

贡献

为公平起见,必须指出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通常并没有抱怨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及科学心理学对理解人没有作出贡献。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只是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也许,一些重要的人的属性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和科学假设来研究。正如詹姆士所说,如果现存的方法对于研究人性的某些方面无效的话,那么就应该抛弃那些方法,而不是那些人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不想抛弃科学的探究,他们想拓展我们的科学观,使科学探究能用来研究较高级的人的属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拓宽了心理学的领域。现在,心理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研究整体。我们不仅关心人们怎样学习、思考、心理和生理怎样成熟,我们还关心人们怎样制定计划以达到目标,以及为什么人们会哭、会笑、会创造意义。许多人认为,人本主义的范式为心理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概 要

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是个喧嚣的年代,出现了一批信





奉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他们在当时构成了心理学的两大势力,但他们忽视了人的存在的重要属性。时代需要第三势力,它强调人是积极的,有创造力和有情感的一面。这个第三势力心理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和人类浪漫思想结合的产物;这个产物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叫第三势力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是现象学家。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发展了现象学,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完整的意识经验,且对这些经验的性质没有丝毫的先入之见。在布伦塔诺看来,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指向自身之外。例如,“我看到那个女孩”这个陈述。胡塞尔认为,仔细客观地研究心理现象能在哲学和科学间架设一座桥梁。除了关注意向性的那种现象学外,胡塞尔还提出了第二种现象学,即研究主观经验的本质的现象学。因此,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既能研究指向外部的心理,也能研究指向内部的心理。

531

存在主义者所用的现象学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性研究。这种研究关注人的所有知觉和情感经验,它们包括焦虑、恐惧、害怕、欢乐、内疚和痛苦。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把现象学拓展为存在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的是 *Dasein*,或者说在世。*Dasein* 指“在那儿”;但对人而言,“在那儿”意味着“存在在那儿”。存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解释和评价人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作出选择。海德格尔认为尽管人有自由意志,但仍被超出他们控制的事件抛进他们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被抛决定着这样一些事情,如人的性别、贫富状况、吸引力等等。但不管环境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利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一个人通过他的选择探索生存的可能时,积极的成长就发生了。然而,选择需要进入未知世界,这会引起焦虑。海德格尔认为,运用个人的自由需要勇气,但人只有运用个人的自由才能过上本真生活——因为人选择生活,所以他要对此负全责。如果人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他过的就是非本真生活。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一旦人理解并处理好了生命的有限性,他就能开始过丰富、充实、本真的生活。

宾斯汪格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应用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宾斯汪格把他的心理疗法称为在世分析或对人的在世方法的研究。宾

斯汪格把在世分为周围世界(物理的世界),共同世界(社会的世界)和自我世界(个体的自我觉知)。在宾斯汪格看来,每个人都通过世界观或世界设计(对生活的总体定向)接受生活经验。宾斯汪格试着了解其病人的世界设计;如果病人的世界设计被证明是无效的,他将会建议用一个潜在的更有效的来代替。与海德格尔一样,宾斯汪格认为人被抛进的那个环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被抛制造了宾斯汪格所说的存在背景。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中运用自由开始成长的。宾斯汪格认为,每个人都试着超越其存在背景,以获得超越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通过自由选择改变自己来超越当时的环境。

存在主义哲学主要被梅介绍到美国。与其他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一样,梅认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包括焦虑体验,因为本真生活必须冒险而进入未知世界。如果人不能处理好正常焦虑,他将会产生神经质焦虑,并由本真生活转向顺从的生活或过分约束的生活。此外,因为神经质焦虑的人没有运用其选择能力,他就会有内疚体验。因而,本真生活是以正常焦虑和内疚为特征的,而非本真生活是以神经质焦虑和内疚为特征的。梅认为健康人信奉神话,神话能提供同一感、团体感、支持道德价值、提供对待生活奥秘的方法。没有这些神话的人感到孤独、害怕,并常常寻求专业帮助。神话常常反映出恶魔,后者如果过分表现的话,就可能使任何人类的属性或功能变得消极。梅认为人的最独特的属性不能用传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因此如果我们要科学地研究人,就需要创立一门新的人文科学。

虽然凯利没有受过临床心理学的训练,但他得出了许多帮助情感障碍患者的方法。他发现任何促使患者重新看待自己及自己问题的东西都能导致进步。这个发现使凯利得出,心理问题实际上是知觉问题,而且他认为人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所选择的任何方式来解释自我和世界。他们通过建造一个被经验检验(或应该被经验检验)的建构系统来解释自我和世界。构念能被任意使用以解释任何情况。也就是说,人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人如何看待世界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凯利和法兴格一样鼓励命题思想——对理论进行试验,看它们走向何方。在角色固定治疗中,凯利让患者

532





写自我性格描述;然后他为患者创造一个与其人格截然不同的角色。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凯利给予患者支持和帮助。在此凯利成为了配角,帮助患者重新看待自己。一旦患者意识到看待自己、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问题的其他方法,就能取得进步。凯利认为,神经症患者失去了假装的能力,而治疗师的任务就是来恢复它。

与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不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这种看法可追溯到卢梭的浪漫主义。第三势力的创立者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如果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那么他就会要求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者过着充实的、自发的、有创造性的生活。他是由存在性动机而不是由缺失性动机驱使的。也就是说,由于这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他就不必在周围环境中寻找特定的事物。相反,他就能够全面地、开放地接受这个世界,并沉思生活中的更高价值。晚年,马斯洛提出了第四势力心理学或者说超个人心理学,它探索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强调人性中神秘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

罗杰斯认为理解人的唯一方法是去了解他是如何看待事物的——也就是说,去确定人的主观实在。这一观点发展为罗杰斯著名的来访者中心疗法,它是替代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主要疗法。罗杰斯也是第一个尝试对疗效进行量化的心理学家。在治疗过程中,他运用Q技术(或Q分类技术),这个技术在治疗过程中把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在各方面进行了比较。与马斯洛一样,罗杰斯假定存在一个内在的实现倾向。当人认识到这种实现倾向时,他就必须把机体评价过程作为生活的参照框架;也就是说,人必须用他自己内在的情感来决定经验的价值。如果人按照他的机体评价过程生活,他就是一致的人,过着本真生活。不幸的是,因为人有积极关怀需要,他们常常让有关系的人把有价值的条件加诸他们身上。当有价值的条件取代机体评价过程成为生活的参照框架时,人就变得不一致,过着非本真的生活。在罗杰斯看来,避免不一致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有关系的人中获得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以下共同点:人有自由意

志,因此能对行动负责;现象学是研究人的最为适合的方法;人必须作为整体,而不是以任何形式的部分来被研究;因为人作为一个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动物研究和人的研究毫无关系;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追寻意义是人的最重要的动机;所有的人都希望过本真生活;因为人是独特的,所以传统的科学方法不能用来有效地研究人。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认为人性是中性的,而后者认为人性本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由于我们没有内在的属性或指导系统,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存在。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自由既是一个诅咒也是一种福祉,而大多数人试图逃避它。

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批评有:把行为主义等同于华生和斯金纳的理论,从而忽视其他行为主义者的研究,其他行为主义者强调了心理事件的重要性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在研究人的复杂方面之前,未能理解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必须首先集中在人的简单方面;提供了一份没有事实证据的对人的描述;缩小甚至忽视了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积极贡献;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使心理学退回到了前科学阶段;它与哲学和宗教而不是心理学有更多的相同点;不承认动物研究的效度,忽视这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使用模糊的术语和概念,蔑视清楚的定义或证明。人本主义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主张研究人的各个方面,通过改变心理学的科学观,从而使客观地研究人的独特属性成为可能,从而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讨 论 题

1. 什么是第三势力心理学? 第三势力心理学家所看到的其他两种心理学的局限是什么?
2. 描述布伦塔诺的现象学。他提出的意向性是指什么?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又是什么?
3. 海德格尔是怎样拓展现象学的? 讨论下列海德格尔理论中的术语和概念:在世、本真、生成、责任和被抛。
4. 描述宾斯汪格的在世分析法。讨论下列宾斯汪格理论中的术





语：周围世界、共同世界、自我世界、世界观、存在背景和超越世界的存在。

5. 在梅的理论中,焦虑和内疚的关系是什么? 正常焦虑和神经质焦虑的区别是什么?
6. 在梅看来,人的困境是什么?
7. 梅认为神话对人的存在有什么作用? 是什么决定了古典神话的内容? 一些神话比另一些更好吗?
8. 描述梅所认为的为有效地研究人而建立的新的科学。
9. 为什么凯利坚持认为所有的人都像科学家?
10. 描述凯利的建构选择论和命题思想。
11. 描述凯利的心理治疗法。他所说的心理问题是知觉问题意味着什么? 凯利用什么技术来帮助重获假装的力量?
12.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信条是什么?
13. 总结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4. 为什么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这么少?
15. 列出马斯洛所找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16. 缺失性动机与存在性动机的差别是什么? 各举一例。
17. 描述马斯洛所指的超个人心理学或者第四势力心理学。
18. 罗杰斯怎样测量心理治疗的效度?
19. 罗杰斯认为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失调者? 答案中应包括对价值评价过程、积极关注的需要和有价值条件的讨论。
20. 在罗杰斯看来,唯一避免不一致的方法是什么?
21. 在罗杰斯看来,任何能促进个人成长的关系的三个主要成分是什么?
22.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23. 总结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受的批评和贡献。

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Phenomenology(现象学)

Human Science (人的科学)

Client-Centered Psychotherapy (来访者中心疗法)

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Hoffman, E. (1988). *The right to be human: A biography of Abraham Maslow*. Los Angeles: Tarcher.

Inwood, M. (1997). *Heideg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lly, G. A. (1964). The language of hypotheses: Man's psychological instrument.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20, 137—152.

Kirschenbaum, H. (1979). *On becoming Carl Rogers*. New York: Dell.

Maslow, A. H. (196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Maslow, A. H. (1971). *The fa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Maslow, A. H. (1987).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May, R. (1991). *The cry for myth*. New York: Norton.

Rogers, C. R. (1980). *A way of be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oyce, J. R., & Mos, L. P. (Eds.). (1981). *Humanistic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criticisms*. New York: Plenum.





术 语

焦虑(anxiety) 人在面对未知世界所产生的情感,比如当人沉思死亡的时候或者当人的选择把他带入了新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不体验焦虑就不可能过本真生活。

本真生活(authentic life) 存在主义者认为,自由选择、不受别人的价值观影响的生活就是本真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自己的情感、价值观和解释充当行为的引导。

生成(becoming) 本真生活的一个特征,因为本真生活的人总在变得与原来不一样。生成是人类正常的、健康的心理成长。

超越世界的存在(being-beyond-the-world) 宾斯汪格关于生成的术语。健康个体总在试图超越他自己。

存在性动机(being motivation) 马斯洛用这种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因为存在性动机不受需要的指引,所以它包含了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比如美、真理和公正。(也称为B动机)

存在性知觉(being perception) 包含“那儿是什么”的知觉,因为这种动机并不试图寻找能满足需要的特定信息。

路德维希·宾斯汪格(Binswanger, Ludwig, 1881—1966) 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应用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宾斯汪格认为,帮助情感障碍患者的先决条件就是弄清他是怎样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参见**在世分析**和**世界设计**)

弗朗兹·布伦塔诺(Brentano, Franz, 1838—1917) 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要求对有意义的、完整的心理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参见**意向性**)

有价值的条件(conditions of worth) 罗杰斯认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相关的人加诸我们身上的条件。为得到积极关注,我们必须迎合这些条件。

建构体系(construct systems) 个人构念的集合,人们用它预测未来事件。

建构选择论(constructive alternativism) 凯利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总有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勇气(courage) 存在主义者认为,过本真生活必须要有勇气,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

恶魔(daimonic) 梅认为,任何人的属性或功能在适度的情况下都是积极的,而在过度的情况下就是消极的。

在世(Dasein) 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于世上的术语。没有人世界就不会存在,没有世界人也不会存在。因为人存在于世上,在那儿他们必须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存在于世上意味着在世界上存在,存在意味着解释和评价个人的经验,并按这些经验作出选择。

在世分析(Daseinanalysis) 宾斯汪格的心理治疗方法,要求治疗师了解病人的世界观。在世分析检验人的在世模式。 535

缺失性动机(deficiency motivation) 梅认为这个动机指向一些特殊需要的满足。(也叫D动机)

自我世界(Eigenwelt) 宾斯汪格的术语,指一个人的私人的、内在的体验。

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 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当代心理学分支之一。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包括自由、责任、焦虑、内疚、被抛和本真。

固定角色治疗(fixed-role therapy) 凯利提出的疗法。凯利安排患者扮演一个与其自我性格描述截然不同的角色。在这种疗法中,治疗师更像一个配角。(也见**自我性格描述**)

机能完善者(fully functioning person) 罗杰斯提出的术语,指过一致生活或本真生活的人。

存在背景(ground of existence) 宾斯汪格的术语,指所说的人被抛进的一个环境,并且必须依据这个环境作出选择。(也叫**实际性**,参见**被抛**)

内疚(guilt) 由于过非本真生活而产生的情感。

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拓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使现象学包括了对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考察。





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马斯洛的观点,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在注意能被引向高级需要前,低级需要必须得到充分满足。在需要等级中,最基本、最有力的需要是生理需要,然后依次是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当所有的低级需要都被充分满足后,人就会要求自我实现。

人的困境(human dilemma) 梅认为它是由人的双重性引起的矛盾。人既是承受事物发生的客体,也是赋予其经验以意义的主体。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 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紧密联系的心理学分支。然而,与存在主义心理学不同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消极的环境因素抑制人的发展,人将过着人的生活。人本主义心理学更多关心的是被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所忽视的人性积极方面。

艾德蒙德·胡塞尔(Eusserl, Edmund, 1859—1938) 提出两种现象学。一种强调意向性,他试图确定心理活动同物理事件的关系。第二种包括对独立于物理事件的心理内容和过程的分析。(也见**纯粹现象学**)

非本真生活(inauthentic life) 生活所依照的价值并不是由人们自己自由选择的,这种生活以内疚为特征。

失调者(incongruent person) 罗杰斯所说的那些把有价值的条件而不是机体评价过程作为生活指导的人。

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布伦塔诺提出的观点,认为每个心理活动都指向外部的某个物体。

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 马斯洛认为是对自己潜在的优秀之处的恐惧。

乔治·凯利(Kelly, George, 1905—1967) 强调总有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自我和这个世界。因为凯利认为,心理问题在本质上是知觉问题。

亚伯拉罕·马斯洛(Maslow, Abraham, 1908—1970) 强调人的内在的自我实现倾向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只提供了对人的存在的部分的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或

者说是第三势力心理学可以完善我们对人的理解。

罗洛·梅(May, Rollo, 1909—1994) 美国心理学家,他推动了美国引进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

共同世界(Mitwelt) 宾斯汪格提出的术语,指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

需要指引的知觉(need-directed perception) 以在环境中寻找能满足需要的事物为目的的知觉。(也叫缺失性知觉或者D知觉)

积极关注的需要(need for positive regard) 罗杰斯认为,那种从相关人那里获得积极回应的需要。

神经质焦虑(neurotic anxiety) 因异常害怕自由而使得人在生活中减少个人选择。

本体论(ontology) 对存在的本质的研究。

机体评价过程(organismic valuing process) 罗杰斯认为它是一个固有的、内在的指导系统,人能用它来保持朝向自我实现。 536

现象学(phenomenology) 对完整心理经验的内省研究。

命题思想(propositional thinking) 在凯利看来,就是对理念进行试验,并看它们走向何方。

纯粹现象学(pure phenomenology) 胡塞尔提出的方法论,用以发现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的本质,我们在这种活动过程中获得了所有的知识。

责任感(responsibility) 自由产生的必要的副产品。如果我们自由地选择我们自己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对那种存在负全责。

卡尔·罗杰斯(Rogers, Carl, 1902—1987)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其非主导性的心理方法,以及后来的来访者中心疗法被公认为第一个取代精神分析的、可实行的治疗障碍个体的方法。与马斯洛一样,罗杰斯的人格理论强调了朝向自我实现的内在倾向。罗杰斯认为,除非作为生活指引的机体评价过程被有价值的条件所取代,否则人将不断地朝向自我实现。唯一避免制造有价值条件的方法是给人以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也见有价值的条件,机体评价过程,自我实现和无条件积极关注)





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 罗杰斯和马斯洛认为,这是人内在的、朝向完整的倾向。自我实现者是向经验开放的,他们接受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

自我异化(self alienation)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接受那些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生活指导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自我性格描述(self-characterization) 凯利在治疗开始前要求他的患者所作的自我描述。

封闭(shut-upness) 克尔凯戈尔的术语,是指防御性的、非本真的人所过的生活。

主观实在(subjective reality) 人的意识。

第三势力心理学(third-force psychology) 见人本主义心理学。

被抛(thrownness) 海德格尔和宾斯汪格认为,赋予个人存在特征的环境,它是不受个人控制的。(也见**存在背景**)

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马斯洛所提出的第四势力心理学,强调个体与宇宙的关系,关注人性中的神秘性和精神层面。

周围世界(Umwelt) 宾斯汪格提出的术语,指物理世界。

无条件积极关怀(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罗杰斯认为它是无需任何前提条件而给予的积极关注。

世界观(weltanschauung) 宾斯汪格提出的术语,是指关于人对世界和生活的基本立场。

第十八章

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记忆、概念形成、注意、推理、问题解决、判断和语言等。显然,认知心理学在当代心理学中非常盛行。但其实,在心理学的长期历史中,某些形式的认知几乎一直受到重视。只有少数例外,这包括德谟克利特、霍布斯、伽桑狄、拉·美特利、华生、斯金纳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心理学,它们否认心理活动的存在。意志主义和构造主义学派集中于认知的实验研究,而机能主义学派既研究认知也研究行为。由于华生认为这些学派进行的认知研究毫无结果,所以他去创建行为主义学派。因此,就一般而言,说心理学正变得更为认知取向是不准确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心理学一直是认知取向的。但是,有一段时期,从1930年到1950年,激进的行为主义非常有影响力,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认知活动要么不存在,要么即便它们存在,也仅仅是脑活动的副产品(副现象),是可以忽视的。只要这些信念占着支配地位,认知过程的研究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在这里仅提到少数人和事件,他们促使激进的行为主义放松控制,从而使认知心理学获得了它当前的声望。要更详细地了解,可参见马奥尼的著作(Mahoney, 1991, pp. 69—75)。

1950年之前的发展

在全部心理学史的多数时间里,对人的属性的研究都是以哲学方式进行的。J·S·穆勒(1843/1988)为心理学划分出实验科学阶段,并且鼓励这种科学的发展。费希纳(1860/1966)受到了穆勒的启





示,以实验方式研究认知活动(感觉)。艾宾浩斯(1885/1964)在费希纳的影响下,以实验方式研究学习和记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引用了相当多的有关认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其他研究可能性。巴特利特(Bartlett, F. C., 1886—1969)在其《记忆: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1932)一书中证明,记忆是如何更受个人的、认知的主题或图式的影响,而不是受机械的联想律的影响。换句话说,他发现,信息总是根据个体已形成的知觉和态度来编码、储存和回忆。

早在1926年,皮亚杰(Piaget J., 1896—1980)就开始发表有关智力发展的研究。在其一生中,皮亚杰出版了50多本关于发生认识论和智力发展的书和专著。总体而言,皮亚杰证明了随着儿童的成熟和经验的积累,他们的认知结构变得更为清晰、连贯,他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因认知结构的变化而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适应。根据皮亚杰的观点,认知结构由图式构成,而图式则决定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性质。对于年幼儿童来说,这些图式是感觉运动反射,只能使儿童与环境之间有最为基本的相互作用。但是,随着成熟和经验的积累,图式变得更有认知性,逐渐使儿童与环境之间产生复杂的(需动脑的)相互作用。在皮亚杰看来,正是包含在认知结构中的图式决定着人与环境有何种相互作用的可能。皮亚杰的理论遵循着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具体而言,由于它强调图式在决定个体实在性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它遵循着康德主义的传统。皮亚杰撰写了有关儿童的因果概念、实在性概念、时间概念、道德概念以及空间概念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表明了康德提出的思想范畴对他产生的影响。有趣的是,皮亚杰与冯特相比,甚至更是一位多产的著作者。在第九章中,我们注意到,冯特在其一生中发表了53735页的文字,每天要发表2.20页;而据祖斯和布莱克利(1985)报告,皮亚杰在其一生中发表了62935页的文字,每天要发表2.46页。

538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格式塔心理学和激进的行为主义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创立(1912年与1913年),而认知取向的格式塔学者一直是站在行为主义者阵营的对立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像

赫尔和托尔曼这样的方法论行为主义者也情愿假设在刺激(S)和反应之间(R)有中介事件。对赫尔来说,这些中介变量主要是生理性的,但对托尔曼来说则主要是认知性的。

1942年,罗杰斯出版了《咨询与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新概念》,他在书中强调意识经验在治疗情境中的重要性,从而既挑战着激进的行为主义,也挑战着精神分析。1943年,马斯洛首次提出了他基于需要层次的人类动机理论。尽管有像罗杰斯这样的人物的努力,以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行为主义的盛行,但是精神分析仍然有着非常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当中。赫布(Hebb, D., 1904—1985)是激进行为主义的早期批判者,他做了许多工作以减小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在其《行为的组织》(1949)一书中,他不仅寻找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而且还推进了认知过程的研究。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九章中看到的,他不断推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生理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1949年,哈洛(Harlow, H., 1905—1981)发表了《学习装置的形成》一文,为猴子在解决辨别问题中运用了心理策略提供了证据。这一发现明显与那个时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相矛盾。

1948年,韦纳(Wiener, N., 1894—1964)把控制论界定为对信息加工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让韦纳特别感兴趣的是,机械的或生物的系统如何能够自动利用其活动的反馈而达成目标或保持平衡。自动驾驶的飞机和自动调温器就是此系统的例子。不久他就认识到,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也可以用这样的机械论术语来解释,这样就解决了有目的的(目标导向的)行为的研究必然是主观的这种争论。1949年,为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的香农(Shannon, C. E.)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韦费(Weaver, W.),一直在探索改进信息发送与信息接受的时间之间的信息纯度。他们的研究导致了所谓信息论的出现。信息论注意到,当信息进入交流系统时,当信息在系统中操作时,当信息离开系统时,它们经历着各种转换。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信息加工心理学与信息论一样,都试图理解从信息的接收到信息产生作用的时间之间,那些决定信息发生什么变化的结构、过





程和机制。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

根据巴尔斯(1986)的观点,“毫无疑问,G·A·米勒……在认知心理学的形成中已成为唯一最有成效的领导人”(p. 198)。米勒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还是一个不好的词,因为认知心理学家被看作是头脑不清、只会指手画脚、不严格的人,他们实际上从来就不做能被证实的事”(p. 254)。米勒认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是开始于 1956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由马萨诸塞技术学院赞助的信息论坛召开期间。在这次论坛中,纽维尔(Newell, A.)和西蒙(Simon, H.)提交了有关计算机逻辑的论文,乔姆斯基(Chomsky, N.)提出了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遗传的、受规则支配的系统的观点,米勒报告了他的研究,研究证明了人们只能辨别出事物的七个不同的方面——如,颜色的色调或声音的音高。而且,人们只能维持七个像数字、单词或者短句这样有意义的经验单元(组块)。米勒在其有影响力的文章《奇妙的数字 7 ± 2 : 我们加工信息的能力的某些局限性》(1956)中把他的研究作了总结。马萨诸塞技术学院论坛做了许多工作,把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术语和概念引入了心理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英国心理学家布罗德本特(Broadbent, D., 1957, 1958)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对于米勒的研究,克罗维瑟-海克(Crowther-Heyck, 1999)阐明了它在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性。

拉施里(Lashley, K., 1890—1958)在 1951 年认为,行为主义者在对系列或连锁行为的解释中强调了外部刺激的重要性,但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他认为,这样有组织的行为只能源于有机体的内部。在《驱力与概念性神经系统》(1955)这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赫布继续表明他对认知过程生理化的意愿,继续进行他与行为主义者的论战。费斯廷格(Festinger, L. 1919—1989)注意到,一个人所怀有的观念可能彼此一致或不一致。比如,如果一个人承担着明显令人厌烦的工作,却鼓励他把这个工作描述为令人激动的,或者如果一

个人吸烟,然而他又相信吸烟会致癌,这时不一致性就出现了。当观念不一致时,一种驱使个体改变信念或行为的不协调状态就出现了。比如,在上述情形中,个体可以说出工作是令人厌烦的事实来减轻认知不协调,或者使自己相信工作实际上是令人激动的。对于吸烟者,可以通过戒掉吸烟习惯,或相信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吸烟与癌症之间有关系,来减轻认知不协调。费斯廷格的重要著作《认知失调论》(1957)一点也没涉及到行为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布鲁纳(Bruner, J.)就开始对思维和概念形成产生了兴趣,并在1955年协助巴特利特筹组在剑桥召开的认知心理学的首次会议(Bruner, 1980)。1956年,布鲁纳与古德诺(Goodnow, J.)、奥斯汀(Austin, G.)一起,合作出版了《思维的研究》一书,它非常重视概念的学习。尽管赫尔和桑代克更早就研究过概念的学习,但他们是根据消极的联想原理来解释这种学习的。而布鲁纳及其同事提出的解释则强调这种学习中认知策略的积极利用。1959年,特拉西(Tracy)与肯德勒(Kendler, H.)根据概念的运用而不是根据行为主义原理来分析儿童的辨别学习。而且,1959年,乔姆斯基发表了他对斯金纳的著作《言语行为》(1957)的重要评论。在第十九章中,当我们讨论到行为的发生时,我们将更详细地论述乔姆斯基的评论。 540

在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像马斯洛、凯利、罗杰斯和梅,继续发展他们的观点,格式塔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者也同样如此。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发展

1960年,米勒与其同事加兰特(Galanter, E.)、普里布拉姆(Pribram, K.)合作出版了《计划与行为的结构》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控制论的概念(如信息反馈)对人类目标导向的行为方面的解释比刺激—反应(S—R)理论的概念要更好,至少它们同样客观。米勒和布鲁纳于1960年创建了哈佛认知研究中心,除了改进认知过程的研究外,这个中心还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做了许多推广皮亚杰观





点的工作。1962年,米勒发表了题为《语法的一些心理学研究》(1962a)的论文,把乔姆斯基的先天论语言分析引入了心理学。在1890年,詹姆士就已把心理学界定为“心理生活的科学”;1962年,米勒故意把詹姆士的心理学定义用作他的书名:《心理学:心理生活的科学》(1962b)。

1963年,米勒被美国心理学会授予杰出科学贡献奖,以此证明认知心理学已经取得的进步,以及对米勒在这种进步中所起作用的承认。1969年,米勒担任了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1990年,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基金会颁发的心理学终身成就金质奖章;1991年,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授予的国家科学奖。现在,米勒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和高级研究心理学家。

1959年,赫布担任了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他的主席致辞“美国的革命”发表于1960年。在这篇主席致辞中,赫布提到的不是美国的政治革命,而是美国的心理学革命。按照赫布的看法,心理学中的美国革命只有一个阶段已经发生。这就是行为主义阶段,它产生了精确的、真实的知识,并为心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科学严密性。但是在行为主义者使心理学完全客观化的努力中,他们缩小或放弃了像思维、想像、意志和注意这样的主题。赫布力促发生心理学的第二阶段革命,那就是利用行为主义者改进了的科学严密性去研究长期忽略掉的认知过程。至于第二阶段革命,赫布(1960)说:“萌芽已出现,时机已成熟。”(p. 741)他注意到,费斯廷格、布罗德本特、肯德勒、米勒、加兰特,以及普里布拉姆的研究是走向严格的认知心理学的良好开端。他对把计算机作为研究认知过程的模型的可能性犹为印象深刻。他预言,这样的模型将成为“该阶段中心地位的有力竞争者”(1960, p. 741)。但赫布偏好的认知过程研究取向是推测其生物学基础。在第十九章中,我们论及心理生物学时,将更详细地说明有关赫布的思想。

埃格(Egger, M. D.)与N·米勒在1962年和1963年证明,仅仅根据联想原理是不能解释经典的条件作用现象的,而必须考虑到由刺激传递的信息,这与传统观点相反。1967年,与G·米勒合作

研究的 U·奈瑟出版了他的著作《认知心理学》。在这本书中,奈瑟把“认知”一词界定为“所有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感觉输入被转换、衰减、精细化、储存、恢复和应用”(p. 4)。而且,在这本书中,奈瑟试图利用主要来自信息论的一些概念,来整合诸如知觉、概念形成、意义、语言和思维之类的研究。

一旦行为主义(尤其是激进的行为主义)的控制放松,那么实验认知心理学的许多早期努力就会得到重视。关于艾宾浩斯的影响, M·惠特海默(1987)说:“他那开创性实验……可以看作是当今受欢迎的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开端。”(p. 78)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赫斯特(Hearst, 1979)说:“现在的认知心理学强调组织、结构、关系,强调主体的积极作用、知觉在学习和记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反映着之前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p. 32)在与巴尔斯的会谈中,奈瑟这样描述格式塔心理学对他的影响:

541

我……对格式塔心理学尤为感兴趣。它有着吸引我的唯心主义性质。对于格式塔心理学家来说,人性是非常奇妙的,值得探究,值得了解。他们不断地与行为主义者展开论战,因为行为主义者似乎把人性看作仅仅是条件反应的集合或盲目的联想。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心灵是非常美丽的,结构良好的,与宇宙协调一致的。(Baars, 1986, p. 274)

至于皮亚杰的影响,卡根(Kagan, J., 1980)说:“与弗洛伊德一样,皮亚杰也是人类发展科学中的重要人物。”(p. 246)

在当代心理学中,最受欢迎的认知理论之一是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在几个不同的方面,班杜拉的理论都可以理解为是直接派生于托尔曼的理论。

如果必须选择一种与班杜拉的理论最为接近的学习理论,那么它会是托尔曼的理论。尽管托尔曼是个行为主义者,但他用心理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行为现象……班杜拉也是这样。而且,托尔曼认为学习应是一个无需强化的持续过程,班杜拉也这样认为。托尔曼的理论和班杜拉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是认知性的,而不是强化性的理论。在托尔曼和班杜拉之间,最后一个共





同之处是关于动机概念的看法。尽管托尔曼认为学习是持续的,但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在有理由的时候,比如在需要唤起时,通过学习所获得的信息才会产生作用。例如,有人可能完全了解饮水器的所在地点,但是只有在他干渴时,这一信息才会产生作用。对托尔曼而言,学习与行为操作之间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它在班杜拉的理论中也很重要。(Hergenhahn & Olson, 2001, pp. 319—320)

(参见班杜拉 1986 年的《社会认知理论》一书,在此书中他非常好地总结了她的延伸研究。)

1969 年,《认知心理学》杂志创刊,接着,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又有 15 种杂志创立,它们以发表像注意、问题解决、记忆、知觉、语言和概念形成之类主题的研究文章为特色。对实验认知心理学的兴趣已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是发生在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或范式的转移(比如,Barry, 1986; Gardner, 1985; Sperry, 1993)。然而,其他人则表示,当代认知心理学代表着一种回归,是回到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之前就已存在的一种心理学。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发生的应该是一场反革命而不是一场革命(参见 Hergenhahn, 1994b)。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即便是 G·米勒,他为认知心理学在当代的流行所作出的贡献不亚于任何其他人士,但他也否认革命说的观点:

许多研究人类学习、知觉或思维的实验心理学家似乎已开始把他们自己称作认知心理学家,而在他们一直思考的和做的许多方面却没有作出明显的改变,好像他们突然发现他们一辈子都在谈论认知心理学一样。所以与可能让我们信以为真的文字记录相比,我们的胜利原本要更小些。(Bruner, 1983, p. 126)

罗宾斯、戈斯林和克雷克(1999)注意到,认知心理学的受欢迎程度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急剧地增加了。但是,他们与米勒的意见一致,认为把这种急剧增加的受欢迎程度看作“认知革命”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已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认知心理学来看,信息加工心理学已作为认知心理学的主要形式出现了。

信息加工心理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种,它把计算机程序比作心理操作。但是,在讨论信息加工心理学之前,我们先回顾影响其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 542

人 工 智 能

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发展,共同导致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出现。费策尔(Fetzer, 1991)把人工智能定义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研究的足以机械手段能获取人类智能力量的程度”(p. xvi)。1950年,杰出的数学家图林(1912—1954)以名为“计算机与智能”的文章开创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问题:机器可以思维吗?由于思维一词非常模糊,所以图林提出了回答他自己问题的一种客观方法。

图林测验 图林提议,我们用玩“模仿游戏”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机器(如,计算机)能够思维吗?他要求我们设想,询问者向人和计算机提出探测性问题,但都向他们隐瞒了询问者的观点。问题和答案都通过键盘输入和输出,显示在显示屏上。询问者得到的唯一信息是问与答阶段提供的。指示人要真实地回答问题,要努力使询问者确信他真的是人;计算机按照程序作出反应,好像它是人一样。如果一系列这样的测验之后,询问者不能持续地鉴别出人类反应者,那么计算机就通过了**图林测验**,也就可以说计算机在思维。

弱人工智能说对强人工智能说 计算机通过了图林测验,对人类认知机能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比如,就思维、推理,以及问题解决而言,如果询问者不能区别出人与计算机之间的差异,那就意味着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拥有了那些智能属性吗?弱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说,不,计算机并没有拥有人类那些智能属性。他们宣称,计算机至多只能模拟人类智能属性。而强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说,是的,计算机具有人类智能的属性。他们宣称,计算机不仅仅是用于研究心理的工具(像那些弱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所宣称的)。确切地说,有着合适编程的计算机实际上是一颗能理解和有智能状态的大





脑。按照强人工智能说的观点,人类的心智就是计算机程序,因此,它们没有理由不能被其他的、非生物的计算机程序复制。对强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来说,计算机不是在模拟人类认知过程,它们是在复制人类认知过程。

瑟尔对强人工智能说的反对 瑟尔(1980, 1990)描述了他现在赫赫有名的、用于反驳强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的“中国屋”实验。依据强人工智能说的观点,思维是根据规则进行的符号操作,由于计算机是根据规则操作符号的,所以它们在思维。按照强人工智能说的观点,“心智是大脑的功能,就像程序是硬件的功能一样”(Searle, 1990, p. 26)。要反驳这种主张,瑟尔要求你考虑一种你不理解的语言——如,汉语。现在假设你置身于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里有一些装满汉语符号的筐子,以及一本用英语书写的、告诉你如何把某些汉语符号与其他汉语符号相匹配的规则的书。这些规则指导你如何按照符号的形状来完全匹配它们,而不需要对这些符号的意义有任何理解。“规则可能这样说,‘从一号篮子里拿出一个曲线连着曲线的符号,把它放在二号篮子里与之非常接近的符号的旁边’”(Searle, 1990, p. 26)。进一步设想,假设屋子外面有人,他们懂得汉语,并且他们把一批符号塞进了你的屋子里,然后你按照规则书的说明进行操作。接着,你把结果从屋子里塞出来。瑟尔把规则书与计算机程序相比。写规则书的人是“程序员”,你就是“计算机”。装满符号的筐子是“数据库”。塞进屋子的一小批符号是“问题”,你塞出屋子的一小批经过转换的符号就是“答案”。 543

最后,设想你的规则书是这样写的,你所产生的“答案”难以区别于那些母语是汉语者的答案。换言之,你不识汉字,塞入你的屋子里的符号可能构成这样的问题,法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你的答案是巴黎,但你还是不认识这两个汉字。几次这样的提问和回答之后,尽管你对汉语一无所知,但你还是通过了图林汉语理解测验。而且,在你的情境中,没有任何可以让你能尽量理解汉语的方法,因为你无法了解任何符号的意义。像计算机一样,你操作了符号,但不能把意义与它们相联系。瑟尔(1990)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思维实验的含义是：在运行旨在理解汉语的计算机程序的基础上，如果我完全不理解汉语，那么在那一基础上，其他数字计算机也完全不理解汉语。数字计算机仅仅按照程序中的规则操作形式符号。

适用于汉语理解的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认知形式。仅仅操作这样的符号不足以自动保证认知、知觉、理解、思维等等的产生。既然计算机，以及与之类似的机器，都是符号操作设备，那么仅仅运行计算机程序是不足以保证产生认知的。（p. 26）

任何能根据形式符号陈述的，并且能按照特定规则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由计算机来解决，如，平衡账目或者下棋问题。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符号操作称之为句法。另外一方面，语义学则包括了符号意义的规定。在瑟尔看来，计算机程序有句法，但没有语义。人类思维、知觉和理解有心智内容，它们可以指示世界中的客体或事件；它们有意义，或者用布伦塔诺术语来说，它们有意向性。计算机程序（或者处在中国屋中的你）仅仅是操作符号而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意义。这里再次指出，尽管计算机可以通过图林测验，但它不是真的像人类思维那样在思维，因此，强人工智能说是错误的。“你不能仅从形式计算中获得它负载的具有语义的思维内容”（Searle, 1990, p. 28）。而我们的大脑建构则能产生心智活动：“大脑是一个特殊的生物器官，它们特殊的生化性质使它们能够产生意识，以及其他心智现象。”（p. 29）计算机程序可以提供我们大脑运作过程的形式方面的有用的模拟，但是不应该把模拟与复制相混淆。“没有人指望在装满水分子的乒乓球模型的池子里弄湿衣服。所以为什么有人 would 认为思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实际上会思维呢？”（p. 31）

人类是机器吗 关于机器（在此处是指计算机）是否可以思维的辩论，再次把心理学史中许多永恒的问题引入了当代心理学。其中一个问题是，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一种回答认为人是机器。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在心理问题上的信仰牛顿学说的人，都接受了牛顿提出的宇宙是机器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人类。对那些认为人类不过是复杂的机器的人（有许多哲学家和心理





学家都一直持有这样的信念)来说,没有理由认为不能创建可以复制所有人类机能的非人的机器。这可能需要把计算机放进精巧的机器人行列,但是,在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非人的机器就不能复制人类的每一种机能,因为人类也不过是机器而已。比如,对能否建造像机器人那样的复制所有人类机能的机器的争论,唯物主义者并不感到困扰。他们说,人不过是物理系统。然而,对唯物主义者而言,并不存在“机器灵魂”(也就是,不存在心灵);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对非人的机器是否可以思维这类问题疑惑不解。非人的机器或人都不会思维。如果认为思想、观念、概念、知觉和理解在本质上是非物质性的,那么它们就都不存在,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存在。唯物主义者认为,要提出其他看法,就要信奉二元论。作为唯物主义者,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并不否认可以建造复制人类行为的机器。但是,这样的机器能思维的并不比人类可以思维的多,因此,谈论复制人的思维过程完全没有意义。对唯物主义者而言,如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弱人工智能说和强人工智能说都是没有用的概念。

接受了二元论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也许能、也许不能发现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假定人性之中有一个认识成分,并不意味着这种成分没有规律。所以多数英国经验主义者和法国的感觉主义者都信奉心理主义,但是他们都假设心理活动是受联想律支配的。甚至理性主义者在论及心理活动时也可能是决定论者。比如,斯宾诺莎认为,思维是有规律的,因此,心理的机器类比对他来说本来就是自然的事。类似地,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把心理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官能,他们是二元论者。然而,这些能力经常被看作是以自动的、机械的、有规律的方式转换感觉信息,因此,人的身体和心理方面都像机器一样。更近的时期,方法论行为主义者遵循着官能心理学家的传统,如托尔曼就假设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有起调节作用的认知活动。因而,作为二元论者,他们不排斥把人当作机器,他们也因此欢迎某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信息加工心理学是一种认知心理学,遵循着官能心理学和方法论行为主义的传统,所以在人工智能中发现了许多有用的内容。

坚决反对把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用作理解人类心理的模型的人,可能都是那些假设存在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或心理学家(如,笛卡儿)。而且浪漫主义或存在主义哲学家,以及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反对把人工智能作为理解人类心理的模型。除了假设人有自由意志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还宣称,有许多惟独人类才有的重要属性(像创造性,先天的自我实现倾向),每一种以机器模拟人类属性的观点都是荒谬可笑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把人视为机器,那么我们就可能把人当作机器那样对待;如果我们把人当作机器那样对待,人就可能像机器那样行动。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看来,如果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假设用于人类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采用这样的方法,人就被当作像物质客体的机器一样,并因此失去神圣性。多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感到人工智能这样的观点是令人反感的。

信息加工心理学

没有比**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出现更能说明心理学外部的发展如何能影响心理学的了。尽管像 G·米勒(1956)和布罗德本特(1957, 1958)这些人已经把计算机用作研究人类认知的隐喻了,但人们通常认为,1958 年纽维尔、肖和西蒙所写的文章标志着人工智能向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转换。在文章中,他们宣称,他们开发的计算机程序能以人类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他们宣称人类心理与计算机程序都是通用问题解决者。这一宣称非常有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人与计算机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接收信息输入,加工输入的信息,有记忆,且产生信息输出。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以术语输入取代术语刺激,以术语输出取代术语反应和行为,以储存、编码、加工、容量、提取、条件决策,以及程序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发生在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信息加工活动。这些术语多数是从计算机技术那里借用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家通常把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常规的、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并且把人看作是信息的积极搜寻者和使

545





用者。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看到的,关于人性的假设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如何去研究人。心理或大脑是计算机或像计算机那样活动的假设就证明了这一点:

计算机接受符号性输入,对它重新编码,选定已记录的输入,对它进行重新表达,储存一部分输入或全部输入,并给予符号性输出。以此类推,这就是认知心理学所包含的多数内容。认知心理学就是关于人怎样接受信息、如何把它们重新编码、怎样记住、怎样作出决策、怎样把它们转变成内部知识状态,以及怎样把它们转换成行为输出。这种类比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科学家思考人时,是否把人当作实验室动物或者计算机。这些类比影响着实验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指导着他们的理论建构。它们使科学家的语言染上了独特色彩,而科学家的术语选择意义重大。术语是概念基础的指示器,而概念基础则又规定了获取研究主题的方法。把行为称为反应,意味着它与称行为输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它意味着对行为的起源、行为的历史、行为的解释有着不同的看法。同样,术语刺激与输入对于人们如何加工它们都带有不同的涵义。(Lachman, Lachman & Butterfield, 1979, p. 99)

信息加工心理学遵循着理性主义的传统,并且像多数理性主义者的理论一样,信息加工理论有着很强的先天论成分:

我们不赞成用假设的神秘本能来解释本来不可解释的行为,但是我们确实觉得人类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先天能力的结果,学习也是如此。我们比行为主义者赋予了先天能力更多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解释人类认知的部分工作是,要鉴别出先天能力与经验结果是如何结合起来产生认知操作的。这使得我们猜想,认知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或者惟独人类才获得了进化,尤其是在语言领域。(p. 118)

我们要注意到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与下面的 J·L·拉赫曼、R·拉赫曼,以及巴特菲尔德的陈述之间的相似性。J·L·拉赫曼、

R·拉赫曼和巴特菲尔德说：“人的心理由各部分构成，它们相互联系成一个天然体系。”(p. 128)我们也要注意康德哲学与J·L·拉赫曼、R·拉赫曼，以及巴特菲尔德的另一陈述之间的相似性。J·L·拉赫曼、R·拉赫曼和巴特菲尔德说：“人的认知系统始终是能动的；它不断地增加其环境输入，并严格地建构其真实性。”(p. 128)事实上，在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与信息加工心理学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性：“当认知科学家讨论他们的哲学渊源时，人们听到康德的名字比其他人的名字要多。”(Flanagan, 1991, p. 181)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康德假设了一些对感觉信息起作用的思想范畴(心理的官能)，并因此赋予感觉信息以其本身不具有的结构和意义。换句话说，在康德看来，心理官能加工信息。正是康德的哲学在皮亚杰的智力发展理论、格式塔心理学、信息加工心理学之间建立起亲缘关系。 546

官能心理学的回归 官能心理学主要因为它与颅相学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受到冷遇，并且基本上与颅相学一起被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上，把官能心理学与颅相学一起抛弃，就像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而我们恰恰看到，信息加工心理学有回归到官能心理学的特征。最近的发现是，大脑组织成许多“模块”(细胞团)，每个模块都与某些特定功能(像表情识别)相联系，这也标志着向官能心理学的回归。正如福多(1983)写道：

官能心理学与颅相学，以及其他令人怀疑的理论一起徘徊了几个世纪之后，开始再次变得可敬起来。我所说的官能心理学，大致而言，是指为了解释心理生活的事实，必须假设一些基本的、不同类型的心理机制。官能心理学完全接受了心理生活表面的异质性，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像在感觉与知觉、意志与认知、学习与记忆或语言与思维之间，乍看起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按照官能心理学家的观点，既然行为的心理原因往往包括同时发生的各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机制的活动，那么最好的研究策略似乎是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首先研究每种假定存在的官能的内在特征，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从官能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公开的、可观察的行为，是一种趋于完美的





相互作用的效果。(p. 1)

在平克(Pinker, S.)的《心灵如何运作》(1997)这本非常重要的书中,他也接受了官能心理学的观点:“我认为,心理不是单一器官,而是种多器官组成的系统,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心理官能或心理模块。”(p. 27)

心身问题的回归 当今流行的各种认知心理学,包括信息加工心理学,都把心身问题带回心理学——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曾完全消失过。激进的行为主义者通过否认心理的存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所谓心理活动不过是我们贴上认知标签的生理经验。也就是说,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是通过采用唯物主义或机体一元论来“解决”心身问题。而认知心理学则假设存在认知活动。这些活动有时被视为大脑活动的副产品(副现象论),有时被当作感觉信息的自动的、被动处理器(机械论),有时被当作行为的重要原因(相互作用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假定了身体活动和认知活动的存在,因此这两者的关系必须得到解释。许多当代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他们已回避了二元论(如 Sperry, 1993),因为他们指出了某种脑活动与某种认知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似乎可能的是,人们很快会发现所有心理活动都可能存在这种关系,有时有人把这种事实提出来为唯物主义辩护。罗宾逊(1986)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

这很难成为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辩护理由,因为二元论无需假定心理不存在。事实上,二元论甚至不一定认为心理活动不是神经产生的结果。温和的二元论只是主张有心理活动而已。接着,要证明的是,这种心理活动是由物质活动以某种方式引起的,这决不是说一元论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二元论者的观点的正确性。(pp. 435—436)

用心脑关系来取代心身关系,无助于解决物质(大脑)如何能够产生心理(观念、思维)这样的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神经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计算机科学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试图理解认知,这样就创立了**认知科学**。像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一

样,认知科学家试图认识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心理过程,但他们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研究这些过程。然而,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或者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却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加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已变得死气沉沉了。甚至奈瑟(他于1967年出版了《认知心理学》一书,对完善信息加工心理学作出了许多贡献)最终也对信息加工心理学不再抱幻想了。1976年,奈瑟出版了《认知与现实》一书,在书中,他建议用生态心理学取代信息加工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远离了人类认知的计算机模型以及实验研究的狭隘限制,而趋向于在认知自然发生的真实生活情境中研究它。奈瑟对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对认知过程进行研究的人工智能则还远未结束。新联结主义把脑而不是计算机用作认知机能的研究模型,这种令人瞩目的新发展再次燃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情。我们将在第十九章中讨论新联结主义。

547

概 要

整个心理学史的多数时间里,对人类认知的研究都是以哲学方式进行的。J·S·穆勒提供了可以科学地研究人类认知的理论框架,费希纳、艾宾浩斯、詹姆士、巴特利特以及皮亚杰都是首批证明人类的认知可以进行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在实验认知心理学的先驱当中也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家、罗杰斯、赫布、韦纳、香农、韦弗。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实验认知心理学的兴趣逐渐增加,主要是由于像G·米勒、布罗德本特、拉施里、费斯廷格、布鲁纳、特拉西、H·肯德勒、乔姆斯基这些人物的推动,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努力。1960年,赫布推动了把行为主义者研究行为的严格的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认知的研究。而且,在1960年,米勒和布鲁纳在哈佛建立了认知研究中心。1962年和1963年,埃格和米勒证明,仅仅根据联想原理是无法理解经典的条件作用的,必须考虑到刺激传递的信息。1967年,奈瑟综合了实验认知心理学中的各种发现,同时利用了主要来自信息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1969年,米勒





担任了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说明了建立在信息论基础上的实验认知心理学发展到何种程度。

1950年,图林创建了人工智能(AI)领域,人工智能利用非人的机器,如计算机,试图模拟或复制人类所显示出来的智能。图林提出了以“模仿游戏”作为确定机器是否可以像人类那样思维的方法,如果机器(如,计算机)对给定问题的回答与人对给定问题的回答难以区分,那么就可以说机器能思维。那些坚持强人工智能说的人认为,非人的机器可以复制人的智能,而那些坚持弱人工智能的人认为,非人的机器只能模拟人的智能。瑟尔声称,他的“中国屋”思维实验表明,计算机在操作符号时,并没有给这些符号指定意义,因此,必须抛弃强人工智能说。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看作研究人的有用模型,这取决于研究者的人性观。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如,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理由认为机器不能复制人的行为。然而,建造模拟或复制人类思维过程的机器的努力必定失败,因为这样的思维过程是不存在的。但是接受二元论的观点不一定排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因为许多二元论者也是机械论者。只有那些假定人的心理具有独特性的(如,自由意志)二元论者才把人工智能看作几乎无用,或根本无用。

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是从人工智能中发展出来的。像计算机一样,人接受信息输入;运用各种程序、策略、图式、记忆和计划加工输入的信息,然后产生输出。信息加工心理学家的主要目标是要确定人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所运用的机制。信息加工心理学家遵循着理性主义的传统,并且他们的研究和假设都显示出与康德哲学、格式塔心理学、皮亚杰的智力发展理论、方法论行为主义有相似之处。官能心理学与心身关系问题都随着认知心理学的流行而再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与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联合起来,建立了认知科学。

548

讨 论 题

1. 心理学几乎一直关注人类认知的研究,请证明其正确性。在整

个心理学史的多数时间里,认知是如何研究的?哪个哲学家提供了可以对认知进行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

2. 列举出早期对人类认知进行实验研究的(1950 年之前)的例子。
3. 列举出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助于实验认知心理学发展的事件。
4. 描述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助于实验认知心理学普及的重要事件。
5. 给出下列术语的定义:认知科学、人工智能(AI)、强人工智能说、弱人工智能说。
6. 什么是图林测验,图林测验有何用途?
7. 描述瑟尔有关“中国屋”的思维实验。按照瑟尔的观点,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
8. 哪一种哲学倾向于支持强人工智能说的立场?哪一种支持弱人工智能说?哪种哲学对两种人工智能说的用途都给予否定?
9. 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主要原理是哪些?信息加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有何种关系?
10. 为什么认为信息加工心理学遵循着康德哲学的传统?为什么认为信息加工心理学标志着官能心理学的回归?为什么认为信息加工心理学标志着心身问题的回归?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Cogn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认知心理学:研究)

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Searle, John(约翰·瑟尔)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ecological)[环境心理学(生态的)]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Baars, B. J. (1986).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Beakley, B. , & Ludlow, P. (Eds.). (1992).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problems/contemporary issu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lock, N. , Flanagan, O. , & Güzeldere, G. (Eds.) (1997).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den, M. A. (Ed.)(1990). *The 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urchland, P. S. , & Sejnowski, T. J. (1994). *The computational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Johnson, D. M. , & Erneling, C. E. (Eds.) (1997). *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nker, S. (1997). *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Norton.

Rychlak, J. F. (1997). *In defens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n Eckardt, B. (1993). *What is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术 语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计算机科学的分支,研究机器可以模拟或复制生命有机体的智能行为的程度。(也见**强人工智能说**和**弱人工智能说**)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研究人类、动物和机器认知的一 549

种多学科取向。

信息加工心理学(information-processing psychology) 这种研究认知的取向遵循学院心理学和方法论(中介调节)行为主义的传统,通常把计算机用作人类信息加工的模型。

强人工智能说(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主张机器(如计算机)可以复制人的认知过程。

图林测验(Turing test) 由图林(1950)设计的一种测验,用于确定机器是否可以思维。把问题提交给人和机器。如果不能区别机器的回答与人的回答,那么就可以推断机器可以思维。

弱人工智能说(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主张机器(如计算机)可以模拟人的认知过程,但不可以复制人的认知过程。





第十九章

心理生物学

心理生物学试图根据心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来解释心理现象 550

。探求心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是心理学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可见于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加伦、哈特莱、培因、赫尔姆霍茨、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中。由于激进的行为主义反对研究行为的任何内在原因,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式微,对认知心理学(第十八章)以及心理生物学的兴趣再次出现。我们的心理生物学研究中典型的例子包括卡尔·拉施里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受他影响的两个杰出心理生物学家——唐纳德·赫布和罗杰·斯佩里。

卡尔·斯宾塞·拉施里

卡尔·斯宾塞·拉施里(Karl Spencer Lashley, 1890-1958) 1890年6月7日生于西弗吉尼亚的戴维斯,是个独生子。其父是商人和政治家,其母是教师。拉施里在西弗吉尼亚接受本科教育,先后在匹兹堡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1914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拉施里受到J·B·华生的影响,拉施里的许多早期工作体现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所了解到的那样,华生就是和拉施里一起从事习性学的开创性研究的。1916年,拉施里和华生终止了合作,因为拉施里对寻找条件反射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感兴趣,而华生则不然。虽然两人在专业上分道扬镳,但他们仍是密友。1917



年,拉施里去了明尼苏达大学,1926年去了芝加哥大学。1935年,拉施里来到哈佛,1942年成为位于佛罗里达州橘子园的耶克斯灵长类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因为耶克斯实验室是由哈佛管理的,拉施里仍然是哈佛的成员)。尽管1955年拉施里以耶克斯实验室主任的身份退休,但直到1958年8月7日他在法国度假时突然去世为止,他一直留在上任委员会。

551

如前所述,拉施里一开始支持华生的行为主义,他试图用神经生理学的证据来支持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基础——联想主义。拉施里试图表明,脑像一部复杂的接线总机那样工作,连接感觉刺激和运动反应。但这一企图多次受挫。与其起初的目的相反,拉施里逐渐证明,脑的活动更像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描述,而不是更像行为主义者的描述。他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刺激脑的特定部位与特定反应的引发有联系。

整体活动和等功原则 拉施里通过观察,发表了两条重要意见,这两条意见与脑像接线总机这一概念都是相反的。一是皮层受到部分破坏之后,能力的丧失更多地与破坏的数量有关,而不是与破坏的部位有关。这一发现被称为**整体活动**,与格式塔心理学家所坚持的一样,它表明皮层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起作用的。不过,重要的是要注意,拉施里发现整体活动原理只对复杂学习(诸如迷津学习)之后皮层组织的毁损而言才是正确的。据推测,此类学习之后局部皮层毁伤对任务的保持几乎没有影响,因为此类学习需要许多不同的感觉线索和运动反应,它们与许多不同皮层区相对应。对一个较简单的学习任务——如亮度的辨别——而言,枕叶皮层的毁伤会破坏保持。第二条由观察得来的意见是,脑的某个功能区中的任何部位都能发挥与这一功能区有关的功能。例如,在皮层的视觉区内,任何细胞都能产生视觉。要破坏某种脑功能,就要毁伤与这一功能有关





的整个脑功能区。如果这个脑功能区中有任何部分没有受到毁伤,那么,这种功能仍会得到保持。拉施里称这第二种观察为等功原则,它也支持脑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机械的接线总机起作用这一观点。比奇、赫布、摩尔根和尼森(Beach, Hebb, Morgan & Wissen, 1960)概括了这个得出整体活动原则和等功原则的研究,以及拉施里的许多其他创造性研究。

关于拉施里在心理学史上的地位,D·N·罗宾逊说:“如果要概括一下[拉施里]在20世纪生理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他同巴甫洛夫学派的关系与弗卢龙同颅相学家的关系一样。”(1986, p. 421)在第八章,我们已经了解到,弗卢龙的研究表明,皮层并不像颅相学家所说的那样以机能定位为特征,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的。巴甫洛夫学派(和华生)采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定位——脑内某些感觉中枢和某些运动中枢之间的联结——而拉施里的工作表明这种定位也不存在。

1929年,拉施里向在纽黑文市举行的国际心理学大会发表演讲,阐述了其有关脑功能的研究。当时,他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也是在1929年,拉施里出版了其有影响的著作《脑的机制和智力》。由于拉施里的声望,由于他的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格式塔理论,他的演讲大大地促进了对格式塔心理学的接受——尽管拉施里没能找到对格式塔心理学非常重要的脑活动的电场的证据(Lashley, Chow & Semmes, 1951)。

唐纳德·奥尔丁·赫布

唐纳德·奥尔丁·赫布(Donald Olding Hebb, 1904—1985) 1904年7月22日生于新斯科舍省的贾斯特。双亲俱是医学博士。他在达尔豪斯大学以仅能毕业的最低平均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尽管本科成绩很糟糕,但在教了一段时间书之后,他还是作为心理学研究生进入麦克吉尔大学(想必是由于麦克吉尔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是赫布母亲的一个朋友)。在麦克吉尔大学,赫布研究了巴甫洛夫学



派的心理学,并确信其价值。1932年从麦克吉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赫布和拉施里一起工作,并选修了苛勒的研讨班课程。对巴甫洛夫学派的心理学,赫布从一开始的赞同转变为公开反对:“我有在禁酒大会上改过自新的酒鬼的全部热情;我曾经笃信巴甫洛夫学派的心理学,现在我笃信格式塔兼拉施里学派的心理学。”(Hebb, 1959, p. 625) 1935年,拉施里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并邀请赫布同往。1936年,赫布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在哈佛做了一年的教师和研究助理。

552

1937年,赫布前往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和著名脑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一起工作。赫布的工作是对潘菲尔德的病人在脑外科手术之后进行评估。赫布总是发现,即使在脑的额叶组织大量丧失之后,智力也几乎不会或没有丧失。在进行五年这样的观察之后(1937—1942),赫布就智力得出指导他以后许多研究的结论:“童年期的经验通常发展出构成智力的概念、思维模式和知觉方式。婴儿的脑损伤会妨害这一过程,但成年期同样的损伤则不会使这一过程发生逆转。”(1980, p. 292)

1942年,拉施里接受了位于佛罗里达州橘子园的耶克斯灵长类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一职,赫布到那里和拉施里会合,并呆了5年。1948年,赫布接受了麦克吉尔大学心理学教授一职,在那里他一直呆到退休为止。退休之后,赫布回到他的出生地——新斯科舍省的贾斯特附近的一个小农场。直到1985年8月20日去世,他的身心一直充满活力,他是在接受了常规脑部手术之后去世的(Beach, 1987, p. 187)。

赫布获得过许多荣誉,他获得过8个名誉博士学位,担任过加拿大心理学会主席(1952)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9),获得过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61)。





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 根据赫布的观点,新生儿脑内神经元的相互连结基本上是无规则的。是经验使得这一神经网络变得有组织,并提供与环境进行有效互动的手段。赫布推测,我们经验到的每个环境中的物体,都会激活一个复杂的神经元组,这一复杂的神经元组被称为**细胞组合**(cell assembly)。例如,在我们看一支铅笔时,我们的注意力从笔尖转移到笔杆,再转移到橡皮擦。注意的每一次转移都激活不同的神经元,起初,这些神经元是彼此独立地被激活的。但最后,因铅笔的呈现,受刺激的神经元要么同时被激活,要么紧挨着被激活,它们就成为对应于对铅笔的经验的神经组。赫布认为,是**反响性神经活动**(reverberating neural activity)使得暂时分离的神经元联系起来。例如,因观察笔尖而被激活的神经元,同因观察铅笔的橡皮擦而被激活的神经元联系起来,虽然这两种观察并不是刚好同时发生。赫布认为,刺激停止以后,由刺激引起的神经活动会短暂地持续一段时间(反响性神经活动),因此,使相继神经联结的发展成为可能。某一细胞组合一旦形成,这一细胞组合就可能被内部刺激或外部刺激或内外刺激的结合激活。在某个细胞组合被激活时,我们就会体验到与这一细胞组合相对应的、关于环境中的事物或事件的思想。对赫布来说,细胞组合就是某种思想或观念的神经基础。这样,赫布就能解释我们在思考环境事件时为什么不需要环境事件呈现出来。

553

正如不同神经元受到某一事物的刺激而相互联结形成某一细胞组合一样,不同细胞组合同样会相互联结形成**位相序列**。赫布(1959)将位相序列界定为“一系列暂时整合起来的组合活动,它相当于思想流之中的一个片段”(p. 629)。和某个细胞组合一样,某一位相序列也能为内部刺激或外部刺激或内外刺激的结合所激活;当某一位相序列内一个或更多的细胞组合被激活,整个位相序列就倾向于被激活。当整个位相序列被激活时,思想流——一系列按照某种逻辑秩序安排的概念——就会被体验到。赫布(1972)举了下面的例子:

在同一时间活动的细胞组合会相互联结。在儿童的环境

中常见的事件建立了组合,那么,当这些事件同时出现时,组合就会联结起来(因为它们同时处在活动之中)。我们认为,当婴儿听到脚步声,某一组合就兴奋起来;在这一组合仍处于活动状态时,他看到一张脸,并感到一双手将他抱起来时,而这激活了其他组合——因此,“脚步声组合”同“脸部组合”和“被抱起来的组合”联结了起来。在这发生之后,在婴儿仅听到脚步声时,三个组合就会被全部激活,于是,在母亲进入视野之前,婴儿就好像知觉到了母亲的脸色,触摸到了母亲的手——但由于感觉刺激还没有发生,因此这只是观念或表象,而不是知觉。(p. 67)

根据赫布的观点,童年时期的学习需要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的缓慢增长,这类学习可以用联想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成人的学习是以顿悟和创造性为特征的,这需要重新排列业已存在的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尽管童年时期的学习能用联想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但格式塔原理能更好地解释成人的学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赫布对学习的神经学解释,有助于最新的、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AI)形式——新联结主义的发展。

限于篇幅,对赫布在心理生物学方面的其他开创性成就,只能提及几个。1946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概括了他对恐惧的实质的研究。1949年,他描述了在丰富与贫乏的感觉环境中饲养动物的研究结果。他发现,在具有丰富感觉刺激的环境中饲养的动物,在成年后学习相对较好。由他指导的一系列实验,检验了感觉剥夺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例如,见 Heron, 1957)。1955年,赫布报告了一个研究,证明了小脑结构中所谓的网状激活系统(RAS)的活动水平同认知成绩和行为成绩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被称为唤醒理论。在赫布的实验室做有关唤醒理论的研究期间,奥尔兹和米勒在脑内发现了强化中心(Olds & Milner, 1954)。布克特(H., 1982)提供了一组赫布论述心理生物学主题的高水平的、有影响的文章,并在其著作的附录中提供了一份清单,完整地列出了赫布的80多种出版物。





罗杰·沃尔科特·斯佩里

罗杰·沃尔科特·斯佩里 (Roger Wolcott Sperry, 1913—1994)



1913年8月20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1935年,他在欧柏林学院获得了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1914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动物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著名神经胚胎学家保罗·魏斯(Paul Weiss)学习神经外科技术。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斯佩里在位于佛罗里达橘子园的耶克斯实验室同拉施里一起进行研究(1942—1946)。1946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先是当解剖学的助理教授,后来在1952年当心理学的助理教授。1954年,斯佩里到了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担任有声誉的希克松心理生物学教授。

554

裂脑标本 在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斯佩里循其所好,研究了信息从大脑皮层的一侧到另一侧的传播线路。在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实验

中,斯佩里及其同事发现了两半球间此类传递的两条可能的途径——胼胝体(连接皮层两半球的大块纤维)和视神经交叉。视神经交叉是视神经上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来自于一只眼睛的信息被投射到与这只眼睛相反的那一侧皮层。斯佩里用眼罩遮住猫和猴子的一只眼睛,并教猫和猴子学习视觉辨别。然后,他将眼罩移到猫和猴子的另一只眼睛上,并发现信息在眼间完整的传递过程。接下来,斯佩里着手研究信息从皮层的一侧向另一侧传递的机制。他发现,在训练之后,切除(割断)胼胝体或视神经交叉,或者同时切除二者,并不妨害传递。他还发现,在训练之前切除胼胝体或视交叉,也不会妨碍传递。但是他发现,在训练之前同时切除胼胝体和视交叉,会消除两半球间的传递。因此,同时切除胼胝体和视交叉,实际上造成了两个

相互独立的、没有信息交换的脑。例如,将某一动物的脑按上述方法割裂开来,用眼罩遮住其一只眼睛,并教其进行视觉辨别,在用另一只眼睛进行探测时,它并不能回忆那一学习(Sperry, 1961, 1964)。胼胝体和视交叉被切割开的脑被称为**裂脑标本**。

斯佩里和其同事博吉恩(Bogen, J.)、沃格尔(Vogel, P.)发现,按上述方法将脑分割开,可使罹患严重抗药性的、棘手的癫痫病人受益。据推测,有了裂脑标本,始于某一半球的发作就失去了将其影响扩散至另一半球、并因此提高癫痫强度的机制。在许多病例中,用这种方法治疗的病人改善得很好,足以出院。尽管做过大手术,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裂脑”病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不过,斯佩里和同事们发展了一些测验,这些测验使得人们能够研究彼此独立的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尽管早在1831年布罗卡和其他人就提供了显示半球特殊性的信息(见第八章),尽管到19世纪末有关半球特殊性的推测相当流行(例如,见Brown-Sequard, 1890),但有关半球特殊性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斯佩里和同事所提供的后续知识格外引人555
注目。他们发现,每一个半球都有其特征性的认知、记忆、情绪和意识范围(例如,见Gazzaniga, 1970)。在斯佩里的领导下,有关“左脑”和“右脑”的研究十分流行(此类研究的例子见Springer & Deutsch, 1985)。戴利亚·蔡德尔(Dahlia Zaidel, 斯佩里从前的同事)在其主编的《神经心理学》(1994)一书的开篇所说的那句话表明,此类研究在当代心理学中依然盛行:“半球一侧化是神经心理学的核心,此书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假定脑内一侧化的存在。”(p. xviii)

不幸的是,有些关于半球特殊性的推测开始言过其实。例如,有人推测,有些人右脑占优势,而有些人左脑占优势,研究者能够设计一些测验来揭示这种优势。有人还推测,能够运用教育实践来具体地强化右脑或左脑的功能。斯佩里从前的另一个同事杰丽·利维(Jerre Levy)在其《右脑、左脑:事实和虚构》一文中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利维强调,在脑子正常的人身上,两半球对思维和行为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利维总结说:“流行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是误解和愿望,而不是科学家的观察。正常人没有半个脑,也没





有两个脑,而只有一个极其分化的脑,每一个半球都提供其专门才能……我们有一个单一的产生单一心理生活的脑。”(1985, p. 44)

斯佩里终生都对心身(脑)问题及其同人类价值观如何相关联感兴趣,其许多著作,特别是晚期著作都体现了这些兴趣(例如,Sperry, 1970, 1972, 1980, 1982, 1988, 1991, 1992, 1993)。斯佩里认为,意识来自于脑过程,意识一旦出现,就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在心身关系上,斯佩里是个交互作用论者。他认为(正如我们在第十八章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间接地说)由于将心理活动同脑过程直接联系起来,他避免了二元论。在其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斯佩里(1982)说:

还要简短提及的是,裂脑研究更为重要的间接结果之一,就是修正了有关意识的实质及其同脑过程的基本关系的观念……关键的发展是,先前非因果性的、平行论的观点转变为一种新的因果性的或“交互作用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内心体验归因于脑功能和行为中的整体性的因果控制作用。实际上,有意识的心灵所具有的心理力量被归还给了属于客观科学的脑,而没有诉诸二元论,但在此前很长时间,它们都因唯物主义—行为主义原理而被排除在客观科学之外。(p. 1226)

斯佩里一生在最著名的期刊上发表了近 300 篇论文,许多被翻译成数种语言(Puente, 1995, p. 941)。斯佩里获得过许多荣誉,这些荣誉包括美国哲学学会的卡尔·拉施里奖(1976)、沃尔夫医学奖(1979)、神经科学学会颁发的拉尔夫·杰拉尔德奖(1979)、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与哈佛的神经科学家戴维·H·休贝尔和托尔森·N·维塞尔分享)(1981)、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1993)。

斯佩里于 1994 年 4 月 17 日因萎缩性神经肌肉障碍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去世,享年 80 岁(Puente, 1995)。

新联结主义

赫布关于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怎样形成的理论,在当代心理学

最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新联结主义中再度出现。新联结主义是一种与桑代克的联结主义(见第十一章)形成对照的人工智能(见第十八章)。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和新联结主义都假设,刺激(输入)和反应(输出)之间存在神经联结。不过,正如我们下面要看到的,新联结主义所假设的神经联结,要比桑代克所假设的复杂得多。 556

先驱 赫布法则是一种流行的新联结主义模式的基石,这一法则说明:如果神经元相继或同时活动,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结强度就会提高。尽管这一法则对新联结主义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它并非赫布独创。赫布法则是以联想的接近律和频因律为基础的,而这两个定律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了解的那样,哈特莱在 200 年前就先于赫布将这些联想原理运用于神经活动。詹姆士(1890, Vol. 1, p. 566)也预见到赫布法则,巴甫洛夫对条件反射形成的神经生理学解释紧随哈特莱和詹姆士之后(见 Hergenhahn & Olson, 2001, pp. 165—166)。

麦卡罗奇和皮茨(1943)也在赫布之前试图说明神经活动模式和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方法同新联结主义的关系要比赫布的更为密切。麦卡罗奇和皮茨的主要兴趣在于揭示神经元和神经网络如何进行能用数学表达的逻辑运算。麦卡罗奇和皮茨使用“神经—逻辑网络”这一术语来表现他们对用数学表达神经活动的兴趣。用数学描述神经活动,并且将神经活动同人类的智力机能联系起来,这实质上就是新联结主义所尝试要做的。

赫布很清楚以赫布法则之名表达的观念并非他的独创。在《行为的组织》(1949)一书中,他说:

任何两个多次同时活动的细胞或细胞系统倾向于“联结起来”,结果,一个细胞或细胞系统中的活动会促进另一个细胞或细胞系统中的活动,这种一般观念是一个老观念。其后推测的细节都是为了表明这一老观念如何可能再次起作用。(p. 70)

尽管同时活动或活动时间很接近的神经元这一观念并非赫布独创,但对新联结主义影响最大的还是赫布对这一观点的看法:

许多对联结主义来说十分重要的观念是从赫布开始的,这





仍然是正确的。在非常笼统的层面上,他的观点,即在某些神经生理学条件下对心理过程作出解释,至今仍在延续。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赫布式的学习,像赫布法则所表达的那样,甚至在最新的系统中继续得到应用。(Quinlan, 1991, p. 6)

神经网络 新联结主义将一种被称为神经网络的复杂人工神经元系统用作自己的模型。在一个神经网络中,典型地有三种“神经元”(有时称作单元或信息处理器):输入神经元、隐藏神经元和输出神经元。和脑一样,在一个神经网络内,神经元之间的联结随经验而变化。对赫布来说,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的解剖结构或生物化学性质发生变化时,神经元就会联结起来。在神经网络中,突触的变化是用这一网络中单元之间可更改的数学权重或负荷来模拟的。在输入每次呈现之后,神经网络的目的是探测网络内哪些单元处于活动状态,并根据赫布法则改组自己。也就是说,同时活动的单元之间的联结强度,因其数学权重的提高而得到增强。每次呈现之后,网络以相似的方式改组自己。这以数学的方式完成了假定在神经元之间所发生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变化。那就是,某一神经网络内一贯同时活动的单元联结了起来,当它们联结起来之后,连贯的输入就产生连贯的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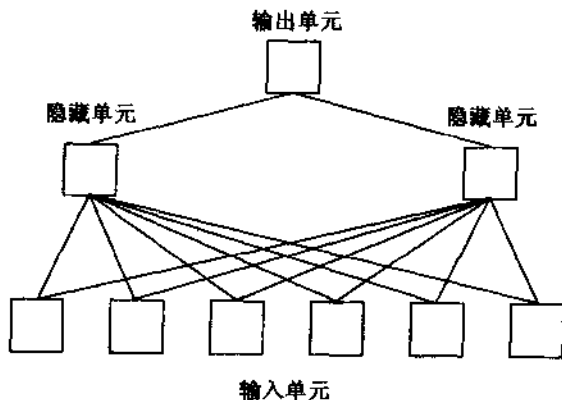


图 19.1 一个高度简化的神经网络。

某一神经网络内的影响被排成等级。隐藏单元以数学的方式将其从输入单元接收进来的活动模式转变成单一的输出模式,然后,它

们(隐藏单元)将单个的输出模式传送至输出单元。首先,进入网络的输入产生,而无可预测的输出一般性活动。但是,由于经验,网络内联结之间的权重根据赫布法则得到修正,最终,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输出与输入相互关联。插图 19.1 表示一个高度简化的神经网络。 557

新联结主义代表着对哈格兰德(Hangeland, J., 1985)所称的老式的人工智能(GOFAI)的彻底背离。GOFAI以“如果……那么……”的方式每次加工一串信息;神经网络同时加工数串信息。后者被称为平行分布加工(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GOFAI根据规则加工符号信息;神经网络只加工系统内以数学权重表达的兴奋和抑制模式。与GOFAI形成对比,学习和记忆不再是储存和提取符号表征的问题。“在加工过程中运用知识,不再是一个在记忆中找到相关信息并加以运用的问题,它是加工本身的重要部分。”(McClelland, Rumelhart & Hinton, 1992, p. 281)GOFAI及序列信息加工的缺点是,信息流的任何中断都会使整个系统失灵。在神经网络内,信息处理在整个网络里发生,因此,要使崩溃发生,就必须使系统的大部分遭到破坏。因此,拉施里的整体活动原理既适用于真实的脑,也适用于神经网络。GOFAI和新联结主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新联结主义能模拟和复制人类所具有的许多GOFAI所不能模拟和复制的能力——例如学习。

新联结主义用神经网络内不断变化的兴奋和抑制模式(用数学权重来表示)来解释学习。例如,要让一个神经网络学习识别某个具体对象。呈现那个对象(比如说,3这个数字)给系统提供了输入,但开始时输出不会与数字3相像。不过,在每次呈现之后,系统根据设计好的程序按照赫布法则改组它自己——那就是,在数字3呈现时,通过提高同时活动的单元的联结强度来改组它自己。就这样,神经网络的输出逐渐“学会”同其输入相匹配。像婴儿的脑一样,神经网络学会表征反复出现的环境事件。昆兰(Quinlan, 1991)描述了脑内和神经网络内学习发生的方式:

明确地看到由于赫布式学习这一总的原理的递归运用,整个联结链条和联结层次是如何随时间增强的。两个同时活动的





细胞绘制在第三个细胞上,使它同第四个细胞一起活动。第三个和第四个细胞转过来绘制在第五个细胞上,第五个细胞的行为最后表示出一个整体的联结模式。(p. 5)

联结主义者的模型存在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例如, Rosenblatt, 1958),并同 GOF AI 相竞争。但是,在明斯基和佩珀特(1969)发表了对一种联结主义模型(罗森布拉特的模型)的详尽批判后,人们对神经网络的兴趣大幅度地降低了。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新发展恢复了对平行加工计算机的兴趣。在 1986 年鲁默哈特(Rumelhart, D.)、麦克莱兰(McClelland, J.)和平行分布加工(PDP)小组的其他成员出版其两卷本著作《平行分布加工:认知的微观结构之探讨》时,人们对 GOF AI 的兴趣就已大大地下降了。德莱弗斯(Dreyfus, 1992)描述了这本教科书所得到的热情:

558

鲁默哈特、麦克莱兰和 PDP 研究小组的两卷本著作《平行分布加工》1986 年上市之日就有 6000 张订单,现在已出版了 45000 多套。和苏联解体一样,GOF AI 研究计划瓦解的速度令每一个人、甚至令我们这些预料它迟早瓦解的人都感到吃惊。(p. xiv)

不久,新联结主义开始解决 GOF AI 所不能解决的或是解决起来很困难的问题。神经网络表现出其识别模式、物体、音素和词语的能力,开始表现出其学习概念、概括甚至说话的能力(下面我们将看到神经网络具有说话能力的例子)。鲁默哈特(1992)甚至认为,新联结主义对人类最高级的认知能力——推理的解释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越来越确信,我们用 PDP 模型所执行的……过程能……大量说明我们称之为推理的东西。”(p. 70)

请注意,作神经网络基础的许多神经生理学理论(诸如赫布法则)已为对实际神经元的功能的观察所证实。(例如,见 Cleary, Hammer & Byrne, 1989; Glanzman, 1995)

反向一传播系统 依照赫布法则所设计的神经网络具有自动修正的功能。也就是说,仅根据经验,输出模式就能逐渐与输入模式相匹配。但并非所有联结主义的系统都是这样设计的。有些是需要一个“教师”对程序操作进行反馈的**反向一传播系统**。也许,反向一传

播系统最有名的例子是网络聊天(例如,见 Sejnowski & Rosenberg, 1987)。谈话被提供给系统,其影响在隐藏单元之中传导,直到被编码成音素。音素是语言之中可识别声音的最小单元。这一输出(被编码的音素)接着被提供给产生实际说话的声音(音素)的声音合成器。起先,系统之中的权重是任意指定的,输出是毫无意义的音素声。训练由调整网络之中的权重构成,调整网络中的权重以便系统地缩小输入和所要求的输出(正确的发音)之间的差异。矫正性反馈使得网络聊天成为一个反向—传播系统,而不是一个根据赫布法则自动学习的系统。克拉克(1990)对网络聊天如何学会条理清楚地说话作了概括:

开始时,网络的隐藏单元的权重和联结(在所选的参数内)是随机分配的,换言之,网络不“了解”文字转换成音素的任何规则。它的任务是通过同训练实例反复接触,学会围绕这一特别难于处理的认知领域商订线路(之所以难处理,是由于文字向音素转换的不规则性、亚规则性和对脉络的敏感性)。而且,学习是以标准的方式进行的,换言之,是根据反向—传播学习规则进行的。通过给这一系统一个输入、检查(这是由一个使用电脑的“管理者”自动完成的)其输出,并告知系统应该产生什么样的输出(也就是,什么音素代码),这一规则发挥作用。然后,这一学习规则使系统持续地以产生正确输出的方式调整隐藏单元的权重。这一程序会反复数千次。不可思议的是,从模糊不清的发音,到部分可识别的词语,再到高度可信的最终成果,这一系统慢慢地学会可理解的英语文本的发音。(p. 299)

新联结主义是一个多变、复杂的领域。我们对新联结主义的讨论过于简单化。昆兰(1991)对这一领域作了更具综合性的、尤其适合于心理学的综述。

尽管新联结主义相当流行,但它也不是没有遭到批评。例如,德莱弗斯(1992)由于其始终如一的批评而有“人工智能(AI)的黑色骑士”之称,他并没有为神经网络所假定的学习能力打动:

神经网络几乎同 GOFAI 系统一样依赖于人的智力,其自





夸的学习能力差不多是一种幻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独立地学会如何应付环境、并能在环境变化时修正其反应的系统。

(p. xxxix)

瑟尔(1992)也没有为任何人类智能的计算机模型所打动:

559

就像在昏暗的灌木丛里丢了车钥匙,而到路灯下寻找的醉汉一样,“因为这里的光线好一点”,我们试图找出人如何可能与计算机模型相像,而不是去努力理解有意识的人类心灵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p. 247)

瑟尔(1998,讲座5)认为,新联结主义尽管要比早先的线性人工智能模型更有效力,但仍然只使用句法(符号的控制)。因此,他认为,新联结主义仍然不能解决由其“中国屋”思维实验(见第十八章)所提出的语义学(符号的意义)问题。

最后,布鲁纳(Bruner, J.)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重新激发对认知心理学兴趣的人之一,他声称(1990),认知科学解释人类认知的努力已经失败,因为它忽视了心理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意义:

毫无疑问,认知科学对我们理解信息如何流动、如何得到加工作出了贡献。同样,毫无疑问,它还留下大量没有得到解释的问题,甚至有些还含糊不清,而正是这些问题首先激发了认知革命。因此,让我们围绕着意义这一概念,围绕在团体内创造和通过商榷达成意义的过程,回到如何建构心理科学这一问题。

(pp. 10—11)

尽管有此类批评,但有些人还是认为,神经网络理论(新联结主义)将综合当代心理学的许多分歧,使心理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统一的科学(例如,见 Tryon, 1995)。

行为遗传学

行为遗传学是心理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遗传对认知和行为的影

天论,因为他们认为至少有些思想过程或行为模式受到遗传的强烈影响。下面仅是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些典型例子。

习性学

在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所有涉及内部事件的行为解释都被严格禁止。这一实证主义哲学不但不允许研究认知过程和生理过程,而且不允许研究本能行为。不过,正如行为的认知解释和生理解释一样,行为的本能解释虽然不被允许,但却没有被消除。即使在行为主义的全盛期,一群习性学家也在研究本能性的动物行为。习性学(Ethology;ethos,习性、习惯、特性;ology,……的研究)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由德国的卡尔·冯·弗里奇(Karl von Frisch, 1886—1983)、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 1903—1988)和英国的尼科·廷伯格(Niko Tinbergen, 1907—1988)发展起来的。由于他们的成就,廷伯格、弗里奇、洛伦兹共同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奖。

习性学家主要在动物的自然环境中研究某种特定范畴的行为(诸如攻击性、迁徙、交流、地盘性),并试图用进化论来解释。对习性学家来说,物种特有的行为,或者不同物种的成员在某些环境中的典型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习性学家的先天论倾向使他们与行为主义者、特别是激进的行为主义者直接发生冲突:

在早期,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欧洲人与美国人、生物学家与心理学家、本能理论家与学习理论家、野鸟观察家与老鼠操纵者之间的争论。界线很分明。欧洲人自称习性学家,团结起来支持浮夸的洛伦兹,洛伦兹瞧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老鼠操纵者,没有探讨重要问题的准备”。习性学家直截了当地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行为可归因于本能(遗传学),有多少行为可归因于学习?他们猜想,本能要比任何人原先想像的要重要得多。(Wallace, 1979, p. 2)

习性学家对行为主义者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论战,他们的成功对激进 560 的行为主义声望的衰落起了很大作用。





习性学仍然是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它对当代心理学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社会生物学中。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是社会生物学的创立者,1953年,他还是哈佛的学生时,曾修习过洛伦兹的一门课程。习性学对社会生物学的影响相当大。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习性学家倾向于集中研究各种动物所特有的相当刻板的、自动的反应;而社会生物学家倾向于集中研究起因于有机体的生物特性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社会行为。社会生物学家采用策略和成本效益分析之类的术语,来表明有机体在选择某种活动方向之前对各种选择的权衡,而不是研究刻板行为。社会生物学家认为,有机体会选择那种能提高其基因副本在后代身上永存几率的活动过程。

社会生物学

尽管在第十章我们已将社会生物学作为新达尔文主义的例子作了简要回顾,但这里我们要扩展范围,因为社会生物学恰好可以作为当代心理学中行为遗传学的例子。巴拉什(Barash, D., 1979, p. 10)认为,人类拥有组织我们社会行为的生物语法,正如与生俱来的语法规则组织我们的言语行为一样。我们学习语言,创造文化,保卫我们的领土,更容易学会某些东西(例如恐惧、社会规范、语言),这是因为我们在遗传上有这么做的倾向。与此相似,男性使其基因副本永存的策略是乱交,女性的策略是精心选择一个合适的配偶。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这一在策略上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男性对繁殖的投资最少,而女性的投资却是巨大的。华莱士(1979)用男性的观点、以讽刺、幽默的方式对交配进行了描述:“男子吃一颗葡萄就能补充一次交配所消耗的能量,他的成本低,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这会使他有一个孩子。”(p. 74)但是,如果交配导致怀孕,女子的成本就要大得多。如同巴拉什(1979)的解释:

卵子因精子而受精,反之则不然。是女人怀孕,而不是男人。是女人必须生成胎盘来养育未出生的孩子;她必须忍受因怀孕而产生的新陈代谢和激素方面的应激;她必须到处带着体积和重量增加的胚胎,随着怀孕的进展,越来越笨拙。孩子出生

以后,她还得养育他。(p. 47)

因此,女子在遗传上就有寻找具有好的(能提高适应性的)基因(能产生具有生存和繁殖潜能的后代的基因)的、具有有效资源(例如食物、领地、住所和防护物)的、具有良好行为(乐意将一些资源投到女性及其后代身上)的男子的倾向。

有人批评社会生物学家是严格的生物决定论者,但这一评价并不准确。例如,就刚才所描述的择偶而言,社会生物学家描述的只是一般的遗传倾向。他们说男子具有乱交的遗传倾向,但他们说了更多。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文化中,男子没有抑制其乱交倾向的需要。而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中,这种乱交是非法的,是不允许的。因此,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总是源自于生物学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社会生物学家避免“只有主义”(nothing-but-ism)——即,认为行为只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或只是由环境(文化)因素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总是两者兼而有之。巴拉什(1979)指出:“就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过久地依循‘只有’取向而言,社会生物学可能刚好帮助纠正那种不平衡状态。”(p. 45)

威尔逊用**皮带原理**很好地说明了刚才所叙述的互动取向。根据威尔逊的观点,人类有创造文化的生物(遗传)倾向,因为这样做有助于生存。因此,文化和生物需要的满足之间具有或者应该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文化过于偏离生物性,那么,将两者连在一起的皮带就会收紧,“人格就会马上解体,关系就会马上瓦解,生育就会马上停止”(Wilson, 1978, p. 22)。显然,长此以往,文化就会消亡。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前,文化就会在生物性的方向上进行调整。

561

因此,根据社会生物学,我们的生物语法使我们具有从事某些社会活动的倾向。巴拉什为其名为《内心低语》的著作选用了“低语”这一术语,因为低语就是低语。低语不是喊叫或呐喊。我们在生物学上可能具有以某些方式行动的倾向,但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巴拉什(1986)阐述了这一观点:

幸运的是,有一些好消息。我们人类这种智慧的灵长类动物能够进行选择。我们能够克服原始的局限和短浅目光。一旦





确信其重要或不可避免,我们就能够学会所有困难的事情。我们甚至能够学会违背天性的事情。能够接受如厕训练的灵长类动物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接受上行星的训练。(p. 254)

在第十章我们已经提到,威尔逊所称的社会生物学现在一般称为进化心理学。它已经成为当代心理学最为流行的研究主题之一(例如,见 Buss, 1999)。

应该指出,由于社会生物学根据与生俱来的影响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它也遭到我们在伯特丑闻和 1994 年《钟形曲线》一书(见第十章)中所见到的同样的反对意见。在其自传中,威尔逊(1995)描述了对其《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1975)一书的一些负面反应。显然,这些反应许多是由政治或道德的关切所激发的,而不是由科学的关切所激发的。

诺姆·乔姆斯基的影响



通常认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斯金纳 1957 年的著作《言语行为》的批评是削弱激进行为主义影响的决定性事件。在其批评中,乔姆斯基强有力地论证了语言之复杂是难以用操作性原理来解释的,坚持人脑在遗传上就预定好要生成语言。乔姆斯基认为,每个儿童生来就有能使其相当容易地学会语言规则的脑结构。乔姆斯基认为,如果孩子只能依靠联结原理(诸如接近律和频因律)和强化原理,就不可能学会这些规则。乔姆斯基坚持先天论,成功地反驳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行为主义,这对削弱行为主义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但其关于语言获得的观点,不久就取代了以操作原理为基础

的观点。黎黑(Leahy)描述了乔姆斯基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乔姆斯基以其 1959 年对《言语行为》的长篇批评开始了对激进行为主

义的抨击,这也许是自华生的‘行为主义者的 1913 年宣言’以来发表的唯一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论文。”(2000, p. 497)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了解的那样,G·米勒是最早看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分析与心理学的关联的心理学家之一。甚至在乔姆斯基发表其 1959 年对斯金纳的《言语行为》的批评之前,米勒和乔姆斯基就已开始了他们的长期合作(见 Chomsky & Miller, 1958)。

有机体的错误行为

对行为主义者的反先天论立场的另一个打击,来自玛丽安·布里兰(Marian Breland)和凯勒·布里兰(Keller Breland)的工作,他们是斯金纳以前的同事(玛丽安·布里兰现在名为玛丽安·贝利)。布里兰夫妇开办了一家名为动物行为公司的企业,用操作原理来教各种动物学习种种把戏。然后,受训动物穿戴整齐,在博览会、会议、娱乐公园和电视上表演。起先,布里兰夫妇发现他们的动物具有高度的可调节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能行为开始干扰或取代习得的行为。例如,已经学会将木币放入“小猪银行”的猪开始表演得越来越慢,最后这些猪会用鼻子去拱木币,而不是将其放入“银行”,甚至当这么做延迟了强化或妨碍了强化时也是如此。本能行为干扰或取代习得的行为,这一现象被称作“本能倾向”。布里兰夫妇概括了他们的发现:“显然,这些动物陷于强大的本能行为,这清楚地表明,这些行为模式与由条件反射得来的行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1961, p. 85)

布里兰夫妇认为,他们的观察同行为主义提出的三个假设相矛盾:(1)动物作为一块白板——也就是说,没有遗传倾向——来到学习情境;(2)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3)动物所能作出的任何反应,都能对动物所能觉察到的任何刺激形成条件反射。所有这些行为主义假设,要么否认、要么极度轻视本能行为的重要性。虽然是作为斯金纳派的心理学家而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但布里兰夫妇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对数千动物进行了连续 14 年的条件作用和观察之后,我们不得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不了解其本能模式、进化史和生态地





位,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预测和控制任何物种的行为。(p.126)

自布里兰夫妇发表论述生物的错误行为的文章以来,许多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也支持他们的结论。例如,赛利格曼(Seligman, 1970)发现,在任何特定的动物种类内部,有些联结要比其他联结更容易形成;某一物种也许能轻易形成联结,而另一物种可能很难形成联结,或者不可能形成联结。赛利格曼认为,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在同一物种内部,动物在生物学意义上(在遗传上)具有形成某些联结的准备,以及形成与其他联结相反的准备。不同物种间的情形也是如此。某一联结在**准备性连续体**上的落点,决定某种动物学习这一联结的难易程度。(在赫根汉和奥尔逊 2001 年,塞利格曼和黑格 1972 年的论著中能发现许多例子,说明某一生物的遗传结构影响它能学会什么,及其学习的难易程度)

遗传对智力与人格的影响

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习性学家、乔姆斯基、布里兰夫妇以及塞利格曼的工作,行为的先天论解释在当代心理学中再次得到尊重。进化心理学的流行就是例证。作为最后一个例子,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布沙尔(Bouchard, T.)及其同事的工作。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所了解的那样,是高尔顿明确了天性—教养问题,他也是第一个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使用双生子的人。根据其双生子研究,就天性和教养的相对贡献,高尔顿得出如下结论:



既然出自教养的差异确实没有超过通 563
常在同一社会阶层和同一国家的人之间所发现的东西,那么天性大大地胜过教养这一结论无可回避。我只担心我的证据似乎证

明得太多,并可能因此遭到怀疑,因为教养竟然如此无足轻重,这似乎同所有经验都相反。(p.576)

近来布沙尔和其他人所做的研究显示,高尔顿是正确的,这基于两个理由:同天性相比,教养的作用非常小;人们会发现那个事实难以置信。布沙尔用四个主要对照组研究了遗传对身体特征、智力和人格特征的影响:

- 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T)
- 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A)
- 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T)
- 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

异卵双生子在遗传上同非双生的兄弟姐妹一样,同卵双生子有着共同的基因。如果经验(教养)决定智力和人格,那么,在这些特质上,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Ts)和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Ts)倾向于有高相关;而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As)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则不会倾向于有高相关。如果智力和人格主要是由遗传(天性)决定的,那么,在这些特质上,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Ts)和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As)之间的相关应该不会太高;而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Ts)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之间应该表现出高相关。因为,在布沙尔的研究中,所有同卵双生子一出生就被分开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必须归因于遗传的影响。

布沙尔(1984)首先证实了久为人知的事实,即同卵双生子的种种身体特征几乎完全一样,如指纹和身高。接着,布沙尔转而关注智力问题,并断定“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力的遗传率远高于零,可能在 0.50 和 0.80 之间”(1984, p. 170)。遗传率表明某一特质或特性的变异可归因于遗传的程度。在一个研究中,布沙尔(1984)报告,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DZTs)之间智商分数的相关为 0.14,而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Ts)之间为 0.78,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之间为 0.71,得出智力的遗传率约为 0.70;那就是,遗传对智商分数的贡献约为 70%。应该指出的是,尽管遗传率典型地是一种得自于相关系数的复杂度量法,但就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而言,相关系数直接就是遗传率的估计数。这是因为分开





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在遗传上完全一样,但所受的环境影响基本不同。因此,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MZAs)而言,智力测量上的相关系数 0.71 就表示智力的遗传率约为 70%。

接下来,布沙尔转而关注人格特征。关于人格特征,他说:“在人格这一领域,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共同的家庭环境因素和社会学习对决定个别差异是非常重要的。”(1984, p. 170)但正是在这里,布沙尔得出了其可能最惊人的结论:共享的家庭环境实际上对人格没有影响。那就是,人们具有某种相似人格特质的程度,与他们在遗传上的关联程度有关,而与他们具有共享经验的程度无关。他还发现,父母与其收养的孩子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收养的孩子与其生物学上无关的兄弟姐妹也没有相似之处。父母与其生物学上的孩子有一些相似之处,生物学上有关的兄弟姐妹也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异卵双生子间的相似程度,与生物学上的兄弟姐妹间的相似程度一样。不论是否在一起抚养,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最高。布沙尔问道:“共同的家庭环境充其量对人格只有较小的影响,这是否可能正确?”(1984, p. 172)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布沙尔接着说:“生物学上无关的个体之间[人格特征]的关联只反映了环境的影响,只体现约 5% 的共同家庭环境的影响。”(1984, p. 173) 564

特勒根、莱肯、布沙尔、威尔科克、西格尔和里奇(Tellegen, Lykken, Bouchard, Wilcox, Segal & Rich, 1988)运用多维人格问卷测量了 11 种人格特质的遗传率,诸如幸福、社会潜力、成就、攻击性和传统主义。他们发现,所研究的人格特质的遗传率在 0.50 至 0.60 之间,遗传是对这些特质影响最大的单个因素。可能更为惊人的是,研究者发现,宗教兴趣、态度和价值观也受到遗传的强烈影响。沃勒、科杰廷、布沙尔、莱肯和特勒根(1990)发现,宗教信仰的遗传率和人格特质的遗传率差不多(约为 0.50)。再者,与对人格特质一样,共享的家庭经验对宗教兴趣、态度和价值观几乎没有影响。沃勒与其合著者断定:“社会科学家将不得不抛弃原先的假设,即宗教态度与其他社会态度的个别差异只受环境因素影响。”(1990, p. 141)

不应该得出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不重要这一结论。大多数人格的遗传研究表明,遗传因素解释人格问卷上约 50% 的变异,其他 50% 是由环境因素来解释的,如共享的家庭经验(约 5%)、特有的(非共享的)环境经验诸如偶发事件和与同伴团体的经验(约 45%)。因此,根据这里所援引的研究,遗传是影响智力和人格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在第十章我们看到,表明智力具有高度遗传性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像布沙尔一样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具有高度遗传性。这种研究结论即便不是有更多的争议,也同样处于争议之中。不过,用一生下来就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是研究天性和教养的相对贡献的强有力方法,现在备受关注。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激进的行为主义偏向于教养,试图以此来解决天性和教养之争,但这一古老的争论在当代心理学中依然活跃着。(其他有关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例子请参见, Buss, 1988; Plomin, 1990; Zuckerman, 1991。)

概 要

心理生物学研究心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此类研究至少可追溯到希波克拉底。卡尔·拉施里是心理生物学的现代开拓者。拉施里早期支持华生的行为主义,但却不能为华生的(和巴甫洛夫的)脑是接线总机这一观念找到神经生理学上的支持。相反,他发现对复杂学习任务的记忆(如迷津学习)遍布整个皮层。如果在此类学习之后脑组织受到损伤,成绩的下降更多地与受损组织的数量有关,而不是同受损的部位有关。拉施里称这一现象为整体活动。拉施里还发现,在脑的某一功能区内部,这一区域内的任何组织都能发挥这一功能区的机能。拉施里称之为等功。拉施里有关脑功能作用的结论,更多地与格式塔理论相一致,而不是与脑是接线总机这一观念一致;但并不是所有的拉施里的观察资料都支持格式塔理论。

565

唐纳德·赫布是受拉施里影响的众多著名心理学家之一。即使





在激进的行为主义影响最大的时候,赫布也乐意思考心理生物学。根据赫布的观点,脑内持续地一起活动或紧接着相继活动的神经元会形成一个细胞组合。持续地同时活动或紧接着相继活动的细胞组合会形成位相序列。这样,持续发生的环境事件获得神经表征。之后,当某一细胞组合或位相序列受到刺激时,个体就会经验到有关环境中的对象或事件的思想或思想流,环境中的对象和事件引起思想或思想流的发展。赫布其他的创新性研究主题包括恐惧、丰富的环境、感觉剥夺和唤醒理论。

另一个受拉施里影响的著名心理学家是罗杰·斯佩里。斯佩里及其同事通过毁损动物的胼胝体和视神经交叉形成割裂脑。由于这种准备,脑的两个半球独立地学习。据发现,患有严重癫痫的患者在脑割裂之后,状况常常有戏剧性的改善。皮层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以前无法研究,在有割裂脑的人以后,这一研究成为可能。斯佩里及其同事发现了相当多的与许多认知和情绪现象有关的半球一侧化现象。半球一侧化的研究在当代心理生物学中依然流行。

赫布关于学习的神经学基础的推测影响了人工智能的最新形式——新联结主义。新联结主义采用由输入单元、隐藏单元和输出单元构成的人工神经网络。有种神经网络根据赫布法则进行“学习”。那就是,同时活动的单元之间的数学权重得到提高。结果,进入网络的一致的输入模式逐渐产生一致的输出模式。反向—传播网络并不采用赫布法则,而是采用一个“教师”或模型。反向—传播系统的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网络聊天。尽管神经网络运行起来要比GOFAI更像脑,并且能够进行学习,但许多人仍然怀疑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能否合理地复制甚或模拟人类的智能。

行为遗传学是心理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遗传对认知和行为的影 响。即使在行为主义的全盛时期,仍有一群习性学家根据进化论来解释各种物种特有的行为。这一研究计划的成功,促成了行为主义声望的下降。社会生物学家将习性学扩展到复杂社会行为的研究。人类经遗传获得了一种生物语法,这种生物语法使人类预先倾向于从事各种文化活动。不过,文化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它能促进

生存,如果文化不能促进生存,那它就会退化并可能消亡。因此,有人说生物性将文化拴在了一根皮带上。尽管人类经遗传获得了行为倾向,但总是得根据生物特性和文化来解释行为。生物倾向能够受到、并且经常受到文化影响的抑制。起初所谓的社会生物学现在通常称为进化心理学。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一种语言的先天论解释,这一解释很有影响,并与斯金纳的以操作性原理为基础的经验论解释相对立。玛丽安和凯勒·布里兰的研究表明,习得行为常常趋向于本能行为,这一本能倾向背离了激进行为主义者所提出的几个假设。与此相似,塞利格曼发现,某一联结在由遗传决定的准备性连续体上的落点,决定习得这一联结的难易。最后,布沙尔及其同事运用包括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在内的双生子研究,表明智力和人格特质都受到遗传的强烈影响。

566

讨 论 题

1. 列举证据说明心理生物学是贯穿心理学史的反复出现的主题。
2. 论述拉施里的整体活动原理和等功原理。这些原理在哪些方面与行为主义的脑功能观点相冲突?它们怎样支持格式塔的脑功能观点?
3. 根据赫布的观点,什么是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举例说明赫布是如何运用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的概念来解释认知经验的。
4. 叙述斯佩里的裂脑标本。斯佩里运用裂脑标本就认知过程作出了什么发现?为什么要将这类标本用之于人类?通过裂脑人的研究,就半球特殊性认识到了什么?
5. 什么是新联结主义?它怎样与“老式的人工智能”(GOF AI)形成对照?
6. 描述一种人工神经网络,然后讨论这类网络是怎样根据赫布法则进行学习的?
7. 在新联结主义内部,什么是反向—传播模型?试举例说明。





8. 哪一种针对 GOFAI 的批评对新联结主义仍然有效? 哪一种对新联结主义无效?
9. 解释习性学家是如何削弱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的?
10. 在社会生物学中,生物语法这一术语的含义是什么? 只有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皮带原理?
11. 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书的批评对当代认知心理学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12. 布里兰夫妇有关本能倾向的观察资料在哪些方面与行为主义者所提出的假设相对立? 塞利格曼的准备性连续体又是怎样与那些假设相对立的?
13. 布沙尔在研究天性和教养对智力与人格的相对影响时,采用了一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生子,其基本理由是什么? 他的研究支持了什么结论?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Psychobiology(心理生物学)

Hebb, Donald (唐纳德·赫布)

Connectionism(联结主义)

Neural networks(神经网络)

Behavior genetics(行为遗传学)

Twins reared apart(分开抚养的双生子)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Churchland, P. S., & Sejnowski, T. J. (1994). *The computational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reyfus, H. I. (1994).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rdcastle, V. G. (Ed.). (1999). *Where biology meets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Carthy, R. A., & Warrington, E. K. (1990).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Quinlan, P. (1991). *Connectionism and psychology: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new connectionist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aidel, D. W. (Ed.). (1994). *Neuropsycholog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术 语

反向—传播系统(back-propagation systems) 一种神经网络, 以如下方式学习: 在其输出上, 系统地减少与所希望获得的输出之间的差异, 所希望获得的输出由某一模型或“教师”所代表。此类系统通过矫正性反馈进行学习, 而不是通过运用赫布法则进行学习。

行为遗传学(behavioral genetics) 心理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遗传对认知或行为的影响。

生物语法(biogrammar) 社会生物学家认为, 这是由遗传得来的、使有机体预先具有从事某些社会活动倾向的结构。

细胞组合(cell assembly) 赫布认为, 细胞组合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反映反复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神经元所构成的系统。在受到刺激时, 细胞组合引起与这些事件有关的观念。 567

等功(equipotentiality) 拉施里观察到, 在脑内的某一功能区, 在这一区域内的任何组织都能发挥其相关功能。因此, 要破坏某一功能, 就必须破坏这一功能区内的所有组织。

习性学(ethology) 在某种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对物种特有行为





的研究。习性学家典型地试图根据进化论解释此类行为。(也见物种特有的行为)

唐纳德·奥尔丁·赫布(Hebb, Dold Olding, 1904—1985) 在拉施里的影响下,他在心理生物学领域做了开拓性研究。(也见细胞组合和位相序列)

赫布法则(Hebb's rule) 赫布认为,脑内同时或相继活动的神经元会联结起来。一类神经网络通过调整同时或相继活动的单元的权重来运用这一法则。其结果是前后一致的输入产生前后一致的输出。(也见神经网络)

遗传率(heritability) 确定某一特质或特征的变异有多少是由遗传决定的一种尺度。

本能倾向(Instinctual drift) 习得行为受本能行为的干扰或为本能行为所替代的倾向。

卡尔·斯宾塞·拉施里(Lashley, Karl Spencer, 1890—1958)

华生行为主义的早期支持者,由于其神经学研究没有能够支持脑像接线总机这一行为主义的基本观念,他最终离开了行为主义阵营。(也见等功和整体活动)

皮带原理(leash principle) 威尔逊认为,人类创造文化是因为这么做能促进生存。因此,文化和生物需要的满足之间或有应该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生物性将文化拴在一根皮带上。

整体活动(mass action) 拉施里观察到,如果在学习复杂任务之后毁伤皮层组织,对某一任务的操作的退化更多地取决于毁伤组织的数量,而不是取决于毁伤组织的部位。

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 是由输入单元、隐藏单元和输出单元所构成的系统,如果单元之间的数学权重根据赫布法则或通过反向-传播得到系统的调节,这一系统就能进行学习。(也见赫布法则和反向-传播系统)

新联结主义(new connectionism) 一种最新的、运用被称为神经网络的人工神经元系统的人工智能。“老式的人工智能”(GOFAI)根据特定的法则采用相继的信息加工。与 GOF AI 不同,新联

结主义以脑为榜样。那就是,某一神经网络之内的信息加工遍布于整个网络。和脑一样,神经网络能够学习;而 GOF AI 则不能学习。(也见赫布法则和神经网络)

位相序列(phase sequences) 根据赫布的观点,位相序列是因细胞组合同时或相继被激活而形成的、由相互关联的细胞组合所构成的系统。当某一位相序列被激活,它引起相互关联的观念流。

准备性连续体(preparedness continuum) 塞利格曼观察发现,生物准备性的程度决定某一联结的习得难度。

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 根据生物学基础来解释心理现象的尝试。

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也称进化心理学) 是由爱德华·威尔逊所创立的学科,这一学科试图根据进化论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

物种特有的行为(species-specific behavior) 在某些环境中,某一物种的所有成员典型地从事的行为。非常接近于其他人所称的本能行为。

罗杰·沃尔科特·斯佩里(Sperry, Roger Wolcott, 1913—1994) 是用裂脑标本研究人类或非人类动物半球一侧化的心理学家。斯佩里及其同事采用这一技术发现,许多认知现象或情绪现象特定于皮层的右半球或左半球。(也见裂脑标本)

裂脑标本(split-brain preparation) 切除了胼胝体和视神经交叉的脑。





第二十章

当代心理学

当代心理学反映了心理学漫长而多样的历史。在本书中,我们 568
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时代,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哲学都已努力被运用于认识人类。我们也看到,这些哲学中的许多都已成为心理学思想流派的基础,这些心理学思想流派包括:意志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史中,最经常用于研究人的方法一直是内省法、自然观察法、实验法。所有这些哲学、思想流派和方法的痕迹都可在当代心理学中发现。

当代心理学的多样性

当今心理学是多样的,但是心理学几乎一直如此。在心理学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接受一个唯一的范式。在中世纪,也许心理学曾经形成了极为接近单一范式的学科,那时,任何偏离宗教教条观点的研究都是根本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可能提出,从 1930 年左右到 20 世纪 50 年代,行为主义一直统治着心理学,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行为主义极为流行,但行为主义一直遭受着强有力的批评,从这些批评中也产生了许多可以选择的替代观点。

当代心理学区别于学派林立时期的心理学之处是,当前,持有不同观点的心理学家相对和平地共处着。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到 30 年代之间,几个心理学流派同时并存,对立流派的成员之间经常产生公开的敌意。今天,学派林立已成为过去,而折衷主义精神盛行,这使人联想到詹姆士提出的机能主义取向。那时的折衷主义者选择不同来源的观点和技术,它们在处理问题中都极为有效。

美国心理学会的分会

表 20.1 列出了美国心理学会(APA)的 52 个分会,它是当今心理学多样性的一个明显标志(尽管列出了 54 个分会,但由于第 4 分会和第 11 分会已不存在,所以总共有 52 个分会)。请注意,举例来说,这些分会包括实验心理学分会(3)、心理学与艺术分会(10)、军事心理学分会(19)、精神药理学与药物滥用分会(28)、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32)、妇女心理学分会(35),以及精神分析分会(39)。每个分会的成员数量也列出了,以表明哪个心理学领域在当代最受欢迎。美国心理学会并没有具体的认知心理学分会,但是,要是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会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成长最快的分会之一(比如,参见 Robins, Gosling & Craik, 1999)。请注意,尽管有大量的美国心理学会会员不附属于这些分会(40674 人),但所有分会的总会员数量(84244 人)大大超过了美国心理学会会员总数(83096 人)。这是因为,一个美国心理学会会员同时属于几个分会是很普遍的现象。当所有成员(包括外国心理学家、中学心理学教师、研究生和本科心理学学生)都被给予美国心理学会会员资格时,总人数将超过 159000 人。

从 1892 年,在霍尔的领导下,在马萨诸塞的伍斯特成立美国心理学会的那批人开始,现在的会员已经发展到 83000 多人。现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分会数(49)要比 1892 年创建时共同确立学会宣言的分会数量(31)要多得多。显然,心理学的受欢迎度和多样性在逐渐增加,并且它们将继续增加。



表 20.1 美国心理学会的分会及其会员数量

569

分 会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 普通心理学协会	2 461	1 672	789	67.9	32.1
2. 心理学教学协会	1 982	1 205	777	60.8	39.2
3. 实验心理学分会	1 067	826	241	77.4	22.6
5. 评价、测量与统计分会	1 404	1 001	403	71.3	28.7
6. 行为神经科学与比较心理学分会	605	469	136	77.5	22.5
7. 发展心理学	1 286	550	736	42.8	57.2
8.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	2 920	1 916	1 004	65.6	34.4
9. 社会问题的生理学研究协会	2 444	1 381	1 063	54.5	43.5
10. 心理学与艺术分会	523	284	239	54.3	45.7
12. 临床心理学协会	6 159	3 972	2 187	64.5	35.5
13. 顾问心理学分会	988	736	252	74.5	25.5
14. 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协会	2 683	1 849	834	68.9	31.1
15. 教育心理学分会	1 814	1 124	690	62.0	38.0
16. 学校心理学分会	1 870	970	900	51.9	48.1
17. 咨询心理学分会	2 811	1 662	1 149	59.1	40.9
18. 公共服务心理学家分会	1 005	743	262	73.9	26.1
19. 军事心理学分会	405	328	77	81.0	19.0
20. 成人发展与老年分会	1 656	873	783	52.7	47.3
21. 应用实验与工程心理学分会	374	309	65	82.6	17.3
22. 康复心理学分会	1 305	850	455	65.1	34.9
23. 消费者心理学分会	264	224	40	84.4	15.2
24. 理论与哲学心理学分会	631	513	118	81.3	18.7
25. 行为的实验分析分会	648	512	136	79.0	21.0
26. 心理学史分会	802	652	150	81.3	18.7
27. 社区研究与行动协会:社区心理学分会	791	494	297	62.5	37.5
28. 精神药理学与药物滥用分会	805	617	188	76.6	23.4
29. 心理治疗分会	4 788	2 975	1 813	62.1	37.9
30. 心理催眠分会	1 320	969	351	73.4	26.6

(续表)

分 会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1. 州心理学会事务分会	451	300	151	66.5	33.5
32. 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	659	455	204	69.0	31.0
33. 心理迟钝与发展性障碍研究分会	751	487	264	64.8	35.2
34. 人口与环境心理学分会	295	192	103	65.1	34.9
35. 妇女心理学协会	3 134	85	3 049	2.7	97.3
36. 宗教心理学分会	1 197	849	348	70.9	29.1
37. 儿童、青年与家庭服务分会	1 118	563	555	50.4	49.6
38. 健康心理学分会	2 869	1 679	1 190	58.5	41.5
39. 精神分析分会	3 362	1 460	1 902	43.4	56.6
40. 临床神经心理学分会	4 158	2 591	1 567	62.3	37.7
41. 美国法律心理学协会	2 170	1 482	688	68.3	31.7
42. 独立开业的心理学家分会	6 511	4 066	2 445	62.5	37.5
43. 家庭心理学分会	1 850	1 138	712	61.5	38.5
44.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问题心理学研究协会	923	484	439	52.4	47.6
45. 少数民族问题心理学研究协会	950	420	530	44.2	55.8
46. 媒介心理学分会	496	241	255	48.6	51.4
47. 训练与运动心理学分会	961	703	258	73.2	26.8
48. 和平、冲突、暴力研究协会;和平心理学分会	496	292	204	58.9	41.1
49. 团体心理学和团体心理治疗	968	604	364	62.4	37.6
50. 成瘾行为研究分会	1 179	791	388	67.1	32.9
51. 男性与男子气心理学研究协会	577	457	120	79.2	20.8
52. 国际心理学分会	812	465	347	57.3	42.7
53. 临床儿童心理学分会	1 315	606	709	46.1	53.9
54. 儿科心理协会	1 231	560	671	45.5	54.5
分会会员总数	84 244	50 646	33 598	60.2	39.8
非分会会员数	40 674	18 222	22 452	44.8	55.2

570

来源:美国心理学会会员登记,2000,p. viii. 授权复印。





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冲突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天文学家的观察发现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激起了感觉生理学研究的兴趣。但是,随后科学研究的一般是与感觉、知觉有关,而不是与个体差异有关。缪勒、赫尔姆霍茨、韦伯、费希纳、唐德斯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都对冯特有着重大影响。总体而言,当冯特于1879年把心理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他把心理学的目标视为解释人的心理,而他对个体差异或心理学的应用几乎或根本不感兴趣。然而,冯特的美国学生则不然。他们往往在冯特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返回到美国,从事他们感兴趣的个体差异和应用心理学研究(比如霍尔、威特默)。卡特尔在随冯特学习的同时,就设法研究他感兴趣的个体差异,但他是个例外。当然,卡特尔一返回美国就进行了他感兴趣的个体差异和应用心理学研究。尽管闵斯特伯格是德国人,也是在冯特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最终去了美国,像美国的心理学家一样为应用心理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发现,从心理科学建立之初开始,在要求使心理学脱离对实践的关注而成为纯科学的人(像冯特),与要求把心理学原理应用到实践问题中去的人(像霍尔、卡特尔、威特默以及闵斯特伯格)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应该注意到,人们是可以从纯科学角度对个体差异问题产生兴趣而不涉及它们的实践意义(达尔文就是这样);但在美国心理学内,对个体差异的兴趣与对应用心理学的兴趣一直是紧密相连的。

571

詹姆士、闵斯特伯格、卡特尔、威特默以及杜威都是美国心理学会最早的会员,这一事实明显表明,美国心理学对应用心理学有着相当大的兴趣。这一发现已被这样的事实证实,即,最经常提到的、作为机能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创建者的两个人(詹姆士、杜威)都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机能主义对个体差异非常关注,而且大多数机能主义者对应用心理学都很有兴趣。

然而,尽管铁钦纳也是美国心理学会最早的会员,但他甚至比其

导师冯特还要轻视应用心理学。因此,当美国心理学会把应用心理学也包括进去时,他非常失望,以至拒绝参与美国心理学会的任何活动。与此相反,他创建了自己的组织——实验者。它允许其成员进行纯粹的、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就像铁钦纳所界定的那样。所以在美国心理学会创立伊始,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着。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心理学家中没有人愿为应用心理学辩护,而都为纯粹的、科学的心理学辩护。这些心理学家知道,心理学已在进行把自己从哲学和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斗争,而且他们认为心理学中任何值得应用的部分都来自其科学基础。对他们以及对一直以科学为取向的心理学家而言,科学第一,应用居其次。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心理学会对其创始目标的表述是:“为了促进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所以,当美国心理学会于1892年成立时,纯科学心理学所获得的评价要比应用心理学高,不过,两者都受到重视。

1896年,在美国心理学会创建之后仅4年,威特默就首次把心理学付之临床应用,并在此后较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临床心理学一词。但是,威特默的临床心理学与现代临床心理学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威特默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儿童言语、运动或学习障碍方面。他把所有能获得的基本的测验和实验原理都用来帮助诊断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他“一边前进一边[摸索]着寻找合适的技术”(McReynolds, 1987, p. 854)。通常,威特默要创造出特定的教育环境,以“处理”他诊断出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注意到的,他除了对早期临床心理学有贡献外,还对学校心理学和特殊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无论怎样,威特默和那一时期的其他心理学家都没有从事心理治疗;那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疾病的治疗,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都是医学专业的范围。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心理治疗几乎都不是临床心理学家进行的。威特默也是美国早期心理学家对待应用心理学的态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首先要进行严格的科学训练,然后才能努力运用科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威特默的例子中,就是努力帮助有问题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和普及。1916年12月,就在美国即将参加第一次大战时,霍尔致信美国心理学会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联席会议,认为应用心理学的运用可以增强军事效果。他说,即便是精神分析理论,也能用于预测哪些士兵会在炮火打击下精神崩溃。科学家和普通媒体都非常赞同他的言论(Ross, 1972, p. 420)。1917年3月,霍尔创办了《应用心理学杂志》,这是美国第一家致力于商业和职业能力测量问题的杂志。其后来的变化代表着心理学对战时作出的主要贡献。我们在第十章中已看到,在耶克斯的领导下,心理学是如何深入地参与到用陆军甲种智力测验和陆军乙种智力测验来评价士兵的。 572

20世纪30年代,应用心理学家继续像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主要作为测验者为评价青少年罪犯、问题儿童提供服务,以及为希望在智力、人格、职业能力方面获得指导的人服务。显然,心理测验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比纳、推孟等人所创建的那几种智力测验。现在,心理测验成为重要产业,这让许多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不开心,他们总是认为测量不如实验室研究。科学心理学一直是与学院和大学相联系(因此,学院心理学家与实验心理学家经常是同义使用的两个词),而测量使应用心理学家可以在大学环境之外的工业、学校、诊所等部门工作,或者成为独立从业者。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冲突还是在逐渐增加。

随着应用心理学家(包括临床心理医生)数量的逐渐增加,他们要求在美国心理学会(APA)内获得更多的承认和更高的地位。当还不能很快获得承认时,应用心理学家就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组织。首先,1917年,美国临床心理学会建立,但1919年就解散了,此时美国心理学会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分会——临床分会。临床分会的建立使美国心理学界平静下来,这种平静持续到1930年又被打破了,当时来自纽约的一群应用心理学家建立了咨询心理学家学会。咨询心理学家学会试图为心理学从业者制定职业和道德标准,并于1937年开始出版《咨询心理学杂志》。此时,美国心理学会临床分会的会员在努力让临床分会为心理学从业者界定并制订标准,但却受

到了挫折,所以在1937年,他们离开了美国心理学会,与美国咨询心理学家学会联合起来,创建了美国应用心理学会,划分了四个领域,分别与咨询、临床、教育以及商业与工业心理学相对应。1938年,美国应用心理学会接管了《咨询心理学杂志》。

1925年,美国心理学会为已有博士学位但没有学位论文之外的科学著述的心理学家设立了副会员制。在美国心理学会内,副会员没有选举权。多数应用心理学家都是副会员,因为他们往往不做研究,因而没有什么科学著述。他们对自己的二等地位很愤慨。1941年,美国心理学会试图重新统一心理学,它改变了对正式会员资格的要求,在更改要求之前,申请者必须发表除博士学位论文外的研究论文。现在相反,成为正式会员的条件是要么是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要么是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作为副会员对心理学作过五年“贡献”。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能够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正式会员的资格,一般视为迈向在同等地位上接纳应用心理学家与纯科学心理学家的重要一步。

1944年,在进一步努力统一心理学家的不同兴趣的过程中,美国心理学会将自身组织为18个分会,每个分会都有自己的主席和工作人员。而且,美国心理学会陈述的目标也改变为现在的“把心理学发展为一门科学、一种职业和一种促进人类福利的手段”。最后,一种新的杂志——《美国心理学家》首先于1946年1月创刊,是作为新的、统一的心理学的喉舌。美国心理学会重新组织成相对独立的分会,这使应用心理学家感到满意,于是,1944年,美国应用心理学会以与美国心理学会合并而告终。在心理学内部又再次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返乡的退伍老兵对心理治疗的需要大大超过了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者的应付能力。罗杰斯(1944)估计,80%的返乡退伍老兵都需要某种咨询。他注意到,老兵在重新适应城市生活方面需要帮助,但由于退伍老兵的家人几乎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恐怖性,所以他们经常遭受着痛苦,表现出不安、睡眠障碍、情绪极端、婚姻和家庭问题。而且,伤残老兵经常是既需要身体治疗也需





要心理治疗。于是,1946年,退伍军人管理局对此紧急情况作出了 573
反应,管理局在实力领先的大学设立了培训计划基金,训练临床心理
学家。这些临床心理学家的的工作既包括心理治疗,也包括诊断。现
在,美国心理学会面临着一项任务,这是它数十年来一直避免的——
对职业心理学家进行界定,为其训练与实践设立标准。我们不久将
看到,与临床心理学家的训练有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令所有人满
意的解答。

当临床心理学家逐渐涉及心理治疗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经验
可资利用。但多数临床心理学家都多少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因而,一
般地,他们都在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加菲尔德(Garfield, 1981)对
二战后的精神分析进行了评论:

20世纪40年代,最为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精神分
析。精神分析理论是战后精神病学领域的统治力量,并且为大
多数临床心理学家所拥护。在很大程度上,以及就所有实际目
标来说,没有能与之相抗衡的理论。(p. 176)

直至1960年底,一项调查表明,41%的临床心理学家仍然在坚
持着精神分析取向(Kelly, E. L., 1961)。尽管有相当激烈的争论
(参见第十六章),但在当代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方面,精神分析还
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1942年,罗杰斯创立了来访者中心疗法,并且不久就开始作为
一种治疗技术成功地与精神分析相抗衡。其他像凯利这样的心理学
家,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全创立了自己的技术。当前,临床心
理学家使用的治疗技术至少反映出下面的观点,即,每一种技术都与
几种子范畴相联系,如精神分析的、行为主义的、认知的、人本主义以
及存在主义的范畴。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临床心理学家都屈从于精神病学
家,后者主导着心理健康行业。当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从事心理治疗
时,他们就展开了与精神病学家的竞争,并因此与医疗行业相竞争。
此后就心理学家能提供何种服务,曾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斗争(经
常出现在法庭上)。例如:心理学家能让病人进入心理机构,或能使

病人免于进入心理机构吗？在法庭上，心理学家能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专业证人吗？临床心理学家有权因其服务而获得第三方付费吗（比如，从保险公司，以及政府委托机构）？各州能颁发执照给他们，赋予他们心理健康服务的合法提供者地位吗？他们能合法地进行药物治疗吗？现在，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临床心理学家赢得了与精神病学家展开的所有斗争，但有一个问题除外：精神病学家可以开药物治疗的处方，而临床心理学家则不能。有时，这一最后的限制与保健费用的控制权有着很大的利害关系，每当这时，临床心理学家就把这看作是特别不幸的事。研究已表明，在治疗心理障碍患者中，药物治疗经常至少是与心理治疗一样有效。比如，某些形式的抑郁症，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普通的心理障碍，能使用抗抑郁药物进行有效的治疗（如，Klein, Gittelman, Quitkin & Rifkin, 1980; Morris & Beck, 1974）。类似地，巴克斯特（Baxter）与其合著者（1992）证明，在治疗强迫性障碍患者方面，药物治疗像行为治疗一样有效。里斯曼（1991）说：“毫不夸张地说，药物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病人回到社区，以及病人在社区内生活都是可达到的目标。”（p. 318）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能够证明，某些心理障碍可以有效、经济地通过药物来治疗，那么临床心理学家就由于不能开出治疗的处方而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精神病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之间的这一最后的差异似乎不久将消失。威金斯（Wiggins, J. G.）在其1993年向美国心理学会所作的主席演说中，引用了美国心理学会委托的调查。调查表明，60000名心理学从业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要求得到处方权。他断言：“如果40000名心理学家希望获得处方权，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里获得它。”（Wiggins, 1994, p. 491）在获得处方权的期待中，一些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求获得精神

574

病药理学方面的训练（比如参见 Clay, 1997; Foxhall, 2000; Seppa, 1997）。倘若它发生，并且当它发生时，那么精神病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提供的合法服务在本质上将会是一样的。

但是，在那些提倡使用药物作为治疗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的手段的人、提倡心理治疗的人，以及提倡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人，这三





者之间,通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特点见 Antonuccio, 1995; Antonuccio, Danton, & DeNelsky, 1994; DeNelsky, 1996; Hayes & Heiby, 1997; Karon & Teixeira, 1995; Lorion, 1996; Muñoz, Hollon, McGrath, Rehm, & Vander Bos, 1994)。这场争论是心理疾病的医学治疗模式与心理学治疗模式之间的旧有冲突在现代的重现。医生倾向于把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看作是生病或疾病,并且他们倡导用药物来治疗障碍(医学治疗模式)。心理学家倾向于把心理障碍视为生活环境导致的结果(如经济挫折、婚姻冲突,以及个人的损失),他们倡导用心理治疗来对待心理障碍(心理学治疗模式)。当然,有人对这两种模式都加以接受,因而倡导把这两种治疗模式都提供给患者,让他们作出选择,或者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如, Muñoz and others, 1994)。

关于临床心理学家的训练问题的纷争

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论争,通常是体现在如何更好地训练临床心理学家的问题上。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威特默确立了临床心理学要与科学或实验心理学紧密结盟的传统。此后,进行研究的人与应用从研究中获得的知识的人经常是同一个人,威特默的例子便是如此。这种科学家—从业者的传统在 1949 年美国心理学会主持召开的、关于临床心理学训练的博尔德会议上得到了再次确认。博尔德模式赞成临床心理学家获得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的传统,这意味着,他们像其他心理学家一样,受到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

然而,逐渐地,临床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的学生开始怀疑,是否有了成为有效的临床心理学家而接受科学方法方面训练的必要性。早在 1925 年,格雷恩(Crane, L.)就为与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相对立的应用心理学家设立专门学位辩护过,但是,“对格雷恩辩解的反应小得让人感觉不到”(Reisman, 1991, p. 161)。格雷恩提到的专门学位后来称之为心理学博士学位(PsyD)。1968 年,伊利诺斯大学颁授了第一个心理学博士学位,1969 年,加利福尼亚专业心理

学学院(CSPP)成立。加利福尼亚专业心理学学院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授予心理学博士学位,而且因为它独立于任何学院或大学。与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创立相联系的问题,以及与独立的专业学院相联系的问题此时都需要着手解决,因而,关于临床心理学家的训练的第二次会议于1973年在科罗拉多的威尔(Vail)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两个决定,从根本上摆脱了作为科学家—从业者的临床心理学家的传统:(1)承认可以授予临床心理学高级学位的专业学院(如加利福尼亚心理学职业学院),它们在行政管理上可以脱离大学的心理系而自治;(2)承认心理学博士学位。心理学博士学位为临床心理学家提供了专业训练,但不必紧张地接受哲学博士学位特有的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支持者指出,这一学位与医学博士学位(MD)是同等的。后者的从业者是应用生物学、化学、药理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原理来治疗身体上有病的人。心理学博士学位与科学心理学之间有着与此相似的关系,也就是说,心理学博士学位拥有者运用由实验心理学家发现的原理来治疗有心理障碍的个体。在作出威尔决定之后,心理学专业学院就变得非常流行,而且早在1979年,仅加利福尼亚就有24所这样的学院(Perry, 1979)。到2000年为止,授予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机构已达到了50多家,并且 575 授予了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大约有9000人(Murray, 2000, p. 52)。尽管心理学博士学位在逐渐普及,但临床心理学家作为科学家—从业者的传统继续统治着临床训练计划(Baker & Benjamin, 2000; O'Sullivan & Quevillon, 1992)。1990年,在佛罗里达的加里斯威尔(Gainesville)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阐明了博尔德会议遗留下来的、未阐释清楚的科学家—从业者模式的各个方面。加里斯威尔会议的参加者在会议上重申,博尔德模式是训练专业心理学家的最佳模式(Belar & Perry, 1992)

设立心理学博士学位和独立于大学心理系的专业心理学学院的决定仍然很有争议性。(至于支持决定的例子请参见Fox, 1980, 1994; Meehl, 1971; Peterson, 1976; 以及Shapiro & Wiggins, 1994。)夏皮罗和威金斯(1994)辩称,当前心理学的学位状况,无论是





在职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都是令人困惑的。比如,有些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是科学家,有些则是从业者,而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从从业者。他们提出,“所有心理学从业者无疑都被视为心理学博士,并且适合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应该由能胜任研究和学术事业的人持有”(p. 209)。(反对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言论,其例子见 Belar & Perry, 1991; Perry, 1979。努力调和科学心理学家与从业者之间分歧的例子,请参见 Beutler, Williams, Wakefield & Entwistle, 1995; Peterson, 1995; Stricker, 1997; Stricker & Trierweiler, 1995。)

无论临床训练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但很明显的是,心理从业者现在在美国心理学会中占据着优势。1940年,美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大约有70%在从事学术工作,因此他们与科学心理学相联系;到了1985年,大约只有33%的会员在从事学术工作。当前,美国心理学会的绝大多数分会都表现为应用心理学(主要是临床方面),而只有少数表现为学术、研究取向的心理学。夏皮罗和威金斯(1994),以及威金斯(1994)指出,美国心理学会几乎有70%的会员都自视为健康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因此,美国心理学会把相当多的资源花费在解决心理学从业者的需要问题上就很正常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不是心理学从业者认为他们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二等会员了,而是许多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他们是二等会员。早在1959年,一群科学心理学家就认为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充分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在C·T·摩尔根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心理规律协会(the Psychonomic Society)。该协会于1960年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会议,不久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心理规律科学》。1988年,一群科学心理学家建立了美国心理学协会(APS),J·T·斯彭斯担任首届主席(斯彭斯曾担任过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一主要为科学心理学服务的全国性组织于1989年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于1990年开始发行它自己的杂志——《心理科学》。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员从最初的500人上升到1999年的约16000人。

我们看到,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学最早期的特征,至今仍方兴未艾。也许期望这种冲突将最终获得彻底解决是过于乐观了。也许这种不和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心理学至少包括了两种基本上不相容的文化。

心理学的两种文化

当代心理学有着非常大的多样性,这是事实。那么是什么使某个心理学家倾向于某一种心理学而反对其他呢?可以将此解释为,心理学家的人格或人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选择。詹姆士曾经说,对于你要了解的人,其人生观或世界观是最有用的知识。而按照詹姆士的说法,哲学家的气质决定着他有怎样的人生观,以及他将倾向于选择的哲学类型。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看到的,詹姆士(1907/1981)认为,根据气质可以把哲学家分成两大类:空想型和实际型。詹姆士认为,空想型和实际型哲学家之间的冲突在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实际型把空想型看作是多愁伤感者,缺乏主见的人,而空想型觉得实际型是粗俗的、冷淡的、残酷的人。”(1907/1981, p. 11)1923年,拉施里讨论了为什么某些心理学家(如华生)接受了机械论心理学,而其他心理学家(如麦独孤)则接受了目的论心理学。拉施里得出的有关心理学家的结论与詹姆士得出的有关哲学家的结论非常相似:“完全是气质问题;选择是建立在个体的情绪基础上而不是理性基础上。”(1923, p. 344)

576

与科学家相比,文学知识分子(如小说家)看待世界的方式给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1964)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他认为,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詹姆士注意到了两种气质类型的哲学家之间的冲突,而斯诺则观察到,其中一种气质(空想型)是人文学科的特征,而另一种(实际型)则是科学家的特征,在这两个团体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库恩提及科学家时说:“不同范式的拥护者是在不同的领域中从事他们的职业。”(p. 150)G·金布尔为詹姆士划分的两种气质、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以及库恩的范式间不可通约提供了证据,这也是当代心理





学的特征。

金布尔(1984)使用量表,测量了各种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人文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反的严格的科学价值观。金布尔的测量对象包括:报名参加心理学导论课程学习的本科生、美国心理学会所有分会的职员、第3分会(实验心理学分会)的会员、第9分会(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的会员、第29分会(心理治疗分会)的会员、第32分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的会员。测量结果表明,学生略倾向于人文价值观,美国心理学会的职员(美国心理学会所有分会的全体职员)对科学价值观的倾向性甚至更弱。而分析美国心理学会各分会成员的资料,结果则更具戏剧性。第3分会(实验心理学分会)的会员明显偏向科学价值观,而其他分会会员的测量结果几乎与此相反,第9分会(社会问题研究协会)会员的得分中等程度地偏向人文价值观,第29分会(心理治疗分会)会员的得分明显地偏向人文价值观,第32分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会员的得分与第29分会相似。如果采用詹姆士的术语来说,那么实验心理学家倾向于实际型,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则倾向于空想型。金布尔(1984)据此断言,在心理学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不可通约的文化。如果金布尔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可能解释了纯科学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历史冲突。如果这两个团体都持有基本上不可调和的价值观,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也许只有通过他们各走各的路才能解决。

但是,仅把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教育者划分为两类,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斯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数字2是一个危险的数字……试图把任何事物都划分为两类,这应该大大受到怀疑。”(1964, p. 9)金布尔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心理学表面上只有两种文化,这种结果是由于他评价的美国心理学会分会是经过仔细挑选而造成的。尽管有些心理学家处在科学—人文这一连续体的两端,但多数心理学家是处在这一连续体的各个不同的点上。根据几种文化,而不是根据两种文化来描述心理学可能更为精确。事实上,有多少种人性观,心理学中就可能有多少种“文化”。

显然,心理学的历史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心理学这个大杂烩,而正是心理学家的人格决定了这一大杂烩中的哪些对其有吸引力。当然,对心理学的学生来说同样如此。

577

尽管从人数上来看,临床心理学家在当代心理学中占据着优势,但实验心理学仍然很兴盛。在第十三章(新行为主义)、第十八章(认知心理学)、第十九章(心理生物学)中,我们已看到了这样的兴盛局面。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以下是詹姆士(1892/1963)对心理学的描述。在他看来:

心理学不过是一串原始的事实;一点有关看法的闲谈和争辩;仅仅是描述水平上的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心理状态,并且这种状态是由大脑决定的;但这不是在物理学表现其规律的那种意义上的单一规律,也不是任何结果都可从中推演出的那种单一假设……这不是科学,它仅仅是对成为一门科学的期望。(p. 335)

40多年后,海德布雷德(1933)也对心理学进行了描述:

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心理学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展示了还在形成中的科学景象。我们对科学的好奇已经渗透到自然的各个领域,它也体现在下面每个行动中:在刚开始探索的领域里,克服困难、弄清困惑、摸索前进;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而笨拙、时而灵巧、时而兴奋、时而消沉地工作。心理学还是一门没有做出过伟大发现的科学,它还不像化学有奠定其基础的原子理论、生物学有奠定其基础的有机体的进化原理、物理学有奠定其基础的运动定律那样,有为自己奠定基础的发现,也没有发现或认识到能让心理学统一的原理。一般而言,人们从主题和发展两个方面来呈现一门科学的重大成功。它已被证明的假设构成了公认的界限,据此来有序地安排事实,组织其研究。但是,心理学还没有赢得它统一大业的大胜利。它有着





知觉上引人注目的地方,有着一些线索,但它还没有获得既令人信服又似乎真实的综合和洞察。(pp. 425—426)

尽管詹姆士和海德布雷德的观点相隔 40 多年,但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自海德布雷德提出其看法之后,50 多年来,心理学有所进步吗?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在阐述了心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之后,科赫(1981, 1993)断言,与其说心理学是一门单一学科,还不如说心理学是几门学科的结合;有些学科是科学的,但多数不是科学的。科赫认为,把该学科视为心理学研究要视为心理科学可能更为现实。心理学研究这一指称认识到了心理学的多样性,并表明了在研究人时使用各种方法的意愿。

最后,斯塔茨(staats, 1989)提出了他对当代心理学的评价。

心理学的各领域已发展成了独立的实体,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则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规划。各研究领域都是在孤立的状态中发展,根本没有谁要求把它们自己与心理学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心理学中还有各种相对的观点——天赋与教养、情境论对人格论、科学心理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的许多问题领域中,它们都是在各自发挥作用。由于心理学家应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可以根据心理学家了解的、使用的,以及他们愿意接受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划分。心理学有大小、不计其数的理论(据说仅仅是心理治疗就有 100—400 种独立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地建构其理论,而没有将其理论构成要素与其他理论的要素联系起来。与系统地发展起来的理论相反,许多理论结构都是用常用语言表述的,它们是经验努力的基础。把小的常识性概念结构建构为一个人心理学专业活动的基础,这种实践提供了无穷的、相异且无关的知识,以及与方法—理论相联系的结构。(p. 149)

可以发现,几乎没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统一学科。比如,马塔罗佐(1987)认为,知识,以及基本的过程和原理构成了心理学的核心,它们在过去的 100 年中基本保持相同。而且,马塔罗佐坚持认为,各种类型的心理学(如临床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社 578

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以及发展心理学)只是在把相同的核心内容、过程、原理应用到不同类型的问题上。金布尔尽管在1984年把心理学描述为由两种基本不相容的文化构成,但他最近表达了心理学可能有成为一门统一学科的希望。然而,他的统一观支持心理学的科学文化观,“心理学对统一的美好期待是来源于这样的简单事实,即认为各种各样的学科都近似自然科学”(Kimble, 1994, p. 510)。金布尔(1999)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看法,认为心理学的各种构成成分都可以采用自然科学模式来调和。E·威尔逊(1998)认为,可以在进化论的框架下调和心理学内的分歧。然而,心理学的其他文化不大可能接受金布尔或威尔逊统一观的前提性假设。

我们看到,在詹姆士对心理学作出评论之后的100年内,在海德布雷德对心理学作出评论之后的五十多年里,情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心理学仍然是不同事实、理论、假设、方法,以及目标的集合。心理学中有多少成分是科学的,或者有多少成分可能是科学的都还不清楚,即便在认为心理学可以是一门科学的人当中,都还一直在争论,它应该属于哪一种科学。

由于人是复杂的,所以有些心理学家把心理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必然的。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则把这看作是心理学未能认真使用科学方法的标志。还有一些人说,心理学是多样的,因为它仍然处在前范式阶段,这是一门科学早期发展的特征。因而,多样性是心理学的特征,甚至它最终的地位可能是什么的观点都是多样的。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吗?对它的回答可能包括:不是,它还是一门前范式学科;不是,它的研究主题太主观,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不是,但它可能而且应该是科学的;既是,也不是,因为心理学的有些部分是科学的,而有些部分不是科学的;是,心理学是一门有着核心内容和共同的科学方法论的科学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看所问的对象是谁,以及回答者考虑了心理学的哪一部分。

围绕着心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争论,构成了目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明显特征,下面我们来论述它。





后现代主义

前现代主义是指盛行于中世纪,认为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所有
一切,都可以根据宗教信条来解释的信念。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权威
开始受到怀疑,最终导致了更为客观的探究模式。像牛顿、培根以及
笛卡儿这样的一些人证明,理性的解释力量是权威和偏见不能阻碍
的。接着启蒙运动继之发生,重视知识寻求中经验与理性的作用。
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这两个术语已作为同义词使用(Norris, 1995,
p. 583)。启蒙运动的理想开始受到诸如休谟、康德这样的哲学家的
挑战(参见第五章和第六章),他们证明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而且,
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参见第七章)可以看作是反对启蒙运动的,它
们反对启蒙运动认为人类行为可以根据抽象的普遍规则或原理来解
释的观点。克尔凯戈尔的“真理即主观”的宣称,以及尼采的“透视法
学说”显然是这一反对立场的两个例子。

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也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和解构主义)重新恢复了对启蒙运动的理想的抨击。实质上,后现代
主义者认为,“实在”是个体和团体在各种个人的、历史的和文化环境
中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有明显差异,现代主义
者认为,实在是有待经验、不含偏见的理性或科学方法去发现的永恒
真理。后现代主义不仅与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而且与古代智者、怀
疑主义者的哲学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到,智者们
认为真理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这些真理是随着个体的经验而变
化的。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到,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的教条主义;也
即,怀疑所有宣称是无可置疑的真理。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复
活了古代哲学中对普遍真理之存在的怀疑,且这种怀疑已通过第三
势力或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渗透进当代心理学中(参见第十七章)。后
现代主义与智者、怀疑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以及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共同之处是对“真理”的看法:真理总是与文化、团体或个
人观点有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已被称为“激进的相对主义”

(Smith, 1994, p. 408)。

后现代主义者在杰出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中,找到了支持其相对主义观点的依据。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1953)(作者逝世后出版)一书中辩称,术语与概念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在某个共同体内指定给它们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是共同体成员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工具。每个共同体都决定它自己的语言的意义,并决定其使用语言的规则。也即,每个共同体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语言游戏,反过来,语言游戏又创造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把语言视为对实在的反映是错误的。与此相反,他说,语言创造了实在。当语言游戏被混淆时,问题就发生了。要根据一种语言来理解另一种语言游戏,就像根据象棋规则来玩跳棋一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要理解了不同的哲学、心理学范式都反映了它们自己的语言游戏,那么,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当中,即使不是所有的争论,也是多数争论都可以得到解决。换言之,必须根据它们自己的意义情境和日常工作事项来理解范式。比如,科学只是诸多语言游戏之一。显然,在一个共同体内,认为什么是“真实”的,但如果超出了该共同体后,还是这样去定义它,那么它就失去了有效性。格根(1994)列举了这样的例子:

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像抑郁症这样的术语对文化的影响,它被界定为一种心理障碍,在我们的测量中得到了具体化,并以化学方法进行治疗。在其他文化当中,在前几个世纪里,如果没有这一概念,那么人们将如何呢?而当代心理学家发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都有抑郁症(现在连婴儿也有患上此症的),六百多万美国人现在“需要”百忧解*吗?这组特定的解释和实践能使什么职业从中获益呢?公众是否有可能已成为无辜的受害者?(p. 414)

显然,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与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之间,有诸多共同之处。

* 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译者注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当代心理学中还在继续。19 世纪后期,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它在探究着支配人类心理的规律。这一目标是指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人的心理,而不是在特定意义上理解人的心理。多年来,尽管心理学的技术和理论都已发生了改变,但是对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的探究从来就没有消逝过。认为科学可以揭开人类本性的真相的信念,曾经是,且现在还是心理学史的主要课题。对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而言,用以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用以理解物理世界的方法一样。后现代主义反对这一自然科学模式。

也许可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另一方式,来理解本章稍早讨论过的心理学中的文化差异。在探究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的过程中,信奉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家重视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信奉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家则把科学看作是众多理解人的方法之一。但无论如何,在当代心理学中,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发生的争论有时仍然很激烈。为后现代主义辩解的例子可参见格根 1991 年和 1994 年的论述;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例子可参见史密斯 1994 年的论述。

正如在心理学史上多数两分法的例子中看到的,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妥协已提出。至于既包含现代主义又包含后现代主义的参考书可参见非什曼(1999)、马丁与休格曼(2000)、施耐德 580 (1998)的著作。

心理学有新的内容吗

毫无疑问,心理学的有些部分要比以前的更新、更好。一些技术已得到了发展,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研究脑功能的能力。这些技术包括脑电扫描术(EEG)、磁共振成像(MRI)、计算机断层扫描术(CT),以及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术(PET)。而且各种药物也为心理学家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计算机除被用于生物学研究,以及被用作理解认知过程的模型外,它还对复杂资料进行分析,这在几年前还是不

可能做到的。所以对“心理学有新的内容吗”这一问题必须回答是“有”。但是请注意,我们所列举的例子都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理论方面的。当我们去看更大的问题时,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整个心理学史的重点都已发生了改变,研究工具也改善了,但似乎心理学仍然在致力于解决从它一开始就已在解决的同样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一章中详细阐述了心理学中永恒的疑问和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列出:

-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 心身关系如何?
- 与经验相对的先天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行为?
- 如果人类行为可以自由选择,而非完全被决定的,那么这种自由选择的程度有多大?
- 人性中有没有一些重要力量(非物质的),它防止我们完全以机械论来解释人类行为?
- 人性中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方面(如情绪、直觉和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人类行为的产生?
- 人与非人的动物的关系如何?
- 人类知识的起源是什么?
- 与主观实在(精神)相反的客观实在(物质)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行为?
- 什么解释了经验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心理学中永恒的问题基本上是哲学的问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永远都是尝试性的和不确定的。下面 B·罗素(1945)提出的论点对哲学和心理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适合:

科学告诉我们能够了解的,但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少得可怜,如果忘掉了我们所知甚少这一点,就会变得对许多重要事物反应迟钝。另一方面,神学产生的宗教信条令我们无知的地方却觉得有知,而且由于这样,导致我们对宇宙万物产生了不恰当的傲慢。与鲜明的希望和恐惧同时出现的不确定性,是让人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不依靠安慰性的神话故事而活下去,





那么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痛苦。忘掉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相信自己,我们已经找到了对这些问题的确定无疑的回答,都是无益的。(p. xiv)

在梅达沃的《科学的局限》(1985)一书中,他同意罗素观点,即科学回答某些问题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有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科学不能回答的。梅达沃认为,这样的问题更适合哲学来回答,或者与罗素的观点相反,甚至更适合于神学来回答。

但是,没有必要给心理学中永恒的问题贴上哲学标签,以证明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确定的回答。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波普尔说,即便是在科学中也没有最后的真理。科学解释能够有的最高地位是“还没有被证伪”。所有的解释,即使是科学的解释,最终都将发现是错误的;对真理的寻求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这样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倾向于哲学的还是科学的,都必定是永恒的问题。

581

似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已发现了关于人的部分真理,并把它们与完整的真理混淆了。如果这些人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并且时代正好合适,那么他们的观点就会流行开来,发展成学派。也许要问,意志主义者、构造主义者、机能主义者、行为主义者、格式塔主义者、精神分析者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每一种观点揭示了多少有关人类的真理?也许它们都是部分正确,也许还有许多有关人类的真理都还没有被这些观点揭示出来。正如荣格(1921/1971)所说:

假设只有一种心理学存在,或者假设只有一种基本的心理学原理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专制,是一种伪科学的偏见……即便这已在科学精神中发生了,也不应该忘记,科学不是生活的知识大全,实际上它只是……人类的思想形式之一。(p. 41)

这给心理学的学生留下什么呢?心理学不是难以容忍模糊性的人呆的地方。当代心理学观点的多样性,以及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特征无疑将继续是未来心理学的特征。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学必须是多样的,它解释的是人的行为,它的多样性就像人的多样性一样。

对那些寻找唯一真理的人而言,这种状况是令人痛苦的。而对那些愿意赞成有多种真理的人而言,心理学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领域。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生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代心理学就处在一种拥有多种起源的完美境地。

概 要

当代心理学是一门多样性的学科,是一门反映了各种各样历史影响的学科。在当代心理学中,有一种折中主义的精神,即在研究人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方法,只要有效,都愿意使用。美国心理学会会有52个分会,这也证明了心理学的极多样性。从心理学的发端开始,在心理学的内部,在那些意欲使心理学成为纯科学的人与那些试图把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实践问题的解决者之间,就有着冲突。1892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时,它的目标是要把心理学改进为一门科学,但是,多数创始会员对应用心理学也持有赞成的态度。铁钦纳是个例外,他像其导师冯特一样,蔑视应用心理学。由威特默1896年创立的临床心理学与现代临床心理学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临床心理学家的主要作用都是进行心理测验,评价测验结果。随着对测验重视程度的增加,纯科学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冲突也在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量的退伍老兵需要心理治疗,退伍老兵管理局制定了把心理学家训练成心理治疗家的资助计划。逐渐地,心理治疗就成了临床心理学家的主要功能。随着应用心理学家(如临床心理学家)的数量逐渐增加,他们开始创建独立于美国心理学会的组织,以追随自己的职业兴趣。最终美国心理学会创建了各种分会,以同时满足追求纯科学的兴趣和应用的兴趣。但是,这样带来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应用心理学开始在美国心理学会占统治地位。就像较早的时候应用心理学家所想的那样,科学心理学家开始感到自己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二等会员,他们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创





建了自己的组织。纯科学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最近关于临床心理学家的训练问题上。一派观点认为,临床心理学家应该像心理学中其他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那样,接受同样严格的训练。也即,临床心理学家应该是科学家—从业者。另一派观点认为,临床心理学家应该在科学原理的专门应用上受到训练,而不是在科学方法上受到训练。也即,临床心理学家应该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随着临床心理学家进入心理治疗领域,他们陷入了与精神病学家的不断冲突中,继之就发生了无数有关临床心理学家的权利问题的法庭论战。从现在的事实状况来看,除了药物治疗的实施外,临床心理学家可以合法地发挥像精神病学家那样的职能。

582

詹姆士提出,根据哲学家的气质,他倾向于作空想型(主观的)哲学和实际型(客观的)哲学的划分。科学家、小说家斯诺则观察到,科学家所接受的价值观与人文科学方面的人所接受的价值观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反映了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化。金布尔证明,在当代心理学中也有类似詹姆士的两种气质说,以及斯诺的两种文化说的东西存在。也许,心理学内两种不相通约的文化的存在可以解释纯科学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冲突。

1892年,詹姆士断定,心理学仍然有望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海德布雷德得出了或多或少有些相同的结论。更近的,科赫认为,尽管心理学的某些方面是科学,但多数是不科学的。斯塔茨也观察到,心理学是一门分裂的学科,但他建议,只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心理学是可以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的。几乎只有极少数的人,像马塔罗佐,声称心理学是一门统一的学科。正如历史上对心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地位很难确定一样,现在同样如此。

前现代主义是指中世纪时期人们所持有的信仰,即认为宗教信条可以解释一切。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宗教权威受到了怀疑,继之发生的是现代主义或启蒙运动。在牛顿、培根以及笛卡儿等人工作的激励下,人们开始了对支配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或原理的探究。这种探究受到了牛顿的激发,他只根据一些科学原理来解释多数物理现象,并获得了成功。现代主义在探究真理的过程

中信仰客观理性和经验观察,它们在英国和法国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中发展成熟。诸如休谟和康德这样的哲学家证明了人类在理解物质实在方面的能力有局限性,现代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怀疑。例如,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质疑,能否根据普遍的、抽象的原理来解释人的行为。相反,他们信奉透视法学说,认为“真理”是由个体或团体的环境决定的。这一对真理相对性的信念迎来了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中找到支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每个共同体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语言意义,因此,要理解语言就必须认识创造该语言的共同体是如何运用它的。在当代心理学内,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第三势力)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心理学已为学习、记忆、大脑功能以及儿童与成人思维等提供了相当多的知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它也使许多研究工具更为精密。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心理学是在继续回答古希腊人提出的问题。尽管强调的重点发生了改变,研究工具和术语也发生了改变,但心理学继续在解答它一直解答的问题。也许,在本质上,心理学中永恒的问题和疑问是哲学上的。因此,没有最终的答案。在波普尔看来,即使心理学中永恒的问题是科学的而不是哲学的,它们仍然不会有最终的答案。各种哲学和心理学流派提供的可能只是有关人性的部分真理,他们会提出更多的真理。对那些非常能容忍模糊性的人来说,心理学是,而且将继续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科。

讨 论 题

583



1. 有什么证据证明当代心理学是高度多样化的吗? 什么说明了这一多样性呢?
2. 总结把心理学当作纯科学和把心理学当作应用科学这两派之间争论的历史。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临床心理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4. 多年来,美国心理学会所采取的减轻纯科学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冲突的措施有哪些?
5. 临床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冲突是如何解决的? 还存在什么冲突?
6. 总结赞成和反对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辩论。
7. 支持或者反驳金布尔关于心理学至少有两种不相通约的文化构成的论点。
8.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吗? 总结本章中对该问题的各种回答所作的评论。
9. 前现代哲学和心理学有什么特征吗?
10. 什么是现代主义? 谁是现代主义的拥护者? 现代主义的理想是什么?
11. 请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并列举心理学史中后现代主义者思想是如何表现的例子。
12. 描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性。
13. 心理学有新的内容吗? 列举回答该问题的事例,不管回答是说有,还是说没有。
14. 为什么心理学中永恒的问题会这样持久而稳固呢?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 info-traccollge. com/wadsworth/access. html](http://www.infotraccoll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心理学会)

Prescription Writing(处方权)

Clinical Psychologist(临床心理学家)

Psychological Science(心理科学)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Fishman, D. B. (1999). *The case for pragmatic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chneider, K. J. (1998).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227—289.

Schulte, J. (1993).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ney, W. (1989). The cyclops and the twelve-eyed toad: William James and the unity—disunity problem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1261—1265.

术 语

心理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sychology degree) 临床心理学方面的博士学位,重视心理学原理在实践应用上的训练,而不是科学方法论上的训练。

折衷主义(eclectism) 在解决问题中,愿意运用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方法。

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 维特根斯坦的论点,即不同的共同体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语言,并决定这些语言如何运用。这样的语言游戏使共同体内的成员可以有效地交流。但是,如果试图根据一种语言来理解另一种语言,那么就会产生问题。

现代主义(modernism) 认为只有认识支配世界(包括人类行为)的抽象的普遍原理,才可以改善人类环境,在探究这些原理的过程中,强调无偏见的理性和经验观察。这一观念盛行的时期就是所谓启蒙运动。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一种反对探究抽象的普遍规律





或原理,以控制人类行为的思想。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行为不是受抽象的普遍规律支配,只能根据行为产生的文化、团体或个人的环境来理解。

前现代主义(premodernism) 认为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一切,都可以根据宗教信条得到解释。这种观点盛行于中世纪。

世界观(weltanschauung) 对世界的看法或对世界的构想。

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584

泰勒斯(Tales, 约公元前 625—前 545)开始用宇宙的自然解释取代超自然的解释,鼓励对其学说的批评和完善。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40—前 480)注意到经验世界的万物都处于不断地流变状态,因此根本不能被确切认识。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约公元前 485—前 415)坚持认为“真理”只能根据个人的知觉和信念来理解。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公元前 460—前 377)认为心灵和身体的异常都有自然原因,医生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机体的自然康复能力。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前 370)提出一种完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

安提西尼(Antisthenes, 约公元前 445—前 365)最吹犬儒主义和复归自然的哲学,因此生命应摆脱欲望、热情和社会习俗而延续下去。

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 427—前 347)假定宇宙是由抽象形式和物质构成的二元世界,因为只有形式是不变的,所以只有它们能被确切认识。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约公元前 384—前 322)坚持认为对自然的理解必须始于对自然的直接考察。自然界中万物有其固有的试图显示自身的目的。

爱利斯的皮浪(Pyrrho of Elis, 约公元前 365—前 275)主张,因为对于任何信念支持或反对都同样正确,所以,唯一合理的立场就是怀疑主义或保留对事物的信念。

萨摩斯的伊壁鸠鲁(Epicurus of Samos, 约公元前 341—前 270)鼓励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生活,过摆脱迷信的生活,此种哲学逐渐被称为伊壁鸠鲁主义。

西提姆的芝诺(Zeno of Citium, 约公元前 333—前 262)创立斯多葛主义哲学,认为自然是由神圣的计划所主宰,有勇气和尊严地去顺应计划的生活就是最终的善。

斐洛(Philo, 约公元前 25—公元 50)新柏拉图主义者,宣称上帝会把知识揭示给那些作好合适准备去接受的灵魂。

加伦(Galen, 约 130—200)使古希腊人(如希波克拉底)的自然主义医学进入罗马帝国并流传不朽,将四体液说发展成为一种初步的人格理论。

康斯坦丁(Constantine, 约 280—337)于公元 313 年签署《米兰法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种可容忍的宗教。

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将斯多葛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宗教融合成一种强大的基督教目的论。认为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选择了它,并且经由反省可以亲自感受到上帝。

• 400—1000 黑暗时代,欧洲被神秘主义和迷信所主宰的时代。

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阿拉伯哲学家和医生,将亚里士多德哲学运用于范围广泛的主题中,并试图使之与穆斯林神学相融合。

圣·安瑟尔谟(Saint Anselm, 约 1033—1109)将理性作为认识上帝的一种途径,并用他的本体论观点支持上帝的存在。

隆巴德(Peter Lombard, 约 1095—1160)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基督教义、理性或研究自然来认识上帝。

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1204)犹太学者和医生,试图调合犹太教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成功地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发展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约1290—1350)坚持解释应该尽可能简洁(奥卡姆剃刀)。在早期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中,他站在唯名论者一边,因此支持经验论。

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有时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之父,鼓励全面探索和展示人的潜能。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反对狂热、宗教仪式和迷信。他认为愚人胜过智者,因为愚人依据其真实情感而生活。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6—1543)185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理论。

585

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 1486—1535)第一位强烈主张停止搜捕巫医活动的医生,因为那些诉说被迷惑、被施魔法的人,实际上都是由于精神错乱。

• 1487 克雷默和斯普伦格出版《巫锤》。

菲利普斯·帕拉斯苏(Philippus Paracelsus, 1493—1541)最早坚持认为被“巫医”迷惑、被施了魔法而表现出的异常行为是由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原因引起的医生之一。

• 1517年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威登堡大教堂的门上悬挂他的《九十五条论纲》,由此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文艺复兴晚期重新引入了激进怀疑主义。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坚持认为,归纳性科学应建立在对自然的直接考察和对观察结果的认真概括基础上,必须避免理论干扰,因为它会歪曲观察。他认为科学应该提供实际有用的信息。

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通过实验发现,先前人对自然持有的许多信念都是错误的。这使得伽利略卷入了与教会的冲突之中,因为许多谬论是教会的教条。但他怀疑认识经验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从而阻碍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将人视为运动中的物质,坚持认为一切知识来自于感觉经验,人类的全部动机和情绪都可以归结到享乐主义。他还认为成立政府是为了保护公民。

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与霍布斯一样,认为人类是由物质构成,反对二元论而支持物质一元论。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运用怀疑方法去验证他的主观经验的正确性。认为有几种观念是天赋的,人类是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构成,心灵产生意识、自由选择和理性。

• 1600年 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被当作异端烧死在火刑柱上。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强烈反对天赋观念的存在,认为一切观念都来自于经验。然而,观念一旦存在,就可以通过反省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他还区分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把上帝等同于自然,并且宣称心灵和物质是密不可分的。万物(包括人类)在本质上都由自然规律支配,不存在自由意志。

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将宇宙描述为复杂的、有规律的机器,受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可以用数学术语精确描述。他认为对自然的解释必须简洁,要避免神学的干扰。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认为经验只能实现已存在于我们心中的观念。万物在本质上都是由“单子”构成,单子有能力改变,以便于清晰地思考。为获得有意识的经验,单子的聚合必须达到一个阈

限,否则,经验依然是无意识的。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怀疑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只有感知(观念)存在。因此“存在即被感知”。

哈特莱(David Hartley, 1705—1757)以思辨的方式,用神经生理学观点补充了联想主义。

拉·美特利(Julien de La Mettrie, 1709—1751)于1748年出版《人是机器》一书,信奉物质一元论,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之间的区别只是量上的差异,而非质上的差异。

里德(Thomas Reid, 1710—1796)认为我们可以假定物质现实就像我们感知到的那样,因为这是常识使然。心灵的天赋官能有利于对物质世界的准确感知。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认为人永远也不可能确切地认识物质世界,因为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由物质世界所产生的观念(譬如,因果关系是一种心理习惯,可以与物质世界中的事物相对应,也可以不对应)。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发起了现代浪漫主义运动,他声称,人类的情感较之理性思考能更好地指引生活。

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认为只有感觉、记忆和快乐与痛苦的情感能力的才能够展示人类的一切官能和能力。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认为外部现实不可能被认知,因为意识经验总是产生于感觉经验和天赋思想范畴的交互作用。他还认为心理学是不科学的,因为内省不是研究心灵的可靠方法。

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宣称通过重新分布病人身上的动物磁力可以治愈病人的异常。

拉马克(Jean Lamarck, 1744—1829)1809年出版了他的《动物哲学》,在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习得性特征的遗传理论。

拉什(Benjamin Rush, 1745—1813)有时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强烈反对奴隶制、死刑和当众惩罚,以及 586
不人道地对待犯人和精神病患者。

皮尼尔(Philippe Pinel, 1745—1826)1793年被任命为比斯特精神病院院长,开始给患者除掉禁锢他们的枷锁。分开隔离不同的病人、提倡职业疗法、禁止惩罚和废除驱魔术、保存准确的病历和病人康复率的统计记录。

加尔(Franz Joseph Gall, 1758—1828)主张,个人拥有的各种官能的大小可以通过检查颅骨上的隆起和凹陷来确定。

加尔的同事施普茨海姆(Johann Gasper Spurzheim, 1776—1832)称其为颅相学。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将宇宙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即被他称之为的绝对精神,并且认为只有在与绝对精神的关系中事物才能被理解。理解绝对精神要通过辩证过程。

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主张,任何观念,不论其如何复杂,都可以通过它所包含的简单观念加以理解。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认为,各种观念为了能被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互相竞争,成功的观念就成为统觉团的一部分,失败的概念依然是无意识的。

叔本华(Arthur Schopen, 1788—1860)主张,从无尽的需要和需要满足的循环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升华,否认或抑制那些需要。只有强烈的生存意志才能使多数人摆脱出来。

弗卢龙(Pierre Fourrens, 1794—1867)通过实验证明了大脑皮层的功能是统一的整体,不能像颅相学学者所说的那样被分为分离的功能。

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 1795—1878)观察到的最小可见差是可变刺激与相对应的标准刺激的恒定分数(韦伯律)。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提倡实证哲学,认为只有公开观察到的现象才可以被确切地认知。形而上学的假设是应该积极避免的。

穆勒(Johannes Müller, 1801—1858)阐释了特殊神经能说和适宜刺激说。

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指出物理刺激强度以几何级数增加时,感觉强度以算术级数增加,从而开创了心理物理学研究,他同时开创了实验美学领域的研究。

迪克斯(Dorothea Lynde Dix, 1802—1887)倡导改革运动 40 余年,极大地改善了美国和欧洲精神病患者的悲惨处境。

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认为简单观念可以结合并形成不同于其所含简单观念的全新观念(心理化学说),他认为,心理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它能描述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习性学可以解释个别差异。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1859 年出版了《物种起源》,描述了具有适应性特征的动物是如何生存和繁衍的,而没有适应性特征的动物则灭绝了。

克尔凯戈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主张复归于奥古斯丁所描述的个人的和内省的宗教。认为真理必须依据个体内心和情绪世界加以理解,所以“真理即主观”。

培因(Alexander Bain, 1818—1903)致力于探索认知和行为之间的生物学联系。他关于意志行为的分析类似于其后的桑代克和斯金纳。其研究标志着哲学心理学向科学心理学的过渡。他于 1876 年创办了《心灵》杂志。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错误地将达尔文主义学说运用于社会领域,并创立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发展了实证主义医学,测量了神经传导速率,并且对色觉、听觉和知觉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于 1869 年发表《遗传的天才:对其法则和结果的探究》,坚持智力主要是遗传的,因此应推广优生学。高尔顿对个体差异的强烈兴趣促使他发明了许多方法(如,问卷法、词语联想测验、双生子研究以及相关技术),这些方法都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布罗卡(Paul Broca, 1824—1880)最终证明大脑左半球皮质上的某一区域专司语言(布罗卡区),但同时,他错误地得出脑的大小与智力成正相关的结论。

沙可(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推测有歇斯底里、精神创伤倾向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某些与意识分离的观念,这些观念逐渐强烈得足以产生与歇斯底里相关的症状。

谢切诺夫(Ivan M. Sechenov, 1829—1905)于 1863 年发表《大脑的反射》而成为俄国客观心理学的奠基人。

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 1832—1920)首倡意志主义——心理学的第一个学派。这一学派坚持理性主义传统,重视意志和目的,并于 1881 年创办《哲学研究》杂志。

海林(Ewald Hering, 1834—1918)提出了空间知觉和色觉的一种先天论解释。

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倡导实证主义哲学,认为感觉是人能确知的。因此,科学家必须确定感觉之间的关系。与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一样,他也认为要避免形而上学的思辨。 587

布伦塔诺(Franz Clement Brentano, 1838—1917)认为心理活动总是涉及到(意向)他们自身之外的事件,因强调心理活动和意向性而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意动心理学。

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 1840—1919)在李厄保(Auguste Ambroise Liebeault, 1823—1904)的影响之下成为从事催眠研究的南锡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声称所有人都可以被催眠,因为人人都易受暗示。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1890 年出版《心理学原理》一书,该书经常被视为机能主义学派开创的标志。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将人性视为阿波罗精神(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精神(非理性)之间的抗争,把个体人格视为这两种精神艺术性的融合。

霍尔(Granville S. Hall, 1844—1924)于1892年创立美国心理学会并担任首任主席,为发展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反对青少年男女同校。1909年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和荣格前往克拉克大学讲学,并于1887年创办《美国心理学杂志》。

莱德-高兰克林(Christine Ladd-Franklin, 1847—1930)在进化论基础上提出色觉理论。

罗曼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 1848—1894)为比较心理学的发展做了很多早期工作,但是他的结论只是一些趣闻轶事性的证据所支持。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tch Pavlov, 1849—1936)因其对于消化的研究而获得1904年诺贝尔奖。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条件反射,认为条件反射能给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称之的联想主义提供客观的生理学解释。

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1850—1909)于1885年出版了《记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一书,第一次表明学习和记忆可以进行实验研究。

法兴格(Hans Vaihinger, 1852—1933)认为产生某些“虚构”的错误概念是有用的,这也是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如自由意志概念)。

摩尔根(Conwy Lloyd Morgan, 1852—1936)认为在解释动物行为时,如果能用较低级的心理机能解释有疑问的行为,就决不用较高级的心理机能来解释(摩尔根法则)。

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1883年公布了一份关于心理障碍的极为全面和详细的列表,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 1856—1939)一起于1895年发表《歇斯底里研究》,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

比纳(Alfred Binet, 1857—1911)与西蒙(Theodore Simon, 1873—1961)一起在1905年公布了比纳—西蒙智力量表,并在1908年和1911年两度进行了修订。

别赫切列夫(Vladimir M. Bechterev, 1857—1927)坚持认为人类行为是反射性的,能够而且应该在不涉及意识的情形下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他的研究预示了华生行为主义的许多特征。

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提出纯粹现象学,描述人们想用来理解世界的心理过程。

杜威(John Dewey, 1859—1938)于1896年发表《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通常被认为是标志着机能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的开端。

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 1860—1944)在1896年开始使用术语“心理测验”,被视为机能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应用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 1863—1916)于1892接替詹姆士成为哈佛心理实验室主任,在临床、司法以及工业心理学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卡尔金斯(Mary Whiton Calkins, 1863—1930)在记忆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并提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自己心理学观点。1905年成为美国心理学会(APA)首位女性主席。

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 1863—1945)在统计技术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即后来称之为的因素分析,他认为智力包括两个因素:特殊能力(s)和一般能力(g),一般能力大主要是遗传的。

戈达德(Herry Herbert Goddard, 1866—1957)将比纳—西蒙量表翻译成英文,但与比纳不同的是,他认为智力主要是遗传的,因此不应该鼓励智力低下者生育。

铁钦纳(Edward Brafford Titchener, 1867—1927)创立了构造主义学派,试图描述思维的基本元素,解释了这些元素如何根据联想主义的规律结合起来。

威特默(Lightner Witmer, 1867—1956)1896 创办最早的心理诊所,1907 年创办《心理诊所》杂志,并在该杂志第一期中首次使用了“临床心理学”这一术语。

伍德沃斯(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 1869—1962)机能主义的哥伦比亚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强调动机的动力心理学的倡导者。

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在与老师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转而构建他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体系,使用了如自卑感、世界观、虚构目标、生活风格以及创造性自我等概念。

斯特恩(William Stern, 1871—1938)引入术语“心理年龄”(由比纳—西蒙量表的测验成绩决定),而且建议用心理年龄(MA)与实际年龄(CA)的比率作为智商(IQ)。 588

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 1871—1938)早在 1905 年就将心理学定义为行为科学。他关注的目的性行为是本能性的,包含有知觉和情感成分。

沃什伯恩(Margaret Floy Washburn, 1871—1939)1894 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1908 年出版了《动物心灵》,1921 年成为美国心理学会历史上第二位女主席(第一位是卡尔金斯)。

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对尝试-错误学习进行实验研究,并且试图在不涉及意识的情形下解释学习。他和伍德沃斯一同对教育的“心灵肌肉”法主张进行了验证,发现它们都是错误的。

荣格(Carl Jung, 1875—1961)在 1914 年同弗洛伊德决裂后,进而创立其“分析心理学”体系,认为人格是以随人类进化而发展的一种强大的、遗传的性格倾向(原型)为其特征。

耶克斯(Robert Yerkes, 1876—1956)是一战时军队智力测验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支持许多民族病是由智力低下者导致的观点,因此与戈达德和推孟的观点一致。

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 1877—1956)对比纳—西蒙量表进行重大修订,并据此编制了斯坦福—比纳量表,用于鉴别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天才儿童。1926 年,推孟以名为《天才的遗传学研究》发表了他对天才儿童研究的首次成果,这一研究至今仍在继续。

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1878—1958)于 1913 年发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从而创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

• 1879 冯特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惠特海默(Max Wertheimer, 1880—1943)1912 年发表的《视见运动的实验研究》成为格式塔学派诞生的宣言书。

宾斯汪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整合了精神分析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创建了自己的理论。

赫尔(Clark Leonard Hull, 1884—1952)创建了学习的假设-演绎理论,认为学习是可以进行自我调整的。在其理论体系中绝大多数中介变量都是生理性的。

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提出了一种精神分析的观点,即认为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功能紊乱的社会关系,而不

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心冲突。1923年开始撰写一系列与女性相关的文章。1942年出版的《自我分析》被认为是心理学最早的自助类书籍之一。

霍林沃斯(Leta Stetter Hollingworth, 1886—1939)对特殊儿童的教育作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她的《天才儿童》(1926)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通用教科书。

托尔曼(Edward Chace Tolman, 1886—1959)1932年出版《动物与人的目的性行为》,主张根据认知过程来解释学习。

古斯里(Edwin Ray Guthrie, 1886—1959)创立了高度简洁的学习理论,他信奉接近条件作用律,但反对顿悟律。

巴特利特(Frederick Charles Bartlett, 1886—1959)于1932年出版《记忆: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 1894 卡特尔和鲍德温创办《心理学评论》杂志。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将存在主义概念如存在、真实性、被抛引入心理学。

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将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运用于人格动机、冲突以及团体动力等主题中。

拉施里(Karl S. Lashley, 1890—1958)于1929年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演说中总结了他对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并于同年发表《脑的机制与智力》一文。

布里奇曼(Percy W. Bridgman, 1892—1961)在1927年发表《现代物理学的逻辑》,建议对抽象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

韦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于1948年出版《控制论》。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将精神分析原理扩展到对儿童的认识和治疗中,对自我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其父逝世之后成为精神分析的正式代言人。

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从1926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论述其智力发展(发生认识论)理论。

罗杰斯(Carl Rogers, 1902—1987)于1942年出版《咨询和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新概念》一书,提出了可替代精神分析的理论。许多人认为这是首次可行的尝试。他创建的人格理论使用了诸如有机体的评价过程、积极关注的需要、有价值的条件、无条件积极关注等概念。

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于1935年出版《科学发现的逻辑》。

- 1904 铁钦纳成立“实验者”俱乐部。

赫布(Donald Hebb, 1904—1985)于1949年出版《行为的组织》,阐释了他关于细胞集合和阶段序列的假设,做了许多促进认知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发展的工作。 589

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主张行为的实证主义理论,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结果如何改变行为上。

凯利(George Kelly, 1905—1967)创建了其存在主义的人格理论,认为人创建建构体系以提高对未来事件的准确预期;所谓的心理障碍实际上是知觉问题,因此治疗者的任务就是帮助来访者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生活。

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通常被视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第三势力)的创始人,其创建的人格理论把人的需要排列成从生理性需要到自我实现的等级。

罗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将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介绍到美国。

斯佩里(Roger Wolcott, 1913—199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裂脑标本对大脑半球功能进行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实验研究。

- 1917 霍尔创办《应用心理学杂志》。

- 1917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AACP)成立。

- 1919 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临床心理学分会。
- 1929 波林(Edwin G. Boring, 1886—1968)出版《实验心理学史》。
- 1941 美国心理学会更改了对会员资格申请者的要求,即必须发表除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之外的科学著述。
- 1943 麦卡罗奇和皮茨假设“神经逻辑网络”而预示着新联结主义的兴起。
- 1944 美国心理学会改组为 18 个分会。
- 1946 美国心理学会首次出版《美国心理学家》杂志。
- 1946 退伍军人管理局(VA)启动针对可从事心理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训练计划。
- 1949 以临床心理学训练为主题的博尔德会议认可科学家-实践者的临床心理学家训练模式。
- 1949 香农和韦弗出版《通信的数学理论》,创立了信息论。
- 1950 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第二版出版。
- 1950 图林(Alan Turing, 1912—1954)的论文《会计算的机器与智力》标志着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始。
- 1956 布鲁纳、古德诺和奥斯汀出版《思维研究》。
- 1956 米勒发表《奇妙的数字 7 ± 2 : 我们加工信息的能力的某些局限性》。
- 1958 纽维尔、肖和西蒙的论文《问题解决理论的要素》标志着人工智能向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转换。
- 1958 罗森布拉特描述了一种早期的神经网络。
- 1959 心理规律学协会成立。
- 1959 乔姆斯基发表其对斯金纳的《言语行为》的评论。
- 1960 赫布在其 1959 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演说《美国的革命》中,主张将行为主义者使用的严格科学方法应用于认知过程的研究。
- 1960 米勒和布鲁纳在哈佛成立认知研究中心。
- 1960 R·I·华生(1909—1980)发表《心理学史:被忽略的领域》一文。
- 1961 玛利亚和布里兰发表《有机体的错误行为》。
- 1962 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
- 1967 奈瑟出版《认知心理学》。
- 1968 伊利诺斯大学授予第一个心理学博士学位(PsyD)。
- 1969 加利福尼亚专业心理学院(CSPP)成立,能颁发独立的心理学博士学位。
- 1969 《认知心理学》杂志创刊。
- 1969 明斯基和佩珀特对神经网络进行了严厉批评,极大降低了人们的研究热情。
- 1973 弗里施、洛伦茨和廷伯根因他们对习性学的研究获诺贝尔生物学奖。
- 1973 以临床心理学训练为主题的韦尔会议正式承认独立的专业学院和心理学博士学位。
- 1975 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综合》,标志着社会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正式开始。
- 1976 奈瑟出版《认知与现实》。
- 1977 班杜拉发表《社会学习理论》。
- 1980 瑟尔用“中国屋”的实验来反驳强人工智能说的支持者们。
- 1981 斯佩里、休贝尔和威塞尔因利用裂脑标本对大脑半球功能特殊化进行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 1984 金布尔发表《心理学的两种文化》一文。
- 1986 鲁默哈特、麦克莱兰以及其他成员共同出版《平行分布加工：认知的微观之探讨》。
- 1986 班杜拉出版《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
- 1988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成立。
- 1994 赫恩斯坦和墨里出版《钟形曲线：智力和美国生活中的阶层结构》重新燃起对智力本质的科学的、道德的和政治之争论。
- 2000 美国心理学会的正式会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超过 159 000 人。

参考文献

- Adams-Webber, J. R. (1979).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Wiley.
- Adler, A. (1917). *Study of 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hysical compensation: A contribution to clinical medicine* (S. E. Jelliffe, Trans.). New York: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7)
- Adler, A. (1958).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New York: Capricor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 Agnew, J. (1985). Childhood disorders. In E. Button (Ed.),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and mental health: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ckenham, England: Croom Helm.
- Albrecht, F. M. (1970). A reappraisal of facul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6, 36-40.
- Alexander, F. G., & Selesnick, S. T. (1966). *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 evaluation of psychiatric thought and practice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 Alland, A., Jr. (1985). *Human nature: Darwin's vi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lderidge, P. (1979). Hospitals, roadhouses and asylums: Cycles in the care of the insan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 321-334.
- Allen, R. E. (Ed.). (1991). *Greek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Aristotle*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Allport, G. W. (1964). The open system in personality theory. In H. M. Ruitenbeek (Ed.), *Varieties of personality theory* (pp. 149-166). New York: E. P. Dutton.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5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Awards; 1957. *American Psychologist*, 13, 155-158.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Citation for outstanding lifetime contribution to psychology. Presented to B. F. Skinner, August 10, 1990.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1205.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Reflections on B. F. Skinner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entire November issue.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History of psychology: Pavlov's contribu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entire September issue.
- Amsel, A. (1992). *Frustration theory: An analysis of dispositional learning and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gell, J. R. (1904). *Psychology: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olt.
- Angell, J. R. (1907). The province of function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14, 61-91.
- Angus, S. (1975). *The mystery-religio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Annas, J. E. (1994). *Hellenistic philosophy of mi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okhin, P. K. (1968). *Ivan P. Pavlov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E. P. Dutton.

- ogy.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131—159). New York: Harper & Row.
- Antonuccio, D. O. (1995).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on: No stronger medicin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450—451.
- Antonuccio, D. O., Danton, W. G., & DeNelsky, G. Y. (1994).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on: No stronger medicine. *Scientist Practitioner*, 4, 2—18.
- APA Membership Register. (200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rmstrong, D. M. (Ed.). (1965). *Berkeley'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Macmillan.
- Arnheim, R. (1985). The other Gustav Theodor Fechner.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pp. 856—865). New York: McGraw-Hill.
- Atherton, M. (1990). *Berkeley's revolution in vis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twell, J. E. (1990). *Schopenhauer: The human charact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ugustijn, C. (1991). *Erasmus: His life, works, and influence*. (J. C. Grayson, Tra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Ayer, A. J. (1952).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Ayllon, T., & Azrin, N. (1968). *The token economy: A motivational system for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Azar, B. (1994, December). Psychology weighs in on Bell Curve debate. *APA Monitor*, 25, 1, 22, 23.
- Azar, B. (1995a, January). Searching for intelligence beyond "g." *APA Monitor*, 26, 1, 25.
- Azar, B. (1995b, January). "Gifted" label stretches, it's more than high IQ. *APA Monitor*, 26, 25.
- Baars, B. J. (1986).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acon, F. (1878). 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In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1). Cambridge, MA: Hurd & Hough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05)
- Bacon, F. (1994). *Novum organum* (P. Urbach & J. Gibson, Eds. and Tran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20)
- Bain, A. (1875). *Mind and body: The theories of their relations*. New York: Apple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3)
- Bain, A. (1977a). *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5)
- Bain, A. (1977b).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9)
- Bakan, D. (1966). The influence of phrenology on American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 200—220.
- Baker, D. B., & Benjamin, L. T., Jr. (2000). The affirmation of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A look back at Bould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41—247.
- Belmary, M. (1979). *Psychoanalyzing psychoanalysis: Freud and the hidden fault of the fath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82). The psychology of chance encounters and life path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747—755.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89).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1175—1184.
- Barash, D. P. (1979). *The whisperings within: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Penguin Books.
- Barash, D. P. (1986). *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 Culture, 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 Barnes, J. (1982).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arnes, J. (Ed.). (1984).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s. 1 and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J. (1987). *Early Greek philosophy*. New York: Viking Press/Penguin Books.
-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Basch, E., & Davis, L. (1988). *The courag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 Row.
- Baxter, R. Jr., Schwartz, J., Bergman, K., Szuba, M., Guze, B., Mazziotta, J., Alazraki, A., Selin, C., Ferng, H., Munford, P., & Phelps, J. (1992). Caudate glucose metabolic rate changes with both drug and behavior therapy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9, 681—689.
- Beach, F. A. (1987). Donald Olding Hebb (1904—1985).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186—187.
- Beach, F. A., Hebb, D. O., Morgan, C. T., & Nissen, H. W. (Eds.). (1960). *The neuropsychology of Lashley*. New York: McGraw-Hill.
- Beakley, B., & Ludlow, P. (Eds.). (1992).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problems/contemporary issu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anblossom, R. E., & Lehrer, K. (Eds.). (1983). *Thomas Reid's inquiry and essays*. Indianapolis: Hackett.
- Bechterev, V. M. (1913). *La psychologie objective*. [Objective psychology]. Paris: Alc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7—1912)
- Bechterev, V. M. (1973). *General principles of human reflex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bjective stud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Arn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 Belar, C. D., & Perry, N. W., Jr. (Eds.). (1991). Proceedings: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ist-practitioner education. Sarasota, FL: Resource Exchange.
- Belar, C. D., & Perry, N. W., Jr. (1992).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ist-practition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71—75.
- Bencivenga, E. (1993). *Logic and other nonsense: The case of Anselm and his g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njamin, L. T., Jr. (1975). The pioneering work of Leta Stetter Hollingworth in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Nebraska History*, 56, 493—505.
- Benjamin, L. T., Jr. (Ed.). (1988).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Original sources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Benko, S. (1984). *Pagan Rome and the early Christian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ntham, J. (198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1)
- Bergmann, G. (1956). The contribution of John B. Wats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265—276.
- Berkeley, G. (1954). 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 In *Berkeley: A new theory of vision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Den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 1709)
- Bernard, W. (1972). Spinoza's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 neglected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8, 208—215.
- Bernfeld, S. (1949). Freud's scientific beginnings. *American Imago*, 6, 163—196.
- Beutler, L. E., Williams, R. E., Wakefield, P. J., & Entwistle, S. R. (1995). Bridging scientist and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s in clin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984—994.
- Binet, A. (1903). *L'Étude expérimentale de l'intelligence*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lligence]. Paris: Schleicher.
- Binet, A. (1975). *Modern ideas about children* (S. Heisler, Trans.). Albi, France: Presses de L'Atelier Graphiqu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9)
- Birx, H. J. (1998). Introduction to Darwin's *The descent of ma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Bitterman, M. E. (1965). Phyletic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 396—410.
- Bjork, D. W. (1983). *The compromised scientist: William Jam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jork, D. W. (1997). *B. F. Skinner: A lif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lackburn, S. (1994).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ock, N., Flanagan, O., & Güzelde, G. (Eds.). (1997).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lumenthal, A. L. (1970). *Language and psychology: Historical aspects of psycholinguistics*. New York: Wiley.
- Blumenthal, A. L. (1975). A reappraisal of Wilhelm Wund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1081—1088.
- Blumenthal, A. L. (1979). The founding father we never kne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4, 547—550.
- Blumenthal, A. L. (1980). Wilhelm Wundt and early American psychology. In R. W. Rieber (Ed.),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pp. 117—135). New York: Plenum.
- Boakes, R. (1984). *From Darwin to behaviourism: Psychology and the minds of anima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den, M. A. (1990). *The 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ring, E. G. (1950).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Boring, E. G. (1953). John Dewey: 1859—1952.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 145—147.
- Boring, E. G. (1963). *History, psychology, and science: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Wiley.
- Boring, E. G. (1965). On the subjectivity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es: Leipzig, 187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 5—9.
- Bouchard, T. J., Jr. (1984). Twins reared together and apart: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human diversity. In S. W. Fox (Ed.), *Individuality and determinism: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bases* (pp. 147—178). New York: Plenum.
- Boudewijnse, G.-J. A., Murray, D. J., & Bandomir, C. A. (1999). Herbert's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History of psychology*, 2, 163—193.
- Bourke, V. J. (1993). *Augustine's quest of wisdom: His life, thought and works*. Albany, NY: Magi Books.
- Bower, G. H., & Hilgard, E. R. (1981). *Theories of*

- learning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owlby, J. (1991). *Charles Darwin: A new life*. New York: Norton.
- Braid, J. (1843). *The rationale of nervous sleep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animal magnetism*. London: Churchill.
- Breland, K., & Breland, M. (1961). 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6, 681—684.
- Brentano, F. (1973).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A. C. Rancurello & D. B. Terrel, Tra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4)
- Bretall, R. (Ed.). (1946).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ett, G. S. (1965).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2nd rev. ed.). (Edited and abridged by R. S. Pet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2—1921)
- Breuer, J., & Freud, S. (1955). *Studies on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2).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5)
- Brewer, C. L. (1991). Perspectives on John B. Watson. In G. A. Kimble, M. Wertheimer, & C. L. White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pp. 171—186). Hillsdale, NJ: Erlbaum.
- Bricke, J. (1974). Hume's associationist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0, 397—409.
- Bridgman, P. W. (1927). *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 New York: Macmillan.
- Bridgman, P. W. (1955). *Reflections of a physicist*.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Bringmann, W. G., Bringmann, M. W., & Balance, W. D. G. (1992). 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the new psychology.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An Annual*, 27, 52—62.
- Bringmann, W. G., Bringmann, M. W., & Early, C. E. (1992). G. Stanley Hall and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281—289.
- Bringmann, W. G., Bringmann, N. J., & Ungerer, G. A. (1980). The establishment of Wundt's laboratory: An archival and documentary study. In W. G. Bringmann & R. D. Tweney (Eds.), *Wundt studies: A centennial collection* (pp. 123—159). Toronto: Hogrefe.
- Bringmann, W. G., Lück, H. E., Miller, R., & Early, C. E. (Eds.). (1997).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Carol Stream, IL: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Bringmann, W. G., & Tweney, R. D. (Eds.). (1980). *Wundt studies: A centennial collection*. Toronto: Hogrefe.
- Bringmann, W. G., Voss, U., & Balance, W. D. G. (1997). Goethe as an early behavior therapist. In W. G. Bringmann, H. E. Lück, R. Miller, and C. E. Early (Eds.),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35—36). Carol Stream IL: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Broadbent, D. E. (1957). A mechanical model for human attention and immediate mem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64, 205—215.
- Broadbent, D. E. (1958).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Elmsford, NY: Pergamon Press.
- Brooks, G. P. (1976). The faculty psychology of Thomas Rei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2, 65—77.
- Brown-Sequard, C. E. (1890). Have we two brains or one? *Forum*, 9, 627—643.

- Brožek, J. (Ed.). (1984).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Bruner, J. S. (1983). *In search of mind: Essays 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 Bruner, J. S. (1980). Jerome S. Bruner. In G. Lindzey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7, pp. 75—151). San Francisco: Freeman.
- Bruner, J. S.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S., Goodnow, J. J., & Austin, G. A. (1956). *A study of thinking*. New York: Wiley.
- Bruno, F. J. (1972). *The 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Buchtel, H. A. (Ed.). (1982). *The conceptual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Buckley, K. W. (1989). *Mechanical man: John Broadus Wats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behavior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ühler, C. (1971).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378—386.
- Burt, C. (1972). Inheritance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7, 175—190.
- Burt, E. A. (1932).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Bury, R. G. (Trans.). (1990).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Buss, A. H. (1988). *Personality: Evolutionary heritage and human distinctiveness*. Hillsdale, NJ: Erlbaum.
- Buss, D. M. (1999).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Boston: Allyn & Bacon.
- Cahan, D. (Ed.). (1994). *Hermann von Helmholtz and the 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han, D. (Ed.). (1995). *Hermann von Helmholtz: Scien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lkins, M. W. (1892). A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cases of association. *Philosophical Review*, 1, 389—402.
- Calkins, M. W. (1893). Statistics of dream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 311—343.
- Calkins, M. W. (1930). Mary Whiton Calkins. In C. Murchison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1, pp. 31—62).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 (1995). *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Candland, D. K. (1993). *Feral children and clever animal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pps, D. (1970). Hartmann's relations to Freud: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6, 162—175.
- Carpenter, R. J. (1997). Margaret Floy Washburn. In W. G. Bringmann, H. E. Lück, R. Miller, & C. E. Early.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187—190). Carol Stream, IL: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Carr, H. (1925). *Psychology: A study of mental activit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arr, H. (1935). *An introduction to space percepti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attell, J. McK. (1890). Mental tests and measurements. *Mind*, 15, 373—381.

- Cattell, J. McK. (1904). The conceptions and methods of psychology.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66, 176—186.
- Cattell, J. McK. (1929). Psychology in America. In *Proceedings and papers;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inceton, NJ: Psychological Review Company.
- Cattell, R. B. (1982). *The inheritance of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haplin, J. P., & Krawiec, T. S. (1979). *Systems and theories of psychology*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59). Review of Skinner's *Verbal learning*. *Language*, 35, 26—58.
- Chomsky, N. (1972). *Language and mind* (Enlarge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homsky, N., & Miller, G. A. (1958). Finite-state language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 91—112.
- Churchland, P. M. (1988).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Rev.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urchland, P. S., & Sejnowski, T. J. (1994). *The computational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ioffi, F. (1974). Was Freud a liar? *The Listener*, 91, 172—174.
- Cioffi, F. (1998). *Freud and the question of pseudoscience*.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Clark, A. (1990). Connectionism, competence, and explanation. In M. A. Boden (Ed.), *The 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 281—3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C. W. (1997). The witch craze in 17th century Europe. In W. G. Bringmann, H. E. Lück, R. Miller, & C. E. Early (Eds.),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23—29). Carol Stream, IL: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Clark, K. B. & Clark, M. P. (1939). Segregation as a factor in the racial identification of Negro preschool children: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11, 161—163.
- Clark, K. B. & Clark, M. P. (1940). Skin color as a factor in racial identification of Negro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159—169.
- Clark, K. B. & Clark, M. P. (1947). Racial identification and preference in Negro children. In T. M. Newcomb & 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169—178). New York: Holt.
- Clark, K. B. & Clark, M. P. (1950). Emotional factors in racial identification in Negro children.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9, 341—350.
- Clark, K. B., Cook, T., & Chein, I. (1952). The effect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esegregation: A social science statement.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Shawnee County, Kansas: Appendix to Appellant's Briefs*. Washington, DC: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Term, 1952).
- Clark, R. W. (1980). *Freud: The man and the cause—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lay, R. A. (1997 August). Two states moving closer to gaining Rx privileges. *APA Monitor*, 28.
- Cleary, L. J., Hammer, M., & Byrne, J. H. (1989). Insights into the cellular mechanisms of short-term sensitization in *Aplysia*. In T. J. Carew & D. B. Kelley (Eds.), *Perspectives in neural systems and behavior*. New York: Alan R. Liss.
- Cohen, D. (1979). *J. B. Watson: The founder of behaviour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omte, A. (1896). *A positive philosophy* (H. Martineau, Trans.). London: Bell.
- Condillac, E. B. de. (1930). *Treatise on the sensations* (G. Carr, Tran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chool of Philosoph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54)
- Cornford, F. M. (1957).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Cornford, F. M. (Trans.). (1968). *The republic of Pla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stall, A. (1993). How Lloyd Morgan's canon backfi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9, 113—122.
- Cottingham, J. (1988).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4); *The rational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aighead, W. E., Kazdin, A. E., & Mahoney, M. J. (1976). *Behavior modification: Principles,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rane, L. (1925). A plea for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 228—233.
- Crane, P. F. (1974).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 François Magendie, Charles Bell and the roots of the spinal nerves*. New York: Futura.
- Crew, H., & deSalvio, A. (Trans.). (1991). *Galileo Galilei: 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38)
- Crews, F. (1995). *The memory wars: Freud's legacy in dispute*. New York: A New York Review Book.
- Crombie, A. C. (1961). *Augustine to Galileo*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owther-Heyck, H. (1999). George A. Miller, language, and the computer metaphor of mi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2, 37—64.
- Danziger, K. (1980a). Wundt and the two traditions of psychology. In R. W. Rieber (Ed.),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pp. 73—87). New York: Plenum.
- Danziger, K. (1980b). Wundt's theory of behavior and volition. In R. W. Rieber (Ed.),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pp. 89—115). New York: Plenum.
- Danziger, K. (1980c). The history of introspec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6, 241—262.
- Daquin, J. (1793). *Philosophie de la folie* [Philosophy of madness]. Paris: Aican.
-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Murray.
- Darwin, C. (1871). *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Murray.
- Darwin, C. (1877).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 *Mind*, 2, 285—294.
- Darwin, C. (1998).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2)
- Darwin, C. (1998). *The descent of man*. (2nd ed.).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4)
- Darwin, F. (Ed.).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and selected letter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2)
- Davies, J. M., & Frawley, M. G. (1994). *Treating the adult survivor of incest: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Dawes, A. (1985). Drug dependence. In E. Button (Ed.),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and mental health*:

-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ckenham, England; Croom Helm.
- Deane, S. N. (Trans.). (1962). *St. Anselm: Basic writings*. (2nd e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DeAngelis, T. (1994, July). Jung's theories keep pace and remain popular. *APA Monitor*, 25, 41.
- DeAngelis, T. (1995). Psychologists question findings of Bell Curve. *APA Monitor*, 10, 7.
- DeCarvalho, R. J. (1990). A history of the "third force"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30, 22-44.
- Delahunty, R. J. (1985). *Spinoza*.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enelsky, G. (1996). The case against prescription privileg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207-212.
- Denmark, F. L. (1983). Integrating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into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The G. Stanley Hall Lecture Series*, Vol. 3, pp. 37-7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Descartes, R. (1956). *Discourse on method* (L. J. Lafleur, Tra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37)
- Descartes, R. (1992).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2nd ed.). (G. Heffernan, Tran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42)
- Dewey, J. (1886). *Psychology*. New York: American Book.
- Dewey, J. (1896).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3, 357-370.
- Dewey, J. (1899).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wey, J. (1913). *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Dewey, J. (1929).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 Capricorn.
- Dewey, J. (1935).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Capricorn.
-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Dewey, J. (1939). *Freedom and cultur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Dewey, J. (1997). *How we think*. Mineola, NY: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0)
- Diamond, S. (1980). Wundt before Leipzig. In R. W. Rieber (Ed.),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pp. 3-70). New York: Plenum.
- Diehl, L. A. (1986). The paradox of G. Stanley Hall: Foe of coeducation and educator of wo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868-878.
- Dollard, J., & Miller, N. E. (1950). *Personality and psychotherapy: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learning, thinking, and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 Donaldson, G. (1996).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Melanie Klein, Anna Freu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2, 160-176.
- Donnelly, M. E. (Ed.). (1992). *Reinterpreting the legacy of William Jam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Drake, S. (1994). *Galileo, Pioneer Scientis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Drever, J. (1968). Some early associationists.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11-28). New York: Harper & Row.

- Dreyfus, H. L. (1992).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bbinghaus, H. (1902). *Die Grundzüge der Psychologie*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Leipzig, Germany: Veit.
- Ebbinghaus, H. (1908). *Abriss der Psychologie* [A Summary of Psychology]. Leipzig, Germany: Veit.
- Ebbinghaus, H. (1964). *Memory: 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 A. Ruger and C. E. Busse,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5)
- Egger, M. D., & Miller, N. E. (1962). Secondary reinforcement in rats as a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valu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timulu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4, 97—104.
- Egger, M. D., & Miller, N. E. (1963). When is a reward reinforc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56, 132—137.
- Ehrenfels, C. v. (1890). Über 'Gestaltqualitäten' [Concerning Gestalt qualities].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14, 242—292.
- Ehrenwald, J. (Ed.). (1991). *The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 Eisenberg, B. (1960). Kelly Miller: The Negro leader as a marginal ma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5, 182—197.
- Ekman, P. (1998). "Introduction" to Darwi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enberger, H. F. (1970).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lenberger, H. F. (1972). The story of "Anna O": A critical review with new dat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8, 267—279.
- Elwes, R. H. M. (Trans.). (1955). *Benedict de Spinoza: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ethics; and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Dover.
- Emerson, R. W. (1981). In D. McQuade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1)
- Erdelyi, M. H. (1985). *Psychoanalysis: Freud's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man.
- Erikson, E. H. (1977). *Toys and reasons: Stages in the ritual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Norton.
- Erikson, E. H. (1985).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 Esper, E. A. (1964).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Philadelphia: Saunders.
- Esterson, A. (1993). *Seductive mira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of Sigmund Freu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Esterson, A. (1998). Jeffrey Masson and Freud's seduction theory: A new fable based on old myth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 11, 1—21.
- Estes, W. K. (1944).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punish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57 (Whole No. 263).
- Estes, W. K. (1950). Toward a statistical theory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57, 94—107.
- Estes, W. K. (1960).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new "mental chemistry." *Psychological Review*, 67, 207—223.
- Estes, W. K. (1964). All-or-none processes in learning and ret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 16—25.
- Estes, W. K. (1994). *Classification and cogn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R. B. (1972). E. B. Titchener and his lost sys-

- t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8, 168—180.
- Evans, R. B. (1984).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cademic psychology. In J. Brožek, (Ed.),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7—60).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Evans, R. B. (1991). E. B. Titchener on scientific psychology and technology. In G. A. Kimble, M. Wertheimer, & C. L. White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pp. 89—103). Hillsdale, NJ: Erlbaum.
- Everson, S. (Ed.). (1991).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2: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ysenck, H. J., & Eysenck, M. W. (1985).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Fagan, T. K. (1992). Compulsory schooling, child stud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special education: Origins of schoo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236—243.
- Fagan, T. K. (1996). Witmer's contributions to schoo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241—243.
- Fancher, R. E. (1985). *The intelligence men: Makers of the IQ controversy*. New York: Norton.
- Fancher, R. E. (1990). *Pioneers of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Farber, S. (1993). *Madness, heresy, and the rumor of angels: The revolt against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 Chicago: Open Court.
- Farias, V. (1989). *Heidegger and Naz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ay, J. W. (1939). *American psychology before William Jam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Fechner, G. T. (1871). *Zur experimentalen aesthetik* [About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Leipzig: Hirzel.
- Fechner, G. T. (1876). *Vorschule der aesthetik*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Leipzig: Breitkopf & Härtel.
- Fechner, G. T. (1879). *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sicht* [The dayview compared to the night-view]. Leipzig: Breitkopf & Härtel.
- Fechner, G. T. (1966). *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0)
- Fechner, G. T. (1992). The little book of life after death.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An Annual*, 27, 7—3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36)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Fetzer, J. H. (1991).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Feyerabend, P. K. (1975).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Fideler, D. (Ed.). (1987). *The Pythagorean source-book and library* (K. S. Guthrie, Trans.). Grand Rapids, MI: Phanes Press.
- Fiebert, M. S. (1997). In and out of Freud's shadow: A chronology of Adler's relationship with Freud. *Individual Psychology*, 53, 241—269.
- Fishman, D. B. (1999). *The case for pragmatic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Fitzek, H. (1997). Johannes Müller and the principle of sensory metamorphosis. In W. G. Bringmann, H. E. Lück, R. Miller, & C. E. Early (Eds.),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46—50). Chicago: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Flanagan, O. (1991).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letcher, R. (1991). *Science, ideology, and the media: The Cyril Burt scanda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Flew, A. (Ed.). (1962). *David Hume: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New York: Macmillan.
- Fodor, J. A. (1983). *The modularity of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owler, R. D. (1990). In memoriam: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1203.
- Fox, R. E. (1980). On reasoning from predicates: The PhD is not a professional degre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11, 887—891.
- Fox, R. E. (1994). Train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200—206.
- Foxhall, K. (2000, March). Training in psychopharmacology gathers steam. *APA Monitor*, 31, 42—44.
- Frankel, C. (Ed.). (1947).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Macmillan.
- Frankl, V. E. (1984).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rev. ed.).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as *Experiences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1946)
- Frawley, M. G. (1990). From secrecy to self-disclosure: Healing the scars of incest. In G. Stricker & M. Fisher (Eds.), *Self-disclosure in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pp. 247—259). New York: Plenum Press.
- Frazer, J. G. (1963). *The golden bough*.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0)
- Freud, A. (1928).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child analysis*. New York: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mpany.
- Freud, A. (1935). *Psychoanalysis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B. Low, Trans.). New York: Emerson Books.
- Freud, A. (1937). *The ego and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Freud, A. (1965). *Normality and pathology in childhoo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Freud, S. (1927). *The problem of lay-analyses*. New York: Brentano.
- Freud, S. (1949).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Chicago: Regne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0)
- Freud, S. (1952).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 Freud, S. (195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s. 4 and 5).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 Freud, S. (1954).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 M. Bonaparte, A. Freud, & E. Kris (Eds.) and E. Mossbacher & J. Strachey (Trans.), *The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 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 drafts, and notes; 1887-1902*. New York: Basic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 Freud, S. (1955a).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17, pp. 136—144).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 Freud, S. (1955b).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0)
- Freud, S. (1960a.).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8).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
- Freud, S. (1960b).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 lif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6).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1)
- Freud, S. (1961a).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Freud, S. (1961b).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 Freud, S. (1963).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 Freud, S. (1964a).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22, pp. 3—182).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 Freud, S. (1964b). Moses and monotheism.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23, pp. 3—137).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 Freud, S. (1966a).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5—1917)
- Freud, S. (1966b). *The complete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 Freud, S. (1969).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rev. ed.).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 Friedländer, M. (Trans.). (1956). *Moses Matmonides; 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2nd ed.). New York: Dover.
- Friedman, H. S., Tucker, J. S., Schwartz, J. E., Tomlinson-Keasey, C., Martin, L. R., Wingard, D. L., & Criqui, M. H. (1995).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ral predictors of longevity: The aging and death of the "termit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69—78.
-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Furumoto, L. (1988). Shared knowledge: The experimentalists, 1904—1929. In J. G. Morawski (Ed.),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urumoto, L. (1991). From "paired associates" to a psychology of self: The intellectual odyssey of Mary Whiton Calkins. In G. A. Kimble, M. Wertheimer, & C. L. White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pp. 57—72). Hillsdale, NJ: Erlbaum.
- Furumoto, L. (1992). Joining separate spheres—Christine Ladd-Franklin, woman-scientist (1847—1930).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175—182.
- Galef, B. G., Jr. (1998). Edward Thorndike: R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 ambiguous biologi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1128—1134.
- Galton, F. (1853). *Narrative of an explorer in tropical South Africa*. London: Murray.
- Galton, F. (1855). *The art of travel*. London: Murray.
- Galton, F. (1869). *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Macmillan.
- Galton, F. (1874). *English men of science: Their nature and nurture*. London: Macmillan.
- Galton, F. (1875). The history of twins as a criterion of the relative powers of nature and nurture. *Fraser's Magazine*, 92, 566—576.
- Galton, F. (1883).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 Galton, F. (1888). Co-relations and their measurement, chiefly from anthropological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45, 135—145.
- Galton, F. (1889). *Natural inheritance*. London: Macmillan.

- Gardner, H. (1985). *The mind's new science: A history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rfield, S. L. (1981). Psychotherapy: A 40-year apprais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174—183.
- Gay, P. (1988).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 Gazzaniga, M. S. (1970). *The dissected brai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Gelfand, T., & Kerr, J. (Eds.). (1992). *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 Gendlin, E. T. (1988). Carl Rogers (1902—1987).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127—128.
- Gerard, D. L. (1997). Chiarugi and Pinel considered: Soul's brain/person's mi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3, 381—403.
- Gergen, K. J. (1991).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rgen, K. J. (1994).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412—416.
- Gillie, O. (1977). Letter.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0, 257—258.
- Glanzman, D. L. (1995). The cellular basis of classical conditioning in *Aplysia Californica*: It's less simple than you think.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18(1), 32—35.
- Gleaves, D. H., & Hernandez, E. (1999). Recent reformulations of Freud's development and abandonment of his seduction theory: Historical/scientific clarification or a continued assault on truth? *History of Psychology*, 2, 324—354.
- Goddard, H. H. (1912). *The Kallikak family, 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 New York: Macmillan.
- Goddard, H. H. (1914). *Feeble-mindedness: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Goddard, H. H. (1920). *Human efficiency and levels of intellig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ethe, J. W. (1952).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74)
- Gold, M. (Ed.). (1999). *The complete social scientist: A Kurt Lewin Read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oldsmith, M. (1934). *Franz Anton Mesmer*. New York: Doubleday.
- Golomb, J. (1989). *Nietzsche's enticing psychology of power*.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L. E. (1992). *Avicenna*. New York: Routledge.
- Gould, S. J. (1976). Darwin and the captain. *Natural History*, 85(1), 32—34.
- Gould, S. J. (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 Green, B. F. (1992). Exposé or smear?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328—331.
- Greenway, A. P. (1973). The incorporation of action into associationism: The psychology of Alexander B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9, 42—52.
- Gregory, J. (Trans.). (1991). *The neoplatonists*. London: Kyle Cathie.
- Gregory, R. L. (Ed.). (1987).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 Guthrie, E. R. (1935).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 New York: Harper & Row.
- Guthrie, E. R. (1938).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nflict*. New York: Harper & Row.
- Guthrie, E. R. (1942). Conditioning: A theory of learning in terms of stimulus, response, and association. In N. B. Henry (Ed.), *The forty-first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t. II.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thrie, E. R. (1952).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Guthrie, E. R. (1959). Association by contiguity.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2) (pp. 158—195). New York: McGraw-Hill.
- Guthrie, E. R., & Horton, G. P. (1946). *Cats in a puzzle box*. New York: Rinehart.
- Hadden, A. W. (Trans.). (1912). St. Augustine's "On the trinity." In B. Rand (Ed.), *The classical psychologist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ale, N. G., Jr. (1971). *Freud in America*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C. S. (1954). *A primer of Freudian psychology*. Cleveland: World.
- Hall, C. S., & Lindzey,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3rd ed.). New York: Wiley.
- Hall, G. S. (1904).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Vols. 1 and 2). New York: Appleton.
- Hall, G. S. (1906). The question of coeducation. *Munsey's Magazine*, 34, 588—592.
- Hall, G. S. (1917). *Jesus, the Christ, in the light of psychology*.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Hall, G. S. (1922). *Senescence: The last half of life*. New York: Appleton.
- Hall, G. S. (1923). *Life and confessions of a psychologist*. New York: Appleton.
- Hall, M. B. (1994).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1450—1630*. New York: Dover.
- Hall, M. H. (1968, July). A conversation with Abraham Maslow. *Psychology Today*, pp. 35—37, 54—57.
- Hamilton, E., & Cairns, H. (1961).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including the lett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nkinson, R. J. (1995). *The scep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Hannah, B. (1976). *Jung, his life and work: A biographical memoir*. New York: Putnam.
- Hannush, M. J. (1987). John B. Watson remembered: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B. Wat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3, 137—152.
- Hardcastle, V. G. (Ed.). (1999). *Where biology meets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rlow, H. (1949). The formation of learning s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56, 51—65.
- Harris, B. (1979). Whatever happened to little Alber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 151—160.
- Harris, M. (1974). *Cows, pigs, wars and witches: The riddles of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 Hartley, D. (1834). *Observations on man, his frame, 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 London: Teg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49)
- Hartmann, H. (1958).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D. Rapaport,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 Hartmann, K. E. von (1869). *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Berlin:

- Duncker.
- Hartshorne, C. (1965). *Anselm's discover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proof for God's existence*.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Haugeland, J. (198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very ide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yes, S. C., & Heiby, E. (1996). Psychology's drug problem: Do we need a fix or should we just say no?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198—206.
- Hearnshaw, L. S. (1979). *Cyril Burt, psychologi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earst, E. (Ed.). (1979). *The first centu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illsdale, NJ: Erlbaum.
- Hebb, D. O. (1946). On the nature of fear. *Psychological Review*, 53, 259—276.
- Hebb, D. O. (1949).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Wiley.
- Hebb, D. O. (1955). Drives and the C. N. S. (conceptual nervous system). *Psychological Review*, 62, 243—254.
- Hebb, D. O. (1959).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science* (Vol. 1, pp. 622—643). New York: McGraw-Hill.
- Hebb, D. O. (1960).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5, 735—745.
- Hebb, D. O. (1972). *Textbook of psychology* (3rd ed.). Philadelphia: Saunders.
- Hebb, D. O. (1980). [Autobiography]. In G. Lindzey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VII). San Francisco: Freeman.
- Hegel, G. W. F. (1973).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ind* (W. Wallace, Tran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7)
- Heidbreder, E. (1933). *Seven psychologie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 Heidbreder, E. (1972). Mary Whiton Calkins: A discuss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8, 56—68.
- Heidegger, M. (1927). *Being and time*. Halle, Germany: Niemeyer.
- Henle, M. (1971a). Did Titchener commit the stimulus error?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struc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7, 279—282.
- Henle, M. (Ed.). (1971b). *The selected papers of Wolfgang Köhler*. New York: Liveright.
- Henle, M. (1978). One man against the Nazis—Wolfgang Kohl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939—944.
- Henle, M. (1985). Rediscovering Gestalt psychology.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pp. 100—120). New York: McGraw-Hill.
- Henle, M. (1986). *1879 and all that: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ntoff, N. (1982, August 23). Profiles: The integrationist. *The New Yorker*, 58, 37—73.
- Herbart, J. F. (1824—1825).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newly based upon exper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Vols. 1 and 2). Königsberg, Germany: Unzer.
- Hergenhahn, B. R. (1994). Psychology's cognitive rev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816—817.
- Hergenhahn, B. R., & Olson, M. H.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Hergenhahn, B. R., & Olson, M. H.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learning* (6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Hermans, H. J. M., Kempen, H. J. G., & van Loon, R. J. P. (1992). The dialogical self: 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rational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23—33.
- Heron, W. (1957, January). The pathology of boredom. *Scientific American*, pp. 52—56.
- Herrnstein, R. J., & Murray, C.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Hicks, R. D. (Trans.). (1991). *Aristotle: De anima*.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Hilgard, E. R. (1987). *Psych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survey*.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Hirschmüller, A. (1989).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f Breuer: Physi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obbes, T. (1962). *Leviathan*.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51)
- Hoffman, E. (1988). *The right to be human: A biography of Abraham Maslow*. Los Angeles: Tarcher.
- Hoffman, R. R., Bringmann, W., Bamberg, M., & Klein, R. (1986). Some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on Ebbinghaus. In D. Gorfein & R. Hoffman (Eds.), *Memory and learning: The Ebbinghaus centennial conference*. Hillsdale, NJ: Erlbaum.
- Hofstadter, R. (1955).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 Holland, J. G. (1986). George Henry Lewes and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use of the term in English. *South Atlantic Review*, 51, 31—39.
- Hollingworth, L. S. (1914). *Functional periodicity*.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No. 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llingworth, L. S. (1920). *The psychology of subnormal children*. New York: Macmillan.
- Hollingworth, L. S. (1923). *Special talents and defect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Hollingworth, L. S. (1926). *Gifted children*. New York: Macmillan.
- Hollingworth, L. S. (1928). *The psychology of the adolescent*. New York: Appleton.
- Hollingworth, L. S. (1940). *Public addresses*. Lancaster, PA: Science Press.
- Hollingworth, L. S. (1942). *Children above 180 IQ*. Yonkers, NY: World Book.
- Hong, H. V., & Hong, E. H. (Eds. and Trans.).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Søren Kierkegaard's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rney, K. (1937).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 Horney, K. (1939).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Norton.
- Horney, K. (1967). *Feminine psychology*.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1937)
- Horney, K. (1968). *Self-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2)
- Hubben, W. (1952). *Dostoevsky, Kierkegaard, Nietzsche, and Kafka*. New York: Macmillan.
- Hulin, W. S. (1934). *A short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 Hull, C. L. (1920).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28(123).
- Hull, C. L. (1928). *Aptitude testing*. Yonkers-on-Hudson, NY: World Book.

- Hull, C. L. (1933). *Hypnosis and suggestibili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 Hull, C. L. (1943). *Principles of behavio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 Hull, C. L. (1952a). Clark L. Hull. In E. G. Boring, H. S. Langfeld, H. Werner, & R. M. Yerkes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4, pp. 143—162).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Hull, C. L. (1952b). *A behavior syst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ll, C. L., Hovland, C. L., Ross, R. T., Hall, M., Perkins, D. T., & Fitch, F. B. (1940). *Mathematico-deductive theory of rote learn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lse, M. (1989). "Introduction" to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London: Penguin Books.
- Hurwich, D. J. (1971). Christine Ladd-Franklin. In E. T. James (Ed.), *Notable American women* (Vol. 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sserl, E. (1900—1901).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alle, Germany: Niemeyer.
- Innis, N. K. (1992). Tolman and Tryon: Early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bility to lear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190—197.
- Inwood, M. J. (1995). Enlightenment. In T. Honde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pp. 236—2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wood, M. (1997). *Heideg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sraëls, H., & Schatzman, M. (1993). The seduction theory. *History of Psychiatry*, 4, 23—59.
- Jacobson, E. (1932). The electrophysiology of mental activ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 677—694.
- Jacoby, R., & Glauberman, N. (Eds.). (1995). *The Bell Curve debate: History, documents, opin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ahnke, J. (1997). Physiognomy, phrenology,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W. G. Bringmann, H. E. Lück, R. Miller, & C. E. Early (Eds.),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30—34). Chicago: Quintessence Publishing Co.
- James, W. (1884). On some omissions of introspective psychology. *Mind*, 9, 1—26.
-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s. 1 and 2). New York: Holt.
- James, W. (1902).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James, W. (1920).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In H. James (Ed.),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s. 1 and 2).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James, W. (1956). The dilemma of determinism. In W.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pp. 145—183).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4)
- James, W. (1981).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7)
- James, W. (1985). *Psychology: The briefer course* (G. Allport,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2)
- Janaway, C. (1994). *Schopenhau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net, P. (1925). *Psychological healing: A historical and clinical study*, Vol. 1. (E. Paul and C. Paul, Trans.). New York: Macmillan.
- Jankowicz, A. D. (1987). Whatever happened to George Kell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meri-*

- can Psychologist, 42, 481—487.
- Jennings, J. L. (1986). Husserl revisited: The forgotten distinc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phenomen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1231—1240.
- Johnson, D. M., & Erneling, C. E. (Eds.). (1997). *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M. G., & Henley, T. B. (Eds.).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William James after a century*. Hillsdale, NJ: Erlbaum.
- Johnson, R. C., McClearn, G. E., Yuen, S., Nagoshi, C. T., Ahern, F. M., & Cole, R. E. (1985). Galton's data a century lat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875—892.
- Joncich, G. (1968). *The sane positivist: A biography of Edward L. Thorndik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E. (1953, 1955, 1957).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s. 1—3). New York: Basic Books.
- Jones, M. C. (1924). A laboratory study of fear: The case of Peter. *Pedagogical Seminary*, 31, 308—315.
- Jones, M. C. (1974). Albert, Peter and John B. Wats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581—583.
- Jones, R. A. (1987). Psychology, history, and the press: The case of William McDougall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931—940.
- Jones, W. H. S. (1923). *Hippocrates* (Vols. 1 and 2). New York: Putnam.
- Jourard, S. M. (1974). *Healthy personality: An approach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Jowett, B. (Trans.). (1942). *Plato*. Roslyn, NY: Black.
- Jowett, B. (Trans.). (1986). *The republic of Plato*.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Jowett, B. (Trans.). (1988). *Plato: Euthyphro, apology, crito, and phaedo*.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Joynson, R. B. (1989). *The Burt Affair*. London: Routledge.
- Jung, C. G. (1928).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Jung, C. G. (1933).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Jung, C. G. (1953). Two essays on analytic psycholog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 Jung, C. G. (1963).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Jung, C. G. (1971). Psychological types. In H. Read, M. Fordham, G. Adler, & W. McGuir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 Kagan, J. (1980, December). Jean Piaget's contributions. *Phi Delta Kappan*, pp. 245—246.
- Kagan, J. (1994). *Galen's prophecy: Temperament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hl, R. K. (Ed.). (1971). *Selected writings of Hermann von Helmholtz*.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Kamin, L. J. (1974).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New York: Wiley.
- Kamin, L. J. (1977). Letter.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0, 259.
- Kant, I. (1912).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 Berlin: Bresser Cassin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8)
- Kant, I. (1981).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J. W. Ellington, Tran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5)
- Kant, I. (1990).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J. M. D. Meiklejohn, Tran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1)
- Kant, I. (1996).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 K. Abbott, Tran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8)
- Karier, C. J. (1986). *Scientists of the mind: Intellectual founders of modern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aron, B. P., & Teixeira, M. A. (1995).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 and the APA respons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453-454.
- Kaufmann, W. (Trans.). (1961). *Goethe's Faust*. New York: Doubleday.
- Kaufmann, W. (Ed. and Trans.). (1982).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Press/Penguin Books.
- Kazdin, A. E. (1989). *Behavior modification in applied setting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Kazdin, A. E., & Wilson, G. T. (1978). *Evaluation of behavior therapy*. Cambridge, MA: Bollinger.
- Keller, F. S. (1973).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Kelly, E. L. (1961). Clinical psychology—1960: Report of survey finding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vis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ewsletter*, 14(1), 1-11.
- Kelly, G. A.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Vols. 1 and 2). New York: Norton.
- Kelly, G. A. (1964). The language of hypotheses: Man's psychological instrument.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20, 137-152.
- Kelly, G. A. (1969). The autobiography of a theory. In B. Maher (Ed.),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of George Kelly*. New York: Wiley.
- Kelly, G. A. (1970).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erson construct theory. In D. Bannister (Ed.),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emp, S. (1998). Medieval theorie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History of Psychology*, 1, 275-288.
- Kemp, V. H. (1992). G. Stanley Hall and the Clark School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290-298.
- Kendler, H. H. (1987).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sychology*. Chicago: Dorsey Press.
- Kendler, T. W., & Kendler, H. H. (1959). Reversal and nonreversal shifts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8, 56-60.
- Kennedy, G. (Trans.). (1972). Gorgias. In R. W. Sprague (Ed.), *The older sophists* (pp. 30-67).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Kenny, A. (Ed. and Trans.). (1970). *Descartes's philosophical lett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ierkegaard, S. (1985).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H. V. Hong & E. H. Hong,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4)
- Kierkegaard, S. (1990). *For self-examination and Judge for yourselves* (H. V. Hong & E. H. Hong,

-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1)
- Kimble, G. A. (1984). Psychology's two cultur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833—839.
- Kimble, G. A. (1994).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510—519.
- Kimble, G. A. (1999). Functional behaviorism: A plan for unity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981—988.
- Kimble, M. M. (2000). From "Anna O." to Bertha Pappenheim: Transforming private pain into public action. *History of Psychology*, 3, 20—43.
- King, P., & Steiner, R. (Eds.). (1991).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1945*. London: Tavistock/Routledge.
- Kinget, G. M. (1975). *On being human: A systematic view*.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irsch, I. (1978). Demonology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An example of the misperception of historical dat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4, 149—157.
- Kirsch, I., & Lynn, S. J. (1995). The altered state of hypnosis: Changes in the theoretical landscap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846—858.
- Kirschenbaum, H. (1979). *On becoming Carl Rogers*. New York: Dell.
- Klein, D. F., Gittelman, R., Quitkin, F., Rifkin, A. (1980). *Diagnosis and drug treatmen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dults and children* (2nd ed.).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 Klein, M. (1932).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New York: Norton.
- Klemke, E. D., Hollinger, R., & Kline, A. D. (1988). (Eds.).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Koch, S. (Ed.). (1959). *Psychology: A study of science* (Vol. 3). New York: McGraw-Hill.
- Koch, S. (1981).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Lessons of a century qua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257—269.
- Koch, S. (1993). "Psychology" 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902—904.
- Koffka, K. (1922). Perce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estalt-Theori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 531—585.
- Koffka, K. (1924). *The growth of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psychology* (R. M. Ogde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Koffka, K. (1963).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 Köhler, W. (1920). *Die physischen Gestalten in Ruhe und im stationären Zustand* [Static and stationary physical configurations]. Braunschweig, Germany: Vieweg.
- Köhler, W. (1925). *The mentality of ap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 Köhler, W. (1940). *Dynamics in psychology*. New York: Liveright.
- Köhler, W. (1966). *The place of value in a world of facts*. New York: Liverigh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 Köhler, W. (1969). *The task of Gestalt psych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öhler, W. (1970). *Gestalt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new concepts in modern psychology*. New York: Liverigh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 Korn, J. H., Davis, R., & Davis, S. F. (1991). Historians' and chairpersons' judgments on eminence

- among psychologis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789—792.
- Kramer, H. . & Sprenger, J. (1971).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M. Summers,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487)
- Kuhn, T. S. (1957).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MJF Books.
- Kuhn, T.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ülpe, O. (1909). *Outlines of psychology: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3)
- Kurtz, P. (1992). *The new skepticism: Inquiry and reliable knowledge*.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Lachman, R., Lachman, J. L., & Butterfield, E. C. (1979).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illsdale, NJ: Erlbaum.
- Ladd, G. T., & Woodworth, R. S. (1911). *Element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Scribner.
- Lafleur, L. J. (1956). *Introduction to Descartes's Discourse on metho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Lamarck, J. B. (1914). *Philosophie zoologique* [Zoological philosophy] (H. Elliot, Trans.). London: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09)
- La Mettrie, J. O. de. (1912). *L'homme machine* [Man a machine] (M. W. Calkins, Tran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48)
- Land, E. H. (1964). The retinex. *American Scientist*, 52, 247—264.
- Land, E. H. (1977). The retinex theory of color vis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37(6), 108—128.
- Langan, T. (1961). *The meaning of Heidegger: A critical study of an existentialist phenomen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shley, K. S. (1915).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 in archery. *Pap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logy of 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VI, 105—128.
- Lashley, K. S. (1923). Behavior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ciousness. *Psychological Review*, 30, 237—272, 329—353.
- Lashley, K. S. (1929). *Brain mechanisms and intellig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shley, K. S. (1951). The problem of serial order in behavior. In L. Jeffress, Ed., *Cereb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 Lashley, K. S., Chow, K. L., & Semmes, J. (1951). An examination of the electrical field theory of cerebral 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40, 175—188.
- Leahey, T. H. (1981). The mistaken mirror: On Wundt's and Titchener's psychologi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7, 273—282.
- Leahey, T. H. (1992). The mythical revolutions of America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308—318.
- Leahey, T. H. (2000).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eary, D. E. (1982). The fate and influence of John Stuart Mill's proposed science of et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3, 153—162.
- Lehman, D. R., Lempert, R. O., & Nisbett, R. E. (1988). The effects of graduate training on reasoning: Formal discipline and thinking about everydaylife ev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431—442.
- Leibniz, G. W. (1982).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

- standing (P. Remnant & J. Bennett, Eds. and Tran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65)
- Leitenberg, H. (Ed.). (1976). *Handbook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and behavior therap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eitner, L. (1984). The terrors of cognition. In D. Bannister (Ed.), *Further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evant, R. F., & Schlien, J. M. (Eds.). (1984). *Client-centered therapy and the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New direction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 Levy, J. (1985, May). Right brain, left brain: Fact and fiction. *Psychology Today*, pp. 38—39, 42—44.
- Lewes, G. H. (1880).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 Boston: Houghton, Osgood.
- Lewin, K. (1935).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McGraw-Hill.
- Lewin, K. (1997).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riginal works published 1948 and 1951 respectively)
- Lewin, K., Lippitt, R., & White, R. K. (1939). Pattern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ly created "social climat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271—299.
- Ley, R. (1990). *A whisper of espionage: Wolfgang Köhler and the apes of Tenerife*. Garden City, NY: Avery.
- Libbrecht, K., & Quackelbeen, J. (1995).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e hysteria and psychic trauma: Charcot's influence on Freudian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1, 370—384.
- Lippman, W. (1923, January 3). The great confusion. *New Republic*, pp. 145—146.
- Lloyd, G. E. R. (Ed.). (1978). *Hippocratic writings* (J. Chadwick, W. N. Mann, I. M. Lonie, and E. T. Withington, Tr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Locke, J. (169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J. M. Dent.
- Locke, J. (1974).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5th ed.) (A. D. Woolzley, E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6)
- Locke, J. (2000).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J. W. Yolton & J. S. Yolton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93)
- Loftus, E. (1993).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518—537.
- Loftus, E. (1994). The repressed memory controvers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443—445.
- Loftus, E., & Ketcham, K. (1994). *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 False memorie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orion, R. P. (1996). Applying our medicine to the psychopharmacology deba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219—224.
- Losee, J. (1993).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wry, R. J. (1979). *The journals of A. H. Maslow* (Vols. 1 and 2).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Luddy, A. J. (1947). *The case of Peter Abelard*. Westminster, MD: Newman Bookshop.
- Lundin, R. W. (1991). *Theories and systems of psychology* (4th ed.). Lexington, MA: Heath.

- Maccoby, H. (1986). *The mythmaker: Paul and the invent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Mach, E. (1914).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6)
- Mach, E. (1960).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 J. McCormack, Tran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3)
- MacLeod, R. B. (1975). *The persistent problems of psycholog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Madigan, S., & O'Hara, R. (1992). Short-term memor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ary Whiton Calkins's memory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170—182.
- Magee, B. (1997). *The 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her, B. A., & Maher, W. B. (1985). Psychopathology: II.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modern times. In G. A. Kimble & K. Schlesinger (Eds.),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2, pp. 295—329). Hillsdale, NJ: Erlbaum.
- Maher, W. B., & Maher, B. A. (1985). Psychopathology: I.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 A. Kimble & K. Schlesinger (Eds.),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2, pp. 251—294). Hillsdale, NJ: Erlbaum.
- Mahoney, M. J. (1991). *Human change processes: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lthus, T. (1914).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Dut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8)
- Mancuso, J. C., & Adams-Webber, J. R. (Eds.). (1982). *The construing person*. New York: Praeger.
- Marrow, A. J. (1969). *The practical theorist: The life and work of Kurt Lewin*.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rshall, M. E. (1969). Gustav Fechner, Dr. Mis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angel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5, 39—58.
- Martin, S. (1994, October). Music lessons enhance spatial reasoning skill. *APA Monitor*, 25, 5.
- Martin, J., & Sugarman, J. (2000).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The possibility of self and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397—406.
- Martineau, H. (1893).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Vol.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3)
- Marx, M. H., & Goodson, F. E. (1976).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
- Maslow, A. H. (1966).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 South Bend, IN: Gateway Editions.
- Maslow, A. H. (196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Maslow, A. H. (1971).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aslow, A. H. (1987).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Masson, J. M. (1984). *The assault on 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New York: Far-

- rar, Straus, and Giroux.
- Masson, J. M. (Trans. & Ed.). (1985).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sters, J. C., Burish, T. G., Hollon, S. D., & Rimm, D. C. (1987). *Behavior therapy: Techniq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3rd ed.). Orlando, FL: HarcourtBrace Jovanovich.
- Matarazzo, J. D. (1985). Psychotherapy. In G. A. Kimble & K. Schlesinger (Eds.),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1, pp. 219—250). Hillsdale, NJ: Erlbaum.
- Matarazzo, J. D. (1987). There is one psychology, no specialties, but many applica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93—903.
- May, R. (1939). *The art of counseling: 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 Nashville, TN: Abingdon-Cokesbury.
- May, R. (1940). *The springs of creative living: A study of human nature and God*.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 May, R. (1950). *The meaning of anxie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 May, R. (1953).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Norton.
- May, R. (Ed.). (1961). *Existential psych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ay, R. (1967).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New York: Van Nostrand.
- May, R. (1969). *Love and will*. New York: Norton.
- May, R. (1972). *Power and innocence: A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violence*. New York: Norton.
- May, R. (1973). *Paulus: Reminiscences of a friend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 May, R. (1975). *The courage to create*. New York: Norton.
- May, R. (1981). *Freedom and destiny*. New York: Norton.
- May, R. (1983). *The discovery of being Writings in existential psychology*. New York: Norton.
- May, R. (1991). *The cry for myth*. New York: Norton.
- May, R., Angel, E., & Ellenberger, H. F. (Eds.). (1958). *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yr, E. (1994).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0, 328—334.
- McCarthy, R. A., & Warrington, E. K. (1990).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McClelland, D. C. (1973).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1—14.
- McClelland, J. L., Rumelhart, D. E., & Hinton, G. E. (1992). The appeal of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In B. Beakley & P. Ludlow (Eds.),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problems/contemporary issues* (pp. 269—28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cCulloch, W. S., & Pitts, W. (1943).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5, 115—133.
- McDougall, W. (1905).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London: Dent.
- McDougall, W. (1908).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McDougall, W. (1912).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behavior*.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 McDougall, W. (1923). *Outlin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Scribner.

- McReynolds, P. (1987). Lightner Witmer: Little-known found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49—858.
- McReynolds, P. (1996). Lightner Witmer: A centennial tribu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237—240.
- McReynolds, P. (1997). *Lightner Witmer: His life and tim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edawar, P. (1985). *The limits of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ehl, P. (1971). A scientific, scholarly, nonresearch doctorate for clinical practitioners: Arguments pro and con. In R. Holt (Ed.), *New Horizons for Psychotherapy* (pp. 37—8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elton, A. W. (Ed.). (1964). *Categories of human learn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ill, J. S. (1874).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8th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3)
- Mill, J. S. (Ed.). (1967).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by James Mill* (Vol. 1).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9)
- Mill, J. S. (1969). *Auto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3)
- Mill, J. S. (1979). *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1)
- Mill, J. S. (1986).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1)
- Mill, J. S. (1988). *The logic of the moral science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3)
- Miller, E. F. (1971). Hume's contribution to behavio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7, 154—168.
-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81—97.
- Miller, G. A. (1962a). Som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grammar. *American Psychologist*, 17, 748—762.
- Miller, G. A. (1962b).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mental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 Miller, G. A. (1965). Some preliminaries to psycholinguistic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 15—20.
- Miller, G. A. (1969). Psychology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human welfa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4, 1063—1075.
- Miller, G. A., Galanter, E., & Pribram, K. H. (1960). *P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New York: Holt.
- Miller, N. E. (1944).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nflict. In J. M. Hunt (Ed.),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Disorders* (Vol. 1). New York: Ronald Press.
- Miller, N. E. (1959). Liberalization of basic S-R concepts: Extensions to conflict behavior, motivation, and social learning.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2, pp. 196—292). New York: McGraw-Hill.
- Miller, N. E. (1964). Som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behavior theory for personality change and psychotherapy. In P. Worchel & D. Byrne (Eds.), *Personality change*. New York: Wiley.
- Minsky, M., & Papert, S. (1969). *Perceptrons: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geometry*.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 Minton, H. L. (1988). *Lewis M. Terman: Pioneer in psychological test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oltz, H. (1957). Latent extinction and the fractional anticipatory response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64, 229—241.
- Monte, C. F. (1975). *Psychology's scientific endeavor*. New York: Praeger.
- Mora, G. (1959). Vincenzo Chiarugi (1759—1820) and his psychiatric reform in Florenc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4.
- Morgan, C. L. (1894).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 London: Scott.
- Morgan, C. L. (1900). *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ce* (revised as *Animal behavior*). London: Edward Arno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1)
- Morris, J. B., & Beck, A. T. (1974). The efficacy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A review of research (1958—1972).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0, 667—674.
- Mossner, E. C. (Ed.). (1969).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Pengui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39—1740)
- Müller, J. (1842). *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des Menschen* [Handbook of human physiology] (Vols. 1 and 2).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33—1840)
- Muñoz, R. F., Hollon, S. D., McGrath, E., Rehm, L. P., & Vander Bos, G. R. (1994). On the AHCPR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 guidelines: Further consider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42—61.
- Münsterberg, H. (1888). *Voluntary action*. Freiburg, Germany: Mohr.
- Münsterberg, H. (1900). *Grundzüge der Psychologie* [Basics of psychology]. Leipzig, Germany: Barth.
- Münsterberg, H. (1904). *The Americans* (E. B. Holt, Trans.).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Münsterberg, H. (1908). *On the witness stand*. New York: Clark Boardman.
- Münsterberg, H. (1909). *Psychotherapy*. New York: Moffat, Yard.
- Münsterberg, H. (1910). *American problems*. New York: Moffat, Yard.
- Münsterberg, H. (1912). *Vocation and learning*. St. Louis: People's University.
- Münsterberg, H. (1913). *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Murphy, G., & Ballou, R. O. (Eds.). (1973). *William James on physical research*.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0)
- Murray, B. (2000, January). The degree that almost wasn't: The PsyD comes of age. *APA Monitor*, 31, 52—54.
- Murray, G. (1955).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 Myers, C. R. (1970). Journal citations and scientific eminence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5, 1041—1048.
- Neimeyer, G. J., & Hudson, J. E. (1984). Couples' constructs: Personal systems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D. Bannister (Ed.), *Further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Neimeyer, R. A. (1984). Toward a personal construct conceptualization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F. R. Epting & R. A. Neimeyer (Eds.), *Personal meanings of death: Applications of personal construct*

- theory to clinical practice (pp. 127—173). New York: McGraw-Hill.
- Neimeyer, R. A., & Jackson, T. T. (1997). George A. Kel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In W. G. Brangman, H. E. Luck, R. Miller, & C. E. Early (Eds.), *A pictori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364—372). Carol Stream, IL: Quintessence.
- Neimeyer, R. A., & Neimeyer, G. J. (1985). Disturbed relationships: A personal construct view. In E. Button (Ed.),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and mental health: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ckenham, England: Croom Helm.
- Neisser, U. (1967).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Neisser, U. (1976). *Cognition and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 Neisser, U., Boodoo, G., Bouchard, T. J., Jr., Boykin, A. W., Brody, N., Ceci, S. J., Halpern, D. F., Loeblin, J. C., Perloff, R., Sternberg, R. J., & Urbina, S. (1996).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77—101.
- Nelson, T. D. (1996). Consciousness and meta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102—116.
- Newell, A., Shaw, J. C., & Simon, H. A. (1958).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51—166.
- The New Republic* (1994, October 31). Race and IQ.
- Newton, I. (1952). *Optick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inflect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 Newton, I. (1995).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mherst, NY: Prometheu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87)
- Nietzsche, F. (1969). *Thus spoke Zarathustra* (R. J. Hollingdale, Trans.). New York: Viking Press/Pengui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3—1885)
- Nietzsche, F. (1974). *The gay science* (W.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2)
- Nietzsche, F. (1989). *Beyond good and evil* (H. Zimmern, Trans.). Buffalo, NY: Prometheu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6)
- Nietzsche, F. (1998) *Twilight of the idols, or how to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 (D. Large,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
- Norris, C. (1995). Modernism. In T. Honde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p. 5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R. D. (1992). *The legacy of B. F. Skinner: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controvers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O'Brien, M. J. (Trans.). (1972). Protagoras. In R. K. Sprague (Ed.), *The older sophists* (pp. 3—28).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O'Connor, E. (Trans.). (1993). *The essential Epicurus: Letters, principal doctrines, Vatican sayings, and fragment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O'Donnell, J. M. (1985). *The origins of behaviorism: American psychology, 1870—192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lds, J., & Milner, P. (1954). Positive reinforcement produc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septal area and other regions of rat bra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47, 419—427.
- O'Sullivan, J. J., & Quevillon, R. P. (1992). 40 years later: Is the Boulder model still ali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67—70.

- Ovsiankina, M. (1928). Die Wiederaufnahme von Interbrochenen Handlungen [The resumption of interrupted activities].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2, 302—389.
- Parisi, T. (1987). Why Freud failed; Some implications for neurophysiology and sociobi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235—245.
- Parker, A. (1981). The meaning of attempted suicide to young parasuicides: A repertory grid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306—312.
- Patnoe, S. (1988). *A narrativ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The Lewin tradi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Pavlov, I. P. (1897). *Work of the principal digestive glands*. St. Petersburg, Russia; Kushneroff.
- Pavlov, I. P. (1928). *Lectures on conditioned reflexes*. New York: Liveright.
- Pavlov, I. P. (1955). *Se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 Pavlov, I. P. (1960). *Conditioned reflex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iv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G. V. Anrep,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Pearson, K. (1914). *The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 (Vol.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arson, K. (1924). *The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 Vol. 2: *Researches of middle lif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dergrast, M. (1995). *Victims of memory: Incest accusations and shattered lives*. Hinesburg, VT: Upper Access.
- Perry, N. W., Jr. (1979). Why chincinal psychology does not need alternative training mode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 603—611.
- Peters, R. C. (1962). *Introduction to Hobbes's Leviathan*. New York: Macmillan.
- Peterson, D. R. (1968). The doctor of psychology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3, 511—516.
- Peterson, D. R. (1976). Need for the doctor of psychology degree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1, 792—798.
- Peterson, D. R. (1992). The doctor of psychology degree. In D. K. Freedheim (Ed.),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A century of change* (pp. 829—84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Peterson, D. R. (1995). The reflective educat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975—983.
- Phillips, L. (2000). Recontextualizing Kenneth B. Clark: An Afrocentric perspective on the paradoxical legacy of a model psychologist-activist. *History of psychology*, 3, 142—167.
- Piaget, J. (1926).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London: Routledge.
- Piaget, J. (1966).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Piaget, J. (1970). Piaget's theory. In P. H. Mussen (Ed.),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Wiley.
- Pillsbury, W. B. (1911). *Essential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Pinel, P. (1962). *A treatise on insanity*. Academy of Medicine—The History of Medicine Series. New York: Hafn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01)
- Pinker, S. (1997). *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Norton.
- Plomin, R. (1990). *Nature and nurture: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behavioral genetics*. Pacific Grove,

- CA; Brooks/Cole.
- Popkin, R. H. (1967).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In Paul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5, pp. 366—368). New York: Macmillan.
- Popkin, R. H. (1979). *The history of sk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Darwin*.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pper, K. (1958). The beginnings of rationalism. In D. Miller (Ed.), *Popper selections* (pp. 25—3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Popper, K. (1968).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 Popper, K. (1982).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Porter, N. (1868). *The human intel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 upon psychology and the soul*. New York: Scribner.
- Powell, R. A., & Boer, D. P. (1994). Did Freud mislead patients to confabulate memories of abuse? *Psychological Reports*, 74, 1283—1298.
- Prenzel-Guthrie, P. (1996). Edwin Ray Guthrie: Pioneer learning theorist. In G. A. Kimble, C. A. Boneau, & M. Wertheimer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Vol. 2, pp. 137—14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Priestley, J. (1775). *Hartley's theory of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London: Johnson.
- Proffitt, I. (1973). *Jung, synchronicity, and human destiny*. New York: Dell.
- Pruette, L. (1926). *G. Stanley Hall: A biography of a mind*. Freeport,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 Puente, A. E. (1995). Roger Wolcott Sperry (1913—1994).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940—941.
- Pusey, E. B. (Trans.). (1961).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New York: Macmillan.
- Quinlan, P. (1991). *Connectionism and psychology: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new connectionist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binowitz, F. E., Good, G., & Cozad, L. (1989). Rollo May: A man of meaning and myth.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7, 436—441.
- Radice, B. (Trans.). (1974). *Th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Rashotte, M. E., & Amsel, A. (1999). Clark L. Hull's behaviorism. In W. O'Donohue & R. Ketchener (Eds.), *Handbook of behaviorism* (pp. 119—158).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Reed, J. (1987). Robert M. Yerkes and the mental testing movement. In M. M. Sokal (Ed.), *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American society* (pp. 75—94).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eid, T. (1969).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 (Intro. by B. A. Bro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5)
- Reisman, J. M. (1991). *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Hemisphere.
- Remnant, P., & Bennett, J. (Eds. and Trans.). (1982). G. W. Leibniz's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65)
- Reston, J., Jr. (1994). *Galileo: A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Rieker, P. P., & Carmen, E. H. (1986). The victim-to-patient process: The disconfi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

- try, 56, 360—370.
- Rigdon, M. A., & Epting, F. R. (1983). A personal construct perspective on an obsessive client. In J. Adams-Webber & J. C. Mancuso (Eds.), *Applications of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illing, M. (2000). John Watson's paradoxical struggle to explain Freud.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301—312.
- Rimm, D. C., & Masters, J. C. (1974). *Behavior therapy: Techniq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ivers, P., & Landfield, A. W. (1985). Alcohol abuse. In E. Button (Ed.),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and mental health: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ckenham, England: Croom Helm.
- Rohack, A. A. (1952).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York: Library.
- Robins, R. W., Gosling, S. D., & Craik, K. H. (199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ends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117—128.
- Robinson, D. N. (Ed.). (1977). *Alexander Bain: 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5)
- Robinson, D. N. (1982). *Toward a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Essays on the psychologies of Mill, Hegel, Wundt and Ja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D. N. (1985).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D. N. (1986).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rev.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obinson, D. N. (1989). *Aristotle's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D. N. (1997). *The great ideas of philosophy* (50 lectures). Springfield, VA: The Teaching Company.
- Robinson, P. J., & Wood, K. (1984). Fear of death and physical illness: A personal construct approach. In F. R. Epting & R. A. Neimeyer (Eds.), *Personal meanings of death: Applications of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to clinical practice*.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 Robinson, V. (1943). *The 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New Home Library.
- Roccatagliata, G. (1986). *A history of ancient psychiat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Rogers, C. R. (1939).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chi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42).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ewer concepts in practi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44).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discharged service personn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1, 689—696.
- Rogers, C. R. (1947).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 358—368.
- Rogers, C. R. (1951). *Client-centered therapy: Its current practice, implications, and the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54). The case of Mrs. Oak: A research analysis. In C. R. Rogers & R. F. Dymond (Eds.), *Psychotherapy and personality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gers, C. R. (1959).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

-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pp. 184—256). New York: McGraw-Hill.
- Rogers, C. R.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66). Client-centered therapy. In S. Arieti (Ed.), *American handbook of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gers, C. R. (1969). *Freedom to learn*. Columbus, OH: Merrill.
- Rogers, C. R. (1972). *Becoming-partners: Marriage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Delacorte.
- Rogers, C. R. (1973). My philosoph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ow it grew.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3, 3—15.
- Rogers, C. R. (1974). In retrospect: Forty-six yea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115—123.
- Rogers, C. R. (1977). *Carl Rogers on personal power*. New York: Delacorte.
- Rogers, C. R. (1980). *A way of be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83). *Freedom to learn for the 80s*. Columbus, OH: Merrill.
- Rogers, C. R., & Dymond, R. F. (1955). *Psychotherapy and personality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manes, G. J. (1882). *Animal intelligenc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Romanes, G. J. (1884). *Mental evolution in animals*. New York: Appleton.
- Romanes, G. J. (1888). *Mental evolution in man*. London: Kegan Paul.
- Rosenbaum, M., & Muroff, M. (Eds.). (1984). *Ana O. Fourteen contemporary re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blatt, F. (1958). The perceptron: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brain.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386—408.
- Rosenhan, D. L. (1973).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Science*, 179, 250—258.
- Rosenthal, R. (1966). *Experimenter effect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 Rosenthal, R. (1967). Covert communication in the psychology experi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7, 356—367.
- Rosenzweig, S. (1985). Freud an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he emergence of idiodynamics.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pp. 135—207). New York: McGraw-Hill.
- Rosenzweig, S. (1992). *Freud, Jung and Hall the kingmaker: The expedition to America (1909)*. Kirkland, WA: Hogrefe & Huber.
- Ross, David. (Trans.). (1990).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Dorothy. (1972). *G. Stanley Hall: The psychologist as proph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usseau, J. J. (1947). *The social contract* (C. Frankel, Trans.).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62)
- Rousseau, J. J. (1974). *Emile* (B. Foxley, Trans.). London: Den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62)
- Rowe, F. B., & Murray, F. S. (1979). A note on the Titchener influence on the first psychology laboratory in the sout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5, 282—284.
- Royce, J. R. (1975). Psychology is multi-methodological, variate, epistemic, world view, systemic, paradigmatic, theoretic, and disciplinary. In W. Arnold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

- 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Royce, J. R., & Mos, L. P. (Eds.). (1981). *Humanistic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criticisms*. New York: Plenum.
- Rubin, E. J. (1921). *Visuell wahrgenommene Figuren. Studien in psychologischer Analyse* [Visually perceived figures. Studies i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Pt. 1). Copenhagen: Gyldenda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5)
- Rubins, J. L. (1978). *Karen Horney: Gentle rebel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Dial Press.
- Ruja, H. (1956). Productive psychologis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1, 148—149.
- Rumelhart, D. E. (1992). Towards a microstructural account of human reasoning. In S. Davis (Ed.), *Connectio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pp. 69—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melhart, D. E., & McClelland, J. L., and the PDP Research Group. (1986).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2 Vol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ush, B. (1812). *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 Philadelphia: Kimber and Richardson.
- Russell, B. (194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ussell, B. (1959). *Wisdom of the West*.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Russell, J. B. (1980). *A history of witchcraf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Rychlak, J. (1975). Psychological science as a humanist views it. In W. Arnold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Rychlak, J. F. (1997). *In defens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adler, J. Z., Wiggins, O. P., & Schwartz, M. A. (Eds.). (1994).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psychiatric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hakian, W. S. (1975). *History and system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Sahakian, W. S. (1981). *History of psychology: A source book in systematic psychology* (rev. ed.). Itasca, IL: Peacock.
- Samelson, F. (1977). World War I intelligence tes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3, 274—282.
- Samelson, F. (1981). Struggle for scientific authority: The reception of Watson's behaviorism, 1913—192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7, 399—425.
- Samelson, F. (1992, June). *On resurrecting the reputation of Sir Cyril [Bu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Cheiron, Windsor, ON.
- Samelson, F. (1993, June). *Grappling with fraud charges in science, or: Will the Burt affair ever e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Cheiron, Durham, NH.
- Sand, R. (1992). Pre-Freudian discovery of dream mea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Charcot, Janet, and Kraftt-Ebing. In T. Gelfand & J. Kerr (Eds.), *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pp. 215—229). Hillsdale, NJ: Atlantic Press.
- Santayana, G. (1920). *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cribner.
- Sargent, S. S., & Stafford, K. R. (1965). *Basic teachings of the great psychologist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Sartain, J., North, J., Strange, R., & Chapman, M. (1973).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 Sartre, J.-P. (1957).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Wisdom Library.
- Saunders, J. L. (Ed.). (1966).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after Aristotle*. New York: Free Press.
- Sawyer, T. F. (2000). Francis Cecil Sumner: His views and influence on Africa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 of Psychology*, 3, 122—141.
- Scarborough, E., & Furumoto, L. (1987). *Untold live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women psychologi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atzman, M. (1992, March 21). Freud: Who seduced whom? *New Scientist*, pp. 34—37.
- Schneider, K. J. (1998).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277—289.
- Schopenhauer, A. (1966).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Vols. 1 and 2) (E. F. J. Payne,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8)
- Schopenhauer, A. (1995). *The wisdom of life [a] and Counsels and maxims [b]* (T. B. Saunders, Tran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1)
- Schuker, E. (1979). Psychodynamics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7, 553—573.
- Schulte, J. (1993).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B., & Lacey, H. (1982). *Behaviorism, scienc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Norton.
- Scot, R. (1964).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584)
- Searle, J. R. (1980).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 417—424.
- Searle, J. R. (1990, January). Is the brain's mind a computer program? *Scientific American*, pp. 26—31.
- Searle, J. R.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earle, J. R. (1998). *The philosophy of mind* (12 lectures). Springfield, VA: The Teaching Company.
- Sechenov, I. M. (1965). *Reflexes of the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3)
- Sechenov, I. M. (1973). *I. M. Sechenov: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essays*. New York: Arno Press. (Reprinted from I. Sechenov, *Selected works*, 1935)
- Sejnowski, T. J., & Rosenberg, C. R. (1987). Parallel networks that learn how to pronounce English text. *Complex Systems*, 1, 145—168.
- Seligman, M. E. P. (1970). On the generality of the laws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77, 406—418.
- Seligman, M. E. P., & Hager, J. L. (1972). *Biological boundaries of learning*.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Seppa, N. (1997, April). First prescription program at university is launched. *APA Monitor*, 28, 37.
- Seward, J. P., & Levy, N. J. (1949). Sign learning as a factor in extin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9, 660—668.
- Shannon, C. E., &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hapiro, A. E., & Wiggins, J. G., Jr. (1994). A PsyD degree for every practitioner: Truth in labeling.

-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207—210.
- Sharp, S. E. (1899). Individual psychology; A study in psychological metho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 329—391.
- Shields, S. A. (1975). Ms. Pilgrim's progr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Leta Stetter Hollingworth to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852—857.
- Shields, S. A. (1991). Leta Stetter Hollingworth; "Literature of opinion" and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 A. Kimble, M. Wertheimer, & C. L. White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pp. 243—255). Hillsdale, NJ: Erlbaum.
- Shook, J. R. (1995). Wilhelm Wundt's contribution to John Dewey's function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1, 347—369.
- Sigerist, H. E. (1951). *A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Oxford.
- Sirkin, M., & Fleming, M. (1982). Freud's "projec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8, 230—241.
- Skinner, B. F. (1938). *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 Skinner, B. F. (1948). *Walden two*. New York: Macmillan.
- Skinner, B. F. (1950). Are theories of learning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Review*, 57, 193—216.
- Skinner, B.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 Skinner, B. F. (1954).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4, 86—97.
- Skinner, B. F. (1956). A case study i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1, 221—233.
- Skinner, B. F. (1957). *Verb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kinner, B. F. (1958). Teaching machines. *Science*, 128, 969—977.
- Skinner, B. F. (1960). Pigeons in a pelic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5, 28—37.
- Skinner, B. F. (1967). B. F. Skinner. In E. G. Boring & G. Lindzey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5, pp. 385—413).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Skinner, B. F. (1968). *The technology of teaching*.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Skinner, B. F.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B. F. (1972). The concept of reflex in the description of behavior. In B. F. Skinner, *Cumulative record: A selection of papers* (3rd ed., pp. 429—457). Des Moines, IA: Mered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 Skinner, B. F. (1974). *About behaviorism*.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B. F. (1976). *Particulars of my life*.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B. F. (1978). *Reflections on behaviorism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kinner, B. F. (1979). *The shaping of a behaviorist*.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B. F. (1983). *A matter of consequences*.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B. F. (1984). The shame of American edu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47—954.
- Skinner, B. F. (1987). *Upon further refle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kinner, B. F. (1990). Can psychology be a science of

- mind?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1206—1210.
- Skinner, B. F., & Vaughn, M. E. (1983). *Enjoy old age: Living fully in your later years*. New York: Warner.
- Small, W. S. (1901).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the ra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 218—220.
- Smith, B. (1994). *Austrian philosophy: The legacy of Franz Brentano*.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Smith, L. D. (1982). Purpose and cognition: 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influence on Tolman's psychology. *Behaviorism*, 10, 151—163.
- Smith, L. D. (1992). On prediction and control: B. F. Skinner and the technological ideal of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216—223.
- Smith, M. B. (1994). Selfhood at risk: Postmodern perils and the perils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405—411.
- Smith, P. (1911).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Smith, S. (1983). *Ideas of the great psychologists*. New York: Harper & Row.
- Snow, C. P. (1964). *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man, M., & Rothman, S. (1990). *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Sokal, M. M. (1971). The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y of James McKeen Cattell.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621—635.
- Sokal, M. M. (1984). The Gestalt psychologists in behaviorist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1240—1263.
- Sokal, M. M. (Ed.). (1987). *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American society: 1890—193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okal, M. M. (1992).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890—1906.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111—122.
- Spearman, C. (1904). "General intelligence," objectively determined and measured.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 201—293.
- Spence, K. W. (1942). The basis of solution by chimpanzees of the intermediate size probl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1, 257—271.
- Spence, K. W. (1952). Clark Leonard Hull: 1884—1952.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 639—646.
- Spence, K. W. (1956). *Behavior theory and conditioning* (Silliman lectur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K. W. (1960). *Behavior theory and learning: Selected pap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pencer, H. (1864). *Social statics*. New York: Appleton.
- Spencer, H. (1870).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nd ed.). London: Longman.
- Sperry, R. W. (1961). Cerebr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Science*, 133, 1749—1757.
- Sperry, R. W. (1964). The great cerebral commi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210, 42—52.
- Sperry, R. W. (1970).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subjective experience: Further explanation of a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Review*, 77, 585—590.
- Sperry, R. W. (1972).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16, 115—130.
- Sperry, R. W. (1980). Mind-brain interaction: Mentalism, yes; dualism, no. *Neuroscience*, 5, 195—206.

- Sperry, R. W. (1982). Some effects of disconnecting the cerebral hemispheres. *Science*, 217, 1223—1226.
- Sperry, R. W. (1988). Psychology's mentalist paradigm and the religion/science tens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607—613.
- Sperry, R. W. (1991). In defense of mentalism and emergent interaction.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12, 221—245.
- Sperry, R. W. (1992). Turnabout on consciousness: A mentalist view.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13, 259—280.
- Sperry, R. W. (1993). The impact and promis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878—885.
- Spillmann, J., & Spillmann, L. (1993). The rise and fall of Hugo Münsterber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9, 322—338.
- Springer, S. P., & Deutsch, G. (1985). *Left brain, right brain* (rev. ed.). New York: Freeman.
- Spurzheim, G. (1834). Phrenology, or the doctrine of mental phenomena. Boston: Marsh, Capen, & Lyon.
- Staats, A. W. (1981). Paradigmatic behaviorism, unified theory, unified theory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the *Zeitgeist* of separat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239—256.
- Staats, A. W. (1989). Unificationism: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disunified science of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 143—164.
- Steinberg, E. (Ed.). (1987).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48)
- Stephenson, W. (1953). *The study of behavior: Q-technique and its method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rn, P. J. (1976). *C. G. Jung: The haunted prophet*. New York: Dell.
- Sternberg, R. J., & Detterman, D. K. (Eds.). (1986). *What is intelligence? Contemporary viewpoints on its nature and definition*. Norwood, NJ: Ablex.
- Stevens, S. S. (1935a). The operational basis of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3, 323—330.
- Stevens, S. S. (1935b).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cepts. *Psychological Review*, 42, 517—527.
- Stevens, S. S. (1951). Psych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science. In M. H. Marx (Ed.), *Psychological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pp. 21—54). New York: Macmillan.
- Stevenson, L., & Haberman, D. L. (1998). *Te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wart, D. (1792).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Strahan & Caddell.
- Stocking, G. S., Jr. (1965). On the limits of "presentism" and "historicism"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 211—218.
- Stricker, G. (1997). Are science and practice commensurab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442—448.
- Stricker, G., & Trierweiler, S. J. (1995). The local scientist: A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995—1002.
- Storr, A. (1989). *Freu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umpf, C. (1883—1890). *Psychology of tone* (Vols.

- 1 and 2). Leipzig, Germany: Hirzel.
- Sullivan, J. J. (1979). Franz Brentano and the problems of intentionality.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248—274). New York: Harper & Row.
- Sulloway, F. J. (1979).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 lege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Sulloway, F. J. (1992). Reassessing Freud's case histor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 T. Gelfand & J. Kerr (Eds.), *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pp. 153—192).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 Summers, M. (Trans.). (1971).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of Heinrich Kramer and James Sprenger*. New York: Dover.
- Sumner, F. C. (1926). Philosophy of Negro education. *Education review*, 71, 42—45.
- Sumner, F. C. (1927). Morale and the Negro college. *Educational review*, 73, 168—172.
- Szasz, T. S. (1974).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personal conduct*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Tanner, M. (1994). *Nietzsch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ub, L. C. (1993). *Ptolemy's universe: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s of Ptolemy's astronomy*.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Taylor, R. (1963). *Metaphys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Taylor, R. (1967). Determinism. In P.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 Tellegen, A., Lykken, D. T., Bouchard, T. J., Jr., Wilcox, K. J., Segal, N. L., & Rich, S. (1988). Personality similarity in twins reared apart and toge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031—1039.
- Terman, L. M. (1916).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Terman, L. M. (1917). The intelligence quotient of Francis Galton in child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8, 209—215.
- Terman, L. M. (1926).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 1: *Mental and physical traits of a thousand gifted childr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R. K. (1994). Pavlov was "mugged."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sletter*, 26, 86—91.
- Thorndike, E. L. (1898). Animal intellige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animals. *Psych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Suppl., 2(8).
- Thorndike, E. L. (1903).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Lemcke & Buechner.
- Thorndike, E. L. (1911). *Anim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Macmillan.
- Thorndike, E. L. (1924). Mental discipline in high school stud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5, 1—22, 83—98.
- Thorndike, E. L. (1939). *Your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Thorndike, E. L., & Woodworth, R. S. (1901, May, July, November). The influence of improvement in one mental function up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other. *Psychological Review*, 8, 247—261, 381—395, 556—564.
- Tibbetts, P. (1975). An historical note on Descartes' psychophysical du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9, 162—165.

- Titchener, E. B. (1896). *An outlin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Titchener, E. B. (1898). The postulates of a structural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Review*, 7, 449—465.
- Titchener, E. B. (1899).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Review*, 8, 290—299.
- Titchener, E. B. (1910). *A textbook of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Titchener, E. B. (1914). On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3, 1—17.
- Titchener, E. B. (1915). *A beginner's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Tolman, E. C. (1917). Retroactive inhibition as affected by conditions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25(107).
- Tolman, E. C. (1922). A new formula for behavior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29, 44—53.
- Tolman, E. C. (1924). The inheritance of maze-learning ability in ra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4, 1—18.
- Tolman, E. C. (1925). Purpose and cognition: The determiners of animal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32, 285—297.
- Tolman, E. C. (1928). Purpos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35, 524—530.
- Tolman, E. C. (1932). *Purposive behavior in animals and men*. New York: Naiburg.
- Tolman, E. C. (1938). The determiners of behavior at a choice point. *Psychological Review*, 45, 1—41.
- Tolman, E. C. (1942). *Drives toward wa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Tolman, E. C. (1945). A stimulus-expectancy need-athesis psychology. *Science*, 101, 160—166.
- Tolman, E. C. (1948). Cognitive maps in rats and men. *Psychological Review*, 55, 189—208.
- Tolman, E. C. (1952). Edward C. Tolman. In E. G. Boring, H. S. Langfeld, H. Werner, & R. M. Yerkes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4, pp. 323—339).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Tolman, E. C. (1959). Principles of purposive behavior.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2, pp. 92—157). New York: McGraw-Hill.
- Tolman, E. C., & Honzik, C. H. (1930). Introduction and removal of reward, and maze performance in ra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Psychology*, 4, 257—273.
- Tomlinson-Keasey, C., & Little, T. D. (1990). Predict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intellectual skill,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among gifted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2, 442—455.
- Toulmin, S., & Leary, D. E. (1985). The cult of empiricism in psychology, and beyond.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pp. 594—617). New York: McGraw-Hill.
- Trevor Roper, H. R. (1967).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 Tryon, W. W. (1995). Synthesizing psychological schisms through connectionism. In F. D. Abraham & A. R. Gilgen (Eds.), *Chaos theory in psychology* (PP. 247—263). Westport, CT: Praeger.
- Tucker, W. H. (1997). Re-reconsidering Bur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3, 145—162.
- Turing, A. 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 Turner, R. S. (1977). Hermann von Helmholtz and the empiricist vis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3, 48—58.
- Ulrich, R., Stachnik, T., & Mabry, J. (Eds.). (1966). *Control of human behavior* (Vols. 1 and 2).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 Urback, P. (1987).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account and a reappraisal*.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Urban, W. J. (1989). The black scholar and intelligence testing: The case of Horace Mann Bo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5, 323—334.
- Vaihinger, H. (1952).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A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religious fictions of mankind* (C. K. Ogden,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 Vatz, R. E., & Weinberg, L. S. (Eds.). (1983). *Thomas Szasz: Primary values and major contentions*. Buffalo, NY: Prometheus.
- Viner, R. (1996). Melanie Klein and Anna Freud: The discourse of the early dispu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2, 4—15.
- Viney, L. L. (1983). *Images of illness*. Miami: Krieger.
- Viney, L. L. (1984). Concerns about death among severely ill people. In F. R. Epting & R. A. Neimeyer (Eds.), *Personal meanings of death*.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 Viney, W. (1989). The Cyclops and the Twelve-eyed Toad: William James and the unity-disunity problem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1261—1265.
- Viney, W. (1996). Dorothea Dix: An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psychology. In G. A. Kimble, C. A. Boneau, & M. Wertheimer (Eds.),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Vol. 2, pp. 15—3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Voeks, V. W. (1950). Formaliz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a theory of learning. *Journal of Psychology*, 30, 341—363.
- Voeks, V. W. (1954). Acquisition of S-R connections: A test of Hull's and Guthrie's the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7, 137—147.
- Von Eckart, B. (1993). *What is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allace, R. A. (1979). *The genesis factor*. New York: Morrow.
- Waller, N. G., Kojetin, B. A., Bouchard, T. J., Jr., Lykken, D. T., & Tellegen, A. (1990).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religious interests, attitudes, and valu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 138—142.
- Walter, H.-J. (Ed.). (1991). *Max Wertheimer: Zur Gestaltpsychologie menschlicher Werte* [Max Wertheimer: Gestalt psychology of human values].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 Washburn, M. F. (1908). *The animal mind: A textbook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Washburn, M. F. (1916). *Movement and mental imagery: Outline of a motor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Washburn, M. F. (1922). Introspection as an objective method. *Psychological Review*, 29, 89—112.
- Watson, J. B. (1907). Kinesthetic and organic sensations: Their role in the reactions of the white rat to the maze. *Psych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Supplements*, 8(33).

-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 158—177.
- Watson, J. B. (1914).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Watson, J. B. (1916). The place of the conditioned reflex i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23, 89—116.
- Watson, J. B. (1919).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Watson, J. B. (1926). What the nursery has to say about instincts. In C. Murchison (Ed.), *Psychologies of 1925* (pp. 1—34).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J. B. (1930). *Behaviorism* (rev. ed.).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4)
- Watson, J. B. (1936). John Broadus Watson. In C. Murchison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3, pp. 271—281).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J. B., & Lashley, K. S. (1915). *Homing and related activities of birds* (Vol. 7). Carnegie Institution,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logy.
- Watson, J. B., & McDougall, W. (1929). *The battle of behaviorism*. New York: Norton.
-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14.
- Watson, J. B., & Watson, R. R. (1928). *The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infant and child*. New York: Norton.
- Watson, J. S. (Trans.). (1997).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Watson, R. I. (1978). *The great psychologists* (2n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Watson, R. I., & Evans, R. B. (1991). *The great psychologists: A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thought* (5th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Webster, C. (1982). *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Magic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Webster, R. (1995). *Why Freud was wrong: Sin,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dman, N. (1997). Heredity, intelligence, and neuropsychology; or, why *The Bell Curve* is good sci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3, 141—144.
- Wiener, D. N. (1996). B. F. Skinner: *Benign anarchist*.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Wells, G. A. (1991). *Who was Jesus: A critique of the New Testament recor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Wells, G. A. (1996). *The Jesus legen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Wentworth, P. A. (1999). The moral of her story: Explor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commitments in Mary Whiton Calkin's self-psychology. *History of Psychology*, 2, 119—131.
- Wertheimer, Max. (1912). Experimentelle Studien über das Sehen von Bewegung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perception of motion].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61, 161—265.
- Wertheimer, Max. (1934). On truth. *Social Research*, 1, 135—146.
- Wertheimer, Max. (1935). Some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ethics. *Social Research*, 2, 353—367.
- Wertheimer, Max. (1937). On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M. Ascoli & F. Lehmann (E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ocracy* (pp. 271—283). New York: Norton.
- Wertheimer, Max. (1940). A story of three days. In

- R. N. Anshen (Ed.), *Freedom: Its meaning* (pp. 555—56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ertheimer, Max. (1959). *Productive thinking* (enlarged ed.). (Michael Wertheimer, Ed.). New York: Harp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5)
- Wertheimer, Michael. (1978).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e but tough-minded psychologis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739—745.
- Wertheimer, Michael. (1980). Gestalt theory of learning. In G. M. Gazda & R. J. Corsini (Eds.), *Theories of learn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p. 208—251). Itasca, IL: Peacock.
- Wertheimer, Michael. (1987). *A brief history of psychology* (3r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Wertheimer, Michael, & King, B. D. (1994). Max Wertheimer's American sojourn, 1933—1943.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sletter*, 26, 3—15.
- Weyer, J. (1563). *De praestigiis daemonum* [The deception of demons]. Basel, Switzerland: Per Joannem Oporinum.
- White, M., & Gribbin, J. (1995). *Darwin: A life in science*. New York: Dutton.
- Wiener, N. (1948). *Cybernetics*. New York: Wiley.
- Wiggins, J. G., Jr. (1994). Would you want your child to be a psychologi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485—492.
- Wilcocks, R. (1994). *Maelzel's chess player; Sigmund Freud and the rhetoric of deceit*. Savage, MD: Row and Littlefield.
- Wilken, R. L. (1984).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M. (1987). Reconstruction of an early seduction and its aftereffec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5, 145—163.
- Wilson, C. (1972). *New pathways in psychology*. New York: Taplinger.
- Wilson, E.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E. O.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E. O. (1995). *Naturalist*. New York: Warner Books.
- Wilson, E. O. (1998).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Knopf.
- Wilson, F. (1990).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Wilson, J. (Trans.). (1994). *Desiderius Erasmus: The praise of folly*. Amherst, NY: Prometheu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512)
- Windholz, G. (1983). Pavlov's position toward American behavior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 394—407.
- Windholz, G. (1990). Pavlov and the Pavlovians in the labora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6, 64—74.
- Windholz, G. (1991). I. P. Pavlov as a youth.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6, 51—67.
- Witmer, L. (1896). Practical work in psychology. *Pediatrics*, 2, 462—471.
- Wittels, F. (1924). *Sigmund Freud: His personality, his teaching, and his school*.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New York: Macmillan.
- Wokler, R. (1995). *Rousseau*.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 T. H. (1973). *Alfred Bin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f, C. von. (1732). *Psychologia empirica* [Empirical psychology]. Frankfurt: Rengeriana.
- Wolff, C. von. (1734). *Psychologia rationalis* [Rational psychology]. Frankfurt: Rengeriana.
- Wolman, B. B. (1968a). Immanuel Kant and his impact on psychology.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229—247). New York: Harper & Row.
- Wolman, B. B. (1968b). The historical role of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29—46). New York: Harper & Row.
- Woodward, W. R. (1984). William James's psychology of will: Its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American psychology. In J. Brozek (Ed.),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48—195).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Woodworth, R. S. (1931).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 Woodworth, R. S. (1938).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 Woodworth, R. S. (1958). *Dynamics of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Woolley, A. D. (Ed.). (1974). Introduction to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Wundt, W. (1862a). *Contributions to a theory of sense perception*. Leipzig, Germany: Winter.
- Wundt, W. (1862b). Die Geschwindigkeit des Gedankens [The speed of thought]. *Gartenlaube*, 263—265.
- Wundt, W. (1863).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nschen- und Tierseele* [Lectures on human and animal psychology]. Leipzig, Germany: Voss.
- Wundt, W. (1897). *Outlines of psychology* (C. H. Judd, Trans.). Leipzig, Germany: Engelmann.
- Wundt, W. (1900—1920). *Völkerpsychologie* [Group psychology] (Vols. 1—10). Leipzig, Germany: Engelmann.
- Wundt, W. (1904).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E. Titchener, Trans.).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4)
- Wundt, W.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New York: Arn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2)
- Yandell, K. E. (1990). *Hume's "inexplicable mystery": His views on relig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Yaroshevski, M. G. (1968). I. M. Sechenov—The founder of objective psychology. In B. B. Wolman (E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p. 77—110). New York: Harper & Row.
- Yates, F. A. (1964).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erkes, R. M. (1923). Testing the human mind. *Atlantic Monthly*, 121, 358—370.
- Yonge, C. D. (Trans.). (1997). *Cicero: The nature of the gods and On divina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Young-Bruehl, E. (1988). *Anna Freud: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 Young-Bruehl, E. (1990). *Freud on women: A reader*. New York: Norton.
- Zaidel, D. W. (Ed.). (1994). *Neuropsycholog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Zeigarnik, B. (1927). Über Behalten von erledigten und unerledigten Handlungen [On the retention of finished and unfinished tasks].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

- chung, 9, 1—85.
- Zenderland, L. (1997). *The Bell Curve* and the shape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3, 135—139.
- Zuckerman, M. (1991). *Psychobiology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usne, L., & Blakely, A. S. (1985).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XXXVI. The comparative prolificacy of Wundt and Piaget. *Perceptual Motor Skills*, 61, 61, 50.
- Zusne, L., & Jones, W. H. (1989). *Anomalistic thinking: A study of magical thinking* (2nd ed.). Hillsdale, NJ: Erlbaum.

资料来源说明

这一部分是对版权页的补充说明。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溯源资料的所有权并获得其拥有者的许可。如果还存在任何与资料有关的问题,我们很愿意在将来重印时作必要的修订。感谢作者、出版商和代理商允许使用以下列举的资料。

所采用的图片来自于 Bttmann 档案馆,由 Corbis-Bttman 授权使用。

p. 4—E·G·波林,引自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nd Ed.), p. ix, 17, and 257. © 1950, renewed 197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Hall, Inc.

p. 7—K·波普尔,引自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inth imprint, 198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Karl Popper.

p. 11, 70, 111, 546—D·N·罗宾逊,引自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198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 13—R·B·麦克莱德,引自 *The Persistent Problems of Psychology*, 197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Atlantic Highlands, NJ.

p. 26—B·罗素,引自 *Wisdom of the West*, © 1959, J. G. Ferguson Publishing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 28, 56, 61, 174, 580—B·罗素,引自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opyright © 1945 by Bertrand Russell, copyright renewed 1973 by Edith Russell.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p. 33, 435—W·H·琼斯,引自 *Hippocrates* (Vol. 1 and 2), 1923.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utnam Publishing Group.

p. 59, 60, 61, 62—G·S·布雷特,引自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2nd rev. ed.), 1965. Copyright © 1965 MIT Pres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p. 69, 434, 436—F·G·亚历山大和 S·T·塞莱斯尼克,引自 *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 © 1966 by the Estate of Franz Alexander, M. D. and Sheldon Selesnick, M. 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and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

p. 105—L·J·拉弗勒,引自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 1960 by Liberal Arts Pres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dianapolis, IN.

p. 112, 113—T·霍布斯,引自 *Leviathan*, M. Onkeshott, ed. selec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S. Peter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62, renewed 1990 b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 123, 125, 126, 127—D·休谟,引自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ed. David Hum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Flew. Copyright © 1962, renewed 1990 b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ublisher.

p. 147—E·A·埃斯珀,引自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197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W. B. Saunders &

Company.

p. 160, 312, 313—R·I·华生, 引自 *The Great Psychologists* (4th. ed.), 197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ippincott/Harper & Row.

p. 162, 164—G·W·莱布尼茨, 引自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P. Remant and J. Bennett (Eds. and trans.), 1982.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03, 361, 469, 470, 484, 485, 577—E·海德布兰德, 引自 *Seven Psychologies*, © 1961, p. 74, 76, 80, 83, 93, 100—101, 208—209, 235, 331, 389, 391—392, 400—401, 410—411, 425—42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Hall, Inc.

p. 214, 342—R·E·弗朗茨, 引自 *Pioneer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Copyright © 1990 by Raymond E. Francher.

p. 217—E·G·波林, 引自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nd. ed.), p. ix, 17, and 257. © 1950, renewed 197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Hall, Inc.

p. 233, 410, 411, 540—M·惠特海默, 引自 *A Brief History of Psychology*. Copyright © 1987 b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BS College Publishing.

p. 263—F·达尔文, 引自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and Selected Letters*, 195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over Publications, Inc.

p. 324, 355, 356, 412—R·S·武德沃斯, 引自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Psychology* (3rd ed.), Ronald Press Company, 193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 Sons, Inc.

p. 348, 349, 353, 360—D·库恩, 引自 *J. B. Watson: The Founder of Behaviorism*, 197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and the author.

p. 354, 355, 360—J·B·华生, 引自 *Behaviorism* (rev. ed.).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2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p. 356, 357—J·B·华生, 引自 "What the Nursery Has to Say About Instincts," in C. Murchison, ed., *Psychologies of 1925, 192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lark University Press.

p. 354, 365—W·麦独孤, 图表引自 *Outline of Abnormal Psychology*. Copyright © 1923, 1926 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renewed 1951, 1954 by Mrs. Anee A. McDougall.

p. 365—J·B·华生, 麦独孤, 引自 *The Battle of Behaviorism*, 192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 407, 410, 414 (图 14. 2)—W·苛勒, 引自 *The Task of Gestalt Psychology*. Copyright © 1969 by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 412—F·J·布鲁诺, 引自 *The Story of Psychology*, © 1972 b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 415—K·考夫卡, 引自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Copyright © 1935 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renewed 1963 by Elizabeth Koffk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p. 430—W. B. 马厄、B. A. 马厄, 引自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G. Kimble and Schlesinger, eds., 198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 461—S. 弗洛伊德, 引自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J. Stachey (Ed. and Tran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 Lt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Hogarth Press, and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 520, 521, 522, 523—A. H. 马斯洛, 引自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 1970 by Abraham H. Maslow.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p. 525—C. R. 罗杰斯, 引自 *On Becoming a Person*, 196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and Conatable & Company, U. K.

p. 527—C. R. 罗杰斯, 引自 "A Theor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New York: McGraw-Hill. Copyright © 195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McGraw-Hill.

p. 545—R. 拉赫曼、J. L. 拉赫曼、E. C. 巴特菲尔德, 引自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197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人名索引*

- Abelard, P., 72—74, 80 阿伯拉尔
 Abraham, K., 471, 486, 494 亚伯拉罕
 Ach, N., 250 阿赫
 Adams, J., 440 亚当斯
 Adams-Webber, J. R., 517, 591, 607 亚当斯-韦伯
 Addams, J., 522 亚当斯
 Adler, A., 197, 252, 471, 491—493, 501, 519, 587,
 591 阿德勒
 Agassiz, L., 298 阿加西斯
 Agnew, J., 518, 591 阿格纽
 Agrippa, C., 438, 585 阿格里帕
 Ahern, F. M., 269, 603 埃亨
 Alazraki, A., 592 阿拉斯拉基
 Albrecht, F. M., 167, 591 阿尔布雷克特
 Alcmaeon, 32—33, 51, 432 阿尔克美恩
 Alexander, F. G., 68, 69, 70, 157, 158, 160, 434,
 436, 438, 441, 494, 591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41, 56—57 亚历山大大帝
 Alland, A., Jr., 265, 591 阿伦德
 Alderidge, P., 436, 591 阿尔德里奇
 Allen, R. E., 36, 51, 591 艾伦
 Allport, G. W., 4, 312, 493, 591 奥尔波特
 Ambrose, Saint, 65 圣·安布罗斯
 Amsel, A., 395, 591, 611 阿姆塞尔
 Amyntas II of Macedonia, 40 马其顿的埃米塔斯二世
 Anaximander, 27, 51 阿那克西曼德
 Angel, E., 511, 607 安吉尔
 Angeli, F., 239 安吉尔
 Angell, J. R., 319, 335, 350, 352, 591 安吉尔
 Angus, S., 62, 591 安格斯
 Anna O., 461—463 安娜
 Annas, J. E., 58, 59, 80, 591 安娜丝
 Anne of England, 94 英格兰的安妮
 Anokhin, P. K., 345, 591 阿诺克英
 Anselm, Saint, 71, 73, 81, 584 圣·安瑟尔谟
 Antisthenes, 56, 80, 584 安提西尼
 Antonuccio, D. O., 574, 591 安东努乔
 Apollo, 193, 194, 196—197, 199 阿波罗
 Aquinas, T. Saint, 74—76, 176, 584 阿奎那
 Aristarchus of Samos, 88, 90, 108 萨摩斯的阿里斯
 塔克斯
 Aristotle, 3, 27, 40—42, 48, 51, 68, 69, 70, 72, 74,
 75, 84, 163, 258, 385, 461—463, 521, 556, 584
 亚里士多德
 Armstrong, D. M., 121, 122, 152, 591 阿姆斯特朗
 Arnheim, R., 591 安海姆
 Atherton, M., 122, 592 阿瑟顿
 Atwell, J. E., 189, 592 阿特维尔
 Augustijn, C., 85, 107, 592 奥古斯丁
 Augustine, Saint, 64—67, 81, 169, 176, 234, 584
 圣·奥古斯丁
 Austin, G. A., 539, 594 奥斯汀
 Averroës, 70, 80 阿威罗伊
 Avicenna, 68—70, 80, 584 阿维森纳
 Ayer, A. J., 372, 592 艾耶尔
 Ayllon, T., 395, 592 艾罗恩
 Azar, B., 288, 592 阿扎
 Azrin, N., 395, 592 阿兹瑞英

* 本索引中页码均指英文版原著页码, 请按中文版边码检索。

- Baars, H. J., 97, 361, 396, 538, 541, 548, 592 巴尔斯
 Bacon, F., 87, 96—99, 107, 108, 112, 147, 157, 371, 390, 585, 592 培根
 Bailey, M., 562 贝利
 Bain, A., 136—139, 153, 215, 260, 586, 592 培因
 Bakan, D., 215, 227, 592 巴克恩
 Baker, D. B., 575, 592 巴克
 Balance, W. D. G., 186, 222, 594 巴兰斯
 Baldwin, J. M., 323, 351—352 鲍德温
 Ballou, R. O., 306, 609 巴尔
 Balmory, M., 458, 592 巴尔玛丽
 Bamberg, M., 252, 602 巴姆伯格
 Bandomir, C. A., 173, 593 班杜漠尔
 Bandura, D., 12, 14, 358, 541, 592 班杜拉
 Bannister, D., 517 巴尼斯特
 Barash, D. P., 396, 560—561, 592 巴拉什
 Barnes, J., 30, 31, 36, 43, 45, 46, 47, 51, 55, 385, 592 巴恩斯
 Barrow, I., 94 巴罗
 Bartlett, F. C., 537, 539, 588, 592 巴特利特
 Bass, E., 482, 592 巴斯
 Baxter, R., Jr., 573, 592 巴克斯特
 Beach, F. A., 551, 552, 592 比奇
 Beakley, B., 548, 592 比克利
 Beanblossom, R. E., 166, 179, 592 比恩布洛瑟姆
 Bechterev, V. M., 346—348, 354, 360, 369, 587, 592 别赫切列夫
 Beck, A. T., 573, 609 贝克
 Belar, C. D., 575, 592—593 贝拉
 Bell, C., 203—204, 205—206, 228 贝尔
 Bencivenga, E., 71, 593 本奇文加
 Benedict, R., 519 本尼迪克特
 Benjamin, L. T., Jr., 21, 285, 575, 592, 593 本杰明
 Benko, S., 64, 593 本科
 Ben Maimon, M., 70—71, 81 迈蒙尼德
 Bennett, J., 161, 611 本内特
 Bentham, J., 131, 136, 153, 593 边沁
 Bergman, K., 592 伯格曼
 Bergmann, G., 362, 593 伯格曼
 Berkeley, G., 119—122, 153, 371, 585, 593 贝克莱
 Bernard, W., 160, 179, 593 伯那德
 Bernays, M., 43, 459, 460 伯那伊斯
 Bernfeld, S., 207, 593 伯恩费尔德
 Bernheim, H., 449, 454, 463, 587 伯恩海姆
 Bessel, F., 202, 236 贝塞尔
 Beutler, L. E., 575, 593 比特尔
 Binet, A., 272—276, 293, 407, 450, 572, 587, 593 比纳
 Binswanger, L., 510, 534, 588 宾斯汪格
 Birx, H. J., 261, 593 伯克斯
 Bitterman, M. E., 396, 593 比特曼
 Bjork, D. W., 298, 399, 593 比约克
 Blackburn, S., 94, 95, 197, 593 布莱克本恩
 Blakely, A. S., 538, 620 布莱克利
 Bleuler, E., 442, 448, 510 布洛伊尔
 Block, N., 548, 593 布洛克
 Blumenthal, A. L., 231, 237, 238, 239, 256, 301, 593 布卢门撒尔
 Boakes, R., 105, 259, 264, 292, 339 博克斯
 Boden, M. A., 548, 593 博登
 Boer, D. P., 481, 483, 611 博尔
 Bogen, J., 554 博吉恩
 Bonaparte, M., 476, 478 波拿巴
 Bonaparte, N., 214 波拿巴
 Bonaventure, Saint, 76, 81 圣·波那文图
 Bond, H. M., 287 邦德
 Boodoo, G., 609 布多
 Boring, E. G., 3, 4, 167, 173, 205, 206, 217, 222, 223, 233, 240, 313, 318, 399, 457, 463, 593

波林

Bouchard, T. J., Jr., 268, 278, 562—564, 593, 609,
616, 618 布沙尔

Boudewijnse, G. J. A., 173, 593 布德维吉恩斯

Bourke, V. J., 65, 80, 593 伯克

Bower, G. H., 383, 593 鲍尔

Bowlby, J., 263, 593 鲍尔比

Boykin, A. W., 609 博伊金

Boyle, R., 114—115, 117 波义耳

Braid, J., 448—449, 593 布雷德

Breland, K., 562, 593 布里斯兰

Breland, M., 562, 593 布里斯兰

Bremmer, J. N., 51 布雷默

Brentano, F. C., 244—264, 248, 250, 256, 404, 458,
459, 507, 534, 587, 593—594 布伦塔诺

Bretall, R., 190, 192, 594 布雷塔尔

Brett, G. S., 8, 33, 60—61, 62, 165, 594 布雷特

Breuer, J., 211, 460, 461—467, 502, 587, 594 布洛
伊尔

Brewer, C. L., 353, 594 布鲁尔

Bricke, J., 152, 594 布里克

Bridgman, P. W., 11, 149, 372, 588, 594 布里奇曼

Bringmann, M. W., 222, 314, 594 布林曼

Bringmann, N. J., 233, 594 布林曼

Bringmann, W. G., 186, 222, 233, 238, 252, 256,
314, 594, 602 布林曼

Broadbent, D. E., 539, 540, 544—545, 594 布罗德
本特

Broca, P., 217—218, 228, 554, 586 布罗卡

Brody, N., 609 布罗迪

Brooks, G. P., 167, 179, 594 布鲁克斯

Brown-Sequard, C. E., 5, 554, 594 布朗-斯奎尔德

Brozk, J., 295, 594 布洛泽克

Brücke, E., 207, 458, 459, 461 布吕克

Bruner, J. S., 539, 540, 541, 559, 594 布鲁纳

Bruno, F. J., 412, 594 布鲁诺

Bruno, G., 89—90, 108, 585 布鲁诺

Bryan, W., 250 布赖恩

Buber, M., 462 布伯

Buchtel, H. A., 553, 594 布克特尔

Buckley, K. W., 349, 359, 369, 594 巴克利

Bugental, J. F. T., 520 布根塔尔

Bühler, C. R., 520, 594 彪勒

Burish, T. G., 394, 607 伯里希

Burt, C., 277—278, 293, 594 伯特

Burt, E. A., 91, 92, 93, 594 伯特

Bury, R. G., 55, 56, 80, 594 伯里

Bush, G., 540 布什

Buss, A. H., 564, 594 巴斯

Buss, D. M., 561, 594 巴斯

Butterfield, E. C., 545, 605 巴特菲尔德

Byrne, J. H., 558, 595 拜恩

Byron, P., 253 拜伦

Cahan, D., 211, 227, 594 卡恩

Cairns, H., 39, 601 凯恩斯

Calkins, M. W., 309—310, 328, 335, 587, 594—595
卡尔金斯

Calvin, J., 90 卡尔文

Campbell, J., 334, 595 坎贝尔

Candland, D. K., 247, 595 坎德兰

Candolle, A. de, 268 坎多尔

Capps, D., 595 卡普斯

Carmen, E. H., 481, 611 卡门

Carnegie, A., 261 卡耐基

Carpenter, R. J., 595 卡朋特

Carr, H., 321—322, 335, 351, 595 卡尔

Cattell, J. M., 270—272, 293, 295, 322—323, 325,
335, 337, 352, 442, 443, 570—571, 587, 595 卡
特尔

- Cattell, R. B., 278, 595 卡特尔
 Ceci, S. J., 609 塞西
 Chaplin, J. P., 331, 595 查普林
 Chapman, M., 613 查普曼
 Charcot, J. M., 272, 346, 449—451, 454, 456, 463—464, 468, 586 沙可
 Charles I, England, 114 查尔斯一世
 Charles II, England, 112—113 查尔斯二世
 Chein, I., 595 切英
 Childs, H. G., 281 蔡尔德
 Chusholm, R. M., 15, 16 奇泽姆
 Chomsky, N., 396, 539—540, 561—562, 595 乔姆斯基
 Chow, K. L., 551, 606 乔乌
 Christina of Sweden, 105 瑞典女王克丽姆娜
 Churchland, P. M., 21, 548, 566, 595 邱奇兰
 Ciarugi, V., 440 查罗基
 Cicero, 46, 259 西塞罗
 Cioffi, F., 481, 501, 595 乔菲
 Clark, A., 595 克拉克
 Clark, C. W., 437, 595 克拉克
 Clark, K. B., 316—317, 335, 595 克拉克
 Clark, M. P., 316—317, 595 克拉克
 Clark, R. W., 478, 595 克拉克
 Clay, R. A., 574, 595 克莱
 Cleary, L. J., 558, 595 克利里
 Cohen, D., 349, 350, 353, 360, 595 科恩
 Cole, R. E., 269, 603 科尔
 Columbus, C., 88 哥伦布
 Comte, A., 146—149, 153, 215, 233, 371, 586, 595 孔德
 Condillac, E. B. de, 143—145, 153, 585, 595 孔狄亚克
 Constantine, Emperor, 64, 584 康斯坦丁国王
 Cook, T., 595 库克
 Copernicus, N., 5, 88—90, 90—91, 108, 140, 585 哥白尼
 Cornford, F. M., 24, 25, 38, 596 康福德
 Costall, A., 327, 596 康斯塔尔
 Cottingham, J., 107, 179, 596 科廷汉姆
 Cozad, L., 511, 611 科泽德
 Craighead, W. E., 395, 596 克雷格里德
 Craik, K. H., 541, 568, 611 克雷克
 Crane, L., 574, 596 克兰
 Cranfield, P. F., 596 克兰菲尔德
 Crew, H., 107, 596 克鲁
 Crews, F., 481, 596 克鲁斯
 Cricqui, M. H., 283, 599 克雷奎
 Crombie, A. C., 70, 596 克罗姆贝
 Cromwell, O., 114 克伦威尔
 Cronbach, L. J., 283 克伦巴赫
 Crowther-Heyck, H., 539, 596 克罗维瑟-海克
 Danton, W. G., 574, 591 丹顿
 Danziger, K., 231, 234, 236, 239, 256, 596 丹齐格
 Daquin, J., 438—439, 596 达奎林
 Darwin, C., 2—3, 143, 164, 202, 258, 260, 261, 262—266, 267—268, 293, 299, 326, 383, 571, 586, 596 达尔文
 Darwin, E., 258, 262 达尔文
 Darwin, F., 263, 596 达尔文
 Darwin, W., 265 达尔文
 Davenport, C., 286 达文波特
 Davies, J. M., 482, 596 戴维斯
 da Vinci, L., 87 达·芬奇
 Davis, L., 482, 592 戴维斯
 Davis, R., 396, 605 戴维斯
 Davis, S. F., 396, 605 戴维斯
 Dawes, A., 517, 596 道斯
 Deane, S. N., 71, 80, 596 迪恩
 DeAngelis, T., 288, 491, 596 迪安吉利斯
 DeCarvalho, R. J., 529, 596 德卡瓦胡

- Delahunty, R. J., 158, 596 德拉哈蒂
- Democritus, 31—32, 51, 140, 537, 584 德谟克利特
- DeNelsky, G. Y., 574, 591, 596 德莱尔斯凯
- Denmark, F. L., 315, 596 登马克
- deSalvio, A., 596 德萨尔夫奥
- Descartes, R., 3, 17, 18, 87, 99—105, 107, 108, 111, 140, 157, 158, 160, 176, 203, 204, 214, 234, 544, 585, 596 笛卡儿
- Detterman, D. K., 288, 616 德特曼
- Deutsch, G., 555, 616 多伊奇
- Deward, J. P., 614 德瓦德
- Dewey, A. S., 318 杜威
- Dewey, J., 296, 313, 318—319, 320, 335, 350, 571, 587, 596—597 杜威
- Diamond, S., 232, 597 戴蒙德
- Diehl, L. A., 314, 315, 334, 597 迪尔
- Diogenes, 56—57, 81 狄奥根尼
- Dionysus, 25, 193, 194, 196, 197, 199 狄奥尼索斯
- Dix, D. L., 441, 454, 586 迪克斯
- Dollard, J., 424, 597 多拉德
- Donaldson, G., 486, 597 唐纳森
- Donaldson, H., 350 唐纳森
- Donders, F. C., 236—237, 256, 570 唐德斯
- Donnelly, M. E., 334, 597 唐奈伊
- Dostoevsky, F., 508 陀思妥耶夫斯基
- Drake, S., 92, 107, 597 德雷克
- Drever, J., 117, 118, 131, 597 德雷弗
- Dreyfus, H. L., 558, 566, 597 德莱弗斯
- DuBois-Reymond, E., 205, 207, 338, 346 杜波依斯-雷蒙德
- Dymond, R. F., 525, 612 戴蒙德
- Early, C. E., 314, 594 厄尔利
- Ebbinghaus, H., 252—253, 256, 320, 537, 540—541, 587, 597 艾宾浩斯
- Eckstein, E., 466—467 埃克斯坦
- Egger, M. D., 540, 597 埃格
- Ehrenfels, C. von, 403, 409, 597 厄棱费尔
- Ehrenwald, J., 438, 454, 597 埃伦沃尔德
- Einstein, A., 8, 10, 95, 405, 419, 522 爱因斯坦
- Eisenberg, B., 316, 597 艾森伯格
- Ekman, P., 265, 597 爱克曼
- Eliot, C. W., 310 埃里奥特
- Eliot, G., 259 埃里奥特
- Ellenberger, H. F., 451, 458, 462, 479, 511, 597, 607 埃伦伯格
- Ellington, J. W., 179 埃林顿
- Elliotson, J., 448—449 埃利奥特逊
- Elliott, H., 524 埃利奥特
- Ellis, H., 469 埃利斯
- Elwes, R. H. M., 159, 160, 179, 597 埃尔威斯
- Emerson, R. W., 3, 597 爱默森
- Empedocles, 30—31, 52 恩培多克勒
- Entwistle, S. R., 575, 593 恩特威斯特
- Epictetus, 59 爱比克泰德
- Epicurus of Samos, 32, 57—58, 81, 140, 584 萨摩斯的伊壁鸠鲁
- Epting, F. R., 517, 611 埃皮廷
- Erasmus, D., 85, 108, 584 伊拉斯谟
- Erdelyi, M. H., 481, 597 厄尔德伊
- Erikson, E. H., 12, 487—488, 597 埃里克森
- Eristratus of Alexandria, 204 亚历山大的艾里斯托特
- Erneling, C. E., 548, 603 厄恩林
- Esdaile, J., 448—449 埃斯代尔
- Esper, E. A., 29, 31, 41, 56, 78, 97, 147, 164—165, 597 埃斯珀
- Esterson, A., 480, 481, 501, 597 埃斯特逊
- Estes, W. K., 387—388, 597—598 埃斯蒂斯
- Euclid, 112 欧几里德
- Evans, M. A., 259 埃文斯

- Evans, R. B., 90, 240, 241, 242, 598, 618 埃文斯
 Everson, S., 80, 598 埃弗森
 Eysenck, H. J., 34, 491, 598 艾森克
 Eysenck, M. W., 34, 491, 598 艾森克

 Fagan, T. K., 444, 598 费根
 Fancher, R. E., 214, 292, 298, 342, 448, 598 范彻
 Farber, S., 446, 598 法伯
 Farias, V., 508, 598 法莱斯
 Fay, J. W., 295, 598 费伊
 Fechner, G. T., 161, 173, 221—225, 228, 230, 252, 301, 407, 457, 537, 570, 586, 598 费希纳
 Feigl, H., 372 费格尔
 Ferenczi, S., 471, 486 费伦兹
 Ferng, H., 592 费恩格
 Ferrier, D., 218—219, 228 费里尔
 Festinger, L., 539, 540, 598 费斯廷格
 Fetzner, J. H., 542, 598 费策尔
 Feyerabend, P. K., 11, 598 费耶阿本德
 Ficino, M., 83—84, 108 费塞诺
 Fiedler, D., 29, 30, 51, 598 菲德勒
 Fiebert, M. S., 492, 598 菲巴特
 Fishman, D. B., 580, 583, 598 菲什曼
 Fitzek, H., 206, 589 菲特蔡克
 Fitz-Roy, R., 263, 264 费兹-罗伊
 Flanagan, O., 545, 548, 593, 598 弗拉纳根
 Fleisch-Marxow, E. von, 460 弗莱舍尔-马克斯奥
 Fleming, M., 465, 614 弗莱明
 Fletcher, R., 278, 598 弗莱彻
 Flew, A.,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52, 598 弗卢
 Fliess, W., 464, 465, 466 弗莱斯
 Flourens, P., 216—217, 228, 551, 586 弗卢龙
 Fodor, J. A., 546, 598 福多
 Foster, T., 215 福斯特
 Fowler, R. D., 389, 598 福勒
 Fox, R. E., 575, 598 福克斯
 Foxhall, K., 574, 598 福克斯霍尔
 Foxley, B., 200 福克斯利
 Frankel, C., 184, 200, 598 弗兰克尔
 Frankl, V. E., 187, 511, 528, 598 弗兰克尔
 Franklin, B., 448 富兰克林
 Franklin, F., 213 富兰克林
 Frawley, M. G., 481, 482, 596, 599 弗罗利
 Frazer, J. G., 433—434, 599 弗雷泽
 Frederick the Great, 141 腓特烈大帝
 Freud, A., 463, 478, 485—488, 502—503, 588, 589 弗洛伊德
 Freud, J., 458—459 弗洛伊德
 Freud, M., 478 弗洛伊德
 Freud, S., 3, 12, 17, 33, 112, 186, 189, 197, 207, 246, 317, 318, 359—360, 446, 450, 456, 458, 462, 463, 464—485, 487, 491—492, 493, 496, 503, 512, 513, 514—515, 522, 587, 594, 599 弗洛伊德
 Friedlander, M., 70, 71, 599 弗里德兰德
 Friedman, H. S., 283, 599 弗里德曼
 Frisch, K. von, 559 弗里施
 Fritsch, G., 218—219, 228 弗里奇
 Fromm, E., 176, 513, 519, 528—529, 599 弗洛姆
 Frost, R., 389 弗罗斯特
 Furumoto, L., 214, 240, 241, 310, 311, 312, 599, 613 弗罗姆图
 Galanter, E., 540, 608 加兰特
 Galef, B. G., Jr., 325, 599 加洛福
 Galen, 34, 52, 204, 435, 584 加伦
 Galileo, 5, 91—94, 105, 108, 112, 140, 203, 233, 585 伽利略
 Gall, F. J., 214—215, 228, 586 加尔

- Galton, F., 266—270, 271, 273, 282, 286, 293, 322, 562—563, 586, 599—600 高尔顿
- Gardner, H., 541, 600 加德纳
- Garfield, S. L., 573, 600 加菲尔德
- Gassendi, P., 140—141, 142, 153, 156, 537, 585 伽桑狄
- Gassner, J. V., 447 加斯纳
- Gauss, K. F., 419—420 高斯
- Gay, P., 478, 485, 486, 487, 501, 600 盖伊
- Gazzaniga, M. S., 555, 600 加扎尼亚
- Gelfand, T., 481, 600 盖尔芬德
- Gendlin, E. T., 525, 600 吉德林
- Gerard, D. L., 440, 600 杰勒德
- Gergen, K. J., 579, 600 格根
- Gibbons, J., 107 吉本斯
- Gillie, O., 278, 600 吉利
- Gittelman, R., 573, 605 吉特爾曼
- Glanzman, D. L., 558, 600 格兰茨曼
- Glauberger, N., 288, 292, 603 格罗伯曼
- Gleaves, D. H., 481, 600 格里夫斯
- Goddard, H. H., 278—280, 286, 293, 587, 600 戈达德
- Goethe, J. W. von 185—186, 200, 457, 507, 600 歌德
- Gold, M., 427, 600 戈尔德
- Goldsmith, M., 447, 600 戈尔德史密斯
- Golomb, J., 193, 194, 200, 600 戈龙贝
- Good, G., 511, 611 古德
- Goodman, B., 519 古德曼
- Goodman, L. E., 68, 600 古德曼
- Goodnow, J. J., 539, 594 古德诺
- Goodson, F. E., 8, 607 古德森
- Gorgias, 35, 52 高尔吉亚
- Gosling, S. D., 541, 568, 611 戈斯林
- Gould, S. J., 218, 264, 280, 292, 600 古尔德
- Grane, L., 80 格雷恩
- Grayson, J. C., 107 格雷森
- Green, B. F., 278, 600 格林
- Greenway, A. P., 139, 152, 600 格林韦
- Gregory, J., 61, 80, 600 格雷戈里
- Gregory, R. L., 115, 186, 600 格雷戈里
- Gribbin, J., 293, 619 格里宾
- Guilford, J. P., 259, 272, 600 吉尔福特
- Guillotin, J., 448 格里罗廷
- Gutenberg, J., 88 古特伯格
- Guthrie, E. R., 384—388, 395, 400, 588, 600 古斯里
- Guyer, P., 179 盖耶
- Guze, B., 592 古兹
- Güzeldere, G., 548, 593 戈兰尔德
- Haberman, D. L., 21, 616 哈伯曼
- Hadden, A. W., 66, 600 哈登
- Hager, J. L., 562, 614 黑格
- Hale, N. G., Jr., 471, 600 黑尔
- Hall, C. S., 472, 601 霍尔
- Hall, G. S., 271, 278, 280, 285, 312—315, 317—318, 335, 443, 471, 488, 570, 571—572, 587, 601 霍尔
- Hall, M. B., 90, 107, 601 霍尔
- Hall, M. H., 519, 601 霍尔
- Halpern, D. F., 609 哈尔珀恩
- Hamilton, E., 39, 601 汉密尔顿
- Hammer, M., 558, 595 哈默
- Hammerstein, O., 304 哈默斯坦
- Hankinson, R. J., 56, 80, 601 汉金森
- Hannah, B., 501, 601 哈纳
- Hannush, M. J., 359, 601 哈拿什
- Hardcastle, V. G., 566, 601 哈登卡斯尔
- Harding, W., 316 哈丁

- Harlow, H., 519, 538, 601 哈洛
 Harris, B., 369, 601 哈里斯
 Harris, M., 437, 601 哈里斯
 Hartley, D., 128—131, 153, 203, 204, 556, 585, 601
 哈特莱
 Hartley, M., 350 哈特莱
 Hartmann, H., 487, 601 哈特曼
 Hartmann, K. E. von, 252, 458, 601 哈特曼
 Hartshorne, C., 71, 601 哈特肖恩
 Harvey, W., 103 哈维
 Hastorf, A., 283 哈斯特夫
 Haugeland, J., 557, 601 哈格兰德
 Hayes, S. C., 574, 601 海斯
 Hearnshaw, L. S., 278, 601 赫恩肖
 Hearst, E., 541, 601 赫斯特
 Hebb, D. O., 129, 396, 538, 540, 551—553, 555,
 556, 567, 588—599, 592, 601 赫布
 Hegel, G. W. F., 27, 174—176, 179, 186, 508, 512,
 586, 601 黑格尔
 Heidbreder, E., 203, 299, 311, 322, 361, 464, 469,
 470, 485, 577, 578, 601 海德布雷德
 Heidegger, M., 248, 508—510, 535, 588, 601 海德
 格尔
 Heisenberg, W. K., 13 海森伯格
 Hell, M., 446 黑尔
 Helmholtz, H. von, 33, 206—211, 228, 230, 232,
 252, 311, 338, 409, 446, 456—457, 570, 586 赫
 尔姆霍茨
 Heloise, 73—74 海洛伊斯
 Helvétius, C., 145—146, 153 爱尔维修
 Hemingway, E., 523 海明威
 Henle, M., 166, 256, 408, 411, 425, 427, 601—602
 亨利
 Henley, T. B., 334, 603 亨利
 Henri, V., 273—274 亨利
 Henslow, J., 262 亨斯洛
 Hentoff, N., 316, 317, 602 亨托夫
 Heraclitus, 27—28, 52, 581, 584 赫拉克利特
 Herbart, J. F., 164, 171—174, 179, 457, 586, 602
 赫尔巴特
 Hergenhahn, B. R., 378, 383, 388, 417, 419, 496,
 516, 541, 556, 602 赫根汉
 Hering, E., 211—212, 228, 252, 586 海林
 Hermans, H. J. M., 516, 602 赫曼斯
 Hernandez, E., 481, 600 赫尔南德斯
 Heron, W., 353, 602 赫伦
 Herrnstein, R. J., 278, 288, 602 赫恩斯坦
 Hicks, R. D., 51, 602 希克斯
 Hilgard, E. R., 234, 240, 298, 319, 331, 381, 383,
 593, 602 希尔加德
 Hinton, G. E., 557, 608 欣顿
 Hippocrates, 33—34, 52, 432, 434—435, 442, 445,
 454, 468 希波克拉底
 Hirschmüller, A., 462, 602 赫希姆勒
 Hitzig, E., 218—219, 228 希奇格
 Hobbes, T., 4, 111—114, 140, 142, 153, 156, 158,
 161, 181, 183—184, 188, 537, 585, 602 霍布斯
 Hoffman, E., 518, 534, 602 霍夫曼
 Hoffman, R. R., 252, 253, 602 霍夫曼
 Hofstadter, R., 261, 602 霍夫施塔特
 Hold, E. B., 376 霍尔德
 Holland, J. G., 302, 602 霍兰德
 Hollingdale, R. J., 200 霍林代尔
 Hollinger, R., 21, 605 霍林格
 Hollingworth, H., 284 霍林沃思
 Hollingworth, L. S., 284—285, 293, 315, 588, 602
 霍林沃思
 Hollar, S. D., 394, 574, 607, 609 霍龙
 Holt, H., 300 霍尔特
 Homer, 32 霍默

- Hong, E. H., 602 亨
- Hong, H. V., 602 亨
- Honzik, C. H., 617 亨泽克
- Horney, K., 493—496, 501, 503, 519, 588, 602
霍妮
- Horney, O., 493—494 霍妮
- Horton, G. P., 386, 600 霍顿
- Hubben, W., 190, 193, 602 哈贝恩
- Hubel, D. H., 555 休贝尔
- Hudson, J. E., 518, 609 赫德森
- Hulin, W. S., 24, 602 赫林
- Hull, C. L., 5—6, 11, 380—384, 393, 399, 400,
417, 538, 539, 588, 602 赫尔
- Hulse, M., 602 休尔斯
- Hume, D., 122—128, 144, 147, 153—154, 165, 168,
169, 181, 183, 350, 371, 578, 585 休谟
- Hurvich, D. J., 214, 603 赫维奇
- Husserl, E., 247—248, 256, 507—508, 535, 587, 603
胡塞尔
- Huxley, T., 259 赫胥黎
- Ibn Rushd, 70, 80 伊本·路西德
- Ibn Sina, 68—70, 80 伊本·西拿
- Ickes, M., 350 伊基斯
- Innis, N. K., 603 英尼斯
- Innocent II, Pope, 74 英诺森二世教皇
- Innocent VIII, Pope, 436 英诺森八世教皇
- Inwood, M. J., 181, 534, 603 英沃德
- Israëls, H., 481, 603 伊斯雷尔斯
- Jackson, T. T., 609 杰克逊
- Jacobson, E., 355, 603 雅各布森
- Jacoby, R., 288, 292, 603 雅各比
- Jahnke, J., 214, 603 扬基
- James, Henry, Jr., 298 詹姆斯
- James, Henry, St., 298 詹姆斯
- James, W., 13, 33, 137, 251, 295, 296, 297—306,
307—308, 310, 311, 312—313, 334, 335, 353,
362, 381, 428, 443, 444, 450, 522, 530, 537, 540, 556,
568, 571, 575—576, 577, 578, 587, 603 詹姆斯
- Janaway, C., 200, 603 贾纳韦
- Janet, P., 451, 455, 468, 480, 603 让内
- Jankowicz, A. D., 517, 603 詹科维茨
- Jefferson, T., 440 杰佛逊
- Jennings, J. L., 603 詹宁斯
- Jerome, Saint, 65 圣·杰罗姆
- Jesus, 62—63, 81 耶稣
- Johnson, D. M., 548, 603 约翰逊
- Johnson, M. G., 334, 603 约翰逊
- Johnson, R. C., 269, 603 约翰逊
- Johnson, S., 295 约翰逊
- Joncich, G., 334, 352, 603 琼希奇
- Jones, E., 197, 450, 458, 460, 462, 463, 471, 476,
478, 491, 492, 603 琼斯
- Jones, M. C., 119, 358—359, 603 琼斯
- Jones, R. A., 363, 369, 603 琼斯
- Jones, W. H. S., 33, 247, 435, 436, 603, 620 琼斯
- Jourard, S. M., 523, 603 乔纳德
- Jowett, B., 36, 39, 40, 603 乔伊特
- Joynson, R. B., 278, 603 乔因森
- Jung, C. G., 17, 44, 175, 186, 197, 318, 362, 471,
488—491, 503, 510, 513, 521, 581, 588, 603—
604 荣格
- Justinian, Emperor, 67 贾斯蒂尼安
- Kagan, J., 34, 541, 604 卡根
- Kahl, R. K., 210, 604 卡尔
- Kamin, L. J., 278, 604 卡明
- Kanner, S., 458 坎纳
- Kant, I., 5, 13, 165, 166, 167—171, 175, 179, 180,

- 181, 186, 206, 209, 210, 212, 233, 402—403,
428, 508, 538, 545, 578, 585, 604 康德
- Karier, C. J., 348, 604 卡雷
- Karon, B. P., 574, 604 卡罗
- Katona, G., 420 卡托纳
- Kaufmann, W., 185, 195, 196, 200, 604 考夫曼
- Kazdin, A. E., 395, 596, 604 卡兹丁
- Keller, F. S., 297, 604 凯勒
- Kelly, E. L., 375, 604 凯利
- Kelly, G. A., 252, 493, 514—518, 534, 535, 540,
573, 589, 604 凯利
- Kemp, S., 77, 604 肯普
- Kemp, V. H., 314, 604 肯普
- Kempen, H. J. G., 516, 602 肯普恩
- Kendler, H. H., 530, 540, 604 肯德勒
- Kendler, T. W., 530, 540, 604 肯德勒
- Kennedy, G., 35, 604 肯尼迪
- Kennedy, J. F., 505 肯尼迪
- Kennedy, R., 505 肯尼迪
- Kenny, A., 105, 604 肯尼
- Kepler, J., 90—92, 109, 140 开普勒
- Kerr, J., 481, 600 克尔
- Ketcham, K., 482, 483, 606 凯奇默
- Kierkegaard, S., 189—192, 197—198, 200, 506, 508,
512, 513, 586, 604 克尔凯戈尔
- Kimble, G. A., 454, 462, 576, 578, 604 金布尔
- Kimble, M. M., 604 金布尔
- King, B. D., 405, 619 金
- King, M. L., Jr., 505 金
- King, P., 486, 604 金
- Kinget, G. M., 507, 605 金特
- Kinnbrook, D., 202 金内布鲁克
- Kirsch, I., 436, 451, 605 基尔希
- Kirschenbaum, H. 534, 605 基尔希鲍姆
- Klein, D. F., 573, 605 克莱因
- Klein, M., 486, 493, 503, 605 克莱因
- Klein, R., 252, 602 克莱因
- Klemke, E. D., 21, 605 克莱姆克
- Kline, A. D., 21, 605 克兰
- Koch, S., 10, 14, 372, 394, 577, 605 科克
- Koffka, K., 246, 374—375, 404, 405—406, 415,
420—421, 428, 605 考夫卡
- Köhler, W., 246, 404, 406—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418, 421, 423, 425, 427, 428, 526,
568, 605 苛勒
- Kojetin, B. A., 564, 618 科杰廷
- Koller, C., 460 科勒
- König, A., 252 科雷格
- Korn, J. H., 396, 605 科恩
- Kraepelin, E., 235, 441—442, 445, 455, 587 克雷佩林
- Krafft-Ebing, R. von, 465, 468, 469 克拉夫特-艾宾
- Kramer, H., 436, 454, 585, 605 克雷默
- Krawiec, T. S., 331, 595 克拉维克
- Kuhn, T. S., 8—11, 11, 21, 22, 23, 78, 89, 91, 92,
99, 107, 148, 208, 231, 396—397, 576, 605
库恩
- Kulpe, O., 248—251, 256, 405, 605 屈尔佩
- Kurtz, P., 56, 80, 605 库尔茨
- Lacey, H., 12, 614 莱西
- Lachman, J. L., 545, 605 拉赫曼
- Lachman, R., 545, 605 拉赫曼
- Ladd, G. T., 605 莱德
- Ladd-Franklin, C., 212—214, 228, 240—241, 328,
587 莱德-富兰克林
- Lafleur, L. J., 105, 107, 605 拉弗勒
- Lamarck, J. B., 258—259, 260, 293—294, 472, 585,
605 拉马克
- La Mettrie, J. O. de, 141—143, 153, 154, 156, 312,
537, 585, 605 拉·美特利

- Land, E. H., 186, 605 兰德
- Landfield, A. W., 517, 611 兰菲尔德
- Landfeld, H. S., 399 兰菲尔德
- Langan, T., 508, 605 兰根
- Lange, C. G., 304, 336 兰格
- Lashley, K. S., 351, 425, 539, 550—551, 553, 557, 567, 568, 576, 588, 605—606, 618 拉施里
- Lavoisier, A., 448 拉沃斯耶
- Leahey, T. H., 10, 256, 561—562, 606 黎黑
- Leary, D. E., 136, 373, 606, 617 利里
- Lehman, D. R., 330, 606 莱曼
- Lehrer, K., 166, 179, 592 莱勒
- Leibniz, G. W. von, 17, 95, 158, 161—165, 168, 171, 172—173, 180, 457, 585, 606 莱布尼茨
- Leitenberg, H., 395, 606 莱腾伯格
- Leitner, L., 518, 606 莱特纳
- Lempert, R. O., 330, 606 伦珀特
- Lenin, V., 341 列宁
- Levant, R. F., 528, 606 莱文特
- Levy, J., 555, 606 利维
- Levy, N. J., 379, 614 利维
- Lewes, G. H., 259, 302, 606 利维斯
- Lewin, K., 421—425, 427, 588, 606 勒温
- Ley, R., 406, 606 利
- Libbrecht, K., 451, 606 利伯雷奇
- Liébeault, A. A., 449, 455, 463, 587 李厄保
- Lincoln, A., 490, 522 林肯
- Lippitt, R., 424, 606 利皮特
- Lippman, W., 282, 606 李普曼
- Little, T. D., 283, 617 利特尔
- Lloyd, G. E. R., 33, 34, 606 罗埃德
- Locke, J., 114—119, 144, 153, 154, 157, 161—162, 175, 203, 295, 858, 606 洛克
- Loeb, J., 350 洛布
- Loebelin, J. C., 609 洛林
- Loftus, E., 482—483, 501, 606 洛夫特斯
- Lombard, P., 71, 81, 584 隆巴德
- Lorenz, K., 559, 560 洛伦茨
- Lorion, R. P., 574, 606 洛里翁
- Losee, J., 107, 606 洛斯
- Lotze, R. H., 270—272 陆宰
- Louis XIV, France, 438 法国路易十四大帝
- Lowenfeld, L., 480—481 洛温菲尔德
- Lowry, R. J., 518, 606 罗里
- Lück, H. E., 594 勒克
- Lucretius, 58 卢克莱修
- Luddy, A. J., 72, 73, 606 勒迪
- Ludlow, P., 548, 592 勒德洛
- Ludwig, K., 207, 340—341 路德维格
- Lundin, R. W., 424, 606 伦丁
- Luther, M., 85—86, 88, 109, 585 路德
- Lyell, C., 263, 264 莱尔
- Lykken, D. T., 564, 616, 618 莱肯
- Lynn, S. J., 451, 605 莱恩
- Mabry, J., 395, 617 马布里
- Maccoby, H., 64, 606 麦科比
- Mach, E., 149, 154, 241, 371, 390, 403, 409, 428, 507, 587, 606 马赫
- Machavelli, N., 87 马基雅弗利
- MacLeod, R. H., 13, 96, 606 麦克莱德
- Madigan, S., 311, 607 麦代根
- Maestlin, M., 90 麦斯特林
- Magee, B., 187, 188, 200, 607 马吉
- Magellen, F., 88 马吉伦
- Magendie, F., 203—204, 228 马戎第
- Magnus, A., Saint, 74, 81 马格努斯
- Maher, B. A., 430, 432—433, 436, 454, 607 马厄
- Maher, W. B., 430, 432—433, 436, 454, 607 马厄
- Mahomet, 58 马奥麦特

- Mahoney, M. J., 395, 537, 596, 607 马奥尼
 Maimonides, 70—71, 81, 584 迈蒙尼德
 Malebranche, N. de, 15, 161, 180 马勒伯朗士
 Malthus, T., 263—264, 294, 607 马尔萨斯
 Mancuso, J. C., 517, 607 曼库索
 Marbe, K., 249 马尔比
 Marcus Aurelius, 59 马尔库斯·奥勒留
 Marie Antoinette, France, 448 法国玛丽·安托
 Marrow, A. J., 423, 607 马罗
 Marshall, M. E., 222, 228, 607 马歇尔
 Martin, C., 283 马丁
 Martin, J., 580, 607 马丁
 Martin, L. R., 599 马丁
 Martin, S., 607 马丁
 Martineau, H., 147, 148, 607 马蒂诺
 Marx, M. H., 8, 607 马克思
 Maskelyne, N., 202 马斯基林
 Maslow, A. H., 14, 44, 175, 493, 505, 518—523,
 526, 534, 535, 538, 540, 589, 607 马斯洛
 Masson, J. M., 464, 465, 466—467, 479—480, 607
 马森
 Masters, J. C., 394, 395, 607, 611 马斯特斯
 Matarazzo, J. D., 432, 578, 607 马塔罗佐
 May, R., 511, 534, 535, 540, 589, 607 梅
 Mayr, E., 10, 608 迈尔
 Mazziotta, J., 592 梅奇奥特
 McCarthy, R. A., 566, 608 摩卡瑟里
 McClearn, G. E., 269, 603 麦克莱恩
 McClelland, D. C., 292, 608 麦克莱兰
 McClelland, J. L., 557—558, 613 麦克莱兰
 McCulloch, W. S., 556, 608 麦卡罗奇
 McDougall, W., 361, 362—366, 370, 376, 377, 456,
 529, 576, 588, 608, 618 麦独孤
 McGrath, E., 574, 609 麦克拉恩
 McRynolds, P., 443, 444, 454, 571, 608 迈克雷诺兹
 Medawar, P., 575, 608 梅达沃
 Meehl, P., 575, 608 麦尔
 Melton, A. W., 396, 608 梅尔顿
 Mesmer, F. A., 443—448, 455, 585 麦斯麦
 Meynert, T., 460 迈纳特
 Mill, J. S., 4, 18, 131, 132—136, 137, 145, 147,
 148, 149, 153, 154, 181, 235, 259, 306, 403,
 409, 537, 586 穆勒
 Mill, James, 131—132, 137, 145, 154, 586 穆勒
 Miller, E. F., 123, 153, 608 米勒
 Miller, G. A., 396, 538—539, 541, 544—545, 562,
 595, 608 米勒
 Miller, J. S., 608 米勒
 Miller, N. E., 424, 540, 597, 608 米勒
 Miller, R., 594 米勒
 Milner, P., 553, 610 米勒尔
 Minsky, M., 557, 608 明斯基
 Minton, H. L., 282, 283, 292, 608 明顿
 Moll, A., 469 莫尔
 Moltz, H., 379, 608 莫尔兹
 Montaigne, M. de, 86—87, 109, 585 蒙田
 Monte, C. F., 263, 609 蒙特
 Moore, A. W., 350 穆尔
 Moore, G. B., 349 穆尔
 Mora, G., 440, 609 莫拉
 More, T., 85 莫尔
 Morgan, C. L., 326—327, 336, 587, 609 摩尔根
 Morgan, C. T., 551, 575, 592 摩尔根
 Morris, G. S., 318 莫里斯
 Morris, J. B., 573, 609 莫里斯
 Mos, L. P., 534, 613 莫斯
 Mossner, E. C., 124, 125, 126, 127, 609 莫斯纳尔
 Müller, G. E., 213, 362 缪勒
 Müller, J., 204, 205—206, 206—207, 229, 232, 338,
 570, 586, 609 缪勒

- Munfort, P., 592 芒福德
- Muñoz, R. F., 574, 609 穆尼奥斯
- Münsterberg, H., 306—309, 310, 336, 362, 571, 587, 609 闵斯特伯格
- Muroff, M., 462, 612 穆罗夫
- Murphy, G., 306, 609 默菲
- Murray, B., 575, 609 默里
- Murray, C., 278, 288, 602 默里
- Murray, D. J., 173, 593 默里
- Murray, F. S., 241, 613 默里
- Murray, G., 24, 609 默里
- Myers, C. R., 384, 609 迈尔斯
- Nagoshi, C. T., 269, 603 纳戈希
- Napoleon, 214 拿破仑
- Nathansohn, A., 458 内森索汉
- Neimeyer, G. J., 518, 609 纳迈耶
- Neimeyer, R. A., 517, 518, 609 纳迈耶
- Neisser, U., 289, 540—541, 547, 609 奈瑟
- Nelson, T. D., 366, 609 纳尔森
- Newell, A., 539, 545, 609 纽维尔
- Newton, L., 94—96, 109, 140, 173, 203, 209, 381—382, 585, 609 牛顿
- Nicholas of Russia, 147 俄国沙皇尼古拉斯
- Nietzsche, F. W., 192—198, 200, 457, 506, 508, 511, 513, 528, 587, 609—610 尼采
- Nisbett, R. E., 330, 606 尼斯比特
- Nissen, H. W., 551, 592 尼森
- Norris, C., 578, 601 诺尼森
- North, J., 613 诺思
- Nye, R. D., 399, 610 奈
- O'Brien, M. J., 35, 610 奥布赖恩
- O'Connor, E., 57, 58, 80, 610 奥康纳
- O'Donnell, J. M., 215, 369, 610 奥唐奈
- O'Hara, R., 311, 607 奥黑尔
- Olds, J., 553, 610 奥尔兹
- Olsen, R., 190, 192 奥尔森
- Olson, M. H., 378, 383, 388, 417, 419, 496, 516, 541, 556, 602 奥尔森
- O'Sullivan, J. J., 575, 610 奥沙利文
- O'Vsiankina, M., 423, 610 奥维西亚凯纳
- Papert, S., 557, 608 佩珀特
- Pappenheim, B., 461—463 佩珀海姆
- Paracelsus, P., 437—438, 446, 585 帕拉斯苏
- Parisi, T., 465, 610 帕里斯
- Parker, A., 517, 610 帕克
- Parmenides, 28, 53 巴门尼德
- Parrish, C. S., 241 帕里什
- Patnoe, S., 421, 610 帕特诺
- Paul, Saint, 63—64, 64, 81, 423 圣·保罗
- Paul III, Pope, 89 保罗三世教皇
- Pavlov, I. P., 207, 340—346, 354, 360, 370, 371, 382, 389, 402, 556, 587, 610 巴甫洛夫
- Pearson, K., 267, 270, 272, 294, 610 皮尔逊
- Pendergrast, M., 483, 610 彭德格拉斯
- Penfield, W., 552 彭菲尔德
- Perloff, R., 609 佩洛夫
- Perry, N. W. Jr., 574, 575, 592—593, 610 佩里
- Perry, R. B., 374, 376 佩里
- Pestalozzi, J. H., 171 裴斯泰洛齐
- Peters, R. C., 111, 112, 610 彼得斯
- Peterson, D. R., 111, 112, 610 彼得逊
- Petrarch, F., 84, 109, 584 彼特拉克
- Pfungst, O., 247 芬斯特
- Phelps, J., 592 费尔普斯
- Phillips, L., 316, 610 菲利普斯
- Philo, 60—61, 81, 584 斐洛
- Piaget, J., 173, 273, 396, 537, 540, 541, 545—546,

- 588, 610 皮亚杰
Pico, G., 84—85, 109 皮科
Pillsbury, W. B., 337—338, 610 皮尔斯伯里
Pinel, P., 438—440, 455, 586, 610 皮尼尔
Pinker, S., 546, 548, 610 平克
Pitts, W., 556, 608 皮茨
Pius IX, Pope, 441 庇护九世教皇
Planck, M., 404 普朗克
Plater, F., 438 普拉特
Plato, 2, 3, 18, 25, 29, 37—40, 40—42, 53, 59—62, 72, 83—84, 174, 176, 258, 423, 584 柏拉图
Plomin, R., 564, 611 普朗明
Plotinus, 61—62, 81 普罗提诺
Polo, M., 88 马可·波罗
Popkin, R. H., 87, 153, 611 波普金
Popper, K., 7—8, 11, 14, 21, 23, 26—27, 47—48, 99, 484, 580, 588, 611 波普尔
Porter, N., 296, 611 波特
Powell, R. A., 481, 483, 611 鲍威尔
Prenzel-Guthrie, P., 384, 611 普伦泽尔-古斯里
Pribram, K. H., 540, 608 普里布拉姆
Priestley, J., 130, 611 普里斯特利
Progoff, I., 490, 611 普罗高夫
Protagoras, 34—35, 53, 584 普罗泰戈拉
Pruette, L., 313, 611 普鲁厄特
Ptolemy, 88, 109 托勒密
Puente, A. E., 555 皮尤纳特
Purkinje, J. E., 211 普金耶
Pusey, E. B., 66, 67, 80, 611 皮由兹
Puységur, M. de, 448, 455 普伊斯格
Pyrrho of Elis, 55—57, 81, 584 爱利斯的皮浪
Pythagoras, 25, 28—30, 53 毕达哥拉斯
Quackelbeen, J., 451, 606 夸克尔宾
Quevillon, R. P., 575, 610 昆维龙
Quinlan, P., 556, 557, 558, 566, 611 昆兰
Quitkin, F., 573, 605 奎特金
Rabinowitz, F. E., 511, 611 拉比诺维茨
Radice, B., 72, 73, 74, 611 雷迪斯
Rank, O., 471 兰克
Rashotte, M. E., 395, 611 拉什奥特
Rayner, R., 618 雷纳
Reed, J., 287, 611 雷德
Rehm, L. P., 574, 609 雷默
Reid, T., 165—167, 180, 296, 585, 611 里德
Reisman, J. M., 573, 574, 611 里斯曼
Remnant, P., 161, 611 雷姆兰特
Renouvier, C., 299 雷诺维叶
Reston, J. Jr., 94, 611 赖斯登
Rich, S., 564, 616 里奇
Rieker, P. P., 481, 611 皮克
Rifkin, A., 573, 605 里夫肯
Rigdon, M. A., 517, 611 里格登
Rilling, M., 358, 611 里尔林
Rimm, D. C., 394, 395, 607, 611 里默
Ritschel, F., 193 里奇尔
Rivers, P., 517, 611 里弗斯
Roback, A. A., 295, 296, 611 罗巴克
Robins, R. W., 541, 568, 611 罗宾斯
Robinson, D. N., 11, 14, 21, 42, 51, 70, 94, 105, 111, 139, 147, 148, 175, 186, 485, 546, 551, 611—612 罗宾逊
Robinson, P. J., 518, 612 罗宾逊
Robinson, V., 34, 612 罗宾逊
Roccatagliata, G., 454, 612 罗卡台莱塔
Rockefeller, J. D., 261 洛克菲勒
Rogers, C. R., 14, 44, 175, 176, 183, 396, 493, 521, 523—528, 534, 535, 538, 540, 572, 573, 588, 612 罗杰斯

- Romanes, G. J., 326, 336, 350, 587, 612 罗曼尼斯
- Roosevelt, T., 492 罗斯福
- Rosenbaum, M., 462, 612 罗森鲍姆
- Rosenberg, C. R., 558, 614 罗森伯格
- Rosenblatt, F., 557, 612 罗森布拉特
- Rosenhan, D. L., 446, 612 罗森汉
- Rosenthal, R., 247, 612 罗森塔尔
- Rosenzweig, S., 317, 318, 471, 612 罗森茨韦格
- Ross, David, 46, 51, 612 罗斯
- Ross, Dorothy, 314, 571, 612 罗斯
- Rothman, S., 292, 615 罗斯曼
- Rousseau, J. J., 182—185, 200, 201, 506, 526, 585, 612—613 卢梭
- Rowe, F. R., 241, 613 罗
- Royce, J. R., 10, 310, 534, 613 罗伊斯
- Rubin, E. J., 412—413, 613 鲁宾
- Rubins, J. L., 493, 501, 613 鲁宾斯
- Ruja, H., 384, 613 罗嘉
- Rumelhart, D. E., 557—558, 608, 613 鲁默哈特
- Rush, B., 440—441, 455, 586, 613 拉什
- Russell, B., 26, 28, 56, 57, 58, 59, 61, 98, 146, 174, 175, 176, 182, 183, 360, 580, 613 罗素
- Russell, J. B., 437, 613 罗素
- Rychlak, J. F., 10, 548, 613 里奇拉克
- Sabin, F., 328 萨宾
- Sachs, H., 471, 494 萨克斯
- Sadler, J. Z., 442, 613 萨德勒
- Sahakian, W. S., 195, 295, 296, 613 萨哈金
- Saint-Simon, H., 146 圣-西蒙
- Salvio, A., 107 萨尔夫
- Samelson, F., 287, 292, 331, 352, 361, 369, 613 萨姆尔逊
- Sand, R., 468, 613 桑德
- Sanford, E. C., 280, 310 桑福德
- Santayana, G., 4—5, 300, 311, 613 桑塔亚那
- Sargent, S. S., 326, 613 萨金特
- Sartain, J., 613 萨廷
- Sartre, J-P., 528, 613 萨特
- Saunders, J. L., 80 桑德斯
- Sawyer, T. F., 316, 317, 613 索耶
- Saybdersm, H. K., 613 塞布德斯默
- Scarborough, E., 214, 241, 310, 312, 613 斯卡伯勒
- Schatzman, M., 481, 603, 613 沙茨曼
- Schlesinger, K., 454 施莱辛格
- Schlien, J. M., 528, 606 施利
- Schlosberg, H., 324 施罗斯伯格
- Schneider, K. J., 182, 513, 580, 583, 613 施奈德
- Schopenhauer, A., 112, 186—189, 195, 197, 201, 457, 473, 586, 613—614 叔本华
- Schuker, E., 482, 614 舒克
- Schulte, J., 583, 614 舒尔特
- Schur, M., 478, 486 舒尔
- Schwartz, B., 12, 614 施瓦茨
- Schwartz, J. E., 283, 592, 599 施瓦茨
- Schwartz, M. A., 442, 613 施瓦茨
- Schweitzer, A., 522 施韦策
- Scot, R., 438, 614 斯科特
- Searle, J. R., 542—543, 559, 614 瑟尔
- Sears, P. S., 283 西尔斯
- Sears, R. R., 283 西尔斯
- Sechenov, I. M., 338—340, 341, 354, 370, 586, 614 谢切诺夫
- Sedgwick, A., 262 西奇威克
- Segal, N. L., 564, 616 西格尔
- Sejnowski, T. J., 548, 558, 566, 595, 614 塞吉诺夫斯基
- Selesnick, S. T., 68, 69, 70, 157, 158, 160, 434, 436, 438, 441, 591 塞莱斯尼克
- Seligman, M. E. P., 396, 562, 614 塞利格曼
- Selin, C., 592 塞林

- Semmes, J., 551, 606 塞姆斯
 Seneca, 59 塞尼卡
 Seppa, N., 574, 614 塞帕
 Servetus, M., 90 塞维塔
 Seward, J. P., 379 塞厄德
 Sextus Empiricus, 56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hakespeare, W., 87 莎士比亚
 Shannon, C. E., 538, 614 香农
 Shapiro, A. E., 575, 614 夏皮罗
 Sharp, S. E., 274, 614 沙珀
 Shaw, J. C., 545, 609 肖
 Sherrington, C., 323 谢林顿
 Shields, S. A., 285, 614 希尔德斯
 Shook, J. R., 318, 614 舒克
 Sigerist, H. E., 434, 614 希格雷斯特
 Simon, H., 545 西蒙
 Simon, H. A., 539, 609 西蒙
 Simon, T., 274, 294, 587 西蒙
 Sirkin, M., 465, 614 萨金
 Skinner, B. F., 14, 139, 241—242, 385, 388—395, 396, 399, 401, 417, 456, 529, 537, 561, 589, 614—615 斯金纳
 Small, W. S., 350, 615 斯莫尔
 Smith, A., 122—123 史密斯
 Smith, B., 246, 256, 403, 615 史密斯
 Smith, L. D., 376, 377, 379, 380, 390, 615 史密斯
 Smith, M. B., 579, 615 史密斯
 Smith, P., 86, 615 史密斯
 Smith, S., 69, 615 史密斯
 Snow, C. P., 576, 615 斯诺
 Snyderman, M., 292, 615 斯奈德曼
 Socrates, 17, 36—37, 53, 189 苏格拉底
 Sokal, M. M., 271, 292, 313, 425, 427, 615 苏卡尔
 Sophocles, 469, 487 索福克勒斯
 Spearman, C., 277, 294, 587, 615 斯皮尔曼
 Spence, J. T., 575 斯彭斯
 Spence, K. W., 383—384, 418—419, 526, 615 斯彭斯
 Spencer, H., 259—262, 294, 586, 615 斯宾塞
 Sperry, R. W., 14, 15, 541, 546, 553—555, 567, 589, 615 斯佩里
 Spillmann, J., 616 斯皮尔曼
 Spillmann, L., 616 斯皮尔曼
 Spinoza, B., 157—161, 174, 180, 223, 541, 585 斯宾诺莎
 Sprenger, J., 436, 454, 585, 605 斯普伦格
 Springer, S. P., 555, 616 斯普林格
 Spurzheim, J. G., 215, 216, 229, 616 施普茨海姆
 Staats, A. W., 10, 577, 616 斯塔茨
 Stachnik, T., 395, 617 斯塔奇尼克
 Stafford, K. R., 326, 613 斯坦福德
 Steinberg, E.,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53, 616 斯坦伯格
 Steiner, R., 486, 604 斯坦纳
 Stephenson, W., 525, 616 斯蒂芬森
 Stern, P. J., 501, 616 斯特恩
 Stern, W., 275—276, 294, 588 斯特恩
 Sternberg, R. J., 288, 609, 616 斯腾伯格
 Stevens, S. S., 6, 372, 373, 616 史蒂文斯
 Stevenson, L., 21, 616 史蒂文森
 Stewart, D., 296, 616 斯图尔特
 Stocking, G. S., Jr., 2, 616 斯托金
 Storr, A., 464, 616 斯托尔
 Strange, R., 613 斯特兰奇
 Stricker, G., 575, 616 斯特里克
 Strumpf, C., 246—247, 248, 252, 257, 404, 405, 616 斯顿夫
 Sugarman, J., 580, 607 休格曼
 Sullivan, J. I., 616 沙利文
 Sulloway, F. J., 463, 468—469, 470, 479, 501, 616 萨洛韦

- Summers, M., 436, 454, 616 萨默斯
- Sumner, F. C., 315—316, 317, 336, 616 萨姆纳
- Sutich, A. J., 523 萨蒂奇
- Swedenborg, E., 298 斯维登鲍格
- Szasz, T. S., 431, 445—446, 454, 616 萨斯
- Szuba, M., 592 萨巴
- Tanner, M., 200, 616 坦纳
- Taub, L. C., 88, 107, 616 陶布
- Taylor, H., 133 泰勒
- Taylor, R., 7, 16, 616 泰勒
- Teixeria, M. A., 574, 604 泰克泰拉
- Tellegen, A., 564, 616, 618 特勒根
- Terman, L. M., 280—284, 286, 294, 572, 588, 616
推孟
- Thales, 26—27, 49, 54, 584 泰勒斯
- Thomas, M. C., 315 托马斯
- Thomas, R. K., 343, 616 托马斯
- Thompson, G., 515 汤普森
- Thorndike, E. L., 139, 215, 260, 284—285, 297,
323, 325—326, 328—331, 336, 338, 345, 352,
360, 375—376, 378, 386, 391, 417, 530, 555—
556, 588, 617 桑代克
- Tibbetts, P., 104, 108, 617 蒂贝茨
- Tillich, P., 512 蒂利希
- Tinbergen, N., 559 廷伯根
- Titchener, E. B., 231, 239—244, 246, 248, 249, 250,
257, 295, 296, 298, 350, 351, 352, 353, 402,
410, 442, 507, 518, 571, 587, 617 铁钦纳
- Tolman, E. C., 11, 374—380, 382, 399, 395, 396, 339,
401, 402, 456, 529, 538, 541, 588, 617 托尔曼
- Tomlinson-Keasey, C., 283, 599, 617 汤姆林森-基塞伊
- Toulmin, S., 373, 617 图尔明
- Trevor Roper, H. R., 437, 617 特雷弗-罗珀
- Trierweiler, S. J., 575, 616 特里威尔勒
- Tryon, R. C., 380 特赖恩
- Tryon, W. W., 559, 617 特赖恩
- Tucker, J. S., 283, 599 塔克
- Tucker, W. H., 278, 617 塔克
- Tuke, D. H., 440 图克
- Tuke, W., 440 图克
- Turing, A. M., 542, 617 图林
- Turner, R. S., 211, 228, 617 特纳
- Tweney, R. D., 238, 256, 594 特温尼
- Ulrich, R., 395, 617 乌尔里克
- Ungerer, G. A., 233, 594 昂格蕾尔
- Urback, P., 107, 108, 617 厄尔巴克
- Urban, W. J., 287, 617—618 厄本
- Urbina, S., 609 厄毕纳
- Vaihinger, H., 251—252, 257, 305, 320, 492, 516—
517, 587, 618 法兴格
- Vander Bos, G. R., 574, 609 范德鲍斯
- Van Loon, R. J. P., 516, 602 范隆
- Van Musschenbroek, 203 范马斯契布罗克
- Vasseur, T. le, 182—183 瓦萨
- Vatz, R. E., 431, 618 瓦兹
- Vaughn, M. E., 394, 615 沃恩
- Vaux, C. de, 147 沃克斯
- Victoria of England, 441 英格兰的维多利亚
- Viner, R., 486, 618 瓦伊纳
- Viney, L. L., 441, 518, 618 瓦伊尼
- Viney, W., 583, 618 瓦伊尼
- Vives, J. L., 87 维夫斯
- Voeks, V. W., 387, 618 沃克斯
- Vogel, P., 554 沃格尔
- Voltaire, 115, 163 伏尔泰
- Von Eckart, B., 548, 618 冯爱克尔特
- Voss, U., 186, 594 沃斯

- Wagner, R., 197 瓦格纳
- Wakefield, P. J., 575, 593 韦克菲尔德
- Wallace, A. R., 264, 294 华莱士
- Wallace, R. A., 559, 560, 618 华莱士
- Waller, N. G., 564, 618 沃勒
- Walter, H.-J., 405, 618 沃尔特
- Ward, W. S., 448 沃德
- Warens, Madame de, 182 沃伦斯
- Warrington, E. K., 566, 608 沃林顿
- Washburn, M. F., 241, 328, 336, 588, 618 沃什伯恩
- Washington, B. T., 316 华盛顿
- Washington, G., 440 华盛顿
- Watson, J. B., 14, 240, 285, 337, 348—362, 370, 371, 374, 375 — 376, 383, 385, 389, 391, 402, 456, 519, 529, 537, 550, 576, 588, 618 华生
- Watson, J. S., 58, 618 华生
- Watson, R. I., 68, 84, 90, 160—161, 205, 312, 313, 451, 465, 618 华生
- Watson, R. R., 352—353, 357—358, 359, 618 华生
- Weaver, W., 538, 614 韦弗
- Weber, Eduard, 339 韦伯
- Weber, Ernst H., 219—221, 229, 339, 570, 586 韦伯
- Webster, C., 618 韦伯斯特
- Webster, R., 438, 451, 480, 481, 482, 501, 618 韦伯斯特
- Wedgewood, E., 263 韦奇伍德
- Weidman, N., 288, 618—619 魏德曼
- Weinberg, L. S., 431, 618 温伯格
- Weiss, P., 553 魏斯
- Wells, G. A., 62, 619 韦尔
- Wentworth, P. A., 311, 619 温特沃斯
- Werner, H., 399 沃纳
- Wertheimer, Max, 246, 250, 403, 404—405, 409, 413, 419, 420, 421, 429, 519, 588, 619 马克斯·惠特海默
- Wertheimer, Michael, 313, 405, 410, 411, 420, 530, 540—541, 619 米切尔·惠特海默
- Weyer, J., 438, 619 韦耶
- White, M., 293, 619 怀特
- White, R. K., 424, 606 怀特
- Wiener, D. N., 399, 619 韦纳
- Wiener, N., 538, 588, 619 韦纳
- Wiesel, T. N., 555 威塞尔
- Wiggins, J. G., Jr., 573—574, 575, 614, 619 威金斯
- Wiggins, O. P., 442, 613 威金斯
- Wilcocks, R., 481, 619 威尔科克斯
- Wilcox, K. J., 564, 616 威尔科克斯
- Wilken, R. L., 64, 80, 619 威尔肯
- William of Champeaux, 72—73 香蒲的威廉
- William of Occam, 72, 74—75, 584 奥卡姆的威廉
- Williams, M., 482, 619 威廉姆斯
- Williams, R. E., 575, 593 威廉姆斯
- Wilson, C., 518, 619 威尔逊
- Wilson, E. O., 265, 293, 396, 560—561, 578, 619 威尔逊
- Wilson, F., 153, 619 威尔逊
- Wilson, G. T., 395, 604 威尔逊
- Wilson, J., 85, 108, 619 威尔逊
- Wilson, T. W., 313 威尔逊
- Windholz, G., 340, 341, 342, 619 温德奥尔兹
- Wingard, D. L., 283, 599 温格德
- Wissler, C., 272, 277 威斯勒
- Witmer, L., 442—444, 455, 570, 571, 574, 587, 619 威特默
- Wittels, F., 491, 619 威特尔斯
- Wittgenstein, L., 481, 579, 619 维特根斯坦
- Wokler, R., 183, 200, 619 沃克尔

- Wolf, T. H., 273, 619 沃尔夫
 Wolff, C. von, 165, 619 沃尔夫
 Wolfsohn, S., 342 沃尔夫绍恩
 Wolman, B. B., 167, 179, 620 沃尔曼
 Wood, K., 518, 612 伍德
 Woodward, W. R., 312, 334, 620 伍德沃德
 Woodworth, R. S., 323—324, 325, 330, 336, 352,
 355—356, 379, 383, 412, 587, 605, 617, 620 武
 德沃斯
 Woolley, A. D., 620 伍兹利
 Wright, F. L., 523 赖特
 Wundt, W. M., 33, 161, 174, 222, 230—239, 242,
 245, 246, 248, 249, 257, 271, 273, 298, 300—
 301, 306—307, 312, 313, 317, 346, 396, 402,
 405, 409, 410, 442, 507, 538, 570, 586, 620
 冯特
 Xenophanes, 35—36, 54 色诺芬尼
 Yandell, K. E., 122, 620 扬德尔
 Yaroshevski, M. G., 339, 620 雅罗夫会斯基
 Yates, F. A., 89, 108, 620 叶芝
 Yerkes, R. M., 285—287, 294, 350—351, 374, 376,
 399, 572, 588, 620 耶克斯
 Yonge, C. D., 46, 620 杨格
 Young, T., 209 扬
 Young Bruehl, E., 476, 485, 487, 501, 620 杨-布鲁
 哈尔
 Yuen, S., 269, 603 延
 Zaidel, D. W., 555, 566, 620 蔡德尔
 Zeigarnik, B., 423, 620 蔡戈尼克
 Zenderland, L., 288, 620 赞德兰得
 Zeno of Citium, 58—59, 82, 584 西提姆的芝诺
 Zeno of Elea, 28, 54 爱利亚的芝诺
 Zuckerman, M., 564, 620 朱克曼
 Zusne, L., 247, 423, 436, 538, 620 祖斯

主题索引*

- Abelard's philosophy, 72—74, 80 阿伯拉尔哲学
- Ablation, 217 切除
- Abnormal behavior, 430 变态行为
- About Behaviorism (Skinner), 395 《关于行为主义》(斯金纳)
- The Absolute, 174—175, 179, 512 绝对精神
- Absolute threshold, 224, 228 绝对阈限
- Abstract world, 29 抽象世界
- The Academy (Plato), 37, 67 学园(柏拉图)
- Achromatic vision. See Color blindness 无彩色视觉(参见色盲)
- Active intellect, 69 主动理智
- Active mind, 18, 21, 156, 179 主动心灵
- Active reason, 44—45, 51 主动理性
- Act psychology, 245, 256, 427 意动心理学
- Gestalt psychology and, 404 格式塔心理学和~
- Actual laws, 92 实际的规律
- Adaptive acts, 321—322, 335 适应性活动
- Adaptive features, 264, 293 适应性特征
- Adequate stimulation, 205—206, 228 适当刺激
- Adler's theory of personality, 491, 493 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 creative self, 493, 502 创造性自我
-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492, 503 自卑感
- fictional goals, 492—493 虚构目标
- lifestyles, 492—493, 502 生活风格
- worldviews, 5, 492—493 世界观
- Adolescence, Hall's definition of, 314 霍尔对青春期的定义
- Adolescence (Hall), 314 《青春期》(霍尔)
- Aesop's Fables, 115 《伊索寓言》
- Aesthetic stage, 192, 200 审美阶段
- Afterlife, Epicurus on, 57—58 伊壁鸠鲁论死后的生活

* 本索引中页码均指英文版原著页码, 请按中文版边码检索。

-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Feyerabend), 11 《反对方法: 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费耶阿本德)
- Aging, Hall's theories of, 315 霍尔的老年理论
- Agnosticism of Protagoras, 35 普罗泰戈拉的不可知论
-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Boring), 240 《实验心理学史》(波林)
- Alcmaeon, medicine of, 32—33 阿尔克美恩的医学
- Alcoholism, 445 酗酒
- Alienation, Hegel's thoughts on, 175, 176 黑格尔论异化
- Allegory of the cave, 38—39, 51 洞穴的隐喻
- Almagest (Ptolemy), 88 《大综合论》(托勒密)
- Altruistic surrender, 487, 501 利他性让步
- America, discovery of, 88 发现美洲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571 美国科学促进会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AAP), 572 美国应用心理学会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AP), 572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学会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96, 313 《美国心理学杂志》
-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323 《美国博物学家》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312 美国哲学学会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1 美国心理学会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575 临床心理学和~
 divisions of, 568 570, 576 ~分会
 Hollingworth, H. and, 284 霍林沃思和~
 reorganization of, 572 ~的重组
 tensions in, 570—577 ~中的张力
 Titchener's membership in, 240 铁钦纳在~中的会员身份
-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2 《美国心理学家》
- American Psychology Before William James (Fay), 295 《詹姆斯之前的美国心理学》(费伊)
- Anabolic process, 212 合成代谢过程
- Anal expulsive character, 475 肛门一排出型性格
- Analogy of the divided line, 38, 51 分割线段的类比
- Anal retentive character, 475 肛门一滞留型性格
-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Mill), 131 《人的心理现象的分析》(穆勒)
- Anarchism, 11 无政府主义
- Anatomy is destiny, 501 生理结构决定命运
- Horney's views on, 495, 496 霍妮论~

- Anaximander's philosophy, 27 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
- Angell's version of functionalism, 320—321, 335 安吉尔的机能主义观点
- Animal Intelligence* (Romanes), 326 《动物智慧》(罗曼尼斯)
- Animal Intelligence* (Thorndike), 325 《动物智慧》(桑代克)
- Animal magnetism, 447, 454 动物磁力
- The Animal Mind* (Washburn), 328 《动物心灵》(沃什伯恩)
- Animal research, 17 动物研究
- humanistic psychology's rejection of, 529 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的拒绝
- Kohler's, 406—407, 415—417 苛勒的~
- Morgan's, 326—327 摩尔根的~
- puzzle box, 328—329 迷箱
- Romanes's, 326 罗曼尼斯的~
- Thorndike's, 325 桑代克的~
- Tolman's feelings about, 376—377 托尔曼对~的评价
- Watson's, 350—351 华生的~
- Animal spirits, 102, 108, 203 动物精气
- Animism, 24, 51 泛灵论
-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 (Reid), 165 《根据常识原理对人类心理的研究》(里德)
- Anomalies, 10, 21 反常
- Anselm's philosophy, 71, 81 安瑟尔谟的哲学
- Anthropocentrism, 327 人类中心说
- Anthropology, 171 人类学
-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Kant), 171 《实用人类学》(康德)
- Anthropometry, 269—270 人类测量学
- Anthropomorphism, 24, 51 拟人论
- Anticathexis, 473, 501 反贯注
- The Antichrist* (Nietzsche), 193 《反基督教》(尼采)
- Antidepressant drugs, 573 574 抗抑郁药
- Antisthenes's philosophy, 56—57, 80 安提西尼的哲学
- Antithesis, 175 反题
- Anxiety, 501, 534 焦虑
- basic anxiety, 494—495, 502 基本焦虑
- castration, 475 阉割焦虑
- Freud, S. on, 474 弗洛伊德论~

- moral, 474 道德的~
- neurotic, 474 神经症的~
- objective, 474 客观的~
- Heidegger on, 509 海德格尔论~
- Horney on, 494—495 霍妮论~
- May on, 513 梅论~
- neurotic, 474, 513, 535 神经症的~
- normal, 513 正常的~
-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372 对~的操作性定义
- Apollonian aspect of human nature, 193 194, 200 人性的阿波罗精神
- Apparent movement, 409 似动
- Apperception, 164, 179 统觉
 - Wundt's ideas on, 235 冯特论~
- Apperceptive mass, 172—173, 179 统觉团
- Appetite, 113 欲望
- Applied psychology, 308—309, 335, 570—577 应用心理学
 - Cattell's views on, 322—323 卡特尔论~
- 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 423—424, 427 双趋冲突
- 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 424, 427 趋一避冲突
- Aptitude Testing (Hull), 381 《能力倾向测验》(赫尔)
- Aquinas's philosophy, 74 76, 82 阿奎那的哲学
- Arab world 阿拉伯世界
 - Crusades and, 68 十字军和~
 - in the Dark Ages, 68, 71 黑暗时代
- Archetypes, 489, 502 原型
 - anima, 489 阿尼玛
 - animus, 489 阿尼玛斯
 - persona, 489 人格面具
 - self, 489 自性
 - shadow, 489 阴影
- Aristotle's philosophy, 40 47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 active reason, 44, 51 主动理性
 - animal spirits in, 102 动物精气
 - common sense, 44 常识
 - compared to Plato's, 41 42 与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 emotions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47 情绪与选择性知觉
- hierarchy of souls, 43 灵魂的层级
- rational soul, 43, 53 理性灵魂
- sensitive soul, 43, 53 动物灵魂
- vegetative soul, 43, 54 植物灵魂
- imagination and dreaming, 45—46, 52 想像与梦
- memory and recall, 45 记忆与回忆
- motivation and happiness, 46—47 动机与幸福
- passive reason, 44, 53 被动理性
- science, concept of, 421—422 科学的概念
- on the senses, 43—44 论感觉
- theory of causation, 42—43, 53 因果论
- efficient cause, 42, 52 动力因
- final cause, 42, 52 目的因
- formal cause, 42, 52 形式因
- material cause, 42, 52 质料因
- Army intelligence testing, 285—287 军队智力测验
- Arousal theory, 565 唤醒理论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542—544, 548 人工智能
- Good-old fashioned AI(GOF AI), 557 老式的人工智能
- Searle's argument against, 542—543 塞尔对~的反对
- Artificial somnambulism, 448, 454 人为梦游症
- The Art of Counseling: 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 (May), 512 《咨询的艺术:如何给予和获得心理健康》(梅)
- The Art of Travel* (Galton), 266 《旅行的艺术》(高尔顿)
- Asceticism, 188 禁欲主义
- "As if" philosophy, 251 “虚构”哲学
- Adler's views on, 492 阿德勒论~
- Kelly's views on, 516—517 凯利论~
- Associationism, 45, 51, 117—118, 153 联想主义
- Mill, James on, 131 132 詹姆士·穆勒论~
- Pavlov and, 345—346 巴甫洛夫论~
- Association of ideas, 125 观念的联想
- Association reflex, 347, 369 联想反射
- Associations. *See also* laws of association 联想, 参见联想律

- simultaneous, 129 同时性~
- successive, 129 继时性~
- Astrology, 77 占星术(学)
- Kepler, and, 91 开普勒与~
- Astronomy, 135 天文学
- Copernicus and, 88—89 哥白尼与~
- Galileo and, 91—94 伽利略与~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202 个体差异与~
- Nietzsche on, 194 尼采论~
- Atoms 原子
- Democritus on, 31 德谟克利特论~
- Epicurus on, 57 伊壁鸠鲁论~
- The Attack upon "Christendom"* (Kierkegaard), 191 《基督对官方基督教的评价》(克尔凯戈尔)
- Attention, 113 注意
- Attitudes, Jung's description of, 489 荣格对态度类型的描述
- Auditory perception, theory of, 210 听觉理论
- Augustine's philosophy, 64—67, 81 奥古斯丁的哲学
- Authentic life, 509, 534 本真生活
- Authoritarian groups, 424 独裁团体
-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Freud, S.), 481 《自传研究》(弗洛伊德)
- Averroes's philosophy, 70, 80 阿威罗伊的哲学
- Aversion, 113 厌恶, 反感
- Avicenna's philosophy, 68—70, 80 阿维森纳的哲学
- Avoidance - avoidance conflict, 424, 428 双避冲突
- Back propagation systems, 558—559, 566 反向-传播系统
-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96—99, 108 培根的科学哲学
- deduction, 97, 108 演绎
- experimenta fructifera*, 99 果实实验
- experimenta lucifera*, 99 光线实验
- idols, errors in science, 98 科学中的幻象与错误
- induction, 97, 108 归纳
- Bain's philosophy, 136 139, 153 培因的哲学
- goals of, 137 ~的目标
- laws of association in, 137 138 ~的联想律
- voluntary behavior, analysis of, 138—139 对随意行为的分析

- Basics of Psychology* (Münsterberg), 308 《心理学基础》(闵斯特伯格)
- The Battle of Behaviorism* (Watson & McDougall), 365—366 《行为主义的争论》(华生、麦独孤)
- Bechterev's theory of behavior, 346—348, 369 别赫切列夫的行为理论
 compared to Pavlov's, 347—348 与巴甫洛夫的比较
 and reflexology, 346—347 ~与反射学
- Becoming, 51, 534 生成
 Heidegger's views on, 509 海德格尔论~
 Heraclitus's theory of, 27 赫拉克利特的~理论
 Protagoras's theory of, 35 普罗泰戈拉的~理论
- Behavior. *See also* Voluntary behavior 行为, 参见随意行为
 Carr's views on, 321 卡尔论~
 involuntary, 129—130 不随意~
 unpredictable, 431 不可预测的~
-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 (Watson), 374 《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华生)
- Behavioral environment, 415, 428 行为环境
- Behavioral genetics, 559—564, 566, 行为遗传学
 ethology, 559—560 习性学
 intelligence and, 562—564 智力与~
 sociobiology and, 560—561 社会生物学与~
- Behavioral trial and error, 415 行为的尝试与错误
- Behaviorism, 10, 369. *See also* Radical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参见激进行为主义
 background of, 337—338 ~的背景
 battle of, 365—366 ~争论
 Bechterev's contributions to, 346—348 别赫切列夫对~的贡献
 current status of, 395 396 ~的当前地位
 descriptive, 393 描述性~
 ethology and, 559—560 习性学和~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529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
 legacy of, 397 ~的遗产
 McDougall's version of, 362—366 麦独孤的~观点
 methodological, 361 362, 370 方法论的~
 Pavlov's research and, 340—346 巴甫洛夫的研究和~
 purposive, 375—376 目的~
 Sechenov's contributions to, 338—340 谢切诺夫对~的贡献
 Skinner's version of, 388—395 斯金纳的~观点

- Titchener on, 240 铁钦纳论~
- transposition, explanation of, 418—419 对转换的解释
- Washburn's criticism of, 328 沃什伯恩对~的批评
- Watson's version of, 348—362 华生的~观点
- The Behavior of Organism* (Skinner), 389 《有机体的行为》(斯金纳)
- A Behavior System (Hull), 382 一种行为系统(赫尔)
- Behavior theory, 12 行为理论
- Behavior therapy, 369, 400 行为疗法
- Skinner's version of, 394 斯金纳论~
- Being, 27—28, 51 存在
- Being and Time* (Heidegger), 248, 508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 Being-beyond-the-world, 511, 534 超越世界的存在
- Being motivation (B-motivation), 523, 534 存在性动机(B动机)
- Being perception (B-perception), 523, 534 存在性知觉(B知觉)
- Beliefs, 366 信念
- animals and, 378 动物和~
- Hume on, 126 休谟论~
- systems of, 10 ~的系统
-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Herrnstein & Murray), 288, 561 《钟形曲线: 智力和美国生活中的阶层结构》(赫恩斯坦、默里)
- Bell-Magendie law, 203—204, 228 贝尔-马戎第定律
- Bentham's philosophy, 153 边沁的哲学
- Berkeley's philosophy, 119—122, 153 贝克莱的哲学
- distance perception, 121—122 距离知觉
- on perception and reality, 120—121 论知觉和现实
- principles of association in, 121 联想原则
- rejection of materialism, 120 对唯物主义的摒弃
- Bernheim on hypnotism, 449, 454 伯恩海姆论催眠术
-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Skinner), 394 《超越自由与尊严》(斯金纳)
- Beyond Good and Evil* (Nietzsche), 193, 194 《超越善恶》(尼采)
-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 274—275, 293 比纳-西蒙智力量表
- Goddard's research utilizing, 278—280 戈达德的研究性应用
- Yerkes's revision of, 286 耶克斯对~的修正
- Binet's research, 272—276, 293. See also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 比纳的研究, 参见比纳-西蒙智力量表
- individual psychology, 273—274 个体心理学

- intelligence quotient, opposition to, 276 智商,对智商的反对
- mental orthopedics, 276 心理矫正
- Binswanger's contributions to Existential Psychology, 510—511, 534 宾斯汪格对存在心理学的贡献
- ground of existence, 510—511 存在的根基
- modes of existence, 510 存在的方式
- Biogrammer, 560, 566 生物语法
- Biological determinism, 12, 21 生物决定论
- biologically neutral stimuli(CSs), 344—345 生物学上的中性刺激
- Biological significant stimuli(USs), 344—345 有生物学意义的刺激
- The Birth of Tragedy Out of the Spirit of Music*(Nietzsche), 193 《悲剧的诞生》(尼采)
- Black Death, 87 黑死病
- Black persons 黑人
- intelligence tests and, 287 智力测验与~
- Sumner's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education of, 315—316 萨姆纳关于教育的观点
- Bloodletting, 438 放血、流血
- Pinel's view of, 439 皮尼尔的~观点
- Rush advocating of, 441 拉什对~的支持
- Boston Phrenological Society, 215 波士顿颅相学协会
- Bouchard's twin studies, 562—564. *See also* Twin studies 布沙尔双生子研究,参见双生子研究
- Boulder Conference on Training in Clinical Psychology, 574—575 临床心理学训练的博尔德会议
- Braid on hypnoticism, 448—449 布雷德论催眠术
- Brain, *See also* Nerve physiology; 大脑,参见神经生理学
- Phrenology 颅相学
- localization studies, 219 定位研究
- motor area, stimulating parts of, 218 219 运动区,刺激部位
- split-brain preparation, 554—555 裂脑标本
- Brentano's philosophy, 244—246, 256, 534 布伦塔诺的哲学
- intentionality, 507 意向性
- Brett on the importance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60—61 布雷特论主观经验的重要性
- Breuer'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461—464, 502 布洛伊尔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 Anna O., case of, 461—463 安娜 O. 病例
- Broca's area, 217—218, 228 布罗卡区
- Broca'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7—218 布罗卡对脑的研究
-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17 布朗第五教育委员会
- Burt's research on intelligence, 277—278, 293 伯特的智力研究

- scandal involving, 278 卷入丑闻
- Calkins'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309—312, 335 卡尔金斯对心理学的贡献
- paired associate technique, 311 配对联想技术
- self-psychology, 311—312 自己心理学
- The Canon* (Avicenna), 68—69 《医典》(阿维森纳)
- Carr's version of functionalism, 321—322, 335 卡尔的机能主义观点
- Cartesian dualism, 104 笛卡儿的二元论
- Cartesian philosophy. *See* Descartes's philosophy 笛卡儿的哲学
- Castration, 430 阉割
- Castration anxiety, 475, 476 阉割焦虑
- Catabolic process, 212 分解代谢过程
- Categorical imperative, 170, 179 绝对命令
- Categories of thought, 168—169, 179 思维范畴
- Hegel's view of, 175 黑格尔论~
- Catharsis, 433, 461—462 宣泄
- Cathartic method, 461, 502 精神宣泄方法
- Cathexis, 472, 502 贯注
- Catholic Church. *See also* Protestantism 天主教派, 参见新教
- challenges to authority of, 87—88 对权威的挑战
- Erasmus's criticisms of, 85 伊拉斯谟对~的批判
- Cats in a Puzzle Box* (Guthrie & Horton), 386 《迷箱中的猫》(古斯里、霍顿)
- Cattell's research, 270—272, 293, 335 卡特尔的研究
- applied psychology, 322—323 应用心理学
- functionalism, 322—323 机能主义
- Causal laws, 7, 21 因果律
- Causation 因果
- Hume's analysis of, 125 126 休谟对~分析
- Mach's analysis of, 149 马赫对~的分析
- Wundt's ideas on, 237 238 冯特论~
- Cell assembly, 552—553, 566—567 细胞团, 细胞组合
- Censorship, 87 稽查
- Central nervous system, 206 中枢神经系统
- Certainty, rules for attaining, 101 获得明确性的规则
- Chance encounters, 12 偶然发现
- Characteristics of self-actualizing people, 522—523 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 Charcot's disease, 449 沙可对疾病的研究
- Charcot's theory of hysteria, 449—451, 454 沙可的歇斯底里理论
- Childhood and Society*(Erikson), 487 《童年与社会》(埃里克森)
- Child psychology 儿童心理学
- Freud's(Anna)work on, 486 弗洛伊德(安娜)对~的研究
- Klein's work on, 486 克莱因对~的研究
- Koffka's work on, 406 考夫卡对~的研究
- Children Above 180 I. Q.* (Hollingworth), 285《智商180分以上的儿童》(霍林沃思)
- "Chinese Room" rebuttal to AI, 542-543 驳斥 AI(人工智能)的"中国屋"实验
- Christianity. *See also* Catholic church; Protestantism 基督教, 参见天主教会, 新教
- Anselm, St., 71 圣·安瑟尔谟
- Augustine, St., 64—67 圣·奥古斯丁
- Bruno's heresy toward, 89 布鲁诺对~的异端邪说
- Constantine, Emperor, 64 康斯坦丁大帝
- Dark Ages and, 67-68 黑暗时代与~
- Edict of Milan(Constantine), 64 《米兰法令》(康斯坦丁)
- Hegel's sympathy toward, 175 黑格尔对~的同情
- Jesus, 62—63 耶稣
- Kierkegaard's philosophy of, 191 克尔凯戈尔关于~的哲学
- Lombard's beliefs concerning, 71 隆巴德对~的信仰
- Neoplatonism's contributions to, 61 新柏拉图主义对~的贡献
- Paul, St. and, 63—64 圣·保罗与~
- Scholasticism and, 71—76 经院主义与~
- Skepticism and, 56 怀疑主义与~
- Circle of births, 25, 30 生的轮回
- Clark's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racial prejudice, 335 克拉克对种族偏见的影响的研究
- Clark University 克拉克大学
- Hall's presidency of, 313—314 霍尔担任~的校长
- psychology at, 317—318 ~的心理学
- Classification, 96 分类
- Clever Hans phenomenon, 246—247, 256 聪明的汉斯现象
- Client Centered Therapy: Its Current Practice, Implications, and Theory*(Rogers), 525 《来访者中心疗法:它的当前实践、含义和理论》(罗杰斯)
- Clinical method, 228 临床方法
- Clinical psychology, 308, 443—444, 454, 571 临床心理学

- World War II and, 57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Child* (Rogers), 525 《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罗杰斯)
- Cocaine, Freud's involvement with, 460—461 可卡因,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研究
-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r), 270, 293 相关系数(r)
- Cogito, ergo sum, 101 我思故我在
- Cognition and Reality* (Neisser), 547 《认知与现实》(奈瑟)
- Cognitive equilibrium/disequilibrium, 425 认知平衡(认知失衡)
- Cognitive map, 378, 400 认知地图
- Cognitive psychology, 10, 537—549 认知心理学
- early development of, 538—539 ~的早期发展
- 1950s, developments during, 538—540 ~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
- post 1950s developments during, 540—542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发展
- Cogn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541 《认知心理学》杂志
- Cognitive psychology* (Neisser), 540, 547 《认知心理学》(奈瑟)
- Cognitive science, 546—547, 549 认知科学
- Cognitive trial and error, 415 认知的试误
- Collective unconscious, 489, 502 集体潜意识
- See also Jung's theory of personality 参见荣格的人格理论
- Color blindness, 210 色盲
- Ladd-Franklin's theory of, 213 莱德-富兰克林的~理论
- Color vision, 186 色觉
- Hering's theory of, 212 海林的~理论
- Ladd-Franklin's theory of, 213 莱德-富兰克林的~理论
-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lity and, 203 客观与主观实在和~
- red receptors, 210 红色感受器
- Young-Helmholtz theory of, 208, 209 扬-赫尔姆霍茨的色觉理论
- Common sense, 44—45, 51, 179 常识
- Avicenna on, 69 阿维森纳论~
- Reid's philosophy of, 165—166 里德的~哲学
-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Angels* (Fechner), 222 《天使的比较解剖学》(费希纳)
- Compensation, 502 补偿
- Adler's views on, 492 阿德勒对~的观点
- Complex ideas 复合观念、复杂观念
- Hartley on, 129 哈特莱论~
- Hobbes on, 114 霍布斯论~

- Hume on, 124—125 休谟论~
- Locke on, 116 洛克论~
- Computers.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计算机, 参见人工智能(AI)
- Comte's philosophy, 146—149, 153 孔德的哲学
- 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 148—149 科学的等级
- humanity, religion of, 147, 148 ~的人性观与宗教观
- Law of three stages, 147—148 三阶段规律
- Concept learning, 381 概念学习
- The Concept of Anxiety*(Kierkegaard), 191 《畏的概念》(克尔凯戈尔)
- Conceptualism, 72—73, 81 概念论
-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Kierkegaard), 191 《关于〈哲学片断〉的非科学最后附言》(克尔凯戈尔)
- Condensation, 468, 502 凝缩
- Condillac's philosophy, 143—145, 153 孔狄亚克的哲学
- sentient statue, 144—145 有感觉的雕塑
- Conditioned reflex, 341—342, 354, 369 条件反射
- Conditioned response(CR), 343, 369 条件反应
- Conditioned stimulus(CS), 343, 369 条件刺激
- Conditions of worth, 526—527, 534 有价值的条件
- Confessions*(St. Augustine), 66 《忏悔录》(圣·奥古斯丁)
- Confirmable propositions, 6 可证实的命题
- Confirmation, 400 证实
- Confirmation of hypothesis, 378 对假设的证实
- Conflict, 502 冲突
- Lewin's research on, 423—424 勒温对~的研究
- repression and, 464—465 压抑与~
- Connectionism, 329, 335. *See also* New connectionism 联结主义, 参见新联结主义
- Conscience, 473 良心
- Conscious experience, science of, 93—94 意识经验, ~的科学
- Conscious perception, 164—165 意识知觉
- "The Conservation of Force"(Helmholtz), 207 "能量守恒"(赫尔姆霍茨)
- Constancy hypothesis, 410—411, 428 恒常性假说
- Constantine's religion, 64 康斯坦丁的宗教
- Constructive alternativism, 516, 534, *See also* Kelly's theory of personality 建构选择论, 参见凯利的人格理论
- Construct systems, 516, 534 建构系统
- Contagion effect, 447, 454 传染效应

- Contagious magic, 434, 454 传染巫术
-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Psychology* (Woodworth), 324 《现代心理学派别》(伍德沃斯)
- Context theory of meaning, 243, 256 意义的背景理论
-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nse Perception* (Wundt), 231, 232 《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冯特)
- Copernicus's views on astronomy, 88—90 哥白尼的天文学观点
- Correlation, 270, 293 相关
- Correlational laws, 6—7, 21 相关定律
- Cortical mosaic, 344, 369 皮层镶嵌的
- Cosmology, 26, 51 宇宙学
-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ewer Concepts in Practice* (Rogers), 525, 538 《咨询和心理治疗: 实践中的新概念》(罗杰斯)
- Countertransference, 462, 502 反移情
- Courage, 534 勇气
- The Courage to Create* (May), 512 《创造的勇气》(梅)
- The Courage to Heal* (Bass & Davis), 482 《治愈的勇气》(巴斯、戴维斯)
-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Comte), 147 《实证哲学教程》(孔德)
- Creative self, 493, 502 创造性自我
- Creative synthesis, 237, 256 创造性综合
- Wundt's ideas on, 235 冯特关于~的观点
- Critical tradition of Greek philosophy, 26—27 古希腊哲学的批判传统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167 《实践理性的批判》(康德)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 167 《纯粹理性的批判》(康德)
- Crusades, 68 十字军
- The Cry for Myth* (May), 512 《对神话的呼唤》(梅)
- Cults, 62 崇拜
- Culture, 12 文化
- Curiosity, as a reason for studying history, 5 好奇, 作为研究历史的理由
- Custom, 126 习惯
- Cynicism, 56—57, 81 犬儒主义
- Daimonic, 513—514, 534 恶的
- Dark Ages, 67—68, 181 黑暗时代
-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262—266, 293 达尔文的进化论
- influence of, 265—266 ~的影响
- Dasein, 508—509, 534 存在
- Binswanger's analysis of, 510 宾斯汪格对~的分析

- Daseinanalysis*, 510, 535 存在分析
- The Dawn of Day*(Nietzsche), 193 《曙光》(尼采)
- The Dayview as Compared to the Nightview*(Fechner), 223 《光明说与黑暗说的对比》(费希纳)
- De Anima*(On the Soul)(Aristotle), 41 《论灵魂》(亚里士多德)
- Death 死亡
- Hobbes on, 112 霍布斯论~
- Schopenhauer on, 188 叔本华论~
- Death instinct, 473—474, 502 死的本能
- The Deception of Demons*(Weyer), 438 《恶魔的诳骗》(韦耶)
- Decomplex ideas, 129 抽象观念
- Deconstructionism, 578 解构主义
- Deduction, 97, 108 演绎
- rationalism and, 156 理性主义与~
- Deficiency motivation(D-motivation), 523, 535 缺失性动机(D-动机)
- Deficiency perception(D perception), 523 缺失性知觉(D 知觉)
- Deism, 95, 108 理神论
- Delusions, 430 妄想
- Democracy and Education*(Dewey), 319 《民主与教育》(杜威)
- Democratic groups, 424 民主团体
- Democritus's philosophy, 31—32 德谟克利特的哲学
- Demonology, 438 鬼神论
-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128 证明性知识
- Denial, in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188—189 叔本华哲学中的否定
-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Copernicus), 88—89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 Descartes's philosophy, 99 105, 103, 108 笛卡儿的哲学
- contributions of, 104—105 ~的贡献
- innate ideas, 101—102, 109 天赋观念
- mathematics in, 100—101 数学
- mind body interaction, 103—104 心身相互作用
- reflexive behavior, 102—103 反射行为
- sleep and dreams, explanation of, 103 对睡眠和梦的解释
- Spinoza and, 157 斯宾诺莎与~
- truth, search for, 100—101 寻求真理
- The Descent of Man*(Darwin), 262, 264 《人类的起源》(达尔文)
- Descriptive behaviorism, 393, 400 描述性行为主义

- Determinism, 7, 12, 21 决定论
- Nietzsche and, 194 尼采与~
- responsibility and, 13—14 责任与~
- Developmental lines, 486—487, 502 发展线索
- Dewey's contributions to Functionalism, 318—319, 335 杜威对机能主义的贡献
-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442 《心理障碍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
- Dialectic method, 72, 81 辩证法
- Dialectic process, Hegel's view of, 175, 179 辩证过程, 黑格尔关于~的观点
- Dialogue on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Galileo), 105 《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
-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Hume), 122—123 《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
- 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Galileo), 94 《两种科学的对话》(伽利略)
- Differential threshold, 224, 228 差别阈限
- Dionysiac Orphic religion, 25, 51—52 狄奥尼索斯-奥非士宗教
- Dionysian aspect of human nature, 193—194, 200 人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 Direct realism, 166, 179 直接实在论
- The Discovery of Being: Writings in Existential Psychology* (May), 512 《存在的发现: 存在心理学著作》(梅)
-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Scot), 438 《巫术的发现》(斯科特)
- Disinhibition, 344, 369 去抑制
- Displacement, 468, 502 移置
- Distance perception, 121—122 距离知觉
- Divided line, analogy of, 38, 51 分割线段的类比
- Dix's contributions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441, 454 迪克斯对心理疾病治疗的贡献
- Doctor of Psychology degree (PsyD), 574—575, 583 心理学博士学位
- Doctrine of specific nerve energies, 205—206, 228 特殊神经能学说
- Dogmatists, 55, 56, 81 独断论者
- Dominican order, 74 多明我教团
- Donders's research on mental chronometry, 236—237, 256 唐德斯对心理计时的研究
- Double aspectism, 15, 21, 22, 179 两相论
- Fechner's acceptance of, 223 费希纳对~的接受
- in Spinoza's philosophy, 158 斯宾诺莎哲学中的~
- Dream analysis, 467—468, 502 梦的分析
- Dreams and dreaming, 52 梦与做梦
- Aristotle on, 45—46, 52 亚里士多德论~
- Cicero on, 46 西塞罗论~
- Condillac on, 144 孔狄亚克论~

- Descartes on, 103 笛卡儿论~
- Freud on, 467—468, 503 弗洛伊德论~
- Jung on, 490 荣格论~
- Dream work, 468, 502 梦的机制
- Drive reduction theory of reinforcement, 383, 400 强化的内驱力还原论
- Drives, Guthrie's explanation of, 387 内驱力, 古斯里的解释
- Drives Toward War* (Tolman), 375 《导向战争的内驱力》(托尔曼)
- Dualism, 15, 22, 108. *See also* Mind-body relationship 二元论, 参见心身关系
-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546 认知心理学与~
- in Descartes's philosophy, 104 笛卡儿哲学中的~
- Gassendi on, 140 伽桑狄论~
- La Mettrie on, 143 拉·美特利论~
- Dualistic universe, 29 二元论的宇宙
- Dynamic psychology, 323—324, 335 动力心理学
- Dynamics in Psychology* (Köhler), 408 《心理学中的动力学》(苛勒)
- Dynamics of Behavior* (Woodworth), 324 《行为动力学》(伍德沃斯)
- Ebbinghaus's research on memory, 256 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
- nonsense material, 253 无意义材料
- Ecce Homo* (Nietzsche), 193 《瞧! 这个人》(尼采)
- Eclectic approach, 3, 22 折衷方法
- Eclecticism, 3, 22, 568, 583 折衷主义
- Eclipses, Thales predicting, 26 日蚀, 泰勒士的预测
- Ecological psychology, 547 生态心理学
- Edict of Milan (Constantine), 64 《米兰法令》(康斯坦丁)
- Edifying Discourses in Various spirits* (Kierkegaard), 191 《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布道词》(克尔凯戈尔)
- Education 教育
- of Black Persons, 316 黑人的~
- Dewey's views on, 319 杜威论~
- Hall's views on, 314—315 霍尔论~
- Locke's views on, 118—119 洛克论~
- phrenology's influence on, 215—216 颅相学对~的影响
- Rousseau's views on, 184—185 卢梭论~
- Skinner's views on, 394 斯金纳论~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73, 444 教育心理学
- Efficient cause, 42, 52 动力因

- Ego, 472 473, 502 自我
- Freud's(Anna)work concerning, 486—487 弗洛伊德(安娜)关于~的研究
- Jung on, 488 荣格论~
-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Freud, A.), 487 《自我与防御机制》(A·弗洛伊德)
- Ego defense mechanisms, 474—475, 502 自我防御机制
- Ego-ideal, 473 自我理想
- Ego psychology, 487—488, 502 自我心理学
-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Hartmann), 487 《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哈特曼)
- Ehrenfels's philosophy, 428 厄棱费尔的哲学
- Gestalt psychology and, 403 格式塔心理学和~
- Eidola, 31, 52 爱多拉
- atoms and, 32 原子与~
- Eigenwelt*, 510, 535 自我世界
- Either/Or(Kierkegaard), 191, 192 《非此即彼》(克尔凯戈尔)
-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 580 脑电图技术
- Elementism, 31, 52, 428 元素主义
- Elements, 30 元素
- Hippocrates on, 33 希波克拉底论~
- Elements*(Euclid), 112 《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德)
- Elements of Psychology*(Woodworth & Ladd), 324 《心理学纲要》(伍德沃斯和莱德)
- 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Fechner), 223, 225, 252 《心理物理学纲要》(费希纳)
-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Stewart), 296 《人类心灵和哲学纲要》(斯图尔特)
- Elements of thought, 234—235, 256 思维的元素
- Elliotson's research on hypnoticism, 448—449 埃利奥特逊关于催眠术的研究
- Emergentism, 15, 22 突现论
- Emile(Rousseau), 183, 184—185 《爱弥尔》(卢梭)
- Emotionality, 17 情绪性
- Emotions, 256 情绪
- Aristotle on, 47 亚里士多德论~
- Bain on, 138 培因论~
- Democritus on, 32 德谟克利特论~
- Hartley on, 130 哈特莱论~
- Hume on, 127 休谟论~
- inappropriate, 431 不良~
- James on, 304 詹姆士论~

- Locke on, 116 洛克论~
- McDougall on, 364 麦独孤论~
- Plato on, 39—40 柏拉图论~
- romanticism and, 182 浪漫主义与~
- Spinoza on, 159—160 斯宾诺莎论~
- Watson on, 357 华生论~
- Wundt on, 235 冯特论~
- Emotions and the Will* (Bain), 137 《情绪与意志》(培因)
- Empedocles's philosophy, 30—31 恩培多克勒的哲学
- Empirical knowledge, 128 经验知识
- Empirical observation, 5, 11, 22 经验观察
- Empirical Psychology* (Wolff), 165 《经验哲学》(沃尔夫)
- Empirical self, 303—304, 335 经验自我
- Empiricism, 6, 16, 22. *See also* Empiricism, British 经验主义, 参见英国经验主义
- Aristotle and, 42 亚里士多德与~
- Bacon on, 98 培根论~
- defined, 110—111 ~的界定
- Descartes and, 104 笛卡儿与~
- passive mind, 156 被动心灵
- perceptual constancies, explanation of, 412 对知觉恒常性的~解释
- radical, 299 激进的~
- William of Occam and, 77 奥卡姆的威廉和~
- Wundt's opposition to, 231 冯特对~的反对
- Empiricism, British, 110—111 英国的经验主义
- Bain's philosophy, 136—139 培因的哲学
- Berkeley's philosophy, 119—122 贝克莱的哲学
- Enlightenment ideals and, 181 启蒙理想与~
- Hartley's philosophy, 128—131 哈特莱的哲学
- Hobbes's, philosophy, 111—114 霍布斯的哲学
- Hume's philosophy, 122—128 休谟的哲学
- Locke's philosophy, 114—119 洛克的哲学
- Mill's, (J. S.), philosophy, 132—136 穆勒(J. S.)的哲学
- Mill's, (James), philosophy, 131—132 穆勒(詹姆斯)的哲学
- positivism and, 147 实证主义与~
- English Men of Science: Their Nature and Nurture* (Galton), 268 《英国科学家:他们的天赋与教养》(高尔顿)

- Enjoy Old Age; Living Fully Your Later Years* (Skinner & Vaughan), 394 《怡养天年: 充实地度过晚年》(斯金纳、沃恩)
- Enlightenment, 181, 200, 578 启蒙运动
-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Hume), 122 《人类理解研究》(休谟)
- Entelechy, 43, 52 隐德来希
- Environment 环境
- behavioral, 415 行为~
- geographical, 415 地理~
- Skinner on importance of, 392 斯金纳论~的重要性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12, 22 环境决定论
- Environmentalism, 145 环境论
- Epictetus, 59 爱比克泰德
- Epicureanism, 57—58, 81 伊壁鸠鲁主义
- Epilepsy, 33 癫痫
- Epiphenomenalism, 15, 22, 361, 546 副现象论
- Epistemology, 17—18, 22 认识论
- evolutionary, 10—11 进化论
- Equipotentiality, 551, 567 等功
- Eramus's humanism, 85 伊拉斯谟的人本主义
- Eros, 473 爱的本能(音译爱洛斯)
- Escape from Freedom* (Fromm), 513, 528—529 《逃避自由》(弗洛姆)
- Esdaile's research on hypnoticism, 448—449 埃斯代尔关于催眠术的研究
-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cke), 115, 295 《人类理智论》(洛克)
- Essay on the Origin of Human Knowledge; A Supplement to Mr. Locke's Essay o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Condillac), 144 《人类知识起源论: 对洛克先生《人类理解论》的补充》(孔狄亚克)
-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Malthus), 263 《人口论》(马尔萨斯)
- Essays on the Activ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Reid), 165 《人类心灵的主动作用论》(里德)
- Essays on the Mind* (Helvétius), 145 《论精神》(爱尔维修)
- 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 (Berkeley), 119 《视觉新论》(贝克莱)
- Essence, 36—37, 52, 本质
- Aristotle on, 41 亚里士多德论~
- Plato on, 37—38 柏拉图论~
- Ethical stage, 192, 200 伦理阶段
- The Ethics* (Spinoza), 158 《伦理学》(斯宾诺莎)
- Ethology, 135—136, 559—560, 567 习性学

- Eugenics, 267—268, 293 优生学
- Cattell's interest in, 271 卡特尔对~的关注
- Evolution, 2—3 进化
- Darwin's theory of, 264 266 达尔文的~理论
- Dewey's ideas concerning, 319 杜威关于~的观点
- Empedocles's theory of, 30 恩培多克勒的~理论
- Goethe's theory of, 186 歌德的~理论
- Nietzsche on, 194 尼采论~
- Pre-Darwinian theory of, 258—262 达尔文之前的~理论
- Spencer's view of, 259—262 斯宾塞论~
- Evolutionary biology, 567 进化生物学
-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10—11 进化认识论
-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66, 293, 396, 560—561 进化心理学
-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Mill, J. S.), 133 《对威廉姆·汉密尔顿爵士哲学的考察》
(J·S·穆勒)
- Excitation, 343—344, 370 兴奋
- Existentialism, 189—198, 200 存在主义
- third force psychology and, 506 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与~
- Existential psychology, 508—518, 535 存在心理学
- Binswanger's version of, 510—511 宾斯汪格的~观点
- compared to humanistic psychology, 528—529 ~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比较
- Heidegger's version of, 508—510 海德格尔对~的观点
- Kelly's version of, 514—518 凯利对~的观点
- May's version of, 511—514 梅对~的观点
- Expectancy, 378, 400 期望
-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Dewey), 319 《经验与教育》(杜威)
- Experimenta fructifera*, 99 果实实验
- 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 234 实验内省
- "The Experimentalists" (Titchener), 240 "实验者"(铁钦纳)
- Experimental lucifera*, 99 光线实验
- Experimental neurosis, 344, 370 实验性神经症
-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19—225 实验心理学
- Fechner's contributions to, 221—225 费希纳对~的贡献
- Husserl's view of, 248 胡塞尔对~的观点
- James on, 576 詹姆斯对~的观点

- Weber's contributions to, 219—225 韦伯对~的贡献
- Wundt's contributions to, 230—239 冯特对~的贡献
- Experimental Psychology*(Woodworth), 324 《实验心理学》(伍德沃斯)
-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lligence*(Binet), 273 《智力的实验研究》(比纳)
- Explicit learned behavior, 355 外显的习得行为
- Explicit unlearned behavior, 355 外显的非习得行为
-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Brozek), 295 《美国心理学史探究》(布洛泽克)
-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Darwin), 264—265 《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现》(达尔文)
- Extinction, 344, 370 消退
- Extirpation, 217 切除, 毁灭
- Extrinsic reinforcement, 419, 428 外部强化
- Extroversion, 489, 502 外倾
- Factor analysis, 277, 293 因素分析
- Faculty psychology, 166—167, 179 官能心理学
- Gall's version of, 214—215 加尔对~的观点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y and, 546 信息加工心理学与~
- Kant and, 169 康德与~
- Thorndike and Woodworth's test of an assumption concerning, 330 桑代克和伍德沃斯对~假设的测验
-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St. Anselm), 71 《寻求理解的信仰》(圣·安瑟尔谟)
- Famine, 87 饥荒
- Faust*(Goethe), 185 《浮士德》(歌德)
- Fear and Trembling*(Kierkegaard), 191, 192 《恐惧与颤栗》(克尔凯戈尔)
- Fechner's philosophy, 221—225, 228 费希纳的哲学
- contributions of, 224—225 ~贡献
- Dr. Mises pseudonym, 222 米塞斯博士笔名
-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jnd), 224 最小可觉差
- psychophysics, 223 心理物理学
- Feelings. See Emotions 情感, 参见情绪
-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492, 502 自卑感
- Feminine Psychology*(Horney), 495 《女性心理学》(霍妮)
- Feminism. See Women 女性主义, 参见女性
- Ferrier'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8—219 费里尔对大脑的研究
- Fictional goals, 492—493 虚构目标
- Fictionalism, Vaithinger, 251—252 虚构主义, 法兴格
- Field theory, 404, 428 场论

- applications of, 409—410 的应用
- 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 412—413, 428 图形-背景关系
- Final cause, 42, 52 目的因
- First signal system, 344—345, 370 第一信号系统
- Fitness, 264, 293 适应
- Fixations, 475 注视, 固着
- Fixed role therapy, 517—518, 535 固定角色治疗
- Flourens'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6—217 弗卢龙对大脑的研究
- Forensic psychology, 308, 335 司法心理学
- Forgetting, 386—387 遗忘
- Formal cause, 42, 52 形式因
- Formal discipline, 215—216, 228 形式训练
- Forms, 37, 52 形式
- Fortuity, 12 偶然性
- Foveal vision, 213 中央窝视觉
- Free association, 464, 502 自由联想
- Freedom and Culture* (Dewey), 319 《自由与文化》(杜威)
- Freedom and Destiny* (May), 512 《自由与命运》(梅)
- Free will, 13, 22 自由意志
- Augustine on, 65—66 奥古斯丁论~
-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
- James on, 304—305 詹姆斯论~
- Kant on, 170 康德论~
- Renouvier's definition of, 299 雷诺维叶对~的定义
- Spinoza on, 159 斯宾诺莎论~
- Wundt on, 237 238 冯特论~
- French sensationalism. See Sensationalism, French 法国感觉主义, 参见感觉主义, 法国
- Freudian slips, 470 弗洛伊德论失误
- Freud's (Anna)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485—488, 502—503 弗洛伊德(安娜)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 child analysis, 486—487 儿童分析
- ego psychology, 486—487 自我分析
- Freud's (Sigmu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458—485, 503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人格理论
- contributions of, 484—485 的贡献
- criticisms of, 479, 483—484 对~的批评
- dream analysis, 467—468 梦的分析

- ego defense mechanisms, 474—475 自我防御机制
- evaluation of, 483—485 的评价
- free association, 464 自由联想
- Herbart's influence on, 173 赫尔巴特对~的影响
- Horney's disagreement with, 494 霍妮与~的不一致
- human nature, view of, 477 478 人性观
- humor, 470—471 幽默
- Nietzsche and, 193—194 尼采和~
- Oedipus complex, 468—470 俄狄浦斯情结
- parapraxes, 470—471 失误倒错
-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465—467 《对科学心理学的计划》
- psychosexu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475—477 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 repressed memories, 480—483 压抑的记忆
- revisions of the Freudian legend, 479—483 对弗洛伊德传奇的回顾
- seduction theory, 465—467, 479—481 性诱惑理论
- self analysis, 467—470 自我分析
- sex, use of the term, 469 性.该术语的应用
- Fritsch'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8—219 弗里奇对大脑的研究
- Fully functioning person, 517, 535 功能完善者
- Functional analysis of behavior, 390—391, 400 行为的机能分析
- Functionalism, 296—297, 335 机能主义
- Angell's contributions to, 320—321 安吉尔对~的贡献
- Cattell's contributions to, 322—323 卡特尔对~的贡献
- characteristics of, 297 ~的特征
- at Columbia University, 322—326 哥伦比亚大学的~
- Dewey's contributions to, 318—319 杜威对~的贡献
- disappearance of, 331 ~的消失
- James's, influence on, 297—306 詹姆士的~及其影响
- Woodworth's contributions to, 323—324 伍德沃斯对~的贡献
- Functionalistic psychology, 10 机能主义心理学
-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Freud, S.), 477 《幻想的未来》(S·弗洛伊德)
- Galen's approach to medicine, 102, 435 加伦对医学的研究
- Galileo's version of science, 91—94 伽利略的科学观
- Lewin's view of, 422 勒温对~的观点
- the place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93—94 意识经验在~中的地位

- Gall'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4—215 加尔对大脑的研究
- Galton'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266—270, 293 高尔顿对心理学的贡献
- anthropometry, 269—270 人类测量学
 - correlation, 270 相关
 - eugenics, 267—268 优生学
 - intelligence testing, 267—268 智力测验
 - mental imagery, 269 心理表象
 - word association test, 268—269 词语联想测验
- Gassendi's philosophy, 140—141, 153 伽桑狄的哲学
-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ir* (Boyle), 115 《关于空气的通史》(波义耳)
- General impressions, 238, 256 一般印象
- General intelligence(g), 277, 293 一般智力(g)
- General Principles of Human Reflex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bjective Study of Personality* (Bechterev), 346—347 《人类反射学的基本原理》(别赫切列夫)
- General will, 184, 200 公共意志
-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Terman), 282—283 《天才的遗传研究》(推孟)
- Genital stage, 476—477 性器期
- Genius, Terman's study of, 282—283 天才, 推孟的研究
- Geocentric theory, 89, 108 地球中心说
-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415, 428 地理环境
- Geometry of distance perception, 122 距离知觉的几何形状
- Gestalt, 402 格式塔
- defined, 428 ~的定义
- Gestalt psychology, 250, 374, 402, 428, 538 格式塔心理学
- act psychology and, 404 意动心理学和~
 - brain, view of, 410—411 大脑观
 - figure ground relationship, 413 图形-背景关系
 - founding of, 404—409 ~的建立
 - impact of, 425 ~的影响
 - James's psychology and, 403—404 詹姆斯的心理学与~
 - Kant's philosophy and, 402—403 康德的哲学与~
 - Koffka's contributions to, 405—406 考夫卡对~的贡献
 - Kohler's contributions to, 406—409 苛勒对~的贡献
 - law of Pragnanz, 411 完形趋向律
 - Mach's philosophy and, 403 马赫的哲学和~

- memory, 420—421 记忆
- perceptual constancies, explanation of, 412 知觉恒常性, 对~的解释
- perceptual Gestalten, 412—415 知觉格式塔
- productive thinking, 419—420 创造性思维
- top down analysis, 411 自上而下的分析
- transposition, 417—419 转换
- Washburn's praise of, 328 沃什伯恩对~的赞赏
- Wertheimer's founding of, 404 惠特海默建立~
- Gifted Children* (Hollingworth), 285 《天才儿童》(霍林沃思)
- Giftedness, 282 284 天才
- Hollingworth's research on, 285 霍林沃思对~的研究
- God. *See also* Religion 上帝, 参见宗教
- Hegel on, 174—175 黑格尔论~
- Kierkegaard on, 192, 197 克尔凯戈尔论~
- Leibniz on, 163 莱布尼茨论~
- Nietzsche's attitude towards, 194—195, 197 尼采对~的态度
- Spinoza on, 158—159 斯宾诺莎论~
- Goddard's research, 278—280, 293 戈达德的研究
- Kallikak family study, 279—280 卡里卡克家族研究
- Goethe's philosophy, 185—186, 200 歌德的哲学
- influence of, 186 ~的影响
- The Golden Bough* (Frazer), 433—434 《金枝》(弗雷泽)
- Golden mean, 46—47, 52 中庸
- Good old fashioned AI (GOF AI), 557 老式的人工智能
- Gorgias's philosophy, 35 高尔吉亚的哲学
- Goths, 68 哥特人
- Gravitation, universal law of, 95 宇宙万有引力定律
- Great person approach to history, 3, 22 史学的伟人说
- Greece, Ancient. *See also* Greek philosophy 古希腊, 参见希腊哲学
- medicine in, 32—34 ~中的医学
- Peloponnesian War, 55 伯罗奔尼撒战争
- religion in, 25 ~中的宗教
- Greek philosophy, 25—32. *See also* Sophists 古希腊哲学, 参见智者
- Anaximander, 27 阿那克西曼德
- Democritus, 31—32 德谟克利特

- Empedocles, 30—31 恩培多克勒
- Heraclitus, 27—28 赫拉克利特
- importance of, 47—48 ~的重要性
- Parmenides, 28 巴门尼德
- Paul, St. and, 63 圣·保罗和~
- Plato, 37—40 柏拉图
- Pythagoras, 28—30 毕达哥拉斯
- Thales, 26—27 泰勒斯
- Zeno of Elea, 28 爱利亚的芝诺
- Ground of existence, 510—511, 535 存在的根基
- Group dynamics, 424—425, 428 团体动力学
- The Growth of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Psychology* (Koffka), 406 《心灵的成长: 儿童心理学导论》(考夫卡)
- 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Maimonides), 70 《迷路者指南》(迈蒙尼德)
- Guilt, 535 罪
- Heidegger's beliefs concerning, 509 海德格尔对~的观点
- Guthrie's theory of learning, 384—388, 400 古斯里的学习理论
- acts and movements in, 386 动作和活动
- forgetting, 386—387 遗忘
- formalization of, 387—388 形式化
- habits, breaking of, 387 习惯, 习惯的破坏
- Habits, 302—303, 335 习惯
- in Guthrie's theory, 387 古斯里理论中的~
- Habit strength(sHr), 383, 400 习惯强度
- Hall'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312—315, 335 霍尔对心理学的贡献
- recapitulation theory, 314—315 复演说
- Hall's paradoxical view of women, 314—315 霍尔对女性的矛盾观点
- Hallucinations, 430 幻觉
- Handbook of Physiological Optics* (Helmholtz), 209 《生理光学手册》(赫尔姆霍茨)
- 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der Menschen* (*Handbook of Human Physiology*) (Müller), 20 《人类生理学手册》(缪勒)
- Happiness 幸福
- Aristotle on, 46—47 亚里士多德论~
- Bentham on, 131 边沁论~
- Hard determinism, 13—14 硬决定论
- Harmful behavior, 430 伤害行为
- Hartley's philosophy, 128—131, 153 哈特莱的哲学

association, explanation of, 128—129 联想及其解释

emotion, importance of, 130 情绪及其重要性

goal of, 128 ~的目标

influence of, 130—131 ~的影响

voluntary behavior, explanation of, 129—130 随意行为及其解释

Hartley's Theory of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Priestley), 130 《哈特莱的人

类心灵理论:关于观念联想的原理》(普里斯特利)

Hate,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恨

Health, Pythagoras on, 29 毕达哥拉斯论健康

Hebb's psychobiological theory, 551—553, 567 赫布的心理生物学理论

cell assemblies, 552—553 细胞团, 细胞组合

neural networks, 556 神经网络

phase sequences, 553 位相序列

Hebb's rule, 556, 557, 567 赫布法则

Hebrew religion 希伯来宗教

Bruno, Giordano and, 89 乔尔丹诺·布鲁诺与~

Maimonides, 70—71 迈蒙尼德与~

Neoplatonism and, 59—60 新柏拉图主义与~

Roman thought and, 62 罗马思想与~

Hedonism, 4, 58, 81 享乐主义

Bain on, 139 培因论~

Bentham on, 131 边沁论~

Condillac on, 144—145 孔狄亚克论~

Democritus on, 32 德谟克利特论~

Spinoza on, 159 斯宾诺莎论~

Hegel's philosophy, 174—176, 179 黑格尔的哲学

The Absolute, 174—175, 179, 512 绝对

alienation in, 175—176 异化

dialectic process, 175 辩证过程

influence of, 175—176 ~的影响

Heidegger's existential Psychology, 508—510, 535 海德格尔的存在心理学

authenticity/inauthenticity, 509 本真/非本真

dasein, 508—509 存在

guilt, 509 罪

thrownness, 509—510 被抛

- Heliocentric theory, 5, 89—90, 108 日心说
- Galileo and, 91 伽利略和~
- Helmholtz's research program, 206—211, 228 赫尔姆霍茨的研究方案
- auditory perception, theory of, 210 听觉, 听觉理论
- color vision, theory of, 208—209 视觉, 视觉理论
-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207—208 能量守恒原理
- rate of nerve conduction, 208 神经传导速率
- signs, theory of, 210—211 符号理论
- theory of perception, 208—209 知觉理论
- unconscious inference, 208—209 无意识推论
- vitalism, stand against, 206—207 生机论, 反生机论
- Heloise and Abelard, 73—74 海洛伊斯和阿伯拉尔
- Helvétius's philosophy, 145—146, 153 爱尔维修的哲学
- Heraclitus's philosophy, 27—28, 581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 Herbart's philosophy, 171—174, 179 赫尔巴特的哲学
- apperceptive mass, 172—173 统觉团
- influence of, 173—174 ~的影响
- psychic mechanics, 172 心理机械论
- psychology as science, 172 作为科学的心理学
- 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Galton), 267 《遗传的天才: 对其法则和结果的探究》(高尔顿)
- Hering Breuer reflex, 211 海林—布洛伊尔反射
- Hering's research, 211—212, 228 海林的研究
- color vision, theory of, 212 色觉理论
- Space perception, 211—212 空间知觉
- Heritability, 563, 567 遗传
- Hermetism, 89 赫耳墨斯神智学
- Hierarchy of needs, 521—522, 535 需要层次
- Hierarchy of souls. See Aristotle's philosophy 灵魂的层级, 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 Hippocrates's objective approach to medicine, 33—34, 454 希波克拉底对医学的客观研究
- to mental illness, 434—435 关于心理疾病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history, 3, 22 史学的历史发展法
- Historicism, 2, 22 厚古说
- Historiography, 1, 22 历史编纂学
-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 (Roback), 295 《美国心理学史》(罗巴克)

-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Mill), 131 《英属印度史》(穆勒)
- Hitzig's research on the brain, 218—219 希奇格关于脑的研究
- Hobbes's philosophy, 111—114, 153 霍布斯的哲学
- complex thought processes, 114 复杂思维过程
- denial of free will, 114 对自由意志的否认
- of government, 112—113 论政府
- machines, humans as, 112 人作为机器
- materialism, 113 唯物主义
- motivation, explanation of, 113 对动机的解释
- Holists, 428 整体论者
- Hollingsworth'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84—285, 293 霍林沃斯对教育心理学的贡献
- Homeopathic magic, 434, 455 顺势巫术
- Homosexuals 同性恋
- dreams of, 468 ~的梦
- reaction formation, 474—475 反向形成
- Honzik, C. H., 378—379 亨泽克
- Hormic psychology, 364, 370 策动心理学
- Horney's theory of personality, 493—496, 503 霍妮的人格理论
- basic anxiety, 494—495, 502 基本焦虑
- basic evil, 495, 502 基本罪恶
- basic hostility, 494—495, 502 基本敌意
- feminine psychology, 495—496 女性心理学
- Freud, disagreement with, 494, 496 弗洛伊德与~的不一致
- major adjustment patterns, 494—495, 503 重要的顺应模式
- moving against people (hostile type), 494—495, 503 反对人(敌对型)
-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detached type), 495, 503 避开人(分离型)
- moving toward people (compliant type), 495, 503 趋向人(依从型)
- self-analysis, 496 自我分析
- How the Mind Works* (Pinker), 546 《心灵如何运作》(平克)
- Hull-Spence theory of learning, 384 赫尔—斯彭斯的学习理论
- Hull's theory of learning, 380—384, 400 赫尔的学习理论
- Hypothetico-deductive theory, 382—383 假设—演绎理论
- influence of, 383—384 ~的影响
- Human, All Too Human* (Nietzsche), 193 《人性, 太人性了》(尼采)
- Human dilemma, 512—513, 535 人的困境

The Human Intel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 upon Psychology and the Soul (Porter), 296 《人类理性:关于心理学和灵魂的导论》(波特)

Humanism, 108 人文主义

Catholic Church and, 87—88 天主教会和~

Renaissance humanism, 83—87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Humanistic psychology, 10, 506—507, 535 人本主义心理学

Bühler's contributions to, 520 彪勒对~的贡献

compared to existential psychology, 528—529 ~与存在心理学的比较

contributions of, 530 ~的贡献

criticisms of, 529—530 对~的批评

Maslow's theory, 518—523 马斯洛的理论

Rogers's theory, 523—528 罗杰斯的理论

tenets of, 520—521 ~的宗旨

Humanity, religion of, 147, 148 人性,人性的宗教

Human nature, 14, 544 人性

computers and, 545 计算机与~

Freud's (Sigmund) View of, 477—478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对~的观点

Nietzsche's view of, 192—194 尼采对~的观点

science of, 134—135 ~的科学

Human science, 514 人文科学

Hume's philosophy, 122—128, 153 休谟的哲学

association of ideas, 125 观念的联想

causation, analysis of, 125—126 因果分析

Enlightenment ideals and, 181 启蒙理想和~

goal of, 123—124 ~的目标

impressions and ideas, 124 印象和观念

influence of, 128 ~的影响

mind and self within, 126—127 心灵和自我

Humor, Freud's explanation of, 470—471 弗洛伊德对幽默的解释

Husserl's phenomenology, 247—248, 256, 507—508, 535 胡塞尔的现象学

Hypnosis, 449 催眠

Binet's research on, 272 比纳对~的研究

and hysteria, 463 ~与歇斯底里

Mesmer's work on, 446—448 麦斯麦对~的研究

posthypnotic amnesia, 448, 455, 464 催眠后遗忘

- posthypnotic suggestion, 448, 455, 463—464 催眠后暗示
Hypnosis and Suggestibili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Hull), 381 《催眠和受暗示性: 一种实验研究》(赫尔)
 Hypotheses, 400 假说
 constancy hypothesis, 410—411 恒常性假说
 tension system hypothesis, 423 张力系统假说
 Hypothetico-deductive theory, 382—383, 400 假设—演绎理论
 Hysteria, 435 歇斯底里(癡症)
 Anna O., case of, 461—463 安娜 O. 的案例
 Charcot's explanation of, 450—451 沙可对~的解释
 Freud's (Sigmund) treatment of, 464—467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对~的治疗
 hypnosis as treatment for, 463 催眠作为对~的治疗
 Mesmer's treatment of, 447 麦斯麦对~的治疗
 sexual factors and, 463 性因素和~
 Id, 472, 503 伊底
 Idealists, 15, 22 唯心论者
 Ideas. *See also* Complex ideas; Simple ideas 观念, 参见复杂观念; 简单观念
 Herbart on, 172 赫尔巴特论~
 Hume on, 124 休谟论~
 Leibniz on, 161—162 莱布尼茨论~
 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 of transfer of training, 330—331, 335 训练迁移的相同要素说
 Identification, 474 认同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487, 503 自居作用
 Ideo motor theory of behavior, 305, 335 行为—念动理论
 Idols of the cave, 98, 108 洞穴幻象
 Idols of the marketplace, 98, 108 市场幻象
 Idols of the theater, 98, 108 剧场幻象
 Idols of the tribe, 98, 108 种族幻象
 Imageless thought, 249, 256 无意象思维
 Imagination, 45, 46, 52 想像
 Condillac on, 144 孔狄亚克论~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
 Immediate experience, 234, 256 直接经验
 Immigration 移民
 mental testing and, 280 心理测验与~
 Yerkes's opinions on, 287 耶克斯对~的看法

- Implicit learned behavior, 355 内隐习得行为
 Implicit unlearned behavior, 355 内隐非习得行为
 Impressions 印象
 Hartley on, 128 哈特莱论~
 Hume on, 124 休谟论~
 Inauthentic life, 509, 535 非本真生活
 Inclusive fitness, 265, 293 包容性适应
 Incongruent person, 527, 535 失调者
 Indeterminism, 13, 22 非决定论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 个体差异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Dewey), 319 《新老个人主义》(杜威)
 Individualism during the Renaissance, 83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ty, Nietzsche's views on, 196 尼采论个体性
 Individuation, 490 个体化, 个性化
 Induction, 97, 108—109 归纳
 empiricism and, 156 经验主义与~
 Inductive definition, 36, 52 归纳定义法
 Industrial psychology, 308—309, 335 工业心理学
 Infantile sexuality, 469—470, 482 幼儿性欲
 Inferiority complex, 492, 503 自卑情结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y, 544—547, 549 信息加工心理学
 faculty psychology and, 546 官能心理学与~
 Kant's views and, 545 康德的观点与~
 mind body problem and, 546—547 心身关系与~
 Information theory, 538 信息论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259, 293 习得性特征的遗传
 Freud's beliefs concerning, 472, 475 弗洛伊德对~的观点
 Jung's beliefs concerning, 491 荣格对~的观点
 Inhibition, 339, 343—344, 370 抑制
 Innate ideas, 101—102, 109 天赋观念
 Locke on, 115 洛克论~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Galton), 268 《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高尔顿)
 Insight, 425 顿悟
 Insightful learning, 417, 428 顿悟学习
 Instincts, 503 本能

- behavior and, 356 行为与~
- death instinct, 473 死本能
- id containing, 472 伊底包含
- life instincts, 473—474 生本能
- McDougall's emphasis on, 363, 364—365 麦独孤对~的强调
- Instinctual drift, 562, 567 本能倾向
- 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391, 400 工具性条件反射
- Intellectual age, 275 智力年龄
- Intellectual deficiency. *See* Mental retardation 智力缺陷, 参见智力障碍
- Intellectual philosophy, 296 理智哲学
- Intelligence, 260. *See also*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 智力, 参见比纳-西蒙智力量表
- animal intelligence, 325, 326—328 动物智力
- The Bell-Curve controversy*, 288 《贝尔曲线》的争论
- Burt's research on, 277—278 伯特对~的研究
- Cattell's view of, 270—272 卡特尔对~的观点
- deterioration of national, 287—289 民族~的消退
- factor analysis, a technique used in studying, 277 因素分析, 研究~的一种技术
- Galton's view of, 267—268 高尔顿对~的观点
- genetic influences on, 562—563 遗传对~的影响
- giftedness, 282—284 天才
- Hebb's view of, 552 赫布对~的观点
- Köhler's view of, 407 苛勒对~的观点
- La Mettrie on, 142—143 拉·美特利论~
-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268 关于~的天赋-教养之争
-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372 ~的操作性定义
- Schopenhauer on, 187—188 叔本华论~
- summary of beliefs about, 288 ~的概要
- Terman's research on, 280—284 推孟对~的研究
- Thorndike's beliefs concerning, 325 桑代克关于~的观点
-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275—276, 293 智商 (IQ)
- Intelligence tests. *See also*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 智力测验, 参见比纳-西蒙智力量表
- Cattell's version of, 271—272 卡特尔对~的观点
- in U. S. Army, 385—387 美国军队中的~
- Intention, Guthrie's explanation of, 387 意向, 古斯里对~的解释
- Intentionality, 245—246, 256, 507 意向性

- Interactionism, 15, 22, 104, 109, 546 相互作用论
- Sperry's beliefs concerning, 555 斯佩里对~的观点
- 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 (Dewey), 319 《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杜威)
- Internal sense, 65—66, 69, 81 内部感觉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Freud, S.), 467, 485 《梦的解析》(S·弗洛伊德)
- Intervening variables, 377—378, 400 中介变量
- Intrinsic reinforcement, 419 内部强化
-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McDougall), 363 《社会心理学导论》(麦独孤)
- Introductory Lectures of Psychoanalysis* (Freud, S.), 471 《精神分析引论》(S·弗洛伊德)
- Introspection, 39, 52, 67, 81, 234, 256 内省
- arguments against the use of, 244 关于~运用的争论
- Husserl's use of, 247—248 胡塞尔对~的运用
- systematic experimental, 249 系统实验的~
- Titchener's use of, 242 铁钦纳对~的运用
- Watson's rejection of, 354 华生对~的拒绝
- Introversion, 489, 503 内倾
- Intuition, 102, 109 直觉
- Involuntary behavior, 129 130 不随意行为
- Irrationalism, 17, 22 非理性主义
- Isis cult, 62 伊希斯崇拜
- Islam, 68 伊斯兰教
- Isomorphism (psychophysical), 409—411 (心身)同型论
-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s, 304, 307, 335—336 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
- James'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297—306, 335, 428 詹姆斯对心理学的贡献
- emotions, theory of, 304 情绪理论
- free will, personal assumption of, 304—305 自由意志, 个人对自由意志的假定
- Gestalt psychology, influence on, 403—404 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 habits, importance of to society, 302—303 习惯对社会的重要性
- ideo-motor theory of behavior, 305 行为的念动理论
- opposition to Wundt's approach to psychology, 300—301 对冯特心理学方法的反对
- pragmatism, 299—300, 305—306 实用主义
- self, analysis of, 303—304 自我分析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301—302 意识流
- Janet's explanation of hysteria, 451, 455 让内对歇斯底里的解释
- Jesus, 62—63, 81 耶稣

- Hall's analysis of, 313—314 霍尔对耶稣的分析
- Jesus, the Christ, in the Light of Psychology* (Hall), 313—314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耶稣》(霍尔)
- Jonah complex, 522, 535 约拿情结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13, 572 《应用心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572 《咨询心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313 《发生心理学杂志》
- Th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520 《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of the Sense Organs*, 252—253 《感官心理和生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313 《宗教心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523 《超个人心理学杂志》
- Judaism. See Hebrew religion 犹太教, 参见希伯来宗教
- Jung's theory of personality, 488—491, 503 荣格的人格理论
- archetypes, 489 原型
- attitudes, 489 态度
- collective unconscious, 489 集体潜意识
- contributions of, 490—491 ~的贡献
- criticisms of, 490—491 对~的批评
- dreams, 490 梦
- middle age, importance of, 490 中年及其重要性
- personal unconscious, 488—489 个人潜意识
-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jnd), 220, 228 最小可觉差(jnd)
- Fechner's assumption concerning, 224 费希纳关于~的假设
- Weber's law and, 221 韦伯定律和~
- The Kallikak Family, 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 Mindedness* (Goddard), 279—280 《卡里卡克家族:对低能遗传的研究》(戈达德)
- Kant's philosophy, 167—171, 180, 428 康德的哲学
- anthropology, 171 人类学
- categorical imperative, 170 绝对命令
- categories of thought, 168—169 思维范畴
- Enlightenment ideals and, 181 启蒙理想与~
- Gestalt psychology, antecedent of, 402—403 格式塔心理学及其先驱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y and, 545 信息加工心理学与~
- mental experience, causes of, 169 心理经验的原因
- sensory information, 206 感官信息
- space, perception of, 169—170 空间, 空间知觉

- time, perception of, 169 时间, 时间知觉
- Kelly's theory of personality, 514—518, 535 凯利的人格理论
- constructive alternativism, 516 建构选择论
- fixed role therapy, 517—518 固定角色治疗
- influence of Vaihinger on, 516—517 法兴格对~的影响
- Kepler's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90—91, 109 开普勒的天文学观察
- Kierkegaard's philosophy, 189—192, 200 克尔凯戈的哲学
- compared to Nietzsche's, 192—193 ~与尼采哲学的比较
- truth as subjectivity, 191—192 作为主观性的真理
- Kinesthesia, 219, 228 动觉
- Weber's work on, 220 韦伯对~的研究
- Klein's version of psychoanalysis, 486, 503 克莱因的精神分析观点
- Knowledge 知识
- Hegel's proposal for seeking, 174 黑格尔对探究知识的建议
- Hume on, 128 休谟论~
- Koffka's contributions to Gestalt psychology, 405—406, 420, 428 考夫卡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
- Köhler's contributions to Gestalt psychology, 406—409, 428 苛勒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
- animal research, 415—417 动物研究
- perceptual constancies, 412 知觉恒常性
- 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 410 心身同型论
- subjective versus objective reality, 415 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
- transposition, 417—418 转换
- Koran, 68 《可兰经》
- Kosmos, 26 宇宙
- Krapelin's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illnesses, 441—442, 455 克雷佩林对心理疾病的分类
-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8 11. *See als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anomalies, importance of, 10 库恩的
科学哲学, 参见反常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 paradigm concept, 9—10, 78 范式的概念
- Popper's compared to, 11 ~与波普尔的比较
- Külpe's research, 248 251, 256 屈尔佩的研究
- imageless thought, 249 无意象思维
- mental set, 249—250 心理定势
- Ladd-Franklin's theory of color vision, 212—214, 228 莱德-高兰克林的色觉理论
- Laissez-faire groups, 424 自由-放任团体
- Lamarck's theory of evolution, 258—259, 293—294 拉马克的进化论

- La Mettrie's philosophy, 141—143, 154 拉·美特利的哲学
machine, man as a, 142 人作为机器
materialism in, 143 唯物主义
-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Ayer), 372 《语言、真理和逻辑》(艾耶尔)
- Language, Watson's theory of, 355—356 华生的语言理论
- Language games, 579, 583 语言游戏
- Lashley's research on the brain, 550—551, 567 拉施里对大脑的研究
equipotentiality, 551 等功
mass action, 551 整体活动
- La 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Th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ics)(Comte), 147 《实证政治学体系》(孔德)
- Latent content of dreams, 468, 503 梦的隐性内容
- Latent extinction, 379, 400 潜在消退
- Latent learning, 378—379, 400 潜在学习
-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125 因果律
- Law of combination, 242 结合律
- Law of compound association, 138 复合联想律
- Law of constructive association, 138 构造联想律
- Law of contiguity, 45, 52, 125, 129, 400, 556, 561 接近律
Guthrie's theory, emphasis on, 385 古斯里的理论对~的强调
law of frequency and, 138 频因律与~
Spencer's reliance on, 260 斯宾塞对~的信心
stimulus sampling theory(SST)and, 388 刺激抽样理论(SST)与~
Titchner's emphasis on, 243 铁钦纳对~的强调
- Law of continuity, 180, 429 接近律
Gestalt psychology and, 413, 414 格式塔心理学与~
- Leibniz on, 164 莱布尼兹论~
- Law of contrast, 45, 52 对比律
- Law of disuse, 329, 336 失用律
- Law of effect, 329, 336 效果律
revised law of effect, 39—330 修正的效果律
- Law of exercise, 329—330, 336 练习律
- Law of forward direction, 204 向前传导法则
- Law of frequency, 45, 525 频因律
Guthrie's rejection of, 395 古斯里对~的拒绝
- Law of contiguity and, 138 接近律和~

- Law of gravitation, 95 万有引力定律
- Law of Pragnanz, 411, 425, 428 完形趋向律
- memory governed by, 421 ~支配下的记忆
- Law of recency, 360, 370 近因律
- Law of resemblance, 125 相似律
- Law of similarity, 45, 52 类似律
- Bain's acceptance of, 138 培因对~的认可
- Law of use, 329, 336 使用律
- Laws of association, 45, 52, 125 联想律
- Bain on, 137—138 培因论~
- Hartley's explanation of, 128—129 哈特曼对~的解释
- Learning 学习
- Bechterev's explanation of, 347—348 别赫切列夫对~的解释
- Guthrie's explanation of, 385—386 占斯里对~的解释
- Hebb's explanation of, 552—553 赫布对~的解释
- Hull's explanation of, 382—383 赫尔对~的解释
- insightful, 417 顿悟的~
- latent, 378—379, 400 潜在的~
- McDougall's explanation of, 364 麦独孤对~的解释
- in new connectionism, 557 新联结主义中的~
-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372 ~的操作性定义
- Pavlov's explanation of, 341—344 巴甫洛夫对~的解释
- performance versus, 378—379 操作与~
- Skinner's explanation of, 390—394 斯金纳对~的解释
- Watson's explanation of, 360 华生对~的解释
- Leash principle, 560—561, 567 皮带原理
- Lectures on Human and Animal Psychology (Wundt), 232 《关于人类与动物灵魂的讲演录》(冯特)
- Leibniz's philosophy, 161—165, 180 莱布尼兹的哲学
-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perception, 164—165 意识与无意识知觉
- influence of, 164—165 ~的影响
- Locke, disagreement with, 161—162 与洛克的不一致
- mind-body relationship, 163 心身关系
- monads, 162—163 单子
- Leviathan(Hobbes), 4, 112—113 《利维坦》(霍布斯)
- Lewin'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421—425, 428 勒温对心理学的贡献

- concept of life space, 422—423 生活空间的概念
- principle of contemporaneity, 422 同时性原则
- research on conflict, 423—424 冲突研究
- research on group dynamics, 424—425 团体动力学研究
- science, concept of, 421—422 科学的概念
- theory of motivation, 423 动机理论
- L'Homme Machine (Man a Machine)*, (La Mettrie), 142, 312 《人是机器》(拉·美特利)
-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Dewey), 319 《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杜威)
- Libido, 503 力比多
- Freud, S. on, 472 S·弗洛伊德论~
- Jung on, 488 荣格论~
- Liebaul's use of hypnosis, 449, 455 李厄保对催眠的使用
- Life and Confessions of a Psychologist* (Hall), 315 《一位心理学家的生活和忏悔》(霍尔)
- Life instincts*, 473—474, 503 生的本能
- The Life of Jesus* (Hegel), 175 《耶稣的生活》(黑格尔)
- Life space, 422—423, 428 生活空间
- Lifestyles, 493, 503. See also Adler's theory of personality 生活风格. 参见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 Limn, 164, 180 阈限
- Herbart's use of term, 173 赫尔巴特对术语的使用
- The Limits of Science* (Medawar), 580 《科学的局限》(梅达沃)
- The Little Book of Life After Death* (Fechner), 222, 301 《死亡之后的生命》(费希纳)
- Localization studies of the brain, 219 大脑定位的研究
- Locke's philosophy, 114—119, 154 洛克的哲学
- associationism in, 117—118 ~中的联想主义
-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118—119 ~对教育的含义
- importance of emotions in, 116 ~中的情绪重要性
- importance of sensation in, 115—116 ~中的感觉的重要性
- innate ideas, opposition to, 115 与天赋观念的对立
- paradox of the basins, 117 水盆的悖论
- 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 116—117 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 simple and complex ideas, 116 简单和复杂观念
- Logic, Wertheimer's criticism of, 419 惠特海默对逻辑的批评
-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usserl), 247 《逻辑研究》(胡塞尔)
- Logical positivism, 149, 371—372, 400 逻辑实证主义
- Hull's theory and, 382 赫尔的理论 and ~

- Skinner's rejection of, 393 斯金纳对~的摒弃
- 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 (Bridgman), 372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布里奇曼)
- Lombards philosophy, 71, 81 隆巴德的哲学
- Love 爱
- Empedocles on, 30 恩培多克勒论~
-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
- Love and Will* (May), 512 《爱与意志》(梅)
- Luther's version of Christianity, 85—86, 109 路德的基督教观点
- Lyceum of Aristotle, 415 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
- McCarthyism, 375 麦卡锡主义
- McDougall's version of behaviorism, 362—366, 370 麦独孤的行为主义观点
- compared to Watson's, 365—366 与华生观点的比较
- definition of psychology, 363 心理学的定义
- importance of instincts, 363, 364—365 本能的重要性
- purposive behavior, 363—364 目的性行为
- Machines, humans as, 543—544 人是机器
- Mach's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9, 154, 428 马赫的科学哲学
- Gestalt psychology and, 403 格式塔心理学和~
- Magic, 24—25, 52, 77, 436—437 魔法, 巫术
- contagious, 434, 454 触染
- homeopathic, 434, 455 顺势
- sympathetic, 433—434, 455 交感
- Magna Mater cult, 62 大母神崇拜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580 磁共振成像
- Magnetic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 446—477 心理疾病的磁力治疗
- Magnus's philosophy, 74, 81 马格努斯的哲学
- Maimonides's philosophy, 70—71, 81 迈蒙尼德的哲学
- Maintaining stimuli, 387, 400 维持性刺激
- Malebranche's philosophy, 161, 180 马勒伯朗士哲学
- Malleus Maleficarum* (The Witches's Hammer) (Kramer & Sprenger), 436—437 《巫锤》(克雷默、斯普伦格)
- Malthus's influence on Darwin, 263—264, 294 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
- Man a Machine* (La Mettrie), 142, 321 《人是机器》(拉·美特利)
- Manifest content of dreams, 468, 503 梦的显性内容
-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May), 512 《寻求自我》(梅)
-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Frankl), 511 《人对意义的寻求》(弗兰克尔)

Maslow's theory of personality, 518—523, 535 马斯洛的人格理论

characteristics of self-actualizing people, 522—523 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hierarchy of needs, 521—522 需要层次

self-actualization, 521—522 自我实现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523 超个人心理学

Mass action, 551, 567 整体活动

neural networks and, 557 神经网络和~

Material cause, 42, 52 质料因

Materialism, 15, 22 唯物论

Berkeley's opposition to, 120 贝克莱与~的对立

Fechner's opposition to, 221 费希纳与~的对立

Helmholtz and, 207 赫尔姆霍兹与~

Hobbes and, 113, 114 霍布斯与~

La Mettrie and, 143 拉·美特利与~

Skinner and, 390 斯金纳与~

Wundt's opposition to, 231 冯特与~的对立

Material self, 303 物质自我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Newton), 94, 95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

Mathematico-Deductive Theory of Rote Learning (Hull et al.), 382 《机械学习的数学演绎理论》(赫尔等)

Mathematics 数学

Descartes and, 100—101 笛卡尔与~

of distance perception, 121—122 距离知觉的~

of Ptolemy, 88 托勒密的~

Pythagoras on, 28—30 毕达哥拉斯论~

A Matter of Consequences (Skinner), 389 《结果的理由》(斯金纳)

May's theory of personality, 511—514, 535 梅的人格理论

anxiety, 513 焦虑

human dilemma, 512—513 人类困境

human science, 514 人类科学

myth, importance of, 513—514 神话的重要性

Meaning in life, importance of, 511 生活意义的重要性

The Meaning of Anxiety (May), 512 《焦虑的意义》(梅)

Mechanism, 16—17, 22, 546 机制

Woodworth's use of, 324 武德沃斯对~的使用

Median, concept of, 270 中数的概念

Mediate experience, 234, 256 间接经验

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 (Rush), 440 《心理疾病的医学探究和观察》
(拉什)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431 心理疾病的医学模式

Medicine 医学

Alcmaeon and, 32—33 阿尔克美恩与~

Averroes and, 70 阿威罗伊与~

Avicenna and, 68—69 阿维森纳与~

early Greek, 32—34 古希腊早期

Galen and, 34 加伦与~

Hippocrates and, 33—34 希波克拉底与~

temple, 32, 53 神庙~

Memory 记忆

Gestalt psychology and, 420—421 格式塔心理学与~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

remembering, 45, 53 回忆

repressed memories, 480—483 压抑的记忆

Memory process, 420, 428 记忆过程

Memory trace, 420, 429 记忆痕迹

Meno (Plato), 39 《美诺篇》柏拉图

Mental age, 275—276, 294 心理年龄

Mental chemistry, 133—134 心理化学

Wundt's criticism of, 235 冯特对~的批评

Mental chronometry, 236—237, 256 心理时间测量

Mental elements, 242 心理元素

Mental essences, 248, 257 心理本质

Mental Evolution in Animals (Romanes), 326 《动物心理的进化》(罗曼尼斯)

Mental illness, 455. *See also* Blood letting; Schizophrenia 心理疾病, 参见放血、精神分裂症

bi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431, 434—435 ~的生物学解释

criteria of, 430—431 ~的标准

defined, 430 ~的界定

improvements in treatment of, 437—444 对~治疗的改进

Kraepelin's classification of, 235 克雷佩林对~的分类

medical model of, 431 心理疾病的医学模式

to primitive humans, 434 原始人的~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431—432, 433 ~心理学方法

supernatural explanations of, 432, 433—434, 436—437, 455 对~的超自然解释

tension between models of, 444—446 两种模式的张力

treatment of, 432—433 ~的治疗

witchcraft and, 437—438 巫术和~

Mental imagery, 269 心理表象

Mentalism, 156 心理主义

Tolman embracing of, 377 托尔曼对~接受

Mentality of Apes (Köhler), 406 《人猿的智慧》(苛勒)

Mental orthopedics, 276, 294 心理矫正

Mental phenomena, 246 心灵现象

Husserl's reasoning concerning, 248 胡塞尔关于~的推理

Mental philosophy, 295—296 心灵哲学

Mental physics, 133—134 心理物理学

Mental retardation 心理障碍

Binet's research on, 274—275 比纳的研究

Kallikak family study, 279—280 卡里卡克家族研究

Mental set, 249—250, 257 心理定势

Mesmer and animal magnetism, 446—448, 455 麦斯麦和动物磁力

Metaphysical stage of society, 147 社会的形而上学阶段

Metaphysics (Aristotle), 41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Avicenna and, 68 阿维森纳与~

Meteorology, 135 气象学

Methodological behaviorism, 361—362, 370 方法论行为主义

Mill, J. S., philosophy of, 132—136, 154 J·S·穆勒的哲学

ethology, 135—136 习性学

human nature, science of, 134—135 人性的科学

mental chemistry versus mental physics, 133—134 心理化学与心理物理学

social reform, 136 社会改革

Mill, James, philosophy of, 131—132, 154 詹姆斯·穆勒的哲学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131—132 对联想的分析

influence of, 132 ~的影响

utilitarianism, 131 功利主义

Mind and Body (Bain), 137 《心与体》(培因)

Mind-body relationship, 103—104. *See also* Dualism 心-身关系, 参见二元论

- Fechner on, 223—225 费希纳论~
- Information-processing psychology and, 546 信息加工心理学与~
- James on, 305 詹姆士论~
- Leibniz on, 163 莱布尼兹论~
- Malebranche on, 161 马勒伯朗士论~
- Sperry on, 555 斯佩里论~
- Spinoza on, 158—159 斯宾诺莎论~
- Titchener on, 243 铁钦纳论~
- Watson on, 360—361 华生论~
-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 491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量表
- Misbehavior of organisms, 562 有机体的错误行为
- Mistaken lifestyles, 493, 503 错误生活风格
- Mithras cult, 62 密斯拉崇拜
- Mitwelt, 510, 535 共同世界
- Modality, 235 感觉形式
- Modeling, 358 模仿
- Modernism, 578, 583 现代主义
- Molar approach to studying behavior, 402, 429 研究行为的整体方法
- Molar behavior, 363—364, 376, 401 整体行为
- Molecular approach to studying behavior, 402, 429 研究行为的分子方法
- Molecular behavior, 376, 400 分子行为
- Monsdology, 162—163 单子论
- Monads, 162—163, 180 单子
- Monists, 15, 22 一元论
- Montaigne's philosophy, 86—87 蒙田的哲学
- Moral anxiety, 474 道德焦虑
- Moral behavior, Kant's philosophy of, 170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行为
- Moral philosophy, 123, 295—296 道德哲学
- Morgan's canon, 326—327, 336 摩尔根准则
- Morgan's animal research, 326—327, 336 摩尔根的动物研究
- Moron, use of the term, 279 低能者, 该术语的使用
- Moses and Monotheism(Freud, S.), 478 《摩西与一神教》(S·弗洛伊德)
- Motivation 动机
- Aristotle on, 46—47 亚里士多德论~
- being(B-motivation), 523, 534 存在~(B-动机)

- deficiency(D-motivation), 523, 535 缺失性~(D-动机)
- Hobbes on, 113 霍布斯论~
- Lewin on, 423 勒温论~
- Self-preservation as, 159 自我保存的~
- unconscious, 3, 308, 465, 504 潜意识
- Müller's psychobiological research, 205—206, 229 缪勒的心理生理学研究
- 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564 多维人格问卷
- Münsterberg'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306—309, 336 闵斯特伯格对心理学的贡献
- applied psychology, 308—309 应用心理学
- Muscle sense. See Kinesithesis 肌肉感觉, 参见 动觉
- "The Muscular perception of Space"(Hall), 312—313 "空间的肌肉知觉"(霍尔)
- Muslim religion, 68 穆斯林宗教
-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Test, 491 迈尔斯-布雷格斯类型指标测验
- Mystery religions, 62, 81 神秘教
- Myth, importance of, 531—514 神话的重要性
-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Szasz), 445 《心理疾病的神话》(萨斯)
- Naive realism, 18, 22, 166 朴素实在论
- Nancy school, 449, 455 南锡学派
- Freud's visit to, 463—464 弗洛伊德对~的访问
- Nanna, or Concerning the Mental Life of plants*(Fechner), 222 《植物的心灵生活》(费希纳)
- Narrative of an Explorer in Tropical South Africa* (Galton), 266 《一个探险者在炎热的南部非洲所作的叙述》(高尔顿)
- Nativists, 15—16, 18, 22 先天论者
-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oul* (La Mettrie), 141—142 《心灵的自然史》(拉·美特利)
- Natural law, 433, 455 自然法则
- Natural philosophy, 123 自然哲学
- Natural selection, 264, 294 自然选择
- Nature nurture controversy, 268, 294 天赋-教养之争
- Navigation, Thales and, 26 泰勒士与航海
- Nazi Germany 纳粹德国
- Freud, S. And, 478 弗洛伊德与~
- Heidegger and, 508 海德格尔与~
- Nietzsche and, 197 尼采与~
- Need-directed perception, 523, 535 指向需要的知觉
- Need for positive regard, 526, 535 积极关怀的需要

- Negative sensations, 224, 229 否定性感觉
- Neobehaviorism, 373—374, 400 新行为主义
- challenges to, 396—397 对~的挑战
- legacy of, 397 ~的遗产
-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and, 396 ~的操作性定义
- Neoplatonism, 59—62, 81 新柏拉图主义
- Philo, 60—61 斐洛
- Plotinus, 61—62 普罗提诺
- Nerve physiology, 203—204 神经生理学
- adequate stimulation and, 205—206 适宜刺激与~
- auditory perception and, 210 听觉与~
- rate of nerve conduction, 208 神经传导速率与~
- specific nerve energies, 204—206 特殊神经能
- NET talk 美国国家教育电视台的访谈
- Neural networks, 556—558, 567, *also* New connectionism 神经网络, 参见 新联结主义
- Neuro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10 神经生理心理学
- Neuropsychology (Zaidel), 555 《神经心理学》(蔡德儿)
- Neurotic anxiety, 474, 513, 535 神经焦虑
- New connectionism, 555—559, 567 新联结主义
- Back-propagation systems, 558—559 反向-传播系统
- criticisms of, 558—559 对~的解释
- Learning, explanation of, 557 对学习的解释
- neural networks, 556—558 神经网络
-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May, Angel & Ellenberger), 511 《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中的一个新维度》(梅、安吉尔和艾伦伯格)
- New Essays on the Understanding* (Leibniz), 161 《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
- New ideas, toleration of, 3 对新观念的容忍
- New Method* (Bacon), 96 《新工具》(培根)
- Newt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94—96, 95—96, 109 牛顿的科学哲学
- principles of, 95—96 ~的原理
- The Nicomachean Ethics* (Ross), 46 《尼克马可伦理学》(罗斯)
- Nietzsche Contra Wagner* (Nietzsche), 193 《尼采与瓦格纳》(尼采)
- Nietzsche's philosophy, 192—198, 200 尼采的哲学
- Apollonian aspect of human nature, 193—194, 200 人性的阿波罗精神
- Dionysian aspect of human nature, 193—194, 200 人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 God in, 194—195 ~中的上帝
- psychology and, 193—194 心理学与~
- supermen, 195—197 超人
- will to power, 195 权力意志
- Nightmares. *See* Dreams and dreaming 噩梦, 参见梦和做梦
- Nihilism, 35, 52 虚无主义
- Ninety-Five Theses(Luther), 86 《九十五条论纲》(路德)
- Noble savage, 183—184, 200—201 高贵的野人
- Nominalism, 72, 77, 81 唯名论
- Nondeterminism, 13, 225 非决定论
- Normal anxiety, 513 正常焦虑
- Normal philosophy, 78 常规哲学
- Normal science, 9, 22. *See also*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常规科学, 参见库恩的科学哲学
- Noumena, 169 本体
- Novum Organum* (Bacon), 96 《新工具》(培根)
-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lity, 202—203 客观实在与主观实在
- Objective anxiety, 47 45 客观焦虑
- Objective philosophy, 354—361 客观哲学
- Objective psychology, Russian, 338—348 俄国客观心理学
- Objective Psychology* (Bechterev), 346 《客观心理学》(别赫列切夫)
- Objective reality, 92—93 客观实在
- Observational terms, 372, 400 客观术语
- Observations on Man, His Frame, 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 (Hartley), 128 《对人类及其身体结构、责任和期望的观察》(哈特莱)
- Occam's razor, 77, 81 奥卡姆剃刀
- Newton on, 95—96 牛顿论~
- Occasionalism, 15, 22, 161, 180 偶因论
- Odyssey* (Homer), 32 《奥德赛》(荷马)
- Oedipal complex, 481 俄狄浦斯情结
- Oedipus complex, 468—470, 503 俄狄浦斯情结
- Olympian religion, 25, 53 奥林匹斯山神宗教
- One-trial learning, 385, 400 一次尝试学习
- On Gestalt Qualities* (Ehrenfels), 403 《论形质》(厄棱费尔)
- On Memory: An Investigation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bbinghaus), 252 《记忆: 一种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艾宾浩斯)

- On Memory* (Aristotle), 45 《论记忆》(亚里士多德)
-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and Each of its parts* (Gall), 215 《论脑及其每个部分的功能》(加尔)
- "On the Manifold Meaning of Being According to Aristotle" (Brentano), 245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布伦塔诺)
-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Lucretius), 58 《物性论》(卢克莱修)
-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Darwin), 143, 264 《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达尔文)
- On the Trinity* (St. Augustine), 66 《论三位一体》(圣·奥古斯丁)
- On the Witness Stand* (Münsterberg), 308 《论目击者的立场》(闵斯特伯格)
-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71, 81 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
- Ontology, 508, 535 本体论
- On Touch; 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Notes* (Weber), 220 《论触觉:解剖和生理的说明》(韦伯)
- Operant behavior, 391, 400 操作行为
- Operational definition, 372, 400 操作性定义
- Operationism, 372—373, 400 操作主义
- Logical positivism and, 396 逻辑实证主义与~
- Skinner's acceptance of, 393 斯金纳对~的接受
- Oral-incorporative character, 475 口唇-吞并型性格
- Oral-sadistic character, 475 口唇-施虐型性格
- Organ inferiority, 492 器官自卑感
- Organismic valuing process, 526, 536 机体评价过程
-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Hebb), 538, 556 《行为的组织》(赫布)
- Outline of psychology* (Ebbinghaus), 252 《心理学大纲》(艾宾浩斯)
- Outline of Psychology* (McDougall), 363, 364 《心理学大纲》(麦独孤)
- Outlines of Pyrrhonism* (Sextus Empiricus), 55 《皮浪学说概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 Overcompensation, 503 过度补偿
- Adler on, 492 阿德勒论~
- Overdetermination, 470, 503 过度决定
- Overgratification, 475 过度满足
- Pacifism, 375 和平
- Paired-associate technique, 311, 336 配对联想技术
- Panpsychism, 221, 229 泛心论
- Pantheism, 158, 180 泛神论
- Paradigms, 9—10, 22. See also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范式, 参见库恩的科学哲学

- Christian paradigm, 78 基督教范式
- Paradox of the basins, 117 水盆的悖论
-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Rumelhart, McClelland et al.), 557—558 《平行分布加工: 认知的微观结构之探讨》(鲁默哈林、麦克莱兰等)
-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 group, 557—558 平行分布加工(PDP)小组
- Parapraxes, 470—471, 503 失误倒错
- Parapsychology, 222—223 心灵学
- Parmenides's philosophy, 28 巴门尼德的哲学
- Particulars of My Life* (Skinner), 389 《我生活中的特别事件》(斯金纳)
- Passions 激情, 感情
- Hume on, 127 休谟论~
- Spinoza on, 159—160 斯宾诺莎论~
- Passive mind, 18, 22, 156, 180 被动心灵
- Locke on, 116 洛克论~
- Passive reason, 44—45, 53 被动理性
- Pathogenic ideas, 461, 503 病理发生学观念
- Paul, Saint, on Christianity, 63—64, 81 圣·保罗论基督教
- on women, 64 ~论妇女
- Paulus: Reminiscences of a Friendship* (May), 513 《Paulus: 友谊的回忆》(梅)
- Pavlov's research on learning, 340—346, 370 巴甫洛夫对学习的研究
- associationism and, 345—346 联想主义与~
- Bechterev's research compared to, 347—348 别赫切列夫的研究与~的比较
- conditioned reflex, discovery of, 341—342 条件反射的发现
- disinhibition, 344 去抑制
- excitation, 343—344 兴奋
- experimental neurosis, 344 实验性神经症
- extinction, 344 消退
- first-and second-signal systems, 344—345 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
- inhibition, 343—344 抑制
- spontaneous recovery, 344 自主恢复
- unconditioned and conditioned reflexes, 343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 Pearson's formula for the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r), 270, 294 皮尔逊的相关公式
- Pedagogical Seminary* (Hall), 313 《教育研究》(霍尔)
- Peloponnesian War, 55 伯罗奔尼撒战争
- Penis envy, 476 阳具嫉妒

Perception, 208, 229, 257. *See also* Gestalt psychology; Space perception 知觉, 参见格式塔心理学; 空间知觉

being (B perception), 523, 534 存在性~(B 知觉)

Berkeley on, 120 贝克莱论~

Carr on, 321 卡尔论~

deficiency (D-perception), 523, 535 缺失性~(D 知觉)

distance, 121—122 距离~

Helmholtz's theory of, 208—209 赫尔姆霍茨的~理论

Hume on, 126—127 休谟论~

Leibniz on, 164—165 莱布尼茨论~

McDougall on, 364 麦独孤论~

need-directed, 523 需要指向的~

of space, 169—170 空间~

of time, 169 时间~

unconscious, 164—165 无意识~

unrealistic, 430 非实际~

Wundt on, 235 冯特论~

Perceptual constancies, 412, 429 知觉恒常性

Perceptual Gestalten, 412—415 知觉格式塔

Performance, 400 操作

Learning vs, 378—379 学习与~

Peripheral vision, 213 边缘视觉

Personal equations, 202, 229 人差方程式

Personality 人格

Adler's theory of, 491—493 阿德勒的~理论

Freud's (Anna) theory of, 485—488 弗洛伊德(安娜)的~理论

Freud's (Sigmund) theory of, 461—478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理论

Galen's theory of, 34 加伦的~理论

genetic influences on, 562—563 遗传对~的作用

Horney's theory of, 493—496 霍妮的~理论

Jung's theory of, 488—491 荣格的~理论

Kelly's theory of, 514—518 凯利的~理论

Klein's theory of, 486 克莱因的~理论

Maslow's theory of, 521—523 马斯洛的~理论

May's theory of, 511—518 梅的~理论

Rogers's theory of, 526—528 罗杰斯的~理论

- twin studies of, 563—564 ~的双生子研究
- Personal unconscious, 488—480, 503 个人潜意识
- Perspective, as a reason for studying history, 3 视域作为研究历史的理由
- Perspectivism, 195, 201 透视法学说
- Pessimism 悲观主义
- of Freud, S. 477 S·弗洛伊德的~
- of Schopenhauer, 187 叔本华的~
- petites perceptions, 84, 109 微觉
- Phallic stage, 475—476 性器阶段
- Phase sequences, 553, 567 位相序列
- Phenomenological introspection, 257 现象学的内省
- Phenomenology, 102, 109, 186, 402, 429, 507—508, 536 现象学
- Husserl on, 248 胡塞尔论~
- pure, 257, 507—508, 536 纯粹~
- Purkinje on, 211 普金耶论~
- Phenomenon, defined, 402 现象的定义
- Philosophical Essays* (Hume), 122 《哲学论文》(休谟)
-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Kierkegaard), 191, 197 《哲学片断》(克尔凯戈尔)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Wittgenstein), 579 《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
- Philosophical Studies* (Wundt), 233, 241 《哲学研究》(冯特)
- Philosophie Zoologique* (Lamarck), 258—259 《动物哲学》
- Philosophy. See also Greek philosophy, 哲学, 参见古希腊哲学
- science and, 7, 14 科学与~
-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Vaihinger), 251 “虚构”哲学(法兴格)
- Philosophy of Madness* (Daquin), 439 《疯狂的哲学》(达奎林)
-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Hartmann), 458 《无意识哲学》(哈特曼)
- Philo's philosophy, 60—61, 81 斐洛的哲学
- Phi phenomenon, 404, 429 phi 现象
- Phonemes, 558 音素
- Phrenological Journal*, 215 《颅相学杂志》
- Phrenology, 5, 149, 214—219, 229 颅相学
- and education, 215—216 ~与教育
- popularity of, 215 ~的流行
- Spurzheim's influence on, 215, 216 施普茨海姆对~的影响
- Phrenology chart, 216, 217 颅相学图案

- Physical determinism, 13, 23 物理决定论
- Physicalism, 373, 401 物理主义
- Physical world, 29 物质世界
- Physicists, 26, 53 物理学家
- Physiognomy, 214, 229. *See also* Phrenology 人相学, 参见 颅相学
- The Phytogomical System of Drs. Gall and Spurzheim* (Spurzheim), 215 《加尔先生和施普茨海姆的观相系统》
(施普茨海姆)
- Physis, 26, 27, 53 始基
-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537—538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 Pico's humanism, 84—85 皮科的人文主义
- Pineal gland, 104 松果腺
- Pinel's 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438—440, 455 皮尼尔对心理疾病的治疗
- The Place of Value in a World of Facts* (Kohler), 408 《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苛勒)
- Plato's philosophy, 36—40. *See also* Neoplatonism 柏拉图的哲学, 参见 新柏拉图主义
- allegory of the cave, 38—39 洞穴的隐喻
- analogy of the divided line, 38 分割线段的类比
- legacy of, 40 ~的遗产
- nature of the soul, 39—40 灵魂的本质
- reminiscence theory of knowledge, 39 知识回忆说
- theory of forms or ideas, 37—38 形式论或理念论
- Pleasure principle, 472 快乐原则
- Plotinus's philosophy, 61—62, 81 普罗提诺的哲学
- Pneuma, 59 普纽玛
- 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n Author* (Kierkegaard), 191 《我对著作事业的想法》(克尔凯戈尔)
-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7—8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
- compared to Kuhn's, 11 ~与库恩的比较
- Principle of falsifiability, 8 可证伪原则
-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323 《通俗科学月刊》
- Positivism, 97—98, 109, 146—149, 371, 401 实证主义
- Comte's version of, 146—149 孔德的~观点
- Logical, 149, 371—372 逻辑~
- Mach's version of, 149 马赫的~观点
- Skinner's acceptance of, 390 斯金纳对~的接受
-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580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
- Postdiction, 8, 23, 484. *See also*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事后断言, 参见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

- Posthypnotic amnesia, 448, 455, 464 催眠后遗忘
- Posthypnotic suggestion, 448, 455, 463—464 催眠后暗示
- Postmodernism, 578—580, 583 后现代主义
- Power and Innocence: A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Violence* (May), 512 《权力与无知:对暴力来源的探究》(梅)
- Practice of Medicine* (Plater), 438 《医学实践》(普拉特)
- Pragmatism, 299—300, 336 实用主义
- Dewey's acceptance of, 319 杜威对~的接受
- James's contribution to, 299—300, 305—306 詹姆斯对~的贡献
- Pragmatism* (James), 306 《实用主义》(詹姆斯)
- The Praise of Folly* (Erasmus), 85 《愚人颂》(伊拉斯谟)
- Prediction, 484 预言
- Preestablished harmony, 15, 23, 163, 180 前定和谐说
- Premodernism, 583 前现代主义
- Preparedness continuum, 563, 567 准备性连续体
- The Present Age* (Kierkegaard), 191 《现代》(克尔凯戈尔)
- Presentism, 2, 23 厚今说
- Primary laws, 134 首要规律, 基本规律
- Primary processes, 194 初级过程
- Primary qualities, 93, 109, 203 第一性的质
- Locke on, 116—117 洛克论~
- Principle of association, 121 联想原则
- Principle of closure, 414, 429 封闭原则
-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207—208, 229 能量守恒原理
- Principle of contemporaneity, 422, 429 同时性原理
- Principle of contrasts, 237, 257 对比原则
- Principle of falsifiability, 8, 23 可证伪原则
- Freud's (Sigmund) work as violating, 484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对~的违反
- Principle of inclusiveness, 413—414, 429 包含性原理
- Principle of proximity, 413, 429 接近性原理
-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414, 429 相似性原理
- Principle of the heterogony of ends, 237, 257, 目标交替原则
-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Koffka), 406 《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考夫卡)
-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Wundt), 231, 236, 239, 312 《生理心理学原理》(冯特)
-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Ebbinghaus), 252 《心理学原理》(艾宾浩斯)
-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James), 137, 296, 297, 300, 537 《心理学原理》(詹姆斯)

- Principle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opposites, 237, 257 对立发展原则
- Probabilities, 96 可能性
-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 (Lewes), 302 《生活和心灵的问题》(利维斯)
- Productive thinking, 419—420, 429 创造性思维
- Productive Thinking* (Wertheimer), 405, 419 《创造性思维》(惠特海姆)
- Programmed learning, 394 程序学习
-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Freud, S.), 465—467 《对科学心理学的计划》(S·弗洛伊德)
- Projection, 474 投射
- Proof That the Moon is Made of Iodine* (Fechner), 222 《月亮是由碘构成的证明》(费希纳)
- Propositional thinking, 516—517, 536 假设性思维
- Protagoras's philosophy, 34—35 普罗泰戈拉的哲学
- Protestantism, 109 新教
- birth of, 86 的产生
- Bonaventure, St., and, 76 圣·波那文图与~
- Copernicus and, 90—915 哥白尼与~
- Luther and, 85—86 路德与~
- Reformation, 86, 109 ~改革
- Rousseau's philosophy and, 183 卢梭的哲学与~
- Psychical determinism, 13, 23, 160 心理决定论
- Psychic mechanics, 172, 180 心理机制
- Psychoanalysis, 374, 484. *See also* personality, Freud's theory of 精神分析. 参见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 antecedents of, 456—458 ~的先驱
-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Klein), 486 《儿童精神分析》(克莱因)
-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0 精神分析心理学
- Psychobiology, 550—567 心理生物学
- defined, 567 ~定义
- Hebb's research, 551—553 赫布的研究
- Lashley's research, 550—551 拉施里的研究
- Sperry's research, 553—555 斯佩里的研究
- Psychogenic ailments, 15 心理产生的疾病
- The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Infant and Child* (Watson, J. B. and Watson, R. R.), 359 《婴儿和儿童的心理护理》(J·B·华生和R·I·华生)
- Psychological clinic, 443 心理诊所
- The Psychological Clinic journal*, 443 《心理学的临床》杂志
- Psychological facts, 422, 429 心理事件

- Psycholog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431—432 心理疾病的心理模式
- Psychological Review*, 323 《心理学评论》
- Psychological Science*, 575 《心理科学》
- Psychological Science* (Wundt), 233 《心理科学》(冯特)
- Psychology. See also Clinical psycholog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心理学, 参见临床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 defined, 1—2 ~定义
- educational, 173 教育~
- Herbart's attitude toward, 171—172 赫尔巴特对~的态度
- Kant's attitude toward, 170—171 康德对~的态度
- Nietzsche and, 193—194 尼采与~
- as science, 11—14, 577—578 作为科学的~
- Wolff's use of the term, 165 沃尔夫对~术语的使用
- Psychology: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gell), 320 《心理学: 人类意识的结构和机能研究导论》(安吉尔)
- Psychology: A Study of Mental Activity* (Carr), 321 《心理学: 心理活动的研究》(卡尔)
- Psychology: The Briefer Course* (James), 300 《心理学简明教程》(詹姆斯)
- 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Münsterberg), 308 《心理学与工业效率》(闵斯特伯格)
-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May), 512 《心理学和人类困境》(梅)
-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Based on Exper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Herbart), 171 《建立在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之上的心理学》(赫尔巴特)
- Psychology* (Dewey), 318 《心理学》(杜威)
-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Brentano), 245 《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布伦塔诺)
-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 (Watson), 354—355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看心理学》(华生)
-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Guthrie), 384—385 《学习心理学》(古斯里)
-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Kelly), 516 《个人建构心理学》(凯利)
- The Psychology of Subnormal Children* (Hollingworth), 285 《低常儿童心理学》(霍林沃思)
- The Psychology of the Adolescent* (Hollingworth), 285, 315 《青少年心理学》(霍林沃思)
- Psychogy of Tone* (Stumpf), 246 《音乐心理学》(斯顿夫)
- Psychonomic Society, 575 心理规律学协会
- Psychopathology, 430 心理病理学
-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Freud, S.), 470—471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S·弗洛伊德)
- 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 410, 429 心身同型论
- 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 15, 23, 163, 180, 360—361 心身平行论
- Psychophysics, 223, 229 心理物理学

- Psychophysical methods, 224—225 心理物理法
 method of adjustment, 224—228 调整法
 method of average error, 224 均差法
 method of constant stimuli, 224—228 恒定刺激法
 method of limits, 224, 228 极限法
- Psychosexu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475—477 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anal, 475 肛欲的
 genital, 476 生殖的
 latency, 476 潜伏的
 oral, 475 口欲的
 phallic, 475—476 性器的
- Psychotherapy, 432—433, 455 心理治疗
- Ptolemaic system, 88, 90, 109 托勒密体系
 Ptolemy, mathematics of, 88 托勒密的数学
- Public observation, 6, 23 公开观察
- Punishment 惩罚
 Estes's research on, 387—388 艾斯蒂斯对~的研究
 Guthrie beliefs concerning, 387 古斯里对~的观点
 Skinner's beliefs concerning, 392—393 斯金纳对~的观点
- Pure phenomenology, 257, 507—508, 536 纯粹现象学
- Purkinje shift, 211 普金耶转变
- Purposive behavior/behaviorism, 363—364, 375—376, 401 目的行为/行为主义
 Purposive Behavior in Animals and Men (Tolman), 376, 377 《动物和人类的目的行为》(托尔曼)
- Puységur's work on hypnoticism, 448, 455 普金耶对催眠术的研究
- Puzzle box, 328—329, 336 迷箱
- Puzzle solving, 9, 23 解谜
- Pyrrho of Elis, philosophy of, 55—56 爱利斯的皮浪的哲学
- Pythagoras's philosophy, 28—30 毕达哥拉斯哲学
- Pythagoreans, 28—39, 47 毕达哥拉斯学派
- Pythagorean theorem, 28—29 毕达哥拉斯定理
- Q-technique, 525 Q技术
- Quality, in Locke's philosophy, 117 洛克哲学中的质
- Quasi needs, 423, 429 准需要
 Radical behaviorism, 361, 370, 538 激进行为主义
 Skinner and, 391 斯金纳与~

- Radical empiricism, 299, 336 激进经验主义
-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356, 370 激进环境论
- Radical relativism, 579 激进相对论
- The Rationale of Nervous Sleep* (Braid), 449 《神经性睡眠的理论基础》(布雷德)
- Rationalism, 6, 17, 23, 156—157, 180 理性主义
- active mind, 156 主动心灵
- Aristotle and, 42 亚里士多德与~
- Bacon and, 97 培根与~
- Descartes and, 157 笛卡儿与~
- Ebbinghaus following in the tradition, 253 艾宾浩斯对~传统的追随
- Kant and, 167—171 康德与~
- Wolff's use of the term, 165 沃尔夫对该术语的使用
- Rationality,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181 理性, 启蒙思想家与理性
- Rationalization, 474 合理化, 文饰作用
- Rational Psychology* (Wolff), 165 《理性心理学》(沃尔夫)
- Rational soul, 43, 53 理性灵魂
- Reaction formation, 474—475 反向形成
- Reaction potential (sEr), 383, 401 反应势能(sEr)
- Reaction time, 229 反应时
- Donders's experiments on, 236—237 唐德斯对~的实验
- measurements of, 208 ~的测量
- Realism, 72, 77, 81 唯实论
- direct, 166 直接~
- naive, 18, 22, 166 朴素~
- Reality, Berkeley on, 120—121 贝克莱论实在
- Reality principle, 472 现实原则
- Reason and faith, 63—64, 75—76 理性与信仰
- Recall, 45, 53 回忆
- Recapitulation theory, 314—315, 336 复演说
- Recency principle, Guthrie's acceptance of, 385. See also Law of recency 接近原则, 古斯里对~的接受, 参见接近律
- Reciprocal antagonism, 308, 336 相互对立
- Reductionism, 31, 53 还原论
- Reflection, Locke on, 116 洛克论反省
- Reflex action and the id, 472 反射活动和伊底
- "The Reflex Arc in Psychology" (Dewey), 296, 318 "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杜威)

Reflexes of the Brain (Sechenov), 339 《脑的反射》(谢切诺夫)

Reflexive behavior, 102—103 反射行为

Bain on, 138 培因论~

Dewey on, 318—319 杜威论~

Reflexology, 370 反射学

Reformation, Protestant, 86, 109 新教改革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 270, 294 趋平均数回归

Reid's philosophy, 165—167, 180 里德的哲学

common sense, 165—166 常识

direct realism, 166 直接实在论

faculty psychology, 166—167 官能心理学

Reification, 18, 23, 245 具体化

Gorgias on, 35 高尔吉亚论~

Parmenides on, 28 巴门尼德论~

Reinforcement, 4, 401 强化

extrinsic, 419 外部~

Guthrie's explanation of, 386 古斯里对~的解释

Hull's explanation of, 383 赫尔对~的解释

intrinsic, 419 内部~

Skinner's explanation of, 391—392 斯金纳对~的解释

Tolman's explanation of, 378 托尔曼对~的解释

Religion. *See also* Christianity; God; Hebrew religion; Reformation, Protestant 宗教, 参见基督教; 上帝, 希伯来宗教; 宗教改革; 新教

Dark Ages and, 67—68 黑暗时代与~

denial, philosophy of, 188 否定哲学

Descartes on, 105 笛卡儿论~

Epicurus on, 57—58 伊壁鸠鲁论~

Freud, S. On, 477—478 S·弗洛伊德论~

Hobbes on, 112 霍布斯论~

Horney on, 493 霍妮论~

humanity, religion of, 147, 148 人性的宗教

Hume on, 122 休谟论~

Islam, 68 伊斯兰教

Kierkegaard on, 191 克尔凯戈尔论

in the Renaissance, 835 文艺复兴时期的~

- Zoroastrianism, 62, 82, 222 索罗亚斯德教
- Religious stage, 192, 201 宗教阶段
- Remembering, 45, 53 记忆
-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Bartlett), 537 《记忆: 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巴特利特)
- Reminiscence theory of knowledge, 39, 53 知识回忆说
- Renaissance, 109 文艺复兴
- dates of, 83 ~的时期
- emotionality and, 17 情绪性与~
- humanism of, 83—87 ~的人文主义
- as a paradoxical time, 87 ~作为一个矛盾的时代
- Repetition (Kierkegaard), 191 《重复》(克尔·凯艾尔)
- Repressed memories, 480—483 压抑的记忆
- Repression, 464—465, 503 压抑
- Herbart's use of the term 赫尔巴特对该术语的使用
- Republic* (Plato), 40 《理想国》(柏拉图)
- Resistance, 464, 504 阻抗
- Resonance place theory of auditory perception, 210, 229 听觉的共鸣—位置理论
- Respondent behavior, 401 应答性行为
- Responsibility, 536 责任
- Heidegger's beliefs concerning, 509 海德格尔对~的观点
- 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 (RAS), 553 网状激活系统(RAS)
- Retrospection, 244 反省
-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Copernicus), 88—89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 Risky predictions, 8, 23, *see also*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冒险预测, 参见波普尔的科学哲学
- Rogers's theory of personality, 523—528, 536 罗杰斯的人格理论
- conditions of worth, 526—527, 534 有条件的价值
- fully functioning person, 527, 535 功能完善者
- incongruent person, 527, 535 失调者
- need for positive regard, 526, 535 积极关怀的需要
- organismic valuing process, 526, 536 机体评价过程
-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527, 536 无条件积极关注
-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 Christianity and, 64 基督教与~
- Hebrew religion and, 625 希伯来宗教与~

- Stoicism in the, 59 ~的斯多葛主义
- Romanes's research on animal behavior, 336 罗曼尼斯对动物行为的研究
- Romanticism, 182, 201 浪漫主义
- Goethe's philosophy and, 185—186 歌德的哲学与~
- Postmodernism and, 578—579 后现代主义与~
- Rousseau's philosophy and, 182—185 卢梭的哲学与~
- Third-force psychology and, 506 第三势力心理学与~
- The Rosenthal Effect, 247 罗森塔尔效应
- Rote memorization, 4195 机械记忆
- Rousseau's philosophy, 182—185, 201 卢梭的哲学
- of education, 184—1855 论教育
- feeling versus reason, 183 情感与理智
- general will, 184 公共意志
- noble savage, 183—1845 高贵的野人
- Rush's contributions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440—441, 455 拉什对心理疾病的贡献
- Russian objective psychology, 338—348 俄国的客观心理学
- Sacred disease, 33 圣病
- Savings, 253, 257 节省
- Scala naturae, 43, 53, 75, 162 自然层级论
- Schizophrenia, 488 精神分裂症
- antidepressant drugs and, 573 抗抑郁药物和~
- Kraepelin's theory of, 235 克雷佩林关于~的理论
- Scholasticism, 71—76, 825 经院主义
- Abelard's philosophy, 72—74 阿伯拉尔的哲学
- Aquinas's philosophy, 74—76 阿奎那的哲学
- Limits of, 76 ~的局限性
- Magnus's philosophy, 74 马格努斯的哲学
- Petrarch's philosophy, 84 彼特拉克的哲学
- School, defined, 231, 257 学派的界定
- School and Society, 323 学校与社会
- The School and Society* (Dewey), 319 《学校与社会》(杜威)
-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186—189, 201 叔本华的哲学
- on death, 188 论死亡
- on intelligent beings, 187—188 论聪明的存在物
- on the unconscious mind, 189 论无意识心灵

will to survive, 186—187 生存意志

Science, 23 科学

Aristotle's concept of, 421—422 亚里士多德对~的概念

Baconian, 97—98 培根的~

cognitive, 546—547 认知~

Comte's approach to, 147, 148—149 孔德的~方法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93—94 意识经验的~

Copernicus and, 88—905 哥白尼与~

defined, 5—6 ~的定义

experimental, 123 实验~

Galileo and, 91—94 伽利略与~

human, 514 人文~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202 个体差异与~

Kepler and, 90—91 开普勒与~

Lewin's concept of, 421—422 勒温的~概念

in the Middle Ages, 78 中世纪的~

Mill, J. S. on, 134—135 J·S·穆勒论~

Newtonian, 94—96, 109 牛顿的~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lity and, 202—203 客观实在, 主观实在与~

psychology as, 577—578 心理学作为~

Ptolemy and, 88—90 托勒密与~

in the Renaissance, 875 文艺复兴时期的~

traditional view, revisions of, 7 11 传统~观的修正

Science, 323 《科学》

Science of Colors (Goethe), 186 《颜色的科学》(歌德)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Mach), 149 《机械科学》(马赫)

Science Press, 323 科学出版社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10, 22, 23. See also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发展的阶段, 参见库恩的
科学哲学

paradigmatic, 10, 22 范式~

preparadigmatic, 10, 235 前范式

revolutionary, 10, 23 革命~

Scientific laws, 6, 23 科学规律

causal, 7 因果

correlational, 6—7 相关

Scientific method, 2 科学方法

objectivity and, 8—9 客观性与~

Scientific stage of society, 147—148 社会的科学阶段

Scientific theory, 6, 23 科学理论

Searle's "Chinese" Room rebuttal to AI, 542—543 瑟尔驳斥人工智能的“中国屋”实验

Sechenov's objective psychology, 338—340, 370 谢切诺夫的客观心理学

Pavlov and, 340—341 巴甫洛夫与~

Secondary laws, 134 次级规律

Secondary qualities, 93, 109, 203 第二性的质

Berkeley on, 120 贝克莱论~

Locke on, 116—117 洛克论~

Second-signal system, 345, 370 第二信号系统

Seduction theory, 465—467, 479—481, 504 性诱惑理论

Selective breeding, 2675 选择性喂养

Selective perception, 47 选择性知觉

Self 自我

creative, 493, 502 创造性的~

empirical, 303—304, 335 经验的~

Hume on, 126—127 休谟论~

as knower, 303, 336 作为认识者的~

problem of, 19 关于~的问题

Self-actualization, 44, 489, 536 自我实现

characteristics of self-actualizing people, 522—523 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Hegel's views on, 175 黑格尔论~

Maslow's views on, 521—522 马斯洛论~

in middle age, 490 中年的~

Self-alienation, 513, 536 自我异化

Self-analysis, 467—470 自我分析

Self-Analysts (Horney), 496 《自我分析》(霍妮)

Self-esteem, 303—304, 336 自尊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483—484 自我实现预言

Self-mutilation, 430 自残

Self-preservation, 159 自我保存

in Herbart's philosophy, 172 赫尔巴特哲学中的~

in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187 叔本华哲学中的~

- Self-psychology, 311—312 自我心理学
- Semantics, 543 符号学
- Senescence: The Last Half of Life* (Hall), 315 《衰老:生命的最后一半》(霍尔)
- Sensation, 43—44, 208, 229, 257. *See also* Color vision; Kinesthesia; Nerve physiology; Sensationalism, French
 感觉, 参见色觉; 动觉; 神经生理学; 法国感觉主义
- Avicenna on, 69 阿维森纳论~
- Hartley on, 128—129 哈特莱论~
- Kant on, 169 康德论~
- Locke on, 115—116 洛克论~
- Mill, James on, 131—132 詹姆斯·穆勒论~
- negative, 224 否定性~
- Reid on, 166 里德论~
- Titchener on, 242 铁钦纳论~
- Valhinger on, 251 法兴格论~
- Weber's work on touch, 219—220 韦伯对触觉的研究
- Sensationalism, French, 139—146 法国的感觉主义
- Condillac's philosophy, 143—145 孔狄亚克的哲学
- Descartes and, 104 笛卡儿与~
- Enlightenment ideals and, 181 启蒙理想与~
- Gassendi's philosophy, 140—141 伽桑狄的哲学与~
- Helvétius's philosophy, 145—146 爱尔维修的哲学与~
- La Mettrie's philosophy, 141—143 拉·美特利与~
- 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 (Bain), 137 《感觉与理智》(培因)
- Sensitive soul, 43, 53 动物灵魂
- Sensory experience, 6, 17—18 感觉经验
- brain's distortion of, 18 大脑对~的歪曲反映
- Sentient statue, 144—145 有知觉的雕塑
- Sentiment, 370 情操
- McDougall on, 364 麦独孤论~
- Sex education, 359—360 性教育
- Sexual abuse, 428 性虐待
- Sexual intercourse, 性交
- Augustine, St. On, 66 圣·奥古斯丁论~
- Epicurus on, 58 伊壁鸠鲁论~
- in the Middle Ages, 78 中世纪的~

- Paul, St. And, 64 圣·保罗与~
- Sexuality. *See also* Libido 性欲, 参见力比多
- asceticism and, 188 审美与~
- infantile, 469—470 幼儿的~
- The Shaping of a Behaviorist* (Skinner), 389 《行为主义者的塑造》(斯金纳)
- Shut-upness, 513, 536 封闭
- Sic et Non* (Abelard), 72 《是与否》(阿伯拉尔)
-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Kierkegaard), 191 《致死的病疾》(克尔凯戈尔)
- Signs, theory of, 210—211 信号理论
- Simon's contribution to intelligence testing, 274—275, 294 西蒙对智力测验的贡献
- Simple ideas 简单观念
- Hartley on, 129 哈特曼论
- Hume on, 124—125 休谟论~
- Locke on, 116 洛克论~
- Skepticism, 55—58, 82 怀疑主义
- Erasmus and, 86 伊拉斯谟与~
- Montaigne and, 86—87 蒙田与~
- Petrarch and, 86 彼特拉克与~
- Pico and, 86 皮科与~
- Skinner box, 391 斯金纳箱
- Skinner's theory of learning, 388—395, 401 斯金纳的学习理论
- applications of, 394—395 ~的应用
- environment, importance of, 392 环境的重要性
- functional analysis of behavior, 390—391 行为的机能分析
- operant behavior, 391 操作性行为
- positivism, 390 实证主义
- on punishment, 392—393 论惩罚
- on reinforcement, 391—392 论强化
- Skin sensations, 219—220 肤觉
- Sleep. *See also* Dreams and dreaming, Descartes's explanatin of, 103 睡眠; 参见笛卡儿对梦与做梦的解释
- Smoking habit breaking, 387 戒除抽烟习惯
-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541 社会认知理论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578 社会建构论
- The Social Contract* (Rousseau), 183, 184 《社会契约论》(卢梭)
- Social Darwinism, 260—262, 294 社会达尔文主义

- Social interests, 493, 504 社会兴趣
- Sociobiology, 265, 560—561, 567 社会生物学
- Sociobiology: A New Synthesis* (Wilson), 265, 561 《社会生物学: 一种新综合》(威尔逊)
- Sociocultural determinism*, 12, 23 社会文化决定论
- Sociology, Comte's use of the term, 148 社会学, 孔德对该术语的使用
- Socrates's philosophy, 36—37 苏格拉底的哲学
- Soft determinism, 13—14 软决定论
- Solipsism, 35, 53 唯我论
- Solitude, 188 独处
- Some Thoughts on Education* (Locke), 118—119 《论教育》(洛克)
- Sophists, 34, 53 智者
- Gorgias, 35 高尔吉亚
- Protagoras, 34—35 普罗泰戈拉
- Socrates on the, 36—37 苏格拉底论~
- Sorcery, 436—437 巫术, 魔法
-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Goethe), 185 《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
- S-O-R(stimulus organism response)psychology, 324 S-O-R(刺激—有机体—反应)心理学
- Soul, 18 灵魂
- Aristotle on, 43, 54 亚里士多德论~
- Epicurus on, 57 伊壁鸠鲁论~
- Leibniz on, 163 莱布尼兹论~
- Philo on, 60 斐洛论~
- Plato on, 39—40 柏拉图论~
- Plotinus on, 61 普罗提诺论~
- Space form, 403 空间形质
- Space perception, 169—170 空间知觉
- Carr's interest in, 322 卡尔对~的兴趣
- Helmholtz and, 208—209 赫尔姆霍茨与~
- Hering and, 211—212 海林与~
- Kant and, 212 康德与~
- Spanish Inquisition, 436 西班牙宗教法庭
- Spearman's research on intelligence, 277, 294 斯皮尔曼对智力的研究
- Special Talents and Defect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 (Hollingworth), 285 《特殊的才能和缺陷: 它们对教育的意义》(霍林沃思)
- Species-specific behavior, 559—560, 567 物种特有的行为

- Spencer-Bain principle, 260—294 斯宾塞-培因原理
- Spencer's evolution philosophy, 259—262, 294; *See also* Social Darwinism
- 斯宾塞的进化哲学; 参见社会达尔文主义
- Sperry's research, 553—555, 567 斯佩里的研究
- Spinoza's philosophy, 157—161, 180 斯宾诺莎的哲学
- emotions and passions in, 159—160 情绪和感情
- free will in, 159 自由意志
- God and, 159—159 上帝与~
- influence of, 160—161 ~的影响
- mind-body relationship in, 158—159 心身关系
- pantheism in, 158 泛神论
- psychic determinism in, 160 心灵决定论
- self-preservation in, 159 自我保存
- Spirit. *See also* Soul 精神, 参见灵魂
- defined, 24 定义
- Vedantism and, 62 吠陀主义和~
-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Hegel), 175 《基督教精神》(黑格尔)
- Spontaneous activity, 138 自发活动
- Spontaneous recovery, 344, 370 自主恢复
- Sports psychology, 351 运动心理学
- The Springs of Creative Living: A Study of Human Nature and God* (May), 512 《创造性生命的源泉: 人性与神的研究》(梅)
- S-R psychology, 401 刺激—反应心理学
- Guthrie and, 386 古斯里与~
- Skinner and, 391 斯金纳与~
- Stages on Life's Way* (Kierkegaard), 191 《人生道路的诸阶段》(克尔凯戈尔)
- Stage theories, Lewin's view of, 422 勒温关于阶段理论的观点
-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281 斯坦福-比纳智力量表
- Stern and the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275—276, 294 斯特恩和智商 (IQ)
- Stimuli, maintaining, 387 维持性刺激
- Stimulus error, 242, 257 刺激错误
- Stimulus sampling theory (SST), 387—388 刺激样本理论 (SST)
- Stoicism, 58—59, 82 斯多葛主义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301—302, 336 意识流
- Strife Empedocles on, 30 恩培多克勒论恨

-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42, 549 强人工智能
- Structuralism, 5, 242, 257, 484—485 结构主义
 decline of, 243—244 ~的衰退
- Structure and experience, 356—357 结构和经验
- Struggle for survival, 264—294 生存斗争
- Studies on Hysteria* (Breuer & Freud), 462—463, 464—467, 480, 504 《歇斯底里研究》(布洛伊尔、弗洛伊德)
- A Study in Thinking* (Bruner, Goodnow & Austin), 539 《思维研究》(布鲁纳、古德诺和奥斯汀)
- Stumpf's contributions to Gestalt psychology, 246—247, 257 斯顿夫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
-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Mill, J. S.), 136 《妇女的选举权》(J·S·穆勒)
- Subjective reality, 50, 92—93, 202—203 主观实在
- Sublimation, 188—189 升华
 of instinct, 474 本能~
- Suicide, 430 自杀
 Schopenhauer on, 189 叔本华论~
- A Summary of Psychology* (Ebbinghaus, 252 《心理学纲要》(艾宾浩斯)
- Sumner'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315—317, 336 萨姆纳对心理学的贡献
- Sunday neurosis, 187 星期日神经症
- Superego, 377, 473, 504 超我
 phallic stage and, 476 性器阶段和~
- Supermen, 195—197, 201 超人
 misunderstanding of, 197 对~的误解
- Supernatural explanations of mental illness, 432, 433—434, 455 对心理疾病的超自然解释
- Superstition, 77 迷信
-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260, 294 适者生存
- Sympathetic magic, 433—434, 455 交感巫术
- Synchronicity, 490—504 同步性
- Syntax, 543 句法
- Synthesis, 175 合题
- Syphilis, 87 梅毒
- Systematic 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 249, 2492 系统实验内省
- A System of Logic* (Mill, J. S.), 133, 259 《逻辑体系》(J·S·穆勒)
- Tabula rasa*, 161, 194, 562 白板说
- Talmud, Maimonides on*, 70—71 迈蒙尼德论《塔木德经》
- Teleology, 43, 53, 504 目的论

- Jung and, 490 荣格与~
- Temperaments, 34 气质
of psychologists, 576 心理学家的~
- Temple medicine, 32, 53 神庙医学
- Tension-system hypothesis concerning motivation and memory, 423 关于动机和记忆的张力系统假说
- Term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80—284, 294 推孟对智力研究的贡献
inheritance of intelligence, 281—282 智力的遗传
study of genius, 282—283 天才研究
- Testing, 354 测验
- Textbook in Psychology* (Herbart), 171 《心理学教科书》(赫尔巴特)
- Thales's philosophy, 26—27, 584 泰勒士的哲学
- The Gay Science* (Nietzsche), 193, 195 《快乐的科学》(尼采)
- Theological stage of society, 147 社会的神学阶层
- Theology, 580 神学
- Theoretical terms, 372, 401 理论术语
-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Festinger), 539 《认知失调论》(费斯廷格)
- Theory of forms, 37, 54 形式论
- Theory of signs, 210—211 信号论
- Thesis, 175 正题
- Th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ics* (Comte), 147 《实证政治学体系》(孔德)
- Thinking, 思维
Alcmaeon on, 32 阿尔克美恩论~
Aristotle on, 47 亚里士多德论~
Bruner on, 539 布鲁纳论~
Democritus on, 32 德谟克利特论~
- Third force psychology, 505—506, 536, *See also* Humanistic psychology 第三势力心理学, 参见人本主义心理学
antecedents of, 506—507 ~的前驱
- Thorndike's theory of learning, 325—326, 336 桑代克的学习理论
connectionism, 329 联结主义
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 of transfer, 330—331 迁移的相同要素论
laws of exercise and effect, 329 练习和效果律
puzzle box, 328—329 迷箱
- Thought meter, Wundt, 230 冯特的思维计时器
- 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 (Berkeley), 119 《希勒斯和菲洛诺斯的三篇对话》(贝克莱)
- Thrownness, 509—510, 536 被抛

Binswanger on, 510—511 宾斯汪格论~

Thus Spoke Zarathustra (Nietzsche), 193, 19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Time 时间

Augustine on, 67 奥古斯丁论~

perception of, 169 ~知觉

Time form, 403 时间形质(式)

Titchener's structuralism, 239—244, 257 铁钦纳的构造主义

context theory of meaning, 243 意义的背景理论

goals of psychology, 241—242 心理学的目的

introspection, use of, 242 内省的运用

law of combination, 243 结合的规律

mental elements, 242 心理元素

relationship with women within, 240—241 与女性的关系

Token economies, 394—395, 40 代币奖惩法

Tolman's theory of learning, 374—380, 401 托尔曼的学习理论

influence of, 379—380 ~的影响

intervening variables, 377—378 中介变量

latent extinction, 379 潜在消退

learning versus performance, 378—379 学习与操作

purposive behaviorism, 375—376 目的性行为主义

vicarious trial and error, 378 替代试误

Top down analysis, 411 自上而下的分析

Touch, Weber's work on, 219—220 韦伯的触觉研究

Toward a Genealogy of Morals (Nietzsche), 193 《道德谱系论》(尼采)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Maslow), 523 《存在心理学探索》(马斯洛)

Trace system, 420, 429 痕迹系统

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Kierkegaard), 191 《基督教的训练》(克尔凯戈尔)

Transference, 462, 504 移情

Transmigration of the soul, 25, 54 灵魂转世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523, 536 超个人心理学

Transposition, 417—419, 429 转换

behaviorists's explanation of, 418 行为主义者对~的解释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Berkeley), 119 《论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ng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 (Hume), 122 《道德原理研究》(休谟)

- A Treatise on Insanity* (Pinel), 439 《论精神错乱》(皮尼尔)
- A Treatise on Man, Hi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and His Education* (Helveticus), 145 《论人、人的智力及其教育》(爱尔维修)
- Treatise on the Sensations* (Condillac), 144 《论感觉》(孔狄亚克)
- Trephination, 434, 455 开颅术
- Trial and error learning, 139 尝试—错误学习
cognitive trial and error, 415 认知试误
- Trichromatic theory of color vision, 209 三色说
- Tridimensional theory of feeling, 235, 257 情感三维说
Titchener's opposition to, 242 铁钦纳对~的反对
- Tropism, 350, 370 向性说
- Truth, 34—47 真理
Descartes's search for, 100—101 笛卡儿对~的探究
Kierkegaard's theory of, 191—192 克尔凯戈尔的理论
postmodernism and, 579 后现代主义与~
- Turing test, 542, 549 图林测验
-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Nietzsche), 193 《偶像的黄昏》(尼采)
- Twin studies, 268, 278—279, 563—564 双生子研究
- Twitichism, 376 抽搐主义
- Two Discourses at the Communion on Fridays* (Kierkegaard), 191 《在耶稣受难日圣餐时的两篇演讲》(克尔凯戈尔)
- Two Edifying Discourses (Kierkegaard), 191 《布道词两篇》(克尔凯戈尔)
- Two point threshold, 220, 229 两点阈限
- "Über Gestaltqualitäten" (On Gestalt Qualities) (Ehrenfels), 403 "论形质"(厄棱费尔)
- Umwelt, 510, 536 周围世界
- Uncertainty principle, 13 不确定原则
indeterminism, 13, 22 非决定论
-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God* (Kierkegaard), 191 《上帝的不可改变性》(克尔凯戈尔)
-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527, 536 无条件积极关怀
- Unconditioned response (UR), 343, 370 无条件反应 (UR)
- Unconditioned Stimulus (US), 343, 370 无条件刺激 (US)
- Unconscious inference, 208—209, 229 无意识推理
- Unconscious mind, Schopenhauer on, 189 叔本华论无意识心灵
- Unconscious motivation, 3, 308, 465, 504 无意识动机
- Unconscious perception, 164—165 无意识知觉

- Understanding, 3—4 理解
- Unity of science movement, 373 科学统一运动
- Universals, 77 普遍
- Unmoved mover, 45, 54 不动的推动者
- Unrealistic thoughts, 430 非现实的思想
- Unreasonable beliefs, 118 非理性信仰
- Untimely Meditations* (Nietzsche), 193 《反时代的思考》(尼采)
- U. S. Renaissance, 296 美国的文艺复兴
- Utilitarianism, 131, 136 功利主义
- Vaihinger's philosophy of "As If", 251—252, 257, 492, 516—517 法兴格的“虚构”哲学
-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James), 299—300 《宗教经验种种》(詹姆斯)
- Vedantism, 62, 82 吠陀主义
- Vegetative soul, 43, 54 植物灵魂
- Venetian Inquisition, 89 威尼斯宗教裁判所
- Verbal Behavior* (Skinner), 539 《言语行为》(斯金纳)
- Verbal communication, 238 言语沟通
- Verbal Learning* (Chomsky), 561—562 《言语学习》(乔姆斯基)
- Verbal reports, 354 言语报告
-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573 退伍军人管理局
- Vibrations, 129 振动
- Vicarious trial and error, 378, 401 替代性试误
- Vienna Circle, 372 维也纳小组
- Vienna Peace Project, 526 维也纳和平计划
-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471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 Vietnam War, 505 越南战争
- Vitalism, 16—17, 23, 102, 229 生机论
- Helmholtz's stand against, 206—207 赫尔姆霍茨对~的反对
- Müller and, 206—207 缪勒与~
- Vividness, 132 生动性
- Vocation and Learning* (Münsterberg), 308 《职业与学习》(闵斯特伯格)
- Volitional acts, 237—238 意志行为
- Volkerpsychologie* (Wundt), 232, 233, 238, 257, 301 《民族心理学》(冯特)
- Voluntarism, 231, 257 意志主义
- Voluntary Action* (Münsterberg), 307 《意志行为》(闵斯特伯格)
- Voluntary behavior 随意行为

- Bain on, 138—139 培因论~
- Hartley on, 129—130 哈特莱论~
- James on, 305 詹姆士论~
- Spencer on, 260 斯宾塞论~
- Walden Two* (Skinner), 394 《瓦尔登第二》(斯金纳)
- Wallace's theory of evolution, 264, 294 华莱士的进化论
- War 战争
- in the Renaissance, 87 文艺复兴中的~
- Vietnam, 505 越南~
- World War I, 571—572 第一次世界大战
- World War II, 572—573 第二次世界大战
- Washburn'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328, 336 沃什伯恩对心理学的贡献
- Watson's version of behaviorism, 348—362, 370 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
- Albert, experiment with, 357—358 关于艾伯特的实验
- compared to McDougall's version, 365—366 与麦独孤观点的比较
- influence of, 361—362 ~的影响
- analysis of learning, 360 对学习的分析
- Peter, experiment with, 358—359 关于彼特的实验
-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42, 549 弱人工智能
- Weber's law, 221, 229 韦伯定律
- Fechner's work with, 223 费希纳对韦伯定律的研究
- Weber's research, 219—221, 229 韦伯的研究
- on kinesthesia, 220 论动觉
- on touch, 219—220 论触觉
- weight-discrimination experiments, 220 重量辨别实验
- Weltanschauung* (world-design), 510, 536, 575—576, 583 世界观
- Wertheimer's founding of Gestalt psychology, 404 惠特海默创立格式塔心理学
- The Whisperings Within* (Barash), 561 《内心低语》(巴拉什)
- Will 意志
- importance of to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186—187 ~对叔本华哲学的重要性
- importance of to Wundt's voluntarism, 231, 257 ~对冯特的意志主义的重要性
- William of Occam's philosophy, 76—77, 82 奥卡姆论威廉的哲学
- Will to power, 201 权力意志
- in Nietzsche's philosophy, 195 尼采哲学中的~
- The Will to Power* (Nietzsche), 193 《权力意志》(尼采)

- Will to survive, 186—187, 201 生存意志
- Wish fulfillment, 486, 504 欲望满足
- The Witches's Hammer* (Kramer & Sprenger), 436—437 《巫锤》(克雷默、斯普伦格)
- Witch-hunts, 436—437 对巫师的搜捕
- Witmer's founding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42—444, 455 威特默创立临床心理学
- Wittenberg Cathedral, 86 威登堡教堂
- Women 妇女
- Calkins's on, 310 卡尔金斯论~
- Darwin's on, 265 达尔文论~
- early philosophers on, 78 早期哲学家论~
- Hall on, 314—315 霍尔论~
- Horney on, 495—496 霍妮论~
- Mill, J. S. on, 136 J. S. 穆勒论~
- Paul, St. on, 64 圣·保罗论~
- Pythagoreans on, 29 毕达哥拉斯论~
- Thorndike on, 284—285 桑代克论~
- Titchener's relationship with, 240—241 铁钦纳与~的关系
- Witch-hunts and, 436—437 搜捕巫师与~
- Woodworth's S-O-R psychology, 336 武德沃斯的刺激—机体—反应心理学
- Word-association test, 268—269 词语联想测验
- Word design, 536 世界观
- Work of the Principal Digestive Glands* (Pavlov), 342 《主要消化腺的作用》(巴甫洛夫)
- Works of Love* (Kierkegaard), 191 《爱的作品》(克尔凯戈尔)
-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Schopenhauer), 186—187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
- The World* (Descartes), 105 《世界》(笛卡尔)
- Worldview, 492—493, 510, 575—576, 583 世界观
- World War I, 571—572 第一次世界大战
- World War II, 573—573 第二次世界大战
- Wundt's voluntarism, 230—239, 257 冯特的意志主义
- causation, psychological vs. physical, 237—238 心理原因与物理原因
- creative synthesis, 235 创造性综合
- Donders's methods, use of, 236—237 唐德斯的方法及其使用
- element, use of term, 238 元素及其术语的使用
- elements of thought, 234—235 思维的元素
- goals of, 233—234 ~的目标

-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 of, 238—239 对~历史的误解
- introspection, use of, 234 内省及其使用
- James's opposition to, 300—301 詹姆斯对~的反对
- mediate/immediate experience, 234 间接/直接经验
- perception and apperception, 235 知觉与统觉
- thought meter, 230 思维计时器
- tridimensional theory of feeling, 235 情感三维论
- Volkerpsychologie, 232, 233, 238, 257, 301 民族心理学
- Würzburg school, 257 符茨堡学派
- controversies caused by, 250—251 由~引起的争论
- mental set, 249—250 心理定势
- Xenophanes philosophy, 36—37 色诺芬尼的哲学
- Yerkes and the Army testing program, 285—287, 294 耶克斯和军队测验计划
- York Retreat, 440 约克郡收容所
- Young-Helmholtz theory of color vision, 209, 229 扬-赫尔姆霍茨色觉理论
- Your City (Thorndike), 325 《你的城市》(桑代克)
- Zeigarnik effect, 423, 429 蔡戈尼克效应
- Zeitgeist, 3, 4, 5, 23, 505, 576—577 时代精神
- Broca's work and the, 218 布罗卡的研究与~
- Helmholtz reflecting the, 210 赫尔姆霍茨对~的反思
- Locke and the, 114 洛克与~
- mental illness, concepts of, 437 心理疾病的概念
- Pillsbury's example, 337—338 皮尔斯伯里的例子
- Zend Avesta or Concerning Matters of Heaven and the Hereafter (Fechner), 222, 223 《天堂与下世》(费希纳)
- Zeno of Citium philosophy of, 58—59, 82 西提姆的芝诺
- Zeno's paradox, 28, 54 芝诺悖论
- Zoroastrianism, 62, 82, 222 索罗亚斯德教